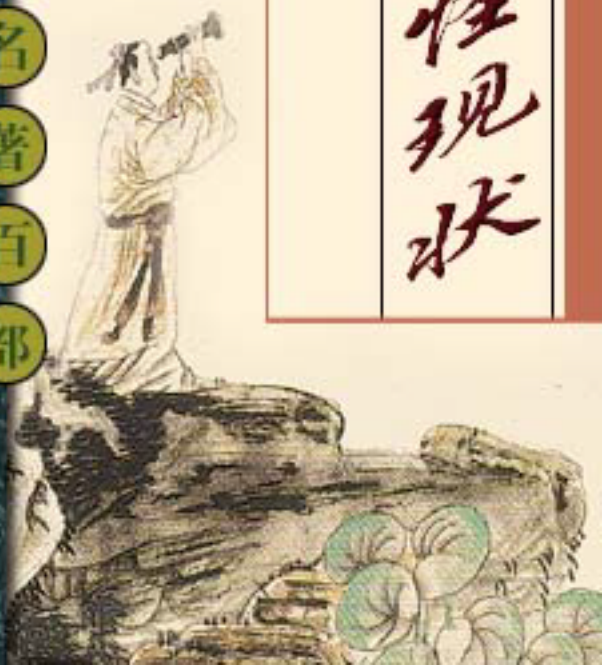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◆ 清 吴沃尧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（清）吴趼人 著

第一回

楔子

上海地方，为商贾麋集之区，中外杂处，人烟稠密，轮船往来，百货输转。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，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，一时买棹而来，环聚于四马路一带，高张艳帜，炫异争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，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唉！繁华到极，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口便讲应酬，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，这“应酬”两个字，本来是免不了的；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，与平常的应酬不同。所讲的不是嫖经，便是赌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休，车水马龙，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，虽是空着心儿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，去逐队嬉游，好象除了征逐之外，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“空心大老官”，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，一切希奇古怪，梦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现——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，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。

这些闲话，也不必提，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。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，亦不详其姓名。到了上海，居住了十余年。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，逐队嬉游。过了十余年之后，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，阅历也多了；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，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，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。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，嬉游不是正事业，一朝改了前非，回避从前那些交友，惟恐不迭，一心要离了上海，别寻安身之处。只是一时没有机会，只得闭门韬晦，自家起了一个别号，叫做“死里逃生”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

一日，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在热闹地方，遇见那征逐朋友。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，倒还清静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，游玩一番，然后出城。正走到瓮城时，忽见一个汉子，衣衫褴褛，气宇轩昂，站在那里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，册子上插着一枝标，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。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，却是不发一言。死里逃生分开众人，走上前一步，向汉子问道：“这本书是卖的么？可容借我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要卖也可以，要不卖也可以。”死里逃生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汉子道：“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！”死里逃生道：“不卖呢？”那汉子道：“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不要，双手奉送与他！”死里逃生听了，觉得诧异，说道：“究竟是甚么书，可容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比那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阴骘文》《观音菩萨救苦经》，还好得多呢！”说着，递书过来。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，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，上面写着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崑。翻开第一页看时，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，篇首署着“九死一生笔记”六个字。不觉心中动了一动，想道：“我的别号，已是过于奇怪，不过有所感触，借此自表；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，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。”想罢，看了几条，又胡乱翻过两页，不觉心中有所感动，颜色变了一变。那汉子看见，便拱手道：“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，一定是个知音。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。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，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，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，付托与他，请他传扬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两页，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，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这本书奉送，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，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！”说罢，深深一揖，扬长而去。一时围看的人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死里逃生深为诧异，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，回到家中，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。只见里面所叙的事，千奇百怪，看得又惊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阵，热一阵。冷时便浑身发抖，热时便汗流浹背；不住的面红耳赤，意往神驰，身上不知怎样才好。掩了册子，慢慢的想其中滋味。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，据此看来，竟是天地虽宽，几无容足之地了。但不知

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，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；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，同他做个朋友，朝夕谈谈，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。思前想后，不觉又感触起来，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处方可容身，一阵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。只是这本册子，受了那汉子之托，要代他传播，当要想个法子，不负所托才好。纵使我自己办不到，也要转托别人，方是个道理。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，是没有可靠的了；自家要代他付印，却又无力。想来想去，忽然想着横滨《新小说》，销流极广，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，请他另辟一门，附刊上去，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？想定了主意，就将这册子的记载，改做了小说体裁，剖作若干回，加了些评语，写一封信，另外将册子封好，写着“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”。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，买了邮税票粘上，交代明白，翻身就走。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，绝无人烟之地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去了。

第二回

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

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，展开看了一遍，不忍埋没了他，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。阅者须知，自此以后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。

我是好好的一个人，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、大险阻，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，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，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？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，回头想来，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：第一种是蛇虫鼠蚁；第二种是豺狼虎豹；第三种是魑魅魍魉。二十年之久，在此中过来，未曾被第一种所蚀，未曾被第二种所啖，未曾被第三种所攫，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，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？所以我这个名字，也是我自家的纪念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，说是身上有病，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亲见我年纪小，不肯放心叫我出门。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，我就在我母亲跟前，再四央求，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。我母亲也是记挂着，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尤，表字云岫，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，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，想着托他伴我出门，一定是千稳万当。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，请他到家，当面商量。承他盛情，一口应允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别过了母亲，上了轮船，先到上海。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。一场痛苦，自不必言。

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，姓张，表字鼎臣，他待我哭过一场，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，问我道：“你父亲已是没了，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？”我说：“世伯，我是小孩子，没有主意的，况且遭了这场大事，方寸已乱了，如何还有主意呢？”张道：“同你来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么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我父亲同他是相好。”张道：“如今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件后事，我一个人担负不起，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。你年纪又轻，那姓尤的，我恐怕他靠不住。”我说：“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？”张道：“我虽不懂得风鉴，却是阅历多了，有点看得出来。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？”我说：“有一位家伯，他在南京候补，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。”张摇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你父亲在时最怕他，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。虽是你们骨肉至亲，我却不敢与他共事。”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，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，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，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；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，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？想罢，便道：“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。”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照办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话，不能不对你说明白：你父亲临终时，交代我说，如果你赶不来，抑或你母亲不

放心，不叫你来，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，搬他回去；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。”我说：“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，故未说起，也未可知。”张叹了一口气，便起身出来了。

到了晚间，我在灵床旁边守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尤云岫走来，悄悄问道：“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？”我说：“并未说甚么。他问我讨主意，我说没有主意。”尤顿足道：“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你父亲没了，又没有见着面，说着一句半句话儿，知道他靠得住不呢！好歹我来监督着他。以后他再问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”说着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大殓过后，我在父亲房内，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。打开看时，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，想来这是自家零用，不在店帐内的。母亲在家寒苦，何不先将这笔钱，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！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，在处都是要用钱的。想罢，便出来与云岫商量。云岫道：“正该如此。这里信局不便，你交给我，等我同你带到上海，托人带回去罢，上海来往人多呢！”我问道：“应该寄多少呢？”尤道：“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”我入房点了一点，统共一百三十二元，便拿出来交给他。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，与我寄银子去了。可是这一去，他便在上海耽搁住，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来了，哭了一场。我上前见过。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，取出烟具吸鸦片烟。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：“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一家店，想来也不能再开了。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，连收回各种帐目，除去此次开销，大约还有万金之谱。可要告诉你伯父吗？”我说：“自然要告诉的，难道好瞒伯父吗？”张又叹口气，走了出来，同我伯父说些闲话。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说话。我伯父看见了，便立起来问道：“这讣帖底稿，是哪个起的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就是侄儿起的。”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，对着张鼎臣说道：“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。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，期、功、纛麻，一点也没有弄错。”鼎臣看着我，笑了一笑，并不回言。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：“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，自然应该作‘享寿四十五岁’，为甚你却写做‘春秋四十五岁’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四十五岁，只怕不便写作‘享寿’。有人用的是‘享年’两个字。侄儿想去，年是说不着享的；若说那‘得年’、‘存年’，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。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，多有用‘春秋’两个字的，所以借来用用，倒觉得笼统些，又大方。”伯父回过脸来，对鼎臣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难得他这等留心呢。”说着，又躺下去吃烟。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。我伯父把烟枪一丢，说道：“着，着！盘出些现银来，交给我代他带回去，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。”商量停当，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，就有人来问。一面张罗开吊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事情都停妥了，便扶了灵柩，先到上海。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，未曾结算清楚，还留在杭州，约定在上海等他。我们到了上海，住在长发栈。寻着了云岫。等了几天，鼎臣来了，把帐目、银钱都交代出来。总共有八千两银子，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。我一总接过来，交与伯父。伯父收过了，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。过了两天，鼎臣去了。临去时，执着我的手，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识礼，一切事情，不可轻易信人。我唯唯的应了。

此时我急着要回去。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，今天有人请吃酒，明天有人请看戏。连云岫也同在一处，足足耽搁了四个月。到了年底，方才扶着灵柩，趁了轮船回家乡去，即时择日安葬。过了残冬，新年初四五日，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，在家中过了半年。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，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，我一向未知。到了此时，我母亲方才告诉我，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，写了好几封信，却只没有回音。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，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，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，如今过了半年，方才说起，大是误事。急急走去寻着云岫，问他缘故。他涨红了脸说道：“那时我一到上海，就交给信局寄来的，不信，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。”说罢，就在帐箱里、护书里乱翻一阵，却翻不出来。又对我说道：“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？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，忘记了罢。”我道：“家母年纪又不很大，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。”云岫道：“那么我不晓得了。这件事幸而碰到我，如果碰到别人，还要

骂你撒赖呢！”

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，不便多说，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，把这事搁起。我母亲道：“别的事情且不必说，只是此刻没有钱用。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，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，屡次写信去取利钱，却连回信也没有。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，今年又长了一岁了，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，取了存折，支了利钱寄回来。你在外面，也觑个机会，谋个事，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。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，便凑了些盘缠，附了轮船，先到了上海。入栈歇了一天，拟坐了长江轮船，往南京去。这个轮船，叫做元和。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，次日到了江阴，夜来又过了镇江。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，看的倦了，在镇江开行之后，我见天阴月黑，没有什么好看，便回到房里去睡觉。

睡到半夜时，忽然隔壁房内，人声鼎沸起来，把我闹醒了。急忙出来看时，只见围了一大堆人，在那里吵。内中有一个广东人，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。我便走上前一步，请问甚事。他说这房里的搭客，偷了他的东西。我看那房里时，却有三副铺盖。我又问：“是哪一件东西呢？”广东人指着一个道：“就是他！”我看那人时，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，铁线纱夹马褂；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，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，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。我心中暗想，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，莫非错疑了人么？

心中正这么想着，一时船上买办来了，帐房的人也到了。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：“捉贼捉脏呀，你捉着脏没有呢？”那广东人道：“脏是没有，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；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，他也是个贼伙，我只问他要东西。”买办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有甚么凭据呢？”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，在那里“王八崽子”崐的乱骂。我细看他的行李，除了衣箱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帽盒，都粘着“江苏即补县正堂”的封条；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，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。还有两个人，都穿的是蓝布长衫，象是个底下人光景。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，如何会做贼呢？这广东人太胡闹了。

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不说明白，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；且等我出来，大众听听呀。我父子两人同来。我住的房舱，是在外南，房门口对着江面的。我们已经睡了，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。我一咕噜爬进来看时，两件熟罗长衫没了；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，也不见了；衣箱的锁，也几乎撬开了。我便追出来，转个弯要进里面，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——”买办抢着说道：“当路站着，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？”广东人道：“他不做贼，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。”买办道：“晚上睡不着，出去望望也是常事。怎么便说他望风？”广东人冷笑道：“出去望望，我也知道是常事；但是今夜天阴月黑，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。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？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？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？”我听到这里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，他若做了侦探，一定是好的。

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：“说着了你没有？好了，还我东西罢。不然，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。”那人怒道：“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见制台的，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，你敢乱动么！”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：“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干。”又走上前一步对那人道：“你让我搜么？”那人大怒，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：“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，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！”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，那里推得他动，却被他又走上前一步，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。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。此时看的人，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，万一搜不出赃证来，他是个官，不知要怎么办呢！只见那广东人，伸手在他床底下搜，拉出一个网篮来，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，八九枝铜水烟筒。众人一见，一齐乱嚷起来。这个说：“那一枝烟筒是我的。”那个说：“那根烟枪是我的。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那一双新鞋是我的。”一霎时都认了去。细看时，我所用的那一枝烟筒，也在里面，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几时偷去了。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，一言不发。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，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。要了他的钥匙，开他的衣箱检搜。只见里面单

的夹的，男女衣服不少；还有两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，一定是赃物无疑。

搜了半天，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。广东人便喝着问道：“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？”那人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奈何，便说道：“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。”广东人伸出手来，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：“我只问你要！”那人没法，便道：“你要东西跟我来。”此时，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。众人就跟着他去。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，在一个床铺旁边，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。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，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，都是听不懂的。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：“你的东西在舱面呢，我带你去取罢。”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。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。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，站定说道：“东西在这个里面。”广东人揭开一看，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，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。到了此时，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，机警非常。

自回房去睡觉。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，却是异想天开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。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，就遇了这等事，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，倒要留心呢。一面想着，不觉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上岸去，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，我也不及去打听了。上得岸时，便去访寻我伯父；寻到公馆，说是出差去了。我要把行李拿进去，门上的底下人不肯，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。说着，里面去了。半晌出来说道：“太太说：侄少爷来到，本该要好好的招呼；因为老爷今日出门，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，约两三天才得回来，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，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，等老爷回来时，再请少爷来罢。”我听了一番话，不觉呆了半天。没办法，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，等我伯父回来再说。只这一等，有分教：家庭违骨肉，车笠遇天涯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三回

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

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，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，说还没有回来。我只得耐心等待。一连打听了几次，却只不见回来。我要请见伯母，他又不肯见，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，带来的盘缠，本来没有多少，此时看看要用完了，心焦的了不得。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，失望回来，在路上一面走，一面盘算着：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，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，就是客栈的房饭钱，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！

正在那里纳闷，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。我不觉纳闷道：“我初到此地，并不曾认得一个人，这是那一个呢？”“抬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，只想不出他的姓名，不觉呆了一呆。那人道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连我都不认得了么？你读的书怎样了？”我听了这几句话，方才猛然想起，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，姓吴，名景曾，表字继之。他比我长了十年，我同他同窗的时候，我只有八九岁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同了四五年窗，一向读书，多承他提点我。前几年他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掣签掣了江宁。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此时见了，他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。上前见个礼，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。继之道：“我的公馆就在前面，到我那里去罢。”说着，拉了我同去。

果然不过一箭之地，就到了他的公馆。于是同到书房坐下。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，一一的告诉了他。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不肯见我，所以住在客栈的话，继之愕然道：“哪一位是你令伯？是甚么班呢？”我告诉了他官名，道：“是个同知班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他！他的号是叫子仁的，是么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有点认得他，同过两回席。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，却不知道就是令伯。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，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

了呀。还有一层，你的令伯母，为甚又不见你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，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，也未可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们自己一家人，为甚没有见过？”我道：“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，在北京成的家。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，却都没有带家眷。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，所以没有见过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了。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，他的家乡话却说得象的很呢，这也难怪。然而你年纪太轻，一个人住在客栈里，不是个事，搬到我这里来罢。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，不要客气，我也不许你客气。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，搬行李去。”

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，听了这话，自是欢喜。谦让了两句，便将钥匙递给他。继之道：“有欠过房饭钱么？”我说：“栈里是五天一算的，上前天才算结了，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。”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给了一元洋银，叫他算还三天的钱，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想，既然住在此处，总要见过他的内眷，方得便当。一想罢，便道：“承大哥过爱，下榻在此，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。”继之也不客气，就领了我到上房去，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。继之告诉了来历。这李氏人甚和蔼，一见了我便道：“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，须知住在这里，便是一家人，早晚要茶要水，只管叫人，不要客气。”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，只答了两半”是”字。坐了一会，仍到书房里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来，继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，开了被褥。又问了些家乡近事。从这天起，我就住在继之的公馆里，有说有笑，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况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继之一早就上衙门去。到了向午时候，方才回来一同吃饭。饭罢，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。继之道：“你且慢忙着，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。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，因在官厅上面，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，谈了半天，就忘记了。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就止住了，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。继之道：“说来话长呢。你先要懂得‘野鸡’两个字，才可以讲得。”我道：“就因为不懂，才请教呀。”继之道：“有一种流娼，上海人叫做野鸡。”我诧异道：“这么说，是流娼做了道台了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你听我说：有一个绍兴人，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，总而言之，是一个绍兴的‘土老儿’就是。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，到上海去谋事。恰好他有个亲眷，在上海南市那边，开了个大钱庄，看见他老实，就用了他做个跑街——”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，先要问明。继之道：“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。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，送送单子，也是他的事。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，倒还安分。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‘打野鸡’的好处，——”我听了，又不明白道：“甚么打野鸡？可是打那流娼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去嫖流娼，就叫打野鸡。这土老儿听得心动，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，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，叫做甚么会香里，在一家门首，看见一个‘黄鱼’。”我听了，又是一呆道：“甚么叫做黄鱼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，这里南京人，叫大脚妓女做黄鱼。”我笑道：“又是野鸡，又是黄鱼，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。”

继之说：“你且慢说笑着，还有好笑的呢。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，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。问起名字，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，说的一口北京话。这土老儿化了几块洋钱，就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晨要走，桂花送到门口，叫他晚上来。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，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。谁知他土头土脑的，信是一句实话，到了晚上，果然走去，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桂花又随口说道：‘明天来。’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，又装了一个‘干湿’。”我正在听得高兴，忽然听见“装干湿”三个字，又是不懂。继之道：“化一块洋钱去坐坐，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，一碟子瓜子来敬客，这就叫做装干湿。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，又要走了，桂花又约他明天来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。桂花留他住下，他就化了两块洋钱，又住了一夜。到天明起来，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。他连说：‘有有有，可是要过两三天呢。’过了三天，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。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，他也不隐瞒，一一的照直说了。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，他说：‘六块洋钱。’桂花道：

‘这么说，我的一个戒指，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！’他说：‘不要紧，我同帐房先生商量，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。’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，他说：‘说不定的，生意好的年分，可以分六七十元；生意不好，也有二三十元。’桂花沉吟了半晌道：‘这么说，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帐？’他说：‘做生意人，不过如此。’桂花道：‘你为甚么不做官呢？’土老儿笑道：‘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。我们乡下人，哪里有那种好运气！’桂花道：‘你有老婆没有？’土老儿叹道：‘老婆是有一个的，可惜我的命硬，前两年把他克死了。又没有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怜！’桂花道：‘真的么？’土老儿道：‘自然是真的，我骗你作甚！’桂花道：‘我劝你还是去做官。’土老儿道：‘我只望东家加我点工钱，已经是大运气了，哪里还敢望做官！况且做官是要拿钱去捐的，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，还要好几百银子呢！’桂花道：‘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，那小老爷做他作甚么！’土老儿吐舌道：‘道台！那还不晓得是个甚么行情呢！’桂花道：‘我要你依我一件事，包有个道台给你做。’土老儿道：‘莫说这种笑话，不要折煞我。若说依你的事，你且说出来，依得的无有不依。’桂花道：‘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，不许再娶别人。’土老儿笑道：‘好便好，只是我娶你不起呀，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！’桂花道：‘呸！我是自己的身子，没有甚么人管我，我要嫁谁就嫁谁，还说甚么身价呀！你当是买丫头么！’土老儿道：‘这么说，你要嫁我，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。’桂花道：‘认真的么？’土老儿道：‘自然是认真的，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。’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，把大门关上，从此改做住家人家。又交代用人，从此叫那土老儿做老爷，叫自己做太太。两个人商量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，桂花叫土老儿去钱庄里辞了职役。土老儿果然依了他的话。但回头一想，恐怕这件事不妥当，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。于是打了一个主意，去见东家，先撒一个谎说：‘家里有要紧事，要请个假回去一趟，顶多两三个月就来的。’东家准了。这是他的意思，万一不妥当，还想后来好回去仍就这件事。于是取了铺盖，直跑到会香里，同桂花住了几天。桂花带了土老儿到京城里去，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，还捐了一枝花翎，办了引见，指省江苏。在京的时候，土老儿终日没事，只在家里闷坐。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，跑来跑去，土老儿也不敢问他做甚么事。等了多少日子，方才出京，走到苏州去禀到。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，叫他交与抚台。抚台见他土形土状的，又有某王爷的信，叫好好的照应他。这抚台是个极圆通的人，虽然疑心他，却不肯去盘问他。因对他说：‘苏州差事甚少，不如江宁那边多，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，分苏分宁是一样的。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，有甚差事出了，再来关照罢。’土老儿辞了出来，将这话告诉了桂花。桂花道：‘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，好在我都有预备的。’于是乎两个人又来到南京，见制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。制台年纪大了，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，不大理会；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，过两天就好好的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。

不料他去见藩台，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。这个藩台是旗人，同某王有点姻亲，所以他求了这信来。藩台见了人，接了信，看看他不象样子，莫说别的，叫他开个履历，也开不出来；就是行动、拜跪、拱揖，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。就回明了制台，且慢着给他差事，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，却没有回电；到如今半个多月了，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，回得详细详细的。原来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，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丫头。母女两个，手上积了不少的钱，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，只因他在那阔地方走动惯了，眼眶子看得大了，当丫头的不过配一个奴才小子，实在不愿意。然而在京里的阔老，那个肯娶一个丫头？因此母女两个商量，定了这个计策：叫女儿到南边来拣一个女婿，代他捐上功名，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。不料拣了这么一个土货！虽是他外母代他连恳求带蒙混的求出信来，他却不争气，误尽了事！前日藩台接了这信，便回过制台，叫他自己请假回去，免得奏参，保全他的功名。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，却也弄出一个诰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。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，你说奇不奇呢？”

我听了一席话，心中暗想，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，我一向坐在家里，哪里得知。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扮官做贼的人，正要告诉继之。只听继之又道：“这个不过是桂花拣错了人，闹到这般结果。那桂花是个当丫头的，又当过婊子的，他还想着做命妇，已经好笑了。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，岂不更是好笑么？”我听了，更觉得诧异，急问是怎样情节。

继之道：“这是前两年的事了。前两年制台得了个心神仿佛的病。年轻时候，本来是好色的；到如今偌大年纪，他那十七八岁的姨太太，还有六七房，那通房的丫头，还不在此内呢。他这好色的名出了，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。他病了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，自己陈说懂得医道。制台就叫他诊脉。他诊了半晌说：‘大帅这个病，卑职不能医，不敢胡乱开方；卑职内人怕可以医得。’制台道：‘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，明日就请来看看罢。’到了明日，他的那位夫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。诊了脉，说是：‘这个病不必吃药，只用按摩之法，就可以痊愈。’制台问哪里有懂得按摩的人。妇人低声道：‘妾颇懂得。’制台就叫他按摩。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，要屏绝闲人，炷起一炉好香，还要念甚么咒语，然后按摩。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，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。制台信了他的话，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。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，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。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，大喝一声，走将进去，拿起门闩就打。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太，也有拿门闩的，也有拿木棒的，一拥上前，围住乱打。这一位夫人吓得走头无路，跪在地下，抱住制台叫救命。制台喝住众人，叫送他出去。这位夫人出得房门时，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，一直打到二门，还叫粗使仆妇，打到辕门外面去。可怜他花枝招展的来，披头散发的去。这事一时传遍了南京城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呢？”

我道：“那么说，这位候补道，想来也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？”继之道：“哼，你说他没有脸住这里么？他还得意得很呢！”我诧异道：“这还有甚么得意之处呢？”继之不慌不忙的说出他的得意之处来。正是：不怕头巾染绿，须知顶戴将红。要知继之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四回

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

却说我追问继之：“那一个候补道，他的夫人受了这场大辱，还有甚么得意？”继之道：“得意呢！不到十来天工夫，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，委了筹防局的提调与及山货局的会办了。去年还同他开上一个保举。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衔，这一个保举，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。你说不是得意了吗？”我听了此话，不觉呆了一呆道：“那么说，那一位总督大帅，竟是被那一位夫人一”我说到此处，以下还没有说出来，继之便抢着说道：“那个且不必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他这位夫人被辱的事，已经传遍了南京，我不妨说给你听听。至于内中暧昧情节，谁曾亲眼见来，何必去寻根问底！不是我说句老话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出来处世，这些暧昧话，总不宜上嘴。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报应的话，说甚么谈人闺阏，要下拔舌地狱，不过谈着这些事，叫人家听了，要说你轻薄。兄弟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我听了继之一番议论，自悔失言，不觉涨红了脸。歇了一会，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见扮了官做贼的一节事，告诉了继之。继之叹了一口气，歇了一歇道：“这事也真难说，说来也话长。我本待不说，不过略略告诉你一点儿，你好知道世情险诈，往后交结个朋友，也好留一点神。你道那个人是扮了官做贼的么？他还是的的确确的一位候补县太爷呢，还是个老班子。不然，早就补了缺了，只为近来又开了个郑工捐，捐了大八成知县的人，到省多了，压了班。再是明年要开恩科，榜下即用的，不免也要添几个。所以他要望补缺，只好叫他再等几年的

了。不然呢，差事总还可以求得一个，谁知他去年办镇江木厘，因为勒捐闹事，被木商联名来省告了一告，藩台很是怪他，马上撤了差，记大过三次，停委两年。所以他官不能做，就去做贼了。“我听了这话，不觉大惊道：“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，但不知怎么办他？”继之摇摇头叹道：“有甚么办法！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，船就开行去了。所有偷来的赃物，在船上时已被各人分认了。他到了巡防局，那局里委员终是他的朋友，见了他也觉难办。他却装做了满肚子委屈，又带着点怒气，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，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烟筒，叫人家看见了，赶到房舱里来讨去；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，硬来翻箱倒篋的搜了一遍，此时还不知有失落东西没有。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，也就顺水推船，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。你们初出来处世的，结交个朋友，你想要小心不要？他还不止做贼呢，在外头做赌棍、做骗子、做拐子，无所不为，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，外面仗着官势，无法无天的事，不知干了多少的了。”

我听了继之一席话，暗暗想道：“据他说起来，这两个道台、一个知县的行径，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，但继之现在也在仕路中，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，只好心里暗暗好笑。虽然，内中未必尽是如此。你看继之，他见我穷途失路，便留我在此居住，十分热诚，这不是古谊可风的么？并且他方才劝戒我一番话，就是自家父兄，也不过如此，真是令人可感。”一面想着，又谈了好些处世的话，他就有事出门去了。

过了一天，继之上衙门回来，一见了我的面，就气忿忿的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我看见他面色改常，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，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，呆了脸对着他。只见他又率然问道：“你来了多少天了？”我说道：“我到了十多天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可不大记得了，大约总有七八次。”继之又道：“你住在甚么客栈，对公馆里的人说过么？”我说：“也说过的；并且住在第几号房，也交代明白。”继之道：“公馆里的人，始终对你怎么说？”我说：“始终都说出差去了，没有回来。”继之道：“没有别的话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继之气的直挺挺的坐在交椅上。半天，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：“你到的那几天，不错，是他差去了，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，前后三天就回来了。在十天以前，他又求了藩台给他一个到通州勘荒的差使，当天奉了札子，当天就禀辞去了。你道奇怪不奇怪？”我听了此话，也不觉呆了，半天没有话说。继之又道：“不是我说句以疏间亲的话，令伯这种行径，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。”此时我也无言可答，只坐在那里出神！

继之又道：“虽是这么说，你也不必着急。我今天见了藩台，他说此地大关的差使，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，打算要叫我接办，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札子。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，你就可以拣一个合式的事情，代我办办。我们是同窗至好，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。至于你令伯的话，只好慢慢再说，好在他终久是要回来的，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。”我说道：“家伯到通州去的话，可是大哥打听来的，还是别人传说的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是我在藩署号房打听来的，千真万真，断不是谣言。你且坐坐，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。”说着，出门去了。

我想起继之的话，十分疑心，伯父同我骨肉至亲，哪里有这等事！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，或者已经回来，也未可知。想罢了，出了门，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。到门房里打听，那个底下人说是：“老爷还没有回来。前天有信来，说是公事难办得很，恐怕还有几天耽搁。”我有心问他说道：“老爷还是到六合去，还是到通州去的呢？”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，顿住了口，一会儿方才说道：“是到通州去的。”我说：“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？”他说道：“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。”我说：“一直没有回来过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问了一番话，满腹狐疑的回到吴公馆里去。

继之已经回来了，见了我便问：“到那里去过？”我只得直说一遍。继之叹道：“你再去也无用。这回他去勘荒，是可久可暂的，你且安心住下，等过一两个月再说。我问你一句话：“你到这里来，寄过家信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到了上海时，曾寄过一封；到了这里，却未曾寄过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就是你的错了，怎么十多天工夫，不寄一封信回去！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

盼望呢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我也知道。因为要想见了家伯，取了钱庄上的利钱，一齐寄去，不料等到今日，仍旧等不着。”继之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“你只管一面写信，我借五十两银子，给你寄回去。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，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，只糊里糊涂的说先寄回五十两银子，随后再寄罢了；不然，令堂伯母又多一层着急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连忙道谢。继之道：“这个用不着谢。你只管写信，我这里明日打发家人回去，接我家母来，就可以同你带去。接办大关的札子，已经发了下来，大约半月内，我就要到差。我想屈你做一个书启，因为别的事，你未曾办过，你且将就些。我还在帐房一席上，挂上你一个名字。那帐房虽是藩台荐的，然而你是我家亲信人，挂上了一个名字，他总得要分给你一点好处。还有你书启名下应得的薪水，大约出息还不很坏。这五十两银子，你慢慢的还我就是了。”当下我听了此言，自是欢喜感激。便去写好了一封家信，照着继之交代的话，含含糊糊写了，并不提起一切。到了明日，继之打发家人动身，就带了去。此时，我心中安慰了好些，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甚么主意，因写了一封信，封好了口，带在身上，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，交代他门房，叫他附在家信里面寄去。叮嘱再三，然后回来。

又过了七八天，继之对我道：“我将近要到差了。这里去大关很远，天天来去是不便当的；要住在关上，这里又没有个人照应。书启的事不多，你可仍旧住在我公馆里，带着照应照应内外一切，三五天到关上去一次。如果有紧要事，我再打发人请你。好在书启的事，不必一定到关上去办的。或者有时我回来住几天，你就到关上去代我照应，好不好呢？”我道：“这是大哥过信我、体贴我，我感激还说不尽，那里还有不好的呢。”当下商量定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继之到差去了。我也跟到关上去看看，吃过了午饭，方才回来。从此之后，三五天往来一遍，倒也十分清闲。不过天天料理几封往来书信。有些虚套应酬的信，我也不必告诉继之，随便同他发了回信，继之倒也没甚说话。从此我两个人，更是相得。

一日早上，我要到关上去，出了门口，要到前面雇一匹马。走过一家门口，听见里面一叠连声叫送客，呀的一声，开了大门。我不觉立定了脚，抬头往门里一看。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，在那里垂手站班。里面走出一个客来，生得粗眉大目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，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；头上戴着一顶二十年前的老式大帽，帽上装着一颗碎碟顶子；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梁快靴，大踏步走出来。后头送出来的主人，却是穿的枣红宁绸箭衣，天青缎子外褂，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，挂着一副象真象假的蜜蜡朝珠；头上戴着京式大帽，红顶子花翎；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京靴，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。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，便徜徉而去，也没个轿子，也没匹马儿。再看那主人时，却放下了马蹄袖，拱起双手，一直拱到眉毛上面，弯着腰，嘴里不住的说“请，请，请”呢，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，方才进去，呀的一声，大门关了。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，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儿，象是个店家招牌。再看看那牌上的字，却写的是“钦命二品顶戴，赏戴花翎，江苏即补道，长白苟公馆”二十个宋体字。不觉心中暗暗纳罕。走到前面，雇定了马匹，骑到关上去，见过继之。

这天没有甚么事，大家坐着闲谈一会。开出午饭来，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，同着吃饭。这吃饭中间，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，便对继之说道：“我今天看见了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，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！”继之还没有开口，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道：“怎么样的礼贤下士？快告诉我，等我也去见见他。”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。继之对我看了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。”继之这一句话，说的倒把我闷住了。

正是：礼贤下士谦恭客，犹有旁观指摘人。要知继之为了甚事笑我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回

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

且说我当下说那位苟观察礼贤下士，却被继之笑了我一笑，又说我少见多怪，不觉闷住了。因问道：“莫非内中还有甚么缘故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昨日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，荐了一个朋友，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，你代我写封回信，送到帐房里，好连程仪一齐送给他去。”我答应了，又问道：“方才说的那苟观察，既不是礼贤下士——”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继之便道：“你今天是骑马来的，还是骑驴来的？”我听了这句话，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，不好再问，顺口答道：“骑马来的。”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。

一时吃过了饭，我就在继之的公事桌上，写了一封回书，交给帐房，辞了继之出来，仍到城里去。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，已经有好几天了，不免去探问探问。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，先打听回来了没有，说是还没有回来。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，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，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，心中不觉暗暗动怒，只不便同他理论，于是也不多言，就走了回来。细想这底下人，何以这么胆大，应该寄的信，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。莫非继之说的话当真不错，伯父有心避过了我么？又想道：“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，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；难道我伯父交代过，不可代我通信的么？”想来想去，总想不出个道理。

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忽然一个丫头走来，说是太太请我，我便走到上房去，见了继之夫人，问有甚事。继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来道：“这是人家要出脱的，讨价三百两银子，不知值得不值得，请你拿到祥珍去估估价。”当下我答应了，取过镯子出来。

原来这祥珍，是一家珠宝店，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。继之与他相熟的，我也曾跟着继之，到过他家两三次，店里的人也相熟了。当时走到他家，便请他掌柜的估价，估得三百两银子不贵。

未免闲谈一会。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，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；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，却也是无精打彩的。我看见这种情形，起身要走。掌柜道：“阁下没事，且慢走一步，我告诉阁下一件事，看可有法子想么？”我听了此话，便依然坐下，问是甚事。掌柜道：“崐我家店里遇了骗子——”我道：“怎么个骗法呢？”掌柜道：“话长呢。我家店里后面一进，有六七间房子，空着没有用，前几个月，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。不多几天，就有人来租了，说是要做公馆。那个人姓刘，在门口便贴了个‘刘公馆’的条子，带了家眷来住下。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，在我店里走来走去，自然就熟了。晚上没有事，他也常出来谈天。有一天，他说有几件东西，本来是心爱的，此刻手中不便，打算拿来变价，问我们店里要不要。

‘要是最好；不然，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。’我们大众伙计，就问他是甚么东西。他就拿出来看，是一尊玉佛，却有一尺五六寸高；还有一对白玉花瓶；一枝玉镶翡翠如意；一个班指。这几件东西，照我们去看，顶多不过值得三千银子，他却说要卖二万；倘卖了时，给我们一个九五回用。我们明知是卖不掉的，好在是寄卖东西，不犯本钱的；又不很占地方，就拿来店面上作个摆设也好，就答应了他。摆了三个多月，虽然有人问过，但是听见了价钱，都吓的吐出舌头来，从没有一个敢还价的。有一天来了一个人，买了几件鼻烟壶、手镯之类，又买了一挂朝珠，还的价钱，实在内行；批评东西的毛病，说那东西的出处，着实是个行家。过得两天，又来看东西。如此鬼混了几天。忽然一天，同了两个人来，要看那玉佛、花瓶、如意。我们取出来给他看。他看了，说是通南京城里，找不出这东西来。赞赏了半天，便问价钱。我们一个伙计，见他这么中意，就有心同他打趣，要他三万银子。他说道：‘东西虽好，哪里值到这个价钱，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。’阁下，你想，三万折半，不是有了一

万五千了吗？我们看见他这等说，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，就连那班指拿出来给他看，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。他看了那班指，也十分中意。又说道：“就是连这班指，也值不到那些。”我们请他还价。他说道：“我已说过折半的了，就是一万五千银子罢。”我们一个伙计说：“你说的万五，是那几件的价；怎么添了这个班指，还是万五呢？”他笑了笑道：“也罢，那么说，就是一万六罢。”讲了半天，我们减下来减到了二万六，他添到了一万七，未曾成交，也就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，实在看不出好处，不知他怎么出得这么大的价钱。自家不敢相信，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，也说不过值得三四千银子。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，所说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内行，这回出这重价，未必肯上当。想来想去，总是莫明其妙。到了明天，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，又加了一千的价，统共是一万八，还没有成交。以后便天天来，说是买来送京里甚么中堂寿礼的，来一次加一点价，后来加到了二万四。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九五回用，已稳赚了五千银子了，这天就定了交易。那人却拿出一张五百两的票纸来，说是一时没有现银，先拿这五百两作定，等十天来拿。又送到了十天期，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，这五百两定银，他情愿不退还；但十天之内，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，如果卖了，就是赔他二十四万都不答应。我们都应允了。他又说交易太大，恐怕口说无凭，要立个凭据。我们也依他，照着所说的话，立了凭据，他就去了。等了五六天不见来，到了第八天的晚上，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。我们开了门问时，却见一个人仓仓皇皇问道：“这里是刘公馆么？”我们答应他是的。他便走了进来，我们指引他进去。不多一会，忽然听见里面的人号啕大哭起来。吓得连忙去打听，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，老太太过了。我们还不甚在意。到了次日一早，那姓刘的出来算还房钱，说即日要带了家眷，奔丧回籍，当夜就要下船，向我们要还那几件东西。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，劝他等一天。他一定不肯。再四相留，他执意不从，说是我们做生意人不懂规矩，得了父母的讣音，是要星夜奔丧的，照例昨夜得了信，就要动身，只为收拾行李没法，已经耽搁了一天了。我们见他这么说，东西是已经卖了，不能还他的，好在只隔得一天，不如兑了银子给他罢。于是扣下了一千两回用，兑了一万九千银子给他。他果然即日动身，带着家眷走了。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，莫说第十天，如今一个多月了，影子也不看见。前天东家来店查帐，晓得这件事，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。阁下，你想那姓刘的，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么？可有个甚么法子想想？”

我听了一席话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却是没有法子。那掌柜道：“我想那姓刘的说甚么丁忧，都是假话，这个人一定还在这里。只是有甚法子，可以找着他？”我说道：“找着他也是无用。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，不过你自家上当，买贵了些，难道有甚么凭据，说他是骗子么？”那掌柜听了我的话，也想了一想，又说道：“不然，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更没有用。他同你立了凭据，说十天不来，情愿凭你罚去定银，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，你能拿他怎样？”那掌柜听了我的话，只是叹气。我坐了一会，也就走了。

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，看了一回书，细想方才祥珍掌柜所说的那桩事，真是无奇不有。这等骗术，任是甚么聪明人，都要入彀；何况那做生意人，只知谋“利”，哪里还念着有个“害”字在后头呢。又想起今日看见那荀公馆送客的一节事，究竟是甚么意思，继之又不肯说出来，内中一定有个甚么情节，巴不能够马上明白了才好。

正在这么想着，继之忽地里回到公馆里来。方才坐定，忽报有客拜会。继之叫请，一面换上衣冠，出去会客。我自在书房里，不去理会。歇了许久，继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，一面脱卸衣冠，一面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！老弟，你这回到南京来，将所有阅历的事，都同他笔记起来，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。”我问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继之道：“向午时候，你走了，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。拆开一看，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，信上问我几时在家，要来拜访。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，不便怠慢他，因对来说人：‘我本来今日要回家，就请下午到舍去谈谈。’打发来人去了，我就忙着回来。坐还未定，他就来了。我

出去会他时，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。”我听到这里，不觉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崐果然奇怪，这老远的路约会了，却做这等无谓的事。”继之道：“哪里话来！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因问他道：‘莫非是哪一位同寅的喜事寿日，大家要送戏？若是如此，我总认一个份子，戏是不必点的。’他听了我的话，也好笑起来，说不是点这个戏。我问他到底是甚戏。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，每一个县名底下，分注了些数目字，有注一万的，有注二三万的，也有注七八千的。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，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，因问他是甚意思。他此时炕也不坐了，拉了我下来，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，两人分坐了，他附着了我耳边，说道：‘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。若是要想哪一个缺，只要照开着的数目，送到里面去，包你不到十天，就可以挂牌。这是补实的价钱。若是署事，还可以便宜些。’我说：‘大哥怎样回报他呢？’继之道：‘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！只好同他含混了一会，推说此刻初接大关这差，没有钱，等过些时候，再商量罢。他还同我胡缠不了，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。’我说：‘果然奇怪！但是我闻得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，然而总是藩台衙门里做的，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？’继之道：‘这有甚么道理！只要势力大的人，就可以做得。只是开了价钱，具了手折，到处兜揽，未免太不象样了！’我说道：‘他这是招徕生意之一道呢。但不知可有‘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’的字样没有？’说的继之也笑了。

大家说笑一番。我又想起寄信与伯父一事，因告诉了继之。继之叹道：“令伯既是那么着，只怕寄信去也无益；你如果一定要寄信，只管写了交给我，包你寄到。”我听了，不觉大喜。

正是：意马心猿萦梦寐，河鱼天雁托音书。要知继之有甚法子可以寄得信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六回

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

却说我听得继之说，可以代我寄信与伯父，不觉大喜。就问：“怎么寄法？又没有住址的。”继之道：“只要用个马封，面上标着‘通州各属沿途探投勘荒委员’，没有个递不到的；再不然，递到通州知州衙门，托他转交也可以使得。”我听了大喜道：“既是那么着，我索性写他两封，分两处寄去，总有一封可到的。”

当下继之因天晚了，便不出城，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。我说起今日到祥珍估镯子价，被那掌柜拉着我，诉说被骗的一节。继之叹道：“人心险诈，行骗乃是常事。这件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，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，还不知内里的事情。就是那掌柜自家，也还在那里做梦，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。”我惊道：“那么说，大哥是知道那个骗子的了，为甚不去告诉了他，等他或者控告，或者自己去追究，岂不是件好事？”继之道：“崐这里面有两层：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，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，彼此相熟了，通过姓名，并没有一些交情，我何若代他管这闲事；二层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，也是不能追究的。你道这骗子是谁？”继之说到这里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道：“就是这样珍珠宝店的东家！”我听了这话，吃了一大吓，顿时呆了。歇了半晌，问道：“他自家骗自家，何苦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人本来是个骗子出身，姓包，名道守。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，把他的名字读别了，叫他做包到手。后来他骗的发了财了，开了这家店。去年年下的时候，他到上海去，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，被他店里的掌柜、伙计们见了，要分他半张；他也答应了，当即裁下半张来。这半张是五条，那掌柜的要了三条；余下两条，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。当下银票交割清楚。过

得几天，电报到了，居然叫他中了头彩，自然是大家欢喜。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：他占了三万，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，其余万二，是众伙计分了。当下这包到手，便要那掌柜合些股分在店里，那掌柜不肯。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，谁知那些伙计们，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，看着洋钱吃饭的，没有一个答应。因此他怀了恨了，下了这个毒手。此刻放着那玉佛、花瓶那些东西，还值得三千两。那姓刘的取去了一万九千两，一万九除了三千，还有一万六，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圈套，难为他怎么想得这般周密，叫人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。”继之道：“崐”其实也有一点破绽，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，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。他店里的后进房子，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，中了彩票之后，他才搬了出去。多了几个钱，要住舒展些的房子，本来也是人情。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，就应该收拾起来，招呼些外路客帮，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，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呀，为甚么就要租给别人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做生意人，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，租出几个房钱，岂不是好？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？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，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。”继之道：“唔，这还了得！还了他东西，到了明天，那下了定的人，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，没有东西给他，不知怎样索诈呢！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。这种骗术，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呢。”

说到这里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。

吃过晚饭，继之到上房里去，我便写了两封信。恰好封好了，继之也出来了，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。他接过了，说明天就加封寄去。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。

我一心只牵记着那苟观察送客的事，又问起来。继之道：“你这个人好笨！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，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，这明明是叫你不要再问了，你还不会意，要问第二句。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，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，虽说是同事，然而都是甚么藩台咧、首府咧、督署幕友咧——这班人荐的，知道他们是甚么路数。这件事虽是人人晓得的，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，说我讲制台的丑话。我同你呢，又不知是甚么缘法，很要好的，随便同你谈句天，也是处处要想一教导呢，我是不敢说；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，好等你知道些世情。我到底比你痴长几年，出门比你又早。”

我道：“这是我日夕感激的。”继之道：“若说感激，你感激不了许多呢。你记得么？你读的四书，一大半是我教的。小时候要看闲书，又不敢叫先生晓得，有不懂的地方，都是来问我。我还记得你读《孟子·动心章》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’那几句，读了一天不得上口，急的要哭出来了，还是我逐句代你讲解了，你才记得呢。我又不是先生，没有受你的束脩，这便怎样呢？”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，多半是继之教我的。虽说是从先生，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，记不得只会打，哪里有甚么好教法。若不是继之，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。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，处处提点我。这等人，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，只怕是难的了！想到这里，心里感激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几乎流下泪来。因说道：“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，就是先君、家母，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。”此时我把苟观察的事，早已忘了，一心只感激继之，说话之中，声音也咽住了。

继之看见忙道：“兄弟且莫说这些话，你听苟观察的故事罢。那苟观察单名一个才字，人家都叫他狗才——”我听到这里，不禁扑嗤一声，笑将出来。继之接着道：“那苟才前两年上了一个条陈给制台，是讲理财的政法。这个条陈与藩台很有碍的，叫藩台知道了，很过不去，因在制台跟前，很很的说了他些坏话，就此黑了。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，换了此刻这位藩台，因为他上过那个条陈，也不肯招呼他，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使，穷的吃尽当光了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这句话，只怕大哥说错了。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，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，底下人也四五个，哪里至于吃尽当光。吃尽当光，只怕不能够这么样了。”继之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处世日子浅，哪里知道得许多。那旗人是最会摆架子的，任是穷到怎么样，还是要摆着穷架子。有一个笑话，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，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，你就

知道了。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，就是那个高升。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，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，就用了他。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：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，天天早起，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，坐过半天。京城里小茶馆泡茶，只要两个京钱，合着外省的三文。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，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。有一天，高升到了茶馆里，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，却是自己带的茶叶，打开了纸包，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。那堂上的人道：‘茶叶怕少了罢？’那旗人哼了一声道：‘你哪里懂得！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，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。要是多泡了几片，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。’堂上的人，只好同他泡上了。高升听了，以为奇怪，走过去看看，他那茶碗里间，飘着三四片茶叶，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。那一碗泡茶的水，莫说没有红色，连黄也不曾黄一黄，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。高升心中，已是暗暗好笑。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，买了一个烧饼，在那里撕着吃，细细咀嚼，象很有味的光景。吃了一个多时辰，方才吃完。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，蘸些唾沫，在桌上写字，蘸一口，写一笔。高升心中很以为奇，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，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！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。原来他那里是写字，只因他吃烧饼时，虽然吃的十分小心，那饼上的芝麻，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，他要拿舌头舐了，拿手扫来吃了，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，失了架子，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。看他写了半天字，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。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，象想甚么似的。想了一会，忽然又象醒悟过来似的，把桌子狠狠的一拍，又蘸了唾沫去写字。你道为甚么呢？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，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，总写他不到嘴里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，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，把桌子拍一拍，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，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，自然就到了嘴了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不觉笑了。说道：“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罢，哪里有这等事！”继之道：“形容不形容，我可不知道，只是还有下文呢。他烧饼吃完了，字也写完了，又坐了半天，还不肯去。天已向午了，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，对着他道：‘爸爸快回去罢，妈要起来了。’那旗人道：‘妈要起来就起来，要我回去做甚么？’那孩子道：‘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，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。’那旗人喝道：‘胡说！妈的裤子，不在皮箱子里吗？’说着，丢了一个眼色，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。那孩子不会意，还在那里说道：‘爸爸只怕忘了，皮箱子早就卖了，那条裤子，是前天当了买来的。妈还叫我说：‘屋里的米只剩了一把，喂鸡儿也喂不饱的了，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，才够做中饭呢。’那旗人大喝一声道：‘滚你的罢！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，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甚么！’那孩子吓的垂下了手，答应了几个‘是’字，倒退了几步，方才出去。那旗人还自言自语道：‘可恨那些人，天天来给我借钱，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，只得装着穷，说两句穷话。这些孩子们听惯了，不管有人没人，开口就说穷话；其实在这茶馆里，哪里用得着呢。老实说，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，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。’说着，立起来要走。那堂上的人，向他要钱。他笑道：‘我叫这孩子气昏了，开水钱也忘了开发。’说罢，伸手在腰里乱掏，掏了半天，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。嘴里说：‘欠着你的，明日还你罢。’那个堂上不肯。争奈他身边认真的半文都没有，任凭你扭着他，他只说明日送来，等一会送来；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，‘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么？’那堂上说：‘我只要你一个钱开水钱，不管你甚么大爷二爷。你还了一文钱，就认你是好汉；还出一文钱，任凭你是大爷二爷，也得要留下个东西来做抵押。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，到你府上去收帐。’那旗人急了，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。那堂上抖开来一看，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，上头齜齜的了不得，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。因冷笑道：‘也罢，你不来取，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。’那旗人方得脱身去了。你说这不是旗人摆架子的凭据么？”我听了这一番言语，笑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只管形容旗人了，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罢。”继之不慌不忙说将出来。

正是：尽多怪状供谈笑，尚有奇闻说出来。要知继之说出甚么情节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回

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

当下继之对我说道：“你不要性急。因为我说那狗才穷的吃尽当光了，你以为我言过其实，我不能不将他们那旗人的历史对你讲明，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，你好知道他们各人要摆各人的架子。那个吃烧饼的旗人，穷到那么个样子，还要摆那么个架子，说那么个大话，你想这个做道台的，那家人咧、衣服咧，可肯不摆出来么？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。你知道他的家人吗？有客来时便是家人；没有客的时候，他们还同着桌儿吃饭呢。”我问道：“这又是其么缘故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有甚么缘故，都是他那些甚么外甥咧、表侄咧，闻得他做了官，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；谁知他穷下来，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。我还听见说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，他上房里的老妈子、丫头，还是他的丈母娘、小姨子呢。你明白了这个来历，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，你就都明白了。这位大帅，是军功出身，从前办军务的时候，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，跟着他出生入死。如今天下太平了，那些亲兵，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，副将的副将，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，还跟着他做戈什哈。你道为甚么呢？只因这位大帅，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，待他们极厚，真是算得言听计从的了，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，好仗着这个势子，在外头弄钱。他们的出息，比做官还好呢。还有一层：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，与士卒同过甘苦，所以除了这班戈什哈之外，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，都信是真的。他的意思，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，不会撒谎的。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，到了晚上，他往往悄地里出来巡查，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，无论那兵丁说的是甚么话，他总信是真的。久而久之，他这个脾气，叫人家摸着了，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。譬如我要谋差使，只要认识了几个兵丁，嘱托他到晚上，觑着他老人家出来偷听时，故意两三个人谈论，说吴某人怎样好怎样好，办事情怎么能干，此刻却是怎样穷，假作叹息一番，不出三天，他就是给我差使的了。你想求到他说话，怎么好不恭敬他？你说那苟观察礼贤下士，要就是为的这个。那个戴白顶子的，不知又是那里的什长之类的了。”我听了这一番话，方才恍然大悟。

继之说话时，早来了一个底下人，见继之话说的高兴，闪在旁边站着。等说完了话，才走近一步，回道：“方才钟大人来拜会，小的已经挡过驾了。”继之问道：“坐轿子来的，还是跑路来的？”底下人道：“是衣帽坐轿子来的。”继之哼了一声道：“功名也要快丢了，他还要来晾他的红顶子！你挡驾怎么说的？”底下人道：“小的见晚上时候，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，所以没有上来回，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。”继之道：“明日到关上去，知照门房，是他来了，只给我挡驾。”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“是”字，退了出去。我因问道：“崐这又是甚么故事，可好告诉我听听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你见了我，总要我说甚么故事，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。你要是这么着，我以后不敢见你了。”我也笑道：“大哥，你不告诉我也可以，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人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你不要给我胡说！我怎么是个势利人？”我笑道：“你说他的功名要快丢了，要丢功名的人，你就不肯会他了，可不是势利吗？”

继之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。这个人姓钟，叫做钟雷溪——”我抢着说道：“怎么不‘钟灵气’，要‘钟戾气’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你又要我说故事，又要来打岔，我不说了。”吓得我央求不迭。继之道：“他是个四川人，十年头里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栈，通了两家钱庄，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；到了年下，他却结清帐目，一丝不欠。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，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钱，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。到了第二年，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。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，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，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，

举动也阔绰了。到了年下，非但结清欠帐，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。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，说他这家土栈，是发财得很呢。过了年，来兜搭的钱庄，越发多了。他却一概不要，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，三五千往来不济事，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。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的了，都答应了他。有答应一万的，有答应二万的，统共通了十六七家。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，把肯通融的几家，一齐如数提了来，总共有二十多万。到了明天，他却‘少陪’也不说一声，就这么走了。土栈里面，丢下了百十来个空箱，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。银庄上的人吃一大惊，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，又出了赏格，上了新闻纸告白，想去捉他。这却是大海捞针似的，哪里捉得他着！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带了银子，一直进京，平白地就捐上一个大花样的道员，加上一个二品顶戴，引见指省，来到这里候补。你想市侩要入官场，那里懂得许多。从来捐道员的，哪一个捐过大花样？这道员外补的，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，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。听说合十八省的道缺，只有一个半缺呢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怎么有这半个缺起来？”继之道：“大约这个缺是一回内放，一回外补的，所以要算半个。你想这么说法，那道员的大花样有甚用处？谁还去捐他？并且近来那些道员，多半是从小班子出身，连捐带保，迭起来的；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，上头看了履历，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，哪里还有差事给他。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，并未得过差使，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。上海那些钱庄人家，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，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，也是没法。到此刻，已经八九年了。直到去年，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，捐了功名，在这里候补。这十几家钱庄，在上海会议定了，要问他索还旧债，公举了一个人，专到这里，同他要帐。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，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，他总给他一个不见：去早了，说没有起来；去迟了，不是说上衙门去了，便说拜客去了；到晚上去寻他时，又说赴宴去了。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，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，并未见着他一面。没法想，只得回到上海，又在会审公堂控告。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，又且事隔多年，便批驳了不准。又到上海道处上控。上海道批了出来，大致说是控告职官，本道没有这种权力，去移提到案。如果实在系被骗，可到南京去告。云云。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，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，便大家商量，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，写好了禀帖，到南京去控告。谁知衙门里面的事，难办得很呢，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，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，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。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，一点事也不曾干上，白白跑了一趟，就那么着回去了。到得上海，又约齐了各庄家，汇了一万多银子来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都打点到了，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。这位大帅却也好，并不批示，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，问他有这回事没有：‘要是这回事，早些料理清楚；不然，这里批出去，就不好看了。’藩台依言问他，他却赖得个一干二净。藩台回了制军，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。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，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、戈什哈，求一个消息灵通。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，等了好久，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，永无消息，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。过了几天，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，又带了多少使费，并且带着了一封信。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？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，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。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，写了这封信，央求他照应。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，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，如何通往来，如何设骗局，如何倒帐卷逃，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，抄了一张清单，一齐开了个白折子，连这信封在一起，打发人来投递。这人来了，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，又递了一纸催呈。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。前日上院时，单单传了他进去，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，不然，这个‘拐骗巨资’，我批了出去，就要奏参的。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。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，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，一味同他搭讪着。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，所以特地来拜会我，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。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？所以不要会他。兄弟，你如何说我势利呢？”我笑道：“不是我这么一激，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。但是大哥不同他办，总有别人同他办的，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？”

继之道：“官场中的事，千变万化，哪里说得定呢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睡罢。明日大早，我还要到关上去呢。”说罢，自到上房去了。

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早起，继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，就到关上去。我独自一个人吃了早饭，闲着没事，踱出客堂里去望望。只见一个底下人，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，正要拿进去，看见了我，便垂手站住了。我抬头一看，正是继之昨日说的高升。因笑着问道：“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，一个旗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，说是你说的，是么？”高升低头想道：“是甚么笑话呀？”我说道：“到了后来，又是甚么他的孩子来说，妈没有裤子穿的呢。”高升道：“哦！是这个。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，并不是笑话。小的生长在京城，见的旗人最多，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。昨天晚上，还有个笑话呢。”

我连忙问是甚么笑话。高升道：“就是那边苟公馆的事。昨天那苟大人，不知为了甚事要会客。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，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。谁知他送客之后，走到上房里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，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，往他身上一撷，把那崭新的衣服，闹上了两块油迹。不去动他，倒也罢了；他们不知那个说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，就糝上些滑石粉，拿熨斗一熨，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。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，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，方才送还人家，以为可以混得过去。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，到公馆里要赔。他家的家人们，不由分说，把来人撵出大门，紧紧闭上；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，惹得来往的人，都站定了围着看。小的那时候，恰好买东西走过，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儿，叫人家看呢。”我听了这一席话，方才明白吃尽当光的人，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。

正这么想着，又看见一个家人，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，说是要收条的。我接来顺手拆开，抽出来一看，还没看见信上的字，先见一张一千两银子的庄票，盖在上面。

正是：方才悟彻玄中理，又见飞来意外财。要知这一千两银子的票是谁送来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八回

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

却说当下我看见那一千两的票子，不禁满心疑惑。再看那信面时，署着“钟缄”崐两个字。然后检开票子看那来信，上面歪歪斜斜的，写着两行字。写的是：

屡访未晤，为悵！仆事，谅均洞鉴。乞在方伯处，代圆转一二。附呈千金，作为打点之费。尊处再当措谢。今午到关奉谒，乞少候。云泥两隐。

我看了这信，知道是钟雷溪的事。然而不便出一千两的收条给他，因拿了这封信，走到书房里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，写了“收到来信一件，此照，吴公馆收条”十三个字，给那来人带去。歇了一点多钟，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，说是：“既然吴老爷不在家，可将那封信发回，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。”当下高升传了这话进来。我想，这封信已经拆开了，怎么好还他。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说：“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，不会误事的，收条仍旧拿了去罢。”

交代过了，我心下暗想：这钟雷溪好不冒昧，面还未见着，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，他便轻轻的送出这千金重礼来。不知他平日与继之有甚么交情，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，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继之，凭他自己作主。要想打发家人送去，恐怕还有甚么话，不如自己走一遭，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，也不觉着很远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带了那封信，出门雇了一匹马，上了一鞭，直奔大关而来。

见了继之，继之道：“你又赶来做甚么？”我说道：“恭喜发财呢！”说罢，取出那封信，

连票子一并递给继之。继之看了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兄弟，你有给他回信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不好写回信，所以才亲自送来，讨个主意。”遂将上项事说了一遍。继之听了，也没有话说。

歇了一会，只见家人来回话，说道：“钟大人来拜会，小的挡驾也挡不及。他先下了轿，说有要紧话同老爷说。小的回说，老爷没有出来，他说可以等一等。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，来回老爷的话。”继之道：“招呼烟茶去。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。开饭时，请钟大人到帐房里便饭。知照帐房师爷，只说我没有来。”那家人答应着，退了出去。我问道：“大哥还不会他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会他，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；不然，他来了，我也到了，哪里有这等巧事，岂不要犯他的疑心。”于是我两个人，又谈些别事。继之又检出几封信来交给我，叫我写回信。

过了一会，开上饭来，我两人对坐吃过了，继之方才洗了脸，换上衣服，出去会那钟雷溪。我便跟了出去，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。

只见继之见了雷溪，先说失迎的话，然后让坐，坐定了，雷溪问道：“今天早起，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，不知收到了没有？”继之道：“送来了，收到了。但是……”继之这句话并未说完，雷溪道：“不知签押房可空着？我们可到里面谈谈。”继之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说着，一同站起来，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。我连忙闪开，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虚里。这夹虚里有一个窗户，就是签押房的窗户。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。好奇怪呀！你道为甚么，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，见他两个人，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！

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。只听见雷溪道：“兄弟这件事，实在是冤枉，不知哪里来的对头，同我顽这个把戏。其实从前舍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，临了时亏了本，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，哪里有这么多，又拉到兄弟身上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很可以递个亲供，分辩明白，事情的是非黑白，是有一定的，哪里好凭空捏造。”雷溪道：“可不是吗！然而总得要一个人，在制军那里说句把话，所以奉求老哥，代兄弟在方伯跟前，申诉申诉，求方伯好歹代我说句好话，这事就容易办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件事，大人很可以自己去看，卑职怕说不上去。”雷溪道：“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，我们一向相好。不然，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，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，何必客气！”继之道：“这个万不敢当！卑职——”雷溪抢着说道：“又来了！纵使我不仰攀不上换个帖儿，也不可这么称呼。”继之道：“藩台那里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使，许还说得上；然而卑职——”雷溪又抢着道：“喂！老哥，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！”继之道：“这是名分应该这样。”雷溪道：“我们今天谈知己话，名分两个字，且搁过一边。”继之道：“这是断不敢放肆的！”雷溪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！我们且谈正话罢。”继之道：“就是自己求差使，卑职也不曾自己去求过，向来都是承他的情，想起来就下个札子。何况给别人说话，怎么好冒冒昧昧的去碰钉子？”雷溪道：“当面不好说，或者托托旁人，衙门里的老夫子，老哥总有相好的，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。方才送来的一千两银子，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。老哥这边，另外再酬谢。”继之道：“里面的老夫子，卑职一个也不认得。这件事，实在不能尽力，只好方命的了。这一千银子的票子，请大人带回去，另外想法子罢，不要误了事。”雷溪道：“藩台同老哥的交情，是大家都晓得的。老哥肯当面去说，我看一定说得上去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！论名分，他是上司；论交情，他是同先君相好，又是父执。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，教训几句，那就无味得很了。”雷溪道：“这个断不至此，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。但是兄弟想来，除了老哥，没有第二个肯做的，所以才冒昧奉求。”继之道：“人多着呢，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，就同制军相好的人也不少。”雷溪道：“人呢，不错是多着。但是谁有这等热心，肯鉴我的冤枉。这件事，兄弟情愿拿出一万、八千来料理，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不说了。歇了一歇，又道：“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，另外想法子。卑职这里能尽力的，没有不尽力。只是这件事力与心违，也是没法。”雷溪道：“老哥一定不肯赏脸，兄弟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听凭制军的发落了。”说

罢，就告辞。

我听完了一番话，知道他走了，方才绕出来，仍旧到书房里去。

继之已经送客回进来了。一面脱衣服，一面对我说道：“你这个人好没正经！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，听人家说话？”我道：“这里面看得见么，怎么知道是我？”继之道：“面目虽是看不见，一个黑影子是看见的，除了你还有谁！”我问道：“你们为甚么在花厅上不行礼，却跑到书房里行礼起来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哪里知道他！他跨进了门闼儿，就爬在地下磕头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这般回绝了他，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如果办得好，只作为欠债办法，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；但是原告呈子上是告他棍骗呢。这件事看着罢了。”我道：“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么？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可不是吗。这种饰词，不知要哄哪个。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一万、八千来斡旋，我当时就想驳他，后来想犯不着，所以顿住了口。”我道：“怎么驳他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他说是他兄弟的事，不过万把银子，这会又肯拿出一万、八千来斡旋这件事。有了一万或八千，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，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的了，又何必另外斡旋呢？”

正在说话间，忽家人来报说：“老太太到了，在船上还没有起岸。”继之忙叫备轿子，亲自去接。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知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到了下午，继之陪着他老太太来了。继之夫人迎出去，我也上前见礼。这位老太太，是我从小见过的。当下见过礼之后，那老太太道：“几年不看见，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！你今年几岁呀？”我道：“十六岁了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，将来不可限量的，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。自从你大哥进京之后，你总没有到我家去。你进了学没有呀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的工夫还够不上呢。况且这件事，我看得很淡，这也是各人的脾气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虽然看得淡，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。这回你带了信回去，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。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闻？这会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，回来行李到了，我检出来给你。”我谢过了，仍到书房里去，写了几封继之的应酬信。

吃过晚饭，只见一个丫头，提着一个包裹，拿着一封信交给我。我接来看时，正是我母亲的回信。不知怎么着，拿着这封信，还没有拆开看，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，扑簌簌的落个不了。展开看时，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，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。又寄了几件衣服来，打开包裹看时，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。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。这一夜，继之陪着他老太太，并不曾到书房里来。我独自一人，越觉得烦闷，睡在床上，翻来复去，只睡不着。想到继之此时，在里面叙天伦之乐，自己越发难过。坐起来要写封家信，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，这回总不能再含含糊糊的了，因此又搁下了笔。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，这是上海寄来的。上海此时，只有两种新闻纸：一种是《申报》，一种是《字林沪报》。在南京要看，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。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。我取过来，先理顺了日子，再看了几段军报，总没有甚么确实消息。只因报上各条新闻，总脱不了“传闻”、“岷或谓”、“据说”、“确否容再探寻”等字样，就是看了他，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。看到后幅，却刊上许多词章。这词章之中，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。再看那署的款，却都是连篇累牍，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，而且还要连表字、姓名一齐写上去，竟有二十多个字一个名字的。再看那词章，却又没有甚么惊人之句。而且艳体诗当中，还有许多轻薄句子，如《咏绣鞋》有句云，“者番看得浑真切，胡蝶当头茉莉边”，又《书所见》云，“料来不少芸香气，可惜狂生在上风”之类，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。据我看来，这等要算是海淫之作呢。

因看了他，触动了诗兴，要作一两首思亲诗。又想就这么作思亲诗，未免率直，断不能有好句。古人作诗，本来有个比体，我何妨借件别事，也作个比体诗呢。因想此时国家用兵，出戍的人必多。出戍的人多了，戍妇自然也多。因作了三章《戍妇词》道：

喔喔篱外鸡，悠悠河畔湊。鸡声惊妾梦，湊声碎妾心。妾心欲碎未尽碎，可怜落尽思君泪！妾心碎尽妾悲伤，游子天涯道阻长。道阻长，君不归，年年依旧寄征衣！

嗷嗷天际雁，劳汝寄征衣。征衣待御寒，莫向他方飞。天涯见郎面，休言妾伤悲；郎君如相问，愿言尚如郎在时。非妾故自诿，郎知妾悲郎忧思。郎君忧思易成病，妾心伤悲妾本性。

圆月圆如镜，镜中留妾容。圆月照妾亦照君，君容应亦留镜中。两人相隔一万里，差幸有影时相逢。乌得妾身化妾影，月中与郎谈曲衷？可怜圆月有时缺，君影妾影一齐没！

作完了，自家看了一遍，觉得身子有些困倦，便上床去睡。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。正在蒙胧睡去，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：“好睡呀！”

正是：草堂春睡何曾足，帐外偏来扰梦人。要知说我好睡的人是谁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回

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

却说听见有人唤我，睁眼看时，却是继之立在床前。我连忙起来。继之道：“好睡，好睡！我出去的时候，看你一遍，见你没有醒，我不来惊动你；此刻我上院回来了，你还不起来么？想是昨夜作诗辛苦了。”我一面起来，一面答应道：“作诗倒不辛苦，只是一夜不曾合眼，直到天要快亮了，方才睡着的。”披上衣服，走到书桌旁边一看，只见我昨夜作的诗，被继之密密的加上许多圈，又在后面批上“缠绵悱恻，哀艳绝伦”八个字。因说道：“崑”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，却又加上这许多圈？这种胡诌乱道的，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同你有甚么客气，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，你叫我改那一个字呢？我自从入了仕途，许久不作诗了。你有兴致，我们多早晚多约两个人，唱和唱和也好。”我道：“正是，作诗是要有兴致的。我也许久不作诗了，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，触动起诗兴来，偶然作了这两首。我还想誊出来，也寄到报馆里去，刻在报上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何必。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？那一班斗方名士，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，天天弄些诗去登报，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，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，李白复生的气概。也有些人，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，自然记得他的名字；后来偶然遇见，通起姓名来，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，越发惯起他的狂焰逼人，自以为名震天下了。最可笑的，还有一班市侩，不过略识之无，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，要跟着他学，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，也送去登报。于是乎就有那些穷名士，定了价钱，一角洋钱一首绝诗，两角洋钱一首律诗的。那市侩知道甚么好歹，便常常去请教。你想，将诗送到报馆里去，岂不是甘与这班人为伍么？虽然没甚要紧，然而又何必呢。”

我笑道：“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，怎么说起话来，总是这么刻薄？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呢！”继之道：“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，是前年进京时，路过上海，遇见一个报馆主笔，姓胡，叫做胡绘声，是他告诉我的，谅来不是假话。”我笑道：“他名字叫做绘声，声也会绘，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。我总不信送诗去登报的人，个个都是这样。”继之道：“自然不能一网打尽，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，然而总是少数的了。还有好笑的呢，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么？这作题画诗的人，后幅告白上面，总有他的书画仿单，其实他并不会画。有人请教他时，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，自己题上两句诗，写上一个款，便算是他画的了。”我说道：“这个于他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他的仿单非常之贵：画一把扇子，不是两元，也是一元。他叫别人画，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，这不是‘尚亦有利哉’么？这是诗家的画。还有那画家的诗呢：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，他却会画，并且画的还好。倘使他安安分分的画了出来，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，未尝不过得去。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，请别人作了，他来抄在画上。这也还罢了。那个稿子，他又誊在册子上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这也罢了。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，不用再求别人了，随便画好一张，就随便抄上一首，他还要写着

‘录旧作补白’呢。谁知都被他弄颠倒了，画了梅花，却抄了题桃花诗；画了美人，却抄了题钟馗诗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不觉笑的肚肠也要断了，连连摆手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说罢了。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。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！”继之道：“你不信么？我念一首诗给你听，你猜是甚么诗？这首诗我还牢牢记着呢。”因念道：

隔帘秋色静中看，欲出篱边怯薄寒。隐士风流思妇泪，将来收拾到毫端。

“你猜，这首诗是题甚么的？”我道：“这首诗不见得好。”继之道：你且不要管他好不好，你猜是题甚么的？”我道：“上头两句泛得很；底下两句，似是题菊花、海棠合画的。”继之忽地里叫一声：“来！”外面就来了个家人。继之对他道：“叫丫头把我那个湘妃竹柄子的团扇拿来。”不一会，拿了出来。继之递给我看。我接过看时，一面还没有写字；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，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，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，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。画笔是不错的，旁边却连真带草的写着继之方才念的那首诗。我这才信了继之的话。继之道：“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。”我再看时，见有一个一寸多见的方的压脚图书打在上面，已经不好看了。再看那文字时，却是“画宗吴道子，诗学崑李青莲”十个篆字，不觉大笑起来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？”继之道：“我慕了他的画名，特地托人到上海去，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。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，可不是我说话刻薄，形容人家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经开出饭来。我不觉惊异道：“呀！甚么时候了？我们只谈得几句天，怎么就开饭了？”继之道：“时候是不早了，你今天起来得迟了些。”我赶忙洗脸漱口，一同吃饭。饭罢，继之到关上去了。

大凡记事的文章，有事便话长，无事便话短，不知不觉，又过了七八天，我伯父的回信到了，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，不胜之喜。刻下要到上海一转，无甚大耽搁，几天就可回来。我得了此信，也甚欢喜，就带了这封信，去到关上，给继之说知，入到书房时，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。这个人督抚的司事，姓文，表字述农，上海人氏。当下我先给继之说知来信的话，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。

继之看罢，指着述农说道：“这位也是诗翁，你们很可以谈谈。”于是我同述农重新叙话起来，述农又让我到他房里去坐，两人谈的入彀。我又提起前几天继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。述农道：“这是实有其事。上海地方，无奇不有，倘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，新闻还多着呢。”我道：“正是。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，两次是有事，匆匆便行；一次为的是丁忧，还在热丧里面，不便出来逛逛。这回我过上海时，偶然看见一件奇事，如今触发着了，我才记起来。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，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，只见那吃茶的人，男女混杂，笑谑并作的，是甚么意思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些女子，叫做野鸡的人，就是流娼的意思，也有良家女子，也有上茶馆的，这是洋场上的风气。有时也施个禁令，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如此说，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？”述农道：“内地何尝没有？从前上海城里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，上酒楼的，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。不知这位总巡是谁？”述农道：“外面看着是德政，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！”我道：“这又是一句奇话。私政便私政了，又是甚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”

述农道：“这位总巡，专门仗着官势，行他的私政。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，他的小老婆，受了他的委屈，吃生鸦片烟死了。他恨的了不得，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，一齐禁绝了。外面看着，不是又是德政么？谁知他内里有这么个情节，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，更是丑的了不得。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，不知怎么样，被他走到官场里去。你想这等人家，有甚么规矩？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，他那一位小姐，已经上二十岁的人了，还没有出嫁，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吃茶。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。忽然一天，

这位小姐不见了。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，就在屋里查察起来。谁知他公馆的房子，是紧靠在城脚底下，晒台又紧贴着城头，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，走过城头上去的。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，勒令沿城脚的居民将晒台拆去，只说恐防宵小，又出告示，禁止妇女吃茶。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么？”

我道：“他的小姐走到哪里去的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奇怪着呢！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，同时逃走了一个轿班。”我道：“这是事有凑巧罢了，哪里就会跟着轿班走呢？”述农道：“所以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，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，其势不得不追究，又不便传播出去，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，因为那个轿班是嘉定县人，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，果然叫他访着了，那位小姐居然是跟他走的，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，告诉了底细。他就写了封信，托嘉定县办这件事，只说那轿班拐了丫头逃走。嘉定县得了他的信，就把那轿班捉将官里去。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。谁知他小姐回来之后，寻死觅活的，闹个不了，足足三天没有吃饭，看着是要绝粒的了，依了那总巡的意思，凭他死了也罢了。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切，暗暗的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，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轿班办的重了，最好是就放了出来。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。走了两天，回来说：那轿班一些刑法也不曾受着，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轿班，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，地方官都是仰承他鼻息的，所以不到一天，还没问过，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。那位太太就暗暗的安慰他女儿。过了些时，又给他些银子，送他回嘉定去。谁知到得嘉定，又闹出一场笑话来。”正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外面一阵乱嚷，跑进来了两个人，就打断的话头。

正是：一夕清谈方入彀，何处闲非来扰人？要知外面嚷的是甚事，跑进来的是甚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回

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

原来外面扞子手查着一船私货，争着来报。当下述农就出去察验，耽搁了好半天。我等久了，恐怕天晚入城不便，就先走了。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。

这一天，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，打算要到关上去，忽然门上的人，送进来一张条子，即接过来一看，却是我伯父给我的，说已经回来了，叫我到公馆里去。我连忙袖了那几封信，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。我伯父先说道：“你来了几时了？可巧我不在家，这公馆里的人，却又一个都不认得你，幸而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，招呼着你。你住在那里可便当么？如果不很便当，不如搬到我公馆里罢。”我说道：“住在那里很便当。继之自己不用说了，就是他的老太太，他的夫人，也很好的，待侄儿就象自己人一般。”伯父道：“到底打搅人家不便。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三十岁，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，你常见么？你虽然还是小孩子，然而说小也不小了，这嫌疑上面，不能不避呢。我看你还是搬到我这里罢。”我说道：“现在继之得了大关差使，不常回家，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，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。”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伯父就笑道：“怎么他把一个家，托了个小孩子？”我接着道：“侄儿本来年轻，不懂得甚么，不过代他看家罢了，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的。现在他书启的事，还叫侄儿办呢。”伯父好象吃惊的样子道：“你怎么就同他办么？你办得来么？”我说道：“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，也没有甚么办不来。”伯父道：“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，夹单咧、双红咧，只怕不容易罢。”我道：“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工夫，只要字面工整富丽，那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，这更容易了。”伯父道：“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，就要这么说嘴！你在家可认真用功的读过几年书？”我道：“书是从七岁上学，一直读的，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，今年

也因为要出门，才解学的。”伯父道：“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，将来巴个上进，却出来混甚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也是各人的脾气，侄儿从小就不望这一条路走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。先生出了题目，要作‘八股’，侄儿先就头大了。偶然学着对个策，做篇论，那还觉得活泼些。或者作个词章，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。”

伯父正要说话，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：“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。”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。我便拜见伯母。伯母道：“侄少爷前回到了，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。本来很应该请到这里来住的，因为我们虽然是至亲，却从来没有见过，这里南京是有名的‘南京拐子’，希奇古怪的光棍撞骗，多得很呢，我又是女流，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，所以不敢招接。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，这也很好。你此刻身子好么？你出门的时刻，你母亲好么？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，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，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。那时候，还没有你呢。此刻算算，差不多有二十年了。你此刻打算多早晚回去呢？”我还没有回答，伯父先说道：“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启，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。”伯母道：“那很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常见见，出门的人，见个同乡也是好的，不要说自己人了。不知可有多少束脩？”我说道：“还没有知道呢，虽然办了个把月，因为——”这里我本来要说，因为借了继之银子寄回去，恐怕他先要将束脩扣还的话，忽然一想，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，因改口道：“因为没有甚用钱的去处，所以侄儿未曾支过。”伯父道：“崐你此刻有事么？”我道：“到关上去有点事。”伯父道：“那么你先去罢。明日早起再来，我有话给你说。”我听说，就辞了出来，骑马到关上去。

走到关上去时，谁知签押房锁了，我就到述农房里去坐。问起述农，才知道继之回公馆去了。我道：“继翁向来出去是不锁门的，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听见说昨日丢了甚么东西呢。问他是甚么东西，他却不肯说。”说着，取过一迭报纸来，检出一张《沪报》给我看，原来前几天我作的那三首《戍妇词》，已经登上去了。我便问道：“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，何必呢！”述农笑道：“又何必不寄去呢！这等佳作，让大家看看也好。今天没有事，我们拟个题目，再作两首，好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会可没有这个兴致，而且也不敢在班门弄斧，还是闲谈谈罢。那天谈那位总巡的小姐，还没有说完，到底后来怎样呢？”述农笑道：“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，你好好的请我一请，我便多说些给你听。”说着，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道：“我这里面，故事多着呢。”我道：“几时拿了薪水，自然要请你。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，不然，我肚子里怪闷的。”述农道：“呀！是呀。昨天就发过薪水了，你的还没有拿么？”说着，就叫底下人到帐房去取。去了一会，回来说道：“吴老爷拿进城去了。”述农又笑道：“今天吃你的不成功，只好等下次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明后天出城，一定请你，只求你先把那件事说完了。”述农道：“我那天说到甚么地方，也忘记了，你得要提我一提。”我道：“你说到甚么那总巡的太太，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轿班呢，又说出了甚么事了。”述农道：“哦！是了。寻到嘉定去，谁知那轿班却做了和尚了。好不容易才说得他肯还俗，仍旧回到上海，养了几个月的头发，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，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。又拿他自家的私蓄银，托他给舅爷，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。还逼着那总巡，叫他同女婿谋差事。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，奉了阍令，不敢有违，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，此刻只怕还当着这个差呢。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，那‘东洋照会’的出息也不少呢。这件事，我就此说完了，要我再添些出来，可添不得了。”

我道：“说是说完了，只是甚么‘东洋照会’我可不懂，还要请教。”述农又笑道：“崐我不合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又惹起你的麻烦。这‘东洋照会’是上海的一句土谈。晚上关了城门之后，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，必须有了照会，或者有了对牌，才可以开门；上海却不是这样，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，就可以开得。却又隔着两扇门，不便彰明较著的大声说是送钱来，所以嘴里还是说照会；等看门的人走到门里时，就把一角小洋钱，在门缝里递了进去，马上就开了。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，所以就叫他作‘东洋照会’。”我听了

这才明白。因又问道：“你说故事多得很，何不再讲些听听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你又来了。这没头没脑的，叫我从哪里说起？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，才想得着呀。”我说道：“崐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想去，或者官场上面，或者外国人上面，总有想得着的。”述农道：“一时之间，委实想不起来。以后我想起了，用纸笔记来，等你来来了就说罢。”我道：“崐我总不信一件也想不起，不过你有意吝教罢了。”述农被我缠不过，只得低下头去想。一会道：“大海捞针似的，哪里想得起来！”我道：“我想那轿班忽然做了把总，一定是有笑话的。”述农拍手道：“有的！可不是这个把总，另外一个把总。我就说了这个来搪塞罢。有一个把总，在吴淞甚么营里面，当一个甚么小小的差事，一个月也不过几两银子。一天，不知为了甚么事，得罪了一个哨官。这哨官是个守备。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，他就在营官面前说了他一大套坏话，营官信了一面之词，就把那把总的差事撤了。那把总没了差事，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。后来到了上海，恰好巡捕房招巡捕，他便去投充巡捕，果然选上了，每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食，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。有一天，冤家路窄，这一位守备，不知为了甚么事到上海来了，在马路大声叫‘洋车’。被他看见了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，恰好他在那里大声叫车，便走上去，用手中的木棍，在他身上很很的打了两下，大喝道：‘你知道租界的规矩么？在这里大呼小叫，你只怕要吃外国官司呢！’守备回头一看，见是仇人，也耐不住道：‘甚么规矩不规矩！你也得好好的关照，怎么就动手打人？’巡捕道：‘你再说，请你到巡捕房去！’守备道：‘我又不曾犯法，就到巡捕房里怕甚么！’巡捕听说，就上前一把辫子，拖了要去。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。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号衣撕破了一块，一路上拖着他走。又把他的长衫，褪了下来，摔在路旁。到得巡捕房时，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，我去禁止，他就打起人来，把号衣也撕破了。那守备要开口分辩，被一个外国人过来，没得没脑的打了两个巴掌。你想，外国人又不是包龙图，况且又不懂中国话，自然中了他的‘肤受之朔’了。不由分说，就把这守备关起来。恰好第二天是礼拜，第三天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，会审公堂照例停审，可怜他白白的在巡捕房里面关了几天。好容易盼到那天要解公堂了，他满望公堂上面，到底有个中国官，可以说得明白，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。谁知上得公堂时，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。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。堂上的中国官，也不问一句话，便判了打一百板，押十四天。他还要伸说时，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，不由分说，拉了下去，送到班房里面。他心中还想着道：“原来说打一百板，是不打的，这也罢了。”谁知到了下午三点钟时候，说是坐晚堂了，两个差人来，拖了就走，到得堂上，不由分说的，劈劈拍拍打了一百板，打得鲜血淋漓；就有一个巡捕上来，拖了下去，上了手铐，押送到巡捕房里，足足的监禁了十四天；又带到公堂，过了一堂，方才放了。你说巡捕的气焰，可怕不可怕呢！”我说道：“外国人不懂话，受了他那‘肤受之朔’，且不必说。那公堂上的问官，他是个中国人，也应该问个明白，何以也这样一问也不问，就判断了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里面有两层道理：一层是上海租界的官司，除非认真的一件大事，方才有两面审问的；其余打架细故，非但不问被告，并且连原告也不问，只凭着包探、巡捕的话就算了。他的意思，还以为那包探、巡捕是办公的人，一定公正的呢，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。第二层，这会审公堂的华官，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，其实犹如木偶一般，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，生怕得罪了外国人，外国人告诉了上司，撤了差，磕碎了饭碗，所以平日问案，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。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，他平日见了，也要带三分惧怕，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，自然不问青红皂白，要惩办被告了。”

我正要再往下追问时，继之打发人送条子来，叫我进城，说有要事商量。我只得别过述农，进城而去。

正是：适闻海上称奇事，又历城中傀儡场。未知进城后有甚么要事，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一回

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

当下我别过述农，骑马进城。路过那苟公馆门首，只见他大开中门，门外有许多马匹；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，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。心中暗想，莫非办甚么喜事，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？继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，何以并未见有帖子？一路狐疑着回去，要问继之，偏偏继之又出门拜客去了。从日落西山，等到上灯时候，方才回来。一见了我，便说道：“我说你出城，我进城，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，何以不遇见呢，原来你到你令伯那里去过一次，所以相左了。”我道：“大哥怎么就知道了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回来了不多一会，你令伯就来拜我，谈了好半天才去。我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，有几天不得进城，不能回拜他，所以他走了。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，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，谈到此刻才散。”我道：“崐”这个可谓长谈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，同他谈天，不过东拉拉，西拉拉罢了。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，年纪虽然大了，兴致却还不减呢。这回到通州勘荒去，你道他怎么个勘法？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，拜了拜本州，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。等到回来时，又拢那里一拢，就回来了，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，真是愈出愈奇了。大凡女子媚人，总是借助脂粉，谁知上海的婊子，近来大行戴墨晶眼镜。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，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，有甚么好看呢？还有一层，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，这不是浪费得无谓么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不关我们的事，也不是我们浪费，不必谈他。那苟公馆今天不知有甚么喜事？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？要应酬他不要？”继之道：“甚么喜事！岂但应酬他，而且钱也借去用了。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使，打发人到我这里来，借了五十元银去做札费。我已经差帖道喜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札费也用不着这些呀。”继之道：“虽然未见得都做了札费，然而格外多赏些，摔阔牌子，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。”我道：“得个把差使就这么张扬，放那许多爆竹，也是无谓得很。今天我回来时，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，幸而近来骑惯了，还勒得住。”继之道：“这放爆竹是湖南的风气，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，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。我今天急于要见你，要托你暗中代我查一件事。可先同你说明白了：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，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，开除了他罢了。”我道：“是呀。今天我到关上去，听说大哥丢了甚么东西。”继之道：“并不是甚么很值钱的东西，是失了一个龙珠表。这表也不知他出在那一国，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，就同一颗水晶球一般，只有核桃般大。我在官厅上面，见同寅的有这么一个，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，只值十多元银子，本来不甚可惜。只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，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钱不值钱，却是一件希罕东西。而且那工作十分精细，也不知他是雕的还是铸的，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象，须眉毕现的，很是可爱。”我道：“弥勒佛没有须的。”继之道：“不过是这么一句话，说他精细罢了，你不要挑眼儿取笑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不必查，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。”继之怔了一怔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我道：“大哥不说么，表象核桃，表坠象杏仁，那表链一定象粉条儿的了。他不是馋嘴贪吃，偷来做甚么呢。”继之笑了笑道：“不要只管取笑，我们且说正经话。我所用的人，都是旧人，用上几年的了，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。只有一个王富，一个李升，一个周福，是新近用的，都在关上。你代我留心体察着，看是哪一個，我好开除了他。”我想了一想道：“这是一个难题目。我查只管去查，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正说着话时，门上送进来一分帖子，一封信。继之只看了看信面，就递给我。我接来一看，原来是我伯父的信。拆开看时，上面写着明日申刻请继之吃饭，务必邀到，不可有误云云。继之对我道：“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。”我道：“吃顿把饭也不算甚么客气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么着，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，省得两边跑。明日你且去一次，看有甚么动静没有。”我

答应了。

继之就到上房里去，拿了一根钥匙出来。交给我道：“这是签押房钥匙，你先带着，恐怕到那边有甚么公事。”又拿过一封银子来道：“这里是五十两：内中二十两是我送你的束脩；账房里的赢余，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，我恐怕你又要寄家用，又要添补些甚么东西，二十两不够，所以同他们先取了三十两来，付了你的账，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。你下次到关上去，也到账房里走走，不要挂了你的名字，你一到也不到。”我道：“我此刻用不了这些，前回借大哥的，请先扣了去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且慢着。你说用不了这些，我可也还不等这个用呢。”我道：“只是我的脾气，欠着人家的钱，很不安的。”继之道：“你欠了人家的钱，只管去不安；欠了我的钱，用不着不安。老实对你说：同我彀不上交情的，我一文也不肯借；彀得上交情的，我借了就当送了，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，有余钱还我。我才受呢。”我听了，不便再推辞，只得收过了。

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梳洗过后，我就带了钥匙，先到伯父公馆里去。谁知还没有起来。我在客堂里坐等了好半天，才见一个丫头出来，说太太请侄少爷。我进去见过伯母，谈了些家常话。等到十点多钟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，恐怕关上有事，正要先走，我伯父却醒了，叫我再等一等，我只得又留住。等伯父起来，洗过了脸，吃了一会水烟，又吃了点心，叫我同到书房里去，在烟床睡下。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，伯父取过来吸了，方慢慢的起来，在书桌抽屉里面，取出一包银子道：“你母亲的银子，只有二千存在上海，五厘周息，一年恰好一百两的利钱，取来了。我到上海去取，来往的盘缠用了二十两。这里八十两，你先寄回去罢。还有那三千两，是我一个朋友王俎香借了去用的，说过也是五厘周息。但是俎香现在湖南，等我写信去取了来，再交给你罢。”我接过了银子，告知关上有事，要早些去。伯父问道：“继之今日来么？”我道：“来的。今天他不到关上去，也是为的晚上要赴这个席。”伯父道：“这也是为你的事，他照应了你，我不能不请请他。你有事先去罢。”

我就辞了出来，急急的雇了一匹马，加上几鞭，赶到关上，午饭已经吃过了，我开了签押房门，叫厨房再开上饭来，一面请文述农来谈天。谁知他此刻公事忙，不得个空。我吃过了饭，见没有人来回公事。因想起继之托我查察的事情，这件事没头没脑的，不知从哪里查起。想了一会法子，取出那八十两银子，放在公事桌上，把房门虚掩起来。绕到签押房后面的夹虚里后窗外面，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，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，在那里偷看。这也不过是我一点妄想，想看有人来偷没有。看了许久，不见有人来偷。我想这样试法，两条腿都站直了，只怕还试不出来呢。

正想走开，忽听得着的一声门响，有人进去了。我留心一看，正是那个周福。只见他走进房时，四下里一望，嘴里说道：“又没有人了。”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，拿在手里颠了一颠，把舌头吐了一吐。伸手去开那抽屉，谁知都是锁着的；他又去开了书柜，把那一包银子，放在书柜里面，关好了；又四下里望了一望，然后出去，把房门倒掩上了。我心中暗暗想道：“起先见他的情形很象是贼，谁知倒不是贼。”于是绕了出来，走过一个房门口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，姓毕，表字镜江。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，无意中往里面一望，只见镜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，在那里下象棋。那粗人手里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，在那里吸着烟。我心中暗暗称奇。不便去招呼他，顺着脚步，走回签押房。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，见我来了，就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师爷下次要出去，请把门房锁了，不然，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纪。他一面说，我一面走到房里，他也跟进来。又说道：“丢了东西，老爷又不查的，这个最难为情。”我笑道：“查不查有甚么难为情？”周福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倘是丢了东西，马上就查，查明白了是谁偷的，就惩治了谁，那不是偷东西的，自然心安了。此刻老爷一概不查，只说丢了就算了，这自然是老爷的宽洪大量。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，暗暗欢喜；那不是偷东西的，倒怀着鬼胎，不知主人疑心的是谁。并且同事当中，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，大家都是你疑我，我疑你，这不是不安么？”我道：“查

是要查的，不过暗暗的查罢了。并且老爷虽然不查，你们也好查的；查着了真贼，还有得赏呢。”周福道：“赏是不敢望赏，不过查着了，可以明明心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，都去暗暗的查来，但是不可张扬，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。”周福答了两个“是”字，要退出去；又止住了脚步，说道：“小的刚才进来，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，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。”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毕师爷那房里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，你去看看是谁。”周福答应着去了。

恰好述农公事完了，到这里来坐。一进房门便道：“你真是信人，今天就来请我了。”我道：“今天还来不及呢，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。”述农笑道：“取笑罢了，难道真要你请么？”我道：“我要求你说故事，只好请你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周福来了，说道：“并没有甚么奇怪人，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。”我问道：“在那里做甚么？”周福道：“好象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，在那里收棋子呢。”说完，退了出去。述农便问甚么事，我把毕镜江房里的人说了。述农道：“他向来只同那些人招接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为甚么？”述农道：“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，怎么这个也不知道？”我道：“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，闲事是不管的。你这么一说，这里面一定又有甚么跷蹊的了，倒要请教请教。述农道：“这也没有甚么跷蹊，不过他出身微贱，听说还是个“王八”，所以没有甚人去理他，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，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烧火挑水的了。”我道：“继翁为甚用了这等人？”述农道：“崐继翁何尝要用他，因为他弄了情面荐来的，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脩罢了。他连字也不识，能办甚么事要用他！”我道：“他是谁荐的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个我也不甚了利，你问继翁去。你每每见了，就要我说故事，我昨夜穷思极想的，想了两件事：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，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，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。我此刻先把这个给你说了，可见得我们就这大关的事不是好事，我这当督扦的，还是众怨之的呢。”我听了大喜，连忙就请他说。述农果然不慌不忙的说出两件事来。

正是：过来人具广长古，挥间登说法台。未如述农说的到底是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二回

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

且说我当下听得述农没有两件事，要说给我听，不胜之喜，便凝神屏息的听他说来，只听他说道：“有一个私贩，专门贩土，资本又不大，每次不过贩一两只，装在坛子里面，封了口，粘了茶食店的招纸，当做食物之类，所过关卡，自然不留心了。然而做多了总是要败露的。这一次，被关上知道了，罚他的货充了公。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又来了，依然带了这么一坛，被巡丁们看见了，又当是私土，上前取了过来，他就逃走了。这巡丁捧了坛子，到师爷那里去献功。师爷见又有了充公的土了，正好拿来煮烟，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坛子。谁知这回不是土了，这一打开，里面跳出了无数的蚱蜢来，却又臭恶异常。原来是一坛子粪水，又装了成千的蚱蜢。登时闹得臭气熏天，大家躲避不及。这蚱蜢又是飞来跳去的，闹到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。你道好笑不好笑呢？”我道：“这个我也曾听见人家说过，只怕是个笑话罢了。”

述农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是我亲眼见的，幸而我未曾经手。唉！真是人心不古，诡变百出，令人意料不到的事，尽多着呢。那年我在福建，也是就关上的事，那回我是办帐房，生了病，有十来天没有起床。在我病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眼线，报说有一宗私货，明日过关。这货是一大宗珍珠玉石，却放在棺材里面，装做扶丧模样。灯笼是姓甚么的，甚么衔牌，甚么职事，几个孝子，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。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，查起来是要开棺的，回明

了委员，大众商量。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，自家肯把身子押在这里。委员便留住他，明日好做个见证。到了明天，大家终日的留心，果然下午时候，有一家出殡的经过，所有衔牌、职事、孝子、灯笼，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。大家就把他扣住了，说他棺材里是私货。那孝子又惊又怒，说怎见得我是私货。此时委员也出来了，大家围着商量，说有甚法子可以察验出来呢？除了开棺，再没有法子。委员问那孝子：‘棺材里到底是甚么东西？’那孝子道：‘是我父亲的尸首。’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？说要运回原籍去。问几时死的？说昨日死的。委员道：‘既是在这作客身故，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，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？这里面一定有点跷蹊，不开棺验过，万不能明白。’那孝子大惊道：‘开棺见尸，是有罪的。你们怎么仗着官势，这样模行起来！’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，都道有理，都主张着开棺查验。委员也喝叫开棺。那孝子却抱着棺材，号陶大哭起来。内中有一个同事，是极细心的，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象哭，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，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。当时巡丁、扞子手，七手八脚的，拿斧子、劈柴刀，把棺材劈开了。一看，吓得大众面无人色：那里是甚么私货，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！那孝子便走过来，一把扭住了委员，要同他去见上官，不由分说，拉了就走，幸得人多拦住了。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。急寻那眼线的，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。这里便闹到一个天翻地复。从这天下午起，足足闹到次日黎明时候，方才说妥当了，同他另外买过上好棺材，重新收殓，委员具了素服祭过，另外又赔了他五千两银子，这才了事。却从这一回之后，一连几天，都有棺材出口。我们是个惊弓之鸟，哪里还敢过问。其实我看以后那些多是私货呢。他这法子想得真好，先拿一个真尸首来，叫你开了，闹了事，吃了亏，自然不敢再多事，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！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，来做这个勾当？”述农道：“崐你是真笨还是假笨？这个何尝是他老子，不知他在那里弄来一个死叫化子罢了。”

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，我见天色不早了，要进城去。刚出了大门，只见那挑水阿三，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。我便叫住了问道：“这是谁养的？”阿三道：“刚才买来的。是一个人家的东西，因为等钱用，连笼子两吊钱就买了来；到雀子铺里去买，四吊还不肯呢。”我道：“是你买的么？”阿三道：“不是，是毕师爷叫买的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我一路上暗想，这个人只赚得四吊钱一月，却拿两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顽意儿，真是嗜好太深了。

回到家时，天已将黑，继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，留下话，叫我回来了就去。我到房里，把八十两银子放好，要水洗了脸才去。到得那边时，客已差不多齐了。除了继之之外，还有两个人：一个是首府刑名老夫子，叫做酈士图；一个是督署文巡捕，叫做濮固修。大家相让，分坐寒暄，不必细表。

又坐了许多。家人来报苟大人到了。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。只见那苟才穿着衣冠，跨了进来，便拱着手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！到迟了，有劳久候了！兄弟今儿要上辕去谢委，又要到差，拜同寅，还要拜客谢步，整整的忙了一天儿。”又对继之连连拱手道：“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，那儿知道继翁先到这儿来了。昨天费心得很！”继之还没有回答他，他便回过脸来，对着固修拱手道：“到了许久了！”又对士图道：“久违得很，久违得很！”又对着我拱着手，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，然后对我伯父拱手道：“昨儿劳了驾，今儿又来奉扰，不安得很！”伯父让他坐下，大众也都坐下。送过茶，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。就有他的底下人，拿了小帽子过来；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，又卸了朝珠。宽去外褂，把那腰带上滴溜打拉佩带的东西，卸了下来；解了腰带，换上一件一裹圆的袍子，又束好带子，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儿。在底下人手里，拿过小帽子来；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，只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；戴好了，又照了一照，方才坐下。便问我伯父道：“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？我简直的没瞧见知单。”我伯父道：“就是几位，没有外客。”苟才道：“呀！咱们都是熟人，何必又闹这个呢。”我伯父道：“一来为给大人贺喜；二来因为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就指着我道：“继翁招呼了舍侄，借此也谢谢继翁。”苟才道：“哦！这位是令侄么？英伟得很，英伟得很！你台

甫呀？今年贵庚多少了？继翁，你请他办甚么呢？”继之道：“办书启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不容易办呀！继翁，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，你请到他，这是一定高明的了。真是‘后生可畏’！”又捋了捋他的那八字胡子道：“我们是‘老大徒伤’的了。”又扭转头来，对着我伯父道：“子翁，你不要见弃的话，怕还是小阮贤于人阮呢！”说着，又呵呵大笑起来。

当下满座之中，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，如瓶泻水一般。他问了我台甫、贵庚，我也来不及答应他。就是答应他，他也来不及听见，只管唠唠叨叨的说个不断。一会儿，酒席摆好了，大众相让坐下。我留心打量他，只见他生得一张白脸，两撇黑须，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，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，灯光底下，也辨不出他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只见他问固修道：“今天上头有甚么新闻么？”固修道：“今天没甚事。昨天接着电报，说驭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，两下开仗，被敌船打沉了。”苟才吐了吐舌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马江的事情，到底怎样？有个实信么？”固修道：“败仗是败定了，听说船政局也毁了。但是又有一说，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，也叫我们打死了。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，联名参那位钦差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酒过三巡，苟才高兴要豁拳。继之道：“豁拳没甚趣味，又伤气。我那里有一个酒筹，是朋友新制，送给我的，上面都是四书句，随意掣出一根来，看是甚么句子，该谁吃就是谁吃，这不有趣么？”大家都道：“这个有趣，又省事。”继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。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筒，里面插着几十枝象牙筹。继之接过来递给苟才道：“请大人先掣。”苟才也不推辞，接在手里，摇了两摇，掣了一枝道：“我看该敬到谁去喝？”说罢，仔细一看道：“呀，不好，不好！继翁，你这是作弄我，不算数，不算数！”继之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，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，原来上面刻着“二吾犹不足”一句，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：“掣此签者，自饮三杯。”继之道：“好个二吾犹不足！自然该吃三杯了。这副酒筹，只有这一句最传神，大人不可不赏三杯。”苟才只得照吃了，把筹筒递给下首酈士图。士图接过，顺手掣了一根，念道：“‘刑罚不中’，量最浅者一大杯。”座中只有濮固修酒量最浅，凡乎滴酒不沾的，众人都请他吃。固修摇头道：“这酒筹太会作弄人了！”说罢，攒着眉头，吃了一口，众人不便勉强，只得算了。士图下首，便是主位。我伯父掣了一根，是“不亦乐乎，合席一杯”。继之道：“这一根掣得好，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。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，却是一句‘举疾首蹙额’，虽然比这个有趣，却没有这句说的快活。”说着，大家又吃过了，轮到固修制筹。固修拿着筒儿摇了一摇道：“筹儿筹儿，你可不要叫我也掣了个二吾犹不足呢！”说着，掣了一根，看了一眼，却不言语，拿起筷子来吃菜。我问道：“请教该谁吃酒？是一句甚么？”固修就把筹递给我看。我接来一看，却是一句“子归而求之”，下面刻着一行道：“问者即饮。”我只得吃了一杯。下来便轮到继之。继之掣了一根是“将以为暴”下注是“打通关”三个字。继之道：“我最讨厌豁拳，他偏要我豁拳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苟才道：“令上是这样，不怕你不遵令！”继之只得打了个通关。我道：“这一句隐着‘今之为关也’一句，却隐得甚好。只是继翁正在办着大关，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。”继之道：“不要多说了，轮着你了，快掣罢。”我接过来掣了一根，看时，却是“王速出令”一句，下面注着道：“随意另行一小令。”我道：“偏到我手里，就有这许多周折！”苟才拿过去一看道：“好呀！请你出令呢。快出罢，我们恭听号令呢。”

我道：“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‘时’字，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。若照这个‘时’字类推过去，‘讨’字可以读做‘诗’字，‘付’字可以读做‘侍’字。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，写一个字出来，那一位认得的，我吃一杯；若是认不得，各位都请吃一杯。好么？”继之道：“那么说，你就写出来看。”我拿起筷子，在桌上写了一个“汉”字。苟才看了，先道：“我不识，认罚了。”拿起杯子，咕嘟一声，干了一杯。士图也不识，吃了一杯。我伯父道：“不识的都吃了，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，或是说的没有道理，应该怎样？”我道：“岷说不出，侄儿受罚。”我伯父也吃了一口。固修也吃了一口。继之对我道：“你先吃了一杯，我识

了这个字。”我道：“吃也使得，只请先说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是个‘濺’字。”我听说，就吃了一杯。我伯父道：“这怎么是个‘濺’字？”继之道：“他是照着俗写的‘濺’字化出来的，俗写‘濺’字是个‘又’字旁，所以他也把这‘又’字替代了‘莫’字，岂不是个‘濺’字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，说出来对的。大家再请一杯，好么？”大家听了，都觉得一怔。

正是：奇字尽堪供笑谑，不须载酒问杨雄。未知这个字还有甚么读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三回

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

当下我说这“汉”字还有一个读法，苟才便问：“读作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俗写的‘𠂇’字，是‘又’字旁加一个‘鸟’字；此刻借他这‘又’字，替代了‘奚’字，这个字就可以读作‘溪’字。”苟才道：“好！有这个变化，我先吃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我再读一个字出来，你可要再喝一杯？”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继之道：“照俗写的‘观’字算，这个就是‘灌’字。”我吃了一杯。苟才道：“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？奇极了！一呀，有了！我也另读一个字，你也喝一杯，好么？”我道：“好，好！”苟才道：“俗写的‘对’字，也是又字旁，把‘又’字替代了‘懔’字，是一个一呀！这是个甚么字？一吓！这个不是字，没有这个字，我自己罚一杯。”说着，吐啣的又干了一杯。固修道士道：“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，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么？”我道：“还有一个‘卩’字。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‘节’字，此刻世俗上，可也有好几个音，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：书铺子里拿他代‘部’字，铜铁铺里拿他代‘磅’字，木行里拿他代‘根’字。”士图道：“代‘部’字，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，怎么拿他代起‘磅’字、‘根’字来呢？”我道：“‘磅’字，他们起先图省笔，写个‘邦’字去代，久而久之，连这‘邦’字也单写个偏旁了；至于‘根’字，更是奇怪，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，写成一个‘艮’字，久而久之，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，带草写的就变了这么一个字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苟才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有了！众人都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有了甚么？”苟才道：“这个‘卩’字，号房里挂号的号簿，还拿他代老爷的‘爷’字呢。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簿，他还不懂老卩是甚么东西呢！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此时又该轮到苟才掣酒筹，他拿起筒儿来乱摇了一阵道：“可要再抽一个自饮三杯的？”说罢，掣了一根看时，却是“则必履酒肉而后反”，下注“合席一杯完令”。我道：“崐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，却有一点不合。”苟才道：“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，为甚么不合？”我道：“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，当我们是叫化子呢。”说得众人又笑了。继之道：“这酒筹一共有六十根，怎么就偏偏掣了完令这根呢？”固修道士道：“本来酒也够了，可以收令了，我倒说这根掣得好呢。不然，六十根都掣了，不知要吃到甚么时候呢。”我道：“然而只掣得七‘节’，也未免太少。”我伯父道：“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他要借着木行里的‘根’字，读作古音呢。这个还好，不要将来过‘节’的时候，你却写了个古文，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，我们都要过‘磅’呢。”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。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，吃过饭，散坐一会，士图、固修先辞去了；我也辞了伯父，同继之两个步行回去。

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，告诉了继之。继之道：“这个只得慢慢查察去，一时哪里就查得

出来。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怀疑了许久，要问大哥，不知怎样，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；今天同席遇了酈士图，又想起来了。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，见他坐在轿子里，总是打磕睡的。这个人的精神，怎么这么坏法？”继之道：“你说他磕睡么？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！”我听了，越发觉得诧异，忙问：“何以死了一大半？”继之道：“此刻这位总督大帅，最恨的是吃鸦片烟，大凡有烟瘾的人，不要叫他知道；他要是知道了，现任的撤任，有差的撤差，那不曾有差事的，更不要望求得着差事。只有这一位太守，烟瘾大的了不得，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。大帅每天起来，先见藩台，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。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，才上衙门；见了下来，烟瘾又大发了，所以坐在轿子里，就同死了一般。回到衙门，轿子一直抬到二堂，四五个丫头，把他扶了出来，坐在醉翁椅上，抬到上房里去。他的两三个姨太太，早预备好了，在床上下了帐子，两三个人先在里面吃烟，吃的烟雾腾天的，把他扶到里面，把烟熏他，一面还吸了烟喷他。照这样闹法，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时候，他方才回了过来，有气力自己吸烟呢。”

我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，或者可以有一定；然而回公事的话，不能没有多少，比方这一天公事回的多，或者上头问话多，那就不能不耽搁时候了，那烟瘾不要发作么？”继之道：“这就难说了。据世俗的话，都说他官运亨通，不应该坏事的，所以他的烟瘾，就犹如懂人事的一般，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，时候耽搁久了，那烟瘾也来得迟些，总是他运气好之故。依我看来，哪里是甚么运气不运气，那烟瘾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。他回公事的时候，如果工夫耽搁久了，那瘾未尝不发作，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，恐怕露出马脚来，前程就保不住了，只好勉强支持，也未尝支持不住；等到退了出来，坐上轿子，那时候是惟我独尊的了，任凭怎样发作，也不要紧了，他就不肯去支持，凭得他瘫软下来，回到家去，好歹有人伏伺。至于回到家去，要把烟熏、拿烟喷的话，我看更是故作偃蹇的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大哥这话，才是‘如见其肺肝焉’呢。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，为甚么不禁了他？”继之道：“从前也商量过来，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，伸一个不禁自禁之法：后来不知怎样，就沉了下来，再也不提起了。依我看上去，一省两省禁，也不中用，必得要奏明立案，通国一齐禁了才好。”我道：“通国都禁，谈何容易！”继之道：“其实不难，只要立定了案，凡系吃烟的人，都要抽他的吃烟税，给他注了烟册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；凡系烟户的人，非但不准他考式、出仕，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。那吃烟的人，自然不久就断绝了。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：大凡政事，最怕的是扰民；只有这禁烟一项，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，就是骚扰他点，也不要紧。那些鸦片鬼，任是怎样激怒他，他也造不起反来，究竟吃烟枪不能作洋枪用，烟泡不能作大炮用。就是刻薄得他死了，也不足惜；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，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。如此说来，非但死不足惜，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。怎奈此时官场中人，十居其九是吃烟的，那一个肯建这个政策作法自毙呢？一时候不早了，睡罢，明天再谈。”

一宿无话，次日一早，继之到关上去了。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，拿出银子来，秤了一百两，打算要寄回去。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，顺便寄去。吃过午饭，就到街上去买。顺着脚步走去，走到了城隍庙里，随意游玩。忽见有两名督辕的亲兵，叱喝而来；后面跟着一顶洋蓝呢中轿，上着轿帘，想来里面坐的，定是一位女太太。那两名亲兵，走到大殿上，把烧香的人赶开，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。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，把轿帘揭下，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，打扮得珠围翠绕，锦簇花团，莲步姗姗的走上殿去。我一眼瞥见他襟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，心下暗吃一惊道：“莫非继之失的龙珠表，到了他手里么？”忽又回想道：“崐这是有得卖的东西，虽不知他是甚么人，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，自然他也是买来的，何必一定是继之那个呢。”一面想着，只见他上到殿上，拈香膜拜。我忽然又想起，龙珠表虽是一般的，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。可惜离的远，看他不清楚，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。踌躇了一会，想起女子入庙烧香，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，何妨去碰他一碰。想着，

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他。等了许久，还不见来，以为他去了，仍旧走出来，恰好迎面同他遇着。留神一看，不禁又吃了一惊，他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，滚的是月白边，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襟底，那一根链条儿还搭在外面，分明直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。这东西有九分九是继之的失赃了。但是他是甚么人，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，才可以再查探是甚么人卖给他的。遂想了个法子，走到正殿上，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，胡乱烧了香；又随意取过签筒来，摇了几摇，摇出一根签来，看了号码，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，故意多给他几文钱，问他讨一碗茶来吃，略略同他谈两句，乘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甚么人。香火道人道：“听说是制台衙门里面甚么人的内眷，我也不知道底细。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。”我听了，仍是茫无头绪的，敷衍了两句就走了，不觉闷闷不乐。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，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。今天破了我的成例，不过为的是打听这件事；谁知例是破了，事情却打听不出来。当面见了真赃，势不能不打听个明白，站在庙门外面，呆呆的想法子。

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。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，我便赁了他骑上了，远远的跟着那轿子去，要看他住在那里。谁知他并不回家，又到一个甚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。我好不懊恼！不便再进去碰他，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。等的我心也焦了，他方才出来，我又远远的跟着。他却又到一个关神庙去烧香。我不觉发烦起来，要想不跟他了，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，只得按辔徐行，走将过去。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督辕亲兵，一个蹲在庙门外面，一个从里面走出来，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：“唉！伙计，不要气了，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。”一个道：“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罢，嘴里燥得很响。”一个道：“不必罢。这里菩萨少，就要走了，等回去了我们再歇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，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。我再远远的跟着他，转弯抹角，走了不少的路，走到一条街上，远远的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，那两名亲兵就一直的去了。我放开辔头，走到他那门口一看，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，上刻着“汪公馆”三个大字。我拨转马头要回去，却已经不认得路了。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，却不甚出门；南京城里地方又大，那里认得许多，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。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，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，恐怕要下雨，只得急急的回去。

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，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，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。但不知他带的东西，到底是继之的失赃不是。如果是的，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；要是不是的，那可真冤枉了。想了一会，拿起笔来，先写好了一封家信，打算明天买了东西，一齐寄去。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，一连三四天，不曾住点。到第五天，雨小了些，我就出去买东西。打算买了回来，封包好了，到关上去问继之，有便人带去没有；有的最好，要是没有，只好交信局寄去的了。回到家时，恰好继之已经回来了，我便同他商量，他答应了代我托人带去。当下，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那女子烧香的话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继之。继之听了，凝神想了一想道：“哦！是了，我明白了。这会好得那个家贼就要走了。”

正是：迷离倘仿疑团事，打破都从一语中。未知继之明白了甚么，那家贼又是谁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四回

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沈

话说继之听了我一席话，忽然觉悟了道：“一定是这个人了。好在他两三天之内，就要走的，也不必追究了。”我忙问：“是甚么人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也不过这么想，还不知道是不是。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镜江。”我道：“这毕镜江是个甚么样人？大哥不提起他，我也要问问。那天我在关上，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，怎么这般不自重！”继之说：“崐他

的出身，本来也同挑水的差不多，这又何足为奇！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龟子，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，生得有几份姿色，一班嫖客就同他取起浑名来：大的叫做大乔，小的叫做小乔。那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；这小乔，就是现在督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，娶了回去作妾。这毕镜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。子存宠上了小老婆，未免‘爱屋及乌’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。争奈他自己不争气，终日在公馆里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。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，又没有这个闲工夫；因此荐给我，说是不论薪水多少，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。你想我那里用得他着？并且派他上等的事，他也不会做；要是派个下等事给他，子存面上又过不去。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脩，由他住在关上。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！”

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？”继之道：“自然是的。这宗小人用心，实在可笑。我还料到他为甚么要偷我这表呢。半个月以前，子存就得了消息，将近奉委做芜湖电报局总办。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，要叫他妹子去说，带了他去。因为要求妹子，不能不巴结他，却又无从巴结起，买点甚么东西去送他，却又没有钱，所以只好偷了。你想是不是呢？我道：“大哥怎么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？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这话。听说前两天札子已经到了。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，就要去接差。他前天喜孜孜的来对我说，说是子存要带他去，给他好事办呢。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？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何苦！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。虽然这种人没有甚么名节，然而追究出来，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。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；就是那块黑铜表坠，也是人家送我的。追究他做甚么呢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只见门上来说：“有一个女人，带着一个小孩子，都是穿重孝的，要来求见；说是姓陈，又没有个片子。”继之想了一想，叹一口气道：“请进来罢，你们好好的招呼着。”门上答应去了。不一会，果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都是浑身重孝的，走了进来。看他那形状，愁眉苦目，好象就要哭出来的样子。见了继之，跪下来就叩头；那小孩子跟在后面，也跪着叩头。我看了一点也不懂，恐怕他有甚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，正想回避出去，谁知他站起了来，回过身子，对着我也叩下头去；吓得我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不知怎样才好。等他叩完了头，我倒乐得不回避，听听他说话了。继之让他坐下。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：“本来在这热丧里面，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。但是出于无奈，求吴老爷见谅！”继之道：“我们都是出门的人，不拘这个。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？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，还是暂时在这里呢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现在还打不定主意，万事都要钱做主呀！此刻闹到带着这孩子，抛头露面的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咽住了喉咙，说不出话来，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，连忙拿手帕去揩拭。继之道：“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。但是事已如此，哭也无益，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舍间的事，吴老爷尽知道的，先夫咽了气下来，真是除了一个棕榻、一条草席，再无别物的了。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，只好在同寅里面告个帮，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法。”说罢，在怀里掏出一个梅红全帖的知启来，交给他的孩子，递给继之。

继之看了，递给我。又对那妇人说道：“这件事不是这样办法。照这个样子，通南京城里的同寅都求遍了，也不中用。我替陈太太打算，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，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、穿衣、念书，都是要钱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哪里还打算得那么长远！吴老爷肯替设法，那更是感激不尽了！”继之道：“待我把这知启另外誊一份，明日我上衙门去，当面求藩台愿助些。只要藩台肯了，无论多少，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。人情势利，大抵如此，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，自然也高兴些，应该助一两的，或者也肯助二两、三两了。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，能够如愿不能，还不知道。藩台那里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，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。我这里送一百两银子，不过不能写在知启上，不然，拿出去叫人家看见，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。”那妇人听了，连忙站起来，叩下头去，嘴里说道：“妾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，只有代先夫感激涕零的了！”说着，声嘶喉哽，又吊下泪来。又拉那孩子过来道：

“还不叩谢吴老伯！”那孩子跪下去，他却在孩子的脑后，使劲的按了三下，那孩子的头便蹦蹦的碰在地上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。继之道：“陈太太，何苦呢！小孩子痛呀！陈太太有事请便，这知启等我抄一份之后，就叫人送来罢。”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道：“老太太、太太那里，本来要进去请安，因为在这热丧里面，不敢造次，请吴老爷转致一声罢。”说着，辞了出去。

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，虽然略知梗概，然而不能知道详细，等他去了，方问继之。继之叹道：“他这件事闹了出来，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。刚才这个是陈仲眉的妻子。仲眉是四川人，也是个榜下的知县，而且人也很精明的。却是没有路子，到了省十多年，不要说是补缺、署事，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。近来这几年，更是不得了，有人同他屈指算过，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。你想如何不吃尽当光，穷的不得了！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，居然吊死了！”这句话，把我吓了一大跳道：“呀！怎么吊死了！救得回来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不见他么？他这一来，明明是为的仲眉死了，出来告帮，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！”我道：“任是怎样没有路子，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，这也是一件奇事！”继之叹道：“老弟，你未曾经历过宦途，哪里懂得这许多！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，可以分做四大宗：第一宗，是给督抚同乡，或是世交，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；第二宗，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，自然也是有照应的；第三宗，是顶了大帽子，挟了八行书来的。有了这三宗人，你想要多少差事才能够安插？除了这三宗之外，腾下那一宗，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，不要说是七八年，只要他的命尽长着，候到七八百年，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。这回闹出仲眉这件事来，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！他死了的时候，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，就往江宁县里一报，少不免要来相验。可怜他的儿子又小，又没有个家人，害得他的夫人，抛头露面的出来拦请免验，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。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，闻得藩台很叹了两口气，所以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。此刻请你把这知启另写一个，看看有不妥当的，同他删改删改，等我明天拿去。”

我听了这番话，才晓得这宦海茫茫，竟与苦海无二的。翻开那知启重新看了一遍，词句尚还妥当，不必改削的了，就同他再誊出一份来。翻到末页看时，已经有几个写上愿助的了，有助一千钱的，也有助一元的，甚至于有助五角的，也有助四百文的，不觉发了一声叹。回头来要交给继之，谁知继之已经出去了。我放下了知启，也踱出去看看。

走到堂屋里，只见继之拿着一张报纸，在那里发愣。我道：“大哥看了甚么好新闻，在这里出神呢？”继之把新闻纸递给我，指着一条道：“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！”我接过来，依着继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，标题是“兵轮自沉”四个字，其文曰：

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，于某日道出石浦，遥见海平线上，一缕浓烟，疑为法兵舰。管带大惧，开足机器，拟速逃窜。觉来船甚速，管带益惧，遂自开放水门，将船沉下，率船上众人，乘舢舨渡登彼岸，捏报仓卒遇敌，致被击沉云。刻闻上峰将彻底根究，并叶上海道，会商制造局，设法前往捞取矣。

我看了不觉咋舌道：“前两天听见濮固修说是打沉的，不料有这等事！”继之叹道：“我们南洋的兵船，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，然而也料想不到这么一着。”我道：“南洋兵船不少，岂可一概抹煞？”继之道：“你未从此中过来，也难怪你不懂得。南洋兵船虽然不少，无奈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，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。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，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，哪里还肯去打仗！”我道：“带一个兵船，哪里有许多出息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也一言难尽。克扣一节，且不要说他；单只领料一层，就是了不得的了。譬如他要领煤，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，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，到上海去买。他领了一百吨的煤价到上海去，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，彼此久已相熟的，他到那里去，只买上二三十吨。”我忖道：“那么那七八十吨的价，他一齐吞没了！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不能。他在这七八十吨价当中，提出二成贿了那铺家，叫他帐上写了一百吨；恐怕他与店里的帐目不符，就教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，开支了那七八十吨的价银就是了。你想他们这样办法，就是吊了店家帐簿来

查，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。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吨煤，却出他个百把吨的收条，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价，也是这么办法。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！”

我道：“那许多兵船，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么？而且每一号兵船，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。头一个作弊罢了，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我说你到底没有经练，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？而且大众都是这样，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，那些人的弊端，岂不都叫你打破了？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！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，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，也不知多少，然而历来相沿如此，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，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；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，就算是个好人了。”

我道：“历来的督抚难道都是睡着的，何以不彻底根查一次？”继之道：“你又来了！督抚何曾睡着，他比你我还醒呢。他要是将一省的弊窦都厘剔干净，他又从哪里调剂私人呢？我且现身说法，说给你听：我这大关的差事，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，他有心调剂我的，所以我并未求他，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；若是没有交情的，求也求不着呢。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。“正说话时，忽报藩台着人来请，继之便去更衣。

继之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大善士奇形毕现，苦灾黎实惠难沾。未知藩台请继之去有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五回

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

当下继之换了衣冠，再到书房里，取了知启道：“这回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。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，可巧他来请，一定是单见的，更容易说话了。”说罢，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启先送回去，然后出门上轿去了。

我左右闲着没事，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。谁知我伯母病了，伯父正在那里纳闷，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。坐了一会，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彩的，我就辞了出来。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，那招纸只有一寸来宽，五六寸长，上面写着“张大仙有求必应”七个字，歪歪的贴在墙上。我问贴招纸的道：“这张大仙是甚么菩萨？在哪里呢？”那人对我笑了一笑，并不言语。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。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，又贴上一张，也是歪的。我不便再问他，一径走了回去。

继之却等到下午才回来，已经换上便衣了。我问道：“方伯那里有甚么事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我正要求他写捐，不料他今天请我，也是叫我写捐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帖袋来，继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，交给我看。我翻开看时，那知启也夹在里面，藩台已经写上了二十五两，这五字却象是涂改过的。我道：“怎么写这几个字，也错了一个？”继之道：“不是错的，先是写了二十四两，后来检出一张二十五两的票子来，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罢，所以又把那‘四’字改做‘五’字。”我道：“藩台也只送得这点，怪不得大哥送一百两，说不能写在知启上了，写上去，岂不是要压倒藩台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这也没有甚么压倒不压倒，看各人的交情罢了。其实我同陈仲眉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，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但是写上去，叫别人见了，以为我举动阔绰，这风声传了出去，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，岂不受累么？说也好笑，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来的一包东西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，刻上了我的名号。一张白折扇面，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，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，都是写的我的上款。最奇怪的是称我做‘夫子大人’。还有一封信，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，信末是写着‘门生张超顿首’六个字。我实在是莫名其妙，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，

连我也不知道，只好不理他。不多几天，他又来了一封信，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，我也不曾在意。后来又来了一封信，诉说读书困苦，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势的，封了八元银寄给他，顺便也写个信问他为甚这等称呼。谁知他这回却连回信也没有了，你道奇怪不奇怪？今年同文述农谈起，原来述农认得这个人，他的名字是没有什么的，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，终年在外头靠打把势过日子的。前年冬季，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，齐了卷寄来之后，方伯交给我看，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。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甚么名字了。自从取了他超等之后，他就改了名字，叫做‘张超’。然而我总不明白他，为甚这么神通广大，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，就自己愿列门墙，叫起我老师来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！”继之叹道：“脸是不要的了，然而据我看来，他还算是好的，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。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，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！”

说话时我翻开那本捐册来看，上面粘着一张红单帖，印了一篇小引，是募捐山西赈款的，便问道：“这是请大哥募捐的，还是怎样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是上海寄来的。上海这几年里面，新出了一位大善士，叫做甚么史绍经，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。这回又寄了二百份册子来，给这里藩台，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。你想这江苏省里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，统共只有八府、三州、六十八州县，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藩台管的，哪里派得了一百册？只好省里的同寅也派了开来，只怕还有得多呢。”

我道：“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。”继之笑了一笑道：“岂但勇于为善，他这番送册子来，还要学那古之人与人为善呢。其实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。”我诧异道：“做好事有甚么不佩服？”继之道：“说起来，这句话是我的一偏之见。我以为这些善事，不是我们做的。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，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，第一件，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，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，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，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。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，所有兄弟、本族、亲戚、朋友，那能够自立，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，那贫乏不能自立的，我都能够照应得他妥妥帖帖，无忧冻馁的了，还有余力，才可以讲究去做外面的好事。所以孔子说：‘博施济众，尧舜犹病。’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，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，由近及远么？”我道：“倘是人族大的，就是本族、亲戚两项，就有上千的人，还有不止的，究的总要占了一半，还有朋友呢，怎样能都照应得来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这个话。我舍间在家乡虽不怎么，然而也算得是一家富户的了。先君在生时，曾经捐了五万银子的田产做赡族义田，又开了几家店铺，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，量材派事。所以敝族的人，希冀可以免了饥寒。还有亲戚呢，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，何况朋友呢。试问现在的大善士，可曾想到这一着？”

我道：“碰了荒年，也少不了这班人。不然，闹出那铤而走险的，更是不得了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，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。现在那一班大善士，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的，然而沽名钓誉的，只怕也不少。”我道：“崐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，能够从行善上沾个名誉也罢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本来也罢了，但还不止这个呢。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，做善事的时候，不过是一个光蛋；不多几年，就有好几个甲第连云起来了。难道真是天富善人么？这不是我说刻薄话，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。”我指着册子道：“他这上面，不是刻着‘经手私肥，雷殛火焚’么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你真是小孩子见识。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，哪里有一个是认真存了仁人恻隐之心，行他那民胞物与的志向！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，以为我做了好事，便可以望上天默佑，万事如意的。有了这个想头，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。不然，一个铜钱一点血，他哪里肯拿出来。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，被那善士看穿了，所以也拿这迷信的法子去坚他的信，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。我恐怕那雷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。”我道：“究竟他收了款，就登在报上，年年还有征信录，未必可以作弊。”继之道：“别的我不知，有人告诉我一句话，却很在理上。他说，他们一年之中，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。譬如这一本册子，倘是写满了，可以有二三百户，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，随手就写个‘无名氏’。那捐的数目，也没有甚么大上

落，总不过是一两元，或者三四元，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，同是那个数目的。倘使有了这么二三十个无名氏同数目的，他只报出六七个或者十个八个来。就捐钱的人，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，就以为是自已了，那个肯为了几元钱，去追究他呢。这个话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，是伪的，然而没有一点影子，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。还有一层：人家送去做冬賑的棉衣棉裤，只要是那善士的亲戚朋友所用的轿班、车夫、老妈子，那一个身上没有一套，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。虽然这些也是穷人，然而比较起被灾的地方那些灾黎，是那一处轻，那一处重呢？这里多分了一套，那里就少了一套，况且北边地方，又比南边来得冷，认真是一位大善士，是拿人家的賑物来送人情的么？单是这一层，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说，大哥这回还捐么？还去劝捐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他用大帽子压下来，只得捐点；也只得去劝上十户八户，凑个百十来元钱，交了卷就算了。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。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，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。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，因为碍着我的交情，好歹化个几元钱。再问他的本心，他这几元钱，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。加了方才说的希冀邀福的一班人，共是三种。行善的人只有这三种，办賑捐的法子也只有这三个，你想世人那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？”说罢，取过册子，写了二十元；又写了个条子，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。他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处募捐，我可不曾留心了。

又取过那知启来，想了一想，只写上五两。我笑道：“送了一百两，只写个五两，这是个倒九五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上头万不能写的太多，因为恐怕同寅的看见我送多了，少了他送不出，多了又送不起，岂不是叫人家为难么。”说着，又拿钥匙开了书柜，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，在拜匣里面，翻出了三张字纸，拿火要烧。我问道：“这又是甚么东西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是陈仲眉前后借我的二百元钱。他一定要写个票据，我不收，他一定不肯，只得收了。此刻还要他做甚么呢。”说罢，取火烧了。又对我说道：“请你此刻到关上走一次罢。天已不早了，因为关上那些人，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，我说了好几次，总不肯改。江面又宽，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，把他留难住了，万一晚上起了风，叫人家怎样呢！我在关上，总是监督着他们，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。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罢。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，就是为仲眉的事，下午出城，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。”

我答应了，骑马出城，一径到关上去。发放了几号船，天色已晚了，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，到述农房里同他对酌。述农笑道：“你这个就算请我了么？也罢。我听见继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得好酒令，我们今日也行个令罢。”我道：“两个人行令乏味得很，我们还是谈谈说说罢。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，本来想问继翁，因为谈了半天的賑捐就忘记了，此刻又想起来了。”述农道：“甚么事呢？到了你的眼睛里，甚么事都是古怪的。”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。述农道：“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，你问他做甚么。”我道：“江湖上甚么事？倒要请教，到底这个张大仙是甚么东西？”述农道：“张大仙并没有的，是他们江湖上甚么会党的暗号，有了一个甚么头目到了，住在哪里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，就出来满处贴了这个，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。只看那条子贴的底下歪在那一边，就往那一边转弯；走到有转弯的地方，留心去看，有那条子没有，要是没有，还得一直走；但见了条子，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，自然走到他家。”我道：“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他门口也有记认，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，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，甚么东西都说不定。总而言之，一定是个破旧不堪的。”我道：“他这等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，不怕地方官拿他么？”述农道：“拿他做甚么！到他家里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，谁敢说他是会党。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，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，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，他问出来也是暗号，你答上去也是暗号，样样都对了他才招接呢。”我道：“他这暗号是甚么样的呢？你可——”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，忽听得轰的一声，犹如天崩地塌一般，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，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，桌上的杯箸都直跳起来，不觉吓了一跳。

正是：忽来霹雳轰天响，打断纷披屑玉谈。未知那声响究竟是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六回

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

这一声响不打紧，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，吓得我吃了一大惊。述农站起来道：“崐我们去看看来。”说着，拉了我就走。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今日操演水雷，听说一共试放三个，赶紧出去，还望得见呢。”我听了方才明白。原来近日中法之役，尚未了结；这几日里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，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，这里江防格外吃紧，所以制台格外认真，吩咐操演水雷，定在今夜举行。我同述农走到江边一看，是夜宿雨初晴，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，照得那浩荡江波，犹如金蛇万道一般，吃了几杯酒的人，到了此时，倒也觉得一快。只可惜看演水雷的人多，虽然不是十分挤拥，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。忽然又是轰然一声，远响四应。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。那一片澎湃之声，便如风卷松涛。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，还未断绝。两种声音，相和起来。这里看的人又是哄然一响。我生平的耳朵里，倒是头一回听见。接着又是演放一个。虽不是甚么“心旷神怡”的事情，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。

看罢，同述农回来，洗盏更酌。谈谈说说，又说到那会党的事。我再问道：“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，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个我哪里得知，要是知道了，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。他们这个会党，声势也很大，内里面戴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。”我道：“崐既是那么说，你就是会党，也不辱没你了。”述农道：“罢，罢，我穀不上呢。”我道：“崐究竟他们办些甚么事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其实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，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，不过声势浩大罢了。倘能利用他呢，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；要是不能利用他，这个养痍贻患，也是不免的。”

正在讲论时，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吃酒取乐呢！”我回头一看，不觉诧异起来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继之，还穿着衣帽呢。我道：“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么？怎么这会来了？”继之坐下道：“我本来打算明天出城，你走了不多几时，方伯又打发人来说，今天晚上试演水雷，制台、将军都出城来看，叫我也去站个班。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，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，所以出来趁个热闹。因为时候不早了，不进城去，就到这里来。”我道：“公馆里没有人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偶然一夜，还不要紧。”一面说着，卸去衣冠道：“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，我也吃酒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呢？”继之笑了一笑，对我道：“我要交代他们这个。”说罢，弯腰在靴统里，掏出那本捐册来道：“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，同寅的朋友，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呢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歇了一会又过来。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，三个人借着吃酒，在那里谈天。因为讲方才演放水雷，谈到中法战事。继之道：“这回的事情，糜烂极了！台湾的败仗，已经得了官报了。那一位刘大帅，本来是个老军务，怎么也会吃了这个亏？真是难解！至于马江那一仗，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。有人说那位钦差，只听见一声炮响，吓得马上就逃走了，一只脚穿着靴子，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。又有人说不是的，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，轿子后面，还挂着半只火腿呢。刚才我听见说，督署已接了电谕，将他定了军罪了。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甚么词，咏这件事的。福建此时总督、船政，都是姓何，藩台、钦差都是姓张，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：‘两个是傅粉何郎，两个是画眉张敞。’”我道：“这两句就俏皮得很！”继之道：“俏皮么？我看轻薄罢了。大凡讥弹人家的话，是最容易说的；你试叫他去办起事来，也不过如此，只怕还不及呢。这军务的事情，何等重大！一旦败坏了，我们旁听的，只能生个恐惧心，生个忧愤心，哪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？其实这件事情，只有政府担个不是，这是我们见得到，可以讥弹他的。”述农道：“怎么是政府不是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位

钦差年纪又轻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，究竟是个纸上空谈，并未见他办过实事，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，去办这个大事呢？纵使条陈中有可采之处，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，给他去做个参谋、会办之类，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，帮着那正办的成功呢。象我们班读书人里面，很有些听见放鞭爆还吓了一跳的，怎么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？就象方才去看演放水雷，这不过是演放罢了，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，听得这轰的一声，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，吐出舌头的，还有举起双手，做势子去挡的。”我同述农不觉笑了起来。继之又道：“这不过演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，何况炮火连天，亲临大敌呢，自然也要逃走了。然而方才那一班吐舌头、做手势的，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，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，试问配他骂不配呢？”当下一面吃酒，一面谈了一席话，酒也够了，菜也残了，撤了出去，大家散坐。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，各各就寝。

到了次日，我因为继之已在关上，遂进城去，赁了一匹马，按辔徐行。走到城内不多点路，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，因想起述农昨夜的话，不知到底确不确，我何妨试去看看有甚么影迹。就跟着那招纸歪处，转了个弯，一路上留心细看，只见了招纸就转弯，谁知转得几转，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。我勒住马想道：“倘使迷了路，便怎么办？”忽又回想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，自然也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。”忽听得那马夫说了几句话，我不曾留心，不知他说甚么，并不理他，依然向前而去。那马夫在后面跟着，又说了几句，我一些也听不懂，回头问道：“你说甚么呀？”他便不言语了。我又向前走，走到一处，抬头一望，前面竟是一片荒野，暗想这南京城里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！

正走着，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，也粘了这么一张。跟着他转了一个弯，走了一箭之路，路旁一个茅厕，墙上也有一张。顺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，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，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，那里还憩着一乘轿子。恰好看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，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，并没有穿马褂，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。我一面看，一面走近了，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儿，八字胡子，好生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来。那客上了那乘轿时，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。我看他那门口，又矮又小，暗想这种人家，怎样有这等阔客。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，暗想道：“是了，述农的话是不错的了。”骑在马上，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，只得仍向前行。行了一箭多路，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，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，后来继之说他居然是官的人。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，叽叽咕咕听不懂的，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，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。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两回话，我也没有听得出来，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人，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，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，拿那暗话来问我，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。

想到这里，不觉没了主意。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，今天寻访的情形，又被他看穿了，此时又要拨转马头回去，越发要被他们看出来，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甚么呢。若不回马，只管向前走，又认不得那条路可以绕得回去，不要闹出个笑话来？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，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。不然，叫他看见了吴公馆的牌子，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，在他们会党里传播起来，不定要闹个甚么笑话呢。思量之间，又走出一箭多路。因想了个法子，勒住马，问马夫道：“我今天怎么走迷了路呢？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，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”马夫道：“怎么，要到夫子庙？怎不早点说？这冤枉路才走得不少呢！”我道：“你领着走罢，加你点马钱就是了。”马夫道：“拨过来呀。”说着，先走了，到那片大空地上，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，有了几家人家，弯弯曲曲的走过去，又是一片空地。走完了，到了一条小虚，仅仅容得一人一骑。穿尽了小街，便是大街。到了此地，我已经认得了。此处离继之公馆不远了，我下了马说道：“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，夫子庙不去了，你先带了马去罢。”说罢，付了马钱，又加了他几文，他自去了，我才慢慢的走了回去。我本来一早就进城的，因为绕了这大圈子，闹到十一点钟方才到家，人也乏了，歇息了好一会。

吃过了午饭，因想起我伯母有病，不免去探望探望，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。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，见了我便问道：“你吃过饭没有？”我道：“吃过了，来望伯母呢，不知伯母可好了些？”伯父道：“总是这么样，不好不坏的。你来了，到房里去看看他罢。”我听说就走了进去。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，床前安放一张茶几，正伏在茶几上啜粥。床上还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。我便问道：“伯母今天可好些？”我伯母道：“侄少爷请坐。今日觉着好点了。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。我这病，只怕难得好的了。”我道：“那里来的话。一个人谁没有三天两天的病，只要调理几天，自然好了。”伯母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我这个病时常发作，近来医生都说要成个痼病的了。我今年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如果成了痼病，还能够耽搁得多少日子呢！”我道：“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？”伯母道：“我一年到头，那一天不是带着病的！只要不躺在床上，就算是个好人。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。”我道：“为甚不给侄儿一个信，也好来望望？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。”伯母听了叹一口气，推开了粥碗，旁边就有一个佣妇走过来，连茶几端了去。我伯母便躺下道：“侄少爷，你到床跟前的椅子上坐下，我们谈谈罢。”我就走了过去坐下。

歇了一歇，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侄少爷，我自从入门以后，虽然生过两个孩子，却都养不住，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。你伯父虽然讨了两个姨娘，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。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，你看可怜不可怜？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只要将息两天就好了，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。”伯母又道：“你叔叔听说有两个儿子，他又远在山东，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，这二十年里面，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。你可曾通过信？”我道：“就是去年父亲亡故之后，曾经写过一封信去，也没有回信。并且侄儿也不曾见过，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就是了。”伯母道：“我因为没有孩子，要想把你叔叔那个小的承继过来，去了十多封信，也总不见有一封信来。论起来，总是你伯父穷之过，要是有了十万八万的家当，不要说是自己亲房，只怕那远房的也争着要承继呢。你伯父常时说起，都说侄少爷是很明白能干的人，将来我有个甚么三长两短，侄少爷又是独子，不便出继，只好请侄少爷照应我的后事，兼挑过来。不知侄少爷可肯不肯？”我道：“伯母且安心调理，不要性急，自然这病要好的，此刻何必耽这个无谓的心思。做侄儿的自然总尽个晚辈的义务，伯母但请放心，不要胡乱耽心思要紧。”一面说话时，只见伯母昏昏沉沉的，象是睡着了。床上那小丫头，还在那里捶着腿。我便悄悄的退了出来。

伯父已经吃过饭，往书房里去了，我便走到书房里去。只见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，见了我便问道：“你看伯母那病要紧么？”我道：“据说医家说是要成痼病，只要趁早调理，怕还不要紧。”伯父站起来，在护书里面检出一封电报，递给我道：“这是给你的。昨天已经到了，我本想叫人给你送去，因为我心绪乱得很，就忘了。”我急看那封面时，正是家乡来的，吃了一惊。忙问道：“伯父翻出来看过么？”伯父道：“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，见是转交你的，底下我就没有翻了，你自己翻出罢。”我听得这话。心中十分忙乱，急急辞了伯父，回到继之公馆，手忙脚乱的，检出《电报新编》，逐字翻出来。谁知不翻犹可，只这一翻，吓得我：魂飞魄越心无主，胆裂肝摧痛欲号！要知翻出些甚么话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七回

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

你道翻出些甚么来？原来第一个翻出来是个“母”字，第二个是“病”字；我见了这两个字已经急了，连忙再翻那第三个字时，禁不得又是一个“危”字。此时只吓得我手足冰冷！忙忙的往下再翻，却是一个“速”字，底下还有一个字，料来是个“归”字、“回”字之类，

也无心去再翻了。连忙怀了电报，出门骑了一匹马，飞也似的跑到关上，见了继之，气也不曾喘定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倒把继之吓了一跳。我在怀里掏出那电报来，递给继之道：“岷大哥，这会叫我怎样！”继之看了道：“那么你赶紧回去走一趟罢。”我道：“今日就动身，也得要十来天才得到家，叫我怎么样呢！”继之道：“好兄弟，急呢，是怪不得你急，但是你急也没用。今天下水船是断来不及了，明天动身罢。”我呆了半晌道：“昨天托大哥的家信，寄了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没有呢，我因为一时没有便人，此刻还在家里书桌子抽屉里。你令伯知道了没有呢？”我道：“没有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进城去罢。到令伯处告诉过了，回去拿了那家信银子，仍旧赶出城来，行李铺盖也叫他们给你送出来。今天晚上，你就在这里住了，明日等下水船到了，就在这里叫个划子划了去，岂不便当？”

我听了不敢耽搁，一匹马飞跑进城，见了伯父，告诉了一切，又到房里去告诉了伯母。伯母叹道：“到底婶婶好福气，有了病，可以叫侄少爷回去；象我这个孤鬼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咽住了。憩了一憩道：“侄少爷回去，等婶婶好了，还请早点出来，我这里很盼个自己人呢。今天早起给侄少爷说的话，我见侄少爷没有甚么推托，正自欢喜，谁知为了婶婶的事，又要回去。这是我的孤苦命！侄少爷，你这回再到南京，还不知道见得着我呢！”我正要回答，伯父慢腾腾的说道：“这回回去了，伏侍得你母亲好了，好歹在家里，安安分分的读书，用上两年功，等起了服，也好去小考。不然，就捐个监去下场。我这里等王俎香的利钱寄到了，就给你寄回去。还出来鬼混些甚么！小孩子们，有甚么脾气不脾气的！前回你说甚么不欢喜作八股，我就很想教训你一顿，可见得你是个不安分、不就范围的野性子。我们家的子侄，谁象你来！”我只得答应两个“是”字。伯母道：“侄少爷，你无论出来不出来，请你务必记着我。我虽然没有甚么好处给你，也是一场情义。”我方欲回答，我伯父又问道：“你几时动身？”我道：“今日来不及了，打算明日就动身。”伯父道：“那么你早点去收拾罢。”

我就辞了出来，回去取了银子。那家信用不着，就撕掉了。收拾过行李，交代底下人送到关上去。又到上房里，别过继之的老太太与及继之夫人，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话，不必细表。当下我又骑了马，走到大关，见过继之。继之道：“你此刻不要心急，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个病来！”我道：“但我所办的书启的事，叫哪个接办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你尽放心，其实我抽个空儿，自己也可办了，何况还有人呢。你这番回去，老伯母好了，可就早点出来。这一向盘桓熟了，倒有点恋恋不舍呢。“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读书的话，述了一遍。继之笑了一笑，并不说话。憩了一会，述农也来劝慰。

当夜我晚饭也不能不咽，那心里不知乱的怎么个样子。一夜天翻来复去，何曾合得着眼！天还没亮就起来了，呆呆的坐到天明。走到签押房，继之也起来了，正在那里写信呢。见了我道：“好早呀！”我道：“一夜不曾睡着，早就起来了。大哥为甚么也这么早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。你这回只剩了这一百两银子，一路做盘缠回去，总要用了点。到了家，老伯母的病，又不知怎么样，一切医药之费，恐怕不够，我正在替你踌躇呢。”我道：“费心得很！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可不能。万一回去真是不够用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这里写着一封信，你带在身边。用不着最好，倘是要用钱时，你就拿这封信到我家里去。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，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，号叫伯衡的，代我经管着一切租米。你把这信给了他，你要用多少，就向他取多少，不必客气。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，带着给我汇五千银子出来。”我道：“万一我不出来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你怎么会不出来！你真听令伯的话，要在家用功么？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，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，你自己不懂，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。”说罢，写完了那封信，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，交给我。又取过一个纸包道：“这里面是三枝土术，一枝肉桂，也是人家送我的，你也带在身边，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。”我一一领了，收拾起来。此时我感激多谢的话，一句也说不出，不知怎样才好。一会梳洗过了，吃了点心。继之道：“我们也不用客气了。此时江水浅，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，恐怕也到得早，你先走罢。我昨夜已经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去的，情愿摇到那里，我

们等他。”于是指挥底下人，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。述农也过来送行。他同继之两人，同送我到巡船上面，还要送到洋船，我再三辞谢。继之道：“述农恐怕有事，请先上岸罢。我送他一程，还要谈谈。”述农所说就别去了。继之一直送我到下关。等了半天，下水洋船到了，停了轮，巡船摇过去。我上了洋船，安置好行李。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，继之匆匆别去。

我经过一次，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，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，坐在散舱里面，守着行李，寸步不敢离开。幸得过了夜，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，由客栈的伙伴，招呼我到洋泾浜谦益栈住下。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，栈主人叫做胡乙庚，招呼甚好。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。他查了一查，说道：“要等三四天呢。”我越发觉得心急如焚，然而也是没法的事，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，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。

却说这洋泾浜各家客栈，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，只有这谦益栈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。这巷子叫做嘉记虚。这嘉记虚，前面对着洋泾浜，后面通到五马路的。我出得门时，便望后面踱去。刚转了个弯，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，手里抱着一个铺盖，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。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，在那里哭。我不禁站住了脚，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的望着那妇人，一言不发。我忍不住，便问是甚么事。那男子道：“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。这个老太婆来趁船，没有船钱。他说到上海来寻他的儿子，寻着他儿子，就可以照付的了。我们船主人就趁了他来，叫我拿着行李，同去寻他儿子收船钱。谁知他一会又说在甚么自来水厂，一会又说在甚么高昌庙南铁厂，害我跟着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，哪里有他儿子的影儿！这会又说在甚么客栈了，我又陪着他到这里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，还是没有。我哪里还有工夫去跟他瞎跑！此刻只要他还了我的船钱，我就还他的行李。不然，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，到船上去交代的了。你看此刻已经两点多钟了，我中饭还没有吃的呢。”我听了，又触动了母子之情，暗想这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，心中不知怎样的着急，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，盼我回去，只怕比他还急呢。便问那男子道：“船钱要多少呢？”那男子道：“只要四百文就够了。”我就在身边取出四角小洋钱，交给他道：“我代他还了船钱，你还他铺盖罢。”那男子接了小洋钱，放下铺盖。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钱，给那妇人道：“你也去吃顿饭。要是寻你儿子不着，还是回苏州去罢，等打听着了你们儿子到底在那里，再来寻他未迟。”那妇人千恩万谢的受了。我便不顾而去。

走到马路上逛逛，绕了个圈子，方才回栈。胡乙庚迎着道：“方才到你房里去，谁知你出去了。明天晚上有船了呢。”我听了不胜之喜，便道：“那么费心代我写张船票罢。”乙庚道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说罢，让我到帐房里去坐。只见他两个小儿子，在那里念书呢，我随意考问了他几个字，甚觉得聪明。便闲坐给乙庚谈天，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。乙庚道：“你给了钱他么？”我道：“只代他给了船钱。”乙庚道：“你上了他当了！他那两个人便是母子，故意串出这个样儿来骗钱的。下次万不要给他！”我不觉呆了一呆道：“还不要紧，他骗了去，也是拿来吃饭，我只当给了化子就是了。但是怎么知道他是母子呢？”乙庚道：“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近的地方做这个把戏，我也碰见过好几次了。你们过路的人，虽然懂得他的话，却辨不出他的口音。象我们在这里久了，一一都听得出来的。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，自然是苏州人，该是苏州口音，航船的人也是本帮、苏帮居多。他那两个人，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，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。你试去细看他，面目还有点相象呢，不是母子是甚么？你说只当给了化子，他总是拿去吃饭的，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，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，为甚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，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，却串了出来，做这个勾当！还好可怜他么？”此时天气甚短，客栈里的饭，又格外早些，说话之间，茶房已经招呼吃饭。我便到自己房里去，吃过晚饭，仍然到帐房里，给乙庚谈天，谈至更深，方才就寝。

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我便写了两封信，一封给我伯父的，一封给继之的，拿到帐房，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，就便问几时下船。乙庚道：“早呢，要到半夜才开船。这里动身的人，

往往看了夜戏才下船呢。”我道：“太晚了也不便当。”乙庚道：“太早了也无谓，总要吃了晚饭去。”我就请他算清了房饭钱，结过了帐，又到马路上逛逛，好容易又捱了这一天。

到了晚上，动身下船，那时船上还在那里装货呢，人声嘈杂得很，一直到了十点钟时候，方才静了。我在房舱里没事，随意取过一本小说看看，不多一会，就睡着了。及至一觉醒来，耳边只听得一片波涛声音，开出房门看看，只见人声寂寂，只有些鼾呼的声音。我披上衣服，走上舱面一看，只见黑的看不见甚么；远远望去，好象一片都是海面，看不见岸。舵楼上，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。天气甚冷，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就退了下来。此时却睡不着了，又看了一回书，已经天亮了。我又带上房门，到舱面上去看看，只见天水相连，茫茫无际；喜得风平浪静，船也甚稳。

从此天天都在舱面上，给那同船的人谈天，倒也不甚寂寞。内中那些人姓甚名谁，当时虽然一一请教过，却记不得许多了。只有一个姓邹的，他是个京官，请假出来的，我同他谈的天最多。他告诉我：这回出京，在张家湾打尖，看见一首题壁诗，内中有两句好的，是“三字官箴凭隔膜，八行京信便通神”。我便把这两句，写在日记簿上。又想起继之候补四宗人的话，越见得官场上面是一条危途，并且里面没有几个好人，不知我伯父当日为甚要走到官场上去，而且我叔叔在山东也是候补的河同知。幸得我父亲当日不走这条路，不然，只怕我也要入了这个迷呢。

闲话少提，却说轮船走了三天，已经到了，我便雇人挑了行李，一直回家。入得门时，只见我母亲同我的一位堂房婶娘，好好的坐在家，没有一点病容，不觉心中大喜。只有我母亲见了我的面，倒顿时呆了，登时发怒。

正是：天涯游子心方慰，坐上慈亲怒转加。要知我母亲为了甚事烦恼起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十八回

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

我见母亲安然无恙，便上前拜见。我母亲吃惊怒道：“谁叫你回来的，你接到了我的信么？”我道：“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，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。”我母亲道：“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，怎么还没有收到？”我此时不及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，拜见过母亲之后，又过来拜见婶娘。我那位堂房姊姊也从房里出来，彼此相见。原来我这位婶娘，是我母亲的嫡堂妯娌，族中多少人，只有这位婶娘和我母亲最相得。我的这位叔父，在七八年前，早就身故了。这位姊姊就是婶娘的女儿，上前年出嫁的，去年那姊夫可也死了。母女两人，恰是一对寡妇。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，所以都接到家里来住，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，二则也能解寂寞。表过不提。

当下我一相见已毕，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甚么信。我母亲叹道：“这话也一言难尽。你老远的回来，也歇一歇再谈罢。”我道：“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，心慌意乱——”这句话还没有往下说，我母亲大惊道：“你接了谁的电报？”我也吃惊道：“这电报不是母亲叫人打的么？”母亲道：“我何尝打过甚么电报！那电报说些甚么？”我道：“那电报说的是母亲病重了，叫孩儿赶快回来。”我母亲听了，对着我婶娘道：“婶娘，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。”婶娘道：“打电报叫他回来也罢了，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！”母亲问我道：“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有遇见甚么人没有？”我道：“没有遇见甚么人。”母亲道：“那么你这两天先不要出去，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。”

我此时满腹狐疑，不知究竟为了甚么事，又不好十分追问，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，

说些别后的话。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，一一告知。我母亲听了，不觉淌下泪来道：“要不是吴继之，我的儿此刻不知流落到甚么样子了！你此刻还打算回南京去么？”我道：“原打算要回去的。”我母亲道：“你这一回来，不定继之那里另外请了人，你不是白回去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不见得。我来的时候，继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。”我母亲对我婶娘道：“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，倒也干净。”婶娘道：“好是好的，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，终久不能不露面，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罢。”我道：“到底家里出了甚么事？好婶婶，告诉了我罢。”婶娘道：“没有甚么事，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，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，说是要修理。这里的族长，就是你的大叔公，倡议要众人分派，派到你名下要出一百两银子。你母亲不肯答应，说是族中人丁不少，修理这点点屋角，不过几十吊钱的事，怎么要派起我们一百两来！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，也用不了这些。从此之后，就天天闹个不休。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，此刻一言也难尽述。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，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，自从说出这句话去，就安静了好几天。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照你，叫你且不要回来。谁知你又接了甚么电报。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，要骗你回来的，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，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。”我道：“本来我们族中人类不齐，我早知道的。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，这也是避地之一法。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，先要发付了他们。”我母亲道：“凭你怎么发付，我是不拿出钱去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们自己的钱，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。”嘴里是这么说，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。先开了箱子，取出那一百两银子，交给母亲。母亲道：“就只这点么？”我道：“是。”母亲道：“你先寄过五十两回来，那五千银子，就是五厘周息，也有二百五十两呀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只得把伯父对我说，王姐香借去三千的话，说了一遍。

我母亲默默无言。歇了一会，天色晚了，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。掌上灯，我母亲取出一本帐簿来道：“这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，你伯父给我的帐。你且看看，是些甚么开销。”我拿过来一看，就是张鼎臣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帐，内中一柱一柱列的很是清楚。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帐了。只见头一笔就付银二百两，底下注着代应酬用；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帐；往下又是付银三百两，也注着代应酬用；象这么的帐，不下七八笔，付去了一千八百两。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一千五百两。我莫名其妙道：“甚么找房价呢？”母亲道：“崐”这个是你伯父说的，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，应该他们弟兄三个分住。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，这房子分不着了，估起价来，可以值得二千多银子，他叫我将来估了价，把房价派了出来，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，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银子，他要了七百五，还有那七百五是寄给你叔叔的。”我道：“还有那些金子呢？”母亲道：“哪里有甚么金子，我不知道。”只这一番回答，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，前后的事，都了然明白，眼见得甚么存庄生息的那五千银子，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。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，不如依了母亲的话，搬到南京去罢。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。

忽听得外面有人打门，砰訇砰訇的打得很重。小丫头名叫春兰的，出去开了门，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。春兰翻身进来道：“二太爷来了！”我要出去，母亲道：“你且不要露面。”我道：“不要紧，丑媳妇总是要见翁姑的。”说着出去了。母亲还要拦时，已经拦我不住。我走到外面，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，号叫子英的，不知在那里吃酒吃的满脸通红，反背着双手，匆匆整着进来，向前走三步，往后退两步的，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睛。一见了，便道：“你——你——你回来了么？几——几时到的？”我道：“方才到的。”子英道：“崐”请你吃——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，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来，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，劈头便砍。我连忙一闪，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，哭将起来。子英道：“你——你哭，先完了你！”说着提刀扑将过去，吓得春兰哭喊着飞跑去了。

我正要上前去劝时，不料他立脚不稳，訇的一声，跌倒在地，叮当一响，那把刀已经跌在二尺之外。我心中又好气，又好恼。只见他躺在地下，乱嚷起来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侄儿子打伯父了！”此时我母亲、婶娘、姊姊，都出来了。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，一句话也没

有，婶娘也是徬徨失措。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伯父有话好好的说，不要动怒。”我姊姊在旁道：“伯父起来罢，这地下冷呢。”子英道：“冷死了，少不了你们抵命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起来。我道：“伯父到底为了甚么事情动气？”子英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我今天输的狠了，要见一个杀一个！”我道：“不过输了钱，何必这样动气呢？”子英道：“哼！你知道我输了多少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侄儿哪里知道。”子英忽地里直跳起来道：“崐”你赔还我五两银子！”我道：“五两只怕不够了呢。”子英道：“我不管你够不够，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！你今天没有，就拚一个你死我活！”我连忙道：“有，有。”随手在身边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，里面只剩了一元钱，七八个小角子，便一齐倾了出来道：“这个先送给伯父罢。”他伸手接了，拾起那刀子，一言不发，起来就走。我送他出去，顺便关门。他却回过头来道：“侄哥，我不过借来做本钱，明日赢了就还你。”说着去了。我关好了门，重复进内。我母亲道：“你给了他多少？”我道：“没有多少。”母亲道：“照你这样给起来，除非真是发了财；只怕发了财，也供应他们不起呢！”我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孩儿自有道理。”母亲道：“我的钱是不动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话，说笑了一番，各自归寝。

一夜无话。明日我检出了继之给我的信，走到继之家里，见了吴伯衡，交了信。伯衡看过道：“你要用多少呢？”我道：“请先借给我一百元。”伯衡依言，取了一百元交给我道：“不够时再来取罢。继之信上说，尽多尽少，随时要应付的呢。”我道：“是，是，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。”辞了伯衡回家，暗暗安放好了，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。此人是我的叔祖，号叫做借轩。我见了他，他先就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回来了！我正盼着你呢。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，大家说要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，谁知你母亲一毛不拔，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。”我道：“估过价没有？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呢？”借轩道：“价是没有估。此刻虽是多派些，修好了，余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。”我道：“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，估定了价，大家公派呢？不然，大家都是子孙，谁出多了，谁出少了，都不好。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，在祖宗面上，原不要紧；不过在众兄弟面上，好象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，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。老实说，有了钱，与其这样化的吃力不讨好，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。”借轩拊掌道：“你这话一点也不错！你出了一回门，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？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。尤云岫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，他那双眼睛不知是怎么生的！”我道：“崐”不然呢，还不想着回来。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，才赶着来的。”借轩沉吟了半晌道：“其实呢，我也不应该骗你；但是你不回来，这祠堂总修不成功，祖宗也不安，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呀，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。我今天且给你说穿了，这电报是我打给你的，要想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，只得撒个谎。那电报费，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。”

我道：“费心得很！明日连电报费一齐送过来。”

说罢，辞了回家，我并不提起此事，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。母亲道：“我们此去，丢下你婶婶、姊姊怎么？”我道：“婶婶、姊姊左右没有牵挂，就一同去也好。”母亲道：“几千里路，谁高兴跟着你跑！知道你到外面去，将来混得怎么样呢？”婶娘道：“这倒不要紧，横竖我没有挂虑。只是我们小姐，虽然没了女婿，到底要算人家的人，有点不便就是了。”姊姊道：“不要紧。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，只要婆婆肯了，没有甚么不便。我们去住他几年再回来，岂不是好？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，不知托谁去照应？”我对母亲说道：“孩儿想，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，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。并且我们今番出门，不是去三五年的话，是要打算长远的。这房子同那几亩田，不如拿来变了价，带了现银出去，觑便再图别的事业罢。”母亲道：“这也好。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，又要来说诈。”我道：“崐”有孩儿在这里，不要怕他，包管风平浪静。”母亲道：“你不要只管说嘴，要小心点才好。”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只是这件事要办就办，在家万不能多耽搁日子的了。此刻没事，孩儿去寻尤云岫来，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。”说罢，去寻云岫，告明来意。云岫道：“近来大家都知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，这会为甚么要变起产来？莫不是装穷么？”我道：“并不是装穷，是另外有个要紧

用处。”云岫道：“到底有甚么用处？”我想云岫不是个好人，不可对他说实话，且待我骗骗他。因说道：“因为家伯要补缺了，要来打点部费。”云岫道：崐“呀！真的么？补哪一个缺？”我道：“还是借补通州呢。”云岫道：“你老人家剩下的钱，都用完了么？”我道：“哪里就用完了，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长年的，没有到日子，取不出来罢了。”云岫道：“你们那一片田，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，也是我经手，只买得九百多银子，近来年岁不很好，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。我明日给你回信罢。”我听说便辞了回家。入得门时，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，不觉吓了一跳。

正是：出门方欲图生计，入室何来座上宾？要知那些都是甚么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十 九 回

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

及至定睛一看时，原来都不是外人，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侄，团坐在一起。我便上前一一相见。大众喧哗嘈杂，争着问上海、南京的风景，我只得有问即答，敷衍了好半天。我暗想今天众人齐集，不如趁这个时候，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。因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出门了一次，迢迢几千里，不容易回家；这回不多几天，又要动身去了。难得今日众位齐集，不嫌简慢，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，大家叙叙别情，有几位没有到的，索性也去请来，大家团叙一次，岂不是好？”众人一齐答应。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。借轩、子英，也都到了。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。

我悄悄的把借轩邀到书房里，让他坐下，说道：“今日众位叔兄弟侄，难得齐集，我的意思，要烦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，不知可好？”借轩皱着眉道：“议是未尝不可以议得，但是怎么个议法呢？”我道：“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。”借轩道：“怎么个主意呢？”我看他神情不对，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，取了二十元钱出来，轻轻的递给他道：“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，却不曾挣着甚钱回来，这一点，不成敬意的，请叔公买杯酒吃。”借轩接在手里，颠了一颠，笑容可掬的说道：“这个怎好生受你的？”我道：“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得财，不然，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。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，就感激不尽了！”借轩道：“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？”我道：“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。”

正说话时，只听得外面一迭连声的叫我。连忙同借轩出来看时，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，说是要回信的。我接来一看，原来是尤云岫送来的，信上说：“方才打听过，那一片田，此刻时价只值得五百两。如果有意出脱，三两天里，就要成交；倘是迟了，恐怕不及一”云云。我便对来人说道：“此刻我有事，来不及写回信，你只回去，说我明天当面来谈罢。”那送信的去，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。内中有两个便问为甚么事要变产起来。我道：“这话也一言难尽，等坐了席，慢慢再谈罢。”登时叫人调排桌椅，摆了八席，让众人坐下，暖上酒来，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。借轩又问起我为甚事要变产，我就把骗尤云岫的话，照样说了一遍。众人听了，都眉飞色舞道：“果然补了缺，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只要是补着了缺，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。”内中一个道：“一个通州的缺，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。”一个道：“我们轮着班去，到了那里，经手一两件官司，发他一千、八百的财，就回来让第二个去，岂不是好！”又一个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只怕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，不肯回来，又怎么办呢？”又一个道：“不要紧。他不回来，我们到班的人到了，可以提他回来。”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，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。借轩对我叹道：“我到此刻，方才知人言难信呢。据尤云岫说，你老子身后剩下有一万多银子，被你自家伯父用了六七千，还有五六千，在你母亲手里。此刻据你说起来，你伯父要补缺，还要

借你的产业做部费，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只笑了一笑，并不回答。

借轩又当着众人说道：“今日既然大家齐集，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议妥了罢。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，估定要五十吊钱，你们各位就今日各人认一分罢。至于我们族里，贫富不同，大家都称家之有无做事便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也有几个赞成的。借轩就要了纸笔，要各人签名捐钱。先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在纸尾上写了名字，再问借轩道：“写多少呢？”借轩道：“这里有六十多人，只要捐五十吊钱，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。难道有了这许多人，还捐不够么？”我听说，就写了五元。借轩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只这一下笔，就有十分之一了。你们大家写罢。”一面说话时，他自己也写上一元。以后挨次写去，不一会都写过了。拿来一算，还短着两元七角半。借轩道：“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，怎么闹出这零头来？”我道：“不要紧，待我认了就是。”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。众人又复畅饮起来，酣呼醉舞了好一会，方才散坐。

借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，在书房里开灯吃烟。众人陆续散去，只剩了借轩一个人。他便对我说道：“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么？”我道：“不知道。”借轩道：“他们一个个都是约会了，要想个法子的，先就同我商量过，我也阻止他们不住。这会见你很客气的，请他们吃饭，只怕不好意思了。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，你伯父将近补缺，当是又改了想头，要想去做官亲，所以不曾开口。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，不然，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他所用的一个小厮，拿了个纸条儿递给他。他看了，叫小厮道：“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。”我道：“何不多坐一会呢？”借轩道：“我有事，去见一个朋友。”说着把那条子揣到怀里，起身去了。我送他出门，回到书房一看，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，顺手捡起来看看，原来正是尤云岫的手笔，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，有事相商。看罢，便把字条团了，到上房去与母亲说知，据云岫说，我们那片田只值得五百两的话。母亲道：“哪里有这个话！我们买的时候，连中人费一切，也化到一千以外，此刻怎么只得个半价？若说是年岁不好，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。要是这个样子，我就不出门去了。就是出门，也可以托个人经管，我断不拿来贱卖的。”我道：“母亲只管放心，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他卖掉了。”当夜我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。

到了次日，一早起来，便去访吴伯衡，告知要卖田的话，又告知云岫说年岁不好，只值得五百两的话。伯衡道：“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？”我道：“买来时是差不多上千银子。”伯衡道：“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？你还记得那图堡四至么？”我道：“这可有点糊涂了。”伯衡道：“你去查了来，待我给你查一查。”我答应了回来，检出契据，抄了下来，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衡，方才回家。忽然云岫又打发人来请我。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衡，且不要去会他，等伯衡的回信来了再商量罢。因对来人说道：“我今日有点感冒，不便出去，明后天好了再来罢。”那来人便去了。

从这天起，我便不出门，只在家里同母亲、婶娘、姊姊，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，又谈谈家常。过了三天，云岫已经又叫人来请过两次。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衡，恰好伯衡来了。寒暄已毕，伯衡便道：“府上的田，非但没有贬价，还在那里涨价呢。因为东西两至都是李家的地界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，他嫌府上的田把他的隔断了，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，这一向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——”正说到这里，忽然借轩也走了进来，我连忙对伯衡递个眼色，他便不说了。借轩道：“我听见说你病了，特地来望望你。”我道：“多谢叔公。我没有甚么大病，不过有点感冒，避两天风罢了。”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。伯衡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少陪了。”我便送他出去，在门外约定，我就去访他。然后入内，敷衍借轩走了。我就即刻去访伯衡，问这件事的底细。伯衡道：“这李氏是个暴发的人，他此刻想要买这田，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，他一定肯出的。况且府上的地，我已经查过，水源又好，出水的路又好，何至于贬价呢。还有一层：继之来信，叫我尽力招呼你，你到底为了甚么事要变产，也要老

实告诉我，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，要用钱，只管对我说。不然叫继之知道了，要怪我呢。”

我道：“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，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，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。还有我那一所房屋，也打算要卖了呢。”伯衡道：“这又何必要卖呢。只要交给我代理，每年的租米，我拿来换了银子，给你汇去，还不好么！就是那房子，也可以租给人家，收点租钱。左右我要给继之经管房产，就多了这点，也不费甚么事。”我想伯衡这话，也很有理，因对他说：“这也很好，只是太费心了。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，再来奉复罢。”

说罢，辞了出来。因想去探尤云岫到底是甚么意思，就走到云岫那里去。云岫一见了我便道：“好了么？我等你好几天了。你那片田，到底是卖不卖的？”我道：“自然是卖的，不过价钱太不对了。”云岫道：“随便甚么东西，都有个时价。时价是这么样，哪里还能够多卖呢。”我道：“时价不对，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。”云岫道：“你伯父不等着要做部费用么？”我道：“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，只要有了缺，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。”云岫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“其实卖给别人呢，连五百两也值不到。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，他有的是钱，才肯出到这个价。我再去说说，许再添点，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。”我道：“我这片地，四至都记得很清楚。近来听说东西两至，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，不知可是这一家？”云岫道：“正是。你怎么知道呢？”我道：“他要买我的，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，并且非三倍原价我不肯卖呢。”云岫道：“这又是甚么缘故？”我道：“他有的是钱，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，就是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。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租米，怎么乘人之急，希图贱买，这不是为富不仁么！”云岫听了，把脸涨的绯红。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你不卖也罢。此刻不过这么谈谈，钱在他家里，田在你家里，谁也不能管谁的。但是此刻世界上，有了银子，就有面子。何况这位李公，现在已经捐了道衔，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。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，明年是乡试，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关节，一旦中了举人，那还了得，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！到了那时，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！”我听了，不觉冷笑道：“难道说中了举人，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么？”云岫也冷笑道：“他并不要强买你的，他只把南北两至也买了下来，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，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，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。你若要同他打官司，他有的是银子、面子、功名，你抗得过他么？”我听了这话，不由的站起来道：“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，我就双手奉送与他，一文也不要！”

说着，就别了出来。一路上气忿忿的，却苦于无门可诉，因又走到伯衡处，告诉他一遍。伯衡笑道：“哪里有这么等事！他不过想从中赚钱，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。那么我们继之呢，中了进士了，那不是要平白地去吃人了么？”我道：“我也明知没有这等事，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，拿这些话来吓唬我。我不念他是个父执，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，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！”说到这里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来。

正是：听来恶语方奇怒，念到奸谋又暗惊。要知想起的是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回

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：“他日这姓李的，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，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，但是不免一番口舌，岂不费事？”伯衡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那里有了几个臭铜，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！”我道：“不然，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，禁不得这班小人在旁边唆摆，难免他利令智昏呢。不如仍旧卖给他罢。”伯衡沉吟了半晌道：“这么罢，你既然怕到这一着，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，且照原价卖给这里。也不必过户，将来你要用得着时，就可照原价赎回。好在继之同你是相好，没有办不到的。这个办法，不过是个名色，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

里的产业，他便不敢十分横行。如果你愿意真卖了，他果然肯出价，我就代你卖了。多卖的钱，便给你汇去。你道好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主意很好。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，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，自然就安静些。不然，等他横行起来，再去理论，到底多一句话说话。”伯衡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我道：“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，也这么办罢。”伯衡道：“崐”不必罢，那房子又没有甚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，留着收点房租罢。”我听了，也无可无不可。

又谈了些别话，便辞了回家，把上项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。母亲道：“这样办法好极了！难得遇见这般好人。但是我想这房子，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。不然，我们要走了，房子说是要出租，我们族里的人，那一个不争着来住。你要想收房租，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。虽然吴伯衡答应照管，那里照管得来！说起他，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，用不着你来收甚么房租，这么一撒赖，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么？我们走了，何苦要留下这个闲气给人家去淘呢。”我听了，觉得甚是有理。

到了次日，依然到伯衡处商量，承他也答应了。便问我道：“这房子原值多少呢？”我道：“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，说是值二千四五百银子。要问原值时，那是个祖屋，不可查考的了。”伯衡道：“这也容易，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正人估看就是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何必！这个明明是你推继之情照应我的，我也不必张扬，去请甚公正人，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。

“伯衡答应了。到了下午，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，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，只要一千二百银子，地价约摸值到三百两，共是一千五百两。估完就先去了。伯衡便对我说道：崐”估的是这样，你的意思是怎样呢？”我道：“我是空空洞洞的，一无成见。既然估的是一千五百两，就照他立契就是了。我只有一个意见，是愈速愈好，我一日也等不得，哪一天有船，我就哪一天走了。伯衡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你可知道几时有船么？”我道：“听说后天有船。我们好在当面交易，用不着中保，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，请你把那房价、地价，打了汇单给我罢。还有继之也要汇五千去呢，打在一起也不要紧。”伯衡答应了。我便取过纸笔，写了两张契约，交给伯衡。

忽然春兰走来，说母亲叫我。我即进去，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。我便出来对伯衡说道：“还有舍下许多木器之类，不便带着出门，不知尊府可以寄放么？”伯衡道：“崐”可以，可以。”我道：“我有了动身日子，即来知照。到了那天，请你带着人来，等我交割房子，并点交东西。若有人问时，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，方才妥当。”伯衡也答应了。又摇头道：“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，真是出人意外的了。”谈了一会，就去了。

下午时候，伯衡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，共是七千两，连继之那五千也在内了。又将五百两折成钞票，一齐交来道：“恐怕路上要零用，所以这五百两不打在汇票上了。”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。但是我在路上，也用不了那许多，因取出一百元，还他前日的借款。伯衡道：“何必这样忙呢，留着路上用，等到了南京，再还继之不迟。”我道：“这不行！我到那里还他，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，倒弄得无味，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，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。”伯衡方才收了别去。

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，恰好是在后天。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衡，然后回家，忙着连夜收拾行李。此时我姊姊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，肯叫他随我出门去，好不兴头！收拾了一天一夜，略略有点头绪。到了后天的下午，伯衡自己带了四个家人来，叫两个代我押送行李，两个点收东西。我先到祖祠里拜别，然后到借轩处交明了修祠的七元二角五分银元，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。借轩吃惊道：“怎么就动身了！有甚么要事么？”我道：“因为有点事要紧要走，今天带了母亲、婶婶、姊姊，一同动身。”借轩大惊道：怎么一起都走了！那房子呢？”我道：“房子已经卖了。”信轩道：“那田呢？”我道：“也卖了。”借轩道：“崐几时立的契约？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？”我道：“因为这都是祖父、父亲的私产，不是公产，所以不敢过来惊动。此刻我母亲要走了，我要去招呼，不能久耽搁了。”

说罢，拜了一拜，别了出来。

借轩现了满脸怅惘之色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不知他怅惘些甚么。回到家时，交点明白了东西，别过伯衡，奉了母亲、婶娘、姊姊上轿，带了丫头春兰，一行五个人，径奔海边，用划子划到洋船上，天已不早了。洋船规例，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，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。当下我给了些钱，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。伯衡又亲到船上送行，拿出一封信，托带给继之，谈了一会去了。

忽然尤云岫慌慌张张的走来道：“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？”我道：“因为有点要紧事，走得匆忙，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，十分过意不去，此刻反劳了大驾，益发不安了。”云岫道：“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，可是真的么？”我道：“是卖了。”云岫道：“多少钱？卖给谁呢？”我有心要呕他气恼，因说道：“只卖了六百两，是卖给吴家的。”云岫顿足道：“崐”此刻李家肯出一千了，你怎么轻易就把他卖掉？你说的是哪一家吴家呢？”我道：“就是吴继之家。前路一定要买，何妨去同吴家商量；前路既然肯出一千，他有了四百的赚头，怕他不卖么！”云岫道：“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，到了他手里，哪里还肯卖出来！”我有心再要呕他一呕，因说道：“世伯不说过么，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，那时一文不值，不怕他不卖！”只这一句话，气的云岫脸上，青一阵，红一阵，半句话也没有，只瞪着双眼看我。我又徐徐的说道：“但只怕买了关节，中了举人，还敌不过继之的进士；除非再买关节，也去中个进士，才能敌个平手；要是点了翰林，那就得法了，那时地方官非但怕他三分，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。”云岫一面听我说，一面气的目定口呆。歇了一会，才说道：“崐”产业是你的，凭你卖给谁，也不干我事。只是我在李氏面前，夸了口，拍了胸，说一定买得到的。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，我哪里敢说这个嘴？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，也应该问我一声，看这里我肯出多少，再卖也不迟呀。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践行人，我气的就是这一点。”我道：“世伯这话，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；要是告诉过我，我就是少卖点钱，也要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践行的美名。不是我夸句口，少卖点也不要紧，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，百把银子的事情，从来不行十分追究。”云岫摇了半天的头道：“看不出来，你出门没有几时，就历练的这么麻利了！”我道：“我本来纯然是一个小孩子，那里够得上讲麻利呢，少上点当已经了不得了！”云岫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把脚顿了一顿，立起来，在船上踱来踱去，一言不发。踱了两回，转到外面去了。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，谁知一等他不回来，再等他也不回来，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。

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，一向胸中没有好气，想着了就着恼；今夜被我一顿抢白，骂的他走了，心中好不畅快！便到房舱里，告知母亲、婶娘、姊姊，大家都笑着，代他没趣。姊姊道：“好兄弟！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，但是细想起来，也是无谓得很。气虽然叫他受了，你从前上他的当，到底要不回来。”母亲道：“他既不仁，我就可以不义。你想，他要乘人之急，要在我孤儿寡妇养命的产业上赚钱，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么！”姊姊道：“伯娘，不是这等说。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，生得就同闺女一般，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；此刻出去历练得有多少日子，就学得这么着了。他这个才是起头的一点点，已经这样了。将来学得好的，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；要是学坏了，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。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，外面看着不差甚么，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。方才兄弟对云岫那一番话，固然是快心之谈。然而细细想去，未免就近于刻薄了。一个人嘴里说话是最要紧的。我也曾读过几年书，近来做了未亡人，无可消遣，越发甚么书都看看，心里比从前也明白多着。我并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话，但是精明的是正路，刻薄的是邪路，一个人何苦正路不走，走了邪路呢。伯娘，你教兄弟以后总要拿着这个主意，情愿他忠厚些，万万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，叫万人切齿，到处结下冤家。这个于处世上面，很有关系的呢！”我母亲叫我道：“你听见了姊姊的话没有？”我道：“听见了。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。”母亲道：“佩服就是了，又惭愧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，不及姊姊的见识；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岫说那番话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又不是了。云岫这东西，不给他两句，他当人

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。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，应该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。。”我道：“我何尝不是这样想，只碍着他是个父执，想来想去，没法开口。”姊姊道：“是不是呢，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；要是精明到家了，要说甚么就说甚么。”正说话时，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，带着起锚的声音，走出去一看，果然是要开行了。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大家安排憩息。

到了次日，已经出了洋海，喜得风平浪静，大家都还不晕船。左右没事，闲着便与姊姊谈天，总觉着他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，不觉心中暗喜。我此番同了姊姊出门，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。这回到了南京，外面有继之，里面又有了这位姊姊，不怕我没有长进。我在家时，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，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因此终日谈天，非但忘了离家，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。

谁知走到了第三天，忽然遇了大风，那船便颠波不定，船上的人，多半晕倒了。幸喜我还能支持，不时到舱面去打听甚么时候好到，回来安慰众人。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，等到风息了，我再去探问时，说是快的今天晚上，迟便明天早起，就可以到了。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。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播，到了此时，困倦已极，便酣然浓睡。睡到天将亮时，平白地从梦中惊醒，只听得人声鼎沸，房门外面脚步乱响。

正是：鼾然一觉邯郸梦，送到繁华境地来。要知为甚事人声鼎沸起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一回

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

当时平白无端，忽听得外面人声鼎沸，正不知为了何事，未免吃了一惊。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，原来船已到了上海，泊了码头，一班挑夫、车夫，与及客栈里的接客伙友，都一哄上船，招揽生意，所以人声嘈杂。一时母亲、婢娘、姊姊都醒了，大家知道到了上海，自是喜欢，都忙着起来梳洗。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。过了一会，天已大亮了，遇了谦益栈的伙计，我便招呼了，先把行李交给他，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，留着还要用。他便招呼同伴的来，一一点交了带去。我等母亲、婢姊梳洗好了，方才上岸，叫了一辆马车，往谦益栈里去，拣了两个房间，安排行李，暂时安歇。

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，未免都有些困倦，直到晚上，方才写了一封信，打算明日发寄，先通知继之。拿到帐房，遇见了胡乙庚，我便把信交给他，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，交他带去。乙庚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今晚长江船开，我有伙计去，就托他带了去罢。”又让到里间去坐，闲谈些路上风景，又问问在家耽搁几天。略略谈了几句，外面乱烘烘的人来人往，不知又是甚么船到了，来了多少客人。乙庚有事出去招呼，我不便久坐，即辞了回房。对母亲说道：“孩儿已经写信给继之，托他先代我们找一处房子，等我们到了，好有得住。不然，到了南京要住客栈，继之一定不肯的，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。一则怕地方不够；二则年近岁逼的，将近过年了，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们在这里住到甚么时候？”我道：“稍住几天，等继之回了信来再说罢。在路上辛苦了几天，也乐得憩息憩息。”

婢娘道：“在家乡时，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，今日在车上看看，果然街道甚宽，但不知可有甚么热闹地方，可以去看看的？”我道：“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，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；这回喜得母亲、婢娘、姊姊都在这里，憩一天，我们同去逛逛。”婢娘道：“你姊姊不去也罢！他是个年轻的寡妇，出去抛头露面的作甚么呢！”姊姊道：“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，母亲说了这句话，我倒偏要去逛逛了。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，我向来最不相信。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，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。”婢娘道：“依你说，

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？”姊姊道：“那里话来！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，专欢喜涂脂抹粉，见了人，故意的扭扭捏捏，躲躲藏藏的，他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，偏要拿眼梢去看人；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，言三语四的，岂不从此多事？所以要切戒他抛头露面。若是正经的女子，见了人一样，不见人也是一样，举止大方，不轻言笑的，那怕他在街上走路，又碍甚么呢。”

我母亲说道：“依你这么说，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阃，外言不入于阃，也用不着的了？”姊姊笑道：“这句话，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，怪不得伯母。那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，他说的是治家之道，政分内外：阃以内之政，女子主之；阃以外之政，男子主之。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，不过是阃以内之事；至于阃以外之事，就有男子主政，用不着女子说话了。这就叫‘内言不出于阃’。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，不许阃外听见，男子的说话，不许阃内听见，那就男女之间，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。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，永远不许他出门一步，这是内言不出，做得到的；若要外言不入，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他到内室，不然，到了内室，也硬要他装做哑子了。”一句话说的大家笑了。我道：“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，却又是一样讲法：说是外面粗鄙之言，不传到里头去；里面猥亵之言，不传出外头来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又是强作解人。这‘言’字所包甚广，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，再依那个解法，是外言无不粗鄙，内言无不猥亵的了。”

我道：“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这总是古训。”姊姊道：“这是从形迹上行教化的意思，其实教化万不能从形迹上施行的。不信，你看周公制礼之后，自当风俗不变了，何以《国风》又多淫奔之诗呢？可见得这些礼仪节目，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，他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。要教化人，除非从心上教起；要从心上教起，除了读书明理之外，更无他法。古语还有一句说得岂有此理的，说甚么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，这句话，我最不佩服。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，后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，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么？”我道：“何所为而言呢？”姊姊道：“大抵女子读了书，识了字，没有施展之处，所以拿着读书只当作格外之事。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，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。大不了的，能看得落两部弹词，就算是才女；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落，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，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，赠帕遗金的故事，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，所以才有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的一句话。这句话，是指一人一事而言；若是后人不问来由，一律的奉以为法，岂不是因噎废食了么？”我母亲笑道：“依你说，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？”姊姊道：“初读书的时候，便教他读了《女诫》、《女孝经》之类，同他讲解明白了，自然他就明理；明了理，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；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，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。兄弟也不是外人，我今天撒一句村话，象我们这种人，叫我们偷汉子去，我们可肯干么？”婢娘笑道：“呸！你今天发了疯了，怎么扯出这些话来！”姊姊道：“可不要这么说。倘使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，也闹的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，此刻我们还不知干甚呢。这就是‘女子无才便是德’了。”婢娘笑的说不上话来，弯了腰，忍了一会，才说道：“这丫头今天越说越疯了！时候不早了，侄少爷，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罢，此刻应该外言不入于阃了。”说罢，大家又是一笑。

我辞了出来，回到房里。因为昨夜睡的多了，今夜只管睡不着。走到帐房里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。只见胡乙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，唧唧唧唧的，听不清楚。我不便开口，只在旁边坐下。一会儿，那个人去了，乙庚还送他一步，说道：“你一定要找他，只有后马路一带栈房，或者在那里。”那人径自去了。乙庚回身自言自语道：“早劝他不听，此刻后悔了，却是迟了。”我便和他借报纸，恰好被客人借了去，乙庚便叫茶房去找来。一面对我说道：“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！带了四五千银子，说是到上海做生意，却先把那些钱输个干净，生意味也不曾尝着一点儿！”我道：“上海有那么大的赌场么？”乙庚道：“要说有赌场呢，上海的禁令严得很，算得一个赌场都没有；要说没有呢，却又到处都是赌场。这里上海

专有一班人靠赌行骗的，或租了房子冒称公馆，或冒称什么洋货字号，排场阔得很，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。起初是吃酒、打茶围，慢慢的就小赌起来，从此由小而大，上了当的人，不到输干净不止的。”我道：“他们拿得准赢的么？”乙庚道：崐“用假骰子、假牌，哪里会不赢的！”我道：“刚才这个人，想是贵友？”乙庚道：“在家乡时本来认得他，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。那时候我栈里也住了一个赌棍，后来被我看破了，回了那赌棍，叫他搬到别处去。谁知我这敝友，已经同他结识了，上了赌瘾，就瞒了我，只说有了生意了，要搬出去。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里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。此刻来查问我起先住在这里那赌棍搬到那里去了。我那里知道呢！并且这个赌棍神通大得很，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，笔底下很好，常时作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，底下缀了他的名字，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。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，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，他早先知道了，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。他同这班赌棍通了气，专代他们作引线。譬如他认得了你，他便请你吃茶吃酒，拉了两个赌棍来，同你相识；等到你们相识之后，他却避去了。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，他也只装不知，始终他也不来入局，等你把钱都输光了，他却去按股分赃。你想，就是找着他便怎样呢？”我道：“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，并且可以告他。”乙庚道：“那一班人都是行踪无定的，早就走散了，那里告得来！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，今天叫‘张三’，明天就可以叫‘李四’，内中还有两个实缺的道、府，被参了下来，也混在里面闹这个顽意儿呢。若告到官司，他又有官面，其奈他何呢！”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，我便带到房里去看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，我方才起来梳洗，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，象是打架的声音，不知何事。我就走出来去看，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，一个是北京口音，一个是四川口音。那北京口音的攢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，大喝道：“你且说你是个甚么东西，说了饶你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提起手要打。那四川口音的说道：“我怕你了！我是个王八蛋，我是个王八蛋！”北京口音的道：“你应该还我钱么？”四川口音的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！”北京口音的道：“你敢欠我丝毫么？”四川口音的道：“不敢欠，不敢欠！回来就送来。”北京口音的一撒手，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。北京口音的冷笑道：“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，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！我看着你不过这么一件东西，叫你认得我。”

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，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，也有包好的，也有未曾包好劫，还有不曾装订好的，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。顺脚踱了进去，要看有合用的书买两部。选了两部京版的书，问了价钱，便同他请教起来。说也奇怪，就同那作小说的话一般，叫做无巧不成书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却是我的一位姻伯，姓王，名显仁，表字伯述。说到这里，我却要先把这位王伯述的历史，先叙一番。

看官们听者：这位王伯述，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。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，补缺之后，升了员外郎，又升了郎中，放了山西大同府。为人十分精明强干。到任之后，最喜微服私行，去访问民间疾苦。生成一双大近视眼，然而带起眼镜来，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。山西地方最多雕，他私访时，便带了鸟枪去打雕。有一回，为了公事晋省。公事毕后，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。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，遇了一个人，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，那个人便问他：“崐”现在这位抚台的德政如何？”伯述便道：“他少年科第出身，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，就闹红了，放了这个缺。其实是一个白面书生，干得了甚么事！你看他一到任时，便铺张扬厉的，要办这个，办那个，几时见有一件事成了功呢！第一件说的是禁烟。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，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，出告示也说禁烟，下札子也说禁烟，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。总而言之，这种人坐言则有余，至于起行，他非但不足，简直的是不行！”说罢，就散了。

哈哈！真事有凑巧，你道他遇见的是什么人？却恰好是本省抚台。这位抚台，果然是少年科第，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，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，便尽情张致。第一件说是禁烟，却

自他到任之后，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。这天忽然高兴，出来私行察访，遇了这王伯述，当面抢白了一顿，好生没趣！且慢，这句话近乎荒唐，他两个，一个是上司，一个是下属，虽不是常常见面，然而回起公事来，见面的时候也不少，难道彼此不认得的么？谁知王伯述是个大近视的人，除了眼镜，三尺之外，便仅辨颜色的了。官场的臭规矩，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，所以伯述虽见过抚台，却是当面不认得。那抚台却认得他，故意试试他的，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，心中好生着恼！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，却寻不出他的短处来，便要吹毛求疵，也无处可求；若是轻轻放过，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。

正是：闲闲一席话，引入是非门。不知生出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二回

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

原来那位山西抚台，自从探花及第之后，一帆风顺的，开坊外放，你想谁人不奉承他。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，但得他说一声好，便以为荣耀无比的，谁还敢批评他！那天凭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话，他便引为生平莫大之辱。要参他功名，既是无隙可乘，又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因此拜了一折，说他“人地不宜，难资表率”，请将他“开缺撤任，调省察看。”谁知这王伯述信息也很灵通，知道他将要下手，便上了个公事，只说“因病自请开缺就医。”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，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，他倒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在附片上陈明。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。这是他以前的历史，以后之事，我就知道了。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，我向来未曾会过的，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。

当下彼此谈起，知是亲戚，自是欢喜。伯述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，便改行贩书。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，倒换些京板书出来，又换了石印的去，如此换上几回，居然可以赚个对本利呢。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。伯述道：“他么，他是一位大名士呢！叫做李玉轩，是江西的一个实缺知县，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。”我道：“他欠了姻伯书价么？”伯述道：“可不是么！这种狂奴，他敢在我跟前发狂，我是不饶他的。他狂的抚台也怕了他，不料今天遇了我。”我道：“怎么抚台也怕他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说来话长。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，却带了鸦片烟具，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。被藩台知道了，就很不愿意，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：‘老爷要过瘾，请回去过了瘾再来，在官厅上吃烟不象样。’他听了这话，立刻站了起来，一直跑到花厅上去。此时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，商量公事。他也不问情由，便对着藩台大骂说：‘你是个甚么东西，不准我吃烟！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，我也常常开灯。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！你的官厅，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一’藩台不等说完，就大怒起来，喝道：‘这不是反了么！快撵他出去！’他听了一个‘撵’字，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，对准藩台，照脸摔了过去。嘴里说道：‘你是个甚么东西，你配撵我！我的官也不要了！’那顶帽子，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。藩台喝叫拿下他来。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，要拿他。他越发了狂，犹如疯狗一般，在那里乱叫。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，才把他放走了。他回到衙门，也不等后任来交代，收拾了行李，即刻就动身走了。藩台当日即去见了抚台，商量要动详文参他。那抚台倒说：‘算了罢！这种狂士，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，你便委个人去接他的任罢。’藩台见抚台如此，只得隐忍住了。他到了上海来，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，有两个人便恭维得他是甚么姜白石、李青莲，所以他越发狂了。我道：“想来诗总是好的？”伯述道：“也不知他好不好。我只记得他《咏自来水》的一联是‘灌向瓮中何必井，来从湖上不须舟’，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谜儿么？这个叫做姜白石、李青莲，只怕姜白石、李青莲在九泉之下，要痛哭流涕呢！”我道：“这两句诗果

然不好。但是就做好了，也何必这样发狂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这种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来，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！他那一种发狂，就同那下婢贱妾，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。凡是下婢贱妾，一旦得了宠，没有不撒娇撒痴的。起初的时候，因他撒娇痴，未尝不恼他；回头一想，已经宠了他，只得容忍着点，并且叫人家听见，只道自己不能容物。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，就把他惯的无法无天的了。这一班狂奴，正是一类，偶然作了一两句歪诗，或起了个文稿，叫那些督抚贵人点了点头，他就得意的了不得，从此就故作偃蹇之态去骄人。照他那种行径，那督抚贵人何尝不恼他！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，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，一时同他认起真来，被人说是不能容物，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。依我说，把他绑了，赏他一千八百的皮鞭，看他还敢发狂！就如那李玉轩，他骂了藩台两句甚么东西，那藩台没理会他，他就到处都拿这句话骂人了。他和我买书，想赖我的书价，又拿这句话骂我，被我发了怒，攢着他的辫子，还问他一句，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‘王八蛋’。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么？孔子说的，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’，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，小人正是指这班无耻狂徒呢。还有一班不长进的，并没有人赏识过他，也学着他去瞎狂，说什么‘贫贱骄人’。你想，贫贱有什么高贵，却可以拿来骄人？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，还自命清高，反说富贵的是俗人。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人的钱，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，所以做出这个样子。我说他竟是想钱想疯了的呢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又叹一口气道：“遍地都是这些东西，我们中国怎么了哪！这两天你看报来没有？小小的一个法兰西，又是主客异形的，尚且打他不过，这两天听说要和了。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，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。读书原是好事，却被那一班人读了，便都读成了名士！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，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，你想，地方那里会弄得好？国家那里会强？国家不强，那里对付那些强国？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，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，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。你想，被他们瓜分了之后，莫说是饮酒赋诗，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！”我道：“何至于这么利害呢？”伯述方要答话，只见春兰丫头过来，叫我吃饭。伯述便道：“你请罢，我们饭后再谈。”

我于是别了过来，告知母亲，说遇见伯述的话。我因为刚才听了伯述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吃了饭就要去望他，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，只得仍旧回房去。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，我走近看时，却画的是画，翻过书面一看，始知是《点石斋画报》。便问那里来的。姊姊道：“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，还有两张报纸呢。”说罢，递了报纸给我。我便拿了报纸，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。

忽然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，问道：“你昨日写继之的信，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？”我道：“没有写。”母亲道：“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，就可以不必写了；如果有几天耽搁，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。”我道：“孩儿写去给继之，不过托他找房子，三五天里面等他回信到了，我们再定。”母亲道：“既是这么着，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，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。单靠继之，人家有许多工夫么？”我答应了，便去写了一封信，给母亲看过，要待封口，姊姊道：“你且慢着。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，须得要说明了，无论房子租着与否，要通知继之一声；不然，倘使两下都租着了，我们一起人去，怎么住两起房子呢。”我笑道：“到底姊姊精细。”遂附了这一笔，封好了，送到帐房里去。

恰好遇了伯述回来，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。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：“我送给你这个看看。看了这种书，得点实用，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。”我接过来谢了。看那书面是《富国策》，便道：“这想是新出的？”伯述道：“是日本人著的书，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。”又道：“此刻天下的大势，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，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。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，我也曾经做过官来，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。但是仔细想去，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？又没有个官种象世袭似的，那做官的代代做官，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，倘使是这样，就可以说那句话了。做官原是要读书人

做的，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。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，不要说了；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人，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，叫甚么‘书毒头’，就是此边说的‘书呆子’的意思。你想，好好的书，叫他们读了，便受了毒，变了‘呆子’，这将来还能办事么？”

我道：“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，连屁也不能放一个，这是甚么道理？”伯述叹道：“崐”现在的世界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。你不过看了《廿四史》上，五胡大闹时，他们到了中国，都变成中国样子，归了中国教化；就是本朝，也不是中国人，然而入关三百年来，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；甚至于此刻的旗人，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，所以大家都相忘了。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，还是这样吗？此时还没有瓜分，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，传起教来，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；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，你就可想了。我在山西的时候，认得一个外国人，这外国人姓李，是到山西传教去的，常到我衙门里来坐。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，一时也说不了许多，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。俄罗斯灭了波兰，他在波兰行的政令，第一件，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，还不许用波兰文字。”我道：“那么要说甚话，用甚文字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要说他的俄罗斯话，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！”我道：“不懂的便怎样呢？”伯述道：“不懂的，他押着打着要学。无论在甚么地方，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，他就拿了去办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意思呢？”伯述道：“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，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，一旦要光复起来呢。第二件政令，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，一律要走马路当中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意思更难解了。”伯述道：“我虽不是波兰人，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！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，个个都是做贼的，走了路旁，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把桌子一拍道：“你说可恨不可恨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不觉毛骨悚然。呆了半晌，问道：“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？倘是要有的，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？”伯述道：“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，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，认真办起海防、边防来就是了。我在京的时候，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。到山西之后，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，无论那一门，都有专门学堂。我未曾到过外国，也不知他的说话，是否全靠得住。然而仔细想去，未必是假的；倘是假的，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。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，谗了自己的意思，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，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，提也不提起。我们干着急，那有权办事的，却只如此。自从丢了官之后，我自南自北的，走了不知几次，看着那些读书人，又只如此。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，要贩书往来之故，也有个深意在。因为市上的书贾，都是胸无点墨的，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，利钱深，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，什么书是无用的。所以我立意贩书，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。谁知那买书的人，也同书贾一样，只有甚么《多宝塔》、《珍珠船》、《大题文府》之类，是他晓得的。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，销场最利害。至于《经世文编》、《富国策》，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，他非但不买，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；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，他却莫名其妙，取出书来，送到他眼里，他也不晓得看。你说可叹不可叹！这一班混蛋东西，叫他侥幸通了籍，做了官，试问如何得了！”我道：“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，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，官场上面的举动，也见了许多，竟有不堪言状的。”伯述道：“那捐班里面，更不必说了，他们哪里是做官，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，他那牟利之心，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！你想做官的人，不是此类，便是彼类，天下事如何得了！”我道：“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，何不还是出身去呢？将来望升官起来，势位大了，便有所凭借，可以设施了。”伯述笑道：“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，此刻我就去销病假，也要等坐补原缺；再混几年，上了六十岁，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，如何还能办事！说中国要亡呢，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。我们年纪大的，已是末路的人，没用的了。所望你们英年的人，巴巴的学好，中国还有可望。总而言之，中国不是亡了。便是强起来；不强起来，便亡了；断不会有神没气的，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。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。”正说话时，他有客来，我便辞了去。从此没事时，就到伯述那里谈天，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。

过得两天，叫了马车，陪着母亲、婶娘、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。此时天气寒冷，游人绝少。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，用石栏围住，刻着“天下第六泉。”我姊姊笑道：“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，天下的泉水，叫他辱没尽了！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，那天下的清泉，屈他居第几呢？”逛了一遍，仍旧上车回栈。刚进栈门，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，递给我一封电报。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，不觉惊疑不定。

正是：无端天外飞鸿到，传得家庭噩耗来。不知此电报究竟是谁打来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三回

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

当下拿了电报，回到房里，却没有《电报新编》，只得走出来，向胡乙庚借了来翻，原来是伯母没了，我伯父打来的，叫我即刻去。我母亲道：“隔别了二十年的老妯娌了，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，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，他却没了！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我道：“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，伯母就病了。我去辞行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，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。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，还是怎样呢？但是继之那里，又没见有回信。”婶娘道：“既然有电报叫到你，总是有甚么事要商量的，还是赶着走罢。”母亲也是这么说。我看了一看表，已经四下多钟了，此时天气又短，将近要断黑了，恐怕码头上不便当，遂议定了明天动身，出去知照乙庚。晚饭后，又去看伯述，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，谈了一会别去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，伯述送来几份地图，几种书籍，说是送给我的。又补送我父亲的一份奠仪，我叩谢了，回了母亲。大家收拾行李。到了下午，先发了行李出去，然后众人下船，直到半夜时，船才开行。

一路无话。到了南京，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栈，安顿好众人，我便骑了马，加上几鞭，走到伯父公馆里去，见过伯父，拜过了伯母。伯父便道：“你母亲也来了？”我答道：“是。”伯父道：“病好了？”我只顺口答道：“好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不知伯母是几时过的？”伯父道：“明天就是头七了。躺了下来，我还有个电报打到家里去的，谁知你倒到了上海了。第二天就接了你的信，所以再打电叫你。此刻耽搁在那里？快接了你母亲来，我有话同你母子商量。”我道：“还有婶婶、姊姊，也都来了。”伯父愕然道：“是那个婶婶、姊姊？”我道：“是三房的婶婶。”伯父道：“他们来做甚么？”我道：“因为姊姊也守了寡了，是侄儿的意思，接了出来，一则他母女两个在家没有可靠的，二则也请来给我母亲做伴。”伯父道：“好没有知识的！在外头作客，好容易么？拉拉扯扯的带了一大堆子人来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得了！我满意你母亲到了，可以住在我这里；此刻七拉八扯的，我这里怎么住得下！”我道：“侄儿也有信托继之代租房子，不知租定了没有。”伯父道：“继之那里住得下么？”我道：“并非要住到继之那里，不过托他代租房子。”伯父道：“你先去接了母亲来，我和他商量事情。”我答应了出来，仍旧骑了马，到继之处去。继之不在家，我便进去见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。他两位知道我母亲和婶婶、姊姊都到了，不胜之喜。老太太道：“你接了继之的信没有？他给你找着房子了。起先他找的一处，地方本来很好，是个公馆排场，只是离我这里太远了，我不愿意。难得他知我的意思，索性就在贴隔壁找出一处来。那里本来是人家住着的，不知他怎么和人家商量，贴了几个搬费，叫人家搬了去，我便硬同你们做主，在书房的天井里，开了一个便门通过去，我们就变成一家了。你说好不好？此刻还收拾着呢，我同你去看来。”说罢，扶了丫头便走。继之夫人也是欢喜的了不得，说道：“从此我们家热闹起来了！从前两年我婆婆不肯出来，害得大家都冷清清的，过那没趣的日子，幸得婆婆来了热闹些；不料你老太太又来了，还有婶老太太、姑太太，这回只怕乐得我要发胖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跟了他

同走。老太太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能够你发了胖，我的老命情愿短几年了。你瘦的也太可怜！”继之夫人道：“这么说，媳妇一辈子也不敢胖了！除非我胖了，婆婆看着乐，多长几十年寿，那我就胖起来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我长命，我长命！你胖给我看！”

一面说着，到了书房，外面果然开了一个便门。大家走过去看，原来一排的三间正屋，两面厢房，西面另有一大间是厨房。老太太便道：“我已经代你们分派定了：你老太太住了东面一间；那西面一间把他打通了厢房，做个套间，你婶太太、姑太太，可以将就住得了；你就屈驾住了东面厢房；当中是个堂屋，我们常要来打吵的；你要会客呢，到我们那边去。要谨慎的，索性把大门关了，走我们那边出进更好。”我便道：“伯母布置得好，多谢费心！我此刻还要出城接家母去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是呀。房子虽然没有收拾好，我们那边也可以暂时住住。不嫌委屈，我们就同榻也睡两夜了，没有住客棧的道理，叫人家看见笑话，倒像是南京没有一个朋友似的。”我道：“等两天房子弄好了再来罢，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里去，有话商量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是呀。你令伯母听说没了，不知是甚么病，怪可怜的。那么你去罢。”我辞了要行，老太太又叫住道：“你慢着。你接了你老太太来时，难道还送出城去？倘使不去时，又丢你婶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棧里，人生路不熟的，又是女流，如何使得！我做了你的主，一起接了来罢。”说罢，叫丫头出去叫了两个家人来，叫他先雇两乘小轿来，叫两个老妈子坐了去，又叫那家人雇了马，跟我出城。我只得依了。

到了客棧，对母亲说知，便收拾起来。我亲自骑了马，跟着轿子，交代两个家人押行李，一时到了，大家行礼厮见。我便要请母亲到伯父家去。老太太道：“你这孩子好没意思！你母亲老远的来了，也不曾好好的歇一歇，你就死活要拉到那边去！须知到得那边去，见了灵柩，触动了妯娌之情，未免伤心要哭，这是一层；第二层呢，我这里婆媳两个，寂寞的要死了，好容易来了个远客，你就不容我谈谈，就来抢了去么？”我便问母亲怎样。母亲道：“既然这里老太太欢喜留下，你就自己去罢；只说我路上辛苦病了，有话对你说，也是一样的。我明天再过去罢。”

我便径到伯父那里去，只说母亲病了。伯父道：“病了，须不曾死了！我这里死了人，要请来商量一句话也不来，好大的架子！你老子死的时候，为甚么又巴巴的打电报叫我，还带着你运柩回去？此刻我有了事了，你们就摆架子了！”一席话说的我不敢答应。歇了一歇，伯父又道：“你伯母临终的时候，说过要叫你兼祧；我不过要告诉你母亲一声，尽了我的道理，难道还怕他不肯么。你兼祧了过来，将来我身后的东西都是你的；就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儿子，你也是个长子了。我将来得了世职，也是你袭的。你赶着去告诉了你母亲，明日来回我的话。”我听一句，答应一句，始终没说话。

等说完了，就退了出来，回到继之公馆里去，只对母亲略略说了兼祧的话，其余一字不提。姊姊笑道：“恭喜你！又多一分家当了。”老太太道：“这是你们家事，你们到了晚上慢慢的细谈。我已经打发人赶出城去叫继之了。今日是我的东，给你们一家接风。我说过从此之后，不许回避，便是你和继之，今日也要围着在一起吃。我才给你老太太说过，你肯做我的干儿子，我也叫继之拜你老太太做干娘。”我道：“我拜老太太做干娘是很好的，只是家母不敢当。”母亲笑道：“他小孩子家也懂得这句话，可见我方刚不是瞎客气了。”我道：“老太太疼我，就同疼我大哥一般，岂但是干儿子，我看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呢。”当时大家说说笑笑，十分热闹。

不一会，已是上灯时候，继之赶回来了，逐一见礼。老太太先拉着我姊姊的手，指着我道：“这是他的姊姊，便是你的妹妹，快来见了。以后不要回避，我才快活；不然，住在一起，闹的躲躲藏藏的呕死人！”继之笑着，见过礼道：“孩儿说一句斗胆的话：母亲这么欢喜，何不把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个干女儿呢？况且我又没个亲姊姊、亲妹妹。”老太太听说，欢喜的搂着我姊姊道：“姑太太，你肯么？”姊姊道：“老太太既然这么欢喜，怎么又这等叫起女儿来呢？我从没有听见叫女儿做姑太太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是，是，这怪我不是。我的小姐，

你不要动气，我老糊涂了。”一面又叫摆上酒席来。继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，姊姊抢着也帮帮手。老太太道：“你们都不许动。一个是初来的远客；一个是身子弱得怕人，今日早起还嚷肚子痛。都歇着罢，等丫头们去弄。”一会摆好了，老太太便邀入席。席间又谈起干儿子干娘的事，无非说说笑笑。

饭罢，我和继之同到书房里去。只见我的铺盖，已经开好了。小丫头送出继之的烟袋来，继之叫住道：“你去对太太说，预备出几样东西来，做明日我拜干娘，太太拜干婆婆的礼。”丫头答应着去了。我道：“大哥认真还要做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们何尝要干这个，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。不过老人家欢喜，我们也应该凑个趣，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，古人斑衣戏彩尚且要做，何况这个呢。论起情义来，何在多此一拜；倘使没了情义的，便亲的便怎么。”这一句话触动了日间之事，便把两次到我伯父那里的话，一一告诉了继之。继之道：“后来那番话，你对老伯母说了么？”我道：“没有说。”继之道：“以后不说也罢，免得一家人存了意见。这兼桃的话，我看你只管糊里糊涂答应了就是。不过开吊和出殡两天，要你应个景儿，没有甚么道理。”我不觉叹道：“这才是彼以伪来，此以伪应呢！”继之道：“这不叫做伪，这是权宜之计。倘使你一定不答应，一时闹起来，又是个笑话。我料定你令伯的意思，不过是为的开吊、出殡两件事，要有个孝子好看点罢了。”又叹道：“我旁观冷眼看去，你们骨肉之间，实在难说！”我道：“可不是吗！我看着有许多朋友讲交情的，拜个把子，比自己亲人的多着呢。”

继之道：“你说起拜把子，我说个笑话给你听：半个月前，那时候恰好你回去了，这里盐巡道的衙门外面，有一个卖帖子的，席地而坐。面前铺了一大张出卖帖子的诉词，上写着：从某年某月起，识了这么个朋友；那时大家在困难之中，那个朋友要做生意，他怎么为难，借给他本钱，谁知亏折尽了。那朋友又要出门去谋事，缺了盘费，他又怎么为难，借给他盘费，才得动身。因此两个换了帖，说了许多贫贱相为命，富贵毋相忘的话。那朋友一去几年，绝迹不回来，又没有个钱寄回家，他又怎么为难，代他养家。象这么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套，我也记不了那许多了。后头写的是：那朋友此刻阔了，做了道台，补了实缺了；他穷在家乡，依然如故。屡次写信和那朋友借几个钱，非但不借，连信也不回，因此凑了盘费，来到南京衙门里去拜见；谁知去了七八十次，一次也见不着，可见那朋友嫌他贫穷，不认他是换帖的了。他存了这帖也无用，因此情愿把那帖子拿出来卖几文钱回去。你们有钱的人，尽可买了去，认一位道台是换帖；既是有钱的人，那道台自然也肯认是个换帖朋友云云。末后摊着一张帖子，上面写的姓名、籍贯、生年月日、祖宗三代。你道是谁？就是那一位现任的盐巡道！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住么？”我道：“后来便怎么了？”继之道：“卖了两天，就不见了。大约那位观察知道了，打发了几个钱，叫他走了。”

我道：“亏他这个法子想得好！”继之道：“他这个有所本的。上海招商局有一个总办，是广东人。他有一个兄弟，很不长进，吃酒，赌钱，吃鸦片烟，嫖，无所不为。屡屡去和他哥哥要钱，又不是要的少，一要就是几百元。要了过来，就不见了他了，在外面糊里糊涂的化完了，却又来了。如此也不知几十次了，他哥哥恨的没法。一天他又来要钱，他哥哥恨极了，给了他一吊铜钱。他却并不嫌少，拿了就走。他拿了去，买上一个炉子，几斤炭，再买几斤山芋，天天早起，跑到金利源栈房门口摆个摊子，卖起煨山芋来。”我道：“想是他改邪归正了？”继之道：“什么改邪归正！那金利源是招商局的栈房，栈房的人，那个不认得他是总办的兄弟；见他蓬头垢面那副形状，那个不是指前指后的；传扬出去，连那推车扛抬的小工都知道了，来来往往，必定对他看看。他哥哥知道了，气的暴跳如雷，叫了他去骂。他反说道：‘我从前嫖赌，你说我不好也罢了；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，又怪我不好，叫我怎样才好呢？’气得他哥哥回答不上来。好容易请了同乡出来调停，许了他多少银，要他立了永不再到上海的结据，才把他打发回广东去。你道奇怪不奇怪呢？”我道：“这两件事虽然有点相象，然而负心之人不同。”继之道：“本来善抄蓝本的人，不过套个调罢了。”

我道：“朋友之间，是富贵的负心；骨肉之间，倒是贫穷的无赖。这个只怕是个通例了。”继之道：“倒也差不多。只是近来很有拿交情当儿戏的，我曾见两个换帖的，都是膏粱子弟，有一天闹翻了脸，这个便找出那份帖子来，嗤的撕破了，拿个火烧了，说：你不配同我换帖。”说到这里，母亲打发春兰出来叫我，我就辞了继之走进去。

正是：莲花方灿舌，淘室又传呼。不知进去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二十四 回

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

当下我到里面去，只见已经另外腾出一间大空房，支了四个床铺，被褥都已开好。老太太和继之夫人，都不在里面，只有我们的一家人。问起来，方知老太太酒多了，已经睡了。

继之夫人有点不好过，我姊姊强他去睡了。

当下母亲便问我今天见了伯父，他说甚么来。我道：“没说甚么，不过就说是叫我兼祧，将来他的家当便是我的；纵使他将来了儿子，我也是个长子。这兼祧的话，伯母病的时候先就同我说过，那时候我还当他是病中心急的话呢。”姊姊道：“只怕不止这两句话呢。”我道：“委实没有别的话。”姊姊道：“你不要瞒，你今日回来的时候，脸上颜色，我早看出来了。”母亲道：“你不要为了那金子银子去淘气，那个有我和他算帐。”我道：“崐”这个孩儿怎敢！其实母亲也不必去算他，有的自然伯父会还我们，没有的，算也是白算。只要孩儿好好的学出本事来，那里希罕这几个钱！”姊姊道：“你的志气自然是好的，然而老人家一生勤俭积攒下来的，也不可拿来糟蹋了。”我笑道：“姊姊向来说话我都是最佩服的，今日这句话，我可要大胆驳一句了。这钱，不错，是我父亲一生勤俭积下来的，然而兄弟积了钱给哥哥用了，还是在家里一般，并不是叫外人用了，这又怕甚么呢。”母亲道：“崐”你便这么大量，我可不行！”我道：“这又何苦！算起帐来，未免总要伤了和气，我看这件事暂时且不必提起。倒是兼祧这件事，母亲看怎样？”母亲便和姊姊商量。姊姊道：“这个只得答应了他。只是继之这里又有事，必得要商量一个两便之法方好。”母亲对我说道：“你听见了，明日你商量去。”我答应了，便退了出来，继之还在那里看书呢。我便道：“大哥怎么还不睡？”继之道：“早呢。只怕你路上辛苦，要早点睡了。”我道：“在船上没事只是睡，睡的太多了，此刻倒也不倦。”两个人又谈了些家乡的事，方才安歇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，我便到伯父那里去，告知已同母亲说过，就依伯父的办法就是了。只是继之那里书启的事丢不下，怕不能天天在这里。伯父道：“你可以不必天天在这里，不过空了的时候来看看；到了开吊出殡那两天，你来招呼就是了。”因为今天是头七，我便到灵前行过了礼，推说有事，就走了回来，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。进去见了母亲，告知一切。母亲正在那里料理，要到伯父那里去呢。我问道：“婶婶、姊姊都去么？”姊姊道：“这位伯娘，我们又不曾见过面的，他一辈子不回家乡，我去他灵前叩了头，他做鬼也不知有我这个侄女，倒把他闹糊涂了呢，去做甚么！至于伯父呢，也未必记得着这个弟妇、侄女，不消说，更不用去了。”一时我母亲动身，出来上轿去了。我便约了姊姊去看收拾房子，又同到书房里看看。姊姊道：“进去罢，回来有客来。”我道：“继之到关上去，没有客；就是有客，也在外面客堂里，这里不来的。我有话和姊姊说呢。”姊姊坐下，我便把昨日两次见伯父说的话，告诉了他。姊姊道：“我就早知道的，幸而没有去做讨厌人。伯娘要去，我娘也说要去呢，被我止住了；不然，都去了，还说我母子没处投奔，到他那里去讨饭吃呢。”说着，便进去了。将近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回来了。我等吃过饭，便骑了马到关上去拜望各同事，彼此叙了些别后的话。傍晚时候，仍旧赶了入城。过得一天，那边房子收拾好了，我便置备了些木器，

搬了过去。老太太还忙着张罗送蜡烛鞭炮，虽不十分热闹，却也大家乐了一天。下半天继之回来了，我便把那汇票交给他，连我那二千，也叫他存到庄上去。

晚上仍在书房谈天。我想起一事，因问道：“昨日家母到家伯那边去回来，说着一件奇事：家伯那边本有两个姨娘，却都不见了。家母问得一声，家伯便回说不必提了。这两个姨娘我都见过来，不知到底怎么个情节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，却是酈士图告诉我的。令伯那位姨娘，本来就是秦淮河的人物，和一个底下人干了些暧昧的事，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了。那天忽然约定了要逃走，他便叫那底下人雇一只船在江边等着，却把衣服、首饰、箱笼偷着交给那底下人，叫他运到船上去。等到了晚上，自己便偷跑了出来。到得江边，谁知人也没了，船也没了，不必说，是那底下人撇了他，把东西拐走了。到了此时，他却又回去不得，没了主意，便跳到水里去死了。你令伯直到第二日天亮，才知道丢了人，查点东西，却也失了不少，连忙着人四处找寻。到了下午，那救生局招人认尸的招帖，已经贴遍了城厢内外，令伯叫人去看看，果然是那位姨娘。既然认了，又不能不要，只得买了一口簿棺，把他殓了。令伯母的病，本来已渐有起色，出了这件事，他一气一个死，说这些当小老婆的，没有一个是好货。那时不是还有一个姨娘么？那姨娘听了这话，便回嘴说：‘别人干了坏事，偷了东西，太太犯不着连我也骂在里面！’这里头不知又闹了个怎么样的天翻地复，那姨娘便吃生鸦片烟死了。夫妻两个，又大闹起来。令伯又偏偏找了两件偷不尽的首饰，给那姨娘陪装了去。令伯母知道了，硬要开棺取回，令伯急急的叫人抬了出去。夫妻两个，整整的闹了三四天，令伯母便倒了下来。这回的死，竟是气死的！”我听了心中暗暗惭愧，自己家中出了这种丑事，叫人家拿着当新闻去传说，岂不是个笑话！因此默默无言。

继之便用别话岔开，又谈起那换帖的事。我便追问下去，要问那烧了帖子之后便怎样。继之道：“这一个被他烧了帖子，也连忙赶回去，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来烧了。谁知找了半天，只找不着，早就不知那里去了。你道这可没了法了罢，谁知他却异想天开，另外弄一张纸烧了，却又拿纸包起，叫人送去还他。”我笑道：“法子倒也想得好。只是和人家换了帖，却把人家的帖子丢了，就可见得不是诚心相好的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丢了算甚么！你还不看见那些新翰林呢，出京之后，到一处打一处把势，就到一处换一处帖，他要存起来，等到衣锦还乡的时候，还要另外雇人抬帖子呢。”我道：“难道随处丢了？”继之道：“岂敢！我也不懂那些人骗不怕的，得那些新翰林同他点了点头，说了句话，便以为荣幸的了不得。求着他一副对子，一把扇子，那就视同拱壁，也不管他的字好歹。这个风气，广东人最利害。那班洋行买办，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，无论甚么，都说是外国人好，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。说起中国来，是没有一样好的，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。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枪炮，不能仗着他强国的，却不知怎么，见了这班新翰林，又那样崇敬起来，转弯托人去认识他，送钱把他用，请他吃，请他喝，设法同他换帖，不过为的是求他写两个字。”我道：“求他写字，何必要换帖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换了帖，他写起上下款来，便是如兄如弟的称呼，好夸耀于人呢。最奇怪的：这班买办平日都是一钱如命的，有甚么穷亲戚、穷朋友投靠了他，承他的情，荐在本行做做西崽，赚得几块钱一个月，临了在他帐房里吃顿饭，他还要按月算饭钱呢。到见了那班新翰林，他就一百二百的滥送。有一位广东翰林，叫做吴日升，路过上海时，住了几个月，他走了之后，打扫的人在他床底下扫出来两大箩帖子。后来一个姓蔡的，也在上海住了几时，临走的时候，多少把兄把弟都送他到船上。他却把一个箱子扔到黄浦江里去，对众人说：‘这箱子里都是诸君的帖，我带了回去没处放，不如扔了的干净。’弄得那一班把兄把弟，一齐扫兴而去。然而过得三年，新翰林又出产了，又到上海来了，他们把前事却又忘了。你道奇怪不奇怪！”

我道：“原来点了翰林可以打一个大把势，无怪那些人下死劲的去用功了。可惜我不是广东人，我若是广东人，我一定用功去点个翰林，打个把势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不是广东人何尝不能打把势。还有一种靠着翰林，周游各省去打把势的呢。我还告诉你一个笑话：有一个广

东姓梁的翰林，那时还是何小宋做闽浙总督，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辈亲戚，他仗着这个靠山，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势。他是制台的亲戚，自然大家都送钱给他了。有一位福建粮道姓谢，便送了他十两银子。谁知他老先生嫌少了，当时虽受了下来，他却换了一个封筒的签子，写了‘代茶’两个字，旁边注上一行小字，写的是：‘翰林院编修梁某，借粮道库内赢余代赏。’叫人送给粮道衙门门房。门房接着了，不敢隐瞒，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谢观察。那位谢观察笑了一笑，收了回来，便传伺候，即刻去见制台，把这封套银子请制台看了，还请制台的示，应该送多少。何小宋大怒，即刻把他叫了来一顿大骂，逼着他亲到粮道衙门请罪；又逼着他把满城文武所送的礼都一一退了，不许留下一份。不然，你单退了粮道的，别人的不退，是甚么意思。他受了一场没趣，整整的哭了一夜。明日只得到粮道那边去谢罪，又把所收的礼，一一的都退了，悄悄的走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！”我道：“这件事自然是有的，然而内中恐怕有不实不尽之处。”继之道：“怎么不实不尽？”我道：“他整整的哭了一夜，是他一个人的事，有谁见来？这不是和那作小说的一般，故意装点出来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那时候他就住在总督衙门里，他哭的时候，还有两个师爷在旁边劝着他呢，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。你原来疑心这个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人就太没有骨气了！退了礼，不过少用几两银子罢了，便是谢罪一层，也是他自取其辱，何必哭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你说他没有骨气么？他可曾经上折子参过李中堂。谁知非但参不动他，自己倒把一个翰林干掉了。折子上去，皇上怒了，说他末学新进，妄议大臣，交部议处，部议得降五极调用。”我道：“编修降了五级，是个什么东西？”继之道：“那里还有甚么东西！这明明是部里拿他开心罢了。”我屈着指头算道：“降级是降正不降从的，降一级便是八品，两级九品，三级未入流，四级就是个平民。还有一级呢？哦，有了！平民之下，还有娼、优、隶、卒四种人，也算他四级。他那第五级刚刚降到娼上，是个婊子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没有男婊子的。”我道：“那么就是个王八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说他王八，他却自以为荣耀得很呢，把这‘降五级调用’的字样做了衔牌，竖在门口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有甚么趣味？”继之道：“有甚么趣味呢，不过故作偃蹇，闹他那狂士派头罢了。其实他又不是真能狂的。他得了处分回家乡去，那些亲戚朋友有来慰问他的，他便哭了，说这件事不是他的本意，李中堂那种阔佬，巴结他也来不及，那里敢参他。只因住在广州会馆，那会馆里住着有狐仙，长班不曾知照他，他无意中把狐仙得罪了，那狐仙便迷惘了他，不知怎样干出来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倒善哭。”

我因为继之说起“狂士”两个字，想起王伯述的一番话，遂逐一告诉了他。继之道：“他是你的令亲么？我虽不认得他，却也知道这个人，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呢。”我道：“大哥怎么知道他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他前年在上海打过一回官司，很奇怪的，是我一个朋友经手审问，所以知道详细，又因为他太健讼了，所以把这件案当新闻记着。后来那朋友到了南京，我们谈天就谈起来。我的朋友姓窦，那时上海县姓陆。你那位令亲有三千两的款子，存在庄上。也不是存的，是在京里汇出来，已经照过票，不过暂时没有拿去。谁知这一家钱庄恰在这一两天内倒闭了，于是各债户都告起来，他自然也告了。他告时，却把一个知府藏起来，只当一个平民。上海县断了个七成还帐。大家都具了结领了，他也具结领了。人家领去了没事；他领了去，却到松江府上控，告的是上海县意存偏袒。府里自然仍发到县里来再问。这回上海县不曾亲审，就是我那朋友姓窦的审的。官问他：‘你为甚告上海县意存偏袒？怎么叫做偏袒？’他道：‘子程子曰：“不偏之谓中。”可见得不中之谓偏了。’问：‘何以见得不中？’他道：‘若要中时，便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交给他三千银子，为甚么只断他还我二千一呢？’问道：‘你既然不服，为甚又具结领去？’他道：‘我本来不愿领，因为我所有的就是这一笔银子，我若不领出来，客店里、饭店里欠下的钱没得还，不还他们就要打我，只得先领了来开发他们。’问道：‘你既领了，为甚又上控？’他道：‘断得不公，自然上控。’官只得问被告怎样。被告加了个八成。官再问他。他道：‘就是加一成也好，我也领的；只

是领了之后，怨不得我再上控。’官倒闹得没法，判了个交差理楚，卒之被他收了个十足。差人要向他讨点好处，他倒满口应承，却伸手拉了差人，要去当官面给，吓得那差人缩手不迭。后来打听了，才知道他是个开缺的大同府，从前就在上海公堂上，开过顽笑的。”

正是：不怕狼官兼虎吏，却来谈笑会官司。不知王伯述从前又在上海公堂上开过甚么顽笑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二十五 回

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

我听说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开过一回顽笑，便急急的追问。继之道：“他放了大同府时，往山西到任，路过上海，住在客栈里。一天邻近地方失火。他便忙着搬东西，匆忙之间，和一个栈里的伙计拌起嘴来，那伙计拉了他一把辫子。后来火熄了，客栈并没有波累着。他便顶了那知府的官衔，到会审公堂去告那伙计。问官见是极细微的事，便判那伙计罚洋两元充公。他听了这种判法，便在身边掏出两块钱，放在公案上道：‘大老爷是朝廷命官，我也是朝廷命官，请大老爷下来，也叫他拉一拉辫子，我代他出了罚款。’那问官出其不意的被他这么一顶，倒没了主意，反问他要怎么办。他道：‘这一座法堂，权不自我操，怎么问起我来！’问官没了法，便把那伙计送县，叫上海县去办。却写一封信知照上海县，说明原告的出身来历，又是怎么个刁钻古怪。上海县得了信，便到客栈去拜访他，问他要怎样办法。他道：‘我并非要十分难为他，不过看见新衙门判得太轻描淡写了，有意和他作难；谁知他是个脓包，这一点他就担不起了。随便怎样办一办就是了。’上海县回去，就打了那伙计一百小板，又把他架到客栈门口，示几天众，这才罢了。他是你令亲，怎样这些事都不知道？”我道：“从前我并不出门，这门姻亲远得很，不常通信，不是先君从前说过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这个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，又能取笑，真是从容不迫。”继之道：“掉文一层，还许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；这马上拿出两块钱来，叫他也下来受辱，这个倒是亏他的急智。”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，告诉了继之。

此时夜色已深，安排歇息。过了几天，伯父那边定了开吊出殡的日子，又租定了殡房，赶着年内办事。又请了母亲去照应里面事情。到了日子，我便去招呼了两天。继之这边，又要写多少的拜年信，家里又忙着要过年，因此忙了些时。到了新年上，方才空点，继之老太太又起了忙头，要请春酒；请了不算，还叫继之夫人又做东请了一回，又要叫继之再请；我母亲、婶娘，也分着请过。老太太又提起干娘、干儿子的事情，说去年白说了这句话，因为事情忙，没有办到，此刻大家空了，要择日办起来了。于是办这件事又忙了两天，已是过了元宵，我便到关上去。此时家中人多了，热闹起来，不必十分照应，我便在关上盘桓几天。

一天晚上，有两个同事，约着扶乩。这天继之进城去了，我便约了述农，看他们鬼混。只见他们香花灯烛的供起来，在那里叩头膜拜；拜罢，又在那里书符念咒。鬼混已毕，便一人一面的用指头扶起那乩，憩了半天，乩动起来，却只在乩盘内画大圈子，闹了半夜，不曾写出一个字来。我便拉了述农回房，议论这件事。我道：“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，那里有甚么神仙鬼怪！我却向来不信这些。还有一说，最可笑的，说甚么‘信则有，不信则无’。照这样说起来，那鬼神的有无，是凭人去作主的了。譬如你是信的，我是不信的，我两个同在这屋里，这屋里还是有鬼神呢，还是没鬼神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个我看将来必有一个绝世聪明的人，去考求出来的。这件事我是不敢断定，因为我看见了几件希奇古怪的事。那年我在福建，几个同事也欢喜顽这个，差不多天天晚上弄。请了仙来，却同作诗唱和的，从来不谈祸福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我也会。不信，我到外面扶起来，我只要自己作了往上写，我还成了个

仙呢。述农道：“这倒不尽然。那回扶乩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做买卖出身，只懂得三一三十一的打算盘，那里会作诗；一个是秀才，却是八股朋友，作起八韵诗来，连平仄都闹不明白的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他那里能进学？”述农道：“他到了考场时，是请人枪替做的，他却情愿代人作两股去换。你想这么个人，那里能作古、近体诗呢。并且作出来很有些好句子，内中也有不通的，他们都抄起来，订成本子。我看见有两首很好，也抄了下来。”我道：“崐”抄的是甚么诗，可否给我看看？”述农道：“抄的是《帘钩》诗，我只誊在一张纸上，不知道可还找得出来。”说罢，取过护书，找了一遍没有；又开了书橱，另取出一个护书来，却捡着了，交给我看。只见题目是“帘钩”二字，那诗是：

银蒜双垂碧户中，樱桃花下约帘栊。楼东乙字初三月，亭北丁当廿四风。翡翠倒含春水绿，珊瑚返挂夕阳红。双双燕子惊飞处，鹦鹉无言倚玉笼。

绿杨深处最关情，十二红楼界碧城。似我勾留原有约，殢人消息久无声。带三分暖收丁字，隔一重纱放午晴。却是太真含笑入，钗光髻影可怜生。

丫叉扶上碧楼阑，押住炉烟玳瑁斑。四面有声珠落索，一拳无力玉弯环。攀来桃竹招红袖，辽去杨花上翠环。记得昨宵踏歌处，有人连臂唱刀铤。

曲琼犹记楚人词，落日偏宜子美诗。一样书空摹蛱尾，三分月影却蛾眉。玲珑腕弱娇无力，宛转绳轻风不知。玉凤半垂钗半堕，簪花人去未移时。

我看了便道：“这几首诗好象在哪里见过的。”述农道：“奇怪！人人见了都说是好象见过的，就是我当时见了，也是好象见过的，却只说不出在哪里见过。有人说在甚么专集上，有人说有《随园诗话》上。我想《随园诗话》是人人都看见过的，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。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，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，为了他再去把《随园诗话》念一遍呢。”我一面听说，一面取过一张纸来，把这四首诗抄了，放在衣袋里。述农也把原稿收好。

我道：“象这种当个顽意儿，不必问他真的假的，倒也无伤大雅。至于那一种妄谈祸福的，就要不得。”述农道：“那谈祸福的还好，还有一种开药方代人治病的，才荒唐呢！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，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。一个甚么洋行的买办，他的一位小姐得了个干血癆的毛病，总医不好。女眷们信了神佛，便到一家甚么‘报恩堂’去扶乩，求仙方。外头传说得那报恩堂的乩坛，不知有多少灵验；及至求出来，却写着‘大红柿子，日食三枚，其病自愈’云云。女眷们信了，就照方给他吃。吃了三天之后，果然好了。”我道：“奇了！怎么真是吃得好的呢？”述农道：“气也没了，血也冷了，身子也硬了，永远不要再受癆病的苦了，岂不是好了么！然而也有灵的很奇怪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枚，是行医的，他家里设了个吕仙的乩坛。有一天我去看子枚，他不在家，只有他的兄弟子翼在那里。我要等子枚说话，便在那里和子翼谈天。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，要请子枚看病，说是他的弟媳妇肚子痛的要死。可奈子枚不在家。子翼便道：‘不如同你扶乩，求个仙方罢。’那乡下人没法，只得依了。子翼便扶起来，写的是：‘病虽危，莫着急；生化汤，加料吃。’便对那乡下人道：‘说加料吃，你就撮两服罢。那生化汤是药店里懂得的。’乡下人去了。我便问这扶乩灵么。子翼道：‘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自己会动，原是人去动他的，然而往往灵验得非常，大约是因人而灵的。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，说弟妇肚痛得要死。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利害，或者是作动要生小孩子，也未可知，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。’我听了，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。恰好子枚回来，见炉上有香，便道：‘扶乩来着么？’子翼道：‘方才张老五来请你看病，说他的弟妇肚痛得要死，他又不在家，我便同他扶乩，写了两服生化汤。’子枚大惊道：‘怎么开起生化汤来？’子翼道：‘女人家肚痛得那么利害，怕不是生产，这正是对症发药呢。’子翼跌足道：‘该死，该死！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，你叫他弟妇拿甚么去生产！’子翼呆了一呆道：‘也许他是血痛，生化汤未尝不对。’子枚道：‘近来外面闹纹肠痧闹得利害呢，你倒是给他点痧药也罢了。’说过这话，我们便谈我们的事。谈完了，我刚起来要走，只见方才那乡下人怒气冲天，满头大汗的跑了来，一屁股坐下，便在那里喘气。我心中暗想不好

了，一定闯了祸了，且听他说甚么。只见他喘定了，才说道：‘真真气煞人！今天那贱人忽然嚷起肚子痛来，嚷了个神嚎鬼哭，我见他这样辛苦，便来请先生。偏偏先生不在家，二先生和我扶了乩，开了个甚么生化汤来。我忙着去撮了两服，赶到家里，一气一个死，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，赶我到了家时，他的私孩子已经下地了！’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。照这一件事看起来，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。“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，被述农这一说，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。

当下夜色已深，各各安歇。次日继之出来，我便进城去。回到家时，却不见了我母亲，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。我吃惊便问：“怎么想着去的？”婢娘道：“也不知他怎么想着去的，忽然一声说要去，马上就叫打轿子。”我听了好不放心，便要赶去。姊姊道：“你不要去！好得伯娘只知你在关上，你不去也断不怪你。这回去，不定是算账，大家总没有好气，你此刻赶了去，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。”我问：“几时去的？”姊姊道：“才去了一会。等一等再不来时，我代你请伯娘回来。”

我只得答应了，到继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。

此时干娘，大嫂子，干儿子，叔叔的，叫得分外亲热。坐了一会，回到自己家去，把那四首诗给姊姊看。姊姊看了，便问：“那里来的？这倒像是闺阁诗。”我道：“不要亵渎了他，这是神仙作的呢。”姊姊又问：“端的那里来的？”我就把扶乩的话说了一遍。姊姊又把那诗看了再看，道：“这是神仙作的，也说不定。”我道：“姊姊真是奇人说奇话，怎么看得出来呢？”妹道道：“这并不奇。你看这四首诗，炼字炼句及那对仗，看着虽象是小品，然而非真正作手作不出来。但是讲究咏物诗，不重在描摹，却重在寄托。是一位诗人，他作了四首之多，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，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，或者仙人万虑皆空，所以用不着寄托。所以我说是仙人作的，也说不定。”

我不觉叹了一口气。姊姊道：“好端端的为甚么叹气？”我道：“我叹妇人女子，任凭怎么聪明才干，总离不了‘信鬼神’三个字。天下那里有许多神仙！”姊姊笑道：“我说我信鬼神，可见你是不信的了。我问你一句，你为甚么不信？”我道：“这是没有的东西，我所以不信。”姊姊道：“怎见得没有？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。”我道：“只我不曾看见过，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。”姊姊道：“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，甚么‘六合之外，存而勿论’，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，都说是没有的。天上有个玉皇大帝，你是不曾看见过的，你说没有；北京有个皇帝，你也没有见过，你也说是没有的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么说，姊姊是说有的了？”姊姊道：“惟其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，才敢考你。”我连忙问：“凭据在那里？”姊姊道：“我问你一句书，‘先王以神道设教’，怎么解？”我想了一想道：“先王也信他，我们可以不必谈了。”姊姊道：“是不是呢，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么！这句书重在一个‘设’字，本来没有的，比方出来，就叫做设。犹如我此刻没有死，要比方我死了，行起文来，便是‘设我死’，或是‘我设死’，人家见了，就明知我没有死了。所以神道本来是有的，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，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，不能治其心，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，教化愚民。我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，古人不过闲闲的撒了一个谎，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，一齐都叫他瞒住了，你说可笑不可笑呢。我再问你这个‘如’字怎么解？”我道：“如，似也，就是俗话的‘象’字，如何不会解。”姊姊道：“‘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’这两句，你解解看。”我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又象在，又象神在，可见得都不在，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。”姊姊道：“既然没有，为甚么孔子还祭呢？两个‘祭’字，为甚么不解？”我道：“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意思了，难道还不懂么。”姊姊道：“又错了！两个‘祭’字是两个讲法：上一个‘祭’字是祭祖宗，是追远的意思；鬼神可以有，祖宗不可没有，虽然死了一样是有的，但念我身之所自来，不敢或忘，祖宗虽没了，然而孝子慈孙，追远起来，便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下一个‘祭’字是祭神，那才是神道设教的意思呢。”我不禁点头道：“我也不敢多说了，明日我送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罢。”姊姊道：“甚么先生门生！我这个又是谁教的，还不是

自己体会出来。大凡读书，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，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。”

讲到这里，姊姊忽然看了看表，道：“到时候了，叫他们打轿子罢。”我惊问甚事，姊姊道：“我直对你说罢：伯娘是到那边算帐去的，我死活劝不住，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，倘使有甚争执，也好解劝解劝。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，此刻不知怎样闹呢。”我道：“还是我去罢。”姊姊道：“使不得！你去白讨气受。伯娘也说过，你回来了，也不叫你去。”说罢，匆匆打轿去了。

正是：要凭三寸莲花舌，去劝争多论寡人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六回

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

当下我姊姊匆匆的上轿去了。忽报关上有人到，我迎出去看时，原来是帐房里的同事多子明。到客堂里坐下，子明道：“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，还要算结去年的帐。天气不早了，恐怕多耽搁了，来不及出城，所以我先来知照一声，倘来不及出城，便到这里寄宿。”我道：“谨当扫榻恭候。”子明道：“何以忽然这么客气？”大家笑了一笑。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。

等了一会，母亲和姊姊回来了。只见母亲面带怒容。我正要上前相问，姊姊对我使了个眼色，我便不开口。只见母亲一言不发的坐着，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。想了一会，仍退到继之这边，进了上房，对继之夫人道：“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，好象发了气，我又不肯劝，求大嫂子代我去劝劝如何？”继之夫人听说，立起来道：“好端端的发甚么气呢？”说着就走。忽然又站着道：“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！”低了头一会儿，再走到里间，请了老太太同去。我道：“怎么惊动了干娘？”继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，我不解其意，只得跟着走。继之夫人道：“你到书房去憩憩罢！”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。憩了好一会，听得房外有脚步声音，便问：“那个？”外面答道：“是我。”这是春兰的声音。我便叫他进来，问作甚么。春兰道：“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。”我问：“此刻老太太做甚么？”春兰道：“打牌呢。”我便走过去看看，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，姊姊在旁观局；母亲脸上的怒气，已是没有了。

姊姊见了我，便走到母亲房里去，我也跟了进来。姊姊道：“干娘、大嫂子，是你请来的么？”我道：“姊姊怎么知道？”姊姊道：“不然那里有这么巧？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，今天走进来，便大说大笑，又倒在伯娘怀里，撒娇撒痴的要打牌。这会又说不过去吃饭了，要搬过来一起吃，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。”我道：“这可来不得！何况大嫂子身体又不好。”姊姊道：“说说罢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谁高兴闹一夜！”我道：“姊姊到那边去，到底看见闹的怎么样？”姊姊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到那里，已经闹完了。一个在那里哭，一个在那里吓眉唬眼的。我劝住了哭，便拉着回来。临走时，伯父说了一句话道：‘总而言之，我不曾提挈侄儿升官发财，是我的错处。’”我道：“这个奇了，那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？”姊姊道：“我那里得知。我教你，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，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说话之间，外面的牌已收了，点上灯，开上饭，大家围坐吃饭。继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。吃过了饭，大家散坐。

忽见一个老妈子，抱了一个南瓜进来。原来是继之那边用的人，过了新年，便请假回去了几天，此刻回来，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，也送我这边一个。母亲便道：“生受你的，多谢了！但是大正月里，怎么就有了这个？”继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。见了他，倒想起一个笑话来：有一个乡下姑娘，嫁到城里去，生了个儿子，已经七八岁了。一天，那乡下姑娘带了儿子，回娘家去住了几天。及至回到夫家，有人问那孩子：‘你

到外婆家去，吃些甚么？’孩子道：‘外婆家好得很，吃菜当饭的。’你道甚么叫‘吃菜当饭’？原来乡下人苦得很，种出稻子都卖了，自己只吃些杂粮。这回几天，正在那里吃南瓜，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。”说的众人笑了。

他又道：“还有一个城里姑娘，嫁到乡下去，也生下一个儿子，四五岁了。一天，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。那南瓜有多大，我也比他不出来。婆婆便叫媳妇煮了吃。那媳妇本来是个城里姑娘，从来不曾煮过；但婆婆叫煮，又不能不煮，把一个整瓜，也不削皮，也不切开，就那么煮熟了。婆婆看见了也没法，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。”说到这里，众人已经笑了。他又道：“还没有说完呢。吃了一会，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，婆婆便吃了一惊，说：‘好好同在这里吃瓜的，怎么就丢了？’满屋子一找，都没有。那婆婆便提着名儿叫起来。忽听得瓜的里面答应道：‘奶奶呀，我在这里磕瓜子呢。’原来他把瓜吃了一个窟窿，扒到瓜瓢里面去了。”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。

老太太道：“媳妇今天为甚这等快活起来？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。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，难得今天这样，你只常常如此便好。”继之夫人道：“这个只可偶一为之，代老人家解个闷儿；若常常如此，不怕失了规矩么！”老太太道：“哦！原来你为了这个。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。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，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，才是天伦之乐呢。处处立起规矩来，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，婆媳不成婆媳，明明是自己一家人，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，还有甚么乐处？你公公在时，也是这个脾气。继之小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肯抱一抱。问他时，他说《礼经》上说的：‘君子抱孙不抱子。’我便驳他：‘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，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，他说了这句话，我也要驳他。他这个明明是教人父子生疏，照这样办起来，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泯灭了么！’这样说了，他才抱了两回。等得继之长到了十二三岁，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，见了他总是正颜厉色的。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，儿子来了，他登时就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起来。同儿子说起活来，总是呼来喝去的，见一回教训一回。儿子见了，就和一根木头似的，挺着腰站着，除了一个‘是’字，没有回他老子的话。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？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，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。”我道：“这个脾气，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他的理没有我长，他就不得不改。他每每说为人子者，要色笑承欢。我只问他：‘你见了儿子，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；他见了你，就同见了鬼一般，如何敢笑？他偶然笑了，你反骂他没规矩，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，那里是承欢呢？古人斑衣戏彩，你想四个字当中，就着了一个戏字；倘照你的规矩，虽斑衣而不能戏，那只好穿了斑衣，直挺挺的站着，一动也不许动，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么？’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老太太又道：“男子们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，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。回到家来，仍然是这般，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，那父子的天性，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么？何况我们女子，婆媳、妯娌、姑嫂团在一处，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，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。有了大事，当了生客，难道也叫你们这般么！”姊姊道：崐”干娘说的是和气，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。这个肯和，那个不肯和，也是没法的事。所以家庭之中，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。象我们这两家人家，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。”老太太道：崐”那不和的，只是不懂道理之过，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，自然就好了。”

姊姊道：“我也曾细细的考究过来，不懂道理，固然不错，然而还是第二层，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。大抵家庭不睦，总是婆媳不睦居多。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，我才敢说这句话：人家听说婆媳不睦，总要派媳妇的不是。据我看来，媳妇不是的固然也有，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。大抵那个做婆婆的，年轻时也做过媳妇来，做媳妇的时候，不免受了他婆婆的气，骂他不敢回口，打他不敢回手。捱了若干年，他婆婆死了，才敢把腰伸一伸。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，娶了媳妇，他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，把自己从前所受的，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头上施展。说起来，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，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。你想叫那媳妇怎样受？哪里还讲甚么和气？他那媳妇呢，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天下

的家庭，永远不会和睦的了。除非把女子叫来，一齐都读起书来，大家都明了理，这才有望呢。我常说过一句笑话：凡婆媳不睦的，不必说是不睦，只当他是报仇，不过报非其人，受在上代，报在下代罢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姊姊的婆婆，有报仇没有？”姊姊道：“我的婆婆，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；到这里来，见了干娘，恰是一对。自从我寡了，他天天总对我哭两三次，却并不是哭儿子，哭的是我，只说怪贤德的媳妇，年纪又轻，怎么就叫他做了寡妇。其实我这么个人，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，哪里配称到‘贤德’两个字！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，一个寡媳妇，哪里肯放他常回娘家，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，不硬留在家里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么！”我道：“这报仇之说，不独是女子，男子也是这样。我听见大哥说，凡是做官的，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，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。”姊姊道：“我这个不过是通论，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，怎么加得上‘凡是’两个字，去一网打尽！”

说到这里，继之的家人来回说：“关上的多师爷又来了，在客堂里坐着。”我取表一看，已经亥正了。暗想何以此刻才来，一面对姊姊道：“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，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。”说着出来，会了子明，让到书房里坐。子明道：“还没睡么？”我道：“早呢。你在哪里吃的晚饭？”子明道：“饭是在庄上吃的。倒是弄拧了一笔帐，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，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总册子。”我道：“何必那么早呢？”子明道：“还有别的事呢。”我道：“那么早点睡罢，时候不早了。”子明道：“你请便罢。我有个毛病，有了事在心上，要一夜睡不着的。我打算看几篇书，就过了这一夜了。”我道：“那么我们谈一夜好么？”子明道：“你又何必客气呢，只管请睡罢。”我道：“此刻我还不睡，我和你谈到要睡时，自去睡便了。我和继之谈天，往往谈到十二点、一点，不足为奇的。”子明笑道：“我也听继之、述农都说你欢喜听人家说新闻故事。”我道：“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，我就陪你谈两三夜都可以。”子明道：“哪里有许多好谈！”我道：“你先请坐，我去去再来。”说罢，走到我那边去，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，大家也安排睡觉。便对姊姊道：“我们家可有干点心，弄点出去，有个同事来了，说有事睡不着，在那里谈天，恐怕半夜里要饭呢。”姊姊道：“有。你去陪客罢，就送出来。”

我便回到书房，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，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，遇见那扮官做贼，后来继之说他是官的那个人来。子明道：“区区一个候补县，有甚么希奇！还有做贼的现任臬台呢。”我道：“是那个臬台？几时的事？”子明道：“事情是好多年了，只怕还是初平‘长发军’时的事呢。你信星命不信？”我道：“奇了，怎么凭空岔着问我这么一句？”子明道：“这件事因谈星命而起，所以问你。”我道：“你只管谈，不必问我信不信。”子明道：“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。有一天，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说是灵得很，他也去算。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，开口便说：‘你是个贼。’他倒吃了一惊，问：‘怎样见得？’那先生道：‘我只据书论命。但你虽然是个贼，可也还官星高照，你若走了仕路，可以做到方面大员。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：做官到了三品时，就要急流勇退，不然就有大祸临头。’他听了那先生的话，便去偷了一笔钱，捐上一个大八成知县，一样的到省当差，然而他还是偷。等到补了缺，他还是偷。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，人家来告了，他还比差捉贼呢。可怜那差役倒是被贼比了，你说不是笑话么！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，连捐带保的，升官格外快。等到他升了道台时，他的三个儿子，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、知府出身去了。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。后来居然放了安徽臬台。到任之后，又想代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。只是还短三千银子，要去偷呢。安庆虽是个省城，然而兵燹之后，元气未复，哪里有个富户，有现成的三千银子给他偷呢。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，当夜便到藩库里偷了一千两。到得明天，库吏知道了，立刻回了藩台，传了怀宁县，要立刻查办。怀宁县便传了通班捕役，严饬查拿。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，这一夜藩库里又失了一千银子。藩台大怒，又传了首县去，立限严比。首县回到衙门，正要比差，内中一个老捕役禀道：‘请老爷再宽一天的限，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。’

知县道：‘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么？’捕役道：‘踪迹虽然不知，但是这贼前夜偷了，昨夜再偷，一定还在城内。这小小的安庆城，尽今天一天一夜，总要查着了。’官便准了一天限。谁知这老捕役对官说的是假话，他那里去满城查起来，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来偷的。到了夜静时，他便先到藩库左近的房屋上伏定了。到了三更时，果然见一个贼，飞檐走壁而来，到藩库里去了。捕役且不惊动他，连忙跑在他的来路上伏着。不一会，见他来了，捕役伏在暗处，对准他脸部，飕的飞一片碎瓦过来。他低头一躲，恰中在额角上，仍是如飞而去。捕役赶来，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，跳了下去。捕役正要跟着下去时，低头一看，吃了一惊。”

正是：正欲投身探贼窟，谁知足下是官衙。不知那捕役惊的甚么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七回

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

“那老捕役往下一看，贼不见了，那房子却是臬台衙门，不免吃了一惊，不敢跟下去，只得回来。等到了散更时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，把昨夜的事，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。又说道：‘此刻知道了贼在臬署。老爷马上去上衙门，请臬台大人把阖署一查，只要额上受了伤的，就是个贼，他昨夜还偷了银子。老爷此刻不要等藩台传，先要到藩台那里去回明了，可见得我们办公未尝怠慢。’知县听得有理，便连忙梳洗了，先上藩台衙门去，藩台正在那里发怒呢。知县见了，便把老捕役的话说了一遍。藩台道：‘法司衙门里面藏着贼，还了得么！赶紧去要了来！’知县便忙到了臬署。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捕役，都升布在臬署左右，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。知县上了官厅，号房拿了手版上去，一会下来，说‘大人头风发作，不能见客，挡驾’。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，回明藩台。藩台怒不可遏，便亲自去拜臬台。知县吓得不敢回署，只管等着。等了好一会，藩台回来了，也是见不着。便叫知县把那老捕役传了来，问了几句话，便上院去，叫知县带着捕役跟了来。到得抚院，见了抚台，把上项事回了一遍。抚台大怒，叫旗牌官快快传臬司去，说无论甚么病，必要来一次，不然，本部院便要亲到臬署查办事件了。几句话到了臬署，阖署之人，都惊疑不定。那臬台没法，只得打轿上院去。到得那里时，只见藩台以下，首道、首府、首县，都在那里，还有保 181·甲局总办、委员，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。众官见他来，都起立相迎。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，说是头风痛得利害，扎上了稍为好些。众官都信以为实。抚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，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。只见那老捕役脱了大帽，跑上来对着臬台请了个安道：‘大人的头风病，小人可以医得。’臬台道：‘莫非是个偏方？’捕役道：‘是一个家传的秘方。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，小人看看头部，方好下药。’臬台听了，颜色大变，勉强道：‘这个帕子去不得的，去了痛得利害。’捕役道：‘只求大人开恩，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！’臬台面无人色的说道：‘你说些甚么，我不懂呀！’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，都面面相觑。那捕役一回身，又对首县跪下禀道：‘小人该死！昨夜飞瓦打伤的，正是臬宪大人！’首县正要喝他胡说，那臬台早仓皇失措的道：‘你——你——你可是疯了！’说着也不顾失礼，立起来便想踢他。当时首道坐在他下手，便拦住道：‘大人贵恙未痊，不宜动怒。’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，也着实疑心。抚台只是呆呆的看着，在那里纳闷。捕役又过来对他说道：‘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，好脱了小人干系；不然，众位大人在这，莫怪小人无礼！’臬台又惊，又慌，又怒道：‘你敢无礼！’捕役走近一步道：‘小人要脱干系，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！’说时便要动手。众官一齐喝住。首县见他这般卤莽，更是手足无措，连连喝他，却只喝不住。捕役回身对抚台跪下道：‘求大人请臬台大人升一升冠，露一露头部，’

倘没有受伤痕迹，小人死而无怨。’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臬台做的了。失了库款，责罚非轻，不如试他一试。倘使不是的，也不过同寅上失了礼，罪名自有捕役去当；倘果然是他，今日不验明白，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，岂不是没了凭据。此时捕役正对抚台跪着回话，藩台便站起来对臬台道：‘阁下便升一升冠，把帕子去了，好治他个诬攀大员的重罪！’臬台正待支吾，抚台已吩咐家人，代臬宪大人升冠。一个家人走了过来，嘴里说‘请大人升冠’，却不动手。此时官厅上乱烘烘的，闹了个不成体统。捕役便乘乱溜到臬台背后，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，早掉了，乘势把那黑帕一扯，扯了下来。臬台不知是谁，忙回过头来看，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，送到捕役眼里。捕役扬起了黑帕，走到当中，朝上跪下，高声禀道：‘盗藩库银子的真贼已在这里，求列位大人老爷作主！’一时抚台怒了，藩台乐了，首道、首府惊的呆了，首县却一时慌的没了主了。那位臬台却气得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嘴里只说‘罢了罢了’。一时之间，倒弄得人声寂然，大家面面相觑。却是藩台先开口，请抚台示下办法。抚台便叫传中军来，先看管了他。一时之间，中军到了。那捕役等抚台吩咐了话，便抢上一步，对中军禀道：‘臬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工夫很利害，请大人小心！’那臬台顿足道：‘罢了！不必多说了！待我当堂直供了，你们上了刑具罢！’于是跪下来，把自从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，一直供到昨夜之事，当堂画了供，便收了府监。抚台一面拜折参办。这位臬台办了个尽法不必说，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，还不知得了个甚么军流的罪。你说天下事不是无奇不有么。”

此时已响过三炮许久，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，回头一看，那点心早已整整的摆了四盘在那里，还有鸡鸣壶炖上一壶热茶，便让子明吃点心。两个对坐下来，子明问道：“近来这城里面，晚上安靖么？”我道：“还没听见甚么。你这问，莫非城外有甚么事？”子明道：“崐”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呢。只因和局有了消息，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，遣散了两营。”我道：“要用就募起来，不用就遣散了，也怨不得那些散勇作贼。其实平时营里的缺额只要补足了，到了要用时，只怕也够了。”子明道：“哪里会够！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，从中沾些光呢。莫说补足了额，就是溢出额来，也不够呢。”

我笑道：“不缺已经好了，那里还有溢额的？”子明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！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，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。到了京城的神机营，却一定溢额的，并且溢的不少，总是溢个加倍。”我诧异道：“那么这粮饷怎样呢？”子明笑道：“粮饷却没有领溢的。但是神机营每出起队子来，是五百人一营的，他却足足有一千人，比方这五百名是枪队，也是一千杆枪，”我道：“怎么军器也有得多呢？”子明道：“凡是神机营当兵的，都是黄带子、红带子的宗室，他们阔得很呢！每人都用一个家人，出起队来，各人都带着家人走，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么。”我道：“军器怎么也加倍呢？”子明道：“每一个家人，都代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，合了那五百枝火枪，不成了一千了么。并且火枪也是家人代拿着，他自己的手里，不是拿了鹌鹑囊，便是臂了鹰。他们出来，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。到了操场时，他们各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，用一根铁条儿，或插在树上，或插在墙上，把鹰站在上头，然后肯归队伍。操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；偶然那铁条儿插不稳，掉了下来，那怕操到要紧的时候，他也先把火枪撂下，先去把他那鹰弄好了，还代他理好了毛，再归到队里去。你道这种操法奇么？”我道：“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？”子明道：“那里肯管他！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儿上的人么。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。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，他便对人家说：‘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使，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。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，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，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；倘再不整顿，将来不知怎样了！’旁边有人劝他说：‘不必多事罢，这个是不能整顿的了。’他不信。到差那一天，就点名阅操，拣那十分不象样的，照营例办了两个。这一办可不得了，不到三天，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了。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！”

我道：“他们既然是宗室，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，那么大的神通，何必还去当兵？”子

明道：“当兵还是上等的呢。到了京城里，有一种化子，手里拿一根香，跟着车子讨钱。”我道：“讨钱拿一根香作甚么？”子明道：“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。这种化子，你可不能得罪他；得罪了他时，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撂，里边束着的不是红带子，便是黄带子，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！”我道：“他的带子何以要束在里层呢？”子明道：“束在里层，好叫人家看不见，得罪了他，他才好讹人呀；倘使束在外层，谁也不敢惹他了。其实也可怜得很，他们又不能作买卖，说是说得好听得很，‘天满贵胄’呢，谁知一点生机都没有，所以就只能靠着那带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。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，还装死呢。”我道：“装死只怕也是为的讹人？”子明道：“他们死了，报到宗人府去，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。他穷到不得了，又没有法想的时候，便装死了，叫老婆、儿子哭丧着脸儿去报。报过之后，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。委员来看时，他便直挺挺的躺着，老婆、儿子对他跪着哭。委员见了，自然信以为真，哪个还伸手去摸他，仔细去验他呢，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。他领了殡葬银，登时又活过来。这才是个活僵尸呢。”我道：“他已经骗了这回，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，还有得领没有呢？”子明道：

“这可是不得而知了。”

我道：“他们虽然定例是不能作买卖，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，也可以过活，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。”子明道：“这一班都是好吃懒做的人，你叫他干甚么营生！只怕赶车是会的，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，这班人不少；或者当家人也有的。除此之外，这班人只怕干得来的，只有讹诈讨饭了。所以每每有些谣言，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，某大老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，起先听见，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，谁知竟是真的。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，等他阔了，认识了大人先生，和他往来，自然是少不免的，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作个笑话。”我道：“他们怎么又很阔得快呢？”子明道：“上一科我到京里去考北闱，住在我舍亲宅里。舍亲是个京官，自己养了一辆车，用了一个车夫，有好几年了，一向倒还相安无事。我到京那几天，恰好一天舍亲要去拜两个要紧的客，叫套车，却不见了车夫，遍找没有，不得已雇了一辆车去拜客。等拜完了客回来，他却来了，在门口站着。舍亲问他一天到哪里去了。他道：‘今儿早起，我们宗人府来传了去问话，所以去了大半天。’舍亲问他问甚么话。他道：‘有一个镇国公缺出了，应该轮到小的补，所以传了去问话。’舍亲问此刻补定了没有。他道：‘没有呢，此刻正在想法子。’问他想甚么法子。他道：‘要化几十两银子的使费，才补得上呢。可否求老爷赏借给小的六十两银子，去打点个前程，将来自当补报。’说罢，跪下去就磕头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舍亲正在沉吟，他又左一个安，右一个安的乱请，嘴里只说求老爷的恩典。舍亲被他缠不过，给了他六十两银子。喜欢得他连忙叩了三个响头，嘴里说谢老爷的恩典，并求老爷再赏半天的假，舍亲道：‘既如此，你赶紧去打点罢。’他欢欢喜喜的去了。我还埋怨我舍亲太过信他了，那里有穷到出来当车夫的，平白地会做镇国公起来。舍亲对我说：‘这是常有的事。’我还不信呢。到得明天，他又欢欢喜喜的来了说：‘一切都打点好了，明天就要谢恩。’并且还带了一个车夫来，说是他的朋友，很靠得住的，荐给老爷试用用罢。’舍亲收了这车夫，他再是千恩万谢的去了。到了明天，他车也有了，马也有了，戴着红顶子花翎，到四处去拜客。到了舍亲门口，他不好意思递片子进来，就那么下了车进来了。还对舍亲请了个安说：‘小的今天是镇国公了！老爷的恩典，永不敢忘！’你看这不是他们阔得很快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么一个镇国公，有多少俸银一年呢？”子明道：“我不甚了了，听说大约三百多银子一年。”我笑道：“这个给我们就馆的差不多，阔不到哪里去。”子明道：“你要知道他得了镇国公，那讹人的手段更大了。他天天跑到西苑门里去，在廊檐底下站着，专找那些引见的人去吓唬。那吓唬不动的，他也没有法子。他那吓唬的话，总是说这是甚么地方，你敢乱跑。倘使被他吓唬动了，他便说：‘你今日幸而遇了我，还不要紧，你谨慎点就是了。’这个人自然感激他，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，记了你的名字，打听了你的住处，明天他却来拜你，向你借钱。”我道：“镇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么？”子明道：“何尝要他们去，

不过他们可以去得。他去了时，遇见值年旗王大臣到了，他过去站一个班，只算是他来当差的。”我道：“他们虽是天潢贵胄，却是出身寒微得很，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，怎么会当差办事？”子明道：“他们虽不识字，然而很会说话，他们那黄带子，都是四品宗室，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：‘心中乌黑嘴明白，腰上鹅黄顶暗蓝。’”我道：“对仗倒很工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已放天明炮，子明便要走。我道：“太早了，洗了脸去。”便到我那边，叫起老妈子，炖了热水出来，让子明盥洗，他匆匆洗了便去。

正是：一夕长谈方娓娓，五更归去太匆匆。未知子明去后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八回

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

我送子明去了，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，和衣稍歇，及至醒来，已是午饭时候。自此之后，一连几个月，没有甚事。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，看见我伯父请假赴苏。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，我虽然去过几次，大家都是极冷淡的，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。昨天请了假，不知几时动身，未免去看看。走到公馆门前看时，只见高高的贴着一张招租条子，里面阒其无人。暗想动身走了，似乎也应该知照一声，怎么悄悄的就走了。回家去对母亲说知，母亲也没甚话说。

又过了几天，继之从关上回来，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，说道：“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，你可肯去？”我道：“这又何难。但不知办甚么事？”继之道：“下月十九是藩台老太太生日，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。”我道：“到下月十九，还有一个多月光景，何必这么亟亟？”继之道：“这里头有个缘故。去年你来的时候，代我汇了五千银子来，你道我当真要用么？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，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，以为退步，因为此地的钱不够，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。今年正月里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，专办客货，统共是二万银子下本。此刻过了端节，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帐，我想我不能分身，所以请你去对一对帐。老实对你说：你的二千，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，一层做生意的官息比庄上好，二层多少总有点赢余。这字号里面，你也是个东家，所以我不烦别人，要烦你去。再者，这份寿礼也与前不同。我这里已经办的差不多了，只差一个如意。这里各人送的，也有翡翠的，也有羊脂的。甚至于黄杨、竹根、紫檀、瓷器、水晶、珊瑚、玛瑙，无论整的、镶的都有了；我想要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，价钱又不能十分大，所以要你去早去几天，好慢慢搜寻起来。还要办一个小轮船——”我道：“这办来作甚么？大哥又不常出门。”继之笑道：“哪里是这个，我要办的是一尺来长的顽意儿。因为藩署花园里有一个池子，从前藩台买过一个，老太太欢喜的了不得，天天叫家人放着顽。今年春上，不知怎样翻了，沉了下去，好容易捞起来，已经坏了，被他们七搅八搅，越是闹得个不可收拾，所以要买一个送他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，不知要多少价钱呢？”继之道：“大约百把块钱是要的。你收拾收拾，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罢。”

我答应了，又谈些别话，就各去安歇。次日，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自是欢喜。此时五月里天气，带的衣服不多，行李极少。继之又拿了银子过来，问我几时动身。我道：“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。”继之道：“崐”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。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。”当即叫人打听了，果然今日来不及，要明日一早。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，恐怕下水船到得早，最好是今日先到洋篷上去住着。于是我定了主意，这天吃过晚饭，别过众人，就赶出城，到洋篷里歇下。果然次日天才破亮，下水船到了，用舢舨渡到轮船上。次日早起，便到了上海，叫了小车推着行李，到字号里去。继之先已有信来知照过，于是同众伙友相见。那当时的叫

做管德泉，连忙指了一个房间，安歇行李。我便把继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。德泉道：“小火轮只怕还有觅处；那如意他这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，怎么办呢？明日待我去找两个珠宝掇客来问问罢。那小火轮呢，只怕发昌还有。”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。

到了下午，德泉来约了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。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佚庐，从小就专考究机器，所以一切制造等事，都极精明。他那铺子，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，后面还有厂房，用了多少工匠，自己制造各样机器。德泉同他相识。当下彼此见过，问起小火轮一事。佚庐便道：“有是有一个，只是多年没有动了，不知可还要得。”说罢，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。扫去了灰土，拿过来看，加上了水，又点了火酒，机件依然活动，只是旧的太不象了。我道：“可有新的么”佚庐道：“新的没有。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，只要拆开来擦过，又是新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定做一个新的，可要几天？”佚庐道：“此刻厂里忙得很，这些小件东西，来不及做了。”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，他要一百元。我便道：“再商量罢。”

同德泉别去，回到字号里。早有伙计们代招呼了一个珠宝掇客来，叫做辛若江。说起要买如意，要别致的，所有翡翠、白玉、水晶、珊瑚、玛瑙，一概不要。若江道：“打算出多少价呢？”我道：“见了东西再讲罢。”说着，他辞去了。是日天气甚热，吃过晚饭，德泉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，泡茶乘凉，带着谈天。可奈茶客太多，人声嘈杂。我便道：“这里一天到晚，都是这许多人么？”德泉道：“上半天人少，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呢。”我道：“崐”早起他不卖茶么？”德泉道：“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，你要吃茶，他如何不卖。”坐了一会，便回去安歇。

次日早起，更是炎热。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，甚觉凉快，何不去坐一会呢。早上各伙计都有事，德泉也要照应一切，我便不去惊动他们。一个人逛到四马路，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。走到升平楼看时，门是开了；上楼一看，谁知他那些杌子都反过来，放在桌子上。问他泡茶时，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，答道：“水还没有开呢。”我只得惘惘而出。取出表看时，已是八点钟了。在马路逛荡着，走了好一会，再回到升平楼，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，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。我不管他，就靠栏杆坐了，又歇了许久，方才泡上茶来。我便凭栏下视，慢慢的清风徐来，颇觉凉快。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，远远的自东而西，走将过来，正不知因何事故。及至走近楼下时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，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。那犯人当中，有七八个蓬头垢面的，那都不必管他；只有两个好生奇怪，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，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宁绸狐皮袍子，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，一个是二蓝宁绸羔皮袍子，白灰色宁绸羔皮马褂，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。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，这个时候，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，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？这才是千古奇谈呢！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，真是何苦！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，不过我不知道罢了。

再坐一会，已是十点钟时候，遂会了茶帐回去。早有那辛右江在那里等着，拿了一枝如意来看，原是水晶的，不过水晶里面，藏着一个虫儿，可巧做在如意头上。我看了不对，便还他去了。德泉问我到哪里去来。我告诉了他。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，煞是奇怪可笑。德泉道：“这个不足为奇。这里巡捕房的规矩，犯了事捉进去时穿甚么，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。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。”旁边一个管帐的金子安插嘴道：“不错。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，内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么。恰是这个时候该放，想必是他們了。”我问甚么叫做“打房间”。德泉道：“到妓馆里，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，叫打房间。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，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，那下流的，便去偷东西。”我道：“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的很体面的，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，巡捕还去拿他么？”德泉道：“莫说是穿的体面，就是认真体面人，他也一样要拿呢。前几年有一个笑话：一个姓朱的，是个江苏同知，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；一个姓袁的知县，从前还做过上海县丞的。两个人同到棋盘街二妓馆里去顽。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，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规矩，凡是客人，不分老小，一律叫少爷

的。妓院的丫头，叫了他一声朱少爷，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道：‘我明明是老爷，你为甚么叫我少爷！’那丫头哭了，登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。妓馆的人，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。姓袁的知机，乘人乱时，溜了出去，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虚公馆里去了。那姓朱的还在那里‘羔子’‘王八蛋’的乱骂。一时巡捕来了，不由分晓，拉到了巡捕房里去，关了一夜。到明天解公堂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，到了堂上，他抢上一步，对着问官拱拱手，弯弯腰道：‘久违了。’那问官吃了一惊，站起来也弯弯腰道：‘久违了。呀！这是朱大老爷，到这里甚么事？’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，便溜烟走了。妓馆的人，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，到了此时，也吓的抱头鼠窜而去。堂上陪审的洋官，见是华官的朋友，也就不问了，姓朱的才徜徉而去。当时有人编出了一个小说的回目，是：‘朱司马被困棋盘街，袁大令逃回花园虚。’”

我道：“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呢？”德泉道：“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。”我道：“偷的还是贼呢，还是嫖客呢？”德泉道：“偷东西自是个贼，然而他总是扮了嫖客去的多。若是撬窗挖壁的，那又不奇了。”子安插嘴道：“那偷水烟袋的，真是一段新闻。这个人的履历，非但是新闻，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，或者编一出戏来。”我忙问甚么新闻。德泉道：“这个说起来话长，此刻事情多着呢，说得连连断断的无味，莫若等到晚上，我们说着当谈天罢。”于是各干正事去了。

下午时候，那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，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，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，鬼混了半天才去。我乘暇时，便向德泉要了帐册来，对了几篇，不觉晚了。晚饭过后，大家散坐乘凉，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。德泉道：“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人，到妓馆里偷了一支银水烟袋，妓馆报了巡捕房，被包探查着了，捉了去。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，并没有重办，就是这么回事了。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，却要问子安。”

子安道：“若要细说起来，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，可不要厌烦？”我道：“那怕今夜谈不完，还有明夜，怕甚么呢。”子安道：“这个人性沈，名瑞，此刻的号是经武。”我道：“第一句通名先奇，难道他以前不号经武么？”子安道：“以前号辑五，是四川人，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。这当铺的东家是姓山的，号叫仲彭。这仲彭的家眷，就住在当铺左近。因为这沈经武年纪小，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，他就和一个丫头鬼混上了。后来他升了个小伙计，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，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。有一天，事情闹穿了，仲彭便把经武撵了，拿丫头嫁了。谁知他嫁到人家去，闹了个天翻地复，后来竟当着众人，把衣服脱光了。人家说他是个疯子，退了回来。这沈经武便设法拐了出来，带了家眷，逃到了湖北，住在武昌，居然是一妻一妾，学起齐人来。他的神通可也真大，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，拿钱出来，叫他开了个当铺，不上两年就倒了。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，却去先发制人，对那通判说：‘本钱没了，要添本；若不添本，就要倒了。’通判说：‘我无本可添，只得由他倒了。’他说：‘既如此，倒了下来要打官司，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；你是现任地方官，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。’那通判急了，和他商量，他却乘机要借三千两银子讼费，然后关了当铺门。他把那三千银子，一齐交给那拐来的丫头。等到人家告了，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。那丫头拿了他的三千银子，却往上海一跑。他的老婆，便天天代他往监里送饭。足足的挺了三年，实在逼他不出来，只得取保把他放了。他被放之后，撇下了一个老婆、两个儿子，也跑到上海来了。亏他的本事，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，然而那三千银子，却一个也不存了。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，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，买了些茶叶，搀上些紫苏、防风之类，贴起一张纸，写的是‘出卖药茶’。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，每天只怕也有百十来个钱的生意。谁知那位山仲彭，年纪大了，一切家事都不管，忽然高兴，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。这位仲彭，虽是个当铺东家，却也是个风流名士，一到上海，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。有一天，在街上闲逛，从他门首经过，见他二人双双坐着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就踱了进去。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，只道捉拐子、逃婢的来了，所以一见了仲彭，就连忙双双跪下，叩头如捣蒜。

一般。仲彭是年高之人，那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这是你们的孽缘，我也不来追究了！”二人方才放了心。仲彭问起经武的老婆，经武便诡说他死了；那丫头又千般巴结，引得仲彭欢喜，便认做了女儿。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，仲彭自从认了他做女儿之后，不知怎样，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绘声说起。绘声本是个风雅人物，听说仲彭有个识字的女儿，就要见见。仲彭带去见了，又叫他拜绘声做先生。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保的来由了。从此之后，那经武便搬到大马路去，是个一楼一底房子，胡乱弄了几种丸药，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。谁知这告白一登，却被京里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，以为这是假冒招牌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。”

正是：影射须知干例禁，衙门准备会官司。未知他这场官司胜负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二十九回

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

“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，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，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。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，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，这分明是影射招牌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，带了使费出京，到上海来，和他会官司。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，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，他其中怕别有因由，而且明人不作暗事，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，他也没奈我何，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。想罢，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。他一见了之后，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，早已猜到了几分。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。那伙计是北边人，直爽脾气，便直告诉了他。他听了要告，倒连忙堆下笑来，和那伙计拉交情。又说：‘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，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，他一定不信，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。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。’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，和那伙计缠着谈天。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，便留着吃饭，又另外叫了几样菜，打了酒，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，便扶他到床上睡下。”

子安说到这里，两手一拍道：“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？那时候，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，还是写在纸上，糊在板上的；其余竖招牌，一个没有。他把人家灌醉之后，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，连涂带改的，把当中一个‘仁’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。等到明日，那伙计醒了，向他道歉。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，方才送他出门。等那伙计出了门时，回身向他点头，他才说道：‘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，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。’那伙计听说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不是同仁堂了，不禁气的目瞪口呆。可笑他火热般出京，准备打官司，只因贪了两杯，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。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，了无忌惮起来。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，跟着人家出来逛逛，也是有的。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，没处想法子，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，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。人家报了巡捕房，派了包探一查，把他查着了，捉到巡捕房，解到公堂惩办。那丫头急了，走到胡绘声那里，长跪不起的哀求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，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，保了出来。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，已在公堂存了窃案，所以才改了个经武，混到此刻，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。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，倘使常在上海，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。”德泉道：“看着罢，好得我们总在上海。”我笑道：“单为看他留在上海，也无谓了。”大家笑了一笑，方才分散安歇。

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。或早上，或晚上，也到外头逛一回。这天晚上，忽然想起王伯述来，不知可还在上海，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。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，因到帐房去打听，乙庚说：“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，说是进京去的，直到此时，没有来过。”我便辞了出来。正走出大门，迎头遇见了伯父！伯父道：“你到上海作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代继之买东西。那天看了辕门抄，知道伯父到苏州，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。”伯父道：“我到

了此地，有事耽搁住了，还不曾去得。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。”我就跟着进来。到了房里，伯父道：“你到这里找谁？”我道：“去年住在这里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，今晚没事，来看看他，谁知早就动身了。”伯父道：“我们虽是亲戚，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，你可少亲近他。你想，放着现成的官不做，却跑来贩书，成了个甚么样子了！”我道：“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，他才告病的。”伯父道：“撤任也是他自取的，谁叫他批评上司！我问你，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，你记得这个人么？”我道：“记得。年纪小，却同伯父一辈的，我们都叫他小七叔。”伯父道：“是哪一房的？”我道：“是老十房的，到了侄儿这一辈，刚刚出服。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，伯父回家乡去，还逗他顽呢。”伯父道：“他不知怎么，也跑到上海来了，在某洋行里。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，告诉了我，我没有去看他。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，不必去找他。家里出来的人，是惹不得的。”正说话时，只见一个人，拿进一张条子来，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。伯父看了，便对那人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又对我道：“你先去罢，我也有事要出去。”

我便回到字号里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。我问道：“今天有半天没见呢，有甚么贵事？”德泉叹口气道：“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，跑了一次吴淞。”我道：“出洋么？”德泉道：“正是，出洋读书呢。”我道：“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，又何必叹气呢？”德泉道：“崐”小孩子不长进，真是没法，这送他出洋读书，也是无可奈何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也奇了！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？既是小孩子不长进，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件事说出来，真是出人意外。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，多了几个钱，多讨了几房姬妾，生的儿子有七八个，从小都是骄纵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。单是这一个最坏，才上了十三四岁，便学的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了，在家里还时时闯祸。他老子恼了，把他锁起来。锁了几个月，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。他得放之后，就一去不回。他老子倒也罢了，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障。有一夜，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，一个个都是涂了面的，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。临走还放了一把火，亏得救得快，没有烧着。事后开了失单，报了官，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，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。你道是谁？就是他这个儿子！他老子知道了，气得一个要死，自己当官销了案，把他找了回去，要亲手杀他。被多少人劝住了，又把他锁起来。然而终久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，于是想出法子来，送他出洋去。”我道：“这种人，只怕就是出洋，也学不好的了。”德泉道：“谁还承望他学好，只当把他撵走了罢。”

子安道：“方才我有个敝友，从贵州回来的，我谈起买如意的事，他说有一支很别致的，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，找不出一个来。除非是人家家藏的，可以有一两个。”我问是甚么的。子安道：“东西已经送来了，不妨拿来大家看看，猜是甚么东西。”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，打开一看，这东西颜色很红，内中有几条冰裂纹，不是珊瑚，也不是玛瑙，拿起来一照，却是透明的。这东西好象常常看见，却一时说不出他的名来。子安笑道：“这是雄精雕的。”这才大家明白了。我问价钱。子安道：“便宜得很！只怕东家嫌他太贱了。”我道：“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，这倒不妨。”子安道：“要不是透明的，只要几吊钱；他这是透明的，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。不过贵州那边钱贵，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，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。”我道：“你的贵友还要赚呢。”子安道：“我们买，他不要赚。倘是看对了，就照价给他就是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可不好。人家老远带来的，多少总要叫他赚点，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，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。”子安道：“不妨，他不是做生意的。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，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。”我道：“此刻灯底，怕颜色看不真，等明天看了再说罢。”于是大家安歇。

次日，再看那如意，颜色甚好，就买定了，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。只是那小轮船，一时没处买。德泉道：“且等后天礼拜，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，要送来看，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，捞一个便宜货。”我问是哪里的朋友。德泉道：“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，他自己画了图，便到机器厂里，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来的。”我道：“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，怎么肯代他做这顽意东西？”德泉道：“他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，今天做一件，明天做一

件，都做了来，他自己装配上的。”

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，见那远房叔叔，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，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，非但没有修理祠堂，并把祠内的东西，都拿出去卖。起先还是偷着做，后来竟是彰明昭著的了。我不觉叹了口气道：“倒是我们出门的，眼底里干净！”叔叔道：“可不是么！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，办事很有点见地，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。姑娘们一个人，出了一次门，就把志气练出来了。恰好这里买办，我们沾点亲，写信问了他，得他允了就来，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。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，只当学生意，看将来罢了。”我道：“可有钱用么？”叔叔道：“才到了几天，还不曾知道。”谈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我心中暗想，我伯父是甚么意思，家里的人，一概不招接，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；还要叫我不要理他，这才奇怪呢！

过了两天，果然有个人拿了个小轮船来。这个人叫赵小云，就是那画图学生。看他那小轮船时，却是油漆的崭新，是长江船的式子。船里的机器，都被上面装的房舱、望台等件盖住。这房舱、望台，又都是活动的，可以拿起来，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就是了，做得十分灵巧。又点火试过，机器也极灵动。德泉问他价钱。小云道：“外头做起来，只怕不便宜，我这个只要一百两。”德泉笑道：“这不过一个顽意罢了，谁拿成百银子去买他！”小云道：“崐”这也难说。你肯出多少呢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不过偶然高兴，要买一个顽顽，要是二三十块钱，我就买了他，多可出不起，也犯不着。”我见德泉这般说，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，索性走开了，等他去说。等了一会，那赵小云走了。我问德泉说的怎么。德泉道：“他减定了一百元，我没有还他实价，由他摆在这里罢。他说去去就来。”我道：“发昌那个旧的不堪，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，也还要一百元呢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个不同。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；他这个拿了皇上家的钱，吃了皇上家的饭，教会了他本事，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，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，不应该杀他点价么！”

我道：“照这样做起私货来，还了得！”德泉道：“岂但这个！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，小巧得很，卖两块钱一个。他们局里的人，买了一个回去。后来局里做出来的，总有二三千个呢，拿着到处去送人。却也做得好，同外国来的一样，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。”我问甚么叫镀镍。德泉道：“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，外国名字叫Ni，”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，便译成一个‘镍’字。所有小自鸣钟、洋灯等件，都是镀上这个东西。中国人不知，一切都说他是镀银的，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。其实我看云南白铜，就是这个东西；不然，广东琼州泥峒的铜，一定是的。”我道：“铜只怕没有那么亮。”德泉笑道：“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；你看元宝，又何尝是亮的呢。”我道：“做了三千个私货，照市价算，就是六千洋钱，还了得么！”德泉道：“岂只这个！有一回局里的总办，想了一件东西，照插銮驾的架子样缩小了，做一个铜架子插笔。不到几时，合局一百多委员、司事的公事桌上，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已经一百多了，还有他们家里呢，还有做了送人的呢。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，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，要买四五百钱一个呢。其余切菜刀、劈柴刀、杓子，总而言之，是铜铁东西，是局里人用的，没有一件不是私货。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，一个杓子，是有限得很。然而积少成多，这笔帐就难算了，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。私货之外，还有一个偷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道：“你到底出甚么价钱呀？”德泉道：“你到底再减多少呢？”小云道：“罢，罢！八十元罢。”德泉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，你要肯卖时，拿四十元去。”小云道：“我已经减了个对成，你还要折半，好狠呀！”德泉道：“其实多了我买不起。”小云道：“其实讲交情呢，应该送给你，只是我今天等着用。这样罢，你给我六十元，这二十元算我借的，将来还你。”德泉道：“借是借，买价是买价，不能混的，你要拿五十元去罢，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。”说罢，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。小云道：“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，你就给我洋钱罢。”德泉叫子安点洋钱给他，他又嫌重，换了钞票才去。临走对德泉道：“今日晚上请你吃酒，去么？”德泉道：“哪里？”小云道：“不是沈月卿，便是黄银宝。”说着，一径去了。德泉道：“你看！卖了钱，又这样化法。”

我道：“你方才说那偷的，又是甚么？”德泉道：“只要是用得着的，无一不偷。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，大门外面，设了个稽查处，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。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，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，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，所以准局里人拿到家里去烧，这名目叫做‘二煤’，他们整箩的抬出去。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！”我道：“照这样说起来，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么！”说话时，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。德泉道：“崐”今日礼拜，我们写个条子请佚庐来，估估这个价，到底值得了多少。”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于是写了条子去请，一会到了。

正是：要知真价值，须俟眼明人。不知估得多少价值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回

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

当下方佚庐走来，大家招呼坐下。德泉便指着那小轮船，请他估价。佚庐离坐过来，德泉揭开上层，又注上火酒点起来，一会儿机船转动。佚庐一一看过道：“买定了么？”德泉道：“买定了。但不知上当不上当，所以请你来估估价。”佚庐道：“要三百两么？”德泉笑道：“只化了一百两银子。”佚庐道：“哪里有这个话！这里面的机器，何等精细！他这个何尝是做来顽的，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，可以做大的，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。只怕你们虽买了来，还不知他的窍呢。”说罢，把机簧一拨，那机件便转的慢了，道：“你看，这是慢车。”又把一个机簧一拨，那机件全停了，道：“你看，这是停车了。”说罢，又另拨一个机簧，那机件又动起来，佚庐问道：“你们看得出来么？这是倒车了。”留神一看，两傍的明轮，果然倒转。佚庐又仔细再看道：“只怕还有汽筒呢。”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，果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，就象箫上的“乙”音。佚庐不觉叹道：“可称精极了！三百两的价，我是估错的。此刻有了这个样子，就叫我照做，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。但是白费了工夫，那倒车、慢车、停车、放汽，都要人去弄的，哪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。倒底买了多少？”德泉道：“的确是一百两买来的。”佚庐道：“没有的话，除非是贼赃。”德泉笑道：“虽不是贼赃，却也差不多。”遂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。佚庐叹道：“这也难怪他们。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，就都怪学生不好；依我说起来，实在是总办不好。你所说的赵小云，我也认识他，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。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，本事学的不小了。此刻要请一个人，照他的本事，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，也没有请处。他在局里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，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，你叫他怎么够用！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？可笑那些总办，眼光比绿豆还小，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，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，求总办派他个差事，起点薪水。你猜总办说句甚么话？他说：‘起初十两、八两的薪水，不够他坐马车呢。’”我道：“奇了！怎么发出这么一句话来？”佚庐道：“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，被他碰见了一两次，才有这话呢。本来为的是要人才，才教学生；教会了，就应该用他；用了他，就应该给他钱；给了他钱，他化他的，你何必管他坐牛车、马车呢。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，回来了也不用，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，当律师翻译的。我化了钱，教出了人，却叫外国人去用，这才是楚材晋用呢。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，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。你道这都不是总办之过么？”德泉道：“其实那做总办的，哪一个懂得这些。几时得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。”佚庐道：“我又懂得甚么呢！不过有一层，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，虽不敢说十分出色，也可以少上点当。你们知道那保民船，才笑话呢！未开工之前，单为了这条船，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，打出了船样。总办看了，叫照样做。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，叫梁桂生，是广东人，他说这样子不对，照他的龙骨，恐怕走不动；照他的舵，怕转不过头来。锅炉厂

的委员，就去回了总办。那总办倒恼起来了，说：‘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！外国人打的样子，还有错的么？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！’委员碰了钉子，便去埋怨梁桂生。桂生道：‘不要埋怨，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。就照他做罢。’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，好容易完了工，要试车了。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，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。出了船坞，便向闵行驶去。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，才望见闵行的影子。及至要回来时，却回不过头来，凭你把那舵攀足了，那个船只当不知；无可奈何，只得打倒车回来，益发走的慢了。各官员都是有事的，不觉都焦燥起来，于是打发人放舢舨登岸，跑回局里去，招呼放了小轮船去，把主人接回。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，才捱了回来。这一来总办急了，问那外国人。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。谁知修了个把月，依然如故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。桂生道：‘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，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；如果走了样，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。’总办道：‘外国人说过，并不曾走样。’桂生道：‘那么就问外国人。’总办道：‘他总弄不好，怎样呢？’桂生道：‘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，哪里会做不好。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，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。’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，气的又不敢恼出来，只得和他软商量。他却始终说是没有法子。总办没奈何，等他去了，又叫了委员去商量。那些委员懂得甚么，除了磕头请安之外，便是拿钱吃饭，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。所以商量了半天，仍旧没法，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。桂生道：‘这个有甚么法子呢，只好另做一个。’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道：‘那么怎样报销？’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，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，才换上一门舵，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，这才走得动、回得转，然而终是走得慢。你们看，这不是笑话么。倘使懂得工艺的总办，何至于上这个当！”

我道：“最奇的他们只信服外国人，这是甚么意思？”

佚庐道：“这些制造法子，本来都是外国来的，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。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作八股，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。读书人当中，也还有作的好，作的丑之分呢。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，就一窍不通的了。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作八股么？他们的工艺，也是这样。然而官场中人，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，那怕他是个外国化子，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。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。”

我问道：“佚翁才说的，那里面的委员，甚么都不懂，他们办些甚么事呢？”佚庐道：“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，一切都是司事。不过两个管厂的，薪水大点，就叫他委员罢了。他们无非是记个工帐，还有甚么事办呢！还有连工帐都记不来的，一个字不识的人，都有在里面。要问起他们的来历，却是当过兵的也有，当过底下人的也有。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，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。前几年里头，有个笑话：我到了局里，只看见一个司事，抱着一块虎头牌，在那里号啕大哭着，跑来跑去，一面哭着，嘴里嚷着叫老太太。”我道：“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。”德泉道：“只怕是的。”佚庐道：“没了老太太，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？”我道：“不然，这个办公事的地方，何以忽然叫起个女人来？”佚庐道：“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。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，方才知。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。这个司事叫甚么周寄芸，从前兵燹的时候，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，在兵火里逃出来的。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，便栽培他，在局里派他一件事。这天不知为了甚么事，李总办挂出牌来，开除了他，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。”我道：“哭便怎样？这也无谓极了！”佚庐道：“你听我说呢。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迎养在局里，他哭跳了一回，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，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来了。你想，代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，是甚么出身！”我道：“讲究实业的地方，用了这种人，哪里会搅得好！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，你要报私恩，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。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！”佚庐道：“你说他不能办事，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。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，给他一个札子，叫他管理船厂，居然是委员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偏是这样人他会红，真是奇事！”

佚庐道：“船厂的工师，告诉了我一件事，大家笑了好几天。他奉了札子，到了船厂，便传齐了一切工匠、小工、护勇等人，当面分付说：‘今天蒙总办的恩典，做了委员，你们

从此要叫我“周老爷”了，不能再叫我“周师爷”的了。”说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来。金子安在帐房里，也出来问笑甚么。佚庐道：“还有好笑的呢。他到了船厂之日，先吊了众工匠、小工花名册来看。这本来是一件公事。你道他看甚么？他看过之后，就指了几名工匠来，逼勒着他们改了名字，说：‘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，他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；虽然不是这个字，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。你们怎么这等没王法！哪怕你犯了我的讳，倒不要紧。’”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。佚庐道：“还有好笑的呢。局里有一个裁缝，叫做冯涤生。有一回，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，未免写个承揽单，签上名字。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，吓得他面无人色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住了道：“你们猜他为甚么吃惊？”大家想了一会，都猜不出，催他快点说。佚庐道：“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道：‘你好大胆！没规矩，没王法的！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、曾文正公的讳！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，你还想吃饭么！’裁缝道：‘曾中堂叫曾国藩，不叫涤生。’他听了，登时暴跳如雷起来，大喝道：‘你可反了！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！你知道这两个字，除了皇帝，谁敢提在口里！你用的两个字，虽不是正讳，却是个次印。你快快换写一张，改了名字。这个拿上去，总办看了，也要生气的。’”众人又是一笑。佚庐道：“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，胡乱改了个甚么阿猫、阿狗的名字，他才快活了，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。”众人更是狂笑不止。我道：“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。还有没有，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。”佚庐道：“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，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，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。”

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，便留佚庐便饭。他同德泉是极熟的，也不推辞。一时饭罢，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，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。我问起这局的来历。佚庐道：“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儒，守成的是郑玉轩、李勉林，以后的就平常得很了。到了现在这一位，更是百事都不管，天天只在家里念佛。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。”我道：“开创的颇不容易。”佚庐道：“正是。不讲别的，偌大的一个局，定那章程规则，就很不容易。冯总办的时候，规矩极严，此刻宽的不象样子了。据他们说，当日冯总办，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，晚上还查夜。有一夜极冷；有两三个司事同住在一个房里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。可巧冯总办查夜到了，吓得他们甚么似的，内中一个，便把这个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，把身子挡住。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了几句天才去。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，那椅面已经烘的焦了。倘使他再不走，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，屁股都要烧了呢。此刻一到冬天，那一个司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？只举此一端，其余就可想了。这位总办，别的事情不懂，一味的讲究节省，局里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，他也不喜欢，要说闲话。你想赵小云坐马车，被他看见了，他也不愿意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其实我看是没有什么不糜费。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，我看就大可以省得。他们拿了一百、二百的大薪水，遇了疑难的事，还要和中国工师商量，这又何苦用着他呢！还有广方言馆那译书的，二三百银子一月，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，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。成了一部书之后，单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却译些甚么书呢？”佚庐道：“都有。天文、地理、机器、算学、声光、电化，都是全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些书倒好，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，也可以长点学问。”佚庐摇头道：“不中用。他所译的书，我都看过，除了天文我不懂，其余那些声光电化的书，我都看遍了，都没有说的完备。说了一大篇，到了最紧要的窍眼，却不点出来。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，是用得着的；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，却是不能。”我道：“出了偌大薪水，怎么译成这么样？”佚庐道：“这本难怪。大凡译技艺的书，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，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。不然，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。你想，他那里译书，始终是这一个人，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、地理、机器、算学、声光、电化各门么？外国人单考究一门学问，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，或是儿子，或是朋友，去继他志才考出来的。谈何容易，就胡乱可以译得！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。何况又两个人对译，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。”我道：“胡乱看看，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。”佚庐道：“也未尝不可以看看，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。局里编了一部《四裔编年表》，中国的

年代，却从帝喾编起。我读的书很少，也不敢胡乱批评他，但是我知道的，中国年代，从唐尧元年甲辰起，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，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，不知他从哪里考得来。这也罢了。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，竟大错起来。你想，拿年代合年代的事，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，只费点翻检的工夫罢了，也会错的，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见过的学问呢。”我道：“是怎么错法呢？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？”佚庐道：“这个错不错，我还不曾留心。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，亏他还刻出来卖呢。你要看，我那里有一部，明日送过来你看。

我那书头上，把他的错处，都批出来的。”

正是：不是山中无历日，如何岁月也模糊？当下夜色已深，大家散了。要知他错的怎么，且待我看过了再记。

第三十一回

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

到了次日午后，方佚庐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《四裔编年表》。我这两天帐也对好了，东西也买齐备了，只等那如意的装璜匣子做好了，就可以动身。左右闲着，便翻开来看。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，原书中国历数，是从少昊四十年起的，却又注上“壬子”两个字。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《纲鉴易知录》，去对那年干。从唐尧元年甲辰起，逆推上去，帝挚在位九年，帝喾在位七十年，颛顼氏在位七十八年，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。从尧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，共二百零一年。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，至二百零一年应该是癸未，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。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。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。我又检查一检查，耶稣降生，应该在汉哀帝元寿二年。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，是二百零六年。又加上秦四十二年，周八百七十二年，商六百四十四年，夏四百三十九年，舜五十年，尧一百年，帝挚九年，帝喾七十年，颛顼氏七十八年，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。扣至四十年时，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。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，参差了三两年，也说不定的，然而照他那书上，已经差了二百年了。开卷第一年，就中西都错，真是奇事。又翻到第三页上，见佚庐书眉上的批写着：“夏帝启在位九年，太康二十九年，帝相二十八年。自帝启五年至帝相六年，中间相距五十一年。今以帝启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，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，中间相距才三十七年耳，此处即舛误十四年之多矣”云云。以后逐篇翻去，都有好些批，无非是指斥编辑的，算去却都批的不错。

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道：“呀！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？”我此时看他错误的太多，也就无心去看。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，做一个对表，尚且如此错误，中间的事迹，我更无可稽考的，看他做甚么呢。正在这么想着，听得金子安这话，我便笑问道：“怎么叫个铁算盘？我还不不懂呢。”金子安道：“这里又摆着历本，又摆着算盘，又堆了那些书，不是打铁算盘么。”我问到底甚么叫铁算盘。子安道：“不是拿算盘算八字么？”我笑道：“我不会这个，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。”子安道：“上古的年数还算他做甚么？”我问道：“那铁算盘到底是甚么？”子安道：“是算命的一个名色。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，以五行生克推算，那批出来的词句，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；惟有这铁算盘的词句，都在书上刻着。排八字又不讲五行，只讲数目，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，往书上去查，不知他怎样的加法，加了又查，每查着的，只有一个字，慢慢加上，自然成文，判断的很有灵验呢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可有懂这个的，何妨去算算？”

说话间，管德泉走过来说道：“江湖上的事，哪里好去信他！从前有一个甚么吴少澜，说算命算得很准，一时哄动了多少人。这里道台冯竹儒也相信了，叫他到衙门里去算，把合

家男女的八字，都叫他算起来。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澜灵不灵，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，也写了搀在一起。及至他批了出来，底下人的命，也是甚么正途出身，封疆开府。那老妈子的命，也是甚么恭人、淑人，夫荣子贵的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呢！”子安道：“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。拿八字给他看了，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，全不全，兄弟几人；父母不全的，是哪一年丁的忧，或丧父或丧母。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，才往下算；倘有一样不对，便是时辰错了，他就不算了。”德泉道：“你还说这个呢！你可知前年京里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。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，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，预先算下。要算命的人，到他那里，先告诉了他八字；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，和他说知，如父母全不全，兄弟几个，那一年有甚么大事之类，都要直说出来。他听了，说是对的，就在抽屉里取出一张批就的八字来，上面批的词句，以前之事，无一不应；以后的事，也批好了，应不应，灵不灵，是不可知的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岂不是神奇之极了么？”德泉笑道：“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！他的生意非常之好，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，他只不肯教人。后来来了一个人，天天请他吃馆子。起先还不介意，后来看看，每吃过了之后，到柜上去结帐，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，总是不多不少，恰恰如数。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，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？忍不住就问他。他道：‘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，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，该在那里用多少，那里用多少，一一算好、秤好、包好了，不过是省得临时秤算的意思。’算命的道：‘那里有这个术数？’他道：‘岂不闻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既是前定，自然有术数可以算得出了。’算命的求他教这法子。他道：‘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，难道这个小小术数都不会么？’算命的求之不已，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。算命的没法，只得直说道：‘我这个法子是真的。我的住房，同隔壁的房，只隔得一层板壁，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。我坐位的那个抽屉桌子，便把那小洞堵住，堵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，也挖去了，我那抽屉，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。有人来算命时，他一一告诉我的话，隔壁预先埋伏了人，听他说一句，便写一句。这个人笔下飞快，一面说完了，一面也写完了。至于那以后的批评，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，灵不灵那个去管他呢。写完了，就从那小洞口递到抽屉里，我取了出来给人，从来不曾被人窥破。这便是我的法子了。’那人大笑道：‘你既然懂得这个，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。我也不过预先算定，明日请你吃饭，吃些甚么菜，应该用多少银子，预先秤下罢了。’算命的还不信，说道：‘吃的菜也有我点的，你怎么知道我点的是甚么菜、多少价呢？’那人笑道：‘我是本京人，各馆子的情形烂熟。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，每个一钱银子：你点了一个钱二的，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就你；你点了个六分的，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。这有甚么难处呢。’算命的呆了一呆道：“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何尝要请你，不过拿我这个法子，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。”说罢一场干笑。那算命的被他识穿了，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。你道这些江湖上的人，可以信得么！”一席话说得大家一笑。

德泉道：“我今年活了五十多岁，这些江湖上的事情，见得多了。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，后来听见一班读书人，都斥为异端邪术，我反起了疑心。这等神奇之事，都有人不信的，我倒怪那些读书人的不是呢。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，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，不能尽信，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不信，是有凭据可指的。那一班读书先生，倒成了徒托空言了。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：当日我有一位舍亲，五十多岁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才十一二岁，得了个痢症，请了许多医生，都医不好。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醮禳灾，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，舍亲就请他看了脉。他说这病是因惊而起，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。问他甚么叫金银汤，可是拿金子、银子煎汤？他说：‘煎汤吃没有功效，必要拿出金银来，待他作了法事，请了上界真神，把金银化成仙丹，用开水冲服，才能见效。’舍亲信了，就拿出一枝金簪、两元洋钱，请他作法。他道：‘现在打醮，不能做这个；要等完了醮，另作法事，方能办到。’舍亲也依了。等完了醮，就请他做起法事来。他又说：‘洋钱不能用，因为是外国东西，菩萨不鉴的，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。’舍亲又叫人拿洋钱

去换了碎银来交与他。他却不用手接，先念了半天的经，又是甚么通诚。通过了诚，才用一个金漆盘子，托了一方黄缎，缎上面画了一道符，叫舍亲把金簪、碎银放在上面。他捧到坛上去，又念了一回经卷，才把他包起来放在桌子上，撤去金漆盘子，道众大吹大擂起来。一面取二升米，撒在缎包上面；二升米撒完了，那缎包也盖没了。他又戟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，又拜了许久，念了半天经咒，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扫开，现出缎包。他卷起衣袖，把缎包取来，放在金漆盘子里，轻轻打开。说也奇怪，那金簪、银子都不见了，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，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儿。拿下来打开看时，是一包雪白的末子。他说：‘这就是那金银化的，是请了上界真神，才化得出来，把开水冲来服了，包管就好。’此时亲眷朋友，在座观看的人，总有二三十，就是我也在场同看，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，不由得信。然而吃了下去，也不见好，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。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，便是我也还在迷信时候上。多少读书人，却一口咬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掉了包去。然而几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他，拿缎包时，总是卷起袖子；如果掉包，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。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，明明是假的，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，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，这才是神乎其技呢！”我连忙问：“是怎么假法？”德泉取一张纸，裁了两方，折了两个包，给我们看。

一看官，当日管德泉是当面做给我看的，所以我一看就明白。此刻我是笔述这件事，不能做了纸包，夹在书里面，给看官们看。只能画个图出来，让看官们好按图去演做出来，方知这骗法神妙。图见下页。

德泉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道：“你们看这两个纸包，是一式无异的了。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，用胶水粘连起来，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，都有了包口的了么？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，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。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，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，那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，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，轻轻翻一个身，已经掉去了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法子，说穿了也不算什么希奇。”德泉道：“说穿了，自然不希奇，然而不说穿是再没有人看得出的。我初考得这个法子时，便小试其技，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，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。却叫人家给一个铜钱，我包在这一面。攥在手里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，把纸包翻过来，就变了个小洋钱。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，当以为真，一定要我教他。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，才教了他。他懊悔的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教会了他，为甚倒懊悔起来呢？”德泉道：“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，能变做一角小洋钱，他想学会了，就可以发财，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许多回馆子。谁知说穿了是假的，他那得不懊悔！”子安和我，不觉一齐笑起来。我又问道：“还有甚么作假的呢？”德泉道：“不必说起，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，不过一时考不出来。我只说一两件，就可以概其余了。那‘祝由科’代人治病，不用吃药，只画两道符就好了。最惊人的，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，看他割得血淋淋的，又行所无事，人人都以为神奇。其实不相干，你试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，他就不能。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，随割随就长合，并且不甚痛，常常割他，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。若是横割了，就流血不止，极难收口的。只要大着胆，人人都可以做得来。不信，你试细细的一想，有时吃东西，偶然大牙咬了舌边，虽有点微痛，却不十分难受；倘是门牙咬了舌尖，就痛的了不得。论理大牙的咬劲，比门牙大得多，何以反为不甚痛？这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。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，看看他作起法来，烧了一锅油，沸腾腾的滚着，放了多少铜钱下去，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，他那只手只当不知。看了他，岂不是仙人了么？岂知他把些硼砂，暗暗的放在油锅里，只要得了些须暖气，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，化不开，便变了白沫，浮到油面，人家看了，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，其实还没有大热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了晚饭时候。这一天格外炎热，晚饭过后，便和德泉到黄浦滩边，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，方才回来安歇。这一夜，热的睡不着，直到三点多钟，方才退尽了暑气，朦胧睡去。忽然有人叫醒，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。连忙起来，到堂屋一看，见了这个人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正是：昨听江湖施伪术，今看骨肉出新闻。未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二回

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

哈哈！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，姓黎，表字景翼，广东人氏。我见了，为甚吃惊呢？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，不由的不吃一个惊。然而叙起他来，我又为甚么哈哈一笑？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，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，笑不得、怒不得，只得干笑两声，出出这口恶气。

看官们听我叙来——

这个人，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，官名一个逵字，表字鸿甫。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，署过两回事，弄了几文，就在福州省城，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，题名叫做水鸥小榭。生平欢喜做诗，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，那水鸥小榭，就终年都是冠盖往来。日积月累的，就闹得亏空起来。大凡理财之道，积聚是极难，亏空是极易的。然而官场中的习气，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。所以越空越大，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，除了往来的冠盖之外，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。这位黎鸿甫少尹，明知不得了，他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，逃了出来，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。走到杭州，安顿了家小，加捐了一个知县，进京办了引见，指省浙江，又到杭州候补去了。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，也常常和官场交易，因此认识了他。

他的三个儿子，大的叫慕枚，第二的就是这个景翼，第三的叫希铨。你道他们兄弟，为甚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？只因他老子欢喜做诗，做名士，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。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，就叫慕枚；第二的他叫景企赵翼，就叫景翼；第三的他叫希冀蒋士铨，就叫希铨。他便这般希望儿子，谁知他的三个儿子，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，其次两个，连字也认不得多少，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。当年鸿甫把景翼荐到我父亲店里，我到杭州时，他还在店里，所以认得他。

当下相见毕，他就叙起别后之事来。原来鸿甫已经到了天津，在开平矿务局当差。家眷都搬到上海，住在虹口源坊虚。慕枚到台湾去谋事，死在台湾。鸿甫的老婆，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，所以景翼穿了重孝。景翼把前事诉说已毕，又说道：“舍弟希铨，不幸昨日又亡故了。家父远在开平，我近来又连年赋闲，所以一切后事，都不能举办。我们忝在世交，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，料理后事。”我问他要多少。景翼道：“多也不敢望，只求借十元罢了。”我听说，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。

今天早上，下了一阵雨，天气风凉，我闲着没事，便到谦益栈看伯父。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。又去看看小七叔，谈了一回，出来到虹口源坊虚，回看景翼，并吊乃弟之丧。到得他寓所时，恰好他送灵柩到广肇山庄去了，未曾回来，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，代他招呼。这王端甫是个医生。我请问过姓氏之后，便同他闲谈，问起希铨是甚么病死的。端甫只叹一口气，并不说是甚么病。我不免有点疑心，正要再问，端甫道：“听景翼说起，同阁下是世交，不知交情可深厚？”我道：“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，总算两代相识罢了。”端甫道：“我也是和鸿甫相好。近来鸿甫老的糊涂了，这黎氏的家运，也闹了个一败涂地。我们做朋友的，看着也没奈何。偏偏慕枚又先死了，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。”我道：“究竟希铨是甚么病死的？”端甫叹道：“哪里是病死的，是吃生鸦片烟死的呀！”我惊道：“为着甚么事？”端甫道：“竟是鸿甫写了信来叫他死的。”我更是大惊失色，问是甚么缘故。端甫道：“这也一言难尽。鸿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，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头。他弟兄三个，都

是嫡出。这位姨太太，也生过两个儿子，却养不住。鸿甫夫人便把希铨指给他，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希铨。希铨又得了个瘫痪的病，总医不好。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。这种瘫子，有谁肯嫁他，只娶了人家一个粗丫头。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，把自己的几口皮箱，都给了希铨。这希铨也索作怪，娶了亲来，并不曾圆房，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。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，也不知他姓甚么，只知道名字叫阿良。家里人都说希铨和那阿良，有甚暧昧的事。希铨又本来生一张白脸，柔声下气，就和女人一般的，也怪不得人家疑心。然而这总是房帷琐事，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。这一位景翼先生，他近来赋闲得无聊极了，手边没有钱化，便向希铨借东西当。希铨却是一毛不拔的，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。景翼便把阿良那节事写信给鸿甫，信里面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。鸿甫得了信，便写了信回来，叫希铨快死；又另外给景翼信，叫他逼着兄弟自尽。我做同居的，也不知劝了多少。谁知这位景翼，竟是别有肺肠的，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几口皮箱，哪里还有甚么兄弟，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，立逼着希铨吃了。一头咽了气，他便去开那皮箱，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，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、砖头、瓦石，这才大失所望。大家又说是希铨在时，都给了阿良了。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，不好去讨。只好哑子吃黄连，自家心里苦罢了。”我听了一番话，也不觉为之长叹。一会儿，景翼回来了，彼此周旋了一番，我便告辞回去。

过了两天，王端甫忽然气冲冲的走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景翼这东西，真是个畜生！岂有此理！”我忙问甚么事。端甫道：“希铨才死了有多少天，他居然把他的弟妇卖了！”我道：崐“这还了得！卖到了甚么地方去了？”端甫道：“卖到妓院里去了！”我不觉顿足道：“可曾成交？”端甫道：“今天早起，人已经送去了。成交不成交，还没知道。”我道：“总要设法止住他才好。”端甫道：“我也为了这个，来和你商量。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，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。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厮说话，我们只到妓院里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。所以特地来约同你去，因为你懂得广东话。”原来端甫是孟河人，不会说广东话。我笑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懂广东话呢？”端甫道：“你前两天和景翼说的，不是广东话么。”我道：“只怕他成了交，就是懂话也不中用。”端甫道：“所以要赶着办，迟了就怕误事。”我道：“把人要了出来，作何安置呢？也要预先筹画好了呀。”端甫道：“且要了出来再说。嫁总是要嫁的，他还没有圆过房，并且一无依靠的，又有了景翼那种大伯子，哪里能叫人家守呢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天气不早了，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，我同你去走走罢。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，总是一件好事。”端甫答应了。

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，同到虹口去。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。走了进去，只见两边的人家，都是乌里八糟的。走到一家门前，端甫带着我进去，一直上到楼上。这一间楼面，便隔做了两间。楼梯口上，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，黑暗异常。入到房里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，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。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，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，那玻璃灯筒儿，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。还有一个大瓦钵，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，七横八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子。我头一次到这等地方，不觉暗暗称奇，只得将就坐下。便有两上女子上来招呼，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张黄面，穿了一套拷绸衫裤，脚下没有穿袜，拖了一双皮鞋，一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大疤，都前来问贵姓。我道：“崐”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，要来问你们一句话，你去把你们鸨母叫了上来。”那一个便去了。我便问端甫，可认得希铨的妻子。端甫道：“我同他同居，怎么不认得。”

一会儿，那鸨妇上来了。我问他道：“听说你这里新来一个姑娘，为甚么不见？”鸨妇脸上现了错愕之色，回眼望一望端甫，又望着我道：“没有呀。”说话时，那两个妓女，又在那里交头接耳。我冷笑道：“今天姓黎的送来一个人，还没有么？”鸨妇道：“委实没有。我家现在只有这两个。”我道：“这姓黎的所卖的人，是他自己的弟妇，如果送到这里，你好好的实说，交了出来，我们不难为你。如果已经成交，我们还可以代你追回身价。你倘是买了不交出来，你可小心点！”鸨妇慌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你老爷吩咐过，如果他送来我这里，

也断不敢买了。”我把这番问答，告诉了端甫。端甫道：“我懂得。我打听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说没有！”我对鸨妇道：“我们是打听明白了来的，你如果不交出人来，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。”鸨妇笑道：“两位要搜，只管搜就是。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，敢藏过一个人。我老实说了罢，人是送来看过的，因为身价不曾讲成。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别样葛藤，幸得两位今夜来，不然，等买成了才晓得，那就受累了。”我道：“他明明带到你这里来的，怎么不在这里？你这句话有点靠不住。”鸨妇道：“或者他又带到别处去看，也难说的。吃这个门户饭的，不止我这一家。”我听了，又告诉了端甫，只得罢休。当下又交了几句万不可买的话，方才出来，与端甫分手。约定明日早上，我去看他，顺便观景翼动静，然后分投回去。

德泉问事情办得妥么。我道：“事情不曾办妥，却开了个眼界。我向来不曾到过妓院，今日算是头一次。常时听见人说甚么花天酒地，以为是一个好去处，却不道是这么一个地方，真是耳闻不如目见了。”德泉道：“是怎么样地方？”我就把所见的，一一说了。德泉笑道：“那是最坏的地方。有好的，你没有见过。多咱我同你去打一个茶围，你便知道了。”说时，恰好有人送了一张条子来，德泉看了笑道：“那有这等巧事！说要打茶围，果然就有人请你吃花酒了。”说罢，把那条子递给我看。原来是赵小云请德泉和我到尚仁里黄银宝处吃酒。那一张请客条子，是用红纸反过来写的。德泉便对来说：“就来。”原来赵小云自从卖了那小火轮之后，曾来过两次，同我也相熟了，所以请德泉便顺带着请我。我意思要不去。德泉道：“这吃花酒本来不是一件正经事，不过去开开眼界罢了。只去一次，下次不去，有甚么要紧呢。”看看钟才九点一刻，于是穿了长衣，同德泉慢慢的走去。在路上，德泉说起小云近日总算翻了一个大身，被一个马矿师聘了去，每月薪水二百二十两，所以就阔起来了。这是制造局里几吊钱一个月的学生。你想，值得到二百多两的价值，才给人家几吊钱，叫人家怎么样肯呢！”我道：“然而既是倒贴了他膏火教出来的，也要念念这个学出本事的源头。”德泉道：“自然做学生的也要思念本源，但是你要用他呀。搁着他不用，他自然不能不出来谋事了。”我道：“化了钱，教出了人材，却被外人去用，其实也不值得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个岂止一个赵小云，曾文正和李合肥，从前派美国的学生，回来之后，去做洋行买办，当律师翻译的，不知多少呢。”一面说着话，不觉走到了，便入门一径登楼。

这一登楼，有分教：涉足偶来花世界，猜拳酣战酒将军。不知此回赴席，有无怪现状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三回

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

当下我两人走到楼上，入到房中，赵小云正和众人围着桌子吃西瓜。内中一个方佚庐是认得的。还有一个是小云的新同事，叫做李伯申。一个是洋行买办，姓唐，表字玉生，起了个别号，叫做啸庐居士，画了一幅《啸庐吟诗图》，请了多少名士题诗；又另有一个外号，叫做酒将军。因为他酒量好，所以人家送他这么一个外号，他自己也居之不疑。当下彼此招呼过了，小云让吃西瓜。那黄银宝便拿瓜子敬客，请问贵姓。我抬头看时，大约这个人的年纪，总在二十以外了；鸡蛋脸儿，两颧上现出几点雀斑，搽了粉也盖不住；鼻梁上及两旁，又现出许多粉刺；厚厚的嘴唇儿，浓浓的眉毛儿；穿一件广东白香云纱衫子，束一条黑纱百衲裙，里面衬的是白官纱裤子。却有一样可奇之处，他的举动，甚为安详，全不露着轻佻样子。敬过瓜子之后，就在一旁坐下。

他们吃完了西瓜，我便和佚庐说起那《四裔编年表》，果然错得利害，所以我也无心去看他的事迹了。他一个年岁都考不清楚，那事迹自然也靠不住了，所以无心去看他。佚庐道：

“这个不然。他的事迹都是从西史上译下来的。他的西历并不曾错，不过就是错了华历。这华历有两个错处：一个是错了甲子，一个是合错了西历。只为这一点，就闹的人家眼光撩乱了。”唐玉生道：“怎的都被你们考了出来，何妨去纠正他呢？”佚庐笑道：“他们都是大名家编定的，我们纵使纠正了，谁来信我们。不过考了出来，自己知道罢了。”玉生道：“做大名家也极容易。象我小弟，倘使不知自爱，不过是终身一个买办罢了。自从结交了几位名士，画了那《啸庐吟诗图》，请人题咏，那题咏的诗词，都送到报馆里登在报上，此刻那一个不知道区区的小名，从此出来交结个朋友也便宜些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道：“此刻我那《吟诗图》，题的人居然有了二百多人，诗、词、歌、赋，甚么体都有了，写的字也是真、草、隶、篆，式式全备，只少了一套曲子。我还想请人拍一套曲子在上头，就可以完全无憾了。”说罢，又把题诗的人名字，屈着手指头数出来，说了许多甚么生，甚么主人，甚么居士，甚么词人，甚么词客，滔滔汨汨，数个不了。

小云道：“还是办我们的正经罢。时候不早了，那两位怕不来了，摆起来罢，我们一面写局票。”房内的丫头老妈子，便一迭连声叫摆起来。小云叫写局票，一一都写了，只有我没有。小云道：“没有就不叫也使得。”玉生道：“无味，无味！我来代一个。”就写了一个西公和沈月英。一时起过手巾，大众坐席。黄银宝上来筛过一巡酒，敬过瓜子，方在旁边侍坐。我们一面吃酒，一面谈天。我说起：“这里妓院，既然收拾得这般雅吉，只可惜那叫局的纸条儿，太不雅观。上海有这许多的诗人墨客，为甚么总没有人提倡，同他们弄些好笺纸？”玉生道：“好主意！我明天就到大吉楼买几盒送他们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不好。总要自己出花样，或字或画，或者贴切这个人名，或者贴切吃酒的事，才有趣呢。”玉生道：“这更有趣了。画画难求人，还是想几个字罢。”说着，侧着头想了一会道：“‘灯红酒绿’好么？”我道：“也使得。”玉生又道：“‘骚人韵士，絮果兰因’，八个字更好。”我笑道：“有谁名字叫韵兰的，这两句倒是一副现成对子。”玉生道：“你既然会出主意，何妨想一个呢？”我道：“现成有一句《西厢》，又轻飘，又风雅，又贴切，何不用呢？”玉生道：“是那一句？”我道：“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。”玉生拍手道：“好，好！妙极，妙极！”又闭着眼睛，曼声念道：“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。妙极，妙极！”小云道：“你用了这一句，我明日用西法画一个元宝刻起来，用黄笺纸刷印了，送给银宝，不是‘黄银宝’三个字都有了么？”说罢，大家一笑。

叫的局陆续都到，玉生代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。只见他流星送目，翠黛舒眉，倒也十分清秀。玉生道：“寡饮无味，我们何不豁拳呢？”小云道：“算了罢，你酒将军的拳，没有人豁得过。”玉生不肯，一定要豁，于是打起通关来。一时履舄交错，钏动钗飞。我听见小云说他拳豁得好，便留神去看他出指头，一路轮过来到我，已被我看的差不多了，同他对豁五拳，却赢了他四拳。他不服气，再豁五拳，却又输给我三拳；他还不服气，要再豁，又拿大杯来赌酒，这回他居然输了个“直落五”。小云呵呵大笑道：“酒将军的旗倒了！”我道：“豁拳太伤气，我们何妨赌酒对吃呢。一样大的杯子，取两个来，一人一杯对吃，看谁先叫饶，便是输了。”玉生道：“倒也爽快！”便叫取过两个大茶盅来，我和他两个对饮。一连饮过二十多杯，方才稍歇；过了一会，又对吃起来，又是一连二三十杯。德泉道：“少吃点罢，天气热呀。”于是我两人方才住了。一会儿，席散了，各人都辞去。

一同出门，好好的正走着，玉生忽然哇的一声吐了，连忙站到旁边，一只手扶着墙，一面尽情大吐。吐完了，取手巾拭泪，说道：“我今天没有醉，这一这是他一他们的酒太一太新了！”一句话还未说完，脚步一浮，身子一歪，几乎跌个筋斗，幸得方佚庐、李伯申两个，连忙扶住。出了巷口，他的包车夫扶了他上车去了。各人分散。我和德泉两个回去，在路上说起玉生不济。我道：“在南京时，听继之说上海的斗方名士，我总以为继之糟蹋人，今日我才亲眼看见了。我恼他那酒将军的名字，时常诌些歪诗，登在报上，我以为他的酒量有多大，所以要和他比一比。是你劝住了，又是天热，不然，再吃上十来杯，他还等不到出来才吐呢。天底下竟有这些狂人，真是奇事！”当下回去，洗澡安歇。

次日，我惦着端甫处的事，一早起来，便叫车到虹口去。只见景翼正和端甫谈天。端甫和我使个眼色，我就会了意，不提那件事，只说二位好早。景翼道：“我因为和端甫商量一件事，今日格外早些。”我问甚么事。景翼叹口气道：“家运颓败起来，便接二连三的出些古怪事。舍弟没了才得几天，舍弟妇又逃走去了！”我只装不知道这事，故意诧异道：“是几日逃去的？”景翼道：“就是昨天早起的事。”我道：“倘是出去好好的嫁一个人呢，倒还罢了；只不要葬送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，那就有碍府上的清誉了。”景翼听了我这句话，脸上涨得绯红，好一会才答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也就怕的这个。”端甫道：“景兄还说要去追寻。依我说，他既然存了去志，就寻回来，也未必相安。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，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，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，他妇人家坐在家里，也做不来甚么事。”我道：“这倒也说得是。这一传扬出去，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，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。”景翼一句话也不答，看他那样子，很是局促不安。我向端甫使个眼色，起身告辞。端甫道：“你还到哪里去？”我道：“就回去。”端甫道：“我们学学上海人，到茶馆里吃碗早茶罢。”我道：“崐”左右没事，走走也好。”又约景翼，景翼推故不去，我便同端甫走了出来。端甫道：“我昨夜回来，他不久也回来了，那脸上现了一种惊惶之色，不住的唉声叹气。我未曾动问他。今天一早，他就来和我说，弟妇逃走了。这件事你看怎处？”我道：“我也筹算过来，我们既然沾了手，万不能半途而废，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。只怕他已经成了交，那边已经叫他接了客，那就不成话了。”端甫道：“此刻无踪无影的，往哪里去访寻呢。只得破了脸，追问景翼。”我道：“景翼这等行为，就是同他破脸，也不为过。不过事情未曾访明，似乎太早些。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，再和他讲理。”端甫道：“外面从何访起呢？”我道：“昨天那鸨妇虽然嘴硬，那形色甚是慌张，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。”端甫道：“也是一法。”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。

那鸨妇正在那里扫地呢，见了我们，便丢下扫帚，说道：“两位好早。不知又有甚么事？”我道：“还是来寻黎家媳妇。”鸨妇冷笑道：“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去搜，两位又不搜，怎么今天又来问我？在上海开妓院的，又不是我一家，怎见得便在我这里？”我听了不觉大怒，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，说他亲自把弟妇送到你这里的，你还敢赖！你再不交出来，我也不和你讲，只到新衙门里一告，等老爷和你要，看你有几个指头捋撚子！”鸨妇闻了这话，才低头不语。我道：“你到底把人藏在那里？”鸨妇道：“委实不知道，不干我事。”我道：“姓黎的亲身送他来，你怎么委说不知？你果然把他藏过了，我们不和你要人，那姓黎的也不答应。”鸨妇道：“是王大嫂送来的，我看了不对，他便带回去了，哪里是甚么姓黎的送来！”我道：“甚么王大嫂？是个甚么人？”鸨妇道：“是专门做媒人的。”我道：“他住在甚么地方？你引我去问他。”鸨妇道：“他住在广东街，你两位自去找他便，我这里有事呢。”我道：“你好糊涂！你引了我们去，便脱了你的干系；不然，我只向你耍人！”鸨妇无奈，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，指了门口，便要先回去。我道：“这个不行！我们不认得他，要你先去和他说。”鸨妇只得先行一步进去。我等也跟着进去。

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，穿着一件黑夏布小衣，两袖勒得高高的，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；赤着脚，穿了一双拖鞋，那裤子也勒高露膝；坐在一张矮脚小凳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，在那里扇着取凉。鸨妇道：“大嫂，秋菊在你这里么？”我暗问端甫道：“秋菊是谁？”端甫道：“就是他弟妇的名字。”我不觉暗暗称奇。此时不暇细问，只听得那王大嫂道：“不是在你家里么？怎么问起我来？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甚么？”鸨妇涨红了脸道：“不是你带了他出来的，怎么说在我家？”王大嫂站起来大声道：“天在头上！你平白地含血喷人！自己做事不机密，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！”鸨妇也大声道：“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、克死老公的货来带累我！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，当时还了你的，怎么凭空赖起来！”王大嫂丢下了破芭蕉扇，口里嚷道：“天杀的！你自己胆小，和黎二少交易不成，我们当场走开，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，怎么平白地赖起我来！我同你拚了命，和你到十王殿里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面嚷着，早一头撞到鸨妇怀里去。鸨

妇连忙用手推开，也嚷着道：“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，他两个同你一齐出来，你不看见么？”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因，就劝住道：“你两个且不要闹，这个不是拚命的事。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，你且告诉了我，我自有主意，可不要遮三瞒四的。说得明白，找出人来，你们也好脱累。”

王大嫂道：“你两位不厌烦琐，等我慢慢的讲来。”又指着端甫道：“这位王先生，我认得你，你只怕不认得我。我时常到黎家去，总见你的。前天黎二少来，说三少死了，要把秋菊卖掉，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，越快越好。我道：‘卖人的事，要等有人要买才好讲得，哪里性急得来。’他说：‘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。’我还对他说：‘恐怕不妥当，秋菊虽是丫头出身，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，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，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。’他说：‘秋菊何尝算甚么少奶奶！三少在日，并不曾和他圆房。只有老姨太太在时，叫他一声媳妇儿；老太太虽然也叫过两声，后来问得他做丫头的名叫秋菊，就把他叫着顽，后来就叫开了。阖家人等，那个当他是少奶奶。今日卖他，只当卖丫头。’他说得这么斩截，我才答应了他。”又指着鸨妇道：“我素知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，就来和他说了。昨天早起，我就领了秋菊到他家去看。到了晚上，我又带了黎二少去，等他们当面讲价。黎二少要他一百五十元，阿七妈只还他八十。还是我从中说合，说当日娶他的时候，也是我的原媒，是一百元财礼，此刻就照一百元的价罢。两家都依允了，契据也写好了，只欠未曾交银。忽然他家姑娘来说，有两个包探在楼上，要阿七妈去问话。我也吃了一惊，跟着到楼上去，在门外偷看，见你两位问话。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，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，这件事沾不得手。等问完了话，阿七妈也不敢买了，我也不敢做中了。当时大家分散，我便回来。他两个往哪里去了，我可不晓得了。”我问端甫道：“难道回去了？”端甫道：“断未回去！我同他同居，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，我便占了一底，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。”我道：“莫非景翼把他藏过了？然而这种事，正经人是不肯代他藏的，藏到哪里去呢？”端甫猛然省悟道：“不错，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，和我去坐过的，不定藏在那里。”我道：“如此，我们去寻来。”端甫道：“此刻不过十点钟，到那些地方太早。”我道：“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翼，怕甚么！”说罢，端甫领了路一同去。

好得就在虹口一带地方，不远就到了。打开门进去，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，象才起来的样子。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。咸水妹道：“有个把月没有来了。他近来发了财，还到我们这里来么，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！”我道：“他发了甚么财？”咸水妹道：“他的兄弟死了，八口皮箱里的金珠首饰、细软衣服，怕不都是他的么！这不是发了财了！”我见这情形，不象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，便和端甫起身出来。端甫道：“这可没处寻了，我们散了罢，慢慢再想法子。”正想要分散，我忽然想起一处地方来道：“一定在那里！”便拉着端甫同走。

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不知想着甚么地方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四回

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

当下正要分手，我猛然想起那个甚么王大嫂，说过当日娶的时候，也是他的原媒，他自然知道那秋菊的旧主人的了。或者他逃回旧主人处，也未可知，何不去找那王大嫂，叫他领到他旧主人处一问呢。当下对端甫说了这个主意，端甫也说不错。于是又回到广东街，找着了王大嫂，告知来意。王大嫂也不推辞，便领了我们，走到靖远街，从一家后门进去。门口贴了“蔡宅”两个字。王大嫂一进门，便叫着问道：“蔡嫂，你家秋菊有回来么？”我等跟着进去，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，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，这边放着两张竹机；地下爬着两个三

四岁的孩子；广东的风炉，以及沙锅瓦罐等，纵横满地。原来这家人家，只住得一间破屋，真是寝于斯、食于斯的了。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丫头，也算是一件奇事。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，站起来应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王大嫂。那两位是谁？”王大嫂道：“是来寻你们秋菊的。”那蔡嫂道：“我搬到这里来，他还不曾来过，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。要找他有甚么事，何不到黎家去？昨天我听见说他的男人死了，不知是不是？”王大嫂道：“有甚不是！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。”蔡嫂道：“这个孩子好命苦！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，把他嫁了个瘫子，谁知他瘫子也守不住！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，一面又端了竹杌子过来让坐。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，详细说了出来。蔡嫂不胜错愕道：“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，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！无论他出身微贱，总是明媒正娶的，是他的弟妇，怎么要卖到妓院里去？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，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，有他的礼书、婚帖在这里。我虽然受过他一百元财礼，我办的陪嫁，也用了七八十。我是当女儿嫁的，不信，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，我们写的是义女，不是甚么丫头；就是丫头，这卖良为娼，我告到官司去，怕输了他！你也不是个人，怎么平白地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！须知这事若成了，被我知道，连你也不得了。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，还不快点代他积点德，反去作这种孽。照你这种行径，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！”一席话，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。我不禁暗暗称奇，不料这草门圭窠中，有这等明理女子，真是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因说道：“此刻幸得事未办成，也不必埋怨了，先要找出人来要紧。”蔡嫂流着泪道：“那孩子笨得很，不定被人拐了，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盛心，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！”又对王大嫂道：“他在青云里旧居时，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。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，一定找我，我又搬了，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。然而为甚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处呢？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，那里没有，就绝望了。”说着，不住的拭泪。我道：“既然有了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去走走。”蔡嫂站起来道：“恕我走路不便，不能奉陪了，还是王大嫂领路去罢。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，公侯万代！”说着，居然呜呜的哭起来，嘴里叫着“苦命的孩子”。

我同端甫走了出来，王大嫂也跟着。我对端甫道：“这位蔡嫂很明白，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！”端甫道：“不知他的男人是做甚么的？”王大嫂道：“是一个废人，文不文，武不武，穷的没饭吃，还穿着一件长衫，说甚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。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，所以教了一年馆，只得两个学生，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。此刻穷的了不得，在三元宫里面测字。”我对端甫道：“其妇如此，其夫可知，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，看是甚么样的人。”端甫道：“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。只是最可笑的是，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，是我闹起来的，却累了你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这种不平之事，我是赴汤蹈火，都要做的。我虽不认得黎希铨，然而先君认得鸿甫，我同他便是世交，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。承你一片热心知照我，把这个美举分给我做，我还感激你呢。”

端甫道：“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，只是说不上来。象你便好，不拘那里话都能说。”我道：“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，我是凭着一卷《诗韵》学说话，倒可以有‘举一反三’的效验。”端甫道：“奇极了！学说话怎么用起《诗韵》来？”我道：“并不奇怪。各省的方音，虽然不同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，却总不能脱韵的。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，把歌舞的歌字读成‘孤’音，凡五歌韵里的字，都可以类推起来：‘搓’字便一定读成‘粗’音，‘磨’字一定读成‘模’音的了。所以我学说话，只要得了一个字音，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，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。”端甫道：“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！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？”我道：“上海音是五歌韵混了六鱼、七虞，广东音却是六鱼、七虞混了四豪，那‘都’‘刀’两个字是同音的，这就可以类推了。”端甫道：“那么‘到’、‘妒’也同音了？”我道：“‘到’自然。”端甫道：“‘道’、‘度’如何？”我道：“也同音。”端甫喜道：“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。”

一面说着话，不觉到了青云里。王大嫂认准了门口，推门进去，我们站在他身后。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，翻身就跑了进去，还听得咯蹬咯蹬的楼梯响。王大嫂喊道：“秋菊，

你的救星恩人到了，跑甚么！”我心中一喜道：“好了！找着了！”就跟着王大嫂进去。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黹，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。见了人来，便站起来道：“甚风吹得王大嫂到？”王大嫂道：“不要说起！我为了秋菊，把腿都跑断了，却没有一些好处。张婶婶，你叫他下来罢。”那张婶婶道：“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？你不要乱说！”王大嫂道：“好张婶婶！你不要瞒我，我已经看见他了。”张婶婶道：“听见说你做媒，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，怎么会跑到这里。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。”王大嫂道：“你还说这个呢，我几乎受了个大累！”说罢，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。张婶婶才欢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秋菊昨夜慌慌张张的跑了来，说又说得不甚明白，只说有两个包探，要捉他家二少。这两位想是包探了？”王大嫂道：“这一位是他们同居的王先生，那一位是包探。”我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奇怪，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。”王大嫂呆了脸道：“你不是包探么？”我道：“我是从南京来的，是黎二少的朋友，怎么是包探。”王大嫂道：“你既然和他是朋友，为甚又这样害他？”我笑道：“不必多说了，叫了秋菊下来罢。”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，仰着脸叫了两声。只听得上面答道：“我们大丫头同他到隔壁李家去了。”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，只道是妓院里寻他，忽然又见他身后站着我和端甫两个，不知为了甚事，又怕是景翼央了端甫拿他回去，一发慌了，便跑到楼上。楼上同居的，便叫自己丫头悄悄的陪他到隔壁去躲避。张婶婶叫小丫头去叫了回来，那楼上的大丫头自上楼去了。

只见那秋菊生得胖胖脸儿，两条线缝般的眼，一把黄头发，腰圆背厚，臀耸肩横。不觉心中暗笑，这种人怎么能卖到妓院里去，真是无奇不有的了。又想这副尊容，怎么配叫秋菊！这秋菊两个字何等清秀，我们家的春兰，相貌甚是娇好，我姊姊还说他不配叫春兰呢。这个人的尊范，倒可以叫做冬瓜。想到这里，几乎要笑出来。忽又转念：我此刻代他办正经事，如何暗地里调笑他，显见得是轻薄了。连忙止了妄念道：“既然找了出来，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罢，他那里惦记得很呢。”张婶婶道：“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，因为这孩子嘴舌笨，说甚么包探咧、妓院咧，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，我不知是甚么事，所以不敢叫他露脸。此刻回去罢。但不知还回黎家不回？”我道：“黎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，还回去作甚么！”于是一行四个人，出了青云里，叫了四辆车，到靖远街去。

那蔡嫂一见了秋菊，没有一句说话，搂过去便放声大哭。秋菊不知怎的，也哀哀的哭起来。哭了一会，方才止住。问秋菊道：“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？”秋菊道：“怎的谢？”蔡嫂道：“傻丫头，磕个头去。”我忙说：“不必了。”他已经跪下磕头。那房子又小，挤了一屋子的人，转身不得，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。他磕完了，又向端甫磕头。我便对蔡嫂道：“我办这件事时，正愁着找了出来，没有地方安插他；我们两个，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。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，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罢。”蔡嫂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黎家还去得么！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。我们虽是穷，该吃饭的熬了粥吃，也不多这一口。”我道：“还讲甚么守的话！我听说希铨是个瘫废的人，娶亲之后，并未曾圆房，此刻又被景翼那厮卖出来，已是义断恩绝的了，还有甚么守节的道理。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，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。”蔡嫂道：“人家明媒正娶的，圆房不圆房，谁能知道。至于卖的事，是大伯子的不是。翁姑丈夫，并不曾说过甚么。倘使不守，未免礼上说不过去，理上也说不过去。”我道：“他家何尝把他当媳妇看待，个个都提着名儿叫，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丫头罢了。”蔡嫂沉吟了半晌道：“这件事还得与拙夫商量，妇道人家，不便十分作主。”

我听了，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，与端甫两个别了出来。取出表一看，已经十二点半了。我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罢。”端甫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办了去。”我讶道：“还有甚么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个蔡嫂，煞是来得古怪，小户人家里面，哪里出生这种女子。想来他的男人，一定有点道理的，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他？”我喜道：“我正要看他，我们就去来。只是三元宫在哪里，你可认得？”端甫向前指道：“崐”就在这里去不远。”于是一同前去。走到了三元宫，进了大门，却是一条甬道，两面空场，没有甚

么测字。再走到庙里面，廊下摆了一个测字摊。旁边墙上，贴了一张红纸条子，写着“蔡侣笙论字处。”摊上坐了一人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年纪约有四十上下，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夏布长衫。我对端甫道：“只怕就是他。我们且不要说穿，叫他测一个字看。”端甫笑着，点了点头。我便走近一步，只见摊上写着“论字四文。”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。他接在手里，展开一看，是个“捌”字。他把字写在粉板上，便问叩甚么事。我道：“走了一个人，问可寻得着。”他低头看了一看道：“这个字左边现了个‘拐’字之旁，当是被拐去的；右边现了个‘别’字，当是别人家的事，与问者无干；然而‘拐’字之旁，只剩了个侧刀，不成为利，主那拐子不利；‘别’字之旁明现‘手’字，若是代别人寻觅，主一定得手。却还有一层：这个‘别’字不是好字眼，或者主离别；虽然寻得着，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。并且这个‘捌’字，照字典的注，含着有‘破’字、‘分’字的意思，这个字义也不见佳。”我笑道：“先生真是断事如神！但是照这个断法，在我是别人的事，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呢。”他道：“我是照字论断，休得取笑！”我道：“并不是取笑，确是先生的事。”他道：“我有甚么事，不要胡说！”一面说着，便检点收摊。我因问道：“这个时候就收摊，下半天不做生意么？”他也不言语，把摊上东西，寄在香火道人处道：“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，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。”我跟他后头道：“先生，我们一起吃饭去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他回过头来道：“你何苦和我胡缠！”我道：“我是实话，并不是胡缠。”端甫道：“你告诉了他罢，你只管藏头露尾的，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。”他听了端甫的话，才问道：“二位何人？有何事见教？”我问道：“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？”他道：“正是。”我指着墙上的招帖道：“侣笙就是尊篆？”他道：“是。”我道：“可是有个尊婢嫁在黎家？”他道：“是。”我便把上项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侣笙连忙作揖道：“原来是两位义士！失敬，失敬！适间简慢，望勿见怪！”

正在说话时，一个小女孩，提了一个篮，篮内盛了一盂饭，一盘子豆腐，一盘子青菜，走来说道：“蔡先生，饭来了。你家今天有事，你们阿杏也没有工夫，叫我代送来的。”我便道：“不必吃了，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罢。”侣笙道：“怎好打搅！”我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我两个也不曾吃饭，我们同去谈谈，商量个善后办法。”侣笙便叫那小孩子把饭拿回去，三人一同出庙。端甫道：“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，怎么好呢？”我道：“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，何必讲究好馆子呢。”端甫道：“也要干净点的地方。那种苏州饭馆，脏的了不得，怎样坐得下！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，不过这个要蔡先生才在行。”侣笙道：“这也没有甚么在行不在行，我当得引路。”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，点了两样菜，先吃起酒来。我对侣笙道：“尊婢已经寻了回来。我听说他虽嫁了一年多，却不曾圆房，此刻男人死了，景翼又要把他卖出来，已是义断恩绝的了。不知尊意还是叫他守，还是遣他嫁？”侣笙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“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，就应该守；此刻他家庭出了变故，遇了这种没廉耻、灭人伦的人，叫他往哪里守？小孩子今年才十九岁，岂不是误了他后半辈子？只得遣他嫁的了。只是有一层，那黎景翼弟妇都卖得的，一定是个无赖，倘使他要追回财礼，我却没得还他。这一边任你破说了嘴，总是个再醮之妇，哪里还领得着多少财礼抵还给他呢。”我筹思了半晌道：“我有个法子，等吃过了饭，试去办办罢。”

只这一设法，有分教：凭他无赖横行辈，也要低头伏了输。不知是甚法子，如何办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

我因想起一个法子，可以杜绝景翼索回财礼，因不知办得到与否，未便说穿。当下吃完

了饭，大家分散，侣笙自去测字，端甫也自回去。我约道：“等一会，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，请在家等我。”端甫答应去了。

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，问那鸨妇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你们几乎成交，契据也写好了，却被我来冲散，未曾交易。姓黎的写下那张契据在哪里？你拿来给我。”鸨妇道：“我并未有接收他的，说声有了包探，他就匆匆的走了，只怕他自己带去了。”我道：“你且找找看。”鸨妇道：“往哪里找呀？”我现了怒色道：“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，要告姓黎的，我来找这契据做凭据。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；不然，呈子上便带你一笔，叫你受点累！”鸨妇道：“这是哪里的晦气！事情不曾办成，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。”说着，走到房里去，拿了一个字纸篓来道：“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，要就团在这里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。你自己找罢，我不识字。”我便低下头去细检，却被我检了出来，已是撕成了七八片了。我道：“好了，寻着了。只是你还要代我弄点浆糊来，再给我一张白纸。”鸨妇无奈，叫人到裁缝店里，讨了点浆糊，又给了我一张白纸，我就把那撕破的契据，细细的粘补起来。那上面写的是：

立卖婢契人黎景翼，今将婢女秋菊一口，年十九岁，凭中卖与阿七妈为女，当收身价洋二百元。自卖之后，一切婚嫁，皆由阿七妈作主。如有不遵教训，任凭为良为贱，两无异言，立此为据。

下面注了年月日，中保等人。景翼名字底下，已经签了押。我一面粘补，一面问道：“你们说定了一百元身价，怎么写上二百元？”鸨妇道：“这是规矩如此，恐怕他翻悔起来，要来取赎，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，我也不至吃亏。”我补好了，站起来要走。鸨妇忽然发了一个怔，问道：“你拿了去做凭据，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么？”我笑道：“正是。我要拿这个呈官，问你要人。”鸨妇听了，要想来夺，我已放在衣袋里，脱身便走。鸨妇便号啕大哭起来。我走出巷口，便叫一辆车，直到源坊虚去。

见了端甫，我便问：“景翼在家么？”端甫道：“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，说是吃醉酒睡了，此刻只怕已经醒了罢。”说话时，景翼果然来了。我猝然问道：“令弟媳找着了没有？”景翼道：“只好由他去，我也无心去找他了。他年纪又轻，未必能守得住。与其他日出丑，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我倒代你找着了。只是他不肯回来，大约要你做大伯伯的去接他才肯来呢。”景翼吃惊道：“找着在哪里？”我在衣袋里，取出那张契据，摊在桌上道：“你请过来，一看便知。”景翼过来一看，只吓得他唇青面白，一言不发。原来昨夜的事，他只知是两个包探，并不知是我和端甫干的。端甫道：“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？”我一面把契据收起，一面说道：“我方才吃饭的时候，说有法子想，就是这个法子。”回头对景翼道：“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，我也没有闲气和你说话！从此之后，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！今日当面，我要问你讨个主意。我得了这东西，有三个办法：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侣笙，叫他告你个卖良为贱；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，叫他拿了这凭据和你要人，没有人交，便要追还身价；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，写一封信，连这个凭据，寄给你老翁看。问你愿从哪一个办法？”景翼只是目定口呆，无言可对。我又道：“你这种没天理的人！向你讲道理，就同向狗讲了一般！我也不值得向你讲！只是不懂道理，也还应该要懂点利害。你既然被人知穿了，冲散了，这个东西，为甚还不当场烧了，留下这个祸根？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，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。”端甫道：“你三个办法，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，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，还是用了第二个罢。”景翼始终不发一言，到了此时，站起来走出去。才到了房门口，便放声大哭，一直走到楼上去了。端甫笑向我道：“亏你沉得下这张脸！”我道：“这种没天理的人，不同他绝交等甚么！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，何况我们朋友！”端甫道：“你拿了这凭据，当真打算怎么办？”我悄悄的道：“才说的三个办法，都可以行得，只是未免太狠了。他与我无怨无仇，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。我只把这东西交给侣笙，叫他收着，遣嫁了秋菊，怕他还敢放一个屁！”端甫道：“果然是个好法子。”我又把对鸨妇说

谎，吓得他大哭的话，告诉了端甫。端甫大笑道：崐“你一会工夫，倒弄哭了两个人，倒也有趣。”

我略坐了一会，便辞了出来，坐车到了三元宫，把那契据交给侣笙道：“你收好了，只管遣嫁秋菊。如他果来罗唆，你便把这个给他看，包他不敢多事。”侣笙道：“已蒙拯救了小婢，又承如此委曲成全，真是令人感入骨髓！”我道：“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，何必言感。如果有暇，可到我那里谈谈。”说罢，取一张纸，写了住址给他。侣笙道：“多领盛情，自当登门拜谢。”我别了出来，便叫车回去。

我早起七点钟出来，此刻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。德泉接着道：“到哪里畅游了一天？”我道：“不是畅游，倒是乱钻。”德泉笑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我道：“今天汗透了，叫他们舀水来擦了身再说。”小伙计们舀上水来。德泉道：“你向来不出门，坐在家里没事；今天出了一天的门，朋友也来了，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，求题诗的也到了，南京信也来了。”我一面擦身，一面说道：“别的都不相干，先给南京信我看。”德泉取了出来，我拆开一看，是继之的信，叫我把买定的东西，先托妥人带去，且莫回南京，先同德泉到苏州去办一件事，那件事只问德泉便知云云。我便问德泉。德泉道：“他也有信给我，说要到苏州开一家坐庄，接应这里的货物。”我道：“到苏州走一次倒好，只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。并且那个如意匣子，不知几时做得好？”德泉道：“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，妥人也有，你只写封回信，我包你办妥。”说罢，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，却是唐玉生的，今天晚上请在荟芳里花多福家吃酒，又请题他的那《啸庐吟诗图》。我笑道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”德泉道：崐“岂但是再，方才小云、佚庐都来过，佚庐说明天请你呢。上海的吃花酒，只要三天吃过，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了不得，我们明天就动身罢，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。”德泉笑道：“你不去，他又不来捉你，何必要避呢。你才说今天乱钻，是钻甚么来？”我道：“所有虹口那些甚么青云里、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，可不是乱钻。”德泉道：崐“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甚么？”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，告诉了他一遍。德泉也十分叹息。我到房里去，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，走近去一看，却是唐玉生的《啸庐吟诗图》。翻开来看，第一张是小照，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；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，全是一班上海名士。我无心细看，便放过一边。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，殊觉可笑。这四个字的字面，本来很雅的，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，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哪里有心去和他题。今日走的路多，有点倦了，便躺在醉翁椅上憩息，不觉天气晚将下来。方才吃过晚饭，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。德泉向来人道：“都出去了，不在家，回来就来。”我忙道：“这样说累他等，不好，等我回他。”遂取过纸笔，挥了个条子，只说昨天过醉了，今天发了病，不能来。德泉道：“也代我写上一笔。”我道：“你也不去么？”德泉点头。我道：“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呀，怎么说呢？”想了一想，只写着说德泉忙着收拾行李货物，明日一早往苏州，也不得来。写好了交来人。过了一会，玉生亲身来了，一定拉着要去。我推说身子不好，不能去。玉生道：“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，身子何尝不好，不过你不赏脸罢了。我的脸你可以不赏，今日这个高会，你可不能不到。”我问是甚么高会。玉生道：“今天请的全是诗人，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。”我道：“奇了！甚么叫做竹汤饼会？”玉生道：“五月十三是竹生日，到了六月十三，不是竹满月了么。俗例小孩子满月要请客，叫做汤饼宴；我们商量到了那天，代竹开汤饼宴，嫌那‘宴’字太俗，所以改了个‘会’字，这还不是个高会么。”我听了几乎忍不住笑。被他缠不过，只得跟着他走。

出门坐了车，到四马路，入荟芳里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，却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。我对玉生道：“今天才初九，汤饼还早呢。”玉生道：“我们五个人都要做，若是并在一天，未免太局促了，所以分开日子做。我轮了第一个，所以在今天。”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，因为人太多，一时混的记不得许多了。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，而且不问自报，古离古怪的别号，听了也觉得好笑。一个姓梅的，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客；一个游过南岳的，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；一个姓贾的，起了个楼名，叫做前生端合住红楼，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合住

红楼旧主人，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。只这几个最奇怪的，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，其余那些甚么诗人、词客、侍者之类，也不知多少。众人又问我的别号，我回说没有。那姓梅的道：“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；倘使不弄个别号，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。所以古来的诗人，如李白叫青莲居士，杜甫叫玉溪生。”我不禁扑嗤一声笑了出来。忽然一个高声说道：“你记不清楚，不要乱说，被人家笑话。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，不是好事，连忙敛容正色。又听那人道：“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，只因他两个都姓杜，你就记错了。”姓梅的道：“那么杜甫的别号呢？”那人道：“樊川居士不是么。”这一问一答，听得我咬着牙，背着脸，在那里忍笑。忽然又一个道：“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，那骨董捐客要一千元。字写得真好，看了他，再看那石刻的碑帖，便毫无精神了。”一个道：“只要是真的，就是一千元也不贵，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。但不知写的是甚么？”那一个道：“写的是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。”这一个道：“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。”我方才好不容易把笑忍住了，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，又害得我咬牙忍住；争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，倘再忍住，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。姓贾的便道：“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，赶紧分了韵，作竹汤饼会诗罢。”玉生道：“先要拟定了诗体才好。”姓梅的道：“只要作七绝，那怕作两首都不要紧。千万不要作七律，那个对仗我先怕：对工了，不得切题；切了题，又对不工；真是‘吟成七个字，捻断几根髭’呢。”我戏道：“怕对仗，何不作古风呢？”姓梅的道：“你不知道古风要作得长，这个竹汤饼是个僻典，哪里有许多话说呢。”我道：“古风不必一定要长，对仗也何必要工呢。”姓梅的道：“古风不长，显见得肚子里没有材料；至于对仗，岂可以不工！甚至杜少陵的‘香稻啄余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’，我也嫌他那‘香’字对不得‘碧’字，代他改了个‘白’字。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，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。”忽然一个问道：“前两个礼拜，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，查着了没有？”姓梅的道：“甚么书都查过，却只查不着。我看不必查他，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你查过《幼学句解》没有？”姓梅的扑嗤一声，笑了出来道：“亏你只知得一部《幼学句解》！我连《龙文鞭影》都查过了。”我听了这些话，这回的笑，真是忍不住了，任凭咬牙切齿，总是忍不住。

正在没奈何的时候，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，碗内盛了许多纸阄，道：“请拈韵。”我倒一错愕道：“拈甚么韵？”那个人道：“分韵做诗呢。”我道：“我不会做诗，拈甚么韵呢？”那个人道：“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书启老夫子，岂有书启老夫子不会做诗的。我们遇了这等高会，从来不请不做诗的人，玉生岂是乱请的么。”我被他缠的不堪，只得拈了一个阄出来；打开一看，是七阳，又写着“竹汤饼会即席分韵，限三天交卷”。那个人便高声叫道：“没有别的新客号七阳。”那边便有人提笔记帐。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，他却拈了五微，便悔恨道：“偏是我拈了个窄韵。”那个人又高声报道：“几生修得到客五微。”如此一路递去。

我对姓梅的道：“照了尊篆的意思，倒可以加一个字，赠给花多福。”姓梅的道：“怎么讲？”我道：“代他起个别号，叫做几生修得到梅客，不是隐了他的‘花’字么。”姓梅的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忽又顿住口道：“要不得。女人没有称客的，应该要改了这个字。”我道：“就改了个女史，也可以使得。”姓梅的忽然拍手道：“有了。就叫几生修得到梅词史。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史，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、词客之称，这不成了对了么。”说罢，一叠连声，要找花多福，却是出局未回。他便对玉生道：“啸庐居士，你的贵相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，我们送他一个别号，有了别号，不就成了名妓了么。”忽又听得妆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道：“这个糟蹋得还了得！快叫多福不要用！”原来上海妓女行用名片，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，平常叫的只算是号；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，是“花锡”二字，这明明是把“锡”贴切“福”字的意思。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，一见了便大惊小怪的說道：“富贵人家的女子，便叫千金小姐；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，虽比不到千金，也该叫百金，纵使一金都不值，也该叫个银字，怎么比起锡来！”我听了，又是忍笑不住。

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道：“南京有了电报到来，快请回去。”我听了此信，吃了一大惊，连忙辞了众人，匆匆出去。

正是：才苦笑肠几欲断，何来警信扰芳筵？不知此电有何要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六回

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

我从前在南京接送一回家乡的电报，在上海接送一回南京的电报，都是传来可惊之信，所以我听见了“电报”两个字，便先要吃惊。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，便把我一肚子笑，都吓回去了。匆匆向玉生告辞。玉生道：“你有了正事，不敢强留。不知可还来不来？”我道：“翻看了电报，没有甚么要紧事，我便还来；如果有事，就不来了。客齐了请先坐，不要等。”说罢，匆匆出来，叫了车子回去。

入门，只见德泉、子安陪侣笙坐着。我忙问：“甚么电报？可曾翻出来？”德泉道：“哪里是有甚么电报。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，正要设法请你回来，恰好蔡先生来看你，我便撒了个谎，叫人请你。”我听了，这才放心。蔡侣笙便过来道谢。我谦逊了几句，又对德泉道：“我从前接过两回电报，都是些恶消息，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，便吓的魂不附体。”德泉笑道：“这回总算是个虚惊。然而不这样说，怕他们不肯放你走。”我道：“还亏得这一吓，把我笑都吓退了。不然，我进了一肚子笑，又不敢笑出来，倘使没有这一吓，我的肚子只怕要迸破了呢。”侣笙道：“有甚么事这样好笑？”我方把方才听得那一番高论，述了出来。侣笙道：“这班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！要叫我听了，怒还来不及呢，有甚么可笑！”我道：“他平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，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，又把少陵、杜甫派做了两个人，还说是父子，如何不好笑。况且唐朝颜清臣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，还不要笑死人么。”侣笙笑道：“这个又有所本的。我曾经见过一幅《史湘云醉眠芍药研图》，那题识上，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，下面的小字是‘曾见仇十洲有此粉本，偶背临之’。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，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么。”子安道：“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，怎么把古人的姓名、来历、朝代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？”我道：“这个又算甚么呢。”侣笙道：“索性做生意人不晓得，倒也罢了，也没甚可耻。臂如此刻叫我做生意，估行情，我也是一窍不通的，人家可不能说我甚么。我原是读书出身，不曾学过生意，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。偏是他们那一班人，胡说乱道的，闹了个斯文扫地，听了也令人可恼。”

我又问起秋菊的事。侣笙道：“已和内人说定，择人遣嫁了。可笑那王大嫂，引了个阿七妈来，百般的哭求，求我不要告他。我对他说，并不告他。他一定不信，求之不已，好容易才打发走了。我本来收了摊就要来拜谢，因为白天没有工夫，却被他缠绕的耽搁到此刻。”

我道：“我们豁去虚文，且谈谈正事。那阿七妈是我吓唬他的，也不必谈他。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，一向办些甚么事？这个测字摊，每天能混多少钱？”侣笙道：“说来话长。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。同治末年，这里的道台姓马、是敝同乡；从前是个举人，在京城里就馆，穷的了不得，先父那时候在京当部曹，和他认得，很照应他。那时我还年纪轻，也在京里同他相识，事以父执之礼；他对了先父，却又执子侄之礼。人是十分和气的。日子久了，京官的俸薄，也照应不来许多。先母也很器重他，常时拿了钗钏之类，典当了周济他。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，我便奉了灵柩回去。服满之后，侥幸补了个廪。听见他放了上海道，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，要出来谋个馆地。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，一回也不曾见着。在上海住的穷了，不能回去。我想这位马道台，不象这等无情的，何以这样拒绝我。后来仔细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我舍弟先见了他在，在他跟前，痛痛的说了我些坏话。因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，舍弟

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。以后的坏话，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。因此他恼了。我又见不着他，无从分辩，只得叹口气罢了。后来另外自己谋事，就了几回小馆地，都不过仅可糊口。舍着便寻到上海来，更加了一层累。这几年失了馆地，更闹的不得了。因看见敝同乡，多有在虹口一带设蒙馆的，到了无聊之时，也想效颦一二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。谁知那些学生，全凭引荐的。我一则不懂这个窍，二来也怕求人，因此只教得三个学生，所得的束脩，还不够房租，到了今年，就不敢干了。然而又不能坐吃，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，哪里能混出几个钱呢。”我听了这话，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，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。因问道：“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？”吕笙道：“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，那时候马道台和货捐局说了，委了他浏河厘局的差使。不多两年，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，到两淮候补，近来听说可望补缺了。”我道：“那测字断事，可有点道理的么？”吕笙道：“有甚么道理，不过胡说乱道，骗人罢了。我从来不肯骗人，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好在测一个字，只要人家四个钱，还算取不伤廉；倘使有一个小小馆地，我也决不干这个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是胡说乱道的，何以今日测那个‘捌’字，又这样灵呢？”吕笙笑道：“这不过偶然说着罢了。况且测字本是窥测、测度的意思，俗人却误了个拆字，取出一个字来，拆得七零八落，想起也好笑。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，说是：有人失了一颗珍珠，去测字，取了个酉字，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。旁边一个朋友笑道：据我看这个酉字，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。你回去杀了鸡，在鸡肚里寻罢。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，在鸡肚子里，把珠子寻出来了。欢喜得了不得，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，测字的也欢喜，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，要拜他做先生，说是他测的字灵。过两天，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，来测字，也取了个酉字。测字的猝然说道：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。乡人惊道：鸡怎的会吃下锄头去？测字的道：这是我先生说过，不会错吃。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，包你在鸡肚里找出锄头来。乡人那里肯信，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。先生道：这把锄头在门里面。你家里有甚么常关着不开的门么？乡人道：有了门，哪里有常关着的呢。只有田边看更的草房，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。先生道：你便往那里去找。乡人依言，果然在看更草房里找着了。又一天，铁店里失了铁锤，也去测字，也拈了个酉字。测字的道：是鸡吃了。铁匠怒道：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，莫说是鸡！测字的道：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，在那门里找去，包你找着。铁匠又怒道：我店里的排门，是天亮就开，卸下来倚在街上的。我又不曾倒了店，哪里有常关着的门！测字的道：这是我先生说的，无有不灵，别的我不知道。铁匠不依，又同去见先生，说明缘故。先生道：起先那失珠的，因为十二生肖之中，酉生肖鸡，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，所以说是鸡吃了；后来那把锄头，因为酉字象掩上的两扇门，所以那么断；今天这个铁锤，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，哪里有常关的门呢。这个酉字，竖看象铁砧，横看象风箱，你只往那两处去找罢。果然是在铁砧底下找着了。这可虽是笑话，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。”我道：“测字可有来历？”吕笙道：“说到来历，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。曾见《玉堂杂记》内载一条云：‘谢石善拆字，有士人戏以乃字为问。石曰：及字不成，君终身不及第。有人遇于途，告以妇不能产，书日字于地。石曰：明出地上，得男矣。’又《夷坚志》载：‘谢石拆字，名闻京师。’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。”我道：“我曾见过一部书，专讲占卜的，我忘了书名了。内中分开门类，如六壬课、文王课之类，也有测字的一门。”吕笙道：“这都是后人附会的，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。可笑一代名人，千古之后，负了这个冤枉。”

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，连《玉堂杂记》那种冷书都看了。想要试他一试，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，怎好冒昧。因想起玉生的图来，便对他说道：“有个朋友托我题一个图，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，无暇及此，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，不知可肯见教？”吕笙道：“不知是个甚么图？”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。他一看见题签，便道：“图名先劣了。我常在报纸上，见有题这个图的诗，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。”我道：“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，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。”吕笙道：“把这个诗字去了，改一个甚么吟啸图，还好些。”我道：“便

是。字面都是很雅的，却是他们安放得不妥当，便搅坏了。” 侣笙翻开图来看了两页，仍旧掩了，放下道：“这种东西，同他题些甚么！题了污了自己笔墨；写了名字上去，更是污了自己名姓。只索回了他，说不会作诗罢了。见委代作，本不敢推辞，但是题到这上头去的，我不敢作。倘有别样事见委，再当效劳。” 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，看来文字总也好的，便不相强。再坐了一会，侣笙辞去。

德泉道：“此刻已经十点多钟了，你快去写了信，待我送到船上去，带给继之。” 我道：“还来得及么？” 德泉道：“来得及之至！并且托船上的事情，最好是这个时候。倘使去早了，船上帐房还没有人呢。” 我便赶忙写了信，又附了一封家信，封好了交给德泉。德泉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，自己带着去了。

子安道：“方才那个蔡侣笙，有点古怪脾气。他已经穷到摆摊测字摊，还要说甚么污了笔墨，污了姓名，不肯题上去。难道题图不比测字干净么？” 我道：“莫怪他。我今日亲见了那一班名士，实在令人看不起。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梗直，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。他的那位夫人，更是明理慈爱。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，回去见了继之，打算要代他谋一个馆地。” 子安道：“这种人只怕有了馆地也不得长呢。” 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 子安道：“他穷到这种地位，还要看人不起；得了馆地，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。” 我道：“这个不然。那一班人本来不是东西，就是我也看他们不起。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，他听了要恨，脾气两样点罢了。” 说着，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，不觉狂笑了一顿。一会，德泉回来了，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。大家安歇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德泉叫人到船行里雇船。这里收拾行李。忽然方佚庐走来，约今夜吃酒，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，他便去了。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道：“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。” 我忙问甚么事。端甫道：“昨日你走了之后，景翼还在楼上哭个不了，哭了许久，才不听见消息。到得晚上八点来钟，他忽然走下来，找他的老婆和女儿。说是他哭的倦了，不觉睡去，此时醒来，却不见老婆，所以下来找他。看见没有，他便仍上楼去。不一会，哭丧着脸下来，说是几件银首饰、绸衣服都不见了，可见得是老婆带了那五岁的女儿逃走了。” 我笑道：“活应该的！他把弟妇拐卖了，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，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。” 端甫道：“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，又不曾听见他娶妻，就有了这个人。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，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。” 我一想道：“不错。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，他还说不曾娶妻。算他说过就娶，这三年的工夫，那里能养成个五岁孩子呢。” 端甫道：“他也是前年十月间到上海的。鸿甫把他们安顿好了，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，不料就接二连三的死人，此刻竟闹的家散人亡了。景翼从昨夜到此刻还没有睡，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，不知打甚么主意。” 我道：“来路不正的，他自然见势头不妙，就先奉身以退了。他也明知寻亦无益，所以不去寻了，这倒是他的见识。” 端甫见我们行色匆匆，也不久坐，就去了。我同德泉两个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同到船上，解维向苏州而去。

一路上晓行夜泊，在水面行走，倒觉得风凉，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迭角里面，热起来没处透气。两天到了苏州，找个客栈歇下。先把客栈住址，发个电报到南京去，因为怕继之有信没处寄之故。歇息已定，我便和德泉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。我道：“我们初到此地，人生路不熟，必要找作一个人做向导才好。” 德泉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叫做江雪渔，住在桃花坞，只是问路不便。今天晚了，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。” 我道：“怕问路，我有个好法子。不然我也不知这个法子，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，认不得回去，亏得是骑着马，得那马夫引了回去。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，天天没事便对他看，看得烂熟，走起路来，就不会迷了。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。就容易找得多了。” 德泉道：“你骑了马走，怎么也会迷路？难道马夫也不认得么？” 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“张大仙有求必应”的条子，一路寻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德泉便到书坊店里要买苏州图，却问了两家都没有。

到了次日，只得先从栈里问起，一路问到桃花坞，果然会着了江雪渔。只见他家四壁都

钉着许多画片，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，也有画成的，也有未画成的。原来这江雪渔是一位画师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。当下彼此相见，我同他通过姓名。雪渔便问：“几时到的？可曾到观前逛过？”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，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，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，也必问去逛过没有。当下德泉便回说昨日才到，还没去过。雪渔道：“如此我们同去吃茶罢。”说罢，相约同行。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，乐得去逛一逛。谁知到得观前，大失所望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

正是：徒有虚名传齿颊，何来胜地足遨游。

未知逛过玄妙观之后，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七回

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

我当日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甚么名胜地方，今日亲身到了，原来只是一座庙；庙前一片空场，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；两廊开了些店铺，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。这种地方好叫名胜，那六街三市，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。想来实在好笑。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，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，围坐谈天。德泉便说起要找房子，请雪渔做向导的话。雪渔道：“本来可以奉陪，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，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，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，实在腾不出工夫来。”德泉便不言语。雪渔又道：“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，所有求画的，都到我那里去。这里潘家、彭家两处，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。今年端午那一天，潘伯寅家预备了节酒，前三天先来关照，说请我吃节酒。到了端午那天，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，立等着上轿，抬到潘家，一直到仪门里面，方才下轿。座上除了主人之外，先有一位客，我同他通起姓名来，才知道是原任广东藩台姚彦士方伯，官名上头是个觐字，底下是个元字，是喜庆己未状元、姚文僖公的嫡孙。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。因为伯寅系军机大臣，虽然丁忧在家，他自避嫌疑，绝不见客。因为伯寅令祖文恭公，是嘉庆己未会试房官，姚文僖公是这科的进士，两家有了年谊，所以请了来。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？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，要我代他画钟馗。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，不过是用朱笔大写意，钩两笔罢了。他又偏是要设色的，又要画三张之多，都是五尺纸的。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，又碍着交情，只得提起精神，同他赶忙画起来。从早上八点钟赶到十一点钟，画好了三张，方才坐席吃酒。吃到了十二点钟正午，方才用泥金调了朱砂，点过眼睛。这三张东西，我自己画的也觉得得意，真是神来之笔。我点过睛，姚方伯便题赞。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，原来是为的要他题赞。这一天直吃到下午三点钟才散。我是吃得酩酊大醉，伯寅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，足足害了三天酒病。”

德泉等他说完了道：“回来就到我栈房里吃中饭，我们添两样菜，也打点酒来吃，大家叙叙也好。”雪渔道：“何必要到栈里，就到酒店里不好么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，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？”雪渔道：“我们讲吃酒，何必考究菜，我觉得清淡点的好。所以我最怕和富贵人家来往，他们总是一来燕窝，两来鱼翅的，吃得人也腻了。”我因为没有话好说，因请问他贵府哪里。雪渔道：“原籍是湖南新宁县。”我道：“那么是江忠烈公一家了？”雪渔道：“忠烈公是五服内的先伯。”我道：“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。”雪渔道：“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，由湖南搬到无锡；康熙末年，再由无锡搬到苏州：到我已经八代了。”我听了，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，忍不住笑，连忙把嘴唇咬住。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，不知蔡侣笙听了，还是怒还是笑。因忍着笑道：“适在尊寓，拜观大作，佩服得很！”雪渔道：“实在因为应酬太忙，草草得很。幸得我笔底下还快，不然，就真正来不及了。”德泉道：“我们就到酒店里吃两杯如何？”雪渔道：“也罢。我许久不吃早酒了。翁

六先生由京里寄信来，要画一张丈二纸的寿星，待我吃两杯回去，乘兴挥毫。”说着，德泉会了茶钱，相将出来，转央雪渔引路，到酒店里去。坐定，要了两壶酒来，且斟且饮。雪渔的酒量，却也甚豪。酒至半酣，德泉又道：“我们初到此地，路径不熟，要寻一所房子，求你指引指引，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么？”雪渔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我实在一张寿星，明天就要的。你一定要我引路，让我今天把寿星画了，明天再来奉陪。”德泉又灌了他三四大碗，说道：“你今天可以画得好么？”雪渔道：“要动起手来，三个钟头就完了事了。”德泉又灌了他两碗，才说道：“我们也不回栈吃饭了，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，同到你尊寓，看你画寿星，当面领教你的法笔。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，此刻久不看见了，也要看看。”雪渔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于是交代酒家，叫了饭菜来，吃过了，一同仍到桃花坞去。

到了雪渔家，他叫人舀了热水来，一同洗过脸。又拿了一锭大墨，一个墨海，到房里去。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，亲自用水洗净；把各样颜色，分放在碗里，用水调开；又用大海碗盛了两大碗清水。一面张罗，一面让我们坐。我也一面应酬他，一面细看他墙上画就的画片：也有花卉翎毛，也有山水，也有各种草虫小品，笔法十分秀劲；然而内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。虽然如此，也不能掩其所长。我暗想此公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。我从前曾经要学画两笔山水，东涂西抹的，闹了多少时候，还学不会呢。不知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。因问道：“足下的画，不知从那位先生学的？”雪渔道：“先师是吴三桥。”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，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。可见此人甚是聪明，虽然喜说大话，却比上海那班名士高的多了。我一面看着画，一面想着，德泉在那里同他谈天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见房里面一声“墨磨好了”，雪渔便进去，把墨海端了出来。站在那里想了一想，把椅子板凳，都搬到旁边。又央着德泉，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，搬到天井里去。自己把地扫干净了，拿出一张丈二纸来，铺在地下，把墨海放在纸上。又取了一碗水，一方干净砚台，都放下。拿一枝条幅笔，脱了鞋子，走到纸上，跪下弯着腰，用笔蘸了墨，试了浓淡，先画了鼻子，再画眼睛，又画眉毛画嘴，钩了几笔胡子，方才框出头脸，补画了耳朵。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看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这寿星的头，比巴斗还大。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，又跪下去，钩了半个大桃子，才画了一只手；又把桃子补完全了，恰好是托在手上。方才起来，穿了鞋子，想了半天，取出一枝对笔、一根头绳、一枝帐竿竹子，把笔先洗净了，扎在帐竿竹子上，拿起地下的墨水等，把帐竿竹子扛在肩膀上，手里拿着对笔，蘸了墨，试了浓淡，然后双手拿起竹子，就送到纸上去，站在地上，一笔一笔的画起来；双脚一进一退的，以补手腕所不及。不一会儿，全身衣褶都画好了，把帐竿竹子倚在墙上，说道：“见笑，见笑！”我道：“果然画法神奇！”雪渔道：“不瞒两位说，自我画画以来，这种大画，连这张才两回。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，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。”德泉道：“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！”雪渔道：“不由你不想，家里哪里有这么大的桌子呢。莫说桌子，你看铺在地下，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。”一面谈着天，等那墨笔干了，他又拿了揸笔，蹲到画上，着了颜色。等到半干时候，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，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，把一把杌子放在桌上，自己站上去，央德泉拿画递给他，又央德泉上梯子上去，帮他把画钉起来。我在底下看着，果然神采奕奕。

又谈了一会，我取表一看，才三点多钟。德泉道：“我们再吃酒去罢。”雪渔道：“此刻就吃，未免太早。”德泉道：“我们且走着顽，到了五六点钟再吃也好。”于是一同走了出来，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，才一同回栈。德泉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原坛花雕酒来，又去叫了两样菜，开坛炖酒，三人对吃。德泉道：“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，明日请你早点来，陪我们同去。”雪渔道：“这苏州城大得很，象这种大海捞针一般，往哪里看呢？”德泉道：“只管到市上去看看，或者有个空房子，或者有店家召盘的，都可以。”雪渔道：“召盘的或者还可以碰着，至于空房子，市面上是不会有。到明日再说罢。”

于是痛饮一顿，雪渔方才辞去。

德泉笑道：“几碗黄汤买着他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酒量很好。”德泉道：“他生平就是欢喜吃酒，画两笔画也过得去。就是一个毛病，第一欢喜嫖，又是欢喜说大话。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，不觉笑起来道：“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，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。他认了江忠源做五服内的伯父，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，岂不可笑！以此类推，他说的话，都不足信的了。”德泉道：“本来这扯谎说大话，是苏州人的专长。有个老笑话，说是一个书呆子，要到苏州，先向人访问苏州风俗。有人告诉他，苏州人专会说谎，所说的话，只有一半可信。书呆子到了苏州，到外面买东西，买卖人要十文价，他还了五文，就买着了。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，只能信一半的了。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，那苏州人说姓伍。书呆子心中暗暗称奇道，原来苏州人有姓‘两个半’的。这个虽是形容书呆子，也可见苏州人之善于扯谎，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。”

我道：“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，却也难为他。不知多少润笔？”德泉道：“上了这样大的，只怕是面议的了。他虽然定了仿单，然而到了他穷极渴酒的时候，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，他就甚么都肯画了。”我道：“他说忙得很，家里又画下了那些，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？”德泉笑道：“你看他有一张人物么？”我道：“没有。”德泉道：“凡是画人物，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；其余那些翎毛、花卉、草虫小品，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，不过几角洋钱一幅中堂，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。他们这个，叫做‘交行生意’。”我道：“喜欢扯谎的人，多半是无品的，不知雪渔怎样？”德泉道：“岂但扯谎的无品，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，没有一个有品的。任伯年是两三个月不肯剃头的，每剃一回头，篦下来的石青、石绿，也不知多少。这个还是小节。有一位任立凡，画的人物极好，并且能小照。刘芝田做上海道的时候，出五百银子，请他画一张合家欢。先差人拿了一百两，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。他到了衙门里，只画了一个脸面，便借了二百两银子，到租界上去顽，也不知他顽到那里，只三个月没有见面。一天来了，又画了一只手，又借了一百两银子，就此溜回苏州来了。那位刘观察，化了四百银子只得了一张脸、一只手。你道这个成了甚么品格呢？又吃的顶重的烟瘾，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，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；等穷的急了，没有烟吃的时候，只要请他吃二钱烟，要画甚么是甚么。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么！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。还有一个胡公寿，是松江人，诗、书、画都好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这个人人品倒也没甚坏处，只是一件，要钱要的太认真了。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见，请他写的，画的不少，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；开了上款，买了纸送去，约了日子来取。他应允了，也就写画起来。到了约定那一天，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。他对来说道：‘所写所画的东西，照仿单算要三百元的润笔，你去拿了润笔来取。’来说道：‘且交我拿去，润笔自然送来。’他道：‘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，因为是太尊的东西，先动了笔，已经是个情面，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！’来人没法，只得空手回去，果然拿了三百元来，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。过了几天，那位太守交卸了，还住在衙门里。定了一天，大宴宾客，请了满城官员，与及各家绅士，连胡公寿也请在内。饮酒中间，那位太守极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，怎样好，怎样好。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，都拿出来彼此传观，大家也都赞好。太守道：‘可有一层，象这样好东西，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，却只值得三百元！我这回拿进京去，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；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，知道我仅化了三百元买来的，却送几十家的礼，未免要怪我吝啬，所以我也不要他了。’说罢，叫家人拿火来一齐烧了。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。从此之后，他遇了求书画的，也不敢孳孳计较了，还算他的好处。”我道：“这段故事，好象《儒林外史》上有的，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。这位太守，也算善抄蓝本的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天色晚将下来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起来，便望雪渔，谁知等到十点钟还不见到。我道：“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。”德泉道：“有酒在这里，怕他不来。这个人酒便是他的性命。再等一等，保管就到了。”说声未绝，雪渔已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你们要找房子，再巧也没有，养育巷有一家小钱庄，只有一

家门面，后进却是三开间、四厢房的大房子，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。你们要做字号，那里最好了。我们就去看来。”德泉道：“费心得很！你且坐坐，我们吃了饭去看。”雪渔道：“先看了罢，吃饭还有一会呢；而且看定了，吃饭时便好痛痛的吃酒。”德泉笑道：“也罢，我们去看了来。”于是一同出去，到养育巷看了，果然甚为合式。

说定了，明日再来下定。

于是一同回栈，德泉沿路买了两把团扇，几张宣纸，又买了许多颜料、画笔之类。雪渔道：“你又要我画甚么了？”德泉道：“随便画甚么都好。”回到栈里，吃午饭时，雪渔又吃了好些酒。饭后，德泉才叫他画一幅中堂。雪渔道：“是你自己的，还是送人的？”德泉道：“是送一位做官的，上款写‘继之’罢。”雪渔拿起笔来，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，骑了一匹马，马前画一个太监，双手举着一顶金冠。画完了，在上面写了“马上升官”四个字。问道：“这位继之是甚么官？”德泉道：“是知县。”他便写“继之明府大人法家教正”。我暗想，继之不懂画，何必称他法家呢。正这么想着，只见他接着又写“质诸明眼，以为何如。”这“明眼”两个字，又是抬头写的。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道：“画的很好，这个款可下坏了！”再看他写下款时，更是奇怪。

正是：偏是胸中无点墨，喜从纸上乱涂鸦。

要知他写出甚么下款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八回

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

只见他写的下款是：“吴下雪渔江签醉笔，时同客姑苏台畔。”我不禁暗暗顿足道：“这一张画可糟蹋了！”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，只得由他去罢。此时德泉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，等他画好了，大家吃西瓜，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。吃罢了，雪渔取过一把团扇，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，就放下了。德泉道：“要画就把他画好了，又不是杀强盗示众，单画一个脑袋做甚么呢？”雪渔看见旁边的石榴，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，又加上几笔衣褶，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，手捧石榴。画完，就放下了道：“这是谁的？”德泉道：“也是继之的。”雪渔道：“可惜我今日诗兴不来，不然，题上一首也好。”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，因说道：“我代作一首如何？”雪渔道：“那就费心了。”我一想，这个题目颇难，美人与石榴甚么相干，要把他扭在一起，也颇不容易。这个须要用作无情搭的钩挽钓渡法子，才可以连得合呢。想了一想，取过笔来写出四句是：

兰闺女伴话喃喃，摘果拈花笑语憨。闻说石榴最多子，何须淘草始宜男。

雪渔接去看了道：“萱草是宜男草，怎么这淘草也是宜男草么？”他却把这“淘”字念成“爰”音，我不觉又暗笑起来。因说道：“这个‘淘’字同‘萱’字是一样的，并不念做‘爰’音。”雪渔道：“这才是呀，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宜男草呢。”说罢，便把这首诗写上去。那上下款竟写的是：“继之明府大人两政，雪渔并题。”我心中又不免好笑，这竟是当面抢的。我虽是答应过代作，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，便老实到如此，倒是令人无可奈何。

只见他又拿起那把团扇道：“这又是谁的？”德泉指着我对道：“这是送他的。”雪渔便问我欢喜甚么。我道：“随便甚么都好。”他便画了一个美人，睡在芭蕉叶上。旁边画了一度红栏，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。又对我说道：“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罢。”我想这个题目还易，而且我作了他便攘为己有的，就作得不好也不要紧，好在作坏了由他去出丑，不干我事。我提笔写道：

一天凉月洗炎焱，庭院无人太寂寥。扑罢流萤微倦后，戏从栏外卧芭蕉。

雪渔见了，就抄了上去，却一般的写着“两政”“并题”的款。我心中着实好笑，只得说了两声“费心”。

此时德泉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。雪渔道：“一发拿过来都画了罢。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，我也有本事都画了他。”说罢，取过一把，画了个浔阳琵琶，问写甚么款。德泉道：“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，写‘子安’款罢。”雪渔对我道：“可否再费心题一首？”我心中暗想，德泉与他是老朋友，所以向他作无厌之求；我同他初会面，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！并且一作了，就攘为己有，真可以算得涎脸的了。因笑了笑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就提笔写出来：

四弦弹起一天秋，凄绝浔阳江上头。我亦天涯伤老大，音谁是白江州？

他又抄了，写款不必赘，也是“两政”“并题”的了。德泉又递过一把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用的，可不要美人。”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，画了又要我题。我见他画时，明知他画好又要我题的了，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，等他一问，我便写道：

雪地冰天且耐寒，头颅虽白寸心丹。眼前多少匈奴辈，等作群羊一例看。

雪渔又照抄了上去，便丢下笔不画了。德泉不依道：“只剩这一把了，画完了我们再吃酒。”我问德泉道：“这是送谁的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也不曾想定。但既买了来，总要画了他。这一放过，又不知要搁到甚么时候了。”我想起文述农，因对雪渔道：“这一把算我求你的罢。你画了，我再代你题诗。”雪渔道：“美人、人物委实画不动了，画两笔花卉还使得。”我道：“花卉也好。”雪渔便取过来，画了两枝夹竹桃。我见他画时，先就把诗作好了。他画好了，便拿过稿去，抄在上面。

诗云：

林边斜绽一枝春，带笑无言最可人。欲为优婆宣法语，不妨权现女儿身。

却把“宣”字写成了个“宜”字。又问我上款。我道：“述农。”他便写了上去。写完，站起来伸一伸腰道：“够了。”我看看表时，已是五点半钟。德泉叫茶房去把藕切了，炖起酒来，就把藕下酒。吃到七点钟时，茶房开上饭来，德泉叫添了菜，且不吃，仍是吃酒；直吃到九点钟，大家都醉了，胡乱吃些饭，便留雪渔住下。

次日早起，便同到养育巷去，立了租折，付了押租，方才回栈。我便把一切情形，写了封信，交给栈里帐房，代交信局，寄与继之。及至中饭时，要打酒吃，谁知那一坛五十斤的酒，我们三个人，只吃了三顿，已经吃完了。德泉又叫去买一坛。饭后央及雪渔做向导，叫了一只小船，由山塘摇到虎丘去，逛了一次。那虎丘山上，不过一座庙。半山上有一堆乱石，内中一块石头，同馒头一般，上面镌了“点头”两个字，说这里是生公说法台的故址，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。又有剑池、二仙亭、真娘墓。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，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，截做两段的，同那点头石一般，都是后人附会之物，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过因为他是个古迹，不便说破他去杀风景。那些无知之人，便啧啧称奇，想来也是可笑。

过了一天，又逛一次范坟。对着的山，真是万峰齐起，半山上镌着钱大昕写的“万笏朝天”四个小篆。又逛到天平山上去。因为天气太热，逛过这回，便不再到别处了。这天接到继之的信，说电报已接到，嘱速寻定房子，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。这两天闲着，我想起伯父在苏州，但不知住在哪里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。他到此地，无非是要见抚台，见藩台，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，自然知道了。想罢，便出去问路，到抚台衙门号房里打听，没有。因为天气热了，只得回栈歇息。过一天，又到藩台衙门去问，也没有消息，只得罢了。

这天雪渔又来了，麝着要吃酒，还同着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叫做许澄波，是一个苏州候补佐杂。相见过后，我和德泉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，买些水果之类，炖起酒来对吃。这位许澄波，倒也十会倜傥风流，不象个风尘俗吏。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，问些苏州吏治。澄波道：“官场的事情有甚么谈头，无非是靠着奥援与及运气罢了。所以官场与吏治，本来是一件事。晚近官场风气日下，官场与吏治，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。只有前两年的谭中丞还好，

还讲究些吏治。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，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，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，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，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秤过，拣最重的赏他几百文，那最轻的便传了来大加申斥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，未免太琐屑了。”澄波道：“他说这些烧饼，每每有贫民买来抵饭吃的，重一些是一些。做买卖的人，只要心平点，少看点利钱，那些贫民便受惠多了。”我笑道：

“这可谓体贴入微了。”

澄波道：“他有一件小事，却是大快人意的。有一个乡下人，挑了一挑粪，走过一家衣庄门口，不知怎样，把粪桶打翻了，溅到衣庄的里面去。吓的乡下人情愿代他洗，代他扫，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。那衣庄的人也不好，欺他是乡下人，不给他扫帚，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揩。乡下人急了，只是哭求。登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，把一条街都塞满了。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过，见许多人，便叫差役来问是甚么事。差役过去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，带到轿前，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。他老先生大怒，骂乡下人道：‘你自己不小心，弄齷齪了人家地方，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揩，就要你舐干净，你也只得舐了。还不快点揩了去！’乡下人见是官分付的，不敢违拗，哭哀哀的脱下衣服去揩。他又叫把轿子抬近衣庄门口，亲自督看。衣庄里的人，扬扬得意。等那乡下人揩完了，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，分付‘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’。衣庄伙计稍为迟疑，他便大怒，喝道：‘此刻天冷的时候，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，为了你们弄坏了，还不应该赔他一件么。你再迟疑，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！’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，给了乡下人。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。”我道：

“这个我也称快。但是那衣庄里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，何必要给他绸的，格外讨好呢？”澄波笑道：“你须知大衣庄里，不卖布衣服的呀。”我不觉拍手道：“这乡下人好造化也！”

澄波道：“自从谭中丞去后，这里的吏治就日坏了。”雪渔道：“谭中丞非但吏治好，他的运气也真好。他做苏州府的时候，上海道是刘芝田。正月里，刘观察上省拜年，他是拿手版去见的。不多两个月，他放了粮道，还没有到任。不多几天，又升了臬台，便交卸了府篆，进京陛见。在路上又奉了上谕，着毋庸来京，升了藩台，就回到苏州来到任。不上几个月，抚台出了缺，他就护理抚台。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，却要上省来拿手版同他叩喜。前后相去不过半年，就颠倒过来。你道他运气多好！”说罢，满满的干了一杯，面有得意之色。澄波道：“若要讲到运气，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！”雪渔愕然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澄波道：“就是洪瞎子。”雪渔道：“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，有甚么好运气？”澄波道：“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，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，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，还要署臬台，不是运气好么。”我道：“认真是瞎子么？”澄波道：“怎么不是！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。”雪渔笑道：“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，怎么好算全瞎。倘使认真全瞎了，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？不能行礼，还怎样能做官？”澄波道：“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，还是半瞎。有一回抚台请客，坐中也有他。饮酒中间，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磕，他也往盘子里抓，可抓的不是瓜子，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，闹了个哄堂大笑。你若是说他全瞎，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，才误以为瓜子，好象还有一点光。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，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，他连忙升了公座，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，他就‘混帐羔子’‘忘八蛋’的一顿臭骂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，又问你姓甚么，叫甚么，是哪里人。问了半天，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，谁去答应他呢。两旁差役，只是抿着嘴暗笑。他见没有人答应，忽然拍案大怒，骂那差役道：‘你这个狗才！我叫你去访拿地棍，你拿不来倒也罢了，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！’”澄波这一句话，说的众人大笑。澄波又道：“若照这件事论，他可是个全瞎的了。若说是大近视，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。”我道：“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？这种人虽不参他，也该叫他休致了。”澄波道：“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。”德泉道：“俗语说的好，朝里无人莫做官，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。”四个人说说笑笑，吃了几壶酒就散了。雪渔、澄波辞了去。

次日，继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，叫做钱伯安。带了继之的信来，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，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。伯安到后，德泉可回上海。如已看定房子，叫我也回南京，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。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，略为憩息，就同他到养育巷去看那所房子，商量应该怎样装修。看了过后，伯安便先去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，先送到那房子里去。在客栈歇了一宿，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。我们也叫客栈里代叫一只船，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。又拖德泉到桃花坞去看雪渔，告诉他要走的话。雪渔道：“你二位来了，我还不曾稍尽地主之谊，却反扰了你二位几遭。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，怎么就走了？”德泉道：“我们至好，何必拘拘这个。你几时到上海去，我们再叙。”德泉在那里同他应酬，我抬头看见他墙上，钉了一张新画的美人，也是捧了个石榴，把我代他题的那首诗写在上面，一样的“两政”“并题”的上下款，心中不觉暗暗好笑。雪渔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，方才散去。临别，雪渔又道：“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。”德泉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你几时到上海去，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。”雪渔道：“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，看几时有便我就来。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。”说罢作别，我们回栈。

次日早起，就结算了房饭钱，收拾行李上船，解维开行，向上海进发。回到上海，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，却是王端甫的，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，他要来候我，有话说云云。我暂且搁过一边，洗脸歇息。子安又道：“唐玉生来过两次，头一次是来催题诗，我回他到苏州去了；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拿了去最好，省得他来麻烦。”当下德泉便稽查连日出进各项货物帐目。我歇息了一会，便叫车到源坊虚去访端甫，偏他又出诊去了。问景翼时，说搬去了。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，缓步走着，去看侣笙，谁知他也不曾摆摊，只得叫了车子回来。回到号里时，端甫却已在座。相见已毕，端甫先道：“你可知侣笙今天嫁女儿么？”我道：“嫁甚么女儿，可是秋菊？”端甫道：“可不是。他恐怕又象嫁给黎家一样，夫家仍只当他丫头，所以这回他认真当女儿嫁了。那女婿是个木匠，倒也罢了。他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。因知道你去了苏州，所以不曾来这里。我此刻来告诉你景翼的新闻。”我忙问：“又出了甚么新闻了？”端甫不慌不忙的说了出来。

正是：任尔奸谋千百变，也须落魄走穷途。未知景翼又出了甚么新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三十九回

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

我听见端甫说景翼又出了新闻，便忙问是甚么事。端甫道：“这个人只怕死了！你走的那一天，他就叫了人来，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，一齐都卖了，却还卖了四十多元。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，欠下两个月房租，也不给我，就这么走了。我到楼上去看，竟是一无所有的了。”我道：“他家还有慕枚的妻子呀，哪里去了？”端甫道：“慕枚是在福建娶的亲，一向都是住在娘家，此刻还在福建呢。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钱，出去了三天，也不知他到哪里去的。第四天一早，我还没有起来，他便来打门。我连忙起来时，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。蓬着头，赤着脚，鞋袜都没有，一条蓝夏布裤子，也扯破了，只穿得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。见了我就磕头，要求我借给他一块洋钱。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，他只流泪不答。又告诉我说，从前逼死兄弟，图卖弟妇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。他此刻懊悔不及。我问他要一块洋钱做甚么，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，我只得给了他，他就去了。直到今天，仍无消息。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，通知鸿甫去了。”我道：“这种人由他去罢了，死了也不足惜。”端甫道：“后来我听见人说，他拿了四十多元钱，到赌场上去，一口气就输了一半；第二天再赌，却赢了些；第三天又去赌，却输的一文也没了。出了赌场，碰见他的老婆，他便去盘问。

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，便甜言蜜语的引他回去，却叫后跟的男人，把他毒打了一顿。你道可笑不可笑呢。”

我道：“侣笙今日嫁女儿，你有送他礼没有？”端甫道：“我送了他一元，他一定不收，这也没法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竟是个廉士！”端甫道：“他不廉，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。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，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。他还送给我一副对，写的甚好。他说也送你一副，你收着了么？”我道：“不曾。”因走进去问子安。子安道：“不错，是有的，我忘了。”说着，在架子上取下来。我拿出来同端甫打开来看，写的是“慷慨丈夫志，跌宕古人心”一联，一笔好董字，甚是飞舞。我道：“这个人潦倒如此，真是可惜可叹！”端甫道：“你看南京有甚么事，荐他一个也好。”我道：“我本有此意。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，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，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。等南京有了好事，再叫他去。你道如何？”端甫道：“这更好了。”当下又谈了一会，端甫辞了去。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，叫出店的送到侣笙那里去。一会仍旧拿了回来，说他一定不肯收。子安笑道：“这个人倒穷得硬直。”我道：“可知道不硬直的人，就不穷了。”子安道：“这又不然，难道有钱的人，便都是不硬直的么？”我道：“不是如此说。就是富翁也未尝没有硬直的。不过穷人倘不是硬直的，便不肯安于穷，未免要设法钻营，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，就不肯象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。”当下歇过一宿。

次日，我便去访侣笙，怪他昨日不肯受礼。但笙道：“小婢受了莫大之恩，还不曾报德，怎么敢受！”我道：“这些事还提他做甚么。我此刻倒想代你弄个馆地，只是我到南京去，不知几时才有机会。不如先奉屈到小号去，暂住几时，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。”侣笙连忙拱手道：“多谢提挈！”我道：“日间就请收了摊，到小号里去。”侣笙沉吟了一会道：“宝号办笔墨的，向来是那一位？”我道：“向来是没有的。不过我为足下起见，在这里摆个摊，终不是事，不如到小号里去，奉屈几时，就同干俸一般。等我到南京去，有了机会，便来相请。”侣笙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！我与足下未遇之先，已受先施之惠；及至萍水相遇，怎好为我破格！况且生意中的事情，与官场截然两路，断不能多立名目，以致浮费，岂可为我开了此端。这个断不敢领教！如蒙见爱，请随处代为留心，代谋一席，那就受惠不浅了。”我道：“如此说，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？”侣笙道：“好虽好，只是舍眷无可安顿，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，一时怎撇得下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不要紧，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。”侣笙道：“足下盛情美意，真是令人感激无地！但我向来非义不取，无功不受；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，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，将何以偿还呢。还求足下听我自便的好。如果有了机会，请写个信来，我接了信，就料理起程。”我听了他一番话，不觉暗暗嗟叹，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，真是可敬！只得辞了他出来，顺路去看端甫。端甫也是十分叹息道：“不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！你到南京，一定要代他设法，不可失此朋友。但不知你几时动身？”我道：“打算今夜就走。在苏州就接了南京信，叫快点回去，说还有事，正不知是甚么事。”说话时，有人来诊脉，我就辞了回去。

是夜附了轮船动身，第三天一早，到了南京。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，骑马进城，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。老太太道：“你回来了！辛苦了！身子好么？我惦记你得很呢。”我道：“托干娘的福，一路都好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见过娘没有？”我道：“还没有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好孩子！快去罢！你娘念你得很。你回来了，怎么不先见娘，却先来见我？你见了娘，也不必到关上去，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今天做东，整备了酒席，贺荷花生日。你回来了，就带着代你接风了。”我陪笑道：“这个哪里敢当！不要折煞干儿子罢！”

老太太道：“胡说！掌嘴！快去罢。”

我便出来，由便门过去，见过母亲、婶婶、姊姊。母亲问几时到的。我道：“才到。”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。我道：“都见过了。我这回在上海，遇见伯父的。”母亲道：“崐“说甚么来？”我道：“没说甚么，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。”母亲讶道：“来甚么地方？”我道：

“到了上海，在洋行里面。我去见过两次。他此刻白天学生意，晚上念洋书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孩子怪可怜的，六七岁上没了老子，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，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。此刻不知怎样了？”我道：“此刻好了，很沉静，不象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。”母亲瞅了我一眼道：“你小时候安静！”姊姊道：“没念几年书，就去念洋书，也不中用。”我道：“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。我看他两遍，都见他床头桌上，堆着些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分类尺牍》之类；有不懂的，还问过我些。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，叫做叔尧；他的小名叫土儿，读书的名字，就是单名叫一个‘尧’字，此刻号也用这个‘尧’字。我问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小时候，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，所以叫做土儿，取‘尧’字做名字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是毫无道理的，未必取了这种名字，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。不过要取好的号，取不出来。他底下还有老八、老九，所以按孟、仲、叔、季的排次，加一个‘叔’字在上面做了号，倒爽利些。”姊姊讶道：“读了两年书的孩子，发出这种议论，有这种见解，就了不得！”我道：“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。”母亲道：“单是你最聪明！”我道：“自然。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，更是我娘的儿子，所以又格外聪明些。”姊姊道：“了不得，你走了一次苏州，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。从来拍娘的马屁，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。”我道：“我也不是油嘴，也不是拍马屁，相书上说的‘左耳有痣聪明，右耳有痣孝顺’。我娘左耳朵上有一颗痣，是聪明人，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。”姊姊走到母亲前，把左耳看了看道：“果然一颗小痣，我们一向倒不曾留心。”又过来把我两个耳朵看过，拍手笑道：“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！他右耳上一颗痣，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，非但说了伯娘聪明，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。”我道：“娘不要听姊姊的话，这两句我的确在《麻衣神相》上看下来的。”姊姊道：“伯娘不要听他，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，好好的《麻衣相法》，他弄了个《麻衣神相》。这《麻衣相法》是我看了又看的，哪里有这两句。”我道：“好姊姊！何苦说破我！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，心里好偷着欢喜，何苦说破我呢。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
只见春兰来说道：“那边吴老爷回来了。”我连忙过去，到书房里相见。继之笑着道：“辛苦，辛苦！”我也笑道：“费心，费心！”继之道：“你费我甚么心来？”我道：“我走了，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，如何不费心。”坐下便把上海、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。继之道：“我催你回来，不为别的，我这个生意，上海是个总字号，此刻苏州分设定了，将来上游芜湖，九江、汉口，都要设分号，下游镇江，也要设个字号，杭州也是要有的。你口音好，各处的话都可以说，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。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，经理的我自有人。将来都开设定了，你可往来稽查。这里南京是个中站，又可以时常回来，岂不好么。”我道：“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，岂可以忘了本。可有一层：我在此地做官，不便出面做生意，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记，并不出名。在人家跟前，我只推说是你的。你见了那些伙计，万不要说穿，只有管德泉一个知道实情，其余都不知道的。”我笑道：“名者，实之宾也；吾其为宾乎？”继之也一笑。

我道：“我去年交给大哥的，是整数二千银子。怎么我这回去查帐，却见我名下的股份，是二千二百五十两？”继之道：“那二百五十两，是去年年底帐房里派到你名下的。我料你没有甚么用处，就一齐代你入了股。一时忘记了，没有告诉你。你走了这一次，辛苦了，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。”说罢，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。这本子只有两三百页，上面浓圈密点的，是一本词稿。我问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且看了再说，我和述农已是读的烂熟了。”我看第一阙是《误佳期》，题目是“美人嚏。”我笑道：“只这个题目便有趣。”继之道：“还有有趣的呢。”我念那词：

浴罢兰汤夜，一阵凉风恁好。陡然娇嚏两三声，消息难分晓。

莫是意中人，提着名儿叫？笑他鹦鹉却回头，错道依家恼。

我道：“这倒亏他着想。”再看第二阙是《荆州亭》，题目是“美人孕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，倒是头一次。”再看那词是：

一自梦熊占后，惹得娇慵病久。个里自分明，羞向人前说有。

镇日贪眠作呕，茶饭都难适口。含笑问檀郎：梅子枝头黄否？

我道：“这句‘羞向人前说有’，亏他想出来。”又有第三阕是《解佩令》“美人怒”，词是：

喜容原好，愁容也好，蓦地间怒容越好，一点娇嗔，衬出桃花红小，有心儿使乖弄巧。问伊声悄，凭伊怎了，拚温存解伊懊恼。刚得回嗔，便笑把檀郎推倒，甚来由到底不晓。

我道：“这一首是收处最好。”第四阕是《一痕沙》“美人乳”。我笑道：“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，他用这《一痕沙》的词牌，不通！”继之笑道：“莫说笑话，看罢。”我看那词是：

迟日昏昏如醉，斜倚桃笙慵睡。乍起领环松，露酥胸。

小簇双峰莹腻，玉手自家摩戏。欲扣又还停，尽憨生。我道：“这首只平平”。继之道：“好高法眼！”我道：“不是我的法眼高，实在是前头三阕太好了；如果先看这首，也不免要说好的。”再看第五阕是《蝶恋花》“夫婿醉归。”我道：“咏美人写到夫婿，是从对面着想，这题目先好了，词一定好的。”看那词是：

日暮挑灯闲徙倚，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？及至归来沈醉矣，东歪西倒难扶起。不是贪杯何至此？便太常般，难道依嫌你？只恐曹腾伤玉体，教人怜惜浑无计。

我道：“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，倒也体贴入微。”第六阕是《眼儿媚》“晓妆”：

晓起娇慵力不胜，对镜自忪惺。淡描青黛，轻匀红粉，约略妆成。檀郎含笑将人戏，故问夜来情。回头斜眄，一声低啐，你作么生！

我道：“这一阕太轻佻了，这一句‘故问夜来情’，必要改了他方好。”继之道：“改甚么呢？”我道：“这种香艳词句，必要使他流入闺阁方好。有了这种猥亵句子，怎么好把他流入闺阁呢！”继之道：“你改甚么呢？”我道：“且等我看完了，总要改他出来。”因看第七阕，是《忆汉月》“美人小字”。词是：

恩爱夫妻年少，私语喁喁轻悄。问到小字每模糊，欲说又还含笑。被他缠不过，说便说郎须记了。切休说与别人知，更不许人前叫！

我不禁拍手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这一阕要算绝唱了，亏他怎么想得出来！”继之道：“我和述农也评了这阕最好，可见得所见略同。”我道：“我看了这一阕，连那‘故问夜来情’也改着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改甚么？”我道：“改个‘悄地唤芳名’，不好么？”继之拍手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改得好！”再看第八阕，是《忆王孙》“闺思”：

昨宵灯爆喜情多，今日窗前鹊又过。莫是归期近了么？鹊儿呵！再叫声儿听若何？

我道：“这无非是晨占喜鹊，夕卜灯花之意，不过痴得好顽。”第九阕是《三字令》“闺情”。我道：“这《三字令》最难得神理，他只限着三个字一句，那得跌宕！”看那词是：

人乍起，晓莺鸣，眼犹饧；帘半卷，槛斜凭，绽新红，呈嫩绿，雨初经。开宝镜，扫眉轻，淡妆成；才歇息，听分明，那边厢，墙角外，卖花声。

我道：“只有下半阕好。”这一本稿，统共只有九阕，都看完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词是很好，但不知是谁作的？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，总不见得是个时人了。”继之道：“那天我闲着没事，到夫子庙前闲逛，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，只化了五个铜钱买了来。只恨不知作者姓名。这等名作，埋没在风尘中，也不知几许年数了；倘使不遇我辈，岂不是徒供鼠啮虫伤，终于复甑！”我因继之这句话，不觉触动了一桩心事。

正是：一样沉沦增感慨，伟人环宝共风尘。不知触动了甚么心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回

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

我听见继之赞叹那几阕词，说是倘不遇我辈，岂不是终于复瓿，我便忽然想起蔡侣笙来，因把在上海遇见黎景翼，如此这般，告诉了一遍。又告诉他蔡侣笙如何廉介，他的夫人如何明理，都说了一遍。继之道：“原来你这回到上海，干了这么一回事，也不虚此一行。”我道：“我应允了蔡侣笙，一到南京，就同他谋事，求大哥代我留意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同他写下两个名条，我觑便同他荐个事便了。”

说话间，春兰来叫我吃午饭，我便过去。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，拿过来给继之，说明是德泉送的。继之先看扇子，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道：“这回倒没有抄错。”我道：“怎么说是抄的？”继之道：“你怎么忘了？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，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，不就是这个人画的么。”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，并想起继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，又想起江雪渔那老脸攘诗，才信继之从前的话，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。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渔的话，及代题诗的话，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在旁听见，便说道：“原来是你题的诗，快念给我听。”继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。他夫人便念了一遍，又逐句解说了。老太太道：“好口彩！好吉兆！果然石榴多子！明日继之生了儿子，我好好的请你。”我笑说“多谢”。继之摊开那画片来看，见了那款，不觉笑道：“他自己不通，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？好好的一张画，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也曾想过，只要叫裱画匠，把那几个字挖了去，还可以用得。继之道：“只得如此的了。”我又回去，把我的及送述农的扇子，都拿来给继之看。继之道：“这都是你题的么？”我道：“是的。他画一把，我就题一首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，只可惜太不通了。但既然不通，就安分些，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，偏要题甚么诗。你看这几首诗，他将来又不知要错到甚么画上去。”我道：“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也说不定的。说起吴三桥，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，你既喜欢题诗，也同我题上两首去。”我道：“画在那里？”继之道：“在书房里，我同你去看来。”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。继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，原来是一幅美人，布景是满幅梅花，梅梢上烘出一钩斜月，当中月洞里，露出美人，斜倚在熏笼上。裱的全绫边，那绫边上都题满了，却剩了一方。继之指着道：“这一方就是虚左以待的。”我道：“大哥那里去找了这些人题？”继之道：“我那里去找人题，买来就是如此的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一方的地位很大，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就多作几首也不妨。”我想了一想道：“也罢。早上看了绝妙好词，等我也效颦填一阕词罢。”继之道：“随你便。”我取出《诗韵》翻了一翻，填了一阕《疏影》，词曰：

香消烬歇，正冷侵翠被，霜禽啼彻。斜月三更，谁鼓城笳，一枕梦痕明灭。无端惊起佳人睡，况酒醒天寒时节。算几回倚遍熏笼，依旧黛眉双结。良夜迢迢甚伴？对空庭寂寞，花光清绝。暮逗春心，偷数年华，独自暗伤离别。年来消瘦知何似，应不减素梅孤洁。且待伊塞上归来，密与拥炉愁说。

用纸写了出来，递给继之道：“大哥看用得，我便写上去。”继之看了道：“你倒是个词章家呢。但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？”我道：“这有甚一定的道理，不过随手拈来，就随意用去。不然，只管赞梅花的清幽，美人的标致，有甚意思呢。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。”继之道：“不生涩！很好！写上去罢。”我摊开画，写了上去，署了款。继之便叫家人来，把他挂起。

日长无事，我便和继之对了一局围棋。又把那九阕香奁词抄了，只把《眼儿媚》的“故问夜来情”，改了个“悄地唤芳名”，拿去给姊姊看，姊姊看了一遍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轻薄

些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，看他的巧思。”姊姊笑道：“我最不服气，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，任情取笑！”我道：“岂但作诗填词，就是画画，何尝不是！只画美人，不画男子；要画男子，除非是画故事，若是随意坐立的，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。”姊姊道：“正是。我才看见你的一把团扇，画的很好，是在那里画来的？”我道：崐“在苏州。姊姊欢喜，我写信去画一把来。”姊姊道：“我不要。你几时便当，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，还要买一份画碟、画笔。我的丢在家里，没有带来。”我欢喜道：“原来姊姊会画，是几时学会的？我也要跟着姊姊学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，于是一同过去。那边已经摆下点心。吴老太太道：“我今天这个东做得着，又做了荷花生日，又和干儿子接风。这会请先用点心，晚上凉快些再吃酒。”我因为荷花生日，想起了竹汤饼会来，和继之说了。继之道：“这种人只算得现世！”我道：“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，也可以笑笑。”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，述了一遍。母亲道：“你到妓院里去来？”我道：“只坐得一坐就走的。”姊姊道：“依我说，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，倒是那班人少亲近些。”我道：“他硬拉我去的，谁去亲近他。”姊姊道：“并不是甚么亲近不得，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。”说的大众一笑。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，吃酒到二炮才散。次日，继之出城，我也到关上去，顺带了团扇送给述农。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，在关上盘桓了一天。到晚上，继之设了个小酌，单邀了我同述农两个吃酒，赏那香奁词。述农道：“徒然赏他，不免为作者所笑，我们也应该和他一阅。”我道：“香奁体我作不来；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，我何敢去佛头着粪！”继之道：“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《疏影》，不是香奁么？”我道：“那不过是稍为带点香奁气。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，又自不同。”述农道：“说起题画，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，我还没工夫去作。不如拿出来，大家题上一阙词罢。”我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述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，签上题着“金陵图”三字。展开来看，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，把南京的大概，画了上去。继之道：“用个甚么词牌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词牌倒不必限。”我道：“限了的好。不限定了，回来有了一句合这个牌，又有一句合那个牌，倒把主意闹乱了。”继之道：“秦淮多丽，我们就用《多丽》罢。”我道：“好。我已经有起句了：‘大江横，古今烟锁金陵。’”述农道：“好敏捷！”我道：“起两句便敏捷，这个牌，还有排偶对仗，颇不容易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有个起句，是‘古金陵，秦淮烟水冥冥’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也限了八庚韵罢。”于是一面吃酒，一面寻思。倒是述农先作好了，用纸誊了出来。继之拿在手里，念道：

水盈盈，吴头楚尾波平。指参差帆樯隐处，三山天外摇青。丹脂销墙根蛩泣，金粉灭江上烟腥。北固云颓，中泠泉咽，潮声怒吼石头城。只千古《后庭》一曲，回首不堪听！休遣恨霸图销歇，王、谢飘零！但南朝繁华已烬，梦蕉何事重醒？舞台倾夕烽惊雀，歌馆寂磷火为萤。荒径香埋，空庭鬼啸，春风秋雨总愁凝。更谁家秦淮夜月，笛韵写凄清？伤心处画图难足，词客牵情。

继之念完了，便到书案上去写，我站在前面，看他写的是：

古金陵，秦淮烟水冥冥。写苍茫势吞南北，斜阳返射孤城。泣胭脂泪干陈井，横铁锁缆系吴批。《玉树》歌残，铜琶咽断，怒潮终古不平声。算只有蒋山如壁，依旧六朝青。空余恨凤台寂寞，鸦点零星。叹豪华灰飞王、谢，那堪鼙鼓重惊！指灯船光销火蜃，凭水榭影乱秋萤。坏堞荒烟，寒笳夜雨，鬼磷鹃血暗愁生。画图中长桥片月，如对碧波明。乌衣巷年年燕至，故国多情。

我等继之写完，我也写了出来，交给述农看。我的词是：

大江横，古今烟锁金陵。忆六朝几番兴废，恍如一局棋枰。见风铍去来眼底，望楼橹颓败心惊。几代笙歌，十年鼙鼓，不堪回首叹雕零。想昔日秦淮觞咏，似幻梦初醒。空留得一轮明月，渔火零星。最销魂红羊劫尽，但余一座孤城。剩铜驼无言衰草，闻铁马凄断邮亭。举目沧桑，感怀陵谷，落花流水总关情。偶披图旧时景象，历历可追凭。描摹出江山如故，

输与丹青。

当下彼此传观，又吃了一回酒。述农自回房安歇。

继之对我道：“你将息两天，到芜湖走一次。你但找定了屋子，就写信给我，这里派人去；你便再到九江、汉口，都是如此。”我道：“这找房子的事，何必一定要我？”继之道：“你去找定了，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；若叫别人去，他们去了，就在那里办事了。还有一层：将来你往来稽查，也还可以熟悉些。”我道：“这里南京开办公？”继之道：“这里叫德泉倒派人上来办，才好掩人耳目。你从上江回来，就可以到镇江去。”我道：“这里书启的事怎样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我这个差事，上前天奉了札子，又连办一年；书启我打算另外再请人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何不就请了蔡侣笙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但不知他笔下如何？”我道：“包你好！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，然而保过廩的人，断不至于不通；顶多作出来的东西，有点腐八股气罢了，何况还不见得。他还送我一副对子，一笔好董字。”继之道：“我就请了他，你明日就写信去罢，连关书一齐寄去也好。”我听说不胜之喜，连夜写好了，次日一早，便叫家人寄去。又另外寄给王端甫一信，嘱他劝驾。

我便赁马进城，顺路买了画碟、画笔、颜料等件；又买了几张宣纸、扇面、画绢等，回来送与姊姊，并央他教我画。姊姊道：“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，看多了就会了，难道还要把着手教么。”我道：“我从前学画山水，学了三个多月，画出来的山，还象一个土馒头，我就丢下了。”姊姊便裁了一张小中堂。我道：“画甚么？”姊姊道：“画一幅美人，送我干嫂子。”说罢坐下，调开颜色，先画了个美人面，又布了一树梅花。我道：“姊姊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，要背临他的稿子？”姊姊道：“大凡作画要临稿本，便是低手。书房那是我看见的，我却并不临他。”我道：“初学时总是要临的。”姊姊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是学会之后，总要胸中有了丘壑，要画甚么，就是甚么，才能称得画家。”

说话间，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，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。拆开看时，原是那幅《金陵图》，昨夜的词，未曾写上，今天继之、述农都写了，拿来叫我写的。姊姊道：崐“书房那张，你也题了一阕词，怎么这样词兴大发？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阕了。”我道：“才题过一张梅花美人，今日再题，恐怕要犯了。”姊姊道：“胡说！我不信你腹俭到如此。我已经填了一阕《解语花》，在干嫂子那里，你去看来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不看词，且看画的是甚么样子个大局，我好切题做去。”姊姊道：“没有甚么样子，就是一个月亮。一个美人，站在梅花树下。”我便低头思索一会，问姊姊要纸写出来。姊姊道：“填的甚么词牌？不必写，先念给我听。”我道：“自然也是《解语花》。”因念道：

思萦邓尉，梦绕罗浮，身似梅花瘦。故园依旧，慵梳掠，谁共寻芳携手？芳心恐负，正酒醒天寒时候。唤丫鬟招鹤归来，请与冰魂守。羌笛怕听吹骤，念陇头人远，怎堪回首，翠蛾愁皱。相偎处，惹得暗香盈袖。凝情待久，无限恨，癯仙知否？应为伊惆怅江南，月落参横后。

姊姊听了道：“大凡填词，用笔要如快马入阵，盘旋曲折，随意所之。我们不知怎的，总觉着有点拙涩，词句总不能圆转，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。念我的你听：

芳痕淡抹，粉影含娇，隐隐云衣迭。一般清绝，偎花立，空自暗伤离别。销魂似妾，心上事更凭谁说？倩何人寄语陇头，镜里春难折。寂寞黄昏片月，伴珊珊环佩，满庭香雪，蛾眉愁切。关情处，怕听丽谯吹彻。冰姿似铁，叹尔我，生来孤洁。恐飘残倦倚风前，一任霜华拂。”

我道：姊姊这首就圆转得多了。姊姊道：“也不见得。“此时那画已画好了，我便把题词写上。又写了那《金陵图》的题词。

过得两天，我便到芜湖去，看定了房子，等继之派人来经理了，我又到九江，到汉口。回南京歇了几天，又到镇江，到杭州。从此我便来往苏、杭及长江上下游。原来继之在家乡，提了一笔巨款来，做这个买卖，专收各路的土货，贩到天津，牛庄、广东等处去发卖，生意

倒也十分顺手。我只管往来稽查帐目，在路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。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。直到次年七月里，我稽查到了上海，正在上海号里住下，忽接了继之的电报，叫速到南京去，电文简略，也不曾叙明何事。我想继之大关的差使，留办一年，又已期满，莫非叫我去办交代。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。既然电报来叫，必定是一件要事，我且即日动身去罢。

正是：只道书来询货殖，谁知此去却衡文。未知此去有何要事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一回

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

我接了继之电信，便即日动身，到了南京，便走马进城，问继之有甚要事。恰好继之在家里，他且不说做甚么，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，我一一据实回答。我问起蔡侣笙。继之道：崐“上月藩台和我说，要想请一位清客，要能诗，能酒，能写，能画的，杂技愈多愈好；又要能谈天，又要品行端方，托我找这样一个人，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。只有侣笙，他琴棋书画，件件可以来得，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；就把他荐去了，倒甚是相得。大关的差事，前天也交卸了。”我道：“述农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述农馆地还连下去。”我道：“这回叫我回来，有甚么事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且见了老伯母，我们再细谈。”我便出了书房，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，方才过来见了母亲、婶娘、姊姊，谈了些家常话。

我见母亲房里，摆着一枝三镶白玉如意，便问是哪里来的。母亲道：“上月我的生日，蔡侣笙送来的，还有一个董其昌手卷。”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，不觉大惊道：“这个东西，怎么好受他的！虽然我荐他一个馆地，只怕他就把这馆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！这个如何使得！”母亲道：“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，不惊动人，不肯受。他再三的送来，只得收下。原是预备你来家，再当面还他的。”我道：“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？”姊姊道：“怕不是大哥谈起的。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，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，送用的，零碎东西，也不知送了多少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！偏是我从荐了他的馆地之后，就没有看见过他。”姊姊道：“难道一回都没见过？”我道：“委实一回都没见过。他是住在关上的，他初到时，来过一次，那时我到芜湖去了。嗣后我就东走西走，偶尔回来，也住不上十天八天，我不到关上，他也无从知道，赶他知道了，我又动身了，所以从来遇不着。还有那手卷呢？”姊姊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，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绫本。我看了，便到继之那边，和继之说。继之道：“他感激你得很呢，时时念着你。这两样东西，我也曾见来。若讲现买起来呢，也不知要值多少钱。他说这是他家藏的东西，在上海穷极的时候，拿去押给人家了。两样东西，他只押得四十元。他得了馆地之后，就赎了回来，拿来送你。”我道：“是他先代之物，我更不能受，明日待我当面还了他。此刻他在藩署里，近便得很，我也想看看他去。”

继之道：“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，还能作八股么？”我笑道：“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，也不见得能作八股。继之道：“说虽是如此说，你究竟是在那里作的。我记得你十三岁考书院，便常常的取在五名前；以后两年出了门，我可不知道了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甚么呢？”继之道：“只管胡乱谈谈，有何不可。”我道：“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，或者另外有甚么道理。”继之笑着，指着一个大纸包道：“你看这个是甚么？”我拆开来一看，却是锺山书院的课卷。我道：“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？”继之道：“正是。这是生卷。童卷是侣笙在那里看。藩台委了我，我打算要烦劳了你。”我道：“帮着看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不能定甲乙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只管定了甲乙，顺着迭起来，不要写上，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倒使得。但不知几时要？这里又是多少卷？要取几名？”继之道：“这里其是八百多卷，大约

取一百五十卷左右。佳卷若多，就多取几卷也使得。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，但是越快越好，藩台交下来好几天了，我专等着你。你在这里看，还是拿过去看？”我道：“但只看看，不过天把就看完了；但是还要加批加圈，只怕要三天。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。那边静点，这边恐怕有人来。”继之道：“那么你拿过去看罢。”我笑道：“看了使不得，休要怪我。”继之道：“不怪你就是。”

当下又谈了一会，继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，我便过来。看见姊姊正在那里画画。我道：“画甚么？”姊姊道：“九月十九，是干娘五十整寿，我画一堂海满寿屏，共是八幅。

“我道：“呀！这个我还不曾记得。我们送甚么呢？”姊姊道：“这里有一堂屏了；还有一个多月呢，慢慢办起来，甚么不好送。”我道：“这份礼，是很难送的：送厚了，继之不肯收；送薄了，过不去。怎么好呢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一样了，我前月在杭州，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，只化得四吊钱，的真是古货。只可惜放在上海。回来写个信，叫德泉寄了来。”姊姊道：“你又来了，柴窑的东西，怎么只卖得四吊钱？”我道：“不然我也不知，因为这东西买得便宜，我也有点疑心，特为打听来了。原来这一家人家，本来是杭州的富户，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。后来折了本，倒了下来，便回杭州。生意虽然倒了，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。后来的子孙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起初是卖田，后来卖房产，卖桌椅东西，卖衣服首饰，闹的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。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，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，也不知是几个。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，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，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，想来油也干了，留下他无用，不如卖了，打定了主意，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，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，当堂点过，却是九十九个都卖了。过得几天，又在角子上寻出一个，想道：‘这个东西原是一百个，那天怎样寻他不出来’。摇了一摇，没有声响，想是油都干了。想这油透了的竹子，劈细了生火倒好，于是拿出来劈了。原来里面并不是油，却是用木屑藏着一一条十两重的足赤金条子。不觉又惊又喜，又悔又恨：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，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；喜的是有了这个，又可以换钱化了；悔的是那九十九个，不应该卖了；恨的是那天见了这筒子，怎么一定当他是茶油，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。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。有银在手，又忘怀了，吃喝嫖赌，不上两个月又没了。他自想眼睁睁看着九百九十两金子，没福享用，吊把钱把他卖了，还要这些东西作甚么，不如都把他卖了完事。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，摆了个摊子，把那眼前用不着的家私什物，都拿出来。只要有人还价就卖。那天我走过他门口，看见这尊佛，问他要多少钱，他并不要价，只问我肯出多少。我说了四吊，原不过说着顽，谁知他当真卖了。”姊姊道：“不要撒谎，天下那里有这种呆人。”我道：“惟其呆，所以才能败家；他不呆，也不至于如此了。这些破落户，千奇百怪的形状，也说不尽许多，记得我小时候上学，一天放晚学回家，同着一个大学生走，遇了一个人，手里提着一把酒壶，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，看是甚么酒。我顽皮，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，把壶盖一揭，你道壶里是些甚么？原来不是酒，不是茶，也不是水，不是湿的，是干的，却是一壶米！”说的姊姊噗嗤的一声笑了道：“这是怎么讲？”我道：“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，要打我，吓得我摔了壶盖，飞跑回家去。明日我问那大学生，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，穷的逐顿买米；又恐怕人识笑，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。有人遇了他，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。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，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子英伯父，抱着一包衣服，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。我知道他要当东西，不好去撞破他，远远的躲着偷看。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，他看见没人，才要进去，谁知角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，看见了他，抢行两步，请了个安，羞得他脸上青一片、红一片，嘴里喃喃呐呐的不知说些什么，就走了，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。”姊姊道：“大约越是破落户，越要摆架子，也是有的。”我道：“非但摆架子，还要贪小便宜呢。我不知听谁说的，一个破落户，拾了一个斗死了的鹌鹑，拿回家去，开了膛，拔了毛，要炸来吃，又嫌费事，家里又没有那些油。因拿了鹌鹑，假意去买油炸脍，故意把鹌鹑掉在油锅里面，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；那油锅是沸腾腾的，不一会就熟了。人家同他

捞起来，他非但不谢一声，还要埋怨说：‘我本来要做五香的，这一炸可炸坏了，五香的吃不成了！’”姊姊笑道：“你少要胡说罢，我这里赶着要画呢。”

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，便回到房里，写了一封寄德泉的信，叫人寄去。一面取过课本来看，看得不好的，便放在一边；好的，便另放一处。看至天晚，已看了一半。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。晚饭后，又潜心去看，不知不觉，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。天色也微明了，连忙到床上去睡下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十点钟。母亲道：“为什睡到这个时候”我道：“天亮才睡的呢。”母亲道：“晚上做甚么来？”我道：“代继之看卷子。”母亲便不言语了。我便过来，和继之说了些闲话。饭后，再拿那看过好的，又细加淘汰，逐篇加批加圈点。又看了一天，晚上又看了一夜，取了一百六十卷，定了甲乙，一顺迭起。天色已经大明了，我便不再睡，等继之起来了，便拿去交给他，道：“还有许多落卷，叫人去取了来罢。”继之翻开看了两卷，大喜道：“妙，妙！怎么这些批语的字，都摹仿着我的字迹，连我自己粗看去，也看不出来。”我道：“不过偶尔学着写，正是婢学夫人，那里及得到大哥什一！”继之道：“辛苦得很！今夜请你吃酒酬劳。”我道：“这算甚么劳呢。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。”继之问到那里。我道：“去看蔡侣笙。”继之道：“正是。他和我说过，你一到了就知照他，我因为你要看卷子，所以不曾去知照得。你去看看他也好。”

我便出来，带了片子，走到藩台衙门，到门房递了，说明要见蔡师爷。门上拿了进去，一会出来，说是蔡师爷出去了，不敢当，挡驾。我想来得不凑巧，只得怏怏而回，对继之说侣笙不在家的话。继之道：“他在关上一年的，是足迹不出户外的，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？”话还未说完，只见王富来回说：“蔡师爷来了。”我连忙迎到客堂上，只见蔡侣笙穿了衣冠，带了底下人，还有一个小厮挑了两个食盒。侣笙出落得精神焕发，洗绝了从前那落拓模样，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。见了我，便抢前行礼，吓的我连忙回拜。起来让坐。侣笙道：“今日带了贽见，特地叩谒老伯母，望乞代为通禀一声。我道：“家母不敢当，阁下太客气了！”侣笙道：“前月老伯母华诞，本当就来叩祝，因阁下公出，未曾在侍，不敢造次；今日特具衣冠叩谒，千万勿辞！”我见他诚挚，只得进来，告知母亲。母亲道：“你回了他就是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何尝不回；他诚挚得很，特为具了衣冠，不如就见他一见罢。”姊姊道：“人家既然一片诚心，伯娘何必推托，只索见他一见罢了。”母亲答应了，婢娘、姊姊都回避过，我出来领了侣笙进去。侣笙叫小厮挑了食盒，一同进去，端端正正的行了礼。我在旁陪着，又回谢过了。侣笙叫小厮端上食盒道：“区区几色敝省的土仪，权当贽见，请老伯母赏收。”母亲道：“一向多承厚赐，还不曾道谢，怎好又要费心！”我道：“侣笙太客气了！我们彼此以心交，何必如此烦琐？”侣笙道：“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。”母亲道：“我还没有去拜望，怎敢枉驾！”我道：“嫂夫人几时接来的？”侣笙道：“上月才来的，没有过来请安，荒唐得很。”我道：“甚么话！嫂夫人深明大义，一向景仰的，我们书房里坐罢。”侣笙便告辞母亲，回到书房里来。我忙让宽衣。

侣笙一面与继之相见。我说道：“侣笙何必这样客气，还具起衣冠来？”侣笙道：“我们原可以脱略，要拜见老伯母，怎敢褻渎。”我道：“上月家母寿日，承赐厚礼，概不敢当，明日当即璧还。”侣笙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今日披肝沥胆的说一句话：我在穷途之中，多承援手，荐我馆谷，自当感激。然而我从前也就过几次馆，也有人荐的；就是现在这个馆，是继翁荐的，虽是一般的感激，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。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，不是恩遇之感。当我落拓的时候，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。我摆了那个摊，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，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。所谓人穷志短，我哪里敢和他较量，只索避了。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，我待要理不理的，连忙收了摊要走，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，吓怕了，所以才如此。”我道：“这班人就很不讲道理，人家摆个摊，碍他甚么。要来戏侮人家呢？”侣笙道：“说来有个缘故。因为我上一年做了个蒙馆，虹口这一班蒙师，以为又多了一个，未免要分他们的润，就很不愿意了。次年我因来学者少，不敢再干，才出来测字。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

测字的，如何妄想坐起馆来。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，常带两本书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看的是《经世文编》，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，就同我哄传起来。说是测字先生看《经世文编》，看来他还想做官，还想大用呢。从此就三三两两，时来挖苦。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，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、绝不相知之人，赏识我于风尘之中，叫我焉得不感！”说到这里，流下泪来。”所以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，送上两件薄礼，并不是表我的心，正要阁下留着，做个纪念；倘使一定要还我，便是不许我感这知己了。”说着，便起身道：“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，先要告辞了。”我同继之不便强留，送他出去。我回来对继之说道：“在我是以以为闲闲一件事，却累他送了礼物，还赔了眼泪，倒叫我难为情起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也足见他的诚挚。且不必谈他，我们谈我们的正事罢。”我问谈甚么正事。继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，说出一件事来。

正是：只为金篦能刮眼，更将玉尺付君身。未知继之说出甚么事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二回

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

当下继之对我说道：“我日来得了个闱差，怕是分房，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，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。我又恐怕你荒疏了，所以把这课卷试你一试，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，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。”我道：“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，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，气机之畅塞，词藻之枯腴，笔仗之灵钝，古文时文，总是一样的。我时文虽荒了，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，怎会就忘了，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。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？这个顽意儿，却没有干过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，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。”我道：“大约是房官，都带人进去的了？”继之道：“岂但房官，是内帘的都带人进去的。常有到了里面，派定了，又更动起来的。我曾记得有过一回，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，凭空又撤了，换了一个收掌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为甚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他一得了这差使，便在外头通关节，收门生，谁知临时闹穿了，所以弄出这个笑话。”

我道：“这科场的防范，总算严密的了，然而内中的毛病，我看总不能免。”继之道：“岂但不能免，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，层出不穷。有偷题目出去的，有传递文章进号的，有换卷的。”我道：“传递先不要说他，换卷是怎样换法呢？”继之道：“通了外收掌，初十交卷出场，这卷先不要解，在外面请人再作一篇，誊好了，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。广东有了闱姓一项，便又有压卷及私拆弥封的毛病。广东曾经闹过一回，一场失了十三本卷子的。你道这十三个人是哪里的晦气。然而这种毛病，都不与房官相干，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。”我道：“这个顽意儿我没干过，不知关节怎么通法？”继之道：“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，用在破题上，我见了便荐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么说，中不中还不能必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他要中，去通主考的关节。”我道：“还有一层难处，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的房里呢？”继之道：“各房官都是声气相通的，不落在他的那里，可以到别房去找；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，也听人家来找。最怕遇见一种拘迂古执的，他自己不通关节，别人通了关节，也不敢被他知道。那种人的房，叫做黑房。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，就都不要紧了。”我笑道：“大哥还是做黑房，还是做红房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在这里，绝不交结绅士，就是同寅中我往来也少，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，我也不管关节。然而到了里面，我却不做什么正颜厉色的君子，去讨人厌，有人来寻甚么卷子，只管叫他拿去。”我笑道：“这倒是取巧的办法，正人也做了，好人也做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你不知道，黑房是做不得的。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，他是翰林出身，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，他同人家通了关节，就是你那个话，偏

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。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，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，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，没有人不畏惮他的。这位何太尊不知怎样一时糊涂，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。谁知被他听了，便大嚷起来，说某房有关节，要去回总裁。登时闹的各房都知道了，围过来看，见是这位先生吵闹，都不敢劝。这位太尊急了，要想个阻止他的法子，哪里想得出来，只得对他作揖打拱的求饶。他哪里肯依，说甚么‘皇上家抡才大典，怎容得你们为鬼为蜮！照这样做起来，要屈煞了多少寒畯，这个非回明白了，认真办一办，不足以警将来’。何太尊到了此时，人急智生，忽的一下，直跳起来，把双眼瞪直了，口中大呼小叫，说神说鬼的，便装起疯来。那位老先生还冷笑道：‘你便装疯，也须瞒不过去。’何太尊更急了，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，飞舞起来，吓的众人倒退。他又是东奔西逐的，忽然又撩起衣服，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。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，说他果然真疯了，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。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。当时回明了，开门把他扶了出去，这才了事。你想，自己要做君子，立崖岸，却不顾害人，这又何苦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场风波，确是闹的不小。那位先生固然太过，然而士人进身之始，即以贿求，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，也就可想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固是正论，然而以‘八股’取士，那作‘八股’的就何尝都是正人！”

说话时，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，我就别了继之，过来吃饭，告诉母亲，说进场看卷的话。母亲道：“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，何不自己去中一个？你此刻起了服，也该回去赶小考，好歹挣个秀才。”我道：“挣了秀才，还望举人；挣了举人，又望进士；挣了进士，又望翰林；不点翰林还好，万一点了，两吊银子的家私，不上几年，都要光了；再没有差使，还不是仍然要处馆。这些身外的功名，要他做甚么呢？”母亲道：“我只一句话，便惹了你一大套。这样说，你是不望上进的了。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甚么？”我道：“读书只求明理达用，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。”姊姊道：“兄弟今番以童生进场看卷，将来中了几个出来，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。”我笑道：“果然照姊姊这般说，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我道：“我去考试，未必就中，倘迟了两科，我所荐中的都已出了身，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，那时候明里他是我的老师，暗里实在我是他的老师，那才不值得呢。”

吃过了饭，我打算去回看侣笙，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。姊姊道：“他既这样说，就不必退还他罢。做人该爽直的地方，也要爽直些才好，若是太古板，也不入时宜。”母亲道：崐“他才说他的太太要来，你要去回拜他，先要和他说明白，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，穿了大衣服来，累我们也要穿了陪他。”我道：“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，我们挡驾不会他，他自然不穿了。”说罢，便出来，到藩台衙门里，会了侣笙。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。我问他作甚么。侣笙道：“这里制军的折稿。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，就委了方伯，方伯又转委我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奏稿，这般烦难？”侣笙道：“这有甚么烦难，不过为了前回法越之役，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，事定了，又遣散了；募时与散时，都经奏闻。此时有个廷寄下来，查问江南军政，就是这件事要作一个复折罢了。”我又把母亲的话，述了一遍。侣笙道：“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，既然老伯母分付，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我又问是几时来。侣笙道：“本来早该去请安了，因为未曾得先容，所以不敢冒昧。此刻已经达到了，就是明天过来。”

我道：“尊寓在哪里？”侣笙道：“这署内闲房尽多着，承方伯的美意，指拨了两间，安置舍眷。”我道：“秋菊没有跟了来么？”侣笙道：“他已经嫁了人，如何能跟得来。前天接了信，已经生了儿子了。这小孩子倒好，颇知道点好歹。据内人说，他自从出嫁之后，不象那般蠢笨了，聪明了许多。他家里供着端甫和你的长生禄位，旦夕香花供奉，朔望焚香叩头。”我大惊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。况且这件事是王端甫打听出来的，我在旁边不过代他传了几句话，怎么这样起来。他要供，只供端甫就够了，攀出我来做甚么呢。”

“侣笙笑道：“小孩子要这样，也是他一点穷心，由他去干罢了，又不费他甚么。”我道：“并且无谓得很！他只管那样仆仆亟拜，我这里一点不知，彼有所施，我无所受，徒然对了那木

头牌子去拜，何苦呢！”吕笙道：“这是他出于至诚的，谅来止也止他不住，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上海，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；家眷入宅时，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，都是他男人做的，并且不敢收受工价，连物料都是送的。这虽是小事，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，我倒很喜欢。”我道：“施恩莫望报，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，不过是个路见不平，聊助一臂之意罢了。”吕笙道：“你便自己要做君子，施恩不望报；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，受恩竟忘报呀。”说得我笑了，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。辞了回来，告诉姊姊这件事。母亲、婶婶一齐说道：“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，不要折煞你这孩子！”姊姊笑道：“那里便折得煞，他要如此，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。”

我道：“这样说起来，我初到南京时，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又不肯见我，倘不遇了继之，怕我不流落在南京；幸得遇了他，不但解衣推食，并且那一处不受他的教导，我也应该供起继之的长生禄位了？”姊姊笑道：“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！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。岂不闻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？又岂不闻‘国士遇我，国士报之’？从古英雄豪杰，受人意外之恩时，何尝肯道一个‘谢’字！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，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，这才是叫做报恩呢。据我看，继之待你，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，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；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，无论文字的纡缪，处世的机宜，知无不言，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，不可不报的。”我道：“拿甚么去报他呢？”姊姊道：“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，只要能放出眼光，拔取几个真才，本房里中的比别房多些，内中中的还要是知名之士，让他享一个知文之名，也可以算得报他了。其余随时随事，都可以报得。只要存了心，何时非报恩之时，何地非报恩之地，明人还要细说么。”我道：“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的不好，多了一点事，就闹的这里说感激，那里也说感激，把这种贵重东西送了来，看看他也有点难受。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。”姊姊道：“这又不然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本来是抑强扶弱，互相维持之意。比如遇了老虎吃人，我力能杀虎的，自然奋勇去救；就是力不能杀虎，也要招呼众人去救，断没有坐视之理。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，不过是怕人说你望报的意思。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，与你何干呢。”我道：“那一天寻到了吕笙家里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；见了吕笙，又是满口的义士，叫得人怪害臊的。”母亲道：“叫你君子、义士不好，倒是叫你小人、混帐行子的好！”姊姊道：“不是的。这是他的天真，也是他的稚气，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，值不得这样恭维。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甚么大力量，又没有化钱，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。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，都是你和王端甫给他过的了，如何不感激！莫说供长生禄位，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，也是该的。”我摇头道：“我到底不以为然。”姊姊笑道：“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，又是稚气。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，自己又说不出来。照着你这个性子，只要莫磨灭了，再加点学问，将来怕不是个侠士！”我笑道：“我说姊姊不过，只得退避三舍了。”说罢，走了出来，暗想姊姊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，说我可以做侠士，我且把这话问继之去。走到书房里，继之出去了，问知是送课卷到藩台衙门去的。我便到上房里去，只见老妈子、丫头在那里忙着迭锡箔，安排香烛，整备素斋。我道：“干娘今天上甚么供？”吴老太太道：“今天七月三十，是地藏王菩萨生日。他老人家，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，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。祭了他，消灾降福。你这小孩子，怎不省得？”我向来厌烦这些事，只为是老太太做的，不好说甚么，便把些别话岔开去。

继之夫人道：“这一年来，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。这回来了，又叫你大哥拉到场里去，白白的关一个多月，这是那里说起。”我道：“出闱之后，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，还有好几天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，要小心些，只要取年轻的，不要取年老的，最好是都在十七岁以内的。”我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老太太道：“你才十八岁，倘使那五六十岁的中在你手里，不叫他羞死么！”我笑道：“我但看文章，怎么知道他的年纪？”老太太道：“考试不要填了三代、年、貌的么？”我道：“弥封了的，看不见。”老太太道：“还有个法子，你只看字迹苍老的，便是个老头子。”我道：“字迹也看不见，是用誊录誊过的。”

老太太笑道：“这就没法了。”正说笑着，继之回来了，问笑甚么，我告诉了，大家又笑了一笑。我谈了几句，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，黄昏时，方才起来吃饭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，蔡侣笙夫人来了，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、继之夫人。我便在书房陪继之。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到了初五日入闱之期，我便青衣小帽，跟了继之，带了家人王富，同到至公堂伺候。行礼已毕，便随着继之入了内帘。继之派在第三房，正是东首的第二间。外面早把大门封了，加上封条。王富便开铺盖。开到我的，忽诧异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我一看，原来是一枝风枪。继之道：“你带这个来做甚么？”我道：“这是在上海买的，到苏、杭去，沿路猎鸟，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。这回家来了，家里有现成铺陈，便没有打开他，进来时就顺便带了他，还是在轮船上卷的呢。”说罢，取过一边。这一天没有事。

第二天早起，主考差人出来，请了继之去，好一会才出来。我问有甚么事。继之道：“这是照例的写题目。”我问甚么题。继之道：“告诉了你，可要代我拟作一篇的。”我答应了。继之告诉了我，我便代他拟作了一个次题、一首诗。

到了傍晚时候，我走出房外闲望，只见一个鸽子，站在檐上。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，这回用得着了。忙忙到房里，取了枪，装好铅子，跑出来，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；我取了准头，扳动机簧，飕的一声着了，那鸽子便掉了下来。我连忙跑过去拾起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正是：任尔关防严且密，何如一弹破玄机。不知为了何事大惊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三回

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

当时我无意中拿风枪打着了一个鸽子，那鸽子便从墙头上掉了下来，还在那里腾扑。我连忙过去拿住，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异，仔细一看，果是缚着一张纸。把他解了下来，拆开一看，却是一张刷印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。不觉吃了一惊。丢了鸽子，拿了题目纸，走到房里，给继之看。继之大惊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我举起风枪道：“打来的。我方才进来拿枪时，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说明白点，怎么打得来？”我道：“是拴在鸽子尾巴上，我打了鸽子，取下来的。”继之道：“鸽子呢？”我道：“还在外面墙脚下。”说话间，王富点上蜡烛来。继之对王富道：“外面墙脚下的鸽子，想法子把他藏过了。”王富答应着去了。

我道：“这不消说是传递了。但是太荒唐些，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？”继之道：“鸽子未必笨，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，到了这个时候才放。大凡鸽子，到了太阳下山时，他的眼睛便看不见，所以才被你打着。”说罢，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。我道：“这又何必烧了他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被人看见了，这岂不是嫌疑所在。你没有从此中过来，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利害。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，不足为奇；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，这一张纸，你有本事拿了去，包你值得五六百元，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。听说上一科，题目已经印了一万六千零六十张，及至再点数，少了十张，连忙劈了板片，另外再换过题目呢。”我笑道：“防这些士子，就如防贼一般。他们来考试，直头是来取辱。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，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。”

继之道：“科名这东西，局外人看见，似是十分名贵，其实也贱得很。你还不知，到了进士去殿试，那个矮桌子，也有三条腿的，也有两条腿的，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，也有全张松动的。总而言之，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。到了殿试那天，可笑一班新进士，穿了衣冠，各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。你要看见了，管你肚肠也笑断了，嘴也笑歪了呢。”我笑道：“大

哥想也背过的了？”继之道：“背的又不是我一个。”我道：“背了进去，还要背出来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是定做的粗东西，考完了就撂下了，谁还要他。”

闲话少提。到了初十以后，就有朱卷送来了。起先不过几十本，我和继之分看，一会就看完了；到后来越弄越多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：要得的就留着，待再看下文；要不得的，便归在落卷一起。拣了好的，给继之再看；看定了，就拿去荐。头场才了，二场的经卷又来；二场完了，接着又是三场的策问。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，十本有九本是空策，只因头场的八股荐了，这个就是空策，也只得荐在里面。我有心要拣一本好策，却只没有好的，只要他不空，已经算好了。后来看了一本好的，却是头、二场没有荐过，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；看他那经卷，也还过得去，只是那八股不对。我问继之道：“这么一本好策，奈何这个人不会作八股！”继之看了道：“他这个不过枝节太多，大约是个古文家，你何妨同他略为改几个字，成全了这个人。”我吐出舌头，提起笔道：“这个笔，怎么改得上去？”继之道：“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朱锭子。”我道：“亏大哥怎么想到，就带了来。可是预备改朱卷的？”继之道：“是内帘的，那一个不带着。你去看，有两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。”我开了文具箱，取了朱锭、朱砚出来，把那本卷子看了两遍，同他改了几个字，收了朱砚，又给继之看。继之看过了，笑道：“真是点铁成金，会者不难，只改得二三十个字，便通篇改观了。这一份我另外特荐，等他中了，叫他来拜你的老师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莫取笑。请你倒是力荐这本策，莫糟蹋了，这个人是有实学的。”继之果然把他三场的卷子，迭做一迭，拿进去荐。回来说道：“你特荐的一本，只怕有望了。两位主考正在那里发烦，说没有好策呢。”

三场卷子都看完了，就没有事，天天只是吃饭睡觉。我道：“此刻没有事，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，还当囚犯一般，关在这里做甚么呢。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。”继之忽地扑嗤的笑了一声。我道：“这有甚么好笑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不笑你，我想着一个笑话，不觉笑了。”我道：“甚么笑话？”继之道：“也不知是那一省那一科的事，题目是‘邦君之妻’一章。有一本卷子，那破题是：‘圣人思邦君之妻，愈思而愈有味焉。’”我听了不觉大笑。继之道：“当下这本卷子，到了房里，那位房官看见了，也象你这样一场大笑，拿到隔壁房里去，当笑话说。一时惊动了各房，都来看笑话。笑的太厉害了，惊动了主考，吊了这本卷子去看，要看他底下还有甚笑话。谁知通篇都是引用《礼经》，竟是堂皇典丽的一篇好文章。主考忙又交出去，叫把破题改了荐进去，居然中在第一名。”我道：“既是通篇好的，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？”继之道：“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，教他这两句的，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。”我道：“那里有这么灵的鬼，只怕靠不住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也这么说。这件事没有便罢，倘若有的，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，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，故意在破题上弄个笑话，自然要彼此传观，看的人多了，自然有看得出的。是这个主意也不定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也难说。只是此刻我们不得出去，怎么好呢？”继之道：“你怎么那么野性？”我道：“不是野性。在家里那怕一年不出门，也不要紧。此地关着大门，不由你出去，不觉就要烦躁起来。只要把大门开了，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要紧。”继之道：“这里左右隔壁，人多得很，找两个人谈天，就不寂寞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更不要说。那做房官的，我看见他，都是气象尊严，不苟言笑的，那种官派，我一见先就怕了。那些请来帮阅卷的，又都是些耸肩曲背的，酸的怕人；而且又多半是吃丫片烟的，那嘴里的恶气味，说起话直喷过来，好不难受！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，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，他也说了十来句话，都是满口之乎者也的；十来句话当中，说了三个‘夫然后’”。继之笑道：“亏你还同他记着帐！”我道：“我昨天拿了风枪出去，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做靶子，在那里打着顽。他出来一见了，便摇头摆尾的说道：‘此所谓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。他正说这话时，我放了一枪，中了靶子，砉的一声响了。他又说道：‘必以此物为靶始妙，盖可以聆声而知其中也；不然，此弹太小，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。’说罢，又过来问我要枪看，又问我如何放法。我告诉了他，又放给他看。他拿了枪，自言自语的，一面试演，一面说道：‘必先屈而折之，夫然后

纳弹；再伸之以复其原，夫然后拨其机簧；机动而弹发，弹着于靶，夫然后有声。’”继之笑道：“不要学了，倒是你去打靶消遣罢。”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，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，不觉天色晚了。

自此以后，天天不过打靶消遣。主考还要搜遗，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朱卷的字，这都是继之自己去办了。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写榜，好不热闹！监临、主考之外，还有同考官、内外监试、提调、弥封、收掌、巡绰各官，挤满了一大堂。一面拆弥封唱名，榜吏一面写，从第六名写起，两旁的人，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，也有点一把香的，只照得一照，便拿去熄了，换点新的上来，这便是甚么“龙门香”、“龙门烛”了。写完了正榜，各官歇息了一回，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，众官再出来升座，再写了副榜，然后填写前五名。到了此时，那点香点烛的，更是热闹。直等榜填好了，卷起来，到天色黎明时，开放龙门，张挂全榜。

此时继之还在里面，我不及顾他，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，往外一溜，就回家去了。时候虽早，那看榜的人，却也万头攒动。一路上往来飞跑的，却是报子分投报喜的。我一面走，一面想着：“作了几篇臭八股，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，便算是个举人，到底有甚么荣耀？这个举人，又有甚么用处？可笑那班人，便下死劲的去争他，真是好笑！”又想道：“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。但是我未进学，必要捐了监生，才能下场。化一百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，却也犯不着。”一路想着，回到家，恰好李升打着轿子出来去接继之。我到里面去，家里却没有人，连春兰也不看见，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。我知道都在继之那边了，走了过去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上前一一见过。

母亲道：“怎么你一个人回来？大哥呢？”我道：“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来了。我被关了一个多月，闷得慌了，开了龙门就跑的。”吴老太太道：“我的儿，你辛苦了！我们昨天晚上也没有睡，打了一夜牌，一半是等你们，一半也替你们分些辛苦。”说着，自己笑了。姊姊道：“只关一个多月，便说是慌了，象我们终年不出门的怎样呢！”我道：“不是这要说。叫我在家里不出门，也并不至于发闷。因为那里眼睁睁看着有门口，却是封锁了，不能出来的，这才闷人呢。而且他又不是不开，也常常开的，拿伙食东西等进来，却不许人出进，一个在门外递入，一个在门里接收；拿一个碗进来，连碗底都要看过。无论何人，偶然脚踹了门闩，旁边的人便叱喝起来。主考和监临说话，开了门，一个坐在门里，一个坐在门外。”母亲道：“怎么场里面的规矩这么严紧？”我道：“甚么规矩！我看着直头是捣鬼！要作弊时，何在乎这个门口。我还打了一个鸽子，鸽子身上带着题目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规矩也罢，捣鬼也罢，你不要管了，快点吃点心罢。”说着，便叫丫头：“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。”我忙道：“多谢干娘。”

等了一会，继之也回来了。与众人相见过，对我说道：“本房中了几名，你知道了么？”我道：“我只管看卷子，不管记帐，哪里知道。”继之道：“中了十一卷，又拨了三卷给第一房，这回算我这房最多了。你特荐的好策，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。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，那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自己也看的不少，怎么都推到我身上？”继之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所中的十一卷，都是你看的，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。”说罢，吃了点心，又出去了。大约场后的事，还要料理两天，我可不去帮忙了。

坐了一会，我便回去。母亲、婶婶、姊姊，也都辞了过来。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，已经摆在桌上了。我问寿屏怎样了。姊姊道：“已经裱好了。但只有这两件，还配些甚么呢？伯娘意思，要把这如意送去。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，谁知紫檀柄的背后，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，侣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，详细详细的撰了一篇记刻在上面，这如何能送得人。”我听见连忙开了匣了，取出如意来看，果然一片小牌子，上面刻了一篇记。那字刻得细入毫芒，却又波磔分明。不觉叹道：“此公真是多才多艺！”姊姊道：“你且慢赞别人，且先料理了这件事，应该再配两样甚么？”我道：“急甚么！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。”

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，是继之给我的。拆开看时，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，说帖子都

在书房里。我便过去，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，签条也粘好了，旁边一本簿子，开列着人名，我便照写了。这一天功夫，全是写签条，写到了晚上九点钟，才完了事。交代家人，明日一早去发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我便出去，配了两件衣料回来，又配了些烛酒面之类，送了过去。却只受了寿屏、水礼，其余都退了回来。往返推让了几次，总是不受，只得罢了。

继之商通了隔壁，到十九那天，借他的房子用，在客堂外面天井里，拆了一堵墙，通了过去。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，前面是五开间大厅；后进的宽大，也相仿佛，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，恰好继之的上房开个门，可以通得过去。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，一律挂了竹帘，以便女客在内看戏。前面天井里，搭了戏台；在自己的客堂里，设了寿座。先一天，我备了酒，过去暖寿。又叫了变戏法的来，顽了一天。连日把书房改做了帐房，专管收礼、发赏号的事。

到了十九那一天，一早我先过去拜寿。只见继之夫妇，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礼。铺设得五色缤纷，当中挂了姊姊画的那一堂寿屏，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烛。我也上前去行过礼。那边母亲、婶婶、姊姊，也都过来了。我恐怕有女客，便退了出来，到外面寿堂上去。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屏，是藩台送的，上面却是侣笙写的字；两旁是道台、首府、首县的寿幛；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镶如意，还有许多果品之类，也不能尽记。地下设了拜垫，两旁点了两排寿烛，供了十多盆菊花。走过隔壁看时，一律的挂着寿联、寿幛，红光耀眼。阶沿墙脚，都供了五色菊花。不一会，继之请的几位知客，都衣冠到了。除了上司挡驾之外，其余各同寅纷纷都到，各局所的总办、提调、委员，无非是些官场。

到了午间，摆了酒席，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。入席开戏，席间每来一个客，便跳一回加官，后面来了女客，又跳女加冠，好好的一本戏，却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时候不少。

到了下午时候，我回到后面去解手，方才走到寿座的天井里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，面红耳赤，满头是汗，直闯过来。家人们连忙拦住道：“女客从这边走。”就引他到上房里去。我回家解过手，仍旧过来，只见座上各人，都不看戏，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，向帘内观看。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正是：庭前方竞笙歌奏，座后何来叫骂声？不知叫骂的是谁，又是为着甚事叫骂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四 十 四 回

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

当日女客座上，来的是藩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，两位少太太、一位小姐，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，所以都到了；其余便是各家官眷，都是很有体面的，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。当这个热闹的时候，那里会叫骂起来？原来那位苟才，自从那年买嘱了那制台亲信的人，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；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，又兼了筹防局、货捐局两个差使，格外阔绰起来。时常到秦淮河去嫖，看上了一个妓女，化上两吊银子，讨了回去做妾，却不叫大老婆得知，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。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，日子久了，也有点风闻，只因不曾得知得实在，未曾发作。这回继之家的寿事，送了帖子去，苟才也送了一份礼。请帖当中，也有请的女客帖子。他老婆便问去不去。苟才说：“既然有了帖子，就去一遭儿也好。”谁知到了十八那天，苟才对他说：“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，继之夫人病了，不能应酬，不去也罢。”他老婆倒也信了。你道他为何要骗老婆？只因那讨来的婊子，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，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。苟才被缠不过，只得应许了。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，因此撒了一个谎，

止住了老婆，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，恐怕继之见怪。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，他便置备了二品命妇的服式，叫婊子穿上，扮了旗装，只当是正室。传了帖子进去，继之夫人相见时，便有点疑心，暗想他是旗人，为甚裹了一双小脚，而且举动轻佻，言语鹘突，喜笑无时，只是不便说出。

苟才的公馆与继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，今日开通了隔壁，又近了一家，这边锣鼓喧天，鞭炮齐放，那边都听得见。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，便去告诉了那苟太太。这几个仆妇之中，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，趁便讨好，便告诉他说：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，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，不叫太太去。他老婆听了，便气得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。趁苟才不在家，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。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，禁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喝，一番软骗，只得说了出来。妇人又问了住处，便叫打轿子。再三吩咐家人，有谁去送了信的，我回来审出来了，先撕下他的皮，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，因此没有人敢给信。他带了一个家人，两名仆妇，径奔小公馆来。进了门去，不问情由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，叫带来的家人看守，“不是我叫放，不准放”。

带了两名仆妇，仍上轿子，奔向继之家来。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。因为这天女客多，进出的仆妇不少，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，我可不曾留意。他一径走到女座里，又不认得人，也不行礼，直闯进去。继之夫人也不知是甚么事，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。他竟直闯第一座上，高声问道：“那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？”继之夫人吃了一惊。我姊姊连忙上去拉他下来，问他找谁，”怎么这样没规矩！那首座的是藩台、盐道的夫人，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、首县的太太，你胡说些甚么！”妇人道：“便是藩台夫人便怎么！须知我也不弱！”继之夫人道：“你到底找谁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！”我姊姊怒道：“秦淮河的蹄子是谁？怎么会走到这里来？那里来的疯婆子，快与我打出去！”妇人大叫道：“你们又下帖子请我，我来了又打我出去，这是甚么话！”继之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是谁家宅眷？来找谁？到底说个明白。”妇人道：“我找苟才的小老婆。”继之夫人道：“苟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，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。”妇人问是哪一個，继之夫人指给他看。妇人便撇了继之夫人，三步两步闯了上去，对准那婊子的脸上，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。那婊子没有提防，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，禁不得劈拍劈拍接连又是两下，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。连忙还手去打，却被妇人一手挡开。只这一挡一格，那婊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，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，拉出座来，两个扭做一堆，口里千蹄子，万淫妇的乱骂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，老泼货。我姊姊道：“反了！这成个甚么样子！”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，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；又叫继之夫人，”只管招呼众客，这件事我来安排；”又叫家人快请继之。此时我正解完了手，回到外面，听见里面叫骂，正不知为着甚事，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，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，看不清楚。看见家人来请继之，我也跟了进去看看。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做一团，妇人伸出大脚，去踩那婊子的小脚；踩着他的脚脚尖儿，痛的他站立不住，便倒了下来，扭着妇人不放；妇人也跟着倒了；婊子在妇人肩膀上，死命的咬了一口，而且咬住了不放；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，两个都哭了。我姊姊却端坐在上面不动。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。继之忙问甚么事。姊姊道：崐“连我们都不知道。大哥快请苟大人进来，这总是他的家事，他进来就明白了，也可以解散了。”继之叫家人去请。姊姊便仍到那边去了。

不一会，家人领着苟才进来。那妇人见了，便撇了婊子，尽力挣脱了咬口，飞奔苟才，一头撞将过去，便动手撕起来，把朝珠扯断了，撒了一地。妇人嘴里嚷道：“我同你去见将军去！问问这宠妾灭妻，是出在《大清会典》那一条上？你这老杀才！你嫌我老了，须知我也曾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！你就是讨婊子，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，居然充做夫人！你把我安放到哪里？须知你不是皇帝，家里没有冷宫！你还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，我便随你去干！”苟才气的目瞪口呆，只连说”罢了罢了。”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，双手握着脚尖儿，

嘴里也是老泼货，老不死的乱骂。一面爬起来，一步一拐的，走到苟才身边撕住了哭喊道：

“你当初许下了我，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，我才嫁你；不然，南京地面，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，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，我要嫁你这个老杀才！你骗了我入门，今天做成这个圈套捉弄我！到了这里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！”一边一个，把苟才褙住，倒闹得苟才左右为难。我同继之又不好上前去劝。”苟才只有叹气顿足，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，补服也扯了下来。闹了好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人家这里拜寿做喜事，你们也太闹的不成话了，有话回家去说呀。”妇人听说，拉了苟才便走。继之倒也不好去送，只得由他去了。婊子倒是一松手道：“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，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！”继之对我道：“还是请你姊姊招呼他罢。”说着出去了。我叫仆妇到那边，请了姊姊过来，姊姊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，我也到外面去了。

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，撤了筵席，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。众人看见继之和我出去，都争着问是甚么事，只得约略说了点。大家议论纷纷，都说苟才的不是，怎么把命服给姨娘穿起来，怪不得他夫人动气，然而未免暴躁些。有个说苟观察向来讲究排场，却不道今天丢了这个大脸。

正在议论之间，忽听得外面一迭连声叫报喜。正要叫人打听时，早抢进了一个人，向继之请了个安道：“给吴老爷报喜、道喜！”继之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恭喜吴老爷！署理江都县，已经挂了牌了！”原来藩台和继之，是几代的交情，向来往来甚密；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，反被官礼拘束住了，不能十分往来，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。藩台早就有心给继之一个署缺，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，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，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，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，故意挨到今日挂牌，要博老太太一笑。这来报喜的，却是藩台门上。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，候补州县官，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，他如何肯亲来报喜？因为他知道藩台和继之交情深，也知道藩台今天挂牌的意思，所以特地跑来讨好。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。继之让他坐，他也不敢就坐，只说公事忙，便辞去了。这话传到了里头去，老太太欢喜不尽，传话出来，叫这出戏完了，点一出《连升三级》（戏名也）。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，等完了这出戏，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，才唱点戏。

到了晚上，点起灯烛，照耀如同白日，重新设席，直到三鼓才散。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。劳乏了一天，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。我和姊姊便奉了母亲、婶婶回家。我问起那位苟姨太太怎样了。姊姊道：“那种人真是没廉耻！我同了他过来，取了奁具给他重新理妆，他洗过了脸，梳掠了头髻，重施脂粉，依然穿了命服，还过去坐席，毫不羞耻。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，他才去了。”我道：“回去还不知怎样吵呢。”姊姊道：“这个我们管他做甚！”说罢，各自回房歇息。

次日，继之先到藩署谢委，又到督辕禀知、禀谢，顺道到各处谢寿。我在家中，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，整整的忙了三天，方才停当。此时继之已经奉了叶子，饬知到任，便和我商量。因为中秋节后，各码头都未去过，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帐目，再到上海、苏、杭，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。我问继之，还带家眷去不带。继之道：“这署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，还搬动甚么呢。我就一个人去，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，这一年之中，我不定因公晋省也有两三次，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罢。”我听了，自然无甚说话。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。

忽然家人来报说：“藩台的门上大爷来了。”继之便出去会他。一会儿进来了，我忙问是甚么事。继之道：“方伯升了安徽巡抚，方才电报到了，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。”说着，便叫取衣服来，换过衣帽，上衙门去道喜。继之去后，我便到上房里去，恰好我母亲和姊姊也在这边，大家说起藩台升官，都是欢喜，自不必说。只有我姊姊，默默无言，众人也不在意。过了一会，继之回来了，说道：“我本来日间便要禀辞到任，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新任藩台是谁？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，有两个月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新藩台是浙江臬

台升调的，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，因为安徽抚台是被参的，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‘迅赴新任，毋容来京请训’，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，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，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，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。”说着话，一面卸下衣冠，又对我说道：“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后，你再动身；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，过一两天，你先到上江去，我们还是在江都会罢。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，你顺便去留心查察，看有能办事的，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；算来自己家里人，总比外人靠得住。”我答应了。

过了两天，附了上水船，到汉口去，稽查一切。事毕回到九江，一路上倒没有甚么事。九江事完之后，便附下水船到了芜湖，耽搁了两天。打听得今年米价甚是便宜，我便译好了电码，亲自到电报局里去，打电报给上海管德泉，叫他商量应该办否。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，只见一乘红轿围的蓝呢中轿，在局门口憩下，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，身穿湖色绉纱密行棉袍，天青缎对襟马褂，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镜，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。下得轿来，对我看了一眼，便把眼镜摘下，对我拱手道：“久违了！是几时到的？”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，仔细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镜江；面貌丰腴的了不得，他不向我招呼，我竟然要认不得他了。当下只得上前厮见。镜江便让我到电局里客堂上坐。我道：“我要发个电信呢。”他道：“这个交给我就是。”我只得随他到客堂里去，主宾坐下。他便要了我的底子，叫人送进去。一面问我现在在甚么地方，可还同继之一起。我心里一想，这种人何犯上给他真话，因说道：“分手多时了。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，也没有一定事情。”他道：“继之这种人，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，这个人刻薄得很。舍亲此刻当这局子的老总，带了兄弟来，当一个收支委员。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，兄弟是很空的；无奈舍亲事情忙，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，兄弟倒变了这局子的老总的。说来也不值当，拿了收支的薪水，办的总办的事，你说冤不冤呢。”我听了一席话，不觉暗暗好笑，嘴里只得应道：“这叫做能者多劳啊。”正说话时，便来了两个人，都是趾高气扬的，嚷着叫调桌子打牌。镜江便邀我入局，我推说不懂，要了电报收单，照算了报费，便辞了回去。

第二天德泉回电到了，说准定赁船来装运。我一面交代照办，便附了下水船，先回南京去一趟。继之已经送过中丞，自己也到任去了。姊姊交给我一封信，却是蔡倡笙留别的，大约说此番随中丞到安徽去，后会有期的话。我盘桓了两天，才到上海，和德泉商量了一切。又到苏州走了一趟，才到杭州去。料理清楚，要打算回上海去，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，只得暂时歇下。

这天天气晴明，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，到了这个冬天，湖上便冷落得很；我虽不必逛湖，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，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。想罢，便独自一人，缓步前去。刚刚走到城门口，劈头遇见一个和尚，身穿破衲，脚踏草鞋，向我打了一个问讯。

正是：不是偷闲来竹院，如何此地也逢僧？不知这和尚是谁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四十五 回

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

你道那和尚是谁？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逼死胞弟、图卖弟妇的黎景翼。不觉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你是几时出家的？为甚弄到这个模样？”景翼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那回事之后，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，自己也看破一切，就走到这里来，投到天竺寺，拜了师傅做和尚。谁知运气不好，就走到哪里都不是。那些僧伴，一个个都和我不对。只得别了师傅，到别处去挂单，终日流离浪荡，身边的盘费，弄的一文也没了，真是苦不胜言！”他一面说话，我一面走，他只管跟着，不觉到了三雅园。我便进去泡茶，景翼也跟着进去坐下。茶博士泡上茶

来。景翼又问我到这里为甚事，住在哪里。我心中一想，我个人招惹他不得，因说道：“我到这里没有甚么事，不过看个朋友，就住我朋友家里。”景翼又问我借钱，我无奈，在身边取了一圆洋银给他，他才去了。

那茶博士见他去了，对我说道：“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？”我道：“他在俗家的时候，我就认得他的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客人认得他也罢！”我道：“这话奇了！我已经认得他了，怎么能够不认得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客人有所不知：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，专门调戏人家妇女，被他师傅说他不守清规，把他赶了出来。他又投到别家庙儿里去。有一回，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，请了一百多僧众念经，他也投在里面，到了人家，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，被人家查出了，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，办了个枷号一个月示众。从此他要挂单，就没有人家肯留他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只好不做理会。闲坐了一回，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，便进城来。

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，我来到杭州几次，总没有去访他；此时想着访他谈谈，又不知他住在哪里。仔细想来，我父亲开店的时想，和几家店铺有来往，我在帐簿上都看见过的，只是一是时想不起来。猛可想起鼓楼弯保合和广东丸药店，是当日来往极熟的，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。想罢，便一径问路到鼓楼弯去，寻到了保合和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，不知何故。我便挨了进去，打着广东话，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，问他贵姓。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，以为是乡亲，便让坐送茶，说是姓梁，号展图。又转问了我，我告诉了，并说出来意，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。展图道：“听说他做了官了，我也不知底细，等我问问舍侄便知道了。”说罢，便向一个后生问道：“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在哪里？”那后生道：“他捐了个盐知事，到两淮候补去了。”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道：“客人快点下船罢，不然潮要来了！”展图道：“知道，我就来。”我道：“原来老丈要动身，打扰了！”说罢起身。展图道：“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。”我别了出来，自行回去。

到了次日，便叫了船仍回上海，耽搁一天，又到镇江稽查了两天帐目，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。入到了江都县衙门，自然又是一番景象。除了继之之外，只有文述农是个熟人。我把各处的帐目给继之看了，又述了各处的情形，便与述农谈天。此时述农派做了帐房，彼此多时未见，不免各诉别后之事。我便在帐房里设了榻位，从此和述农联床夜话。好得继之并不叫我管事，闲了时，便到外面访访古迹，或游几处名胜。最好笑的，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，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。谁知到了此地问时，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。被古人欺了十多年，到此方才明白。继之又带了我去逛花园。原来扬州地方，花园最多，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。上半年任人游玩，到了下午，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，或做戏不等。

这天述农同了我去逛容园。据说这容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，扬州花园，算这一所最好；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，单是厅堂，就有了三十八处，却又处处的装璜不同。游罢了回来，我问起述农，说这容园的繁华，也可以算绝顶了。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，今日到了此地，方才知是名不虚传。述农道：“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，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；若是懂得的，少化几个冤枉钱，还要阔呢。”我道：“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，只要他肯化了出来，外面有得流通便好，管他冤枉不冤枉。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，年年只有入款，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，不要把天下的钱，都掣到他家么。”述农道：“你这个自是正论。然而我看他们化的钱，实在冤枉得可笑！平白无端的，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，以为是亲近风雅，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。化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，那最奇的，是养了两班戏子，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，每年要用到三万多银子！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；只有他那买古董，却另外成就一种癖性，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，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，他却出了重价。”我不觉笑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件事你且慢点谈，可否代我当一个差，我请你吃酒。”我道：“说得好好的，又当甚么差？”

述家在箱子里，取出一卷画来，展开给我看，却是一幅横披，是阮文达公写的字。我道：“忽然看起这个做甚么？”述农指着一方图书道：“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，要请你摹出这

一个来，有个用处。”我看那图书时，却是“节性斋”三个字。因说道：“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，还可以仿摹得来，若是汉印就难了。但不知你仿来何用？”述农一面把横披卷起，仍旧放在箱子里道：“摹下来自有用处。方才说的那一班盐商买古董，好东西他不要，打破了送去，他却肯出价钱，你道他号甚么意思？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，说是那东西既是千百年前相传下来的，没有完全之理；若是完全的，便是假货。因为他们个个如此，那一班贩古董的知道了，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。你说冤枉不冤枉？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，并不见好，不过值上三四元钱；这个人却叫玉工来，把瓶口磨去了一截，配了座子，贩到扬州来，却卖了二百元。你说奇不奇呢。他那买字画，也是这个主意，见了东西，也不问真假，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；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，只要有了两方图书，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。我有一个董其昌手卷，是假的，藏着他没用，打算冤给他们，所以请你摹了这方图书下来，好盖上去。”我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买了石来。但怕他看出是假的，那就无谓了。”述农道：“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，便不要紧。”我道：“他的门客，难道倒帮了外人么？”述农道：“这班东西懂得甚么外人内人，只要有了回用，他便拍合。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，要价一千银子，那门客要他二成回用，那人以为做生意九五回用，是有规矩的，如何要起二成来，便不答应他。他说若不答应，便交易不成，不要后悔。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，何忧卖不去，便没有答应他。及至拿了画去看，却是画的一张人物，大约是‘岁朝图’之类，画了三四个人，围着掷骰子，骰盘里两颗骰子坐了五，一个还在盘里转，旁边一个人，举起了手，五指齐舒，又张开了口，双眼看着盘内，真是神彩奕奕。东家看了，十分欢喜，以为千金不贵。那门客却在旁边说道：‘这幅画虽好，可惜画错了，便一文不值。’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。他说：‘三颗骰子，两项坐了五，这一颗还转着未定，喝骰子的人，不消说也喝六的了；他画的那喝骰子的，张开了口，这“六”字是合口音，张开了口，如何喝得“六”字的音来？’东家听了，果然不错，便价也不还，退了回去。那卖画的人，一场没趣，只得又来求那门客。此时他更乐得拿腔了，说已经说煞了，挽回不易，必要三成回用。卖画的只得应允了。他却拿了这幅画，仍然去见东家，说我仔细看了这画，足值千金。东家问有甚凭据。他说：‘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，福建口音叫“六”字，犹如扬州人叫“落”字一般，所以是开口的；他画了开口，正所以传那叫“六”字之神呢。’他的东家听了，便打着扬州话‘落落’的叫了两声，果然是开口的，便乐不可支，说道：‘亏得先生渊博，不然几乎当面错过。’马上兑了一千银子出来，他便落了三百。”我听了，不觉笑起来道：“原来多懂两处方言，却有这等用处。但不知这班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？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个何消说得。这里面的毛病，我也弄不清楚。闻得两淮盐额有一千六百九万多引，叫做纲盐。每引大约三百七十斤，每斤场价不过七八文，课银不过三厘多。运到汉口，便每斤要卖五六十文不等。愈远愈贵，并且愈远愈杂。这里场盐是雪白的，运到汉口，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。有部帖的盐商，叫做根窝。有根窝的，每盐一引，他要抽银一两，运脚公用。每年定额是七十万，近来加了差不多一倍。其实运脚所用，不及四分之一，汉口的岸费，每引又要派到一两多，如何不发财！所以盐院的供应，以及缉私犒赏，瞻养穷商子孙，一切费用，都出在里面。最奇的，他们自己对自己，也要做弊：总商去见运司，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，见运司那个手本，不过几十文就买来了，他开起帐来，却是一千两。你说奇不奇？”我听到这里，不觉吐出了舌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么？”述农道：“这个我们局外人哪里知道，他自然有许多名目立出来。其实纲盐之利，不在官不在民，商家独占其利；又不能尽享，大约幕友、门客等辈分的不少，甚至用的底下人、丫头、老妈子，也有余润可沾。船户埠行，有许多代运盐斤，情愿不领脚价，还怕谋不到手的，所以广行贿赂，连用人也都贿遍了，以求承揽载运。”我道：“不领脚价，也有甚好处么？”述农道：“自然有好处。凡运盐到了汉口，靠在码头上，逐船编了号头，挨号轮销。他只要弄了手脚，把号头编得后些，赶未及轮到他船时，先把盐偷着卖了；等到轮着他时，却就地买

些私盐来充数。这个办法，叫做过笼蒸糕。万一买不着私盐，他便连船也不要了，等夜静时，凿穿了船底，由他沉下去，便报了个沉没。这个办法叫做‘放生’。后来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知道这种弊端，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：无论哪一省的人，都可以领票，也不论数目多少；只要领了票，一样的到场灶上计引授盐，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。此时一众盐商，无弊可作，窘的了不得，于是怨恨陶公，入于骨髓。无可发泄，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。我还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，拿了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，借此以为咒诅之计。你道可笑么。”我道：“这种不过儿戏罢了，有甚益处。”述农道：“从行了票盐之后，却是倒了好几家盐商，盐法为之一变。此时为日已久，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。”

我因为谈了半天盐务，忽然想起张鼎臣，便想去访他，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，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。一面踱到继之签押房里来。继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，见了我，便放下了笔道：“我正要找你，你来得恰好。”我道：“有甚么事找我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我到任后，放告的头一天，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魏氏，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。我提到案下问时，那罗荣统呆似木鸡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问他话时，他只是哭。问罗魏氏，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据，只说他不听教训，结交匪人。问他匪人是哪个，他又说不出，只说是都已跑了。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。不过一天，又有他罗氏族长来具结保了去，只说是领回管束。本来就放下了，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案卷，见前任官内，罗魏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，便问起书吏。据那书吏说：罗荣统委实不孝，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，谋弑其母。幸而机谋不密，得为防备，那匪徒便逃走了。罗魏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，经族长保了出去。从此每一个新官到任，罗魏氏便送一次，一连四五任官，都是如此。我想这个里面，必定有个缘故。你闲着没事，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。”我道：“他母亲送了不孝，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。自古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哪里管得许多呢，访他做甚么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件事可小可大。果然是个不孝之子，也应该设法感化他，这是行政上应有之义。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，也要提防他，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伦重案，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，如何好看轻了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去查访便了。只是怎么个访法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哪里论得定。好在不是限定日子，只要你在外面，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。茶坊酒肆之中，都可以访得。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，不过近年稍为疲了点罢了，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，怕没人知道么。”

于是我便答应了。

谈了一会，仍到帐房里来。述农正在有事，我只在旁边闲坐。过一会，述农事完了，对我笑道：“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，忽然想着一件可笑的事，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。”我忙问是甚么事。述农不慌不忙，说出一件事来。

正是：一任旁人讥齷齪，无如廉吏最难为。不知述农到底说出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六回

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

当下我笑对述农道：“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，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？”述农道：“虽然是吃饭的事情，却未免吃的齷齪一点。前任的本县姓伍，这里的百姓起他一个浑名，叫做‘五谷虫’。”我笑道：“《本草》上的‘五谷虫’不是粪蛆么？”述农道：“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，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。那位伍大令初到任时，便发誓每事必躬必亲，绝不假手书吏家丁；大门以内的事，无论公私，都要自己经手。百姓们听见了，以为是一个好官，欢喜的了不得。谁知他到任之后，做事十分刻薄，又且一钱如命。别的刻剥都不说了，这大门里面的一所毛厕，向来系家丁们包与乡下人淘去的，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。这位伍大令说：

‘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，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。’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，却叫厨子经手去收，拿来抵了饭钱。这不是个大笑话么。”

我道：“那有这等琐碎的人，真是无奇不有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，言是打听得张老爷在古旗亭地方租有公馆。我听了便记着，预备明日去拜访。一面正和述农谈天，忽然家人来报说：“继之接了电报。”我连忙和述农同到签押房来，问是甚事。原来前回那江宁藩台升了安徽抚台，未曾交卸之前数天，就把继之请补了江都县，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，所以藩署书吏，打个电报来通知。于是大家都向继之道喜。

过了这天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出了衙门，去拜张鼎臣。鼎臣见了我，十分欢喜，便留着谈天。问起我别后的事，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。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，十分得他的力。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，是我不听他的话，后来闹到如此。我虽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然而母亲已是极不愿意的了。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，何至如此。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，我只得也略说了点。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，便杳无音信的话，鼎臣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拿一样东西你看。”说罢，引我到他的书房去坐，他在文具箱里，取出一个信封，在信封里面，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一百两银子借票。我还没有开口，鼎臣便说道：“那年在上海长发栈，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一两银子的，我为人爽直，便没有推托。他到了晚上，和我说穷的了不得，你令先翁遗下的钱，他又不敢乱用，要和我借这一百两银子。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，只好允了，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。自别后，他并一封信也不曾有来过。我前年要办验看，寄给他一封信，要张罗点盘费，他只字也不曾回。”我道：“便是小侄别后，也不曾有信给世伯请安，这两年事情又忙点，还求世伯恕我荒唐。”鼎臣道：“这又当别论。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，彼此没了手尾，便是事忙路远，不写信也极平常。纠葛未清的，如何也好这样呢。”此时我要代伯父分辩几句，却是辩无可辩，只好不做声；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，也觉得难为情。想到这里，未免局促不安。鼎臣便把别话岔开，谈谈他的官况，又讲讲两淮的盐务。

我便说起述农昨天所说纲盐的话。鼎臣道：“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。自从改了票盐之后。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。大约当改盐票之时，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；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，倒是倒定了，站住的也站住了。只不过商家之外，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，那就是盐票之功了。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，要栽培两个戚友，无非是送两张盐票，等他们凭票贩盐，这里头发财的不少。此刻有盐票的人，自己不愿做生意，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。”我道：“改了票盐之后，只怕就没有弊病了。”鼎臣道：“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，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。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，统共只住了一年半，不曾探得实在罢了。”当下又谈了一会，便辞了回来。

回到衙门口，只见许多轿马。到里面打听，才知道继之补实的信，外面都知道了，此时同城各官与及绅士，都来道喜。过得几天，南京藩台的饬知到了，继之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。我此时离家已久，打算一同前去。继之道：“我去，顶多前后五天，便要回到此地的，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。”

我便答应了。

过一天，继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。我无事便访鼎臣；或者不出门，便和述农谈天。忽然想起继之叫我访察罗荣统的事，据说是个盐商，鼎臣现在是个盐官，我何不问问鼎臣，或者他知道些，也说不定。想罢，便到古旗亭去，访着鼎臣，寒暄已毕，我问起罗荣统的事。鼎臣道：“这件事十分奇怪，外面的人言不一，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，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好的。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，那罗荣统怎样不孝，只怕不见得。若要知道底细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”我忙问是谁。鼎臣道：“大观楼酒馆里的一个厨子，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，今年不知为着甚么，辞了出来，便投到大观楼去。他是一定知道的。”我道：“那厨子姓甚么？叫甚么呢？”

鼎臣道：“这可知道了。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，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，投到大观楼去，做得好鱼翅。这厨子是在罗家二十多年，专做鱼翅的，合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，只有他家的鱼翅最出色。后来无论谁家请客，多有借他这厨子的。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，哪里去问他姓名呢。”我道：“这就难了。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，还可以去上馆子，假以辞色，问他底细。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，也看不见的，怎样打听呢。”鼎臣道：“你苦苦的打听他做什么呢？”我道：“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，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，顺便问一声罢了。”

当下又扯些别话，谈了几句，便辞了鼎臣回去，和述农商量，有甚法子可以访察得出的。述农道：“有了这厨子，便容易了。多掇继翁请客，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，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，逐细盘问他，怕问不出来！”我道：“这却不好。我们这里是衙门，他那里敢乱说，不怕招是非么。”述农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可没有法子了。”我道：“因为那厨子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：他罗家用的仆人，一定不少，总有辞了出来的，只要打听着一个，便好商量。”述农道：“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？”我道：“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。”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。

不多几天，继之回来了，又到本府去禀知，即日备了文书，申报上去，即日作为到任日子。一班书吏衙役，都来叩贺；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，重新又来道喜。继之一一回拜谢步，忙了几天，方才停当。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。继之便和我商量道：“日子过的实在是快，不久又要过年了。你今番回去，等过了年，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。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，你去查察情形，可以叫他们管事的，就派了他们管事，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，也是如此。都办好了，大约二月底三月初，可以到这里，我到了那时，预备和你接风。”我笑道：“一路说来，都是正事，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梢，倒象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，却借着科诨下场，格外见精神呢。”说的继之也笑了。

我因为日内要走，恐怕彼此有甚话说，便在签押房和继之盘桓，谈谈说说。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，继之摇头道：“方伯倒没有甚么，所用的人，未免太难了，到任不到两个月，便闹了一场大笑话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事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总不过为补缺的事。大约做藩台的，照例总有一个手折，开列着各州县姓名；那捐班人员，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。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。大抵每出了一个缺，看应该是哪一个轮到，这个轮到的人，才具如何，品行如何，藩台都有个成见的。或者虽然轮到，做藩台的也可以把他捺住；那捺住之故，不是因这个人才具不对，品行不好，便是调剂私人，应酬大帽子了。他拟补的人，便开在手折上面；所开又不止一个人，总开到两三个，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，第二三个是预备督抚拣换的。然而历来督抚拣换的甚少。藩台写了这本手折，预备给督抚看的，本来办得十分机密。这一回那藩台开了手折，不知怎样，被他帐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，便出来撞木钟。听说是盐城的缺，藩台拟定一个人，被他看见了，便对那个人说：‘此刻盐城出了缺，你只消给我三千银子，我包你补了。’那个人信了他，兑给他三千银子。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，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，及至挂出牌来，竟不是他。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。他暗想这个木钟撞哑了，然而句容的缺也要出快了，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，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。便说道：‘这回本来是你的，因为制台交代，不得不换一个人；几天句容出缺，一定是你的了。’句容与盐城都是好缺，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。到过了几天，挂出句容的牌来，又不是的。那个人又不答应了。他又把些话搪塞过去。再过了几天，忽然挂出一张牌来，把那个人补了安东。这可不得了了，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，大闹起来，说安东这个缺，每年要贴三千的，我为甚反拿三千银子去买！他闹得个不得了，藩台知道了，只得叫那帐房师爷还了他三千银子，并辞了他的馆地，方才了事。”我道：“凡赃私的银，是与受同科的，他怎敢闹出来？”继之道：“所以这才是笑话啊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。倘使藩台是有脾气的，一面撵了帐房，一面详参了他，

岂不把功名送掉了。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，失察在先，正办在后，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。”继之笑道：“照你这样火性，还能出来做官么。这个人闹了一场，还了他银子便算了，还算好的呢。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，比这个还利害，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丞，你说奇不奇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件事我直到此刻，还有点疑心，那福建侯官县县丞的缺怎么个好法，竟有人拿四千银子买他！我仿佛记得这县丞姓彭，他老子是个提督。那回侯官县丞是应该他轮补的，被人家拿四千银子买了去。他便去上制台衙门，说有要紧公事禀见；制台不知是甚么，便见了。他见了面不说别的，只诉说他这个县丞捐了多少钱，办验看、指省又是多少钱，从某年到省，直到如今，候补费又用了多少钱，要制台照数还了他，注销了这个县丞，不做官了。制台大怒，说他是疯子。又说：

‘都照你这样候补得不耐烦，便要还银注销，哪里还成个体统！’他说：‘还银注销不成体统，难道买缺倒是个体统么？这回侯官县丞，应该是卑职轮补的，某人化了四千银子买了去，这又是个甚么体统？’制军一想，这回补侯官县丞的，却是自己授意藩司，然而并未得钱，这句话是哪里来的。不觉又大怒起来，说道：‘你说的话可有凭据么？’他道：‘没有真凭实据，卑职怎敢放恣！’制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。他道：‘凭据是可以拿得，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两名亲兵，方能拿到。’制台便传了两名亲兵来，叫他带去。他当着制台，对两名亲兵说：‘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，我叫你拿甚么人，便拿甚么人。’制台也分付，只管听彭县丞的指挥去拿人。他带了两个亲兵，只走到麒麟门外，便把一个裁缝拿了，翻身进去回话，说这个便是凭据。制台又大怒起来，说：‘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，最安分，哪有这等事！并且一个裁缝，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？’他却笑道：‘大帅何必动怒。只要交委员问他的口供，便知真假。他是大帅心爱的人，承审委员未必敢难为他。等到问不出凭据时，大帅便把卑职参了，岂不干净！’制台一肚子没好气，只得发交闽县问话。他便意气扬扬的跑到闽县衙门，立等着对质。闽县知县哪里肯就问。他道：‘堂翁既是不肯问，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在这里和制军拚命拚出来的，稍迟一会，便有了传递，要闹不清楚了。这件事闹不清楚，我一定丢了功名。我的功名不要紧，只怕京控起来，那时就是堂翁也有些不便。’知县被他逼的没法，只得升座提审，他却站在底下对质。那裁缝一味抵赖。他却嬉皮笑脸的，对着裁缝蹲了下来，说道：‘你不要赖了。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；某日又约你某处酒楼吃酒；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；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，送给你四千两银子的票子，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，号码是第几号，你拿到庄上去照票，又把票打散了，一千的一张，几百的几张，然后拿到衙门里面去。你好好的说了，免得又要牵累见证。你不再招，我可以叫一个人来，连你们在酒楼上面，坐那一个座，吃那几样菜，说的甚么话，都可以一一说出来的呢。’那裁缝没得好赖，只得供了，说所有四千银子，是某人要补侯官县丞缺的使费，小姐得了若干，某姨太太得了若干，某姨太太得了若干，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，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，一一招了，画了供。闽县知县便要去禀复。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，我来代回话罢。说罢，攫取了那张亲供便走。”

正是：取来一纸真凭据，准备千言辨是非。要知那县丞到底闹到甚么样子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四十七回

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

继之说到这里，我便插嘴道：“法堂上的亲供，怎么好攫取？这不成了儿戏么。”继之道：“他后来更儿戏呢！拿了这张亲供去见制台，却又不肯交过手，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制台看。

嘴里说道：‘凭据有在这里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？’制台见了，倒不能奈何他，只得说道：‘我办给你看！’他道：‘不知大帅几时办呢？’制台没好气的说道：‘三天之内总办了。’说罢不睬他，便进去了。他出来等了三天，不见动静，又去上衙门，制台给他一个不见。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，司道进见的时候，却跟着司道掩了进去。人家正在拱揖行礼的时候，他突然走近制台跟前，把制台的衣裳一拉，说道：‘喂！你说三天办给我看啊，今天第几天了？我看见那裁缝，又在那里安安稳稳的做衣裳了！’此时他闯在前面，藩台恰好在他后头，看见这种情形，便轻轻的拉他一把。他回头看时，藩台又轻轻的说道：‘没规矩！’他听见藩台又说了这句话，便大声道：‘没规矩！卖缺的便没规矩！我不象一班奴颜婢膝的，只知道巴结上司，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。我明日京控起来，看谁没规矩！’说罢，又把那裁缝的亲供背诵了一遍，对臬台说道：‘你是司刑名的，画了这过付赃私的供，只要这里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，是有规矩是没规矩？’此时一众官员，面面相觑，没奈何。制台是气的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一迭连声叫把裁缝锁了，交首县去，是谁叫他出来的！他却冷笑道：‘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。我也知道了，还装糊涂呢！’说着，便扬长而出。嘴里自言自语道：‘搁不住我不干了，看你咬掉了我的□□！甚么叫个规矩！’走到了大堂以外，看见两个戈什哈，正押着那裁缝要走。那裁缝道：‘太爷，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！’他笑道：‘却是难为了你，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罢。’戈什哈道：‘好大的县丞！’他道：‘大也罢，小也罢，豁着我这县丞和总督去碰，总碰得他过。’说着，自去了。到了下半天，忽然藩台传他去见。对他说：‘制军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，交代给你老兄一个缺。’他却呵呵大笑起来道：‘我若是要了缺，我便是为私不为公了。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，个把缺何足以动我心。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，我便到京里上控，方见得我始终是为公事。我此刻受了一个缺，一年半载之后，他何难把我奏参了。他虽然年纪大，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，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，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。我只等三天不见明文，或者他的办法不对，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，你叫他小心点就是！’说罢，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。”继之道：“甚么有心整顿！不过乘机讹诈，故为刁难罢了。你想这件事牵涉到上房姨太太、小姐，叫那制台怎样办法呢；那裁缝的亲供，又落在他手里。所以后来反是制台托人出来说话，同他讲和。据说那侯官县丞缺，一年有八千的好处，三年一任，共是二万四千金，被他讹的一定要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。”我笑道：“这倒是桩爽快事。假使候补官个个如此，那卖缺之风，可以绝了。”

继之也笑道：“你这句话，只好在这里说；若到外面说了，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。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，车载斗量，也不知多少。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，福建长门炮台，没有人敢去守，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。”他叫做蓝宝堂，得了札子到差之后，便去见总督，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、总兵，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，镇压不住，求大帅想法子。总督说：‘你本是个都司，有甚法子好想呢。’他说：‘大帅不能想法子，卑职驾驭不来，只好要辞差了。’制台一想，那法兰西虎视眈眈的看着福建，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，若准他辞了，又委哪个呢。只得答应他道：‘你且退去，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便了。’他道：‘顶色不红，一天也驾驭不住。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，等大帅想了法子之后，再回防次去的了。’制台被他闹的没了法，便发气道：‘那么你去戴个红顶子，暂算一个总兵罢。’他便打了个扞，说：‘谢过大帅。’居然戴起红顶子来。”我道：“这竟是无赖了。”

继之道：“这个人听说从小就无赖。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。却又不安分，一天偷了他娘舅四十元银，没处安放，怕人在身上搜出，却拿到当铺里当了两元。他娘舅疑心到他，却又搜不出赃证。他娘等他睡着了，搜他衣袋，搜出当票来，便去赎了出来，正是四十元的原赃。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，他便逃走了，走到夹板船上去当水手，几年没有音信回去。过了三四年，他忽然托人带了八十元银送给他母亲。他母亲盘问来人，知道他在夹板船上，并且船也到了，便要见他一面，叫来人去说。来人对他说了，他又

打发人去说，说道：‘我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！要见我，可到岸边来见。’他娘念子情切，便飞奔岸边来。他却早已上岸，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，便爬上树去。那棵树又高又大，他一直爬到树梢。他娘来了，他便问：‘你要见我做什么？’他娘说：‘你爬到树上做什么，快下来相见。’他说：‘我下来了，你要和我说话。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。从前为了四十元银，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，我此刻加倍还了你，从此义绝恩绝了。你要见我，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，此刻看见了，你可回去了。’他娘说：‘我等在此处，你终要下来。’他说：‘你再不走，我这里一撒手，便跌下来死了，看你怎样！’他娘没了法，哀求他下来，他始终不下，哭哭啼啼的去了。他便笑嘻嘻的下来。对着娘，他还这等无赖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不独无赖，竟是灭尽天性的了。”

继之道：“他还有无赖的事呢。他管带海航差船的时候，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，奉了船政大臣的委，到台湾去公干，及至回福州时，坐了他的船。那提调也不好，好好的官舱他不坐，一定要坐管带的房。若是别人，也没有不将就的。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，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，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，只剩下一所空房，便请那提调去住。骗得提调进房，他却把门锁了，自己带了钥匙，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，浪头最大的地方，颠播了一日一夜；又不开饭给他吃。那提调被他颠播得呕吐狼籍，腹中又是饥饿不堪，房门又锁着，叫人也沒得答应。同他在海上飘了三天，才驶进口。进口之后，还不肯便放，自己先去见船下政大臣，说‘此番提调坐了船来，卑职伺候不到，被提调大人动了气，在船上任情糟蹋，自己带了爨具，便在官舱烧饭，卑职劝止，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，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；下次遇了提调的差，请大人另派别人’云云。告诉了一遍，方才回船，把他放了。那提调狼狈不堪，到了岸上，见了钦差，回完了公事话，正要诉苦，才提到了‘海航管带’四个字，被钦差拍着桌子，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。”我笑道：“虽然是无赖，却倒也爽快。”

继之道：“虽然是爽快，然而出来处世，究竟不宜如此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差船管带，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，带的是伏波轮船。他是广东人，因为伏波轮常时驻扎福州，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，到福州居住。在广东上轮船时，恰好闽浙总督何小宋的儿子中了举，也带着家眷到福州。海船的房舱本来甚少，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。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，便硬占了人家定下的两个房舱。那何孝廉打听得知他是伏波管带，只笑了一笑，不去和他理论。等到了福州，没有几天，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。你想取快一时的，有甚益处么。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，却有一回无赖得十分爽快的：是前年中法失和时，他守着长门炮台。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。我忘了是那一国的了，总而言这之，不是法兰西的。他见了，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，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海口里来，便拉起了旗号，叫他停轮。那船上不理，仍旧前行。他又打起了旗号知照他，再不停轮，便开炮了。那船上仍旧不理。他便开了一炮，轰的一声，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，吊桥打断了，一个大副受了重伤，只得停了轮。到了岸上来，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。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，都吓得面无人色，战战兢兢的出来会审。领事官也气忿忿的来到。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的，到了法堂之上，侃侃直谈，据着公理争辩，竟被他得了赢官司。岂不争气！谁知当时闽省大吏，非独不奖他，反责备他，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，下次无论何国船来，不准如此。后来法国船来了，他便不敢做主，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，回电来说不准开炮；等第二艘来了，再请示，仍旧不准；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二十多号船，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。”

我道：“说起那马江之败，近来台湾改了行省，说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。头回我在上海经过，听得人说，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。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继之道：“便是我这次回到省里去，也听得这样说。有个朋友从那边来，说非但地方弄不好，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，自己害了自己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为何？”继之道：“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，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，惟有他恨的最利害。凡是属下的人，有烟瘾的，被他知道了，立刻撤差驱逐，片刻不许停留。是他帐下的兵弁犯了这个，还要以军法从事呢。到了台湾，

瘴气十分利害，凡是内地的人，大半都受不住，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销除瘴气，不免要吃几口，又恐怕被他知道，于是设出一法，要他自己先上了瘾。”我道：“他不吃的，如何会上瘾？”继之道：“所以要设法呀。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，许下了重谢。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，叫他家人代他装旱烟时，偷夹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，天天如是。约过了一个多月，忽然一天不夹烟泡了，老头子便觉得难过，眼泪鼻涕，流个不止。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，便乘机进言，说这里瘴气重得很，莫非是瘴气作怪，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。他哪里肯吃，说既是瘴气，自有瘴气的方子，可请医生来诊治。那里禁得医生也是受了贿嘱的，诊过了脉，也说是瘴气，非鸦片不能解。他还是不肯吃。熬了一天，到底熬不过，虽然吃了些药，又不见功效，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，便见精神，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。这不是害了自己么？”

我道：“这种小人，真是防不胜防。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，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，他又从何下手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就是连旱烟不吃，也可以有法子的。我初到省那一年，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。一个同寅是广东人，他对我说：香港有一个外国人，用了一个厨子，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，一向相安无事，忽然一天，把那厨子辞掉了，便觉得合家人都无精打彩起来，吃的东西，都十分无味。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，再换一个，也是如此。没了法，只得再叫那旧厨子来，说也奇怪，他一回来，可合家都好了。”我道：“难道酒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么？”继之道：“酒菜里面虽不能下，外国人饭后，必喝一杯咖啡，他煮咖啡之时，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，等滚了两滚，再捞起来。这咖啡本来是苦的，又搀上糖才吃，如何吃得出来。久而久之，就上了瘾了。”我道：“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，就叫他们吃上了，不过是‘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。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？”继之道：

“已经吃上了，还怎么样呢。”

我道：“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，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？”继之道：“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，说是已经降了多少，每人给与剃刀一把，大约总有些降服的。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，纵然降服了，也不见得是靠得住。他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，忽然高兴，又杀个把人来顽顽，如何约束得住他呢。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，自己却不肯相杀的。他还有一层，绝不怕死，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。那生番里面，也有个头目，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，便委员到里面去，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：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，便是一人抵一命；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，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。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。他那头目也应允了。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，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。地方官便捉拿凶手。谁知这个生番，只有夫妻两个，父母、兄弟、子女都没有的，虽捉了来，还不够抵命。也打算将就了结了。谁知过得几天，有三个生番自行投到，说是凶手的亲戚荐他来抵命，以符五人之数的。你说奇不奇。”

正是：义侠捐生践然诺，鸿毛番重泰山轻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四十八 回

内外吏胥神奸狡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

我正和继之说着话时，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。继之叫且放下，那书吏便放下，退了出去。我道：“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，比官还大，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，全凭书吏做主的，不知可有这件事？”继之道：“这看本官做得怎样罢了，何尝是一定的。不过此

辈舞弊起来，最容易上下其手。这一边想不出法子，便往那一边想；那一边又想不出来，他也会别寻门路。总而言之，做州县官的，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；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，只得由他去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，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，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。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哪里说得定。他们遇了机会，只要轻轻一举手，便是银子。前年苏州接了一角刑部的钉封文书。凡是钉封文书，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。拆开来一看，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。大家看见，莫名其妙，只得把他退回去。直等到去年年底，又来了一角，却是处决一名斩犯。事后大家传说，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。原来这一名斩犯，本来是个富家之子，又是个三代单传，还没有子女，不幸犯了个死罪。起先是百计出脱，也不知费了多少钱，无奈证据确凿，情真罪当，无可出脱，就定了个斩立决，通详上去。从定罪那天起，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，先把县署内监买通了，又出了重价，买了几个乡下姑娘，都是身体强壮的，轮流到内监去陪他住宿，希图留下一点血脉。然而这件事迟早却不由人做主的，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，于是又在臬司和抚台那里，设法耽搁，这里面已经不知捺了多少日子了。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，在刑部里打点。铁案如山的，虽打点也无用。于是用了巨款，贿通了书吏，求他设法，不求开脱死罪，只求延缓日子。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，便异想天开的，设出一法来。这天该发两路钉封文书，一路是云南的，一路是江苏的，他便轻轻的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；等一站站的递到了江苏，拆开看过，知道错了，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。刑部堂司各官，也是莫名其妙，跟查起来，知道是错封了，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。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，云南的才退回来，然后再封发了。这一转换间，便耽搁了一年多。你说他们的手段利害么！”我道：“耽搁了这一年多，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谁还打听他呢。”我道：“文书何以要用钉封？这却不懂，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。”继之道：“儿戏得很！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，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，用纸拈穿上，算是一个钉子，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，来不及封口的意思。”我道：“不怕人家偷拆了看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怕甚么！拆看钉封公文是照例的。譬如此刻有了钉封公文到站，遇了空的时候，只管拆开看看，有甚么要紧，只要不把他弄残缺了就是了。”我道：“弄残缺了是怎样呢？”继之道：“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，倒有个现成的法子。从前有一个出过事的，这个州县官是个鸦片鬼，接到了这件东西，他便抽了出来，躺在烟炕上看。不提防发了一个烟迷，把里面文书烧了一个角。这一来吓急了，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。这个老夫子好得很，他说幸而是烧了里面的，还有法子好想；若是烧了壳子，就没法想了。然而这个法子要卖五千银子呢。那鸦片鬼没法，只得依了他。他又说，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希奇，怕东翁要赖，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说出来。鸦片鬼没法，只得打了票子给他。他接了票子，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，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。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，只说：‘这回坑死我了！’他却不慌不忙，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，放在壳子里面，仍然钉好，便发出去。那鸦片鬼还不明白，扭着他拚命。他偏不肯就说出这里的道理来，故意取笑，由得那鸦片鬼着急。闹了半天，他方才说道：‘这里发出去，交到下站，下站拆开看了，是个空白，请教他敢声张么，也不过照旧封好发去罢了；以下站站如此，直等到了站头，当堂开拆，见了个空白，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掉换的呢，无非是怪部吏粗心罢了。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。部里少不免要代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；纵不然，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，试问所过各站，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，还不是推一个不知。就是问到这里，也把‘不知’两个字还了他，这件事不就过去了么。’可笑那鸦片鬼，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，没命的去追悔那五千银子。”我笑道：“大哥说话，一向还是这样，只管形容别人。”继之也笑道：“这一个小小玄虚，说穿了一文不值的，被他硬讹了五千银子，如何不懊悔。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，我也要懊悔的，何尝是形容人家呢。”

说话时，述农着人来请我到帐房里，我便走了过去。原来述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，要我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。我笑道：“你真要干这个么？”述农道：“无论干不干，仿刻一

个，总不是犯法的事。”说着，取出那幅横披来。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，嫌他大了些，取过刀来，修去了一道边。验得大小对了，然后摹了那三个字，镌刻起来。刻了半天，才刻好了。取过印色，盖了一个，看有不对的去处，又修改了一会，盖出来看，却差不多了。述农看了，说象得很。另取一张薄贡川纸来，盖了一个，蒙在那横披的图书上去对。看了又看道：“好奇怪！竟是一丝不走的。”不觉手舞足蹈起来，连横披一共拿给继之看去。继之也笑道：“居然充得过了。”述农笑道：“继翁，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。”我笑道：“不合和你作了这个假，你倒要提防我做贼起来了。”

继之道：“只是印色太新了，也是要看出来的。”述农道：“我学那书画家，撒上点桃丹，去了那层油光，自然不新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不行。要弄旧他也很容易，只是卖了东西，我要分用钱的。”述农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，你还要分用钱呢。”我笑道：“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，不然，我还可望个三七分用呢。”述农笑道：“罢，罢，我卖了好歹请你。你说了那甚么法子罢，说了出来，算你是个金石家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不是甚么难事。你盖了图书之后，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，在纸上撒点石膏粉，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，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，便是旧的；若用桃丹，那一层鲜红，火气得很，哪里充得过呢。”述农道：“那么我知道了，你哪里是甚么金石家，竟是一个制造贗鼎的工匠！”

说的继之也笑了道：“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时的事。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。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的，何况别样。”我诧异道：“命案怎么好造假的？”继之道：“命案是真的，因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，所以把供词改了，免得牵三搭四的；左右‘杀人者死’，这凶手不错就是了。”述农道：“不错，从前我到广东去就事，恰好就碰上一回，几乎闹一个大乱子，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。”我道：“甚么又是真命假案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就是方才说的，改供词的话了。总而言之：出了一个命案，问到结案之后，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，一概删除净尽，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。那回广东的案子，实在是械斗起的。然而叙起械斗来，牵涉的人自然不少，于是改了案卷，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，彼此扭殴致毙的，这种案卷，总是臬司衙门的刑名主稿。那回奏报出去之后，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，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十万银子。制台接了这封信，吃了一大惊，却又不知为了甚么事。请了抚台来商量，也没有头绪。一时两司、道、府都到了，彼此详细思索，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，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，所以说这一天恰好是忌辰；凡忌辰是奉禁鼓乐的日子，省会地方，如何做起戏来！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！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。当下想出这个缘故，制台便狠命的埋怨臬司；臬司受了埋怨，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。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，果然不错。因笑道：‘我当是甚么大事，原来为了这个，也值得埋怨起来！’臬台见他说得这等轻描淡写，更是着急，说道：‘此刻大部来了信，要和合省官员借十万银子。这个案是本衙门的原详，闹了这个乱子，怕他们不向本衙门要钱，却怎生发付？’那刑名师爷道：‘这个容易。只要大人去问问制台，他可舍得三个月俸？如果舍得，便大家没事；如果舍不得，那就只可以大家摊十万银子去应酬的了。’臬台问他舍得三个月俸，便怎么办。他又不肯说，必要问明了制台，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。臬台无奈，只得又去见制台。制台听说只要三个月俸，如何不肯，便一口应承了。交代说：‘只要办得妥当，莫说三个月，便是三年也愿意的。’臬司得了意旨，便赶忙回衙门去说明原委。他却早已拟定一个折稿了。那折稿起首的帽子是：‘奏为自行检举事：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句内，看字之下，戏字之上，误脱落一猴字’云云。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，罚俸三个月，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，轻轻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销。你想这种人利害么。”这笑道：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假的，区区一个图章，更不要紧了。”当下谈了一会各散。我到鼎臣处，告诉他要到南京，顺便辞行。到了次日，我便收拾行李，渡江过去。到得镇江号里，却得了一封继之的电报，说上海有电来，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。我便附了下水轮船，径奔上海，料理了些生意的事，盘桓了两天，又要动身。这天晚上，正要金利源码头上船，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，说道：“且慢着走罢，此刻黄浦滩一带严紧得

很！”管德泉吃了一惊道：“为着甚么事？”子安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，听说当场拿住了两个。此刻派了通班巡捕，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。”我道：“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，真是无奇不有了。”子安道：“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见。”德泉道：“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觊觎，莫说是打劫，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。他的那取银的规矩，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，下半天才拿银子，所以取银的人，放下票子就先走了，到下半天才去拿。等再去拿的时候，是绝无凭据的了，倘被一个冒取了去，更从哪里追寻呢。”子安道：“这也说说罢了，哪里便冒得这般容易。”德泉道：崐“我不是亲眼见过的，也不敢说。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，便被人冒了。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，知道你送了票子到里面去了，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，请你吃茶吃酒，设法绊住你一点、半点钟，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，你奈他何呢。”

这里正在说话，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，德泉接来看了，转交与我，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，请的是德泉、子安和我三个人。德泉道：“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，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，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。”我是无可无不可的，便答应了。德泉又叫子安。子安道：“我奉陪不起，你二位请罢，替我说声心领谢谢。”我和德泉便不再强。二人出来，叫了车，到尚仁里黄银宝家，与赵小云厮见。

此时坐上已有了四五个客，小云便张罗写局票。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处。小云道：“我来荐给你一个。”于是举笔一挥而就。我看时，却是写的”东公和里沈月卿。”一一写过了发下去，这边便入席吃酒。不一会，诸局陆续到了。沈月卿坐在我背后。我回头一看，见是个瘦瘦的脸儿，倒还清秀。只见他和了琵琶，唱了一枝小曲。又坐了一会，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，与我恰好是对面；起先在我后面时，不便屡屡回头看他，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。只见他年纪约有二十来岁，清俊面庞，眉目韶秀，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。更有一层奇特之处：此时十一月天气，明天已是冬至，所来的局，全都穿着细狐、洋灰鼠之类，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，头上的首饰，亦都甚华灿，只有那沈月卿只穿了一件玄色绉纱皮袄，没有出锋，看不出甚么统子，后来小云输了拳，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，我这边从他袖子里看去，却是一件羔皮统子；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，连帽准也没有一颗。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。正在出神之时，诸局陆续散去，沈月卿也起身别去。他走到房门口，我回眼一望，头上扎的是白头绳，押的是银押发，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。

正在想着，猛听得小云问道：“我这个条子荐得好么？”我道：“很静穆！也很清秀！”小云道：“既然你赏识了，回来我们同去坐坐。”一时席散了，各人纷纷辞去。小云留下我和德泉，等众人散完了，便约了同到沈月卿家去。于是出了黄银宝家，径向东公和里来。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，都是车马盈门，十分热闹。及到了沈月卿处，他那院里各妓房内，也都是有人吃酒，只有月卿房内是静悄悄的。三人进内坐定，月卿过来招呼。小云先说道：“我荐了客给你，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，下次他好自己来。”月卿一笑道谢。小云又道：“那柳老爷可曾来？”月卿见问，不觉眼圈儿一红。

正是：骨肉每多乖背事，风尘翻遇有情人。未知月卿为着甚事伤心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四十九 回

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擒词藻嫖界有机关

当下我看见沈月卿那种神情，不禁暗暗疑讶。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道：“就在那里。”小云道：“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？我们是熟人，何妨请出来谈谈。”月卿道：“他怕有人来吃酒，不肯坐在这里。”小云道：“吃过几台了？”月卿摇摇头。小云讶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我笑道：“你又怎么说？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么？”小云道：“你不懂得，明天冬至，今天晚上叫‘冬至夜’，他们的规矩，这一夜以酒多为荣，视同大典的。”我听了，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。小云又对月卿道：“不料你为了柳老爷，弄到这个样子！”月卿道：“我已是久厌风尘，看着这等事，绝不因之动心。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，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。”我听了这几句话，觉得他吐属闲雅，又不自觉纳罕起来。小云道：“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，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。”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，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，走近一步问道：“赵老爷可是要吃酒？”小云点点头。那丫头便请点菜。小云说：“不必点。”他便咯蹬咯蹬的走到楼下去了。小云笑着对我道：“这一桌酒应该让了你；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，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。”我道：“我向来没干过这个。”小云笑道：“谁是出世便干的？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啊。”月卿道：“这位老爷是初交，赵老爷，何必呢。”小云又对我道：“你不知道这位月卿，是一个又豪侠，又多情的人，并且作得好诗。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，还不知要怎样倾倒呢。”月卿道：“赵老爷不要谬奖，令人惭愧！”我问小云道：“你要吃酒，还不赶紧请客？况且时候不早了。”小云道：“时候倒不要紧，上海本是个不夜天，何况今夜。客倒是不必请了，大众都有应酬，难请得很，就请了柳采卿过来罢。”说着，又对月卿道：“就央及你去请一声罢，难道还要写请客票么。”月卿便走到后房去，一会儿，同着柳采卿过来。只见那采卿，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儿，唇上疏疏的两撇八字黑须；身裁是痴肥笨重，步履蹒跚；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绉皮袍，天青缎灰鼠马褂。当下各人一一相见，通过姓名；小云道过违教，方才坐下，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，小云忙着要写局票。采卿不叫外局，只写了本堂沈月卿。小云道：“客已少了，局再少，就太寂寞了。”我道：“人少点，清谈也很好；并且你同采翁两位，都是月卿的老客，你说月卿豪侠多情，何妨趁此清谈，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。”小云道：“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，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，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。”我一想，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，曾经扰过他一顿，今夜又是他请的，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。因说道：“就是我的，也没甚要紧。”小云大喜，便乱七八糟，自己写了多少局票，嘴里乱叫起手巾。于是大家坐席。

我坐了主位，月卿招呼过一阵，便自坐向后面唱曲。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卿豪侠多情的梗概。小云猛然指了采卿一下道：“你看采翁这副尊范，可是能取悦妇人的么？”我被他突然这一问，倒棱住了，不懂是甚么意思。小云又道：“外间的人，传说月卿和采卿是恩相好。”我道：“甚么叫做‘恩相好’？”小云笑道：“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，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。”我道：“就是要好，也平常得很。”小云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凡做妓女的，看上了一个客人，只一心向他要好，置他客于不顾，这才叫恩相好。凡做恩相好的，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，合了北边一句话，叫做‘小白脸儿’，才够得上呢。你看采翁这副尊范，象这等人不象？”我道：“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？”小云道：“说来话长。你要知底细，只问采翁便知。”柳采卿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，不等问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。

原来采卿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历，分在上海道差遣。公馆就在城内。生下两个儿子，大的名叫柳清臣，才一十八岁，还在家里读书，资质向来鲁钝，看着是不能靠八股猎科名的了；采卿有心叫他去学生意，却又高低不就。忽然一天，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，带了一个人来相见，说是姓齐，名明如，向做洋货生意，专和外国人交易。此刻有一个外国人，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，要请一个买办；这买办只要先垫出五千银子，不懂外国话也使得。因听姓方的说起，说柳清臣要做生意，特地来推荐。采卿听了一想，向来做买办，是出息甚好的，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。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：“等商量定了，过一天给回信。”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，也有说好的，也有说不好的。采卿终是发财心胜，听了那说不好的，以为人家妒忌；听了那说好的，就十分相信。便在沈月卿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，准定先垫五千银子，叫儿子清臣去做买办。又叫明如带了清臣去见过外国人，问答的说话，都是由明如做通事。过了几天，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，清臣和外国人都签了字，齐明如做见证，也签了字。采卿先自

已拼凑了些，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，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，方才凑足五千银子，交了出去。就在五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，取名叫景华洋行。开了不彀三个月，五千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，另外还亏空了三千多；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，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，还是藏起来。这才着了忙，四面八方去寻起来，哪里有个影子？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。亏空的款子，人家又来催逼，只得倒闭了。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，英领事在册籍上一查，没有这个人的名字；更是着忙，托了人各处一查，总查不着，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。也不知他是哪一国的，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。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如。谁知齐明如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，本是个光蛋，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，他只供说是因来买衣服认得，并且不知他的来历。官便判他一个串骗，押着他追款。俗语说得好：“不怕凶，只怕穷。”他光蛋般一个人，任凭你押着，机糠哪里榨得出油来！此刻这件事已拖了三四个月，还未了结，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。急得采卿走头无路，家里坐不住，便常到沈月卿家避债。这沈月卿今年恰好二十岁，从十四岁上，采卿便叫他的局，一向不曾再叫别人。缠头之费，虽然不多，却是节节清楚；如今六七年之久，积算起来，也不为少了。前两年月卿向鸨母赎身时，采卿曾经帮了点忙，因此月卿心中十分感激。这回看见采卿这般狼狈，便千方百计，代采卿凑借了一千元；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饰，尽情变卖了，也凑了一千元，一齐给与采卿，打点债务。这种风声，被别个客人知道了，因此造起谣言来，说他两人是恩相好。采卿娓娓述了一遍，我不觉抬头望了月卿一眼，说道：“不图风尘中有此人，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！”正待举杯要吃，小云猛然说道：“对不住你！你化了钱请我，却倒装了我的体面。”我举眼看时，只见小云背后，珠围翠绕的，坐了七八个人。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，却是满面怒容，冷笑对我道：“费你老爷的心！”我听了小云的话，已是不懂，又听了这么一句，更是茫然，便问怎么讲。小云道：“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，说这一席是我吃的，怕他知道，却屈你坐了主位，遮他耳目，你说奇不奇。”我不禁笑了一笑道：“这个本来不算奇，律重主谋，怪了你也不错。”那黄银宝不懂得“律重主谋”之说，只听得我说得不错，便自以为料着了，没好气起身去了。小云道：“索性虚题实做一回。”便对月卿道：“叫他们再预备一席，我请客！”我道：“时候太晚了，留着明天吃罢。”小云道：“你明天动身，我给你钱行；二则也给采翁解解闷。今夜四马路的酒，是吃到天亮不希奇的。”我道：“我可不能奉陪了。”管德泉道：“我也不敢陪了，时候已经一下钟了。”小云道：“只要你二位走得脱！”说着，便催着草草终席。我和德泉要走，却被小云苦苦拉着，只得依他。小云又去写局票，问我叫那一个。我道：“去年六月间，唐玉生代我叫过一个，我却连名字也忘了，并且那一个局钱还没有开发他呢。”德泉道：“早代你开发了，那是西公和沈月英。”小云道：“月英过了年后，就嫁了人了。”我道：“那可没有了。”小云道：“我再给你代一个。”我一定不肯，小云也就罢了，仍叫了月卿。大家坐席。此时人人都饱的要涨了，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，只摆了一摆，便撤了下去，就和上供的一般，谁还吃得下！幸得各人酒量还好，都吃两片梨子、苹果之类下酒。

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卿作得好诗的话，便问月卿要诗看。月卿道：“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，我何尝会作诗。”小云听说，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，一阵乱翻，却翻不出来。采卿对月卿道：“就拿出来看看何妨。”月卿才亲自起身，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，递给采卿；采卿转递给我。我接在手里，翻开一看，写的小楷虽不算好，却还端正。内中有批的，有改的，有圈点的。我道：“这是谁改过的？”月卿接口道：“柳老爷改的；便是我诌两句，也是柳老爷教的。”我对采卿道：“原来你二位是师弟，怪不得如此相待了。”采卿道：“说着也奇！我初识他时，才十四岁。我见他生得很聪明，偶尔教他识几个字，他认了，便都记得；便买了一部《唐诗》教教他，近来两年，居然被他学会了。我想女子学作诗，本是性之所近，苏、常一带的妓女，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。”我道：“这句话很奇，倒要请教是怎么讲？”采卿道：“他们从小学唱那小调，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；并且那小调之中，有一种马

如飞撰的叫做‘马调’，词句之中，很有些雅驯的。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么。”我点头道：“这也是一理。”因再翻那诗本，拣一首浓圈密点的一看，题目是《无题》，诗是：

自怜生就好丰裁，疑是云英谪降来。弄巧试调鹦鹉舌，学愁初孕杜鹃胎。铜琶铁板声声恨，剩馥残膏字字哀。知否有人楼下过，一腔心事暗成灰。

好春如梦酿愁天，何必能痴始可怜！杨柳有芽初蘸水，牡丹才蕊不胜烟。从知眼底花皆幻，闻说江南月未圆。人静漏残灯惨绿，碧纱窗外一声鹃。

我看了，不觉暗暗惊奇。古来才妓之说，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，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。据这两首诗，虽未必便可称才，然而在闺秀之中，已经不可多得，何况在北里呢。因对采卿道：“这是极力要炼字炼句的，真难为他！”月卿接口道：“这都是柳老爷改过才誉正的。”采卿道：“这里面有两首《野花》诗，我始终未改一字，请你批评批评。”说罢，取过本子去，翻给我看。只见那诗是：

蓬门莫笑托根低，不共杨花逐马蹄。混迹自怜依旷野，添妆未许入深闺。荣枯有命劳嘘植，闻达无心谢品题。

我看到这里，不觉击节道：“好个‘闻达无心谢品题’！往往看见报上，有人登了些诗词，去提倡妓女。我看着那种诗词，也提倡不出甚么道理来。”采卿道：“姑勿论提倡出甚么道理，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，再提倡不迟。”

月卿听说，忽然嗤的一声笑。我问笑甚么。月卿道：“前回有一位客人，叫甚么遁叟，填了一阕《长相思》词，赠他的相好吴宝香，登了报。过得一天，那遁叟到宝香家去，忽然被宝香扭住了不依。”我笑道：“这又为何？”月卿道：“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，念给他听，他听了题目《赠吴宝香调寄长相思》一句，所以恼了，说遁叟造他谣言，说他害相思病了，所以和他不依。”说得我和小云都笑了。我再看那《野花》诗是：

……惆怅秋风明月夜，荒烟蔓草助凄凄。惭愧飘零古道旁，本来无意绽青黄。东皇曾许分余润，村女何妨理俭妆。诨借馨香迷蛱蝶，不胜蹂躏怨牛羊。可怜车马分驰后，剩粉残脂吊夕阳！

我看毕道：“寄托恰合身分，居然名作了。”只见月卿附着采卿耳朵说了两句话。采卿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。我道：“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，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。”采卿道：“倘偶然遇见了，请不必谈起月卿作诗的事。”我道：“作诗又不是甚么坏事，何必要秘密呢？”采卿道：“不是要秘密，是怕他们闹不清楚。”我想起那一班人的故事，不觉又好笑。便道：“也怪不得月卿要避他们，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，实在令人肉麻！”说着，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，略略述了一遍。月卿也是笑不可仰。采卿道：“我教月卿识几个字，虽不是有意秘密，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，不象那堂哉皇哉收女弟子的。”我道：“不错。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甚么侍者收甚么女弟子，弄了好些诗词之类，登在报上面，还有作诗词贺他的。”采卿道：“可不是！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，要借这报纸做他嫖的机关。”我道：“嫖还有甚么机关，这说奇了。”采卿道：“这一班本是寒酸，掷不起缠头，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，算揄扬他，以为市恩之地，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，不敢得罪他；倘得罪了他时，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，这还不是机关么。其实有几个懂得的，所以有遁叟与吴宝香那回事。”

说犹未了，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“客来”，便听得咯蹬咯蹬上楼梯的声音，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。

正是：毁誉方闻凭喜怒，蹒跚又听上梯阶。未知那来人是谁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五十 回

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

那丫头掀帘出去，便听得有人问道：“赵老爷在这里么？”丫头答应在，那人便掀帘进来。抬头看时，却是方佚庐。大家起身招呼。只见他吃的满面通红，对众人拱一拱手，走到席边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你们整整齐齐的摆在这里，莫非是摆来看的？不然，何以热炒盘子，也不动一动呢？”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。佚庐道：“我不是赴席的，是来请客的，请你们各位一同去。”小云道：“是你请客？”佚庐道：“不是我请，是代邀的。”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，吐出舌头道：“三下一刻了。是你请客我便去，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。”月卿插嘴道：“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。外面西北风大得很，天已阴下来，提防下雪。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，到外面去吹了风，不是顽的。”佚庐道：“果然。我方才在外面走动，很作了几个恶心，头脑子生疼，到了屋里，暖和多了。”说着便坐下，叫拿纸笔来，写个条子回了那边，只说寻不着朋友，自己也醉了，要回去了。写毕，叫外场送去。方才和采卿招呼，彼此通过姓名。坐了一会便散席。月卿道：“此刻天要快亮了，外面寒气逼人，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，等天亮了去；或者要睡，床榻被窝，都是现成的。”众人或说走，或说不走，都无一定。只有柳采卿住在城里，此时叫城门不便，准定不能走的。便说道：“不然，我再请一席，就可以吃到天亮了。”小云道：“这又何苦呢。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，难道再要上一回么。”月卿道：“那么各位都不要走，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，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，叫他们醪醪的泡上一壶，我们围炉品茗，消此长夜，岂不好么。”众人听说，便都一齐留下。

佚庐道：“月卿一发做了秀才了，说起话来，总是掉文。”月卿笑道：“这总是识了几个字，看了几本书的不好，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，其实并不是有意的。”小云道：“有一部小说，叫做《花月痕》，你看过么？”月卿道：“看过的。”小云道：“那上头的人，动辄嘴里就念诗，你说他是有意，是无意？”月卿道：“天下哪里有这等人，这等事！就是掉文，也不过古人的成句，恰好凑到我这句话上来，不觉冲口而出的，借来用用罢了；不拘在枕上，在席上，把些陈言老句，吟哦起来，偶一为之，倒也罢了，却处处如此，哪有这个道理！这部书作得甚好，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。”采卿道：“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作的，福建人本有这念诗的毛病。”小云忽然呵呵大笑起来。众人忙问他笑甚么。小云道：“我才听了月卿说甚么疵瑕，心中正在那里想：‘疵瑕者，毛病之文言也。’这又是月卿掉文。不料还没有想完，采翁就说出‘毛病’两个字来，所以好笑。”说话间，丫头早把火盆生好，茶也泡了，一齐送了进来，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。

佚庐与采卿谈天，采卿又谈起被骗一事。佚庐道：“我们若是早点相识，我断不叫采翁去上这个当。你道齐明如是个甚么人？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，却不以成衣匠为业，行径是个流氓，事业是靠局赌。从前犯了案，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；出来之后，又被我办过他一回。”采卿道：“办他甚么？”佚庐道：“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，说是李中堂家里的帐房，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，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，再定价钱。这两艘小轮船，到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，自然要应酬他，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；他们也回请我，却是吃花酒。吃完之后，他们便赌起来，邀我入局。我只推说不会，在旁边观看，见他们输赢很大，还以为他们是豪客。后来见一个输家输的急了，竟拿出庄票来赌，也输了，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。我心里才明白了，这是明明局赌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，要来引我。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，岂肯上你的当。然而单是避了你，我也不为好汉，须给点颜色你看看。当夜局散之后，我便有意说这赌牌九很有趣，他们便又邀我入局。我道：‘今天没有带钱，过天再来。’于是散了。

我一想，这两艘小轮船，不必说是不买的了，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。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那个图样，虽是我自己动手，不费本钱，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；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，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。我被他们如此玩弄，哪里肯甘心。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了，我便向他要七十两画图银，请他们来看图。明如邀我出去，我只推说有事，一连几天，不会他们。于是齐明如又同了他们来，看过图样，略略谈了一谈船价。我又先向他要这画图钱。齐明如从中答应，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，又约定了是夜开局。我答应了，送了他们去。到了时候，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两的庄票。看看他们一班人都齐了，我推说还有点小事，去去就来。出来上了马车，到后马路照票，却是真的。连忙回到四马路，先到巡捕房里去。那巡捕头是我向来认得的，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，叫他捉人；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、巡捕，跟我去捉人。我和那探捕约好，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，被他跑了一个，也不值得，不如等我先上去，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，如果他们人齐了，我掷一个酒杯下来，这边再上去，岂不是好。那探捕答应了，守在门口。我便走了上楼，果然内中少了一个人，问起来，说是取本钱去的。一面让我点菜。俄延了一会，那个人来了，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，嘴里嚷道：‘今天如果再输，我便从此戒赌了！’我看见人齐，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，走到栏杆边，轻轻往下一丢，四五名探捕，一拥上楼，入到房间，见人便捉。我一同到了捕房，做了原告。在他们身边，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、假金条。捕头对我说：‘这些假东西，告他们骗则可以，告他赌，可没有凭据。’说时，恰好在那皮夹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。我道：‘这便是赌具。’捕头看了看，问怎么赌法。我道：‘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，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。’捕头疑讶起来，拿起骰子细看。我道：‘把他打碎了，这里面有铅。’捕头不信。我问他要了个铁锤，把骰子磕碎了一颗，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，骨碌碌滚到地下，却不是铅，是水银。捕头这才信了。这一个案子，两个合肥人办了递解；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，期满驱逐出境，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，只办了个监禁半年。你想这种人结交出甚么好外国人来。”

采卿道：“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，可有甚么法子去找他？”佚庐道：“往哪里找呢？并且找着了也没用。我们中国的官，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，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。”德泉道：“打官司只讲理，管他甚么外国人不外国人！”佚庐道：“有那许多理好讲！我前回接了家信，敝省那里有一片公地，共是二十多亩，一向荒弃着没用，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，四两银子一亩，卖给了一个外国人。敝省人最迷信风水，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，造了房子，与甚么有碍的。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，便往县里去告。提那土棍来问，已经卖绝了，就是办了他，也没用。众人又情愿备了价买转来，那外国人不肯。众人又联名上控，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。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。那公地旁边，本来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，单靠这公地做出路的。他这一造房子，却把出路塞断了，众人越发急了。等那委员到时，都拿了香，环跪在委员老爷跟前，求他设法。”佚庐说到这里，顿住了口道：“你几位猜猜看：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？”众人听得正在高兴，被他这一问，都呆着脸去想那办法。我道：“我们想不出，你快说了罢。”佚庐道：“大凡买了贼赃，明知故买的，是与受同科；不知误买的，应该听凭失主备价取赎。这个法律，只怕是走遍地球，都是一样的了。地棍私卖公地，还不同贼赃一般么。这位委员老爷，才是神明父母呢，他办不下了，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，一齐都卖给了那外国人算完案。”

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，不能赞一词。

佚庐又道：“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，还有一种人，他怕得很有趣的。有一个人为了的一件事去告状，官批驳了，再去告，又批驳了。这个人急了，想了个法子，再具个呈子，写的是‘具禀教民某某’。官见了，连忙传审。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，官问他：‘你是教民，信的是甚么教？’这个人回说道：‘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。’官倒没奈他何。”说的众人一齐大笑。

当下谈谈说说，不觉天亮。月卿叫起下人收拾地方，又招呼了点心，众人才散，其时已经九点多钟了。我和德泉走出四马路，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，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。便回

到号里，略睡一睡。是夜便坐了轮船，到南京去。

到家之后，彼此相见，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，不必多赘。停顿下来，母亲取出一封信，及一个大纸包，递给我看。我接在手里一看，是伯父的信，却从武昌寄来的。看那信上时，说的是王俎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，前回借去的三千银子，已经写信托他代我捐了一个监生，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，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，连利钱算上，已经差不多。将来可以到京引见，出来做官，在外面当朋友，终久不是事情。云云。又叙上这回到湖北，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，现在还没有差使。我看完了，倒是一怔。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、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，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。我道：“拿着三千多银子，买了两张皮纸，这才无谓呢；又填了我的名字，我要他做什么！”母亲道：“办个引见，不知再要化多少？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，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。”我道：“继之不在这里，我敢说一句话：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！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，才可以求得着差使；又要将良心搁过一边，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，才弄得着钱。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，怎么好做官！”母亲道：“依你说，继之也卑污苟贱的了？”我道：“怎么好比继之。他遇了前任藩台同他有交情，所以样样顺手。并且继之家里钱多，就是永远没差没缺，他那时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。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，他那上运司衙门，是底下人背了包裹，托了帽盒子，提了靴子，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；见了下来，又换了便衣出来。据说这还是好的呢，那比张鼎臣不如的，还要难看呢。”母亲道：“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？”我道：“看着罢，碰个机会，转卖了他。”母亲道：“转卖了，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，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不要紧，只要到部里化上几个钱，可以改的。”母亲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是那个要买，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？”我道：“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赈捐，到了此刻，已成了强弩之末，我看不到几时，就要停止的了。到了停止之后，那一班发官迷的，一时捐不及，后来空自懊悔，倘遇了我这个，他还求之不得呢。到了那时，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。”姊姊从旁笑道：“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，处处打算赚钱，非但不愿意做官，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。”我笑道：“我这是退不了的，才打算拿去卖；至于拿官当货物，这个货只有皇帝有，也只有皇帝卖，我们这个，只好算是‘饭店里买葱’。”当下说笑一回，我仍去料理别的事。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不知不觉，早又过了新年，转瞬又是元宵佳节，我便料理到汉口去。打听得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。此时怡和、太古两家，南京还没有趸船，只有一家，因官场上落起见，是有的。我便带了行李，到怡和洋篷上去等。等不多时，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，往上水驶来，却是有趸船一家的。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，早知如此，便应该到他那趸船去等，也省了坐划子。正想着时，洋篷里的人，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。那船也渐驶渐近了，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。谁知那船一直上驶，并不停轮。我向来是近视眼，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，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，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。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，有人说是这个，有个说是那个，有个说断不是那个，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。然而为甚么一直上驶，并不停轮呢？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：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事，运兵上去的；有个说是不知专送甚么大好老到哪里的；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，没有货，所以不停泊的。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，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，在江心停轮。这边的人，纷纷上了划子船，划到轮船边上去。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。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，船又开行了。我找了一个房舱，放下行李，走出官舱散坐，和一班搭客闲谈，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，各人也都不解。恰好那里买办走来，也说道：“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，并且开足了快车。我们这元和船，上水一点钟走十二英里，在长江船里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。我们在镇江开行，他还没有到，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。”旁边一个帐房道：“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，你不看他轻飘飘的么，船轻了，自然走得快些。但不知到底为了甚么事。”当下也是胡猜乱度了一回，各自散开。

第三天船到了汉口，我便登岸，到蔡家巷字号里去。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，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。

正是：直溯长江翻醋浪，谁教平地起酸风？不知传说甚么新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一回

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

耳边只听得那些汉口人说甚么，吃醋吃到这个样子，才算是个会吃醋的；又有个说，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，才做得起夫人；又有个说，这有甚么希奇，只要你做了督办，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。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。一直走到字号里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，不消细说。我稽查了些帐目，掉动了两个人。与众人谈起，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，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，当作新闻传说，说甚么吃醋吃醋；

照我看起来，这场醋吃的，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！

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，总公司在上海，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。这回那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，这里分公司的总理，自然是巴结他的了。那一位督办，年纪虽大，却还色心未死。有一天出门拜客，坐在轿子里，走到一条甚么街，看见一家门首，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生得十分标致。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回到分公司里，便说起来。那总理要巴结他，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，着人去打听。打听了几天，好容易打听着了，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，要代督办讨他做小。汉口人最是势利，听见说督办要，如何不乐从。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，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。总理听说，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，当面和他商量，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，等督办看过，看得果然对了，另有法子商量；虽然许了人家，也不要紧的。这是那总理小心，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，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。那姑娘的老子道：“他女孩子家害臊，怕不肯来，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。”又指着一个窗户道：“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，我们约定了时候，等吃大菜时，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，又不要当面看他。”那姑娘的老子答应着，约了时候去了。回到家里，和他婆子商量。如何骗女儿去呢？想来想去，没有法子，只得直说了。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，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，欢喜得甚么似的，一口便答应了。

到了明天，一早起来，着意打扮，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，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。打扮好了，便盼太阳落山。到了下午四点钟时，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笼似的小轿子，叫女儿坐了；自己跟在后头，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。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。那看门的人，都是总理预先知照过的，所以并无阻挡。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，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，俄延了半晌。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，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户的一把椅子上。此时吃的是英腿蛋，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，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，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，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，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；谁知手忙脚乱，把蛋送歪了，在胡子上一碰，碰破了那蛋，糊的满胡子的蛋黄，他自己还不觉着。抬头看见那美人，正在笑呢。回头对总理道：“莫非我在这里做梦？”总理道：“明明在这里吃大菜，怎么是做梦。”督办道：“我前天看见的那姑娘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还不是做梦么。”

说完，再回头看时，已不见了。

督办道：“可惜，可惜走了。不然，请他来吃两样。想他既然来得，想来总肯吃的。”总理听了，连忙亲自离座，出来招呼，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。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道：“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，但不知他肯吃不肯？”他老子道：“督办赏脸，哪里敢说个不字，你家。姑娘进去罢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总理进去，也不懂得叫人，也不懂得万福，只远远的靠桌子坐下。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。总理对那姑娘说道：“这是本公司的督办。”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，嗤的一声笑了；连忙用手帕掩着口，尽

情狂笑。那督办一怔道：“笑甚么？莫非笑我老么？”那姑娘忍着笑，轻轻的说道：“胡子。”只说得两个字，又复笑起来。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，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，流到胡子尖儿上，凝结得圆圆儿的，倒象是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，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。因说道：“胡子脏了。”便回头叫手巾。谁知蛋黄有点干了，擦不下来。当差的送上洗脸水，方才洗净了。

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，送到那姑娘跟前。督办便道：“请吃汤。”那女子又掩着口，笑了一会道：“我们湖北汤是喝的，不是吃的。”又道：“拿盘子盛汤，回来拿么子盛菜？”说罢，拿起汤匙喝汤，却把汤匙碰得那盘子砰訇砰訇乱响。喝完了，还有点底子，他却放下汤匙，双手拿起盘子来喝，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。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，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。那姑娘道：“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，你家。”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分付，把各人的菜先停一停，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，好等后来一齐吃，一齐完，于是收了汤盘上去，送上一盘白汁鳊鱼来。那姑娘怔怔的道：“怎么没得筷子？”督办道：“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，不用筷子。”说罢，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，演给他看。那姑娘果然如法泡制吃了。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，只得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。总理暗想：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，今天岂可以叫他尽着闹笑话。又不便教他，于是又分付当差的，以后只拣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。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。谁知到后来，吃着一样纸围鸽，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，舐了几舐。一时吃毕，喝过咖啡，大家散坐。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，都各自办事去了。那姑娘也告辞走了。

此时只有督办、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。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。三人散坐闲谈。那舅老爷便道：“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？粗得很！”督办道：“这是女孩子的憨态，要这样才有意味呢。”总理方才看见情形，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，今得了此言，便放下了心。因自献殷勤，把如何去打听，如何挽人去说，如何叫他来看，一一都说了。又道：“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，我想只要给他点银子，叫他退了婚，他们小户人家，有了银子，怕他不答应么。并且可以许他女婿，如果肯退婚时，看他是个甚么材料，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。我想又有了银子，又有了事情，他断乎不会不肯的。”督办听了一番言语，只快活得眉花眼笑，说道：“多谢！费心得很！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，求你要办就从速办，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。”总理道：“就是说成了，也要看个日子啊。”督办笑道：“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，还信这个么。说定了，一乘轿子抬了来就完了。”总理连连答应。当下各自散开。

不提防那舅老爷从旁听了，连忙背着督办，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，译成电码，到电报局里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姊姊去了。他姊姊是谁？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。那夫人比督办小了二十多岁。督办本来是满堂姬妾的了，因为和官场往来，正室死了之后，内眷应酬起来，没有个正室不象样子，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。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，成亲的第三天，便和督办约法三章，约定从此之后，不许再娶姨太太。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，心中无限欢喜，自然一口应允了。夫人终是放心不下，每逢督办出门，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。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，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，恐怕他在外头胡混。

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，不觉酸风勃发，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，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。叫人到公司里去问，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。去了一会，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，今天上午到了一艘，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。夫人低头想了一想，便叫人预备马车，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，带了两个老妈子，坐上马车，直到本公司码头上，上了那长江轮船，入到大餐间坐下，便叫请船主，请买办，谁知都不在船上。夫人恼了，叫快去寻来。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，如何敢违拗，便忙着分头去寻。此时已是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，夫人等得十分焦躁。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，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。见了夫人，自然脱帽为礼。怎奈言语不通，夫人说的话，船主一句也听不懂。船主便叫了西崽来传话，那西崽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，说不完全。夫人气的三尸乱暴，七窍

生烟。船主虽然不懂话。气色是看得出来的，又不知他恼些甚么。那西崽传话，只传得一句，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；问他为着甚么事，西崽又闹不清楚。船主一想，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崽好点，便叫西崽去叫管事，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。

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。夫人一见了，便冷笑道：“好买办！督办整个船交给你，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！万一有点小事出了，这个干纪谁担戴得起来！”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，只垂了手，说得两个“是”字。夫人又道：“我有要紧事情，要到汉口。你替我传话，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，我赏他三千银子，叫他辛苦一次。”买办听了，不知是何等要事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开船是容易，夫人说一声，怕他敢不开！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，要等明天起完了货，才可以开得呢。”夫人怔了一怔道：“就带着这货走，等回头来再起，不一样么？”买办想了一想道：“带着货走是可以的，只是关上要罗唆。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，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；等回头来，那边又要出口税，这边又要进口税：我们白白代人上那些冤枉税，何犯着呢。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，不比洋货，仍复退出口有退税的例。单是这件事为难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和船主说说看，可有甚么法子商量。”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，赏他三千银子的话。说了，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，和他商量。船主听说有三千银子，自然乐从。又想了一想道：“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，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；起完了就可以开船。随便甚么大事，也不在乎这一夜。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，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。”买办道：“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，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。”船主点头称是。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。夫人道：“好，好！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，一面多叫小工，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。”买办听了，方答应一个“是”字，回身要走。夫人又叫住道：“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，我再赏你一千银子。快去干罢。”买办答应了，连忙出来，自己到公司里说知原委。公司执事人听得督办夫人要开船，不知是何等大事，哪里敢违拗，只得援例请关，报关出口。那买办又分投打发人去开栈房门，又去找管舱的，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；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伙、二伙，大车、二车，叫一律回船预备；大伙回来了，便叫人传知各水手，大车回来了，便叫人传知各火夫：一时间忙乱起来。偏偏栈房开了，货舱开了，小工也到得不少了，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得来。当时帐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，买办把他叫来，当了收筹脚色；然而只管得一个舱口，还有一个，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。好忙呀，顿时乱纷纷，呀许之声大作！

看官，大凡在船上当职事的人，一到了码头，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：也有回家的，也有打茶围、吃花酒的，也有赌钱的，也有吃花烟的，也有打野鸡的，也有看朋友的。这是个船上如此，个个船上的人如此，不足为奇的。但是这几种人之中，那回家的自然好找；就是嫖的赌的，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；那看朋友的，虽然行无定踪，然而看完了朋友，有家的自然回家，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，没有家的，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；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，最是无处追寻。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，船到了之后，别人都上岸去了，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；到了晚上收了工，焉有不上岸之理。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，约定同去打野鸡，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，只是找不着。这买办和那帐房，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，直到船开了出口，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。

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那一千银子，叫了工头来，要他加班，只要能在四点钟以前清了舱，答应他五十元酬谢。工头起初不肯，后来听见有了五十元的好处，便应允了。叫人再分投去叫小工，加班赶快。船主忽然想起，又叫人去把领港的找了回来。

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。到半夜里，忽然想想，叫一个老妈子来，交给他一个钥匙，叫他回公馆里去，”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两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，和我一起到汉口去；这个钥匙，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六十五号皮箱，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，和我拿得来，钥匙带好。”老妈子答应去了。过了一点钟的时候，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。老妈子扶到船上，与夫人相见，交代了拜匣、钥匙，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，告诉了

一遍。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，夫人接了电报，众人都不曾知道，只知道夫人乘怒坐了马车出门，又不知到哪里去的；及至马夫回来说起，方才知，又不知为了甚么，要干甚么，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，金姨太太方才明白。陪着夫人闲谈，一会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看，一会怕冷了，又退了回来。要睡哪里睡得着，只好坐在那里，不住的掏出金表来看时候。真是‘有钱使得鬼推磨’，到了四点一刻钟时候，只见买办进来说：“货起完了，马上开船了。”果然听得起锚声，拔跳声，忽的汽筒里呜呜的响了一声，船便移动了。此时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时候，乘着下半夜的月色，鼓轮出口，到了吴淞，天色方才平明。这夫人的心，方才略定。

正是：老夫欲置房中宠，娘子班来水上军。要知走了几时方到汉口，到汉口之后，又是什么情形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二回

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

当下出了吴淞口，天色才平明。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。到十点钟时起来，梳洗过了。西崽送上牛奶点心，用过之后，夫人便叫西崽去叫买办来。一会儿买办来了，垂手请示。夫人在描金拜匣里，取出一千两的一张票子来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你辛苦了一夜，这个给你喝杯酒罢。你去和我叫船主来。”买办看见了银票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忙请了一个安，说“谢夫人赏”，便伸手取了。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，不觉好笑。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，一会儿进来，回道：“船主此刻正在那里驶船，不能走开，等下了班就来。”夫人道：“那么你代我给了他罢。”说罢，又在描金拜匣里，取出一张三千两的银票来，放在桌上，买办便拿了去。到了十二点钟，西崽送上大餐，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。只见船主和买办，在窗户外面幌了一幌去了，夫人也没做理会。一会吃完了大菜，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。那船主满面笑容，脱下帽子，对着夫人叽咕叽咕的说了两句。买办便代他传说道：“船主说，谢夫人的赏赐！他祝夫人身体康健！”夫人笑了一笑道：“你问他，我们沿路不要耽搁，开足了快车，几时可以到汉口？”买办问了船主，回道：“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得。因为是个空船，不敢十分开足了车，恐怕船要颠播。”夫人着急道：“我不怕颠播；那怕把船颠播坏了，有督办担当。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，不要误了我的事！”买办和船主说了，船主只得答应了，和买办辞了出来。此时是大伙的班，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伙说知；大伙便发下快车号令。大车听了号铃，便把机器开足，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。所过各处码头，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，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，谁知那船理也不理，一直过去了。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。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，嘻嘻哈哈的说着笑。

果然好快船，走了两天半，早到了汉口了。汉口趸船上的人，远远望见了来船，便扯起了旗子。众人望见来船甚轻，都十分疑讶。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，不解是何缘故。来船驶近趸船，相隔还有一丈多远，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，和趸船司事招呼，高声说道：“快点预备轿子！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。”司事吃了一惊，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呢大轿及总理的蓝呢官轿请来，当差人等飞奔的去了。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，满趸船上张挂起来。一面将闲杂人等，一齐驱散；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，换了衣帽，拿了手本，来船还隔着一尺多远，便一跃而过，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，恭迎宪太太、宪姨太太。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，督办不免吃了一惊，不知为了甚事。

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，次日一早，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，叫他去找着原媒，去说退亲，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。”他若是肯退，我这里贴还他一百吊钱，并且在公

司里面安置他一个事；他若是不肯，我却另有办法。”那姑娘的老子，连连答应着去了。到了下午，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，却是个白脸小后生。见了总理，便抢上前，打了个扞道：“谢你家栽培！”总理只伸了一伸手，问那姑娘的老子道：“他就是你的女婿么？”姑娘的老子道：“起头是我的女婿，此刻他退了亲，就不是的咧，你家。”总理问那后生道：“你是肯退亲了么？”后生道：“莫说还没成亲的，就是成过了亲，督办说要，那个敢道个不字，你家。”总理笑了一笑，叫当差的到帐房取一百吊钱来。总理又问后生道：“你向来做甚么的？”后生道：“向来在森裕木器店里当学徒，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可是学木匠？”后生道：“不是。他家的木器，都是从宁波运来的。”总理道：“那么是学写算？”后生道：“是，你家。”说话时，当差的送来一百吊的钱票。回道：“师爷问，出在甚么帐上？”总理想了一想道：“一百吊钱，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。”当差答应“是，”回头就走。总理又叫“来”，当差回来站住。总理出了一会神道：“再去拿一百吊来。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，我再想法子报销。”当差答应去了。总理把钱票给与后生道：“这里一百吊钱，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。”后生连忙接了，又打了个扞道：“谢你家！”总理道：“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。你常来走走，我觑便看公司的职事有缺，我派你一个事情。”后生又忙打了一个扞道：“谢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没事你先去罢。”后生道：“是，你家。”遂退了出来。

恰好当差取到一百吊钱票子，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道：“这个给你做聘金。三两天里头，督办就来娶的。”姑娘老子道：“这是多少？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一百吊。”姑娘老子陪笑道：“请你家高升点罢，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，后来的福气正长呢，此刻争甚么。”姑娘老子道：“是，你家。高升点，你家。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，受了他家二十吊钱定礼；此时退了亲，这二十吊就要退还他了，你家一百吊，我只落了八十吊，你家。请高升点，你家。”总理道：“那么那二十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。”姑娘老子陪笑道：“谢你家。再请高升点，你家。你家不在乎此，你家。”总理被他辩不过，又给了他五十吊的票子，方才罢休。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娶，他方才退去。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，督办自是欢喜。

一时合公司都忙起来。你想督办要娶姨太太，那一个不趋承巴结！还有那赶不上巴结的，引为憾事呢。这里乱烘烘的忙着，那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。到了后天，一切事情都妥当了，只等傍晚去迎娶。总理把自己的一乘蓝呢官轿，换上红绸轿帷，在轿顶上打叉儿披了两条红绿彩绸。恰好停妥下来，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，要这乘轿子去接。总理听了一想，这是预备的喜轿，不宜再动，且去借一乘官轿来罢。交代当差的去了，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，走到趸船上去迎接。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，前门在街上，后面就是大江，所以不出大门一步，就到了江边。一时到了趸船，跨过船上去，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。总理这才想起，不曾拿手本，忙着叫当差去取，自己等在船上。买办连忙过来招呼，让到官舱里坐等。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，已有七八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。总理问起宪太太几时动身，为着甚事，何以不先给一个信。买办道：“到底不知为了甚事。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，货还没有起完，到了半夜里，忽然宪太太来了，风雷火炮的一阵，马上就要开船，脸上很带点怒色。”总理吃了一惊道：“为甚么？”买办道：“不知道啊。”道犹未了，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“传伺候。”总理、买办两个连忙出来，只见两位宪太太，已经在上层梯子下来了。总理、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。谁知那位宪太太，正眼也不看一看；倒是那宪姨太太，含笑点了点头。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，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宪太太上轿，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，急急过了跳板，步上码头，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。此处公司办事人，是备有衣帽的，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。不一会，宪太太轿子到了，在花厅门口下轿，姨太太也下轿，先后都到花厅里，和督办厮见，总理及各人方才退去回避了。

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。夫人一见了面，便对督办冷笑道：“哼！办得好事！”督办听说夫人来了，早有三分猜到这件事泄漏了；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，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，就猜到了五分，然而不知他怎生知道的。此时见面，见了这个情形，已是十分猜透。

猛然想起这件事，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，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。舅老爷不好意思，把头一低。夫人道：“新姨娘几时过的门？生得怎么个标致模样儿？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。”督办道：“哪里有这个事！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。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？”夫人冷笑道：“你要办这个事，除非我眼睛瞎了，耳朵聋了！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，要硬逼着人家退亲，就是有势力，也不是这等用法！”督办猛吃一惊，暗想难道这些枝节，也由电信传去的？因勉强分辩道：“这个不过说着玩的一句笑话，哪里人家便肯退亲！”夫人听说，望着舅老爷，怔了一怔。舅老爷望着夫人，把嘴对着花厅后面，努了一努。夫人道：“有话便说，做这些鬼脸做甚么！”舅老爷把头一低，默默无言。夫人站起来道：“金姨，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。”说着，扶了老妈子先走，姨太太也跟着进去。夫人走到花厅后进，只见三间轩敞平屋，一律的都张灯结彩，比花厅上尤觉辉煌，却都是客座陈设，看不出甚么，也没有新姨，只有几个仆人，垂手侍立。回头一望，院子东面有个便门，便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另外一个院落，种的竹木森森，是个花园景致。靠北有三间房子，走进去一看，也是张着灯彩，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。有两个老妈子，过来相见招呼。这两个老妈子，是总理新代雇来，预备粗使的，村头村脑，不懂规矩，也不知是督办太太。夫人问道：“新姨娘呢？”老妈子道：“新姨娘还没娶过来，听说要三点钟呢，你家。你家请屋里坐坐罢，这边是新房，你家。”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，夫人进去一看，一式的是西式陈设：房顶上交纵横，绷了五色绸彩花，外国床上，挂了湖色绉纱外国式的帐子，罩着醉杨妃色的顾绣帐檐，两床大红鹦哥绿的绉纱被窝，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，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；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，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屏镜，旁边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，一瓶兰花香水。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，牙梳、角抿，式式俱全，还有两片柏叶，几颗莲子、桂圆之类；再拉开大抽屉一看，是一匣夹边小手巾，一叠广东绣花丝巾，还有一绞粉红绒头绳。不觉转怒为笑道：“这班办差的倒也周到！”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。再看过去，梳妆台那边，是一排外国椅子；对着椅子那边，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；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，上面用哥窑白磁盆供着一棵蟹爪水仙花，盆上贴着梅红纸剪成的双喜字。

猛抬头看见窗外面一个人，正是舅老爷，夫人便叫他进来。舅老爷进来笑道：“姊姊来得好快！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工夫，不然，还有戏看呢。那时生米成了熟饭，倒不好办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刻怎样？”舅老爷道：“此刻说是不娶了，姊夫已经对总理说过，叫人去回了那家。但不知人家怎样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刻姊夫在哪里？”舅老爷道：“步行出去了，不知往哪里去的。”夫人听说，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，步出花厅，舅老爷也跟在后面。

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。夫人冷笑道：“好个说着顽的笑话！里面新房也是摆着顽的笑话么？”督办涎着脸道：“这是替夫人办的差。”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嗤的一声笑了。舅老爷道：“其实姊夫并无此心，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。”督办乘机又涎脸道：“就是这句话。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，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，不敢要么。”说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。夫人却正颜厉色的对舅老爷说道：“叫他们叫总理来！”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，便一迭连声的叫“传总理”。

原来这位夫人，向来庄重寡言，治家严肃，家人们对了夫人，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，所以一听了这话，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，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。一会儿总理到了，捏手捏脚的走上来，对夫人请了个安，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。督办便让他坐。他只在下首，斜签着坐了半个屁股。夫人歇了半天，没有言语，忽然对着总理道：“督办年纪大了，要你们代他活的不耐烦！”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，挺着腰，两个眼睛看着鼻子，回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这三个“是”字一说，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嗤一声笑了出来，督办也笑了，舅老爷一想也笑了；总理自己回想一想，满脸涨的绯红。夫人又敛容正色道：“你们为着差使起见，要巴结督办，那是我不来管你；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，甚么事情不好干，甚么东西不好送，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。可是你代他活的不耐烦？”总理这才回道：“卑职不

敢。”夫人道：“别处我不管，以后督办到了汉口，走差了一步，我只问你！”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。督办着实代他难过，因对他说道：“你有公事，请便罢。”总理巴不得一声，站起来辞了就走，到了外面，已是吓的汗透重裘了。

过了一天，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，夫人率领金姨太太，押着督办下船，回上海去了。他们下船那一天，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。这公司里面，地大人多，知道了这件事，便当做新闻，到外头来说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不到半天，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，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。

我在汉口料理各事停当，想起伯父在武昌，不免去看看。叫个划子，划过对江，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，都说是新年里奉了札子，委办宜昌土捐局，带着家眷到差去了。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。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，何以有带家眷之说，实在不解。

即日趁了轮船，沿路到九江、芜湖一带去过，回到南京。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，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，谈了一回天，提着灯笼回家。走过一条街上，看见几团黑影子，围着一

炉火，吃了一惊。走近看时，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，口中唧喳有声；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，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。我走到近时，几个人一齐站起来。

正是：怪状奇形呈眼底，是人是鬼不分明。不知那几个是甚么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三回

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

那几个人却是对着我走来，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，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。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，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，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，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，一个满面烟容，火光底下看他，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，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，方才想着是冬防查夜的，那两根不是竹竿，是长矛。不觉叹一口气，暗想这还成了个甚么样子。不觉站住了脚，回头看他，慢慢的见他走远了。

忽听得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：“卖圆子咧！”接着又咕哝道：“出来还没做着二百钱的生意，却碰了这几个瘟神，去了二十多个圆子，汤瓢也打断了一个！”一面唠叨，一面洗碗。猛然又听得一声怪叫，却是那几个查夜的在那里唱京调。我问那卖汤圆的道：“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么？怎么说去了二十几个？”卖汤圆的道：“给钱！不要说只得两只手，就再多生两只手，也拿他不动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何不同他理论？”卖汤圆的道：“哪里闹得他过！闹起来，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，说你犯夜。”我道：“何不到局里告他呢？”卖汤圆的道：“告他，以后还想做生意么！”我一想，此说也不错，叹道：“那只得避他的了！”卖汤圆的道：“先生，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，出来做生意要喊的，他们就闻声而来了。”我听了不觉叹气，一路走回家去。

我再表明一遍，我的住家虽在继之公馆隔壁，然而已经开通了，我自己那边大门是长关着的，总是走继之公馆大门出进的。我走进大门，继之的家人迎着说道：“扬州文师爷来了，住在书房里。”我听了，便先到书房里来，和述农相见，问几时到的，为甚事上省。述农道：“下午傍晚到的，有点公事来。”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。我道：“三五天里面，也打算动身了。我打算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，再到衙门里去。”述农道：“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呢。听见继之说，打算请你到广东去。”我道：“也好。等我多走一处地方，也多开一个眼界。”说罢，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，然后再出来和述农谈天。我说起方才遇见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。述农道：“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，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，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

的？他们穿了号衣出来，白吃两个汤圆，又算得甚么！你不知道这些营兵，有一个上好徽号，叫做当官强盗呢。近边地方有了一个营盘，左右那一带居民，就不要想得安逸。田里种的菜，池里养的鱼，放出来的鸡子鸭子，那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携取，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。过往的乡下妇女，任凭他调笑，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。你要看见那种情形，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。头回继之托你查访那罗魏氏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，你访着了没有？”

我道：“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，哪里访得着。”述农道：“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说起这件事，倒可以做一部传奇。”我道：“是怎样访着的？继之可曾知道？”述农道：“我这回来在镇江访着的，继之还不曾得知。”我道：“扬州的事何以倒到镇江去访得来，这也奇了！”

述农道：“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，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。这回到镇江，遇了几个朋友，盘桓了几天，天天上他那馆子，就被我问了个底细。原来这罗魏氏不是个东西！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。他家本是个盐商，自从废了纲盐，改了票盐之后，他家也领了有二十多张盐票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。罗魏氏本来生过一个儿子，养到三岁上就死了。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。就在近支里面，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。罗魏氏自从丈夫死后，便把一切家政，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。那一班人得到事权到手，便没有一处不侵蚀，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样子了。把那些盐票，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，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。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，只得弃置在一旁。那租出去的，慢慢把租费拖欠了，也没有人去追取。大凡做盐商的，向来是阔绰惯了，吃酒唱戏，是他的家常事。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，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，只要三天自己家里没请客，便闹说饥荒了、寒尘了。”

“当时罗荣统还是小孩子，自然不懂得。及至那锦绣帷中，弦歌队里长大起来，仍然是不知稼穡艰难，混沌沌的过日子。他家里有个老家人，看不过了，便觑个便，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，又把家里的弊病，逐一说了出来。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，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，罗荣统也慢慢留起心来，到帐房里留意稽查。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，竟查出好些花帐来。无奈管帐的、当事人的，都是他的娘舅、姨夫、表兄之类，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，也是仰承他母亲鼻息的，哪里敢拿他怎样。只好去给他母亲商量，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，说‘我青年守节，苦苦的绷着这个家，抚养你成人，此刻你长成人，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！’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，吓得不敢则声，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。那老家人倒有主意，说道：‘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，然而放着不用，也同没有一般。此刻家里闹拮据了，外面看着很好，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象样子了，哪里还能办盐！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，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，或者可以典借几万银子，逐渐把盐办起来，等办有起色，再取赎回来，慢慢的整顿，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，仍旧自己办。趁着此时动手，还可望个挽回；再过几年，便有办法，也怕来不及了。然而要办这件事，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；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，非下辣手不行。还有一层：去了这几个，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，方才妥当。‘主仆两个，安排计策，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，查了好几件出来；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，前来接事。一面写了一张呈子，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。约定了日子，往江都县去告。连衙门上下人，都打点好了，只等呈子进去，即刻传人收押，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。也是合当有事，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，只有一个小书僮在旁，也算是机密到极处的了。一天，书僮到帐房里去领取工钱，不知怎样，碰了个钉子。这书僮便咕哝起来，背转身出去，一路自言自语道：‘此刻便是你强，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，看你还强到那里！’这句话却被那帐房听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听不清楚，便喝叫仆人，把书僮抓了回来，问他说甚么。那帐房本来是罗魏氏的胞兄，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爷，平日仗着妹子信用，作威作福，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，被那书僮咕哝了，如何不怒！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，益发动了真火，抓了回来，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，问他说甚么。书僮吓的不敢言语，只哀哀的哭。舅太爷又很很的踢了两脚，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；再不说，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。”

“这十来岁的小孩子，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，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却又说不甚清楚。舅太爷听了，暴跳如雷，喝叫捆了书僮，径奔上房来，把书僮的话，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。罗魏氏不听犹可，一听了这话，只气得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一迭连声，喝叫把畜生拿来。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。荣统知道事情发觉，吓得瑟瑟乱抖，一步一俄延的，到了上房。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，千畜生、万畜生的骂个不了。又说：‘我苦守了若干年，守大了你，成了个人，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，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！你是个过继的，要是我自己生的，我今天便刚了你！’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。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，到书房里去搜。把那呈子搜了出来，舅太爷念了一遍，把罗魏氏气一个死！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，先痛打了一顿；然后送到县里去，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；又在禁卒处化上几文，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，不知怎样送了，报了个病毙。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，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，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，先存下案，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。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，做好做歹，保了出来，把他囚禁在家里。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，便送他一回不孝。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。”

我道：“天下事真无奇不有！母子之间，何以闹到如此呢？”

述农道：“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，那才奇呢。有一天，县里接了一个呈子，是告一个盐商的，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，某年陷某处，某年掠某处，都叙得原原本本。叙到后来，说是克复南京时，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，又到某处地方，劫了一笔巨赃，方才剃了头发，改了名字，冒领了几张盐票，贩运淮盐。此时老而不死，犹复包藏祸心，若不尽法惩治，无以彰国法云云。继之见他告得荒唐，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，又没有指出证据，便没有批出来。那些盐商，时常也和官场往来，被告的这个，继之也认得他，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。有一日，遇见了他，继之同他谈起，有人将他告了。他听了很以为诧异。过一天，便到衙门里来拜会，要那呈子来看。谁知他只看得一行，便气的昏迷过去，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。立刻传了官医，姜汤开水，一泡子乱救，才把他救醒过来。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？你猜他为甚么来？”

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快说罢。”述农站起来，双手一拍道：“这具名告他的，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！你说奇不奇！”我听了，不觉愕然道：“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，莫不是疯了！”

述农道：“总而言之，姬妾众多，也是一因。据那盐商自己说，有五六房姬妾，儿子也七八个，告他的是嫡出。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，预先把家当分开，每个儿子若干，都是很平均的。他却又每一个妾，另外分他三千银子，正室早亡故了，便没有分着。这嫡出的儿子，不肯甘心，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。末末了，却闹出这个顽意来。”

我道：“这种儿子，才应该送他不孝呢。”

述农道：“何尝不想送他！他递了呈子之后，早跑的不知去向了。”当下夜色已深，各自归寝。

过了两天，述农的事勾当妥了，便赶着要回扬州，我便和他同行。到了镇江，述农自过江去。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，便到上海。管德泉、金子安等辈，都一一相见，自不必说。

一天没事，在门口站着闲看，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，前来诉冤告帮。抬头看时，是一个乡下老头子，满脸愁容，对着我连连作揖，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。我略问他一句，他便唠唠叨叨的，述了一遍。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。据他说是绍兴人，一向在绍兴居住，不曾出过门。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，拿了一百多洋钱，到上海来要办嫁装，便有许多亲戚、朋友、街邻等人，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，这个十元，那个八元，统共也有一百多元，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。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。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，就要回上海去，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，求他指引。那人一口应允，便一同到了上海去，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。那个人会作诗，在船上作了两首诗，到了栈房时，便誊了出来，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，明天报上，便同他登了出来。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。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，剪了两件衣料，到算帐时，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，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，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。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，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，不然，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

这些法门。过了一两天，他写了一封信，交给老头子，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，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，商量做生意；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。

老头子答应了，坐了车子，到了徐家汇，问那学堂时，却是没有人知道。人生路不熟的，打听了半天，却只打听不着。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，这条路又远，只得回去。却又想着，信没有给他送到，怎好拿他的钱坐车，遂走了回去。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。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，自然好走。及至到了租界外面，便道路纷歧，他初到的人，如何认得！沿途问人，还走错了不少路，竟到晚上八点多钟，才回到客栈。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，哎呀！不好了！那个人不见了，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，也没有了，竟是一间空房。连忙走到帐房问时，帐房道：“他动身到苏州去了。”老头子着了急，问他走他的，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。帐房道：“你们本是一起来的，我们哪里管得许多。”老头子急的哭了。帐房问了备细情由，知道他是遇了骗子，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。老头子只得去告了。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，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。他在上海举目无亲，一时又不敢就走，要希冀拿着了骗子，还要领赃，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。

正是：谁知萍水相逢处，已种天涯失路因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四回

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

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，自向别家去了。我回到里面，便对德泉说知。德泉道：“骗个把乡下人，有甚么希奇。藩库里的银子，也有人本事去骗出来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不知是那里的事？”德泉道：“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。说起来，话长得很，这里还象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。先是有两个人，都是县丞班子，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。两个人的名字，我可记不清楚了，单记得一个姓朱的，一个姓赵的，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，非常要好，平日无话不谈。后来姓朱的办了验看，到山东候补去了，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问了。山东藩库里存了一笔银子，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。”忽然一天，来了个委员，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，文书上叙明即交那委员提解来，这边便备了公事，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。谁知过了两个月，那边又来了一角催饷文书，不觉大惊，查察起来，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。只得另外筹了款顶解了过去。一面出了赏格，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，却是大海捞针似的，哪里拿得着。看看过了大半年，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。

忽然一天，姓赵的到了山东，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，说是已经加捐了同知，办了引见，指省江苏；因为惦着老把弟，特为绕着道儿，到济南来探望的。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。明天，姓朱的到客栈里回拜，只见他行李甚多，仆从煊赫，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，长得十分漂亮。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，想起相隔不过几年，何以他便阔到如此，未免歆羡起来。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，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。看见人家阔了，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，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，不足为奇的。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，逛大明湖，盘桓了好几天，老把兄叫得应天响。这天又叫了船，在大明湖吃酒，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。姓赵的叹口气道：‘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，出来当差的，大半都是为贫而仕；然而十成人当中，倒有了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。就以你我而论，办了多少年粮台，从九品保了一个县丞，算是过了一班；讲到钱呢，还是囊空如洗，一天停了差使，便一天停了饭碗。如果不是用点机变，发一注横财，哪里能够发达。’姓朱的道：‘机变便怎样？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。’姓赵的道：‘机变是要随机应变的，哪里教得来。’姓朱的道：‘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机变，告诉我一点，就是指教了。’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，有点醉了，便正色道：‘老弟，我

告诉你一句话，只许你我两个知道，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。”说着，便附耳说道：“老把弟，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？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。我当着粮台差使时，便偷着用了几颗印，印在空白文书上；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，后来撤了差，便做了个提饷文书，到这里来提去一笔款。这不是神不知、鬼不觉的事么。”姓朱的大惊道：“那么你还到这里来！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！”姓赵的道：“那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姓。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，又没有留须；头回我到这里，上院的时候，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的漆黑，把胡子根儿刮得光光儿的，用引见胰子把脸擦得亮亮儿的，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。我到手之后，一出了济南，便把胡子留起来。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，谁还知道是我。并且犯了这等大事，没有不往远处逃的，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。老弟，你千万要机密，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，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，所以我告诉你一点。”姓朱的连连答应。

“及至席散之后，天色已晚。姓朱的回到家里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，平白地藩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，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。想来想去，没有法子。忽然一转念道：‘放着现成机会在这里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。’又想了一想道：‘不错啊，升官发财，都靠着这一回了。’打定了主意，便换过衣冠，连夜上院，口称禀报机密。抚台听见说有机密事，便传进去见。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，彻底禀明。禀完，又请了一个安说：‘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，此刻不敢领赏银，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。’抚台道：‘老兄既然不领官赏，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；至于保举一层，自然要给你的。’他又打了个扞谢过。抚台道：‘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罢。’他辞了出来，又忙去找历城县。历城县听说是抚台委来的，连忙请见。他先把情节说了，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。知县道：‘还是连夜去拿吧，还是等明天呢？’他此时跑的乏了，因说道：‘等明天去罢。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，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。不然，冒冒失失的跑去，万一遇不见，倒走了风声，把他吓跑了，就费手脚了。’知县便连连答应。他就回家安歇。

“到了明天，县里因为拿重要人犯，派了通班捕役，到他公馆伺候。他和捕役说明，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，等听见里面鞭炮响，才进去拿人。说定了，他便叫人买了一挂鞭炮，揣在怀里，带了通班捕役，去找他老把兄。”

两人相见，谈了几句天。他故意拿了一枝水烟筒吸烟，顺脚走到院子里去，把鞭炮放起来。姓赵的在屋里听见，甚是诧异道：‘这是谁放的鞭——’说犹未了，一班差役，早蜂拥进来。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，众差役便上前擒住。姓赵的慌了，忙问道：‘为了甚么事？’差役们不由分说，先上了刑具。便问：‘朱太爷，犯着怎样发落？’姓朱的道：‘奉宪只拿他一个，这些有我在这里看管。’姓赵的这才知道被老把弟卖了。不觉叹一口气道：‘好老把弟！卖得我好！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！然而你这样待朋友，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寄在脖子上罢了！’众差役不等他说完，便簇拥着他去了。”这姓朱的便沈下脸来，把那带来的仆从，都撵走了。叫了人来，把那些行李，都抬回自家公馆里去；那两个侍妾，也叫轿子抬去，居然拥为己有了。这行李里面，有十多口皮箱子，还有一千多现银，真是人财两进。过得几天，定了案，这姓赵的杀了。抚台给他开了保举，免补县丞，以知县留省尽先补用。部里议准了，登时又升了官。抚台还授意藩台，给他一个缺。藩台不知怎样，知道他两个的底细，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，本来该杀，然而姓朱的是他至交，不应该出他的首。若说是为了国法，所以公尔忘私，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，才出首的，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。这会抚台要给他缺，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，就委他署了一个兖州府的峄县。

“这峄县是著名的苦缺，他虽然不满意，然而不到一年，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，也是兴头的，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，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帐房。做到年底下，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，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，无奈峄县是个苦地方，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，都没有下手的去处。只有一家当铺，资本富足，可以诈得出的。便和稿案门丁商量，拿一个皮箱子，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，锁上了，加了本县的封条，叫人抬了，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

要当八百银子。当铺的人见了，便说道：‘当是可以当的，只是箱子里是甚么东西，总得要看。’门丁道：‘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，哪个敢开！’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，也就不肯当。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。当铺里的伙计，大家商量，县太爷来当东西，如何好不应酬他；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，不知是甚么东西，怎好胡乱当他的，倒是借给他点银子，也没甚要紧。我们在他治下，总有求他的时候，不如到衙门里探探口气，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罢。商量妥当，等到晚上关门之后，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，先寻见了门丁，说明来意。门丁道：‘这件事要到帐房里和侄少爷商量。’当事的便到帐房里去。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，登时翻转脸皮，大骂门上人都到那里去了，可是瞎了眼睛，夤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！还不快点给我拿下！’左右的人听了这话，便七手八脚，把当事拿了，交给差役，往班房里一送。当铺里的人知道了，着急的了不得；又是年关在即，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。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。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，是山东著名的富户，所有闾山东省里的当铺，十居六七是他开的。得了电报，便马上回了个电，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，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。当铺里人得了主意，便寻出两个绅士，去和侄少爷说情，到底被他诈了八百银子，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。

“等过了年，那当铺的东家，便把这个情形，写了个呈子，到省里去告了。然而衙门里的事，自然是本官作主，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，却不是告侄少爷。上头得了呈子，便派了两个委员到峯县去查办。这回派的委员，却又奇怪，是派了一文一武。那文的姓傅，我忘了他的官阶了；一个姓高的，却是个都司，就是本山东人。等两个委员到了峯县，那位姓朱的县太爷，方才知侄少爷闯了祸，未免埋怨一番。正要设法弥缝，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那两个委员。那姓傅的倒还圆通，不过是拿官场套语‘再商量’三个字来敷衍；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，口口声声，只说公事公办。那侄少爷见如此情形，又羞又怒又怕。回去之后，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，传齐了本衙门的四十名练勇，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，问道：‘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，杀人的本事，和我去杀一个人？这二百两银子，就是赏号；我还包他没事。’四十名练勇听了，有三十九名面面相觑；只有一个应声说道：‘我可以杀人！但不知杀的是谁？’侄少爷道：‘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，他们要问你做甚么，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；’便把那高委员杀了，回来领赏。’那练勇答应下来，回去取一把尖刀，磨得雪亮飞快，带在身边，径奔委员公馆来。傅委员听了，倒不以为意；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，骂道：‘这还了得！省里派来的委员，都被他们看守了，这成了个甚么话！’倒是傅委员把他劝住。到了傍晚时，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，那练勇看见了，走到他后头，拔出尖刀，飏的一下，雪白的一把尖刀，便从他后心刺进去，那刀尖直从前心透出，拔了红刀子出来，翻身便走。一个家人在堂屋里看见，大喊道：‘不好了！练勇杀人啊！’这一声喊，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，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。众人见他握刀在手，又不敢追他。看那高委员时，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，就直挺了。傅委员见此情形，急的了不得，忙喝众人道：‘怎么放那凶手跑了，还不赶上去拿了来！’说话时便迟，那时却是甚快，那练勇离了大门，不过几丈远，众人听傅委员的话，便硬着胆子赶上去。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，却返身仗刀在手道：‘本官叫我来杀他的，谁能奈我何！你们要赶我，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！’说罢，回身徜徉而去。众人谁敢向前，只得回报傅委员。傅委员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暗想他能杀姓高的，便能杀我，这个虎口之地，如何住得！便连夜出城，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。兖州府得报，也吓得大惊失色。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，到峯县去摘了印绶，权时代理县事；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，暂时看管。因为原告呈子，词连稿案门丁，叫一并提了来。一面飞详上宪。等经历厅到峯县时，那侄少爷和那练勇，早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不多几天，省里来了委员，把姓朱的上了刑具，提回省里，原来已经揭参出去了。可笑一向还说是侄儿子做的事，与他无涉；直到此时，方才悔恨起来。到了省城，审了两堂，他只供是侄儿子所做的，自己只承了个约束不严。上面便把他押着，一面悬赏缉凶。

“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，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，却是个翰林，一向在京供职，得了这个消息，不觉大怒，惊动了同乡，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，会衔参了一折，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，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，不得徇情回护。抚台接到了廷寄，看见词旨严厉，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，严刑审讯。那门丁熬刑不过，便痰死了。那姓朱的也备尝三木，终是熬不住痛苦，便承了主谋。这才定了案，拿他论抵。那时他还有些同寅朋友，平素有交情的，都到监里去看他，也有安慰他的，也有代他筹后事的，也有送饮食给他的。最有见识的一个，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。谁知他不以为忠言，倒以为和他取笑，说是正凶还没有缉着，焉见得就杀我。那劝他的人，倒不好再说了。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，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，恐怕人家害他，天天只把囚粮果腹。直等到钉封文书到了，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，历城县会了城守，亲自押出西关。他那忠告的朋友，化了几十吊钱，买了一点鹤顶红，搀在茶里面，等在西关外面，等到他走过时，便劝他吃一口茶；谁知他偏不肯吃。一直到了法场上，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，一样的伸着脖子，吃了一刀。”

正是：富贵浮云成一梦，葫芦依样只三年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五回

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

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，我问道：“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，是打汇票的，他如何骗得去？这也奇了！”德泉道：“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。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，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，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，出点机谋，自然到手了。”子安从旁道：“我在一部甚么书上看见一条，说嘉、道年间，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，从将军、总督以下的钱，都骗到了的呢。”德泉道：“这是从前没有电报，才被瞒过了；若是此刻，只消打个电去一问，马上就要穿了。”

说话时，只见电报局的信差，送来一封电报。我笑道：“说着电报，电报就到了。”德泉填了收条，打发去了。翻出来一看，却是继之给我的，说苏、杭两处，可托德泉代去；叫我速回扬州一次，再到广东云云。德泉道：“广东这个地方，只有你可以去得；要是我们去了，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。”子安道：“近来在上海久了，这里广东人多，也常有交易，倒有点听得懂了；初和广东人交谈，那才不得了呢。”德泉道：“可笑我有一回，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，跑了进去，那柜上全是广东人，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要买大瓶的，他给了我个小瓶；我要掉，他又不懂，必要做手势，比给他看，才懂了，换了大瓶的。我正在付价给他，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，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，提得高与额齐，拿左手指着瓶，眼睛看着我道：‘这瓶药水，顶刮刮罗！顶刮刮罗！有仿单在此，你拿回去一看，便知明白了。’”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。德泉道：“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，也忍不住要笑。他对我说完之后，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，虽然听他不懂，看他那神色，好象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。我付过了价，拿了药水要走，他忽然又叫住我道：‘基，俄基！’你猜他说甚么？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。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，在柜上攒了两攒，是一块哑板。这才懂了，他要和我说上海话，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，又说得不正，便说成一个‘俄基’了。”当下说笑了一会，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，有甚要事，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。偏偏第二天到镇江，已经晚上八点钟，看着不能过江，我也懒得上街去了，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过江，赶得到城里，已是十二点多钟。见了继之，谈起到广东的事，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。我不觉笑道：“我本来是个读书的，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，然而困在

家里没事，总不免要走这条路。无端的跑了出来，遇见大哥，就变了个幕友，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。”继之笑道：“岂但是商家，还是个江湖客人呢。你这回到广东去，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，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，叙叙家常再去。”我道：“这倒不必，写个信回去，告诉一声便了。”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。是夜盘桓了一夜。

明日我便收拾行李，别过众人，仍旧流过江去，趁了下水船，仍到上海，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，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，便要动身。看了新闻纸，知道广利后天开行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，写了一张官舱船票。到了那天，搬了行李上船。这个船的官舱，是在舱面的，倒也爽快。当天半夜里开船，及至天亮起来，已经出了吴淞口，走的老远的了。喜得风平浪静，没事便在舱面散步。到了中午时候，只看一个人，摆着一张小小圆桌，在舱面吃酒；和我招呼起来，请问了姓氏，知道他姓李，便是本船买办。于是大家叙谈起来。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，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。买办道：“一主一仆，单是一去，收五十元；写来回票，收九十元。这还是本局的船；若是外国行家的船，他还情愿空着，不准中国人坐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意思？”买办道：“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。有一回，一个甚么军门大人，带着家眷，坐了大餐房。那回是夏天，那位军门，光着脊梁，光着脚，坐在客座里，还要支给着腿，在那里拘脚丫，外国人看着，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。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，厕门上有钥匙，男女可用的，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；用了，舀了，洗了，就拿回他自己房里，倒也罢了，偏又嫌他湿，搁在客座里晾着。洗了裹脚布，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。外国人见了，可大不答应了，把他们撵了出来。船到了上海，船主便到行里，见了大班，回了这件事。从此外国人家的船，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。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！”我道：“这个本来太不象样了。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。”买办道：“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，‘一个小鸡不好，带坏一笼’了。”

正说话时，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，自己说是姓何，号理之，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，终年跟着轮船往来，以便招接客人的。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。我答应了，托他招呼行李。这船走了三天，到了香港，停泊了一夜；香港此时没有码头，船在海当中下锚。到了晚上，望见香港万家灯火，一层高似一层，竟成了个灯山，倒也是一个奇景。次日早晨启轮，到了广东，用驳船驳到岸上。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，后门正对珠江，就在后门登岸。

安息了一天，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，一面写信寄给继之。谁知我到了这里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，就遇见了一件新闻。我走到一条街，这条街叫做沙基。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，房子外面，挂着药房的招牌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，象是看热闹的光景。我再走过去看看，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，所卖的全是药水。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，既然药房倒了，只有召人盘受，哪里好拍卖得来；便是那个买的，他不是开药房，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，做甚么呢。正在想着，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。我吃了一惊，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，蓝瓶是盛毒药的，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，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，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。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，不便多耽搁，只看了一看便走了。

下午时候，回到名利栈。晚上没事，广利船还没有开行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。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，一阵说甚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，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；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，要卖五个法郎一个；又是甚么播威表，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。他只管乱说，我只管乱听，也不同他辩论。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，很以为奇。理之拍手道：“拍卖了么！可惜我不知道，不然，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，看他还捞得回几个。”我道：“这药房倒帐的情形，想是你知道了？”理之道：“倒帐的有甚希奇！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，遭了个大骗子。这位大富翁姓荀，名叫楼，本来是由赌博起家；后来又运动了官场，包收甚么捐，尽情剥削。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。”我道：“他不是广东人么？”理之道：“他是直隶沧州人，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，学会说广东话罢了。他剥削的钱，也不知多少了。忽然一天，

他走沙基经过，看见一个外国人，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，装修得很是富丽，不知要开甚么洋行；托了旁人去打听，才知道是开药房的。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，不过扮了西装罢了，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。这荀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，总算同是北边人，可以算得同乡，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。见面之后，才知道他姓祖，《贰臣传》上祖大寿之后，单名一个武字。从四五岁的时候，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，到了七八岁时，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，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，叫做“o v”。后来回到中国，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，叫做劳佛，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。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，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。在外国时，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，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，把他自己的辽东话，倒反忘记个干净了。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，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，跑到这里来，要开个药房。恰好这荀楼是最信用西药的，两人见面之下，便谈起这件事。”

荀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。劳佛道：‘利息是说不定的，有九分利的，也有一二分利的，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，通扯起来，可以算个七分利钱。’荀楼道：‘照这样说，做一万银子生意，可以赚到七千了。不知要多少本钱？’劳佛道：‘本钱哪里有一定的，外国的大药房，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。’荀楼道：‘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？’劳佛道：‘我只备了五万资本。’荀楼道：‘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，可能附得进去？’劳佛道：‘这有甚么不可的。’荀楼道：‘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？’劳佛满口答应，便道：‘如此我便扩张起来。’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。

不多几天，荀楼划了十万银子来，又派了一个帐房来。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，叫他收存，要支甚么零用，只管去取。从此铺里一切杂用，劳佛便不过问，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，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。劳佛逐一细问，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，认得外国字的。荀楼闻得，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；劳佛考他一考，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，不要。又道：‘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，关着洋文的事，我一个人来就是了。’荀楼见他习勤耐劳，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。过得个把月，劳佛对荀楼道：‘我的五万资本，因为扩充生意起见，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。尊款十万，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。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，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，真是误事！昨日头批定货到了，要三万银子起货，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，好早点起了出来，早点开张。’荀楼满口答应，登时划了过来。到了明天，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，方的、长的，大小不等。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，开了出来，都是各种的药水，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，登时满坑满谷起来。后来陆续再送来的，竟来不及开了，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，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，足足堆了一屋子。荀楼也来看热闹，又一一问讯，这是甚么，那是甚么，劳佛也一一告诉了。”

正在忙乱之际，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，劳佛看了失惊道：‘怎么就死了！唉！这便怎么处！’荀楼忙问死了甚么人。劳佛把电报递给他，他看了，是一字不认得的。劳佛便告诉他道：‘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，还靠他帮忙呢，谁知他今天死了。他的遗嘱，他死后，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。在交情上，又不得不去；这一去，最少也要三个月，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，这里又有事，怎么办呢？’荀楼也愣住了。

劳佛想了一想道：‘这样罢，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，到这里代了我罢。’帐房道：‘这里没有人懂话，怎么办呢？’劳佛道：‘这个不要紧，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。十分找不着，我叫他带一个西崽来；你们要和他说话，只对西崽说就是。好在只有三个月，我就来的。’荀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甚么招牌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：‘中国名字叫甚么，我也记不大清楚了，等到了那里，写信来通知，以便通信罢。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。’说罢，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，交代给帐房，一一指点：这一迭是燕威士，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；这一迭是定单，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，那几张是信定的；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，便好好收下，打还他回单图书。又拿出一扣折子来，十分慎重的交代道：‘这就是我那误事

朋友，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，是……哪一天存的，扣到……哪一天，便到了六个月期，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，以便随时应用。’荀楼拿起折子一看道：‘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，不是这个样子？’劳佛道：‘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：一种用给中国人的，一种用给外国人的。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，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。’劳佛交代清楚，也不带甚么行李，只提了一个大皮包，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。

“这里一等五六天，杳无音信，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，不便久搁，只得先行开张。谁知开张之后，凡来买药水的，无有一个不来退换。退换去后，又回来要退还银子。原来那瓶子里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；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，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，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。帐房大惊，连忙通知荀楼，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，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，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。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，哪里是甚么汇丰存折，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。这才知道遇了骗子，忙乱起来，派人到香港寻他，他已经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，连瓶也没有在里面，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，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，好退还人家房子啊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个甚么劳佛，难道知道姓荀要来兜搭他，故意设这圈套的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这倒不见得。他是学医生出身，有意是要开个药房，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，也是极平常的事。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，一口便肯拿出十万，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。象这样剥削来的钱，叫他这样失去，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。”

正是：悖入自应还悖出，且留快语快人心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五十六 回

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

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，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：“何先生，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？茶房李先生已经去了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杀人有甚么好看，我不去。但不知杀甚么人？”茶房道：“就是杀哪个甚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我不看。”那茶房便去了。我问道：“甚么苦打成招的？岂不是个冤枉案子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论情论理，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。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，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，怎么杀得他呢。”我不觉纳闷道：“依律，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，我记得好象还是绞监候呢，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？岂不是一件怪事！”理之道：“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。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：

“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，捐有一个都司职衔。平日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，横行乡里，欺压良懦，那不必说了；更欢喜渔猎女色。因此他乡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。我们广东地方，各乡都设一个公局，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，遇了乡人有甚么争执等事，都由公局绅士议断。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。你想谁还敢惹他！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，这婆娘的丈夫姓李，单名一个壮字，是在新加坡经商的，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，历年都是如此的。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，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，李壮一走他就来了，犹如是他的家一般。左右邻里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；就是李壮回来，也略有所闻，不过拿不着凭据。”有一回，李壮有个本家，也到新加坡去，见了李壮，说起这件事，说的千真万真，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。李壮听了，忿火中烧，便想了一个计策，买了一对快刀，两把是一式无异的，便附了船回家。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，飞檐走壁的工夫是很熟的。从前因为犯了案，官府要捉他，才逃走到新加坡，改业经商，居然多了几个钱。后来事情搁冷了，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。他此番回到家乡，先不到家，在外面捱到天黑，方才掩了回去。又不进门，先耸身上屋，在天窗上望下一看，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

娘对面说话，犹如夫妻一般。他此时若跳了下去，一刀一个，只怕也杀了。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，杀他不动；二来就是杀了，也要到官报杀奸，受了讼累，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。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，已预定下计策。

“此时看得亲切，且不下去，跳至墙外，走到夏作人家里，踰墙而入，掩到他书房里，把所买的一对刀，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，方才出来，一径回家去打门。里面问是哪个，李壮答应一声。那婆娘认得声音，未免慌了，先把奸夫安顿，藏在床背后，方才出来开门。李壮不动声色的道：‘今天船到得晚了，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，晚饭也不曾吃。’他婆娘听了，便去弄饭。一面又问他为甚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，便突然回来。李壮道：‘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，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，所以不及给信。’婆娘到厨下去了，很不放心，恐防李壮到房里去，看见了奸夫。喜得李壮并不进去，此时七月天气，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。一会儿饭好了，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，端了一壶家藏旧酒，又摆了两分杯箸。李壮道：‘怎么只摆两分？再添一分来。’婆娘道：‘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为甚要三分？’李壮笑道：‘你何必瞒我！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？’这一句话，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，做声不得。李壮又道：‘这个怕甚么！有甚么要紧！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。快请夏老爷出来，虽然家常便饭，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。’那夏作人躲在里面，本来也有三分害怕，仗着自己气力大，预备打倒了李壮，还可以脱身；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，越发胆壮得意，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，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，还要这等相待。于是昂然而出。及至见了面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带了几分羞惭。倒是李壮坦然无事，一见面，便道：‘夏老爷，违教许久了。舍下一向多承照应，实在感激！’夏作人连道：‘不敢，不敢！’李壮便让坐吃酒。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。李壮正色道：‘你何必如此！我终年出门在外，家中没人照应，本不是事，就是我在外头，也不放心；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，是最好的了。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，不然，就同在一处吃饭，也是乏味的。’又对夏作人道：‘夏老爷，你说是不是呢。难得你老人家赏脸，不然，这一乡里面，夏老爷要看中谁，谁敢道个不字呢！’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。李壮又殷勤劝酒。那婆娘暗想：‘这个乌龟，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，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。’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。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，连连吃酒。李壮又道：‘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，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；若象我这样，夏老爷，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？’婆娘接口道：‘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！’李壮笑道：‘我也并不是好人；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，不算犯法的，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。这么一想，心就平了。’夏作人点头道：‘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。’说话间，酒已多了。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，便叫婆娘盛饭，匆匆吃过，婆娘收拾开去。夏作人道：‘李哥，我要先走了。你初回来，我理当让你。’李壮道：‘且慢！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。’夏作人道：‘甚么东西？’李壮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便不计较，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。人家说：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，祖宗做鬼也哭的。除非把奸夫捉住，剪了他的辫子，在祖宗跟前，烧香禀告过，已经捉获奸夫，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。夏老爷跟前，我不敢动粗，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，借给我供一供祖宗。’夏作人愕然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’李壮忽然翻转了脸，飕的一声，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，指着夏作人道：‘你偷了我老婆，我一点不计较，还是酒饭相待，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！你可不要怪我，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！’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。要待不肯时，此时酒后力乏，恐怕闹他不过；况且他洋枪在手，只要把机簧一扳，就不是好顽的了。只得连连说道：‘给你，给你！只求你剪剩二三寸，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；不然，怎样见人呢。’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道：‘这个自然。难道好齐根剪下么。方才卤莽，夏老爷莫怪。’说罢，叫婆娘拿剪子来，走向夏作人身后，提起辫子。夏作人道：‘稍为留长一点。’李壮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嘴里便这样说，手里早飕的一声，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。夏作人觉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怏怏而去，幸喜时在黑夜，无人看见，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。

“李壮等他去后，便打开一个皮包，叫那婆娘道：‘你来看，这是甚么东西？’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，他飏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，对准喉咙，尽力一刺。那婆娘只喊得一声‘哎’，那‘呀’字还不曾喊出来，便往前倒了下去。李壮又在他左手上、左肋上，搨了几刀，那婆娘便一缕淫魂，望鬼门关去了。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，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；把剪下来的一头，给他握在手里。才断气的时候，手足还未全僵，李壮代他握了头发；又拿刀搨了他握发的手两刀；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，等他冻僵了才放。安置停当，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，已是三更多天了。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，走了出来，把门反掩了，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，胡乱歇了一夜。

“到天明起来，提了皮包，仍然走回家里。昨夜他回来时，是在黑夜，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，便家家关闭户的了；却又起来极早，才破天亮，便家家都起来了，赶集的，耕田的，放牛的，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，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，大家都看见他了。都拱手招呼，说：‘李大哥回来了，几时到的？我们都惦记你呢。新加坡生意可好？你发财啊。’李壮道：‘今天一早到的。承记挂，多谢！我托福还好！’如此一路招呼到家，一村的人，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。到得门前，那左右邻居，也是一般的招呼，却是捏了一把汗，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，今番只怕要撞破了！看着他举手，轻轻叩了两下门，不见答应；又叩了两三下，仍然没人答应。李壮道：‘怎么这个时候，还不起来呢？’用力打了一下，那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是虚掩着的。李壮假装成诧异的样子道：‘唔！’一面走了进去。

“不一会，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：‘不好了！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！’众人听说，老大吃了一惊，都纷纷进去。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，鲜血满地，身上伤了七八刀。个个都称奇道怪。一面先惊动了地保，先去报官。李壮一面奔到公局，求众绅士作主。这天众绅士都到了，单少了个夏作人。众绅听说地方出了命案，便叫人去请他。一会回来说，夏老爷有点感冒，不能出来。李壮道：‘我是今天才回来的，平空遇了这件事，不得主意。向来地方上有事，都是夏老爷做主的，偏偏他又病了；他既然是感冒避风，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府上，求个主意的了。’众人见是人命大事，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。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，说是在上房睡了，不能起来。众人道：‘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，夏老爷不能起来，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。’说罢，也不等传报，一齐踱了进去。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，盖上一床夹被窝，脸向外躺着。众人告诉这件事，他这一吓，非同小可，脸色登时大变起来，嘴里装着哼哼之声，没有半句说话，却拿双眼看着李壮。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：‘夏老爷是甚么病？可有点发烧？’说罢，伸手在他额上去摸，故意摸到脑后，说一声‘哎呀’！回头对众人道：‘我的死女人，手里握了一条辫子，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，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？’众人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一拥上前去看。

“李壮不顾众人，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，说夏作人杀人。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，正要去验尸，问了李壮口供，便带了仵作，出城下乡相验。官看了这个情形，明明是拒奸被杀，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。验过之后，叫取下辫子带回去，顺路去拜夏绅士。投帖进去，回出来说挡驾。官怒道：‘有人告了他在案，我不传他，亲来拜他，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！莫非是情虚么！’说着，不等请，便自下轿进来。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，时常往事，所以他家里的路，官也走熟的了，不用引导，便到书房坐下。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，所以要亲来察看的，如何肯空回去。夏作人没法，又不曾装好假辫子，只得把老婆的髻子打了一条假辫，装在凉帽箍里面；匆忙之间，又没有辫穗子，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，换上衣冠，出来相见。因为有了亏心的事，脸色未免一阵红、一阵白，知县已是疑心。相见过后，分宾坐定。官有心要体察他，便说道：‘天气热得很，我们何妨升冠谈谈。’说着，自己先除了帽子。夏作人忙说‘不必’，脸上的汗，却直流下来。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，把烟窝掉在地下，低头去拾；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，不觉失惊道：‘这个刀是杀人的啊！’夏作人方在那里说‘不必不必’，忽听了这句话，猛然吃了一惊道：‘哪里有

甚么刀？”小跟班道：‘炕底下的不是么。’说着，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。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，一看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如雨下，不觉战抖起来，说道：‘这一这一这是谁——谁放在这里的？这一——这不是我的啊！’这个时候，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，把他辫子捏了一捏，觉得油腻腻的；因回道：‘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。’知县顿时翻了脸，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，这把凶刀也带了去。说着，先出来上轿去了。

“回到衙门，把凶刀和尸格一对，竟是一丝不走的。不由分说，先交代动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，便坐堂提审。夏作人供道：‘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。’只说得这一句，官喝住了，喝叫先打五十嘴巴。打完了，才说道：‘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，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，你开口便诬蔑他，这还了得！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！’又喝再打五十。打完了，又道：‘你犯了法，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，你还称甚么职员！有甚么话，你讲！’夏作人道：‘小人和这已死妇人，委实一向有奸的。’官大怒道：‘你还要诬蔑好人！’喝再打一百嘴巴。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，牙血直流。又供道：‘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，青天大老爷冤枉！’官怒道：‘你不杀他，你的辫子，怎么给他死握着？’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，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，一说着，便不问情由，先打嘴巴，竟是无从叙起。又一时心慌意乱，不得主意，只含糊辩道：‘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。’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，验得颜色粗细，与及断处痕迹，一一相符。从此便是跪铁链、上夹棍、背板凳、天平架，没有一样不曾尝过，熬不过痛苦，只得招了个‘强奸不遂，一时性起，把妇人杀死；辫发被妇人扭住，不能摆脱，割辫而逃’。于是详上去，定了个斩决。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。他又敬那婆娘节烈，定了案之后，他写了‘节烈可风’四个字，做了匾，送给李壮悬挂。又办了祭品，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。更兼动了公事，申请大宪，和那婆娘奏请旌表，乞恩准其建坊。今天斩决公文到了，只怕那请旌的公事，也快回来了。”

正是：世事何须问真假，内容强半是糊涂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七回

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

理之述完了这件事，我从头仔细一想，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很毒。因问道：“他这种的秘密布置，外头人哪里知得这么详细呢？”何理之道：“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何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壮的胞叔，他们叔侄之间，等定过案之后，自然说起，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吃饭时候，理之散去。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，便到香港去办事，也耽搁了十多天。一天，走到上环大街，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，十分热闹。路上行人，都啧啧称羨，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。我虽然懂得广东话，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，这“淘古井”是甚么，听了十分纳闷。后来问了旁人，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，如妓女、寡妇之类做老婆，却带着银钱来的，叫做“淘古井”。知道这件事里面，一定有甚么新闻，再三打听，却又被我查着了。

原来花县地方，有一个乡下人，姓恽，名叫阿来，年纪二十多岁，一向在家耕田度日，和他老子两个，都是当佃户的。有一天，被他老子骂了两句，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，来到香港，当苦力度日（这“苦力”两个字，本来是一句外国话“o o i”，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。广东人依着外国音，这么叫叫，日子久了，便成了一个名词，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）。

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，一天，公司船到了，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，代人搬运行李，好赚几文工钱。到了码头，看见一个咸水妹（看官先要明白了“咸水妹”这句名词，是指的

甚么人。香港初开埠的时候，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，要寻个妓女也没有。为甚么呢？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，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，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，蓝眼睛珠子，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那些妇女谁敢近他；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，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，先看惯了，言语也慢慢的通了，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，他们自后就此为业了。香港是一个海岛，海水是咸的，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，所以叫他做“咸水妹”。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是广东俗话，女子未曾出嫁之称，又可作婢女解。现在有许多人，凡是广东妓女，都叫他做“咸水妹”，那就差得远了）。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，跨上舢舨，摇到岸边，恰好碰见恁来，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。问他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，你和我扛了送去，我跟着你走。恁来答应了，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，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，领着那咸水妹走。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，路上车马交驰，一辆马车，在恁来身后飞驰而来，几乎马头碰到身上；恁来急忙一闪，那边又来了一辆，又闪到路旁。回头一看，不见了那咸水妹，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，还不见到。他心中暗想：这里面不知是甚么东西。他是从外国回来的，除了这两个皮包，别无行李，倘然失了，便是一无所有的了，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。这便怎么处呢。想了半天，还不见来，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（旅香港粤人，称巡捕房为大馆）。一径走到写字间，要报明存放，等失主来领。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，形色十分张皇；一见了恁来，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，一迭连声说：“你真是好人！”巡捕头问恁来来做甚么。那咸水妹表明他不见了物主，送来存放待领的话。巡捕头道：“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。”

于是两个出了大馆，寻到了客栈，拣定了房间。咸水妹问道：“你这送一送，要多少工钱？有定例的么？”恁来道：“没有甚么定例。码头上送到这里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一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；此刻多走一次大馆，随你多给我几文罢。”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。他拿了，说一声“承惠”（承惠二字是广东话，义自明）便要走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回来。这两个皮包，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，我走失了，你不拿了我的去，还送到大馆待领，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，你也太老实了。”说罢，在一个小皮夹里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。恁来欢喜的了不得，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，只听见人说金仔（粤人呼金元为金仔），却还没有见过。总想积起钱来，买他一个顽顽，不料今日一得五个。因说道：“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。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，恐怕失了，你有心给我，请你代我存着罢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也好。你住在哪里？”恁来道：“我住在苦力馆（小工总会也，粤言）。每天两毫子租钱，已经欠了三天租了。”咸水妹又在衣袋里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。恁来道：“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，这个不要了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，到我这里来，和我买点东西罢。”

恁来答应着去了。

次日，他果然一早就来了。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，拿出两元洋钱，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。方问他汇丰在哪里，你领我去。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。在路上，咸水妹又拿些金元，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。一路到了汇丰，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，交到柜上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带了他一同出来，回到客栈。因对他说道：“我住在客栈里，不甚便当。你没有事，到外面去找房子去，找着了，我就要搬了。”又给他几元银道：“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，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”恁来答应着，便出去找房子。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，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，哪里冷静，哪里热闹，哪里是铺户多，哪里是人家多，一一都知道的了。出来买了衣服，便去寻找房子，绕了几个圈子，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。又走了一趟，看了有三四处，到三点钟时候，便回到客栈。劈面遇见咸水妹，从栈里出来。恁来道：“房子找了三四处，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此刻要到汇丰去，没有工夫。”说着，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，交给他道：“你开了门，在房里等着罢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恁来开门进房，趁着此时没有人，便把衣裤换了。桌上放着一面屏镜，自己弯下腰来一照，暗想：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，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！此刻我身上的东西，都是他的了。不过代他扛送了一回

东西，便赚了这许多钱。想着，又锁了房门，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洗了，晾了，方才下来。恰好咸水妹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皮包，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。恽来连忙开了门，把铁柜安放妥当。送来的人去了。咸水妹开了铁柜，把皮包放进去，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，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，也放了进去；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，检了一检，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，方才锁起来。

恽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，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带在身边用罢。我也性急得很，要搬出去，我们就去看看罢。”于是一同出来，去看定了一处，是三层楼上，一间楼面，讲定了租钱，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，指定地方，叫他隔作两间，前间大些，后间小些，都要装上洋锁；价钱大点都不要紧，明天一天之内，定要完工的。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，能多赚两文，自然没有不肯的了。讲定之后，二人仍回到客栈里。

恽来看见没事，便要回去。咸水妹道：“你去把铺盖拿了来，叫栈里开一个房，住一夜罢。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，我每月给还你工钱，不比做苦力轻松么。”恽来暗想我是甚么运气，碰了这么个好人。因说道：“我本来没有铺盖，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你就不要去了。”一会，茶房开了饭来，咸水妹叫多开一客。一会添了来，咸水妹叫恽来同吃。恽来道：“那不行，你吃完了我再吃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这甚么要紧。我请你来帮忙，就和请个伙计一般，并不当你是个下人。”恽来只得坐下同吃，却只觉着坐立不安。

吃过了晚饭，已是上火时候。咸水妹想了一想，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，拣了一张美国红毡，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。恽来莫名其妙，只答应好。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，买了两张。又拣了一床龙须席，问恽来好不好。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。咸水妹也买了。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，方才回栈。对恽来道：“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，你拿这个去用罢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点去睡。”恽来大惊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，怎么拿来给我！我没有这种福气！只怕用了一夜，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”咸水妹笑道：“我给了你，便是你的福气，不要紧的，你拿去用罢。”恽来推托再三，无奈只得受了。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，把东西放好；恐怕自己身上脏，把东西都盖脏了，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，洗了个澡，方才回房安睡。一夜睡的龙须席，盖的金山毡，只喜得个心痒难挠，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。

酣然一觉，便到天亮。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，及一切动用家私，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。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，“我饭后就要搬来的。”恽来答应去了。到了午饭时候，便回栈吃饭。吃过饭，便算清房饭钱，叫人来搬东西。恽来道：“只要叫一个人来，我帮着便抬去了，只有这铁箱子重些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请你帮忙，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；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，你以后不要如此。”于是另外叫了苦力，搬了过去。那三四个木匠，还在那里砰砰甸甸的做工，直到下午，方才完竣。两个人收拾好了，一一陈设起来。把恽来安置在后间，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。又到近处包饭人家，说定了包饭。

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，一连几个月，居然“养尊处优”的，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。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，始终不涉于邪，并好象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门上配了两个钥匙，一人带了一个，出入无碍的。

一天，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，问道：“老恽，你好啊！几个月没看见，怎么这样光鲜了？哪里发的财？”恽来终是个老实人，人家一问，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。那人一愣道：“你和他有那回事么？”恽来愕然道：“是哪一回事？”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，便不和他多说，只道：“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，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（粤言钞票也），好歹捞他几张，逃回乡下去，还不发财么，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，做他的西崽？”恽来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默默无言，各自分散。

回到屋里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，看看桌上小钟，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，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，翻出了铁柜钥匙，开了柜门，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。恽来心中暴暴乱跳，取了两卷；还想再取，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他没

得用。又怕他回来碰见，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，忙忙出来，把房门顺手一带；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，一碰便锁上了。恁来急急走了出来，径登轮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乡下渡船（犹江南之航船也），回到花县。到了家，见了他老子，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：“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，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。”他老子名叫阿亨，因他年纪老了，人家都叫他老亨。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，拿起一卷，打开一看，大惊道：

“这是银纸啊！我还是前年才见过，我欢喜他，凑了一元银，买了一张藏着，永远舍不得用。你哪里来这许多？莫非你外面做了强盗么？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！”恁来是老实到极的人，便把上项事一一说出。老亨不听犹可，听了之时，顿时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飞起脚来，就是一脚，接连就是两个嘴巴。大骂：“你这畜生！不安分在家耕田，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，回来辱没祖宗！还不给我去死了！”说着，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。恁来知道自己的错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则声。老亨气过一阵，想了个主意，取了一根又粗又大、拴牛的麻绳来，把儿子反绑了，手提了一根桑木棍，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，押着下船。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。到了省城，换坐轮船，到了香港，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。

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，知是恁来所为，心中正自纳闷。过了一天，忽见一个老头子，绑着他押了来，心中正在不解。看那老头子，又不是公差打扮。正要开言相问，老亨先自陈了来历，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。取出银纸，一一点交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，听凭阿姑（粤人面称妓者为阿姑）怎样发落，打死他，淹死他，杀他，剐他，我都不管了！”说着，举起桑木棍，对准恁来头上尽力打去。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，双手接住。只听得“噯呀”一声。

正是：双手高擎方挞子，一声娇喘忽惊人。不知叫噯呀的是谁，打痛了哪里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五十八 回

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

原来恁老亨用力过猛，他当着盛怒之下，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。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，震伤了虎口，不觉喊了一声“噯呀”。一面夺过了桑木棍，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。又去松了恁来的绑。方才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何必动了真气！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，我还有话商量呢。”这恁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，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，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，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。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，便说道：“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，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！阿姑你便饶了他，我可饶他不得！此刻银纸交还了你，请你点一点，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说起来，总说我恁老亨没家教，纵容儿子作贼。”说着，又站起来，挥起拳头，打将过去。

咸水妹连忙拦住道：“老爷有话慢慢说。等我说明白了，你就不恼了。”说罢，便把上岸遇见恁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，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，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，必是有人唆弄他的。他虽然做了这个事，到底还是忠厚。若是别人，既然开了我的铁柜，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。就是银纸，一起放着的，也有十二三卷，他只拿得两卷，还有多少钻石、宝石、金器、首饰，都在里面，他还丝毫没动。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。所以我前天回来，看见铁柜开了，点了点钱，只少了五百多元，我心中还自好笑，这个就象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。我还耽着心，恐怕他惧罪，不知逃到哪里去，就可惜了这个人了。难得老爷也这般忠厚，亲自送了来。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，今天索性说明白了：我从十八岁那年，在这里香港做生意，头一个客人就是个美国人，

一见了我就欢喜了，便包了我，一住半年。他得了电报要回去，又和我商量，要带我到美国，情愿多加我包银。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，一住七年，不幸他死了。这个人本是个富家，他一心只想娶我，我也未尝不肯嫁他；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，恐怕朋友看不起，所以迟迟未果。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，所以始终未曾娶亲。他临死的时候，写了遗嘱，把家财分给我二万，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。我想有了这点，在美国不算甚么，拿回中国来，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，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。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。见他十分老实可靠，他虽然无意，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。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，学了些外国习气，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；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，知道他还没有娶亲，我越发欢喜。然而他家里的人是怎样的，还没有知道，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，我意思更加决定了。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？”

恽老亨听了，心中不觉十分诧异，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。娶了他做媳妇，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。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，不知要闹甚么脾气。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，岂不讨厌。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。咸水妹见他迟疑，便道：“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，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，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。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，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，我便情愿做了侍妾。”恽老亨吐出舌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，还讲纳妾么！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。”恽老亨还自沉吟。咸水妹道：“老爷不要多心。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，怕我仗着这个，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么？我是要终身相靠的，要嫁他，也是我的至诚，怎肯那个样子呢。”恽老亨见他诚恳，便欢喜起来，一口应允。咸水妹见他应允了，更是欢喜。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，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，还是不喜欢的好，心里头好象有一件东西，在那里七上八下，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。

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，叫他带着老子，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，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。又叫了裁缝来，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，去做长衣。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不便，又买了一份铺盖，叫他父子两个，先到客栈里住下，一面另寻房屋。不到两天，寻着了一处，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，搬了进去。择了吉日迎娶，一般的鼓乐彩舆，凤冠霞帔，花烛拜堂，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国多年，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，到了香港，看见香港卖的价钱，以为有利，便拿出本钱，开了这家洋货店。

我打听得这件事，觉得官场、士类、商家等，都是鬼蜮世界，倒是乡下人当中，有这种忠厚君子，实在可叹。那女子择人而事，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，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。

勾当了几天，便回省城。如此来来去去，不觉过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。船到了省河时，却不靠码头，只在当中下了锚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停了一会，来了四五艘舢舨，摇到船边来；二三十个关上扞子手，一拥上船，先把各处舱口守住，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。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，带行李的甚少。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，统共不过八九寸长、五六十寸高，他们也要开了看看，里面不过是些笔墨帐单之类，也舀了出来翻检一遍；连坐的藤椅，也翻转来看过；甚至客人的身上，也要摸摸。有两起外省人，带了家眷从上海来，在香港上岸，顽了两天，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，有二三十件行李，那些扞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，闹了个乱七八糟。也有看了之后，还要重新再看的；连那女客带的马桶，也揭开看过；夜壶箱也要开了，把夜壶拿出来看看。忽然又听得外面訇的一声，放了一响洋枪，吓得人人惊疑不定。忽然又在个搭客衣箱里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，那扞子手便拿出手铐，把那人铐住了，派人守了。又搜索了半天，方才一哄而去。

我要到外面看时，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，摇手禁止，不得出去。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，我便问为了甚么事。买办道：“便是连我也不知道。方才船主进来，问那关上洋人，那洋人回说不便泄漏。正是不知为了甚么事呢。”我道：“已经搜过了，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？”买办道：“此刻去搜水手、火夫的房呢，大约是恐怕走散了，有搜不到的去处，所以暂时禁止。”我道：“刚才外面为甚么放枪？”买办道：“关上派人守了船边，不准舢舨摇拢来。有一个舢

舢舨，不知死活，硬要摇过来，所以放枪吓他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，这个到底为了甚么，何以忽然这般严紧起来。

又等了一大会，扞子手又进来了，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。然后叫一众搭客，十个一起的，鱼贯而出。走到船边，还要检搜一遍，方才下了舢舨，每十个人一船，摇到码头上来。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，一个蓝顶花翎，一个晶顶蓝翎的官，相对坐在马鞍上。众人上岸要走，却被两个官喝住。便有兵丁过来，每人检搜了一遍。我皮包里有三四元银，那检搜的兵丁，便拿了两元，往自己袋里一放，方放我走了。走到街上，遇着两个兵勇，各人扛着一枝已经生锈的洋枪，迎面走来。走不多路，又遇了两个。一径走到名利栈，倒遇见了七八对，也有来的，也有往的。

回到栈里，我便问帐房里的李吉人，今天为了甚么事，香港来船，搜得这般严紧，街上又派了兵勇，到底为了甚么事。吉人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昨夜二更之后，忽然派了营兵，在城里城外各客栈，挨家搜查起来，说是捉拿反贼。到底是谁人造反，也不得而知。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。”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，写了几封信。吃过午饭，再到帐房里问信。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，也打听不出甚么，只说总督、巡抚两个衙门，都叶了重兵，把甬道变了操场，官厅变了营房，还听说昨天晚上，连夜发了十三枝令箭调来的，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。督抚两个衙门，今天都止了辕，只传了臬台去问了一回话，到底也不知商量些甚么。城门也严紧得很，箱笼等东西，只准往外来，不准往里送；若是要送进去，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。两县已经出了告示，从今天起，起更便要关闸（街上栅栏，广东谓之闸）。我道：“这些都不过是严紧的情形罢了。至于为了甚么事这般严紧，还是毫无头绪。”

正说话时，忽听得门外一声叱喝。回头看时，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，跟着一压马，驮着一个骨瘦如柴，满面烟色，几茎鼠须的人，戴着红顶花翎。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，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，马上的人，也有蓝顶子的，也有晶顶子的。几匹马过去后，便是一大队兵：起先是大旗队；大旗队过去，便有一队扛叉的；扛刀的，扛长矛的；过完这一队，又是一队抬枪；抬枪之后，便是洋枪队。最是这洋枪队好看：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，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，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，有提在手里的，有上了枪头刀的，有不曾上枪头刀的。路旁歇了一担西瓜，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戮去，顺手便挑起来。那瓜又重，瓜皮又脆，挑起来时，便破开了，豁刺一声，掉了下来，跌成七八块。那兵嘴里说了一句□□□□。我听他这一句，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，方知道是淮军。随后来的兵，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戮。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，可怜没处好走。我便招手叫他，让他挑到栈里避一避，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，已经又被他戮破一个了。卖瓜的进来之后，又见一个老婆子，手里拿着一个碗，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，颤巍巍的走过去。不期误歪了那跌破的西瓜，仰面一交跌倒，手里那碗便掼了出去打破了。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，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，溅着了一点。那兵便出了队，抓住那老婆子要打。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，就被他抓住了，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，还合着掌乱拜；又拿自己衣服，代他拭了那污点。旁边又走过几个人，前去排解，说他年纪大了，又不是有心的，求你大量饶了他罢，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。这洋枪队过完之后，还有一个押队官，戴着砗磲顶子，骑着马。看他过完之后，我们方进来。大家议论这一队兵，又不知是从甚么地方调来的了。此时看大众情形，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。

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，在帐房里坐到三点多钟。忽又见街上一对一对往来巡查的兵都没了，换上了街坊团练勇，也是一对一对的往来巡查，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。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，吉人多有认识的，便出去问为甚么调了你们出来，今天到底为了甚么事。团练勇道：“连我们也不知道，只听分付查察形迹可疑之人。上半天巡查那些兵，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；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惶，实在不解。只得仍回房里，看一回书，觉得烦热，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。

原来这家名利栈，楼上设了一座倒朝的客厅，作为会客之地。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

台，正对珠江，十分豁目。我走到外面，先有一个人在那里，手里拿着水烟筒，坐在一把皮马鞑上，是一个同栈住的客人。他也住了有个把月，相见得面也熟了，彼此便点头招呼。我看他那举动，颇似官场中人，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，希冀他知道。那客道：“很奇怪！我今天进城上院，走到城门口，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，把帽盒子打开看过；又要我出了轿，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，我不肯，他便拿出令箭来，说是制台分付的，没法，只得给他看了，才放进去。到了抚院，又碰了止辕，衙门里叶了许多兵，如临大敌。我问了巡捕，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甚么洋文电报，便登时张惶起来。至于那电报说些甚么，便连签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。”

正说话时，有客来拜他，他就在客厅里会客。我仍在露台上乘凉。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，只是听不甚清楚。谈了一会，他的客去了。便出来对我说道：“这件事了不得！刚才我敝友来说起，他知道详细。那封洋文电报，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，要谋为不轨。已经挖成了隧道，直达万寿宫底下，装满了炸药，等万寿那天，阖城官员聚会拜牌时，便要施放。此刻城里这个风声传开来了，万寿宫就近的一带居民铺户，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。两院的内眷，都已避到泮塘（地名）一个乡绅人家去了。”我吃了一惊道：“明天就是二十六了，这还了得！”那客道：“明天行礼，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。”正是：如火如荼，军容何盛；疑神疑鬼，草木皆兵。未知这件事闹得起来与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五十九回

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

我听那同栈寓客的话，心中也十分疑虑，万一明日出起事来，岂不是一番扰乱。早知如此，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；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，又未免太张惶了。一个人回到房里，闷闷不乐。

到了傍晚时候，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，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，也不在意。忽又听得一个人道：“你也走么？”一个应道：“暂时避一避再说。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，打听看没事再来。”我听了，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。便到帐房里去打听打听，还有甚么消息。吉人一见了我，就道：“你走么？要走就要快点下船了，再迟一刻，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。”我道：“何以挤到如此？”吉人道：“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。批艇（广东小快船）码头的批艇都叫空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又到哪里去的？”吉人道：“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。”我道：“要走，就要到香港、澳门去。这件事要是闹大了，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靖。若是一哄而散的，这里离万寿宫很远，又有一城之隔，只怕还不要紧。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，走了也不是事。我这回来，本打算料理一料理，就要到上海去的了，所以我打算不走了。”吉人点头无语。

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，只见团练勇巡的更紧了。忽然一个人，扛着一扇牌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，手里敲着锣，嘴里喊道：“走路各人听啊！今天早点回家。县大老爷出了告示，今天断黑关闸，没有公事，不准私开的啊！”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。看了一会，仍旧回房。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，然而总不免有点耽心。幸喜我所办的事，都在城外的，还可以稍为宽慰。又想到明日既然在督署行礼，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，罢了手不放那炸药，也未可知。既而又想到，他既然预备了，怎肯白白放过，虽然众官不在那里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。终夜耽着这个心，竟夜不曾合眼。听着街上打过五更，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，天色已经黎明了。便起来走到露台上，一来乘凉，二来听听声息。过了一会，太阳出来了，却还绝无消息。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，草木皆兵。迨及到了晚上，仍然毫无动静。一连过了三天，

竟是没有这件事，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；再过两天，督抚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，算是解严了。这两天我的事也料理妥贴，打算走了。

一天正在客厅闲坐，同栈的那客也走了来道：“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，我们可以走了。”我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他道：“今天杀了二十多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”我惊道：“是甚么案子？”他道：“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。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，没有一点证据，就这么杀了。有人上了条陈，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，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。你想这不是极容易、极应该的么？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。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，这挖成隧道，谋为不轨的话，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，拟议之词么。此刻他们还自诩为弭巨患于无形呢。”说罢，喟然长叹。我和他谈论了一回，便各自走开。

恰好何理之走来，我问可是广利到了。理之道：“不是。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，这回要附富顺到上海。”我问富顺几时走。理之道：“到了好几天了，说是今天走，大约还要明天，此刻还上货呢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代我写一张船票罢。”理之道：“怎么便回去了？几时再来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，走动了，总要常来。”理之便去预备船票，定了地方。到了明天，发行李下船。下午时展轮出口。到了香港，便下锚停泊。这一停泊，总要耽搁一天多才启轮，我便上岸去走一趟，买点零碎东西。

广东用的银元，是每经一个人的手，便打上一个硬印的。硬印打多了，便成了一块烂板，甚至碎成数片，除了广东、福建，没处行用的。此时我要回上海，这些烂板银，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。此时在香港买东西，讲好了价钱，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。那店伙拿在手里，看了又看，攒了又攒，说道：“换一元罢。”我换给他一元，他仍然要看个不了，攒个不了，又对我看看。我倒不懂起来，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，倒是铜银。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道：“你拣一元罢。”那店伙又看看我，倒不另拣，就那么收了。再到一家买东西，亦复如此。买完了，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，方才回船上去。

停泊了一夜，次日便开行。在船上没事，便和理之谈天，谈起我昨天买东西，那店伙看银元的光景。理之笑道：“光板和烂板比较，要伸三分多银子的水；你用出去，不和他讨补水，他那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。”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。然而那些香港人，也未免太不张眼睛了。我连年和继之办事经营，虽说是趸来趸去，也是一般的做买卖，何尝这样小器来。于是和理之谈谈香港的风气，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。理之道：“这个是喜出意外的。我此次回家，住了一个多月，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。”我问甚么祸出意外。理之道：“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，有两间房子空着，便贴了一张‘余屋召租’的条子。不多几天，来了一个老婆子，租来住了，起居动用，象是很宽裕的。然而只有一个人，用了一个仆妇。住了两个月，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。他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甚么行栈的，丈夫没了，又没有儿子，此刻回来，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。谁知回来一查，族中的子侄，竟没有一个成器的，自己身后，正不知倚靠谁人。说着，便不胜凄惶，以后便常常说起。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，有银子汇来。来了信，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。以后更形相熟了。房东本有三个儿子，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。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：‘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’那女房东便说：‘你欢喜他，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？’那老婆子不胜欢喜，便看了黄道吉日，拜干娘。到了这天，他还慎重其事的，置酒庆贺。干娘干儿子，叫得十分亲热。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，一切费用，他都一力担任。那房东也乐得依他。于是就张罗起来，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贴说亲。说定了，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，十分热闹。待媳妇也十分和气。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。房东见他这等相待，便说是亲生儿子，也不过这样了。老婆子道：‘我们没有儿子的人，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。我今年五十多岁，没有几年的人了，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，送我的终，我的一分家当便传授给他，也不去族中过继甚么儿子了。’女房东一想，他是个开行栈的人，家当至少也有几万，如何不乐从。便叫了儿子来，说知此事，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。老婆子更是欢喜，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。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，

还没有喜信。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，请医生调理身子。过了几个月，依然没有信息。老婆子急不能待，便要 and 干儿子纳妾。叫了媒婆来说知，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。看对了，便娶了一个过来。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。刚娶了没有几天，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，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，恰好行里所有存款，都支发了出去。放在外面的，一时又收不回来。银行的一个存折，被女东带了回粤，务祈从速寄来云云。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，念了一遍，便道：‘你看，我不在那里，便一点主意都没了。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，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。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，还怕没人相信么。’说着，闷闷不乐。又道：‘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，倘或寄失了，那还了得么。’商量了半天道：‘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罢。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。他此刻是小东家了，叫他去看看，也历练点见识，出来经历过一两年，自己就好当回事了。’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分家当，有甚么不肯之理。他见房东应允了，自是不胜欢喜。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、两房干媳妇、两个梳头老妈子，一同到新加坡去了。这是去年的事。我这回到家里去，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。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甚么行号？原来开的是娼寮。那老婆子便是鸨妇。一到了新加坡，他便翻转了面皮，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。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，都改上名字，要他们当娼；倘若不从，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，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。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，从此便跳落火坑了。那个干儿子呢，被他幽禁了两个月，便把他‘卖猪仔（读若崽）’到吉冷去了。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。那边管得极为苛虐，一步都不能乱走的。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，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。”

我道：“卖猪仔之说，我也常有得听见，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。说的那么苦，谁还去呢？”理之道：“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，就是那招工馆代外国人招的工，招去做工，不过订定了几年合同，合同满了，就可以回来。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，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。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，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。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，不要说了；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，中国人被人苛虐了，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闻，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。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，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。”我道：“那苛虐的情形，是怎么样的呢？”理之道：“这个我也不仔细，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。听说南洋那边有一个软办法：他招工的时候，恐怕人家不去，把工钱定得极优。他却在工场旁边，设了许多妓馆、赌馆、酒馆、烟馆之类，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。做工的进了工场，合同未了，本来不能出工场一步的，惟有这个地方，他准你到。若是一无嗜好的，就不必说了；倘使有了一门嗜好，任你工钱怎么优，也都被他赚了回去，依然两手空空。他又肯借给你，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，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，脱身不得，只得又联几年合同下去。你想这个人这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么，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么。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，叫他卖猪仔。”说话之间，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理之去有事，便各自走开。

一路无事。到了上海便登岸，搬行李到字号里去。德泉接着道：“辛苦了！何以到此时才来？继之半个月前，就说你要到了呢。”我道：“继之到上海来过么？”德泉道：“没有来过，只怕也会来走一趟呢。有信在这里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检出一封信来道：“半个月前就寄来的，说是不必寄给你，你就要到上海的了。”我拆开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原来继之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，不知为了甚么事，此时不知交卸了没有。连忙打了个电报去问。直到次日午间，才接了个回电。一看电码的末末了一个字，不是继之的名字。继之向来通电给我，只押一个“吴”字，这吴字的码，是0702，这是我看惯了，一望而知的；这回的码，却是个六六一五，因先翻出来一看，是个“述”字，知道是述农复的了。逐字翻好，是“继昨已回省。述”六个字。

我得了这个电，便即晚动身，回到南京，与继之相见。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。继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，不免去见老太太，先和干娘道喜。老太太一见了我，便欢喜的了不得。忙叫奶娘抱撒儿出来见叔叔。我接过一看，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儿，十分茁壮。因赞了两句，交

还奶娘道：“已经有了名儿了，干娘叫他甚么，我还没有听清楚。是几时生的？大嫂身子可好？”老太太道：“他娘身子坏得很，继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。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，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。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。他出世那一天，恰好挂出撤任的牌来，所以继之给他个名字叫撤儿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虽然撤了任，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，又抱了孙子，还该喜欢才是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可不是么。我也说继之丢了一个印把子，得了个儿子，只好算秤钩儿打钉一扯直罢了。”我笑道：“印把子甚么希奇，交了出去，乐得清净些，还是儿子好。”说罢，辞了出来，仍到书房和继之说话，问起撤任缘由，未免着恼。继之道：“这有甚么可恼。得失之间，我看得极淡的。”于是把撤任情由，对我说了。

原来今年是大阅年期，这位制军代天巡狩，到了扬州，江、甘两县自然照例办差。扬州两首县，是著名的“甜江都、苦甘泉”。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，与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，都有个老例，有一本老帐簿的。新任接印时，便由新帐房向旧帐房要了来，也有讲交情要来的，也有出钱买来的。这回帅节到了扬州，述农查了老例，去开销一切。谁知那戈什哈嫌钱少，退了回来。述农也不和继之商量，在例外再加丰了点再送去。谁知他依然不受。述农只得和继之商量。还没有商量定，那戈什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，说非五百两银子不受。继之恼了，便一文不送，由他去。那戈什哈见诈不着，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。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，他倘去说继之坏话，撤他的任倒也罢了，谁知后来打听得那戈什哈并未说坏话。

正是：不必蜚言腾毁谤，敢将直道拨雷霆。那戈什哈不是说继之坏话，不知说的是甚么话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 回

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

那戈什哈，他不是说继之的坏话，难道他倒说继之的好话不成？那有这个道理！他说的话，说得太爽快了，所以我听了，就很以为奇怪。你猜他说甚么来？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：崐“江都这个缺很不坏。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，他居然回绝了，求大帅作主。”这种话你说奇不奇？那大帅听了，又是奇怪，他不责罚那戈什哈倒也罢了，却又登时大怒起来，说：崐“我身边这几个人，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，好容易有了今天。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，都不去到任，都情愿仍旧跟着我，他们不想两个钱想甚么！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，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么！”也等不及回省，就写了一封信，专差送给藩台，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，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。我问继之道：“他参办的话，不知可是真的？又拿个甚么考语出参？”继之道：“官场中的办事，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，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。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，那出参的考语，正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好在参属员的折子上去，总是‘着照所请，该部知道’的，从来没有驳过一回。”我道：“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，怎么保举折子上去，总是交部议奏；至于参折，就不必议奏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个未尽然。交部议奏的保折，不过是例案的保举。就是交部，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、司员会议起来么！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，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。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。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，都首先要化部费。那查例案最是混帐的事，你打点得到的，他便引这条例；打点不到，他又引那条例，那里有一定的呢。至于明保、密保的折子上去，也一样不交部议的。”我道：“虽说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，才有话好说啊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何必。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，说我‘心地糊涂’，或者‘办事颞颥’，或者‘听断不明’，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。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。他一定要送断了我，就随意加重点，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，同他辨是非么。”

我道：“提起这个，我又想起来了。每每看见京报，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，譬如‘听断不明’的改教，倒也罢了；那‘办事颞顛，心地糊涂’的，既然‘难膺民社’，还要说他‘文理尚优，着以教职归部铨选，难道儒官就一点事都没得办么？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，那些秀才们，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么？”继之道：“照你这样说起来，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。参一个道员，说他‘品行卑污，着以同知降补’，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，都可以做同知的了。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，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。参一个知县，说他‘行止不端，以县丞降补’，那县丞就是奉了旨行止不端的了。照这样说穿了，官场中办的事，那一件不是可笑的。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，还有那办实事的，候选人员到部投供，与及小班子的验看，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代的，将来只怕引见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。”我道：“那些验看王大臣，难道不知道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哪有不知之理！就和唱戏的一样，不过要唱给别人听，做给别人看罢，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。碰了岔子，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。有一回，一个代人验看，临时忘了所代那人的姓名，报不出来，涨红了脸，愣了半天。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，一想这件事要闹穿了，事情就大了，便假意着恼道：“唔！这个某人，怎么那么糊涂！”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，那个人才报了出来。你想，这不是串通做假的一样么。”

我笑道：“我也要托人代我去投供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？”我道：“我并不不要甚么功名，是我家伯代我捐的一个通判。”继之道：“化了多少钱？”我道：“颇不便宜，三千多呢。”继之默然。一会道：“你倒弄了个少爷官，以后我见你，倒要上手本，称大老爷、卑职呢。”我道：“怎么叫做少爷官？这倒不懂。”继之道：“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，州县太烦剧，他懒做；再小的，他又不愿意做；要捐道府，未免价钱太贵。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，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。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：这通判是个三府，所以他一个六品官，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，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；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，是他的下属，见他要上手本，称大老爷、卑职。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，是下札子的，他的署缺又多，上可以署知府、直隶州；下可以署州县。占了这许多便宜，所以那些少爷，便都走了这条路了。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，很可以办了引见到省，出来候补。”我道：

“我舒舒服服的事不干，却去学磕头请安作甚么。”继之想了一想道：“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。你回去把那第几卯，第几名，及部照的号数，一切都抄了来，我和你设法，去请个封典。”我道：“又要化这个冤钱做甚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因为不必化钱，纵使化，也化不上几个，我才劝你干啊。你拿这个通判底子，加上两级，请一个封赠，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。”我道：“要是化得少，未尝不可以弄一个。但不知到那里去弄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上海那些办赈捐的，就可以办得到。”我道：“他们何以能便宜，这是甚么讲究？”继之道：“说来话长。向来出资助赈，是可以请奖的。那出一千银子，可以请建坊，是大家都知道了；其余不及一千的，也有奖虚衔，也有奖封典，是听随人便的。甚至那捐助的小数，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，那数不上请奖的，拿了钱出去就完了，谁还管他。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，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。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，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、虚衔，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，凑足了数目，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，就给你弄了来，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。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、封典，格外便宜，总可以打个七折。然而已经不好了，你送一百银子去助赈，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，完全一百银子拿去赈饥，他可是在这一百之外，稳稳的赚了七十了。所以‘善人是富’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毛病，起先人家还不知道，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。有一回，一个当道荐一个人给他，他收了，派这个人管理收捐帐目，每月给他二十两的薪水。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。过得两个月便是中秋节，又送他二百两的节敬。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，以为善堂办赈捐那里用得着如此开销，而且这种钱又往那里去报销。若说他自己掏腰包，又断没有这等事。一定这里面有甚么大弊病，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，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，以为他日要挟地步。于是细心静意的查他那帐簿，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，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。有知道他这毛病

的，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，这也同贿赂一般，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。前回一个大善士，专诚到扬州去劝捐，做得那种瘰在抱，愁眉苦目的样子，真正有‘己饥己溺’的神情，被述农讥诮了两句。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，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；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，自然彼此会意。述农不知弄了他一个甚么，他还要送我的封典，我是早讲过的了，不曾要他的。此刻叫述农写一封信去，怕不弄了来，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认还他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也罢了。等我翻着时，顺便抄了出来就是。”当下，又把广东、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，告诉了继之一遍，方才回到我那边，和母亲、婢娘、姊姊，说点别后的事，又谈点家务事情。在行李面里，取出两本帐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，叫丫头送去给继之。

过得两天，撤儿满月，开了个汤饼会，宴会了一天，来客倒也不少。再过了十多天，述农算清交代回省，就在继之书房下榻。继之便去上衙门禀知，又请了个回籍措资的假，我和述农都不曾知道；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，方才晓得。便问为甚事请这个假。继之道：“我又不想回任，又不想求差，只管住在南京做甚么。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，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。这个措资假，是没有定期的，我永远不销假，就此少陪了，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，参了我的功名也罢。我读书十年，总算上过场，唱过戏了，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，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。”述农道：“做官的人，象继翁这样乐于恬退的，倒很少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我倒不是乐于恬退。从小读书，我以为读了书，便甚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。从到省以来，当过几次差事，做了两年实缺，觉得所办的事，都是我不曾经练的，兵、刑、钱、谷，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；我纵使处处留心，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。只有那回分校乡闾试卷，是我在行的。此刻回想起来，那一班取中的人，将来做了官，也是和我一样。老实说一句，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得到这一层呢。我这一番到上海去，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，在那里多住几天，也好多知点时事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么说，继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？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不然。寒家世代是出来作官的，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，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；已经还过了，我就可告无罪了。以后的日子，我就要自己做主了。我们三个，有半年不曾会齐了，从此之后，我无官一身轻，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叙他几天。”说着，便叫预备酒菜吃酒。

述农对我道：“是啊。你从前只听人家谈故事，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，自然经历了不少，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他不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他备了一本日记，除记正事之外，把那所见所闻的，都记在上面，很有两件希奇古怪的事情，你看了便知，省他点气，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罢。”于是把我的日记给述农看。述农看了一半，已经摆上酒菜，三人入席，吃酒谈天。

述农一面看日记，末后指着一句道：“这‘《续客窗闲话》毁于潮人’是甚么道理？”我道：“不错。这件事本来我要记个详细，还要发几句议论的，因为这天恰好有事，来不及，我便只记了这一句，以后便忘了。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，恐怕船上寂寞，没有人谈天，便买了几部小说，预备破闷的。到了广东，住在名利栈里，隔壁房里住了一个潮州人，他也闷得慌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，便和我借来看。我顺手拿了部《续客窗闲话》给他。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。我在房里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。他说的潮州话，我不甚懂，还以为他骂茶房；后来听来听去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，不象骂人。便到他门口望望。他一见了我，便指手画脚的剖说起来。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，正是我借给他的。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道：‘你的书，被我毁了。买了多少钱，我照价赔还就是。’我说：‘赔倒不必。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，倒要请教。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，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。我看时，是一段《乌蛇已癩》的题目。起首两行泛叙的是：‘潮州凡幼女皆蕴癩毒，故及笄须有人过癩去，方可婚配。女子年十五六，无论贫富，皆在大门外工作，诱外来浮浪子弟，交住弥月。女之父母，张灯彩，设筵席，会亲友，以明女癩去，可结婚矣’云云。那潮州人便道：‘这麻疯是我们广东人有的，我何必讳他。但是他何以诬蔑起我合府人来？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

他合族，还是我们潮州人谋了他的祖宗，他造了这个谣言，还要刻起书来，这不要气死人么！’说着，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——‘海盐吴炽昌号芴斥’，夹在护书里，说要打听这个人，如果还在世，要约了潮州合府的人，去同他评理呢。”述农道：“本来著书立说，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，怎么好胡说，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。我做了潮州人，也要恨他。”

我道：“因为他这一怒，我倒把那广东麻疯的事情，打听明白了。”述农道：“是啊。他那条笔记说的是癩，怎么拉到麻疯上来？”我道：“这个是朱子的典故。他注‘伯牛有疾’章说：先儒以为癩也。”据《说文》：‘癩，恶疾也’。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疯的雅名。”继之扑嗤一声，回过脸来，喷了一地的酒道：“麻疯还有雅名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不可笑，还有可笑的呢。其实麻疯这个病，外省也未尝没有，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；不过外省人不忌，广东人极忌罢了。那忌不忌的缘故，也不可解。大约广东地土热，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，外省不至于溃烂，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。广东地方，有犯了这个病的，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，另外造了一个麻疯院，专收养这一班人，防他传染。这个病非但传染，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，才看不出来，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。这一种人，便要设法过人了。男子自然容易设法。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，勾引行人，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。那上当的男子，可是从此要到麻疯院去的了。这个名目，叫做‘卖疯’，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，没有彰明昭著在自己家里做的，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尽，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，更何至于阖府都如此呢。”

继之愣愣的道：“你说还有可笑的，却说了半天麻疯的掌故，没有可笑的啊。”我道：“可笑的也是麻疯掌故，广东人最信鬼神，也最重始祖，如靴业祀孙臬，木匠祀鲁班，裁缝祀轩辕之类，各处差不多相同的。惟有广东人，那怕没得可祀的，他也要硬找出一个来，这麻疯院当中供奉的却是冉伯牛。”

正是：享此千秋奇血食，斯人斯疾尚模糊。未知麻疯院还有甚么掌故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六十一回

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

我说了这一句话，以为继之必笑的了。谁知继之不笑，说道：“这个附会得岂有此理！麻疯这个毛病，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，大约总是湿热相郁成毒，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。冉子是山东人，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。并且癩虽然是个恶疾，然而恶疾焉见得就是麻疯呢？这句注，并且曾经毛西河驳过的。”我道：“那一班溃烂得血肉狼籍的，拈香行礼起来，那冉子才是血食呢。”述农皱眉道：“在这里吃着喝着，你说这个，怪恶心的。”

我道：“广东人的迷信鬼神，有在理的，也有极不在理的。他们医家只止有个华佗；那些华佗庙里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，这不是无理取闹么。至于张仲景，竟是没有知道的。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。我在江、浙一带，看见水木两作都供的是鲁班，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，这不是还在理么。”继之摇头道：“不在理。有巢氏构木为巢，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。”我道：“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，他们供的不是古人。”述农道：“难道供个时人？”我道：“供的是个人，倒也罢了；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，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，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。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。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事业，本来中国没有的，他又不懂得去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，却供了一个吕洞宾。他还附会着说：有一回，吕洞宾座下的柳仙下凡，到剃头店里去混闹，叫他们剃头；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，足足剃了一整天，还剃不干净。幸得吕洞宾知道了，也摇身一变，变了个凡人模样，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，吹了一口仙气，变了一把剃刀，走来代他剃干净了。柳仙不觉惊奇起来，问你是甚么人，有这等法力。吕洞宾微微一笑，现了原形；柳仙才知道是师傅，连忙也现了

原形，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，倒身下拜。师徒两个，化一阵清风而去。一班剃头匠，方才知是神仙临凡，连忙焚香叩谢，从此就奉为祖师。”继之笑道：“这才象乡下人讲《封神榜》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，然而汉人剃头，有名色的，第一个要算范文程了，何不供了他呢？”继之道：“范文程不过是被剃的，不是主剃的。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，那才是剃头祖师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。还有那公用的，无论甚么店铺，都是供着关神。其实关壮缪并未到过广东，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。还有一层最可笑的：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，是关神之后。其实《三国志》载，‘庞德之子庞会，随邓艾入蜀，灭尽关氏家’，哪里还有个后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是小说之功。那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无论哪一种人，都喜欢看的。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，却又极推尊他，好象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作的，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。”我道：“《三国》这部书，不错，是好的；若说是为关壮缪而作，却没有凭据。”继之道：“虽然没有凭据，然而一部书之中，多少人物，除了皇帝之外，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，只有叙到他的事，必称之为‘公’，这还不是代一个人作墓碑家传的体裁么。其实讲究敬他忠义，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得多，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。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，就因为那一部《岳传》做得不好之故。大约天下愚人居多；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，见了一部小说，就是金科玉律，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，不象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。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，他们敬信了，不因不由的，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，就闹的请加封号，甚么王咧、帝咧，闹这种把戏，其实那古人的魂灵，已经不知散到哪里去了。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！”我道：“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奇了！这个人还有甚批评？倒要请教。”我道：“有人说他，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；况且十二道金牌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，何必就班师回去，以致功败垂成。”继之道：“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，也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。那时候严旨催迫，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。看他百姓遮留时，出诏示之曰：‘我不得擅留。’可见得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，不过史上没有载上那道诏书罢了。这样批评起古人来，哪里不好批评。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，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。看得一张平圆地球图的，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，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，不知支那之外，更有五洲万国的了。”我笑道：“天下未必有这等人。”继之道：“今年三月里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，来拜我，带来的一个翻译，就是这种议论。”述农道：“这种人谈他做甚么，谈起来呕气。还是谈我们那对迷信的见解，还可以说说笑笑。”我道：“要讲究迷信，倘使我开个店铺，情愿供桓侯，断不肯供壮缪。”述农道：“这又为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。店铺开张交易，供了桓侯，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‘张’字；若供了壮缪，一面才开张，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‘关’字来，这不是不祥之兆么。”说得述农、继之一齐笑了。

述农道：“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，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，可曾赌过没有？”我道：“说起来可是奇怪。那摊馆我也到过，但是挤拥的不堪，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。我倒并不不要赌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。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，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，用绿纸写了甚么‘地主财神’的神位，不住的烧化纸帛，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。”述农道：“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，只怕不是甚么祖师。”我道：“便是我也知道；只是他为甚用绿纸写的，不能无疑。问问他的土人，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述农道：“这龙门摊的赌博，上海也很利害，也是广东人顽的。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，巡捕房那等严密，却只拿他们不着。有一回，巡捕头查得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陋规，所以想着要去拿他，就有人通了风声。这一回出其不意，叫一个广东包探，带了几十个巡捕，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，真是雷厉风行，说走就走的了。走到半路上，那包探要吃吕宋烟，到一家烟店去买，拣了许久，才拣了一支，要自来火来吸着了。及至走到赌台时，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，只剩下两间大篷厂。巡捕头也愣住了，不知他们怎样得的信。没奈何，只放一把火，把那篷厂烧了回来。”我惊道：“怎么放起火来！”述农笑道：“他的那篷厂是搭在空场上面，

纵使烧了，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。”我道：“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。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他们那个赌场也是合了公司开的，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。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。那包探去买烟时，轻轻的递了一个暗号，又故意以拣烟为名，俄延了许久，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，坐上车子，飞奔的报信去了，这边是步行去的，如何不搬一个空。”

继之道：“不知是甚么道理，单是广东人欢喜赌。那骨牌、纸牌、骰子，制成的赌具，拿他去赌，倒也罢了。那绝不是赌具，落了广东人的手，也要拿来赌，岂不奇么！象那个闾姓，人家好好的考试，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。”述农道：“这种赌法，倒是大公无私，不能作弊的。”我道：“我从前也这么想。这回走了一次广东，才知道这里面的毛病大得很呢。”

第一件是主考、学台自己买了闾姓，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。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、学台，中这个不中那个的。最奇的，俗语常说，‘没有场外举子’，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，中了举人的了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个奇了！不曾入场，如何得中？”我道：“他们买闾姓的赌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。倘能多中了一个姓，便是头彩。那一班赌棍，拣那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，这是大众不买的。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，请了枪手，或者通了关节，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，自然要中了。等到放出榜来，报子报到，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，还疑心是做梦，或是疑心报子报错的呢。”继之道：“犯到了赌，自然不会没弊的，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乡科冒名的，不过中了就完了。等到赴鹿鸣宴、谒座主，还通知本人，叫他自己来。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，冒名小考的，并谒圣、簪花、谒师，都一切冒顶了，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，这等被人冒名的人，未免太便宜了。”我道：“说也奇怪，一名秀才值得甚么，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，竟有交了白卷，拿银票夹在卷里，希冀学台取进他的呢。”

继之道：“随便哪一项，都有人发迷的，象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。其实我也当过秀才，回想起来，有甚么意味呢。我们且谈正经事罢，我这几天打算到安庆去一走。你可到上海去，先找下一处房子，我们仍旧同住。只是述农就要分手，我们相处惯了，倒有点难以离开呢。我们且设个甚么法子呢？”述农道：“我这几年总没有回去过，继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，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，一则我也免于出门，二则同在上海，时常可以往来。”继之想了一想道：“也好。我来同你设一个法。但不知你要甚么馆地？”述农道：“那倒不必论定，只要有个名色，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。我这几天，也打算回上海去了。我们将来在上海会罢。”当下说定了。

过得两天，继之动身到安庆去。我和述农同到上海，述农自回家去了。我看定了房子，写信通知继之。约过了半个月，继之带了两家家眷，到了上海，搬到租定的房子里，忙了几天，才忙定了。

继之托我去找述农。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滨的，便进城去访着他，同到也是园一逛。这小小的一座花园，也还有点曲折，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。游了一回出来，迎面遇见一个人，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却留了一部浓胡子，走起路来，两眼望着天。等他走过了，述农问道：“你认得他么？”我道：“不。”述农道：“这就是为参了李中堂被议的那位太史公。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，他回避了出来，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。”我想起继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，此刻见了他的相貌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。一面和述农出城，到字号里去，与继之相见。

述农先笑道：“继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，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耽心些。”继之道：“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说，先免了受那一种齷齪气了。我这回到安庆去，见了中丞，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。我说起要代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，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式，因和他要了一张启事名片，等你想定了哪里，我就代你写一封荐信。”述农道：“有这种好说话的荐主，真是了不得！但是局卡衙门的事，我不想干了。这些事情，东家走了，我们也跟着散，不如弄

一个长局的好。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，只要有了个处馆的名色罢了。这里的制造局，倒是个长局——”我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好，好。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，你进去了，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。”述农也笑了一笑。议定了，继之便写了一封信，夹了片子，交给述农。不多几天，述农来说，已经投了信，那总办已经答应了。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，只等派事。坐了一会就去了。

此时已过了中秋节，继之要到各处去逛逛，所以这回长江、苏、杭一带，都是继之去的。我在上海没有甚事。一天，坐了车子，到制造局去访述农。述农留下谈天，不觉谈的晚了。述农道：“你不如在这里下榻一宵，明日再走罢。”我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就答应了。到得晚上，一同出了局门，到街上去散步。

到了一家酒店，述农便邀我进去，烫了一壶酒对吃。说道：“这里倒很有点乡村风味，为十里洋场所无的，也不可领略领略。”一面谈着天，不觉吃了两壶酒。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，接连一阵咯蹬咯蹬的脚步声。连忙抬头往外望时，只见一队兵，排了队伍，向局子里走去，正不知为了甚么事。等那队兵走过了，忽然一个人闯进来道：“不好了！局子里来了强盗了！”我听了，吃了一惊。取出表来一看，只得八点一刻钟，暗想时候早得很，怎么就打劫了呢。此时述农早已开发了酒钱，就一同出来。

走到栅门口，只见两排兵，都穿了号衣，擎着洋枪，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。进了栅门，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，也站了一排兵，严阵以待。走过护勇棚时，只见一个人，生得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儿，浓浓的眉毛，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，下颔上生成的挂脸胡子，却不曾留；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，却将袍脚撩起，掖在腰带上面，外面罩一件马褂，脚上穿了薄底快靴，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长的腰刀，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；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；在那里指手画脚，撇着京腔说话。一班护勇都垂手站立。述农拉我从旁边走过道：“这个便是总办。”走过护勇棚，向西转弯，便是公署，这里又是两排兵守着。过了公署，往北走了半箭多路，便是述农的住房。述农到得房里，叫当差的来问，外面到底是甚么事。当差的道：“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。”述农道：“谁见来？”当差的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正说话间，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。出来看时，只见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。看他那号衣，头一队是督标忠字营，第二队是督标信字营字样。正是：调来似虎如貔辈，要捉偷鸡盗狗徒。未知到底有多少强盗，如何捉获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二 回

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

述农指着西北角上道：“那边便是洋枪楼，到底不知有了甚么贼。这忠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，信字营在日晖港，都调了来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倘使认真有了强盗，不免要放枪，我们何苦冒险呢。”说话间，两队兵都走过了，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押着阵。那总办也跟在后头，一个家人扛着一枝洋枪伺候着过去。我到底耐不住，往北走了几步，再往西一望，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，一个个擎枪在手，肃静无哗。到底不知强盗在那里，只得回到述农处。述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。一会儿回来说道：“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，不放人出去。进来的兵只有两哨，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，也有分派在西炮台；沪军营也调来了，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。听见有几十个强盗，藏在洋枪楼里面呢。此刻又不敢开门，恐怕这里一开门，那里一拥而出，未免要伤人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奇了！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，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？”

正说话间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宁绸单缺襟袍，罩了一件崭新的团

花天青宁绸对襟马褂，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京靴，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。后面跟着两个家人，打着两个灯笼。家人后面，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，手里都拿着回光灯，在天井里乱照。述农便起身招呼。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，对我看了一眼，便问这是谁。述农道：“这是晚生的兄弟。”那人道：“兄弟还不要紧，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！”述农道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，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，不便走。”那人也不回话，转身出去，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。述农道：“这是会办。大约因为有了强盗，出来查夜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会办生得一张小白脸儿，又是那么打扮，倒很象个京油子，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。”

说话间，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。我道：“是了，只怕是打强盗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忽听得有人说话，述农喊着问是谁。当差的进来说道：“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。”述农忙叫快去打听，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。一会回来，笑了个弯腰捧腹。我和述农忙问甚么事情。当差道：“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，总办亲自出来督兵，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。提调查到大厅上面，看见角子上一团黑影，赶耐有声，便喝问是谁；喝了两声，不见答应。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枝六响手枪，见喝他不答应，以为是个贼，便放了一枪。谁知这一枪放去，汪的一声叫了起来，不是贼，是两只狗，打了一只，跑了一只。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，在提调身边擦过；提调吃了一惊，把手枪掉在地下，拾起来看时，已经跌坏了机簧，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。”说得我和述农一齐笑了。

我道：“今天我进来时，看见这局里许多狗，不知都是谁养的？”述农道：“谁去养他！大约是衙门、大局子，都有一群野狗，听其自己孳生，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，总够供他吃的。这里的狗，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，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，仍旧渡了过来。”我道：“狗这东西，本来懂点人事的，自然会渡回来。”述农道：“说这件事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：浙江抚台衙门也是许多狗，那位抚台讨厌他，便叫人捉了，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涨滩上去。这块涨滩上面，有几十家人家，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。那滩上的居民，除了完粮以外，绝不进城，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。那一群狗送到之后，一天天孳生起来，不到两年，变了好几百，内中还有变了疯狗的，践踏得那田禾不成样子。乡下人要赶他，又没处可赶，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。钱塘县派差去查过，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，践踏田禾。差人回来禀知，钱塘县回了抚台，派了两棚兵，带了洋枪出去剿狗。你说不是笑话么。”我听了，又说笑了一会。惦记着外面的事，和述农出来望望，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，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，却在熟铁厂帐房里坐着。

此时已有三更时分，望了一会，殊无动静，仍回到房里去。方才坐下，外面查夜的又来了。当头那人，生得臃肿肥胖，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，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，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罗长衫，也没罩马褂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脚上也穿了一双靴子，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，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。述农起身招呼。那人道：“还没睡么？”述农道：“没有呢。外面乱得很，也睡不安稳。”那人自去了。述农道：“这个便是提调。”我道：“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，一个会办么？”述农道：“还有一个襄办，这两天到苏州去了。”两个谈至更深，方才安歇。外面那洋号一回一回的，吹得呜呜响，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，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，如何睡得着。方才朦胧睡去，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，簌簌的铜鼓声大振起来。连忙起身一望，天色已经微明，看看桌上的钟，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。述农也起来了，忙到外面去看，只见忠字营、信字营、沪军营、炮队营的兵，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。

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，柳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，也不知是甚么东西，我便跨了上去，借他垫了脚，扶住了柳树，向洋枪楼那边望去。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，一个拿了钥匙开锁，这边站的三四排兵，都拿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。那开锁的人开了，便一人推一扇门，只推开了一点，便飞跑的走开了，却又不见有甚动静。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，嘴里喊了一句甚么话，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，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，把那大门推的开足了，鱼贯而入。这里忠、信两营，与及沪军营的兵，也跟着进去。不一会，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，一齐

开了。众兵在里面来来往往，一会儿又都出来了，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。进去的是兵，出来的依旧是兵，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。便下来和述农回房。

述农道：“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，这才是笑话呢。”我道：“倒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？”说话时，当差送上水，盥洗过，又送上点心来。当差说道：“真是笑话！原来昨天晚上，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，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恭，那手灯的火光，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。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，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，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，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。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，却把一个‘人’字，说成了一个‘贼’字。那总办慌了，却又把一个‘贼’字，听成了‘强盗’两个字。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，又挥了条子，请了忠、信两营来；去请沪军营请不动，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，请了令箭调来呢。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。”我和述农不觉一笑。

吃过点心，不久就听见放汽筒开工了。开过工之后，述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，十点钟时候，方才回房。走过一处，听得里面人声嘈杂，抬头一看，门外挂着“议价处”三个字的牌子。我问这是甚么地方。述农道：“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么，是买东西的地方。你可要做生意？进去看看，或者可以做一票。”我道：“生意不必一定要做，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。”述农便领了我进去。

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，旁边一间，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，围着许多人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。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，述农介绍了与我相见，通过姓名，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，一个是誊帐司事。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。我道：“进来见识见识罢了，有合式的也可以做点。”委员一面问我宝号，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。我一面告诉了，一面接过那张纸看时，上面写着：“请饬购可介子煤三千吨、豆油十篓、高粱酒二篓”等字。旁边又批了“照购”两个字，还有两个长方图书磕在上面。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，但不知那豆油、高粱酒，这里买来何用。看罢了，交还委员。委员问道：“你可会做煤么？这是一票大生意呢。”我道：“会是会的。不知要栈货，还是路货？”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道：“此地向来不用栈货的，都是买路货。”我道：“这两年头番可介子很少了。”委员道：“我们不管头番、二番，只要东西好，价钱便宜。”我道：“关税怎样算呢？”委员道：“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。”我道：“不知要几天交货？”委员道：“二十天、一个月，都可以。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，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。多少银子一吨？你说罢。”我默算一算道：“每吨四两五钱银子罢。”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道：“我四两四。”那委员又对那些人道：“你们呢？”却没人则声。委员又对我道：“你呢，再减点，你做了去。”我道：“那么就四两三罢。”又一个宁波人抢着道：“我四两二。”我心中暗想，这个哪里是议价，只是在这里跌价。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，这里是拍买呢。算一算，这个价钱没甚利息，我便不再跌了。那宁波人对我道：“你再跌罢，再跌一钱，你做了去。”我道：“三千吨呢，跌一钱便是三百两，好胡乱跌么。”委员道：“你再减点罢，早得很呢。”我筹算了一会道：“再减去五分罢。”说犹未了，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，接着大声吼道：“我四两，齐头数！”接着，哄然一声叫好。

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，和我作对。这个情形，外头拍卖行也有的，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，及至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，他们便很命把价抬起来。照这样看起来，纵使我再跌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，我何不弄他们一弄，看他们怎样。想罢，便道：“三两九罢。”道犹未了，忽的一声跳起一个宁波人来，把手一扬，喊道：“三两五！”接着又是哄然叫好。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，叫他写。我在旁边看时，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，甚么限月日交货，甚么不得以低货蒙充等字样，都是刻就的，只要把现在所定的货物、价目，填写上去便是了。看他拿起笔要写时，我故意道：“三两四如何？”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道：“三两三！”我道：“三两二。”便有一班人劝他道：“让他做了去罢。”我心中一想，不好，他倘让我做了，吃亏不少，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。想犹未了，只听他大喊：“三两一！我今日要让旁人做了，便不是个好汉！”我笑道：“我三两，你还能进关么？”他抢着喊道：“二两九！”我也抢

着道：“二两八。”他把双脚一跳，直站起来道：“二两五！”我道：“四钱半。”他便道：“让你，让你。”我一想，不好了，这回真上当了。便坐下去，拿过承揽纸来，提笔要写。忽听得另外一个人道：“二两四我来！”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，乐得推给他去做了。

那个人写好了，两个委员画了押。又议那豆油、高粱酒，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，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。等他写好时，已听得呜呜的汽筒响，放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不见了述农，想是先走了。那些人一哄而散。我也出了议价处，好得贴着隔壁便是述农住的地方，我见了述农，说起刚才的情形。因说道：“这一票煤，最少也要赔两把银子一吨，不知他怎么做法。你在这里头，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。”述农道：“这里是各人管各事的，怎样打听得出来，而且我还生得很呢。”我道：“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，我看见为数太少了，不去和他抢夺罢了。”

说话间，已经开饭。饭后别过述农，出来叫了车，回家走了一次，再到号里去，闲闲的又和管德泉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。德泉吐出舌头来道：“你几乎惹出事来！这个生意做得的么！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，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！”我道：“我算过，从日本运到这里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，如果四两五钱做了，何至受累？”德泉道：“就算三两八办到了，赚了七钱银子一吨，三七二千一到手了。轮船到了黄浦江，你要他驶到南头，最少要加他五十两。到了码头上，看煤的人来看了，凭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东洋可介子，也说你是次货，不是碎了，便是潮了，挑剔了多少。有神通的，化上二三百，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，就万幸了。等到要起货时，归库房长夫经手，不是长夫忙得没有工夫，便是没有小工，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；轮船上耽搁他一天，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，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。好容易交清了货，要领货价时，他却给你个一搁半年，这笔拆息你和谁算去！他们是做了多年的，一切都熟了，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，所有里面议价处、核算处、库房、帐房，处处都要招呼到。见了委员、司事，卑污苟贱的，称他老爷、师爷；见了长夫、听差，呵腰打拱的，和他称兄道弟。到了礼拜那天，白天里在青莲阁请长夫、听差喝茶开灯，晚上请老爷、师爷在窑姐儿里碰和喝酒。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他们免不得要遍行贿赂的了。那里面人又多，照这样办起来，纵使做点买卖，哪里还有好处？”德泉道：“贿赂遍不遍，未曾见他过付，不能乱说。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，所以你今天到了，他们便拚命的和你跌价，等你下次不敢去。他吃亏做了的买卖，便拿低货去充。譬如今天做的可介子，他却去弄了蒲古来充；如果还要吃亏，他便搀点石头下去，也没人挑剔。等你明天不去了，他们便把价钱掙住了不肯跌；再不然，值一两银子的东西，他们要价的时候，却要十两，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，到了五六两，也就成交了。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得，单知道要便宜。他们那赚头，却是大家记了帐，到了节下，照人数公摊的。你想初进去的人，怎么做得他们过！”我听了这话，不觉恍然大悟。

正是：回首前情犹在目，顿将往事一撷心。不知悟出些甚么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三 回

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

我听德泉一番话，不觉恍然大悟道：“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，没有人和他抢夺。这两天豆油的行情，不过三两七八钱，他却做了六两四钱；高粱酒行情，不过四两二三，他却

做了七两八钱；可见得是通同一气的了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些话，我也是从佚庐处听来的，不然我哪里知道。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；后来一个甚么人上了条陈，说买办不妥，不如设了报价处，每日应买甚么东西，挂出牌去，叫各行家弥封报价，派了委员会同开拆，拣最便宜的定买。谁知一班行家得了这个信，便大家联络起来。后来局里也看着不对，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，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。起先大家要抢生意，自然总跌得贱些，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。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，多要点价钱，不能算弊病；那卖货的和那受货的联络起来，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，不是受货人自用之货，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。”我道：“从前既是用买办的，不知为甚么又要改了章程，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个就难说了。官场中的事情，只准你暗中舞弊，却不准你明里要钱。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，商家交易一个九五回佣，几乎是个通例的了。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，少说点，也有二三十万，那当买办的，安分照例办去，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，他何必再作弊呢。虽然说人心没厌足，谁能保他！不过作了弊，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，撤了这个差使，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。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，除了舞弊，再不想有丝毫好处，就是闹穿了，开除了，他那个事情本来不甚可惜。这般利害相衡起来，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。谁知官场中却不这么说，拿了这照规矩的佣钱，他一定要说是弊，不肯放过；单立出这些名目来，自以为弊绝风清，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。”

我道：“他买货是一处，收货是一处，发价又是一处，要舞弊，可也不甚容易。”德泉道：“岂但这几处，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，连小工都是通同一气的。小工头，上海人叫做‘箩间’。那边做箩间的人，却兼着做砖灰生意，制造局所用的砖灰，都是用他的。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，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。有一回，买了一票砖，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。这里起造房子的砖，叫做‘新放砖’，名目是二寸厚，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。制造局买砖，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；其实此举也是多事，一二分的上下，起造时，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。他那验厚薄之法，是用五块砖迭起，把尺一量，是十寸，便算对了。那做砖灰生意的，自己是个箩间，验起来时自然容易设法，厚的薄的搀起来迭，自然总在十寸光景。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。有一回，跑了个生脸的人，去承揽了十万新放砖。等到送货的时候，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。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迭在一处，薄的和薄的迭在一处，拿尺量起来，不是量了十一寸，便是量了九寸。收货的司事，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，说一定不能用，完全要退回去。又说甚么工程赶急，限时限刻，要换了好货来。害得那家人家，雇了他的小工，一块一块的拣起来，十成之中，不过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。只得到窑里去商量，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。十万砖，送了七次，还拣不到四万。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。那家人家没了法，只得不做这个生意，把下余未曾交齐的六万多砖，让给他去交货，每万还贴还他若干银子，方才了结。还要把人家那三万多的货价，捺了五个月，才发出来。照这样看去，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么。这样把持的情形，那当总办的木头人，哪里知道！说起来，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。”我道：“发价是局里的事，他怎么能捺得住？”德泉道：“他只要弄个玄虚，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帐房里，帐房又从何发起！纵使发票已经到了帐房，他帐房也是通的，又奈他何呢。”

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，是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等到继之查察了长江、苏、杭一带回来，已是十月初旬了。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，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，十分紧急，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。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，德泉道：“这位大财东，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，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，姓古，名叫雨山。他当学徒时，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，往来得甚是亲密。有一回，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二百银子，没处张罗，便和雨山商量。雨山便在店里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。过得一天查出了，知道是他偷的。问他偷了给谁，他却不肯说。百般拷问，他也只承认是偷，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。累得荐保的人，受了赔累。店里把他赶走了，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。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，便招呼了他，叫他开个钱

庄，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，他就此起了家。他那经营的手段，也实在利害，因此一年好似一年，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。也真会笼络人，他到一处码头，开一处店，便娶一房小老婆，立一个家。店里用的总理人，到他家里去，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。住上几个月，他走了，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。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，自然格外巴结了，所以没有一处店不是发财的。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。象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，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骗了，你说奇不奇。”

我道：“是怎么个骗法呢？”德泉道：“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，常常拿洋钱出来卖。却卖不多，不过一二百、二三百光景。然而总便宜点：譬如今天洋价七钱四分，他七钱三就卖了；明天洋市七钱三，他七钱二也就卖了，总便宜一分光景。这些钱庄上的人，眼睛最小，只要有点便宜给他，那怕叫他给你捧屁股，都是肯的。上海人恨的叫他‘钱庄鬼’。一百元里面，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，他如何不买，甚至于有定着他的。久而久之，闹得大家都知道了。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，他说是自己做的。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，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。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，托人买了他二百元，请外国人用化学把他化了，和那真洋钱比较，那成色丝毫不低。不觉动了心，托人介绍，请了他来，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，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。他道：‘做是很容易的，不过可惜我本钱少；要是多做了，不难发财。成本每元不过六钱七八分的谱子。’古雨山听了，不觉又动了心，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。他道：‘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，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，我们还有饭吃么！’雨山又许他酬谢，他只是不肯教。雨山没奈何，便道：‘你既然不肯教，我就请你代做，可使得？’他道：‘代做也不能。你做起来，一定做得不少，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，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。这件东西，只要得了窍，做起来是极容易的，不难就被你们偷学了去。’雨山道：‘我就信你，请你拿了银子去做。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？’他道：‘就是你信用我，我也不敢担承得多。至于做起来，一天大约可以做三四千。’雨山道：‘那么我和你定一个合同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，专代我做。你六钱七八的成本，我照七钱算给你，先代我做一万元来，我这里便叫人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。’他只推说不敢担承。说之再四，方才应允。订了合同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，约定明天送银子去。除了明天不算，三天可以做好，

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。到了明天，这里便慎重其事的，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。到第四天，打发人去取洋钱，谁知他家里，大门关得紧紧的，门上粘了一张‘召租’的帖子，这才知道上当了。”

我道：“他用了多少本钱，费了多少手脚，只骗得七千银子，未免小题大做了。”德泉道：“你也不是个好人，还可惜他骗得少呢。他能用多少本钱，顶多卖过一万洋钱，也不过蚀了一百两银子罢了。好在古雨山当日有财神之目，去了他七千两，也不过是‘九牛一毛’，‘太仓一粟’。若是别人，还了得么。”我道：“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。你看他这回的倒帐，不是为屯积了多少丝，要想垄断发财所致么。此刻市面各处都被他牵动，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。”

正说话间，继之忽然跑了来，对我道：“苟才那家伙又来了。他来拜过我一次，我去回拜过他一次，都说些不相干的话。我厌烦的了不得，交代过家人们，他再来了，只说我不在家，挡驾。此刻他又来了，直闯进来。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，他说有要紧话，坐在那里，叫人出来找我。我从后门溜了出来。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，说到我的事情，你是全知道的，随意回复他就是了。”我听了莫名其妙，只得回去。原来我们住的房子，和字号里只隔得一条胡同，走不多路便到了。当下与苟才相见，相让坐下。苟才便问继之到哪里去了。我道：“今天早起还在家，午饭后出去，遇了两个朋友，约着到南翔去了。”苟才愕然道：“到南翔做甚么？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？”我道：“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，家里自然不知。听说那边有个古漪园，比上海的花园，较为古雅。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，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好雅兴！但不知几时才回来？”我道：“不过一两天罢了。不知有甚么要紧事？”

苟才沉吟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。倘使他明天回来，请他尽明天给我个信，我有人到南京。”我道：“到底为甚么事，何妨告诉我。继之的事，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，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，也未可知。”苟才又沈吟半晌道：“其实这件事本是他的事，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，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。兄弟这回到上海，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。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，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。临行的时候，偶然说起，说是还差四十两金首饰，很费踌躇。兄弟到了这里，打听得知继之还在上海，一想，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，能够托人送了四十两金子进去，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么。”我道：“大人先和继之说时，继之怎样说呢？”苟才道：“他总是含含糊糊的。”我道：“他请假措资，此时未必便措了多少，一时怕拿不出来。”苟才道：“他哪里要措甚么资！我看他不过请个假，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。哪里有措资的人，堂哉皇哉，在上海打起公馆的？”

我暗想：大约继之被他这种话聒得麻烦了，不如我代他回绝了罢。想罢，便道：“大人这一个‘避’字，倒是说着了。然而只着得一半。继之的避，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，却是要永远避开仕路的意思。此刻莫说是要化钱回任，便是不化钱叫他回任，只怕也不愿意的了。他常常和我说，等过了一年半载，上头不开他的缺，他也要告病开缺，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。”苟才愕然道：“这个奇了。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，何至如此！若说碰钉子呢，我们做官的人，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！要都是这么使脾气，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么！”我道：“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，无奈他主意打定了，凭劝也劝不过来。大人这番美意，我总达到就是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就是继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此刻已经得了实缺，巴结点的干，将来督抚也是意中事。”我没得好说，只答应了两个“是”字。苟才又道：“令伯许久不见了，此刻可好？在哪里当差？”我道：“在湖北，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差事怕不坏罢？”我道：“这倒不知道。”苟才道：“沾着厘捐的，左右没有坏差使。”说着，两手拿起茶碗，往嘴唇上送了一送，并不曾喝着一点茶；放下茶碗，便站起来，说道：“费心继翁跟前达到这个话，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，还是早点出山的好。”我一面答应着，就送他出去。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，他一定拦住，我便回了进来。

继之的家人高升对我道：“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，别人求也求不着的，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？求老爷好歹劝劝，我们老爷答应了，家人们也沾点儿光。”我笑道：“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，叫我怎样劝呢。”高升道：“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，不愿意做官，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。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，就是没有机会，也要找路子呢。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么，到任不满三个月，上忙没赶上，下忙还没到，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，叫他那舅老爷出去，左弄右弄，不知怎样弄拧了，就撤了任，闹了一身的亏空。后来找了一条路子，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，和藩台有交情，能说话；可是王老爷没有钱化，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，凑上了一吊多银子，不就回了任了吗。虽然赶回任的时候，把下忙又过了，明年的上忙还早着；到此刻，可是好了。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，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，也可以使得。请老爷和家人说说。”我道：“你跟你老爷这几年，还不知他的脾气吗。我可不能代你去碰这个钉子，要说你自己说去。”高升道：“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。”我正要走进，字号里来了个出店，说有客来了。我便仍到字号里来。

正是：仕路方聆新怪状，家庭又听出奇闻。不知那来客是谁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四 回

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

那客不是别人，正是文述农。述农一见了，便猝然问道：“你这个摇头大老爷，是哪

里弄来的？”我愕然道：“甚么摇头大老爷？我不懂啊。”继之笑道：“官场礼节，知县见了同、通，都称大老爷。同知五品，比知县大了两级，就叫他一声大老爷，似乎还情愿的，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。至于通判，只比他大得一级，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，不情愿，就要摇头了，所以叫做摇头大老爷。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典之后，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，所以托你令姊抄了那卯数、号数出来，托述农和你办去。其余你问述农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。”述农道：“你令伯上了人家的当了，这张照是假的。”我不觉愕然，愣了半天道：“难道部里的印信，都可以假的么？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？”述农道：“我把你官照的号码抄去，托人和你办封典；部里复了出来，说没有这张照，还不是假的么。”我道：“这真奇了！那一张官照的板可以假得，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！这做假的，胆子就很不小。”继之道：“官照也是真的，印信也是真的，一点也不假，不过是个废的罢了。你未曾办过，怨不得你不知道。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，系先填一张实收，由捐局汇齐捐款，解到部里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，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，去倒换官照。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，恐怕报捐的不踊跃，便变通办理，先把空白官照，填了号数，发了出来，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。有来报捐的，马上就填给官照。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，不消缴部，只要报明由第几号起，用到第几号，其余均已销毁，部里便注了册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，叫做废照。外面报过废的照，却不肯销毁，仍旧存着，常时填上个把功名，送给人作个顽意儿；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冠带，充做有职人员的，谁还去追究他。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，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。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，虽不想做官，也想弄个顶戴。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，那边捐官极不容易，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，到那边去骗人。你的那张，自然也是废照。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，请他向前路追问。只怕——”说到这两个字，继之便不说了。述农道：“其实功名这样东西，真的便怎么，假的弄一个顽顽也好。”

我听了这话，想起苟才的话来，便告诉了继之。继之道：“这般回绝了他也好，省得他再来麻烦。”我道：“大哥放着现成真的不去干，我却弄了个假的来，真是无谓。”述农道：“这样东西，真的假的，最没有凭据。我告诉你一个笑话：我们局里前几年，上头委了一个盐运同来做总办。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道班，这一位是破天荒的。到差之后，过了一年多，才捐了个候选道。你道他为甚么加捐起来？原来他那盐运同是假的。”继之道：“假功名，戴个顶子顽顽就罢了，怎么当起差来？”述农道：“他还是奉宪准他冒官的呢。他本是此地江苏人。他的老兄，是个实缺抚台。他是个广东盐大使。那年丁忧回籍，办过丧事之后，不免出门谢吊；谢过吊，就不免拜客。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，便代自家兄弟求差使，说本籍人员，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使，但如洋务、工程等类，也求赏他一个。总督答应了，他便递了一张‘广东候补盐大使某某’的条子。说过之后，许久没有机会。忽然一天，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，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。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，书桌上、书架上、护书里、抽屉里，翻遍了都没有。便仔细一想，把他名字想了出来，却忘了他的官阶。想了又想，仿佛想起一个‘盐’字，便糊里糊涂给他填上一个盐运同。这不是奉宪冒官么。”我道：“他已经捐过了道班，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不然哪里知道，后来他死了，出的讣帖，那官衔候选道之下，便是广东候补盐大使，竟没有盐运同的衔头，大家才知道的啊。”

继之道：“自从开捐之后，那些官儿竟是车载斗量，谁还去辨甚么真假。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，都是个官，只除了小工、车夫与及小买卖的，是百姓罢了。”述农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！上一个礼拜，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，吃的时候晚了，我想回家去，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到也是园滨还远得很，不如回局里去。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。那车夫是个老头子，走的慢得很。我叫他走快点，情愿加他点车钱。他说走不快了，年轻时候，出来打长毛，左腿上受过枪弹，所以走起路来，很不便当。我听了很以为奇怪，问他跟谁去打长毛，他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历来。他还是花翎、黄马褂、硕勇巴图鲁、记名总兵呢。背出那履历来，很是内行，断不是个假的。还有这里虹口鸿泰木行一个出店，也是个花翎、参将衔的都司。这

都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。”德泉道：“方佚庐那里一个看门的，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实缺的参将呢。”继之道：“军兴的时候，那武职功名，本来太不值钱了；到了兵事过后，没有地方安插他们，流落下来，也是有的。那年我进京，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，署款是：‘解弁将军’。那首诗很好的，可惜我都忘了。只记得第二句是‘到头赢得一声驱。’只这七个字，那种抑郁不平之气，也就可想了。”当下谈了一会，述农去了，各自散开。

我想这废照一节，不便告诉母亲，倘告诉了，不过白气恼一场，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。于是写就一封信，交信局寄去。回到家来，我背着母亲、婶娘，把这件事对姊姊说了。姊姊道：“这东西一寄了来，我便知道有点蹊蹊。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，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，何必费他的心，弄这东西来。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，有心代他瞒到底，免得伯娘白生气。”我道：“便是我这也是这个意思，姊姊真是先得我心了。”姊姊道：“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便是真的，你未必便能出去做。就出去了，也未必混得好。前回在南京的时候，继之得了缺，接着方伯升到安徽去，那时你看干娘欢喜得甚么似的，以为方伯升了抚台，继之更有照应了。他未曾明白，隔了一省，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。俗语说的好，朝里无人莫做官，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。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，靠着谁来照应呢？并且就算有人照应，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。并且一走了官场，就是你前回说的话，先要学的卑污苟贱，灭绝天良。一个人有好人不学，何苦去学那个呢。这么一想，就管他真的也罢，废的也罢，你左右用他不着。不过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就顿住了口，歇一歇道：“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，前两天我听继之和伯娘说起，我们的股本，积年将利作本，也上了一万多了。哪里不弄回三千银子来，只索看破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不错，这里面很象有点盈虚消息。倘使老人家的几个钱，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，我便不至于出门。不出门，便不遇见继之，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。到了此刻，却强我做达人。”

说话之间，婶娘走了进来道：“侄少爷在这里说甚么？大喜啊！”我愕然道：“婶婶说甚么？喜从何来？”婶娘对我姊姊说道：“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，把自己的事，全然不管，连问他也装做知道了。”姊姊道：“这件事来往信，一切都是我经理的，难怪他不知道。”婶娘道：“难道继之也不向他提一句？”姊姊道：“他们在外边遇见时，总有正经事谈，何必提到，况且继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。”说着，又回头对我道：“你从前定下的亲，近来了好几封信催娶了，已经定了明年三月的日子。这里过了年，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。瞒着你，是伯娘的主意，说你起服那一年，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，要回去娶媳妇儿，你总是推三阻四的。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，先定了日子，到了时候，不由你不去。”我笑着站起来道：“我明年过了年，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，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。”说着，走了下楼。

光阴荏苒，转瞬又到了年下，正忙着各处的帐目，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，我拆开一看，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，末后写着说：“我因知王俎香在湘省办捐，吾侄之款，被其久欠不还，屡次函催，伊总推称汇兑不便。故托其即以此款，代捐一功名，以为吾侄他日出山之地。不图其以废照塞责。今俎香已死，虽剖吾心，无以自明。惟有俟吾死后，于九泉之下，与之核算”云云。我看了，只好付之一笑。到了晚上回家，给姊姊看了，姊姊也是一笑。

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，不觉又到了新年。过年之后，便商量动身。继之的老太太也急着要带撤儿回家谒祖，一定要继之同去。继之便把一切的事都付托了管德泉，退了住宅房子，一同上了轮船。在路走了四天，回到家乡，真是河山无恙，桑梓依然。在上海时，先已商定由继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。好在继之的房子多，尽拨得出来。所以起岸之后，一行人轿马纷纷，都向继之家中进发。伯衡接着，照应一切行李。当日草草在继之家中歇了一天。次日，继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、两进深的宅子，指拨给我。我道：“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啊。”继之道：“住是住不了，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。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，住远了不便。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，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；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，内眷们便

可以不出大门一步，从花园里往来了。这是家母的意思，你就住了罢。”我只得依了。继之又请伯衡和我过去，叫人扫除一切。

原来这所房子，是继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。正屋是三开间、两进深；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，一间小小花厅，带着一间精雅书房；东面另有一间厨房：位置得十分齐整。伯衡帮着忙，扫除了一天，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。动用的木器家伙，还是我从前托伯衡寄存的，此时恰好应用，不够的便添置起来。母亲住了里进上首房间，婶娘暂时住了花厅，姊姊急着回婆家去了。我这边张罗办事，都是伯衡帮忙。安顿了三天，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，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。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，这个说来帮忙，那个说来办事，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了。

有一天，要配两件零碎首饰，我暗想尤云岫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，何不到他那里去买，也顺便看看他。想罢，便一路走去。久别回乡的人，走到路上，看见各种店铺，各种招牌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，都是似曾相识，如遇故人，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。走到云岫那店时，谁知不是首饰店了，变了一家绸缎店。暗想莫非我走错了，仔细一认，却并未走错。只得到左右邻居店家去问一声，是搬到哪里去了，谁知都说不是搬去，却是关了。我暗想云岫这个人，何等会算计，何等尖刻，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。只得到别家去买。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，走不上多少路，就有了首饰店，我进去买了。因为他们同行，或者知道实情，顺便问问云岫的店为甚么关了。一个店伙笑道：“没有关。”说着，把手往南面一指道：“搬到那边去了。往南走出了栅栏，路东第一家，便是他的宝号。”我听了，又暗暗诧异，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。

谢过了那店伙，便向南走去，走出半里多路，到了栅栏，踱了过去。向路东第一间一望，只是这间房子，统共不过一丈开阔，还不到五尺深；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，架着两个玻璃扁匣，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；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，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，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，连柜台也没有一张。回过头来一看，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，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，匣里零零落落的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，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，是“包金法蓝”四个字。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，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，那帽顶结子，变了黑紫色的了；露出那苍白短头发，足有半寸多长，犹如洋灰鼠一般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袄，肩上襟前，打了两个大补钉。仔细一看，正是尤云岫，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。我跨进去一步，拱拱手，叫一声世伯。他抬起头来，我道：“世伯还认得我么？”云岫连忙站起来弯着腰道：“嘎，咦，啊，唔！哦，哦，哦！认得，认得！到哪里去？请坐，请坐！”我见他这种神气，不觉忍不住要笑。

正要答话，忽听得后面有人叫我。我回头一看，却是伯衡。我便对云岫道：“我有一点事，回来再谈罢。”弯了弯腰，辞了出来，问伯衡甚么事。伯衡道：“继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，叫我剪料，恰好遇了你，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。”我道：“这个随便你去买了就是，那有我自己去拣之理。”伯衡道：“既如此，买了穿不得的颜色，你不要怨我。”我道：“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！”伯衡道：“不是我要买，老太太交代，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。”我笑道：“老太太总还当我是小孩子，在他跟前，穿得老实点，他就不欢喜。今年新年里，还送我一条洒花腰带，硬督着要我束上，你想怎好拂他的意思。这样罢，袍料你买了蜜色的罢，只说我自己欢喜的，他老人家看了，也不算老实，我还可以穿得出。劳了你驾罢，我要和云岫谈谈去。”伯衡答应去了。

我便回头再到云岫那里。云岫见了，连忙站起来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！你几时回来的？我这才想起来了。你头回来，我实在茫然。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，一呵腰，那种神气，活象你尊大人，我这才想起来了。请坐，请坐！”我看他只管说请坐，柜台外面却并没一把椅子。

正是：剩有阶前盈尺地，不妨同作立谈人。柜台外面既没有椅子，不知坐到那里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五 回

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

云岫一口气说了六七句“请坐”，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凳子，连忙弯下腰去，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。我忙着：“不必了，我们到外面去谈谈罢。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？”云岫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们外面去谈，这里不要紧的。”于是一同出来，拣了一家酒楼要上去。云岫道：“到茶楼上去谈谈，省点罢。”我道：“喝酒的好。”于是相将登楼，拣了坐位，跑堂的送上酒菜。

云岫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，我约略说了一点。转问他近年景况。云岫叹口气道：“我不料到了晚年才走了坏运，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，便弄到我一败涂地！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，不上半年，先兄，先嫂，以及内人、小妾，陆续的都不在了；半年工夫，我便办了五回丧事。正在闹的筋疲力尽，接着小儿不肖，闯了个祸，便闹了个家散人亡！直是令我不堪回首！”我道：“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么？”云岫道：“这个哪里好算一个店，只算个摊罢了。并且也没有货物，全靠代人家包金、法蓝，赚点工钱，哪里算得个生意！”我道：“那个老婆子又是甚么人？”云岫道：“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，每年租钱要十元洋钱，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！因此分租给他，每年也得他七元，我只要出三元就够了。”说时不住的歔歔叹息。我道：“这个不过暂屈一时，穷通得失，本来没有一定的。象世伯这等人，还怕翻不过身来么！”云岫道：“这么一把年纪，死期也要到快了，才闹出个朝不谋夕的景况来。不饿死就好了，还望翻身么！”我道：“世伯府上，此时还有甚人？”云岫见问，摇头不答，好象就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我也不便再问，让他吃酒吃菜。又叫了一盘炒面，他也就不客气，风卷残云的吃起来。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，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。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，一文不曾付过；分租给人家的七元，早收来用了。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，在身边摸一摸，还有几元洋钱，两张钞票；洋钱留着，恐怕还要买东西，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，却是十元一张的，便递了给他道：“身边不曾多带得钱，世伯不嫌褻渎，请收了这个，一张清了房钱，一张留着零用罢。”云岫把脸涨得绯红，说道：“这个怎好受你的！”我道：“这个何须客气。朋友本来有通财之义，何况我们世交，这缓急相济，更是平常的事了。”云岫方才收了。叹道：“人情冷暖，说来实是可叹！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，一切的乡绅世族，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。办起大事来，那一家不请我帮忙。就是你们贵族里，无论红事、白事，那一回少了我的。自从倒败下来，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。先母躺了下来，还是很热闹的；及至内人死后，散出讣帖去，应酬的竟就寥寥了；到了今日，更不必说了。难得你这等慷慨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你老翁在家时，我就受他的惠不少，今天又叨扰你了。到底出门人，市面见得多了，手段是两样的。”说着，不住的恭维。一时吃完了酒，我开发过酒钱，吃得他醺然别去。我也就回家。

晚上没事，我便到继之那边谈天，可巧伯衡也在书房里。我谈起云岫的事，不觉代他叹息。伯衡道：“你便代他叹息，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，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呢。你从前年纪小，长大了就出门去了，所以你不知道他。他本是一个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的人啊！”我道：“他好好的一家铺子，怎样就至于败涂地？”伯衡道：“你今天和他谈天，有说起他儿子的事么？”我道：“不曾说起。他儿子怎样？”伯衡道：“杀了头了！”我猛吃了一大惊道：“怎样杀的？”伯衡笑道：“杀头就杀了，还有多少样子的么。”我道：“不是。是我急了，为甚么事杀的？”伯衡道：“他家老大没有儿子，云岫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，要算是兼桃两房的了，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。到长大了，便吃喝嫖赌，没有一样不干。没钱化，到家

来要；赌输了，也到家来要。云岫本来是生性吝啬的，如何受得起！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，不怕云岫不依。及至云岫丁了忧，便想管束他，哪里管束得住。接着他家老夫夫妻都死了，手边未免拮据，不能应他儿子所求。他儿子妙不可言，不知跑到那里弄了点闷香来，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，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，把所有的现银首饰，搜个一空。又搜出云岫的一本底稿来。这本底稿在云岫是非常秘密的，内中都是代人家谋占田产，谋夺孀妇等种种信札，与及诬捏人家的呈子。他儿子得了这个，欢喜的了不得，说道：‘再不给我钱用，我便拿这个出首去！’云岫虽然闷住，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，只不过说不出话来，动弹不得。他儿子去了许久，方才醒来，任从气恼暴跳，终是无法可施。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；有时到店里去走走，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。你道他外面做甚么？原来是做了强盗！抢了东西，便拿到店里，店里本有他的一个卧房，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。有一回，又纠众打劫，拒伤事主。告发之后，被官捉住了，追问赃物窝藏所在，他供了出来。官派差押着到店里起出赃物，便把店封了，连云岫也捉了去，拿他的同知职衔也详革了。罄其所有打点过去，方才仅以身免。那家店就此没了。因为案情重大，并且是积案累累的，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。云岫的一妻一妾，也为这件事，连吓带痛的死了。到了今日，云岫竟变了个孤家寡人了。”我听了，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甚人，他现出了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。当下又谈了一会，方才告别回去。这几天没事，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。有时谈到尤云岫，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。我暗想虽然云岫为人可恶，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云岫那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，那一个不和他拉相好。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，为甚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，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？这种行径，虽未尝投井，却是从而下石了。炎凉之态，想着实在可笑可怕。闲话少提。不知不觉，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。到了这天，云岫也还备了蜡烛、花爆等四式礼物送来。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，哪里还好受他的。然而这些东西，我纵然退了回去，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，只得受了下来，交代多给他脚钱。又想到这脚钱是来人得的，与他何干，因检出一张五元的钞票，用信封封固了，交与来人，只说是一封要紧信，叫他带回去交与云岫。这里的拜堂、合卺、闹房、回门等事，都是照例的，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。

匆匆过了喜期，继之和我商量道：“我要先回上海去了，你在家多住几时。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。我到上海之后，过几时写信来叫你；等你到了，我再回来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倒好，正是瓜时而往，及瓜而代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们又不是戍兵，何必约定日子，不过轮流替换罢了。”商量既定，继之便定了日子，到上海去了。

一天，云岫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，要借一百银子。我回信给他，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，带回来有限，办喜事都用完了。回信去后，他又来了一封信，说甚么“尊翁去世时，弟不远千里，送足下到浙，不无微劳，足下岂遂忘之？”云云。我不禁着了恼，也不写回信，只对来说知道了。来说人道：“尤先生交代说，要取回信呢。”我道：“回信明日送来。”那人才去了。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，只诉诉穷苦还好；若提到前事，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！此后你莫想我半文。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，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，岂有不帮忙之理。到了明日，云岫又送了信来。我不觉厌烦了，叫人把原信还了他，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，要半个月才得回来。

从此我在家里，一住三年。娣娘便长住在我家里。姊姊时常归宁。住房后面，开了个便门，通到花园里去，便与继之的住宅相通，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。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、上海，又觉有趣了。撤儿已经四岁，生得雪白肥胖，十分乖巧，大家都逗着他顽笑，更不寂寞，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。

直到三年之后，继之才有信来叫我去。我便定了日子，别过众人，上轮船到了上海，与继之相见。德泉、子安都来道候。盘桓了两天，我问继之几时动身回去。继之道：“我还不走，却要请你再走一遍。”我道：“又到哪里？”继之道：“这三年里面，办事倒还顺手。前年去年，我亲到汉口办了两年茶，也碰了好机会。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、京城两处去走走，

察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甚么。”我道：“几时去呢？”继之道：

“随便几时，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。”

说话之间，文述农来了，大家握手道契阔。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，述农道：“你到那边很好。舍弟杏农在水师营里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，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。”我道：“好极！你几时写好，我到你局里来取。”述农道：“不必罢，那边路远。今天是礼拜，我才出来，等再出来，又要一礼拜了，我就在这里写了罢。”说罢，就在帐桌上一挥而就，写了交给我，我接过来收好了。

大家谈些别后之事，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。述农道：“你到了两天，这上海的情形，总有人告诉过你了。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罢。你走的那年夏天，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，放了上海道。换了一个总办来，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。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，满局里的人，都穿的是布长褂子、布袍子；这一位是爱阔的，看见这个人朴素，便说这个人没用，于是乎大家都阔起来。他爱穿红色的，到了新年里团拜，一色的都是枣红摹本缎袍子。有一个委员，和他同姓，出来嫖，窑姐儿里都叫他大人。到了节下，窑姐儿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。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，便问某大人。须知局子里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，那看栅门的护勇见问，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。底下人回上去，他却茫然，叫了来人进去问，方知是送那委员的，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。若是前头那位总办，还了得么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说，这位总办也嫖的了？”述农道：“怎么不嫖，还嫖出笑话来呢。我们局里的议价处，是你到过的了。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，不过买些零碎东西。凡大票的煤铁之类，都归了总办自己买。有一个甚么洋行的买办，叫做甚么舒淡湖，因为做生意起见，竭诚尽瘁的巴结。有一回，请总办吃酒，代他叫了个局，叫甚么金红玉，总办一见了，便赏识的了不得，当堂给了他一百元的钞票。到第二回吃酒，又叫了他，不住口的赞好。舒淡湖便在自己家里，拾掇了一间密室，把总办请到家里来，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，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。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，一定要娶他。舒淡湖便挺了腰子，揽在身上，去和金红玉说。往返说了几遍，说定了身价，定了日子要娶了。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，听见红玉要嫁人，便到红玉处和他道喜，说道：‘恭喜你高升了，做姨太太了！只是有一件事，我很代你耽心。’红玉问：‘耽心甚么？’客人道：‘我是耽心做官的人，脾气不好。况且他们湖南人，长毛也把他杀绝了，你看凶的还了得么！’红玉笑道：‘我又不是长毛，他未必杀我。况且杀长毛是一事，娶妾又是一事，怎么好扯到一起说呢。’客人道：‘话是不错。只是做官的人家，与平常人家不同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。况且他五十多岁的人，已经有了六七房姬妾了。今天欢喜了你，便娶了去；可知你进门之后，那六七个都冷淡的了。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，又娶回去么？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，你便和这六七个今天一样了。若在平常人家，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，或者嫁人，或者再做生意；他们公馆里，能放你出来么？还不是活在那里受冷淡！我是代你耽心到这一层，好意来关照你，随你自己打主意去。’红玉听了，总如冷水浇背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做声不得。等那客人去了，便叫外场去请舒淡湖。

“舒淡湖是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，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，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。来了之后，恭恭敬敬的请示。红玉劈头一句便道：‘我不嫁了！’舒淡湖吃了一惊道：‘这是甚么话？’红玉道：‘承某大人的情，抬举我，我有甚不愿意之理。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嫁了去，他便举目无亲了。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，但是他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，拿了这一笔钱，难保不给歹人骗去，那时叫他更靠谁来！’舒淡湖道：‘我去和大人说，接了你娘到公馆里，养他的老，不就好了么。’红玉道：‘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。须知官宦人家，看那小老婆的娘，不过和老妈子一样，和那丫头、老妈子同食同睡。我嫁了过去，便那般锦衣玉食，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，我心里实在过不去；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，莫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，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，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。我十五岁出来做生意，今年十八岁了，这几年里面，只挣了两副金镯子。’说

着，便在上每副除下一只来，交给舒淡湖道：‘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，费心舒老爷，代我转送给大人，做个纪念，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上海标致女人尽多着，大人一定要娶个人，怕少了比我好的么。’

“舒淡湖听了一番言语，竟是无可挽回的了，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如水浇背，做声不得，接了金镯子，快快回去。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，倘是下了定，凭他怎样，也不能悔议。此刻弄到这个样子，别的不打紧，倘使总办恼了，说我不会办事，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。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，在床上翻来复去想法子，总不得个善法。直至天明，忽然想一条妙计，便一跃而起。”

只因这一条妙计，有分教：谰语不如蜚语妙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。不知是一条甚么妙计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 十 六 回

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谰语

“舒淡湖一跃而起，匆匆梳洗了，藏好了两只金镯子，拿了一百元的钞票，坐了马车，到四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，找着了《品花宝鉴》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，叫做侯翱初的，和他商量。这侯翱初是一家甚么报馆的主笔，当下见了淡湖，便也斜着眼睛，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道：‘好早啊！有甚么好意？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，想是军装生意忙？’淡湖陪笑道：‘一向少候。今日特来，有点小事商量。’翱初拍手道：‘你进门我就知道了。你们这一班军装大买办，平日眼高于天，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！除了呵外国人的卵脬，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，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；余下的时候，便是打茶围、吃花酒，放出阔老的面目去骄其娼妓了，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！所以你一进门，我就知道你的是有为而来的了。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’淡湖被他一顿抢白，倒没意思起来。搭讪了良久，方才说道：‘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，求你代我设一个善法，我好好的谢你。’翱初摇手道：‘莫说！莫说！说到谢字，呕得死人！前回一个朋友代人家来说项了一件事。你道是甚么事呢？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，恐怕上出报来，于声名有碍，特地来托我，请我不要上报。我念朋友之请，答应了他；更兼代他转求别家报馆，一齐代他讳了。到了案结之后，他却送我一份“厚礼”，用红封套封了，签子上写了“袍金”两个字。我一想，也罢了，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，这一封礼，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。及至拆开一看，却是一张新加坡甚么银行的五元钞票，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，拿去用每元要贴水五分，算起来只有四元七角半到手。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，要靠着它，只怕换个斗纹布的面子还不够呢。你说可要呕死人！’舒淡湖道：‘翱翁，你不要骂人，我可不是那种人。你若不放心时，我先谢了你，再商量事体也使得。’说罢，拿出一百元钞票来，摆在桌上道：‘我们是老朋友，我也不客气，不用甚么封套、签子，也不写甚么袍金、褂金，简直是送给你用的，凭你换面子也罢，换里子也罢。’翱初看见了一百元钞票，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，说道：‘淡翁，有事只管商量，我们老朋友，何必客气。’淡湖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，详详细细，诉说了一遍。翱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，侧着脑袋听完了，不住口的说：‘该死，该死！此刻有甚法子挽回呢？’淡湖道：‘此刻那里还有挽回的法子，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。’翱初道：‘这有甚法子呢？’淡湖便坐近一步，向翱初耳边细细的说了两句话。翱初笑道：‘亏你想得好法子，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。’淡湖站起来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‘求你老哥成全了我，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！’翱初看在一百元的面子上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淡湖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，翱初也答应了。淡湖才欢天喜地而去。这一天心旷神怡的过去了。

“到了次日，一早起来，便等不得送报人送报纸来，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，略略看了一遍，欢天喜地的坐了马车，到总办公馆里去。总办还没有起来。好得他是走拢惯的，一切家人，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，所以他到了，绝无阻挡，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。一直等到十点钟，那总办醒了，知道淡湖到了，想来是为金红玉的事，便连忙升帐，匆匆梳洗，踱到书房相见。淡湖那厮，也亏他真做得出，便大人长、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，然后说是：‘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，一切事情，卑职都预备了。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，新房里动用物件，卑职也已经敬谨预备。那个马桶，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，又笨重，又不雅相，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，是法兰西的上等货。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示，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，专等大人示下，卑职好遵办。’总办听了，也是喜欢，便道：‘一切都费心得很！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。至于用了多少钱，请你开个帐来，我好叫帐房还你。’淡湖道：‘卑职孝敬大人的，大人肯赏收，便是万分荣耀，怎敢领价！到了喜期那天，大人多赏几钟喜酒，卑职是要领吃的。’一席话，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，通身松快，便留他吃点心。这时候，家人送进三张报纸来，淡湖故意接在手里，自己拿着两张，单把和侯翱初打了关节的那张，放在桌上。总办便拿过来看，看了一眼，颜色就登时变了，再匆匆看了一会，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，跳起来大骂道：‘这贱人还要得么！’淡湖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，连忙站起来，垂了手问道：‘大人为甚么忽然动气？’那总办气喘如牛的说道：‘那贱人我不要了！你和我去回绝了他，叫他还是嫁给马夫罢！至于这个情节，我不要谈他！’说时，又指着扔下的报纸道：‘你自己看罢！’淡湖又装出一种惶恐样子，弯下腰，拾起那张报来一看，那论题是‘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’。这个论题，本是他自己出给侯翱初去做的，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；此时见了，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，说道：‘只怕未必罢。’又唠唠叨叨的说道：‘上海同名的妓女，也多得呢。’总办怒道：‘他那篇论上，明明说是将近嫁人，与马夫话别；难道别个金红玉，也要嫁人了么！’淡湖得了这句话，便放下报纸不看，垂了手道：‘那么，请大人示下办法。’总办啐了他一口道：‘不要了，有甚么办法！’他得了这一句话，死囚得了赦诏一般，连忙辞了出来。回到家中，把那两只金镯子，秤了一秤，足有五两重，金价三十多换，要值到二百多洋钱；他虽给了侯翱初一百元，还赚着一百多元呢。”

述农滔滔而谈，大家侧耳静听。我等他吃完了，笑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那舒淡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，算你近在咫尺，有人传说的；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，你又从何得知？况且舒淡湖的设计一层，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，你如何也晓得了？这事未必足信，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。”述农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那舒淡湖后来得了个疯瘫的毛病，他的儿子出来滥嫖，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，以为得意的，所以我们才知道啊。”

继之道：“你们不必分辩了，这些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，尽着谈他作甚么。我们三个人，多年没有畅叙，今日又碰在一起，还是吃酒罢。明天就是中秋，天气也甚好，我们找一个甚么地方，去吃酒消遣他半夜，也算赏月。”述农道：“是啊，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。如此说，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，不要到局，正好陪你们痛饮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上海，红尘十丈，有甚么好去处，莫若就在家里的。子安、德泉都是好量，若是到外面去，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，何不就在家里，大家在一起呢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也好，就这么办罢。”德泉听说，便去招呼厨房弄菜。

我对继之道：“离了家乡几年，把故园风景都忘了，这一次回去，一住三年，方才温熟了。说起中秋节来，我想起一件事，那打灯谜不是元宵的事么，原来我们家乡，中秋节也弄这个顽意儿的。”继之道：“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。”我道：“看是看得不少，好的却极难得，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。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，是‘一画，一竖，一画，一竖，一画，一竖；一竖，一画，一竖，一画，一竖，一画’，打一个字。大哥试猜猜。”继之听了，低头去想。述农道：“这个有趣，明明告诉了你一竖一画的写法，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。”金子安、管德泉两个，便伸着指头，在桌子上乱画，述农也仰面寻思。我看见子安等乱画，不

觉好笑。继之道：“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，才猜得着啊，这有甚么好笑？”我道：“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，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旗人上茶馆吃烧饼蘸芝麻，不觉好笑起来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。”述农道：“我猜着一半了。这个字一定是‘弓’字旁的，这‘弓’字不是一画，一竖，一画，一竖，一画，一竖的么。”我道：“弓字多一个钩，他这个字并没有钩的。”继之道：“‘曹’字可惜多了一画，不然都对了。”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“曹”字写了一回。述农笑道：“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，叫他添一画算了‘曹’字罢。我猜不着了。”金子安忽然拍手道：“我猜着了，可是个‘亚’字？”我道：“正是，被子翁猜着了。”大家又写了一回，都说好。述农道：“还有好的么？”我道：“还有一个猜错的，比原做还好的，是一个不成字的谜画，‘丿丨’，打一句四书，原做的谜底是‘一介不与人’，你猜那猜错的是甚么？”子安道：“我们书本不熟，这个便难猜了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做的本不甚好，多了一个‘以’字；若这句书是‘一介不与人’就好了。”说话间，酒菜预备好了，继之起来让坐。坐定了，述农便道：“那个猜错的，你也说了出来罢。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，不要把心呕了出来。”我道：“那猜错的是‘是非之心’。”继之道：“好，却是比原做的好，大家赏他一杯。”吃过了，继之对述农道：“你怕呕心出来，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。”述农未及回言，子安先说道：“这个酒令，我们不会行；打些甚么书句，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，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会打谜的打谜，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，不要紧。”述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先出一个。”继之道：“我是令官，你如何先出？”我道：“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：猜不出，罚一杯；猜得好，大家贺一杯；倘被别人先猜出了，罚说笑话一个。”德泉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们听笑话下酒。”继之道：“就依这个主意。我先出一个给述农猜。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原缺，通身为之一快。此刻出一个是：‘光绪皇帝有旨，杀尽天下暴官污吏。’打四书一句。”我拍手道：“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，就想要杀尽他们了。但不知为甚么事开的缺，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？”继之道：“此刻吃酒猜谜，你莫问这个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一句倒难猜，孔、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。”我道：“猜谜不能这等老实，总要从旁面着想，其中虚虚实实，各具神妙；若要刻舟求剑，只能用朱注去打四书的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忽然触悟起来道：“我倒猜着了。”述农道：“你且莫说出来，我不会说笑话。”继之道：“你猜着了，何妨说出来，看对不对。”我道：“今之从政者殆而。”述农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是骂尽了也！只是我不会说笑话，我情愿吃三杯，一发请你代劳了罢。”说罢，先自吃了三杯。

德泉道：“我们可有笑话听了。你不要把《笑林广记》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，可不算数的。”继之道：“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，你请放心；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。”我道：“玉皇大帝一日出巡，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；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，偃蹇不为礼。玉皇大怒道：‘你虽然跛了一只脚，却还站得起来，何敢如此傲慢？’拐仙奏道：‘臣本来只跛一只脚，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。’玉皇道：‘这却为何？’拐仙道：‘下界的画家，动辄喜欢画八仙，那七个都画的不错，只有画到臣象，有个画臣跛的左脚，有个画臣跛的右脚，岂非两脚全跛了么。’众人笑了一笑。”

继之道：“你猜着了，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。”我道：“有便有一个。我说出来大家猜，不必限定何人。猜着了，我除饮酒之外，再说一个笑话助兴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一定是好的，快说出来。”我道：“‘含情送问郎。’四书一句、唐诗一句。”述农道：“好个旖旎风光的谜儿！娶了亲，领略过温柔乡风味，作出这等好灯谜来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他这一个谜面，倒要占两个谜底呢。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，好听他的笑话。”述农道：“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。”继之道：“四书里面，除了一句‘宽裕温柔’，那里还有第二句。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，只怕还差不多。”述农道：“如此说，我猜着了，四书是‘夫子何为’，唐诗是‘夫子何为者’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又妙，活画出美人香口来，传神得很！我们各贺一大杯，听他的笑话。”

我道：“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，说：‘我本来是西竺国公主，好好一双大脚，被下

界中国人搬了我去，无端裹成一双小脚，闹的筋枯骨烂，痛彻心脾。求请做主！’玉皇攒眉道：‘我此刻自顾不暇，焉能再和你做主呢。’观者诧异何故。玉皇道：‘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。’观音大惊道：‘陛下是个男身，如何好嫁人？’玉皇道：‘不然，不然，我久已变成女身了。’观音不信。玉皇道：‘你如果不信，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班俱内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。’”说的合席大笑。述农道：“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，所以知道。”

我道：“你不要和我取笑。你猜着了我的，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。”述农道：“有便有一个，只怕不好。我们江南的话，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，叫做‘戳’。我出一句上海俗话：‘戳弗杀。’打《西厢》一句，请你猜。”我道：“这有何难猜，我一猜就着了，是‘银样蜡枪头’。”述农道：“我也知道这个不好，太显了，我罚一杯。”

我道：“我出一个晦的你猜：‘大会于孟津’。《孟子》二字。”述农道：“只有两个字倒难了，不然就可以猜‘武王伐纣’。”我道：“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，所以不说一句，要说二字的缘故，就怕猜到那上头去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个谜好的，我猜着了，是‘征商’。”子安道：“妙，妙，今夜尽有笑话听呢。”述农道：“我向不会说笑话，还是哪一位代我说个罢。”我道：“你吃十杯，我代你说一个。”述农道：“只要说得发笑，便是十杯也无妨。”我道：“你先吃了，包你发笑。”述农道：“你只会说菩萨，若再说了菩萨，虽笑也不算数。”我道：“只要你先吃了，我不说菩萨，说鬼如何？”述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。

正是：只要莲花翻妙舌，不妨荐兼落欢肠。未知说出甚么笑话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七 回

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

我等述农吃过了十杯之后，笑说道：“无常鬼、齷齪鬼、冒失鬼、酒鬼、刻薄鬼、吊死鬼，围坐吃酒行酒令，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，夸说不出的，罚十杯。”述农道：“不好了，他要说我了！”我道：“我说的是鬼，不说你，你听我说下去。当下无常鬼道：‘我能勾魂摄魄，免吃。’齷齪鬼道：‘我最能讨人嫌，免吃。’冒失鬼道：‘我最工于闯祸，免吃。’酒鬼道：‘我最能吃酒，也免吃。’刻薄鬼道：‘刻薄是我的专长，已经著名，不必再说，也免吃。’轮到吊死鬼说，吊死鬼攒眉道：‘我除了求代之外，别无能处，只好认吃十杯的了。’说得众人一齐望着述农大笑。述农道：“好，好！骂我呢！我虽是个吊死鬼，你也未免是刻薄鬼了！”继之道：“不要笑了。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，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，不知可还熟？”子安道：“也不看甚么小说。”继之道：“《三国演义》总熟的了？”子安道：“姑且说出来看。”继之道：“我说来大家猜罢：‘曹丕代汉有天下。’三国人名一。”德泉道：“三国人名多得很呢，刘备、关公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曹操、孔明、孙权、周瑜——”述农道：“叫你猜，不叫你念，你只管念出来做甚么。”德泉道：“我侥幸念着了，不是好么。”我笑道：“这个名字，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。”德泉道：“这就难了。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？”我道：“我已经猜着了，是‘刘禅’。”子安道：崐“《三国演义》上哪里有这个名字？”我道：“就是阿斗。”德泉道：“这个我们哪里留心，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你猜了，快点出一个来。”我道：“我出一个给大哥猜：‘今世孔夫子。’古文篇名一。”继之凝思了一会道：“亏你想得好！这是《后出师表》。”述农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我们贺个双杯。”于是大众吃了。子安道：“我们跟着吃了贺酒，还莫名其妙呢。”述农道：“孔夫子只有一个，是万世师表；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，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，岂不是后出的师表么。”子安、德泉都点头领会。

继之道：“我出一个：‘大勾决。’《西厢》一句。大家猜罢，不必指定谁猜了。”我道：

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？方才说杀暴官污吏，此刻又要勾决了。”述农拍手道：“妙啊！‘这笔尖儿横扫五千人’。”我道：“果然是好，若不是五千人，也安不上这个‘大’字。”

述农拿筷子蘸了酒，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，是“示”。说道：“四书一句。”子安道：“只半个字，要藏一句书，却难！”我道：“并不难，是一句‘视而不见’。”述农道：崐“我本来不长此道，所以一出了来，就被人猜去了。”

我道：“我出一个：‘山节藻梲（素腰格）。《三字经》一句。这个可容易了，子翁、德翁都可以猜了。”子安道：“《三字经》本来是容易，只是甚么素腰格，可又不懂了。”述农道：

“就是白字格：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，叫白头格；末了一个是白字，叫粉底格；素腰格是白当中一个字。”德泉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声的，应该叫红头格；末了一个圈声的，要叫赤脚格；上下都要圈声，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，要叫黑心格；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，要叫破肚格了。”我道：“为甚么要叫破肚？”德泉道：“破了肚子，流出血来，不是要红了么。”继之道：“不必说那些闲话，我猜着了，是‘有归藏’。我也出一个：‘南京人’（卷帘格）。也是一句《三字经》。”子安道：“甚么又叫卷帘格？”述农道：“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。你看卷帘子，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么。”我笑道：“才说了‘有龟藏’，就说南京人，叫南京人听了，还当我们骂他呢。这‘南京人’可是‘汉业建’？”继之道：“是。”述农道：“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纯朴的地方，自通商之后，五方杂处，坏人日见其多了，我不禁有所感慨，出一个：‘良莠杂居，教刑乃穷’。《孟子》二句。”我接着叹道：“‘虽日撻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’”述农道：“怎么我出的，总被你先抢了去？”继之道：“非但抢了去，并且乱了令了。他猜着我的，应该他出，怎么你先出了？”

一言未了，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，大嚷大乱起来。大众吃了一惊，停声一听，仿佛听说是火，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。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，冲天而起，金子安道：“不好！真是走了水也！”连忙回到帐房，把一切往来帐簿及一切紧要信件、票据，归到一个帐箱里锁起来，叫出店的拿着，往外就走。我道：“在南面胡同口，远得很呢。真烧到了，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，何必这样忙？”子安道：“不然。上海不比别处，等一会巡捕到了，是不许搬东西的。”说罢，带了出店，向北面出去了。我们站在门口，看着那股浓烟，一会工夫，烘的一声，通红起来，火星飞满一天。那人声更加嘈杂，又听得警钟乱响。不多一会，救火的到了，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。幸而是夜没有风，火势不大，不久便救熄了。大家回到里面，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。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，也无心吃饭，叫打杂的且收过去，等一会再说。过了一会，子安带着出店的把帐箱拿回来了。我道：“子翁到那里去了一趟？”子安道：“就在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，也算受了个虚惊。”我道：“火烛起来，巡捕不许搬东西，这也未免过甚。”子安道：“他这个例，是一则怕抢火的，二则怕搬的人多，碍着救火。说来虽在理上，然而据我看来，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为何？”子安道：

“要不准你们搬东西，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啊。”德泉道：“凡是搬东西，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，也不是个道理。人家莫说没有保险，就算保了险，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。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。这种帐簿等，怎么能够不搬。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，那富润里里面住的，都是穷人居多。有一个听说火烛，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，归在一只箱子里，扛起来就跑。巡捕当他是抢火的，捉到巡捕房里去，押了一夜。到明天早堂解审，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；打了三十板，又判赃候失主具领。那人便叩头道：‘小人求领这个赃。’问官怒道：‘你还嫌打得少呢！’”那人道：‘这箱子本来是小的东西，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、一床老蓝布褥子，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，还有几件布衣服。因为火起，吓得心慌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。老爷不信，撬开来一看便知道了。’问官叫差役撬开，果然一点不错，未免下不了台，干笑着道：‘我替你打脱点晦气也！’你说冤枉不冤枉！”

金子安道：“这点冤枉算得甚么。我记得有一回，一个乡下人才冤枉呢。静安寺路（上

海马路名)一带,多是外国人的住宅。有一天,一个乡下人放牛,不知怎样,被那条牛走掉了,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,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。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。那乡下人不见了牛,一路寻去,寻到了那外国人家。外国人叫了巡捕,连人带牛交给他。巡捕带回捕房,押了一夜,明日早上解送公堂,禀明原由。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。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,被外国人送来的,便不由分说,给了一面大枷,把乡下人枷上,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;一个月期满,还要重责三百板释放。任凭那乡下人叩头哭求,只是不理。于是枷起来,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,押着在静安寺路游行。游了七八天。忽然一天,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,把他押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,意思要等那外国人看见,好喜欢他的意思。站了一天,到下午,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,下了车看见了,认得那乡下人,也不知他为了甚事,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。便问那巡捕,巡捕一一告诉了。那外国人吃了一惊,连忙仍跳上马车,赶到新衙门去,拜望那官儿。那官儿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,吓得魂不附体,手足无措,连忙请到花厅相会。外国人说道:‘前个礼拜,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,跑到我家里-’那官儿恍然大悟道:‘是,是,是。这件事,兄弟不敢怠慢,已经判了用五十斤大枷,枷号在尊寓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;等一个月期满后,还要重责三百板,方才释放。如果密司不相信,到了那天,兄弟专人去请密司来监视行刑。’外国人道:‘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?’官儿道:‘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,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司,所以特为重办的。如果密司嫌办得轻,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,只请密司吩咐。’外国人道:‘我不是嫌办得轻,倒是嫌太重了。’那官儿听了,以为他是反话,连忙说道:‘是,是。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。因为那天密司没有亲到,兄弟暂时判了枷号一个月;既是密司说了,兄弟明天改判枷三个月,期满责一千板罢。’那外国人脸道:‘岂有此理!我因为他不小心,放走那只牛,糟蹋我两棵花,送到你案下,原不过请你申斥他两句,警戒他下次小心点,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。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。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,把他这般凌辱起来!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。’那官儿听了,方才知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。连忙说道:‘是,是,是。既是密司大人大量,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。’外国人道:‘说过放,就把他放了,为甚么还要等到明天,再押他一夜呢?’那官儿又连忙说道:‘是,是,是。兄弟就叫放他。’外国人听说,方才一路干笑而去。那官儿便传话出去,叫把乡下人放了。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,于是格外讨好,叫一名差役,押着那乡下人到那外国人家里去叩谢。面子上是这等说,他的意思,是要外国人知道他惟命是听,如奉圣旨一般。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,还把那官儿大骂一顿,说他岂有此理;又叫乡下人去告他。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道:‘他是个老爷,我们怎么敢告他!’外国人道:‘若照我们西例,他办冤枉了你,可以去上控的;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,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,便是损了你的名誉,还可以叫他赔钱呢。’乡下人道:‘阿弥陀佛!老爷都好告的么!’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,倒不忍起来,给了他两块洋钱。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么。”

继之道:“冤枉个把乡下人,有甚么要紧!我在上海住了几年,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,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,就可以升官的。至于民间疾苦,冤枉不冤枉,那个与他有甚么相干!”我道:“此风一开,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,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。”述农道:“天下奇奇怪怪的事,想不到的,也有人会做得到。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,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,也未可知。”继之叹了一口气。大众又谈谈说说,夜色已深,遂各各安歇。述农也留在号里。明日是中秋佳节,又畅叙了一天,述农别去。

过了几天,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。附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。子安送我到船上。这回搭客极多,我虽定了一个房舱,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,所以房里挤的了不得。子安到来,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。我想起继之开缺的缘故,子安或者得知,因问道:“我回家去了三年,外面的事情,不甚了了。继之前天说起开了缺,到底不知是甚么缘故?”子安道:“我

也不知底细。只闻得年头上换了一个旗人来做江宁藩台，和苟才是甚么亲戚。苟才到上海来找了继翁几次，不知说些甚么，看继翁的意思，好象很讨厌他的。后来他回南京去了，不上半个月光景，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。”我听了子安的话，才知道又是苟才做的鬼。好在继之已弃功名如敝屣一般的了，莫说开了他的缺，便是奏参了他，也不在心上的。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，子安便说了一声“顺风”，作别上岸去了。

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，同房的那个人，便和我招呼。彼此通了姓名，才知道他姓庄，号作人，是一个记名总兵，山东人氏；向来在江南当差，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。彼此谈说，倒也破了许多寂寞。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，对作人道：“从上船到此刻，还没有茶呢，渴的要死，这便怎样？”作人起身道：“我给你泡去。”说罢，起身去了。我看那女子年纪，不过二十岁上下；说出话来，又是苏州口音；生得虽不十分体面，却还五官端正，而且一双眼睛，极其流动；那打扮又十分趋时。心中暗暗纳罕。过了一会，庄作人回到房里，说道：“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，路上又没有人招呼，十分受累。”我口中唯唯答应。心中暗想，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，何以男女仆人不带一个？说是个穷候补，何以又有两房姬妾之多？心下十分疑惑，不便诘问，只拿些闲话，和他胡乱谈天。

到了半夜时，轮船启行，及至天明，已经出海多时了。我因为舱里闷得慌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眺；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，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。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。我忽然一转眼，只见有两个女子，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。内中一个，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。其时庄作人正在我这一边和众人谈天，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，却只不做理会。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。站了一会，忽然海中起了大浪，船身便颠簸起来。众人之中，早有站立不住的，都走回舱里去了。慢慢的风浪加大，船身摇撼更甚，各人便都一齐回房。到了夜来，风浪更紧，船身两边乱歪。搭客的衣箱行李，都存放不稳，满舱里乱滚起来；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净桶，也都一齐滚翻，闹得臭气逼人；那晕船的人，呕吐更甚。足足闹了一夜一天，方才略略宁静。

及至船到了天津，我便起岸，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，拣了一间住房，安置好行李。歇息了一会，便带了述农给我的信，雇了一辆东洋车，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杏农。

正是：阅尽南中怪状，来寻北地奇闻。未知访着文杏农之后，还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八 回

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鬻威打破小子头

当时我坐了一辆东洋车，往水师营去。这里天津的车夫，跑的如飞一般，风驰电掣，人坐在上面，倒反有点害怕。况且他跑的又一点没有规矩，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，便没有碰撞之虞；他却横冲直撞，恐后争先。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，半天走不动一步，街路两旁又是阳沟，有时车轮陷到阳沟里面，车子便侧了转来，十分危险。我被他挤了好几次，方才到了三岔河口。过了浮桥，便是水师营。

此时天色已将入黑。我下了车，付过车钱，正要进去，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、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。抬头看时，只见水师营门口，悬灯结彩，一个营兵，正在那里点灯。左边站了一个营兵，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，在那里鼓起两腮，身子一俯一仰的，哈打打、哈打打吹个不停。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，忽然喇叭口贴地，我虽在外多年，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，看了这个情景，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，不觉看的呆了。正看得出神，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。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，在那里擂鼓。此时营里营外，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，却是寂静无声，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。我到了此时，倒不好冒昧进去，只得站住了脚，等他

一等再说。抬眼望进去，里外灯火，已是点的通明，仿佛看见甬道上，黑赳赳的站了不少人，正不知里面办甚么事。

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，喇叭和鼓一齐停了，又见一个营兵，轰轰轰的放了三响洋枪。我方才走过去，向那吹喇叭的问道：“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，不知可在家？”那兵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跟我进去问来。”说罢，他在前引路，我跟着他走。只见甬道当中，对站了两排兵士，一般的号衣齐整，擎着明晃晃的刀枪。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，行了一箭之地，旁边有一所房子，那引路的指着门口道：“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。”说罢，先走到门口去问道：“文师爷在家么？有客来。”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，我把名片交给他，说有信要面交。那小厮进去了一会，出来说请，我便走了进去。杏农迎了出来，彼此相见已毕，我把述农的信交给他。他接来看过道：“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，一向少亲炙得很！”我听说，也谦让了几句。因为初会，彼此没有甚么深谈。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，杏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，我不免告诉一二。谈谈说说，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，杏农便留我便饭。我因为与述农相好多年，也不客气。杏农便叫添菜添酒，我要阻止时，已来不及。

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。我问起今日营里有甚么事，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。杏农道：“原来你还不知！我们营里，接了大王进来呢！”我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甚么大王？”杏农笑道：“你向来只在南边，不曾到北边来过，怨不得你不懂。这大王是河神，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。”我道：“就是河神应该尊敬，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？”杏农道：“他自己来了，指名要到这里，怎么好不接他呢？”我吃惊道：“那么说，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，和人一般，并且能说话的了？”杏农笑道：“不是现人形，他原是个龙形。”我道：“有多少大呢？”杏农道：“大小不等，他们船上人都认得，一见了，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、某将军。”我道：“他又怎会说话，要指名到哪里哪里呢？”杏农道：“他不说话。船上人见了，便点了香烛，对他叩头行礼，然后轨卜他的去处。他要到哪里，问的对，跌下来便是胜轨；得了胜轨之后，便飞跑往大王要到的地方去报。这边得了信，便排了执事，前去迎接了来。我们这里是昨天接着的，明天还要唱戏呢。”我道：“这大王此刻供在甚么地方？可否瞻仰瞻仰？”杏农道：“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；但是对他，不能胡乱说话。”我笑道：

“他又不能说话，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。”

一会饭罢之后，杏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。走到厅前，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、蓝顶，花翎、蓝翎的武官，一般的都是箭袍、马褂、佩刀，对面站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声息全无。这十多对武官之下，才是对站的营兵，这便是我进营时，看见甬道上站的了。走到厅上看时，只见当中供桌上，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；古鼎里香烟袅绕，烧着上等檀香。供桌里面，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，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，不过他是金黄色的罢了；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；地下铺了五彩地毯；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；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帷。杏农轻轻的掀起幔帐，招手叫我进去。我进去看时，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；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，约摸有二尺来长，不过小指头般粗细，紧紧盘着，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。那蛇头却在当中，直昂起来。我低头细看时，那蛇头和那蕲蛇差不多，是个方的；周身的鳞，湿腻且滑，映着烛光，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；其余没有甚么奇怪的去处。心中暗想，为了这一点点小魔，便闹的劳师动众，未免过于荒唐了；我且提他起来，看是个甚么样子。想定了主意，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，伸手过去捏住了，提将起来（凡捕蛇之法：提其尾而抖之，虽至毒之品，亦不能施其恶力矣；此老于捕蛇者所言也）。还没提起一半，杏农在旁边，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，我手臂便震了一震，那蛇是滑的，便捏不住，仍旧跌到盘里去。

杏农拉了我便走，一直回到他房里。喘息了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幸而没有闹出事来！”我道：“这件事荒唐得很！这么一条小蛇，怎么把他奉如神明起来？我着实有点不信。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，我提他起来，把他一阵乱抖，抖死了他，看便怎样！”杏农道：“你不知道，

这顺、直、豫、鲁一带，凡有河工的地方，最敬重的是大王。况且这是个金龙四大王，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。你要不信，只管心里不信，何苦动起手来。万一闹个笑话，又何苦呢！”

我道：“这有甚么笑话可闹？”杏农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。昨天晚上四更时候，排队接了进来；破天亮时，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敬代拈香。谁知这委员才叩下头去，旁边一个兵丁，便昏倒在地；一会儿跳起来，乱跳乱舞，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。嘴里大骂：‘李鸿章没有规矩，好大架子！我到了你的营里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，不来叩见，委甚么委员恭代！须知我是受了煌煌祀典，只有谕祭是派员拈香的。李鸿章是甚么东西，敢这样胡闹起来！’说时，还舞刀弄棒，跳个不休。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，应允回去禀复中堂，自来拈香，这兵丁才躺了下来，过一会醒了。此刻中堂已传了出来，明天早起，亲来拈香呢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不足为信的。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，有憾于李中堂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一向无可发泄，忽然遇了这件事，他便借着神道为名，把他提名叫姓的，痛乎一骂，以泄其气，也是料不定。”杏农笑了一笑道：“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罢。”我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人为万物之灵，怎么向这种小小魔，叩头礼拜起来，当他是神明菩萨？我总不服。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。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暨，因为宋亡，投钱塘江殉国；后来封了大王，因为他排行第四，所以叫他四大王，不知后人怎样，又加上了‘金龙’两个字。他明明是人，人死了是鬼，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？”杏农笑道：“所以牛鬼蛇神，连类而及也。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杏农又道：“说便这样说，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！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。有一回，河工出了事，一班河工人员，自然都忙的了不得。忽然他出现了，惊动了河督，亲身迎接他，排了职事，用了显轿，预备请他坐的。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，送了上去，他又走了下来，如此数次。只得向他卜卦，谁知他要坐河督大帅的轿子。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。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，自己总不能步行；要骑马罢，他又是赏过紫缰的，没有紫缰，就不愿意骑。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，是河督先坐到轿子里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，放在轿里扶手上。说也作怪，走得没有多少路，他却忽然不见了，只剩了一个空盘。那河督是真真近在咫尺的，对了人，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，也只得由他的了。谁知到了河督衙门下轿时，他却盘在河督的大帽子里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。你道奇不奇呢！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。还有一回，是我亲眼见的事：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。……此刻我的同知、直隶州，还是那回的保案，从知县上过的班。……我那个同事姓张，别字星甫，我和他一同奉了礼，去查勘要工。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，在一个人家家里借住，就在那里耽搁两天。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。住了两天，星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，看见一个壁虎（即守宫，北人呼为壁虎，粤中谓之盐蛇），生得通身碧绿，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，十分可爱。星甫便叫我去看。我便拿了一个外国人吃皮酒的玻璃杯出来，一手托着叶子，一手拿杯把他盖住；叫星甫把叶子摘下来，便拿到房里，盖在桌上，细细把玩。等到晚饭过后，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，星甫还轻轻的把玻璃杯移动，把他的尾巴露出来，给他拴上一根红线，然后关门睡觉。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，再没有第三个人了。谁知到了明天，星甫一早起来看时，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，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。星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，然而房门的确未开，是没有人进来过的。闹了一阵，也就罢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们赶到工上，只见工上的人，都喧传说大王到了，就好望合龙了。我和星甫去看那大王时，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，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。问他们几时到的，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，说的那天，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。你说这件事奇不奇呢。”我道：“那里有这等事，不过故神其说罢了。”杏农道：“这是我亲眼目睹的，怎么还是故神其说呢。”我道：“又焉见得不是略有一点影响，你却故神其说，作为谈天材料呢。总而言之，后人治河，哪一个及得到大禹治水。你看《禹贡》上面，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，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。当日‘敷土刊木，奠高山大川，又何尝仗甚么大王之力。那奠高山大川，明明是测量高低、广狭、深浅，以为纳水的地位，水流的方向；孔颖达疏《尚书》，不该说是‘以别祀礼之崇卑’，遂开后人迷惑之

渐。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，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，以壮那工人的胆，未尝没有小小效验。久而久之，变本加厉，就闹出这邪说诬民的举动来了。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，我也暂且告辞，明日再来请教一切罢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杏农送我出来。我仍旧雇了东洋车，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。夜色已深，略为拾掇，便打算睡觉了。

此时虽是八月下旬，今年气候却还甚热。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，恰好一阵风来，把灯吹灭了，我便暗中摸索洋火。此时栈里已是静悄悄地，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，直刺入我耳朵里，不觉呆了一呆。且不摸索洋火，定一定神，仔细听去，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。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，成了一个圆洞，洞中却射出光来，那哭声好象就在那边过来的。我便轻移脚步，走近板壁那边；那洞却比我高了些，我又移过一张板凳，垫了脚，向那洞中望去。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颁白妇人，穿了一件三寸宽、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，蓝竹布扎腿裤，伸长两腿，交放起一双四寸来长的小脚；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；手里拿了一根近五尺长的旱烟筒，在那里吸烟。他前面却跪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子，穿一件补了两块的竹布长衫，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，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。那妇人面罩重霜般，一言不发。再看那小子时，却是生得骨瘦如柴，脸上更是异常瘦削。看了许久，他两个人只是不做声，那小子却哭得更利害。

我看了许久，看不出其所以然来，便轻轻下了板凳。正要重新去摸洋火，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劈拍之声，又是一阵詈骂之声，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，重新站上板凳，向那边一张。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，拿着那旱烟筒，向那小子头上乱打，嘴里说道：“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这口气！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这口气！”说来说去，只是这两句，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。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伸着脖子受打。不提防拍拆一声，烟筒打断了。那妇人嚷道：“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烟袋（北人通称烟袋），在你手里送折了，我只在你身上讨赔！”说时，又拿起那断烟筒，很命的向那小子头上打去。不料烟筒杆子短了，格外力大，那铜烟锅儿（粤人谓之烟斗，苏、沪间谓之烟筒头），恰恰打在头上，把头打破了，流出血来，直向脸上淌下去。那小子先把袖子揩拭了两下，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，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。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，便捶胸顿足，号啕大哭起来，嘴里嚷道：“天呵，天呵！我好命苦呵！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呵！”

我起先只管呆看，还莫名其妙，听到了这两句话，方才知他是母子两个。却又不知为了甚么事。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，看他那饮泣受杖的情形又不象；若说不是逆子呢，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。至于那妇人，也是测度他不出来：若说他是慈母呢，他那副很恶凶悍的尊容又不象；若说他不是个慈母，何以他见儿子受了伤，又那么痛哭起来。

正在那里胡思乱想，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，便进来了四五个人。认得一个是栈里管事的，其余只怕是同栈看热闹的人。那管事的道：“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，虽是一个人吃饭，却天天是两个人住宿；住宿也罢了，还要天天晚上闹甚么神号鬼哭，弄的满栈住客都讨厌。你们明天搬出去罢！”此时跪下的小子，早已起来了。管事的回头一看，见他血流满面，又厉声说道：“你们吵也罢，哭也罢，怎么闹到这个样子，不要闹出人命来！”管事的一面说，那妇人一面哭喊。那小子便走到那妇人跟前，说道：“娘不要哭，不要怕！儿子没事，破了一点点皮，不要紧的。”那妇人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就是你死了，我也会和他算帐去！”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道：“是我们不好，惊动了你贵栈的寓客。然而无论如何，总求你担代这一回，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罢。”管事的道：“天天要我担代，担代了七八天了。我劝你们安静点罢！要照这个样子，随便到谁家去，都是不能担代的。”说罢，出去了。那些看热闹的，也就一哄而散。

我站的久了，也就觉得困倦，便轻轻下了板凳，摸着洋火，点了灯，拿出表来一看，谁知已经将近两点钟了，便连忙收拾睡觉。正是：贪观隔壁戏，竟把睡乡忘。未知此一妇人，一男子，到底为了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六十九 回

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

且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，那边便声息俱寂，我便安然鼾睡。一觉醒来，已是九点多钟，连忙叫茶房来，要了水，净过嘴脸，写了两封信，拿到帐房里，托他代寄。走过客堂时，却见杏农坐在那里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。原来佛照楼客栈，除了客房之外，另外设了两座客堂，以为寓客会客之用。杏农见我走过，便起身招呼道：“起来了么？”我道：“想是到了许久了。”杏农道：“到了一会儿。”说着，便走近过来，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。他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方才来回候你，你未起来，恰好遇了一个朋友，有事托我料理。此时且没工夫谈天，请你等我一等，我去去再来。”说罢，拱手别去。

我回到房里，等了许久，直到午饭过后，仍不见杏农来。料得他既然有事，未必再来的了，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，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。及至回到栈时，已经四点多钟，客栈饭早，茶房已经开上饭来。吃饭过后，杏农方才匆匆的来了。喘一口气，坐定说道：“有劳久候了！”我道：“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，方才回来。”杏农道：“今天早起，我本来专诚来回候你；不料到得此地，遇了一个敝友，有点为难的事，就代他调排了一天，方才停当。”我道：“就是早起在客堂里那一位么？”杏农道：“正是，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。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，打你的门，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，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，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，直到此刻才办妥了。”

我道：“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好久，后来又吵闹了一阵，不知为的是甚么事？”杏农叹道：“说起来，话长得很。我到了天津，已经十多年，初到的时候，便识了这个朋友。那时彼此都年轻，他还没有娶亲，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。只有一个母亲，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，和我同住；几两银子薪水，虽未见得丰盛，却也还过得去。”我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他，究竟他姓甚名谁？”杏农道：“他姓石，别字映芝，是此地北通州人。他祖父是个翰林，只放过两回副主考，老死没有开坊，所以穷的了不得。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，署过几回事，临了闹了个大亏空，几乎要查抄家产，为此急死了。遗下两房姨太太，都打发了。那时映芝母子，本没有随任，得信之后，映芝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。可怜那年映芝只得十五岁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不觉心中一动，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，我也只得十五岁，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，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。因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？”杏农道：“我同他一相识之后，便气味相投，彼此换了帖，无话不谈的；以后的事，我还要知得详细呢。他运柩回来之后，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，荐到此地招商局来。通州离这里不远，便接了他母亲来津。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，转租给他。因此两下同居，不免登堂拜母。那时却也相安无事。映芝为人，十分驯谨，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；映芝因为家道贫寒，虽有人提及，自己也不敢答应。及至服阙之后，才定了这天津城里的一位贫家小姐，却也是个书香人家，丈人是个老儒士。谁知过门之后，不到一年光景，便闹了个婆媳不对，天天吵闹不休，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。”我道：“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。这不贤妻、不孝子，最是人生之累。”

杏农叹道：“在映芝说呢，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，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；在我们旁观的呢，实在不敢下断语。从此那位老太太，因为和媳妇不对，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，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。闹的映芝没有法子，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。他老太太知道了，便闹的天翻地复起来，说映芝有心和他赌气：‘难道你休了老婆，便

罢了不成！左右我和你拚了这条命！’如此一来，吓的映芝又不敢休了。这位媳妇受气不过，便回娘家去住几天，那柴米油盐的家务，未免少了人照应。老太太又不答应了，说道是：‘我偌大年纪了，儿子也长大了，媳妇也娶了，还要我当这个穷家！’映芝没法子，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。映芝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，总是先交给母亲，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，交给我做甚么；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，他又不要。及至吵骂起来，他总说‘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，我要买一根针、一条线，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，才流得出来！’诸如此类的闹法，一个月总有两三回。他老太太高兴起来，便到街坊邻舍上去，数落他儿子一番。再不然，便找到映芝朋友家里去，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，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。最可笑的，有一回我一个舍亲，从南边来了，便到我家里去，谈起来是和映芝老人家认得的。我那舍亲姓丁，别字纪昌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，谈到映芝老人家亏空急死的，也十分叹息。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，便到我这边来，对纪昌着着实实的把映芝数落了一顿，总说他怎么的不孝。这是路过的一个人，说过也就罢了，谁知后来却累的映芝不浅。”我道：“怎样累呢？”杏农道：“你且莫问，等我慢慢的说来。到后来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，求见总办，要告他儿子的不孝。总办那里肯见他。便坐在大门口外面，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，怎么不孝，经映芝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。还有一回，白天闹的不够，晚上也闹起来，等人家都睡了，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，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，搅了个鸡犬不宁。到明天，实在没有法子，映芝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，映芝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。过了一夜，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的没味了，便拿了一根带子，自己勒起颈脖子来。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了，便嚷起来。那天刚刚我在家，便同内人过去解救。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，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来。偏偏映芝又不在局里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，便说不好了，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；这句话恰被一个和映芝不睦的同事听了去，便大惊小怪的传扬起来，说甚么天津地方要出逆伦重案了，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，不要叫他逃脱了。这么一传扬起来，叫总办知道了，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，好好的二十两银子的馆地，从此没了。天津如何还住得下，只好搬回通州去了。”

住了一年，终不是事，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、父亲的相好，在南京很有局面，便凑了盘缠，到南京去希图谋个馆地。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舍亲丁纪昌，听了他老太太的话，回到南京之后，逢人便说，没处不谈，赶映芝到了南京，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。映芝起初还莫名其妙，后来有人告诉了他丁纪昌的话，方才知。幸亏回到上海，寻着了述农家兄，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。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么。谁知回到通州，他那位老太太，又出了花样了，不住在家里，躲向亲戚家里去了。映芝去接他回家时，他一定不肯，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。映芝没法，把老婆送到天津来，住到娘家去了，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。通州地面小，不能谋事，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，谋了东局的一件事。东局离这里远，映芝有时到市上买东西，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，天晚了不便回去，便到丈人家去借住。不知怎样，被他老太太知道了，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，到亲家家里去大闹，说亲家不要脸，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，留在家里住宿。”我道：“难道映芝的老婆，一回娘家之后，便永远不回夫家了么？”杏农道：“只有过年过节，由映芝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，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。倒是这个办法，家里过得安静些，然而映芝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。”

我道：“甚么名气呢？”杏农道：“他那位老太太，满到四处的去说，说他的儿子赚了钱，只顾养老婆的全家，不顾娘的死活，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。那东局的事，也没有办得长，不多几个月，就空下来了。一向都是就些短局，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。所谓人穷志短，那映芝这两年，闹的神采也没有了。今年春上，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，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。他自己一个人，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，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，其余四吊，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。馆地愈小，事情愈忙，这是一定之理，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，便没有回通州去过。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，先把行李落在这里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；却不

料找错了，找到巡防局里去。人家对他说，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。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，不认娘了，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。人家办公事的地方，如何容得这个样子，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。他又说儿子赶娘了。人家听了这个话，越发恨了。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，方才回到这里，哭喊了一夜。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，连忙到了这里来，求他回去。他见了映芝，便是一场大骂，说他指使局勇，羞辱母亲。映芝和他分辩，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。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，是哪个局？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，被他母亲闹掉了的，这回怕再是那个样，如何敢说。他见映芝不说，便天天和映芝闹。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，晚上到这里来捱骂，如此一连八九天。这里房饭钱又贵，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，五天一结算。映芝实在是穷，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，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。再一耽搁，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。昨天晚上，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，不知怎样触怒了他，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。今天早起我来了，知道了这件事，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，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，然后劝了他一天，映芝还磕了多少头，陪了多少小心，直到方才，才把他劝肯了，和他雇定了船，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。一切都说妥了，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。”

这一席长谈，不觉已掌灯多时了。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，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，请他就在栈里便饭。饭后又谈了些正事，杏农方才别去。

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，料理定了几桩正事，便要进京。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，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，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，就没有雇长车，打算要骑马。谁知这里马价很贵，只有骑驴的便宜，我便雇了一头驴。好在我行李无多，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，只带了一个马包，跨驴而行。说也奇怪，驴这样东西，比马小得多，那性子却比马坏。我向来没有骑过，居然使他不动。出了西沽，不上十里路，他忽然把前蹄一跪，幸得我骑惯了马的，没有被摔下来。然而尽拉缰绳，他总不肯站起来了。只得下来，把他拉起，重新骑上。走不了多少路，他又跪下了。如此几次，我心中无限焦躁，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，再骑一程，走到太阳偏西，还没有走到杨村（由天津进京尖站），越觉心急。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，只得暂且住下，到明天再走。

入到店里，问起这里的地名，才知道是老米店。我净过嘴脸之后，拿出几十钱，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，店家答应出去了。我见天时尚早，便到外面去闲步。走出门来，便是往来官道。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来，只见巷里头一家，便是个烧饼摊；饼摊旁边，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；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。再走过去，约莫有十来家人家，便是尽头；那尽头的去处，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；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，便是一片田场。再走几十步，回头一望，原来那老米店，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，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。

信步走了一回，仍旧回到店里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。看看天要黑下来了，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。我道：“怎么去这半天？”店家道：“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？”我道：“正是。”店家道：“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，要喝一点酒，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。客人初走这里，怨不得不知道。”我一面听他说话，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，觉得酒味极劣。暗想天津的酒甚好，何以到了此地，便这般恶劣起来。想是去买酒的人，赚了钱，所以买这劣酒搪塞，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。

心里正在这么想着，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，却是个老者，鬓发皆白，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；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，也走到房里来。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，每每只有一个房，一铺炕，无论多少寓客，都在一个炕上歇的。那老者放下背搭，要了水净面，便和我招呼，我也随意和他点头。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，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。他也不客气，举杯便饮。我道：“这里的酒很不好！”老者道：“这已经是好的了；碰了那不好的，简直和水一样。”我道：“这里离天津不远，天津的酒很好，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？”老者道：“卫里吗（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，以天津本卫也），那里自然是好酒。老客想是初步这边，没知道这些情形。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，卫里的酒，自然是好的了。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，为的是厘卡上的

捐太重，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，再往这边来，过一个卡子，就捐一趟，自然把酒捐坏了。”

我道：“捐贵了还可以说得，怎么会捐坏了呢？”老者道：“卖贵了人家喝不起，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。那厘捐越是抽得利害，那水越是搀得利害，你说酒怎么不坏！”我问道：“那抽捐是怎么算法？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？”老者道：“说起来可笑得很呢！他并不论担捐，是论车捐；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，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。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，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他要照车轮子收捐，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，只用人拉的车。”我道：“这又有甚么分别？”老者道：“牲口拉的车，总是两个轮子。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，那轮子做的顶小，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，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，所装的酒篓子，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，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，后头用两个人推，就这么个顽法。”

正是：一任你刻舟求剑，怎当我掩耳盗铃。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回

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

我听那老者一席话，才晓得这里酒味不好的缘故，并不是代我买酒的人落了钱。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，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。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。我又给钱与店家，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。方才彼此通过姓名。

那老者姓徐，号宗生，是本处李家庄人。这回从京里出来，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五十里，恐怕赶不及，就在这里下了店。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。宗生道：“我这回进京，满意要见焦侍郎，代小儿求一封信，谋一个馆地。不料进京之后，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，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，只住了两天就走了。市面情形，倒未留心。”

我道：“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？”宗生道：“正是他。”我道：“我在上海看了报，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，有甚么不自在的事呢？”宗生道：“他们大老官，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，还有甚么不自在，不过为点小小家事罢了。然而据我看来，他实在是咎由自取。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，笔底下又好，却是学也不曾入得一名。如今虽然堂堂八座，却是异途出身。四五个儿子，都不肯好好的念书，都是些不成材的东西。只有一位小姐，爱同拱璧，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。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，便把那小姐耽误了，直到了去年，已过二十五岁了，还没有人家。耽误了点年纪，还没有甚么要紧，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，又吃上了鸦片烟瘾，闹的一发没有人敢问名的了。去年六月间，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。这位太史姓周，号辅成，年纪还不满三十岁。二十岁上便点了翰林，放过一任贵州主考，宦囊里面多了三千金，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，省吃俭用的过日子，望开坊。谁知去年春上，染了个春瘟病，捱到六月间死了。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，一旦断了弦，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。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，一概谢绝。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，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。虽然是个续弦，且喜年纪还差不多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打算央媒说合。既而一想，自己是女家，不便先去央求。又打听得这位太史公，凡是去做媒的，一概谢绝，更怕把事情弄僵了，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，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。这个人便是刑部主事，和周太史是两榜同年；却是个旗人，名叫惠覃，号叫雪舫；为人极其能言舌辩。焦侍郎请他来，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，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。雪舫便一力担承在身上，说道：‘大人放心，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。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，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，然后许其成事，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。’焦侍郎大喜，便说道：‘那么这件事，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。’

“雪舫得了这个差使，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。周辅成老婆虽死了，却还留下一个六岁

大的男孩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十分可人。雪舫到了，总是逗他顽笑，考他认字。偶然谈起说道：‘怪可怜的一个小孩子，小小年纪没了娘了。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？’辅成听了笑道：‘伤心还没有得过，那里便谈到这一层；况且我是立志鳏居以终的了。’雪舫道：‘你莫嘴强，这是办不到的。纵使你伉俪情深，一时未忍，久后这中匮乏人，总不是事。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，总得要有人照应的。你此刻还赶伤心追悼的那边去，未必肯信我这个话，久后你便要知道的。’辅成未及回答，雪舫又道：‘说来也难，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；倘使娶了个不贤的，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，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，也不容易。’辅成道：‘可不是吗。我这立定鳏居以终之志，也是看到这一着。’雪舫道：‘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。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，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，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，听着也有点害怕。辅成兄，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，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？自己住到会馆里，省得赁宅子，要省得多呢。’辅成道：‘我何尝不想。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内人，去年得了我这里的消息，已经不知伤心的怎样了。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，老人家见子思母，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！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，也将近可以读书了。我们衙门清闲无事，也想借课子消遣，因此未果。’雪舫道：‘既如此，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，到底省点浇裹。’辅成道：‘我何尝不想。只因这小孩子还小，一切料理，打辫洗澡，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。’雪舫道：‘就是这个难，并且用老妈子，也不容易用着好的。’辅成道：‘这倒不然，我现在用的老妈子，就是小孩子的奶娘，还是从家乡带来的。’雪舫道：‘这么说，你夫人虽是没了，这过日子浇裹，还是一文不能省的。’辅成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雪舫道：‘这么说，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。’辅成发急道：‘这话怎讲？’雪舫笑了一笑，却不答话，辅成心下狐疑，便追着问是甚么道理。雪舫道：‘我要待不说，又对你不起；要待说了出来，一则怕你不信，二则怕你发急。’辅成道：‘说的不近情理，不信或者有之，又何至于发急呢。’雪舫又笑了一笑，依然没有话说。辅成道：‘你这个样子，倒是令我发急了。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，甚么话不好说，要这等藏头露尾作甚么呢？’雪舫正色道：‘我本待不说，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，实在对朋友不起，所以我只得直说了。但是说了，你切莫发急。’辅成道：‘你说了半天，还是未说，你这是算甚么呢！’

“雪舫道：‘此刻我直说了罢。若是在别的人呢，这是稀不相干的事。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一’说着，又顿住了。辅成恨道：‘你简直爽快一点一句两句说了罢，我又不和你作甚么文字，只管在题前作虚冒，发多少议论作甚么！’雪舫道：‘你是身居清贵之职的，这个上头更要紧。’辅成更急了道：‘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，快说罢！’雪舫道：‘老实说了罢，你近来外头的声名，不大好听呢！’辅成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，平日为人谨饬的了不得。忽然听了这句话，犹如天上吊下了一个大霹雳来，直跳起来问道：‘这是哪里来的话？’雪舫道：‘我说呢，叫你不要着急。’辅成道：‘到底是哪里来的话？我不懂啊。到底说的是那一行呢？’雪舫拍手道：‘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坐，格外来得勤，是甚么意思？我是要来私访你的。谁知私访了这几天，总访不出个头绪来，只得直说了。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，便和用的一个老妈子搭上了，缠绵的了不得，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，你都一概回绝。’辅成道：‘这些谣言从哪里来的？’雪舫道：‘外头那个不知，还要问哪里来的呢。不信，你去打听你们贵同乡，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了。’辅成直跳起来道：‘这还了得！我明日便依你的话，搬到会馆去住，乐得省点浇裹。’雪舫道：‘这一着也未尝不是；然而你既赁了宅子，自己又住到会馆里，怎么见得省？’辅成道：‘哪里的话！我既住到会馆，便先打发了老妈子，带着小孩子住进去了。’雪舫道：‘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。’

“辅成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。雪舫道：‘你且莫忙，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，我也在这里代你打算呢。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，然而早起晚睡，还得要人招呼，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，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；譬如他顽皮搅湿了衣服，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，都是马上要找替换，要缝补的，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么？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。万一要有甚么伤风外感，

那不更费手脚么？我正在这里和你再三盘算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，倒是很费商量的。’一席话说得辅成呆了。歇了半晌道：‘不然，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。’雪舫道：‘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么？’辅成搓手顿足了半晌，没个理会。雪舫又道：‘不如我和你想法子罢，是轻而易举，绝不费事的，不知你可肯做？’辅成道：‘你且说出来，可以做的便做。’雪舫道：‘你若肯依了我做去，包管你就可以保全声名。’辅成道：‘你又来作文字了，又要在题前盘旋了，快直说了罢。’

“雪舫道：‘你今日起，便到处托人做媒，只说中馈乏人，要续弦了。这么一来，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。’辅成道：‘这个不过暂时之计，不可久长的。况且央人做媒，做来做去，总不成功，也不是个事；万一碰了合式的，他样样肯将就，任我怎样挑剔，他都答应，那却如何是好呢？’雪舫正色道：‘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。我劝你不要那么呆，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。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，自然这样说。久而久之，中馈乏人，你便知道鳏居的难处了。与其后来懊悔，还是赶早做了的好。依我劝你，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，儿子也还小，还容易配；倘使耽搁几年，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小孩子也长成了，那时后悔，想到续弦，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与于思于思的老翁了。况且说起来，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，人家更多一层嫌弃。还有一层，比方你始终不续弦的话，将来开坊了，外放了，老大人、太夫人总是要迎养的，同寅中官眷往来，你没有个夫人，如何得便？难道还要太夫人代你应酬么？你细想想，我的话是不是？’辅成听了低下头去，半晌没有话说。雪舫又道：‘说虽如此说，这件事却是不能卤莽的，最要紧是打听人品；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，那可不是闹顽的！’辅成叹了一口气，却不言语。雪舫又道：‘此刻你且莫愁这些，先撒开了话，要求人做媒，赶紧要续弦，先把谣言息一息再讲。辅成也没有话说。雪舫又谈些别样说话，然后辞去。’

“过了一日，雪舫未曾出门，辅成先去拜访了，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，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好依你之计，暂时息一息谣言再说的了。雪舫道：‘既如此，便从我先做起媒来。陆中堂有一位小姐，是才貌兼备的，等我先去碰一碰看。’辅成道：‘你少胡闹！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士，何况又是个填房。’雪舫道：‘求不求在你，肯不肯由他，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，那又何妨呢。’辅成也就没言语了。再过一天，雪舫便来回话说：‘陆中堂那边白碰了。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，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，生得十分福气，今日没有回话，过几天听信罢。’

“此时辅成因为谣言可怕，也略略活动了一点了，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。一时同衙门的、同乡的，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，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，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，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，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，心中活泼泼起来。雪舫又时时走来打动，商量要怎么的好，怎么的不好，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。辅成问他是甚么缘故。雪舫道：‘若是元配，自然年纪不怕小的。此刻你的是续弦，进了你门，就要做娘的，翁姑又不在跟前，倘使年纪过轻，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。若是年纪大点的，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，也看得见多了，招呼小孩子，料理家务，自然都会的了。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么？’说的辅成合了意。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，和辅成做焦侍郎小姐的媒。辅成便向雪舫打听。雪舫道：‘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，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填房，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，彀不上去说这些事，所以未曾提及。这门亲倘是成了，倒是好的。听说那一位小姐，雅的是琴棋书画，俗的是写算操作，没有一件不来的。况且年纪好象在二十以外一点了，于料理小孩子一层，自然是好的了。’辅成听了，也巴望这门亲定了，好得个内助。偏偏焦侍郎那边，又没有着实回话，倒闹得辅成心焦起来，又托雪舫去说。求之再四，方才应允。一连跑了四五天，把这头亲事说定。一面择日行聘。过了几时，又张罗行亲迎大礼，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，打发了鼓吹彩舆去迎娶，择定了午正三刻拜堂合卺。

“这一天，周太史家里贺客盈门，十分热闹；格外提早点吃了中饭，预备彩舆到了，好

应吉时拜堂。一班同年、同馆的太史公，都预备了催妆诗、合巹词。谁知看到了吉时，不见彩舆到门，众亲友都呆呆的等着看新人。等穀多时，已是午过未来，还是寂无消息。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坤宅去打听，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。众人只得仍旧呆等。等到了未末申初，两顶大媒老爷的轿子到了，说来了来了，快了快了，马上就登舆了。周太史一面款待大媒。闹了一会，已交酉刻，天已晚下来了，只得张罗开席宴客。吃到半席时，忽然间鼓乐喧天的，新娘娶回来了，便连忙撤了席，拜堂、送房、合巹，又忙了一阵，直到戌正，才重新入席。那新人的陪嫁，除了四名丫头之外，还有两房仆妇、两名家人，都是很漂亮的。众人尽欢散席时，已是亥正了。大家宽坐了一会，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。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。众人举目看时，都不觉棱了一棱：原来那位新人，早已把凤冠除下，却仍旧穿的蟒袍霞帔，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，盘中烟具，十分精良，新人正躺在新床吃旧公烟呢。看见众人进来，才慢慢的坐起，手里还拿着烟枪；两个伴房老妈子，连忙过去接了烟枪，打横放在烟盘上，一个接手代他戴上凤冠。陪嫁家人过来，把烟盘收起来，回身要走，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‘来’，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。那陪嫁家人，便回转身子，手捧烟盘，端端正正的站着。只听得那新人又说道：‘再预备十二个泡儿就够了。’那陪嫁家人，连答应了三四个‘是’字，方才退了出去。众人取笑了一回，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，便纷纷散去。新人见客散了，仍旧叫拿了烟具来，一口一口的吹；吹足了十二口时，天色已亮，方才卸妆睡觉。周辅成这一气，几乎要死！然米已成饭，无可如何了。只打算日后设法禁制他罢了。那位新人一睡，直到三下钟方才起来。梳洗已毕，便有他的陪嫁家人，带了一个面生人，手里拿了一包东西，到上房里去，辅成此时一肚子没好气，也没做理会。第二天晚上，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。

“到了第三天，是照例回门，新婿新人，先后同去；行礼已完，新婿也照例先回。及至辅成回到家时，家人送上两张帐单。辅成接过来一看，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，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、穿珠手镯一副、西洋钻石戒指五个，共价洋四千五百两；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，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、押发簪子等件，零零碎碎，共价是三百十五两。辅成看了便道：‘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？’家人回道：‘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。’辅成吓了一跳，呆了半晌，没有话说，慢腾腾的踱到书房，换过便衣，唉声叹气的坐立不安。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多钟，新人方才回来。辅成一肚子没好气，走到上房。只见那位新夫人，已经躺下吃烟了，看见丈夫进来，便慢腾腾的坐起。辅成不免也欠欠身坐下。半晌开口问道：‘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？’新人道：‘正是。我看见今天回门，倘使还戴了陪嫁的东西，不象样子，所以叫他们拿了来，些微拣了两件，其实还不甚合意。’辅成道：‘既然不甚合意，何不退还了他呢？’说时，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。新人听了这话，看了新婿的颜色，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。”

正是：房帷未遂齐眉乐，《易》象先呈反目爻。未知一对新人，闹到怎么样子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一回

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

“当下新人变了颜色，一言不发。辅成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‘不瞒夫人说，我当了上百年的穷翰林，只放过一回差，不曾有甚么积蓄。’新人不等说完，便抢着说道：‘罢，罢！几

吊钱的事情，你不还，我娘家也还得起，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，不烦你费心。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。今天回门去，我家里甚么王爷、贝子、贝勒的福晋、姑娘，中堂、尚书、侍郎的夫人、小姐，挤满了一屋子，我只插戴了这一点捞什子，还觉着怪寒尘的，谁知你到那么惊天动地起来！早知道这样，你又何必娶甚么亲！’说着，又叫了一声‘来’，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，垂手站着。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眼，那家人便走到床前，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，装到斗上。辅成冷眼觑着，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，新人躺下来接了，向灯上去吸，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，一手挡着枪梢，一手拿着烟签子，拨那斗门上的烟。辅成见了，只气得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！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朝，不便发作，忍了一肚子气，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。从此那珠宝店、金子店的人，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，辅成只急得没路投奔。雪舫此时却不来了，终日闷着一肚子气，没处好告诉，没人好商量。一连过了二十多天，看看那娶来的新人，非但愈形骄蹇放纵，并且对于那六岁孩子，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。辅成更加心急，想想转恨起雪舫来。然而徒恨也无益，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，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。并且自从娶亲以来，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，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。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，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，益加烦闷。

“忽然一日，自己决绝起来，定下一个计策，暗地里安排妥当。只说家中老鼠多，损伤了书籍字画，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，送到会馆里存放，一共运去了十多箱书画，暗中打发一个家人，到会馆里取了，运回家乡去。等到了满月那天，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；这一次回门，照例要娘家住几天。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，便写了个名条，到清秘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资的假，雇了长车，带了小孩子，收拾了细软，竟长行回籍去了。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，给了他一个月的工钱，叫他好好看守门户，诳他说到天津，去去就来的。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，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。这封信却是骈四骊六的，足有三千多字，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。焦侍郎接了这封信，一气一个死！无可奈何，只得把女儿权时养在家里，等日后再做道理。我进京找他求信，恰好碰了这个当口。所以我也不便多说，耽搁了几天，只得且回家去，过几时再说的了。”

徐宗生一席长谈，一面谈着，一面喝着，不觉把酒喝完了，饭也吃了，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。我又问起焦侍郎为甚么把一位小姐惯到如此地位。宗生道：“这也不懂。论起来，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，世途上、仕途上，都走的烂熟的了，不知为甚么家庭中却是如此。”我道：“世路仕路的阅历，本来与家庭的事是两样的。”宗生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这位焦理儒，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，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。他焦家本是个富家，理儒是个庶出的晚子，十七八岁上，便没了老子，弟兄们分家，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。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，无一不来，不上几年，一份家当，弄得精光。闹的弟兄不理，族人厌恶，亲戚冷眼，朋友远避。在家乡站不住了，赌一口气走了出来，走到天津，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，白吃两顿饭，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。可巧他的运气来了，字号里的栈房碰破了两箱花椒，连忙修钉好了，总不免有漏出来的，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。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，不觉触动了她的一门手艺，把那好的整的花椒，拣了出来，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，盘成了一个班指。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，欢喜他精致，和他要了。于是这个要穿一个，那个要穿一个，弄得天天很忙。他又会把他盘成珠子，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。穿了香珠，却没有人要；只有班指要的人多，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。齐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见，路过天津，是他的世伯辈，他用了‘世愚侄’的帖子去见了一回，便把所穿的香珠，凑了一百零八颗，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、纪念，穿成一挂朝珠，又穿了一个细致的班指，作一份礼送去了。那位候补道欢喜的了不得，等他第二次去见了，便问他在天津作甚么。他一时没得好回答，便随嘴答应，说要到广东去谋事。那候补道便送了他五十两银子程仪。他得了这笔银子，便当真到广东去了。

“原来他有一位姑丈，是广东候补知府，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。谁知他在家乡那等

行为，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，所以他到了广东，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。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，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，他向从来没有见过，就是请见世见不着。五十两银子有限，从天津到得广东，已是差不多的了，再是姑丈不见，住了几天客栈，看看银子没有了。他心急了，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，等他姑丈拜客回来，他抓住了轿杠便叫姑丈。他姑丈到了此时，没有法子，只得招呼他进去，问他来意。他说要谋事。他姑丈说：“谈何容易！这广东地方虽大，可知人也不少，非有大帽子压下来，不能谋一个馆地。并且你在家荒唐惯了，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，你怎样办得到。不如仍旧回去罢。”他道：“此刻盘缠也用完了，回去不得，只得在这里等机会。我就搬到姑丈公馆来住着等，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。”他姑丈没奈何，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。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。喜得他还安分，不曾惹出逐客令来。他姑丈在广东，原是一个红红儿的人，除了外面两三个差使不算，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。这一天总督要起一个折稿，三四个文案拟了出来，都不合意，便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姑丈。他姑丈带回公馆里去弄，也弄不好。他看见了那奏稿节略，便自去拟出一篇稿来，送给他姑丈看，问使得使得不得。他姑丈向来鄙薄他的，如何看得在眼里，拿过来便搁在一旁。但苦于自己左弄不好，右弄不好，姑且拿他的来看看，看了也不见得好。暗想且不要管他，明天且拿他去塞责。于是到了明天，果然袖了他的稿子上去上辕。谁知那位制军一看见了，便大加赏识，说得好得很，却不象老兄平日的笔墨。他姑丈一时无从隐瞒，又不便撒谎，只得直说了，是卑府亲戚某人代作的。制军道：“他现在办甚么事？是个甚么功名？”他姑丈回说没有事，也没有功名。制军道：“有了这个才学，不出身可惜了。我近来正少一个谈天的人，老兄回去，可叫他来见我。”他姑丈怎么好不答应，回去便给他一身光鲜衣服，叫他去见制军。那制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，闲了时，便和他谈天。他谈风却极好。有时闷了，和他下围棋，他却又能下两子；并且输赢当中，极有分寸，他的棋子虽然下得极高，却不肯叫制军大败，有时自己还故意输去两子。偶然制军高兴了，在签押房里和两位师爷小酌，他的酒量却又不输与别人；并且出主意行出个把酒令来，都是雅俗共赏的。若要和他考究经史学问，他却又样样对答得上来；有时唱和几首诗，他虽非元、白、李、杜，却也才气纵横。因此制军十分隆重他，每月送他五十两银子的束脩。他就在广东阔天阔地起来。不多几时，潮州府出了缺，制台便授意藩台，给他姑丈去署了。一年之后，他姑丈卸事回来，禀知交卸。制军便问他：“我这回叫你署潮州，是甚么意思，你可知道？”他姑丈回说是大帅的栽培。制军道：“那倒并不是，我想你那个亲戚，总要想法子叫他出身。你在省城当差，未必有钱多，此刻署了一年潮州，总可以宽裕点了，可以代你亲戚捐一个功名了。”他姑丈此时不能不答应，然而也太刻薄一点，只和他捐了一个未入流，带捐免验看，指分广东。他便照例禀到。制军看见只代他弄了这么个功名，心中也不舒服，只得吩咐藩台，早点给他一个好缺署理。总督吩咐下来的，藩司那里敢怠慢，不到一个月，河泊所出了缺，藩台便委了他。原来这河泊所是广东独有的官，虽是个从九、未入，他那进款可了不得。事情又风流得很，名是专管河面的事，就连珠江上妓船也管了。他做了几个月下来，那位制军奉旨调到两江去了，本省巡抚坐升了总督，藩台坐升了抚台，剩下藩台的缺，却调了福建藩台来做。那时候一个最感恩知己的走了，应该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个道理。谁知他却不然，除了上峰到任，循例道喜之外，朔望也不去上衙门，只在他自己衙门里，办他的风流公案。

“那时新藩台是从福建来的，所有跟来的官亲幕友，都是初到广东，闻得珠江风月，那一个不想去赏鉴赏鉴。有一天晚上，藩台的少爷，和一个衙门里的师爷，两个人在谷埠（妓船麇聚之所）船上请客。不知怎样，妓家得罪了那位师爷，师爷大发雷霆，把席面掀翻了，把船上东西打个稀烂，大呼小叫的，要叫河泊所来办人。吓得一众妓女，莺飞燕散的，都躲开了。一个鸨妇见不是事，就硬着头皮，闪到舱里去，跪下叩头认罪。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，劈头摔去，把鸨妇的头皮摔破了，流出血来。请来的客，也有解劝的，也有帮着嚷打的。这个当口，恰好那位焦理儒，带了两个家人，划了一艘小船，出来巡河。刚刚巡到这个

船边，听得吵闹，他便跳过船来。刚刚走在船头，忽见一个人在舱里走出来，一见了理儒便道：‘来得好，来得好！’理儒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位姓张的候补道，也是极红的人。原来理儒在督署里面，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朋友，又是大帅跟前极有面子的，所以那一班候补道府，没有一个不认得他的。当下理儒看见是熟人，便站住了脚。姓张的又低低的说道：‘藩宪的少大人和老夫子在里面，是船家得罪了他。阁下来得正好，请办一办他们，以警将来。’理儒听了，理也不理，昂起头走了进去，便厉声问道：‘谁在这里闹事？’旁边有两个认得理儒的，便都道：‘好了，好了！他们的管头来了。’有个便暗暗告诉那师爷，这便是河泊所焦理儒了。那师爷便上前招呼。理儒看见地下跪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妇人，便问谁在这里打伤人。那师爷便道：‘是兄弟摔了他一下。’理儒沉下脸道：‘清平世界，那里来的凶徒！’回头叫带来的家人道：‘把他拿下了！’藩台的少爷看见这个情形，不觉大怒道：‘你是甚么人，敢这么放肆！’理儒也怒道：‘你既然在这里胡闹，怎么连我也不知道！想也是凶徒一类的。’喝叫家人，把他也拿了。旁边一个姓李的候补府，悄悄对他说道：‘这两位一个是藩台少爷，一个是藩台师爷。’理儒喝道：‘甚么少爷老爷，私爷公爷，在这里犯了罪，我总得带到衙门里办去。’姓李的见他认真起来，便闪在一边，和一班道府大人，闪闪缩缩的，都到隔壁船上去，偷看他作何举动。只见他带来的两个家人，一个看守了师爷，一个看守了少爷，他却居中坐了，喝问那鸨妇：‘是那一个打伤你的，快点说来。’那鸨妇只管叩头，不肯供说。那师爷气愤愤的说道：‘是我打的，却待怎样！’理儒道：‘好了，得了亲供了。’叫家人带了他两个，连那鸨妇一起带到衙门里去。

“此时师爷少爷带来的家人，早飞也似的跑进城报信去了。理儒把一起人也带进城，到衙门里，分别软禁起来，自己却不睡，坐在那里等信。到得半夜里，果然一个差官拿了藩台的片子来要人。理儒道：‘要甚么人？’差官道：‘要少爷和师爷。’理儒道：‘我不懂。我是一个人在衙门里办公，没带家眷，没有少爷；官小俸薄，请不起朋友，也没有师爷。’差官怒道：‘谁问你这个来！我是要藩宪的少大人与及藩署的师爷！’理儒道：‘我这里没有！’差官道：‘你方才拿来的就是。’理儒道：‘那不是甚么少爷师爷，是两个闹事伤人的凶徒！’差官道：‘只他两个就是，你请他出来，我一看便知。’理儒把桌子一拍，大喝道：‘你是个甚么东西，要来稽查本衙门的犯人！’喝叫家人：‘给我打出去！’两个家人，一片声叱喝起来，那差官没好气，飞马回衙门报信去了。藩台听了这话，也十分诧异，一半以为理儒误会，一半以为那差官搅不清楚，只得写了一封信，再打发别人去要。理儒接了信，付之一笑。草草的回了一个禀，交来人带去。禀里略言：‘卑职所拿之人，确系凶徒，现有受伤人为证。无论此凶徒系何人，既以公事逮案，案未结，未便遽释’云云。

“这两次往返，天已亮了。理儒却从从容容的吃过了早饭，才叫打轿回公事去。谁知他昨夜那一闹，外面知道了，说是河泊所太爷误拿藩台的人，这一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，不难合衙门的人都有些不便呢。此风声一夜传了开去，到得天明，合衙门的书吏差役，纷纷请假走了，甚至于抬轿的人也没有了。理儒看见觉得好笑，只得另外雇了一乘小轿，自己带了那一颗小小的印把，叫家人带了那少爷、师爷、鸨妇，一同上制台衙门去。”

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胸前练雀横飞出，又向最高枝上栖。未知理儒见了制台，怎样回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二回

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

“前一夜藩台因为得了幕友、儿子闹事，被河泊所司官捉去的信，心中已经不悦，及至

两次去讨不回来，心中老大不舒服。暗想这河泊所是甚么人，他敢与本司作对！当时便有那衙门旧人告诉他，说是这河泊所本来是前任制台的幕宾，是制台交代前任藩台给他这个缺的。藩台一想，前任藩台便是现任的抚军，莫非他仗了抚军的腰子么。等到天明，便传伺候上院去，把这件事嗫嗫嚅嚅的回了抚台。抚台道：‘这个人和兄弟并没有交情，不过兄弟在司任时，制军再三交代给他一个缺，恰好碰了河泊所出缺，便委了他罢了。但是听说他很有点才干。昨夜的事，他一定明知是公子，但不知他要怎样顽把戏罢了。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，断不肯仅于回首县，说不定还要上辕来。倘使他到兄弟这里，兄弟自当力为排解，叫他到贵署去负荆请罪；就怕他径到督宪那里去，那就得要阁下自己去料理的了。’藩台听说，便辞了抚台，去见制台。喜得制台是自己同乡世好，可以无话不谈的。一直上了辕门，巡捕官传了手本进去，制台即时请见。藩台便把这件事，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，又说明这河泊所焦理儒系前任督宪的幕宾。制台听了这话，沉吟了一会道：‘他若是当一件公事，认真回上来，那可奈何他不得，只怕阁下身上也有点不便。这个便怎生区处？’藩台此时也呆了，垂手说道：‘这个只求大帅格外设法。’制台道：‘他动了公事来，实在无法可设。’藩台正在踌躇，那巡捕官早拿了河泊所的手本上来回话了。制台道：‘他一个人来的么？’巡捕道：‘他还带了两个犯人、一个受伤的同来。’藩台起初只知道儿子和师爷在外闹事，不曾知道打伤人一节，此刻听了巡捕的话，又加上一层懊恼。制台便对藩台说道：‘这可是闹不下去了！或者就请了他进来，你们彼此当面见了，我在旁边打个圆场，想来还可以下得去。’藩台道：‘他这般倔强，万一他一定顶真起来，岂不是连大帅也不好看？’制台忽然想了一个主意道：‘有了。只是要阁下每月津贴他多少钱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，霎时间就冰消瓦解了。’藩台道：‘终不成拿钱买他？’制台道：‘不是买。你只管每月预备二百银子，也不要你出面，你一面回去，只管拣员接署河泊所就是了。’藩台满腹狐疑，不便多问，制台已经端茶送客。一面对巡捕说：‘请焦大老爷。’向来传见末秩没有这种声口的，那巡捕也很以为奇，便连忙跑了出去。藩台一面辞了出来，走到麒麟门外，恰遇见那巡捕官拿着手版，引了焦理儒进去。那巡捕见了藩台，还站了一站班；只有理儒要理不理的，只望了他一眼。藩台十分气恼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理儒进去见了制台，常礼已毕，制台便拉起炕来；理儒到底不敢坐，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。制台道：‘老兄的风骨，实在令人可敬！请上坐了，我们好谈天。将来叨教的地方还多呢。’理儒只得上炕坐了。制军又亲手送过茶，然后开谈道：‘昨天晚上那件事，兄弟早知道了。老兄之强项风骨，着实可敬！现在官场中那里还有第二个人！只可惜屈于末僚。兄弟到任未久，昧于物色，实在抱歉得很！’理儒道：‘大帅奖誉过当，卑职决不敢当！只是责守所在，不敢避权贵之势，这是卑职生性使然。此刻开罪了本省藩司，卑职也知道罪无可道，所以带印在此，情愿纳还此职，只求大帅把这件事公事公办。’说着，在袖里取出那一颗河泊所印来，双手放在炕桌上。制台道：‘这件事，兄弟另外叫人去办，不烦阁下费心；不过另有一事，兄弟却要叨教。’说罢，叫一声‘来’，又努一努嘴，一个家人便送上一副梅红全帖。制台接在手里便站起来，对理儒深深一揖，理儒连忙还礼。制台已双手把帖子递上道：‘今后一切，都望指教！’理儒接来一看，却是延聘书启老夫子的关书，每月致送束脩二百两。便连忙一揖道：‘承大帅栽培，深恐糖豢，不足以副宪意！’制台道：‘前任督宪，是兄弟同门世好，最有知人之明，阁下不以兄弟不才，时加教诲，为幸多矣！’当下又谈了些别话，便把理儒留住。一面叫传藩司，一面叫人带了理儒进去，与各位师爷相见。”原来那藩台并不曾回去，还在官厅上，一则等信息，二则在那里抱怨师爷，责备儿子。一听得说传，便连忙进去。制台把上项事，仔细告诉了一遍，又道：‘一则此人之才一定可用，二则借此可以了却此事。阁下回去，赶紧委人接署。此后每月二百两的束脩，由尊处送来就是了。’藩台听说，谢了又谢。制台又把那河泊所的印，交他带去道：‘也不必等他交代，你委了人，就叫他带印到任便了。’藩台领命辞去。从此焦河厅又做了总督幕宾。总是他生得人缘美满，这位制军得了他之后，也是言听计从，叫他加捐了一个知县，制台便拜了一个折，

把他明保送部引见。回省之后，便署了一任香山，当了好些差使。从此连捐带补的，便弄了个道台。就此一帆风顺，不过十年，便到了这个地位。只可怜他那姑丈，此刻六十多岁了，还是一个广东候补府，自从署一任潮州下来，一直不曾署过事。你说这宦海升沈，有何一定呢。”

我本来和宗生谈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，却无意中惹了他这一大套，又被我听了不少的故事。当下夜色已深，大家安睡一宿，次日便分路而行。

我到河西务料理了两天的事，又到张家湾耽搁了一日，方才进京，在骡马市大街广升客栈歇下。因为在河西务、张家湾寄信不便，所以直等到了京城，才发各路的信，一连忙了两天，不曾出门，方才料理清楚。因为久慕京师琉璃厂之名，这天早上，便在客栈柜上问了路径，步行前去，一路上看看各处市景。街道虽宽，却是坎坷的了不得；满街上不绝的骆驼来往；偶然起了一阵风，便黄尘十丈。以街道而论，莫说比不上上海，凡是我经过的地方，没有一处不比他好几倍的。一路问讯到了琉璃厂，路旁店铺，尽是一些书坊、笔墨、古玩等店家。走到一家松竹斋纸店，我想这是著名的店家，不妨进去看看。想定了，便走近店门，一只脚才跨了进去，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，拱着手，呵着腰道：“你怀来了（你怀，京师土语，尊称人也。发音时唯用一怀字，你字之音，盖藏而不露者。或曰：‘你老人家’四字之转音也，理或然欤），久违了！你怀一向好，里边请坐！”我被这一问，不觉愣住了，只得含糊答应，走了进去。便有一个小后生，送上一枝水烟筒来；老者连忙拦住，接在手里，装上一口烟，然后双手递给我。那小后生又送上一碗茶；那老者也接过来，一手拿起茶碗，一手把茶托侧转，舀了一舀，重新把茶碗放上，双手递了过来，还齐额献上一献。然后自己坐定，嘴里说些“天气好啊，还凉快，不比前年，大九月里还是很热。你怀有好两个月没请过来了。”我一面听他说，一面心中暗暗好笑。我初意进来，不过要看看，并不打算买东西；被他这么一招呼，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，只得拣了几个墨盒、笔套等件，好在将来回南边去，送人总是用得着的。老者道：“墨盒子盖上可要刻个上下款？”我被他提醒了，就随手写了几个款给他。

然后又看了两种信箋。老者道：“小店里有一种”永乐箋“头回给你怀看过的，可要再看看？”说罢，也不等我回话，便到柜里取出一个大纸匣来。我打开匣盖一看，里面是约有八寸见方的玉版箋，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，纸色极旧。老者道：“这是明朝永乐年间，大内用的箋纸，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，的真是古货。你怀瞧，这角花不是印板的，是用笔画出来的，一张一个样子，没有一张同样儿的。”我拿起来仔细一看，的确是画的；看看那纸色，纵使不是永乐年间的，也是个旧货了。因问他价钱。老者道：“别的东西有个要价还价，这个纸是言无二价的，五分银子一张。”我笑道：“怎么单是这一种做不二价的买卖呢？”老者道：“你怀明见得很，我不能瞒着你怀。别的东西，市价有个上下，工艺有个粗细，唯有这一号纸，是做不出来的，卖了一张，我就短了一张的了。小号收来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张，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张了。”我心里虽是笑他捣鬼，却也欢喜那纸，就叫他数了一百张，一共算帐。因为没带钱，便写了个条子，叫他等一会送到广升栈第五号。便走出来。那老者又呵腰打拱的一路送出店门之外，嘴里说了好些“没事请来谈论”的话。

我别过了，走到一家老二酉书店，也是最著名的，便顺着脚走了进去。谁知才进了门口，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道：“哈哈，是甚么风把你怀吹来了！我计算着你怀总有两个月没来了。你怀是最用功的，看书又快，这一向买的是谁家的书，总没请过来？”说话时，又瞅着一个学徒的道：“你瞧你，怎么越闹越傻了（傻音近耍字音，京师土谚，痴呆之意也）！老爷们来了，茶也忘了送了，烟也忘了装了。象你这么个傻大头，还学买卖吗！”他嘴里虽是这么说，其实那学徒早已捧着水烟筒，在那里伺候了。那个人把我让到客座里，自己用袖子拂拭了椅子，请我坐下，然后接过烟筒，亲自送上。此时已是另有一个学徒，泡上茶来了。那人便问道：“你怀近来看甚么书啊？今几个要办甚么书呢？”

我未及回答，忽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进来，递给那人。那人接在手里，拆开一看，信里面却有一张银票。那人把信放在桌上，把银票看了一看，皱眉道：“这是松江平，又要叫我们吃亏了。”说着，便叫学徒的，”把李大人那箱书拿出来，交他管家带去。”学徒捧了一个小小的皮箱过来，摆在桌上。那箱却不是书箱，象是个小文具箱样子，还有一把锁锁着。那送信的人便过来要拿。那人交代道：“这锁是李大人亲手锁上的，钥匙在李大人自己身边，你就这么拿回去就得了。”那送信人拿了就走。这个当口，我顺眼看他桌上那张信，写的是“送上书价八十两，祈将购定之书，原箱交来人带回”云云。我暗想这个小小皮箱，装得了多大的一部书，却值得八十两银子！忍不住向那人问道：“这箱子里是一部甚么书，却值得那么大价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你怀也要办一份罢？这是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。”我道：“到底是甚么书，你怀告诉了我，许我也买一部。”那人道：“那箱子里共是三部：一部《品花宝鉴》，一部《肉蒲团》，一部《金瓶梅》。”我听了，不觉笑了一笑。那人道：“我就知道这些书，你怀是不对的；你怀向来是少年老成，是人所共知的。咱们谈咱们的买卖罢。”我初进来时，本无意买书的，被他这一招呼应酬，倒又难为情起来，只得要了几种书来。拣定了，也写了地址，叫他送去取价。我又看见他书架上度了好些石印书，因问道：“此刻石印书，京里也大行了？”那人道：“行是行了，可是卖不出价钱。从前还好，这两年有一个姓王的，只管从上海贩了来，他也不管大众行市，他贩来的便宜，就透便宜的卖了，闹的我们都看不住本钱钱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姓王的可是号叫伯述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你怀认得他么？”我道：“有点相熟。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？住在甚么地方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可不大清楚。”我就不问了。

别了出来，到各处再逛逛。心中暗想：这京城里做买卖的人，未免太油腔滑调了。我生平第一次进京，头一天出来闲逛，他却是甚么“许久不来”啊，“两个月没来”啊，拉拢得那么亲热，真是出人意外。想起我进京时，路过杨村打尖，那店家也是如此。我骑着驴走过他店门口，他便拦了出来，说甚么久没见你怀出京啊，几时到卫里去的，你怀用的还是那匹老牲口，说了一大套。当时我还以为他认错了人，据今日这情形看来，北路里做买卖的，都是这副伎俩的了。正这么想着，走到一处十字街口，正要越走过去，忽然横边走出一头骆驼，我只得站定了，让他过去。谁知过了一头，又是一头，络绎不绝。并且那拴骆驼之法，和拴牛一般，穿了鼻子，拴上绳，却又把那一根绳，通到后面来，拴后面的一头。如此头头相连，一连连了二三十头。那身躯又长大，走路又慢，等他走完了，已是一大会的工夫，才得过去。

我初到此地，路是不认得的，不知不觉，走到了前门大街。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，气象雄壮，便顺脚走近去望望。在城边绕行一遍，只见瓮城凸出，开了三个城门，东西两个城门是开的，当中一个关着。这一门，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，那一种严肃气象，想来总是很利害的了。我走近那城门洞一看，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，堆的把城门也看不见了。里面挤了一大群叫化子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睡的，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，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，生着火煮东西的。我便缩住脚回头走。

走不多路，经过一家烧饼店，店前摆了一个摊，摊上面摆了几个不知隔了几天的旧烧饼。忽然来了一群化子，一拥上前，一人一个或两个，抢了便飞跑而去。店里一个人大骂出来，却不追赶，低头在摊台底下，又抓了几个出来摆上。我回眼看时，那新摆出来的烧饼，更是陈旧不堪，暗想这种烧饼，还有甚么人要买呢。想犹未了，就看见一个人丢了两个当十大钱在摊上，说道：“四十。”那店主人便在里面取出两个雪白新鲜的烧饼来交给他。我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陈旧货，原是预备叫化子抢的。

顺着脚又走到一个胡同里，走了一半，忽见一个叫化子，一条腿肿得和腰一般粗大，并且烂的血液淋漓，当路躺着。迎头来了一辆车子，那胡同很窄，我连忙闪避在一旁，那化子却还躺着不动。那车子走到他跟前，车夫却把马缰收慢了，在他身边走过。那车轮离他的烂腿，真是一发之顷，幸喜不曾碰着。那车夫走过了之后，才扬声大骂，那化子也和他对骂。我看了很以为奇，可惜初到此处，不知他们捣些甚么鬼。又向前走去，忽然抬头看见一家山

东会馆，暗想伯述是山东人，进去打听或者可以得个消息，想罢，便踱了进去。

正是：方从里巷观奇状，又向天涯访故人。未知寻得着伯述与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三回

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

当下我走到山东会馆里，向长班问讯。长班道：“王伯述王老爷，前几天才来过。他不住在这里。他卖书，外头街上贴的萃文斋招纸，便是他的。好象也住在一家甚么会馆里，你问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。”我听说便走了出来，找萃文斋的招贴，偏偏一时找不着。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“包打私胎”的招纸，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房药的招纸，到处乱贴，在这犖犖之下，真可谓目无法纪了。走了大半条胡同，总看不见萃文斋三个字。直走出胡同口，看见了一张，写的是“萃文斋洋版书籍”，旁边“寓某处”的字，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。再走了几步，又看见一张同前云云；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，写着“等米下锅，赔本卖书”八个字。我暗想，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。及至看那“寓某处”的地方，仍旧是用泥涂了的，我实在不解。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，把那泥刮了下来，仔细去看，谁知里面的字，已经挖去的了。只得又走，在路旁又看见一张，这是完全的了，写“寓半截胡同山会邑馆。”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，谁知走来走去，早已走回广升栈门口了，我便先回栈里。又谁知松竹斋、老二酉的伙计，把东西都送了来，等了半天了。客栈中饭早开过了。我掏出表来一看，原来已经一点半钟了。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，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。然后叫茶房补开饭来，胡乱吃了两口。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升栈的大斜对过，近得很的。

我便走到了山会邑馆，一直进去，果然看见一个房门首，贴了“萃文斋寓内”的条子。便走了进去，却不见伯述，只有一个颌白老翁在内。我便向他叩问。老翁道：“伯述到琉璃厂去了，就回来的，请坐等一等罢。”我便请教姓名。那老翁姓应，号畅怀，是绍兴人。我就坐下同他谈天，顺便等伯述。等了一会，伯述来了，彼此相见，谈了些别后的话。我说起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。伯述道：“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。我的书卖得便宜，他又奈何我不得，所以出了这个下策。”我道：“怪不得呢，我在老二酉打听姻伯的住处，他们只回说不知道。”伯述道：“这还好呢，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，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，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。老二酉家，等一回就要来拿一百部《大题文府》，怎么不知我住处呢。”我又说起在街上找萃文斋招贴，看见好些“包打私胎”招纸的话。伯述道：“你初次来京，见了这个，自以为奇，其实希奇古怪的多得很呢。这京城里面，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。”我不觉诧异道：“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？”伯述道：“在外省各处，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，惟有京城里出了这一种宝货，就永无此项新闻了，岂不是维持风化么。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，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，那更是弭患于无形的善法了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谈了些别话，即便辞了回栈。

连日料理各种正事，伯述有时也来谈谈。一连过了一个月，接到继之的信，叫我设法自立门面。我也想到长住在栈里，终非久计。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，用不着热闹所在，也用不着大房子。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。在南横街找着了一家，里面是两个院子，东院那边已有人住了，西院还空着，我便赁定了，置备了些动用家伙，搬了进去，不免用起人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继之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，并代我带了冬衣来。亮臣路过天津时，又把我寄存杏农处的行李带了来。此时又用了一个本京土人李在兹帮着料理各项，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点。

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符，门口榜着“吏部符宅”；与我们虽是各院，然而同在一

个大门出入，总算同居的。我搬进来之后，便过去拜望，请教起台甫，知道他号叫弥轩，是个两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签分吏部。往来过两遍，彼此便相熟了。我常常过去，弥轩也常常过来。这位弥轩先生，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，开口便讲仁义道德，闭口便讲孝弟忠信。他的一个儿子，名叫宣儿，只得五岁，弥轩便天天和他讲《朱子小学》。常和我说：“仁义道德，是立身之基础；倘不是从小熏陶他，等到年纪大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因此我甚是敬重他。有一天，我又到他那边去坐。两个谈天正在入彀的时候，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，穿了一件七破八补的棉袍，形状十分瑟缩，走了进来。弥轩望了他一眼，他就瑟瑟缩缩的出去了。我谈了一回天之后，便辞了回来，另办正事。

过了三四天，我恰好在家没事，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，向我深深一揖，我不觉愕然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。我便起身还礼。那老头子战兢兢的说道：“忝在同居，恕我荒唐，有残饭乞赐我一碗半碗充饥。”我更觉愕然道：“你住在那里？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？”那老头子道：“弥轩是我小孙，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谊。”我不觉吃了一惊道：“如此说是太老伯了！请坐，请坐。”老头子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老朽走到这边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只求有吃残的饭，赐点充饥，就很感激了。”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。他忙忙的吃完了，连说几声“多谢”，便匆匆的去了。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。他道：“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。”说着，便去了。我遇了这件事，一肚子狐疑，无处可问，便走出了大门，顺着脚步儿走去，走到山会邑馆，见了王伯述，随意谈天，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。伯述道：“弥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到底是甚么样一桩事呢？符弥轩虽未补缺，到底是个京官，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，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。”

伯述道：“他是我们历城（山东历城县也）同乡。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。就因为上半年，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，起了底稿给他看过，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伏罪。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，说明倘使仍是不孝，同乡官便要告他。当日议事时，我也在会馆里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，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。我因为从前虽做过官，此刻已是经商多年了，官不官，商不商，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。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，他是绍兴人，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。论起他的家世，我是知的最详。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，除了代别人啐经之外，还鬼鬼祟祟的会代人画符治病，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，因此人家上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‘符最灵’。这个名气传了开去，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，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。生下一个儿子，却是很没出息的，长大了，游手好闲，终日不务正业。老头儿代他娶了一房媳妇，要想仗媳妇来管束儿子。谁知非但管束不来，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儿吵闹，说老人家是个守财虏，守着了几百吊钱，不知道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，好歹也多挣几文，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，你叫我从那个上头做起！吵得老头儿没了法了，便拿几百吊钱出来，给儿子做小买卖，不多几天，亏折个罄尽。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，倒怪说本钱太少了，所以不能赚钱。老头儿没奈何，只得又拿些出来，不多几天，也是没了。如此一拿动了头，以后便无了无休了，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，化了个一干二净。真是俗语说的是个讨债儿子，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，便得了个病，那时候符最灵变了‘符不灵’了，医治无效，就此呜呼了。且喜代他生下一个孙子，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符弥轩了。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，他的媳妇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。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，等老头子知道了时，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。老头儿急得要死，到历城县衙门去告，上下打点，不知费了多少手脚，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，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。那时这宝货只有三岁，亏他祖父符最灵百般抚养，方得长大，到了十二三岁时，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，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僮。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，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，他在旁边听了，便都记得。到了背书时，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，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。被那教读先生知道了，夸奖他聪明，便和东家说了，不叫他做事，只叫他在书房伴读。一连七

八年，居然被他完了篇。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，他小主人下了第，正没好气。他却自以为本事大的了不得，便出言无状起来。小主人骂了他，他又反唇相稽。他小主人怒极了，把他撵走了，从此他便流落在京。幸喜写的一笔好字，并且善变字体，无论颜、柳、欧、苏，都能略得神似。别人写的字，被他看一遍，他摹仿起来，总有几分意思。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。倒也亏他，混了三年，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，谁知一出就中了。次年会试连捷，用了主事，签分了吏部。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。可巧次年是个恩科，他的一个乡试座主，又放了江南主考，爱他的才，把他带了去帮阅卷。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，跟着到了江南。从中不知怎样鬼混，卖关节舞弊，弄了几个钱。等主考回京复命时，他便逗留在上海，滥嫖了几个月，娶了一个烟花中人，带了回山东，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，便把他作了正室，在家乡立起门户。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，自是欢喜。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赘瘤一般，只是碍着邻里，不敢公然暴虐。在家乡住了一年，包揽词讼，出入衙门，无所不为。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，他那旧日的小主人，偏是在书院肄业，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，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。”有一回，书院里官课，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。内中有一个肄业生，是山东的富户，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，私下的孝敬，只怕也不少。只苦于没有本事，作出文字来，总不如人；屡次要取在前列，以骄同学，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。弥轩便和他商定，如取在第一，酬谢若干。取在五名前，酬谢若干；十名前又酬谢若干，商定之后，每月师课时，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，得些些酬谢；要想再取高些，又怕诸生不服。恰好这回遇了官课，照例当堂缴卷之后，汇送到衙门里，凭官评定甲乙的。那弥轩真是利令智昏，等官出了题目之后，他却偷了个空，惨淡经营，作了一篇文章，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。那肄业生却也荒唐，得了这稿子，便照誉在卷上，誊好了，便把那稿子摔了。却被别人拾得，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，便觉得奇怪，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，彼此传观。及至出了案，特等第一名的文章，贴出堂来，是和拾来的稿子一字不易。于是合院肄业生、童大哗起来，齐集了一众同学，公议办法。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，众人奈何他不得，并不理会，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。那肄业生却是向来‘恃财傲物’的，任凭他人纷纷议论，他只给他一概不知。众人议定了，联合了合院肄业生、童，具禀到历城县去告。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，便捺住这件公事，并不批出来。众人只得又催禀。他没法，只得批了。那批的当中只说：‘官课之日，本县在场监考，当堂收卷，从何作弊？诸生、童等工夫不及他人，因羨生妒，屡次冒渎多事，特饬不准’云云。批了出来，各生、童又大哗，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；又把拾来的底稿，粘在禀帖上，附呈上去。学院见了大怒，便传了历城县去，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，叫他彻底根究。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复上去。学院恼了，传了弥轩去，当堂核对笔迹，对明白了，把他当面痛痛的申饬一番，下了个札给历城县，勒令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，又把那肄业生衣顶革了。“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，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，撇下了祖父，一直来到京城，仍旧扯着他几个座师的旗号，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。有一回，博山（山东县名，出玻璃料器甚佳）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，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，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，被关上扣住要充公。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，打了个电报给他，求他设法。他便出了他会试座主的衔名，打了一个电报给登莱青道，叫把这一单货放行。登莱青道见是京师大老的电报，便把他放了。事后才想起这位大老是湖南人，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，并且自己与他向无往来，未免有点疑心。过了十多天，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，便写了一封信，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，已遵命放行了。他这座主接到这封信，十分诧异，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哪个发的，却查不出来。把那电报底稿吊了去，核对笔迹，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，又都不是的。便打发几个人出来，明查暗访，那里查得出来！

“却得一个少爷，是个极精细的人，把门房里的号簿吊了进来，逐个人名抄下，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，拜过了之后，便是求书求画，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。他却又并不声张，拿了那张电底去访弥轩，出其不意，突然拿出来给他看。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，不觉

变了颜色，左支右吾了一会。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，便回去告诉了老子，把他叫了来，痛乎其骂了一顿，然后撵走了，交代门房，以后永不准他进门。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，便黑了一点下来。他那位令祖，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，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，在家乡如何过得活。便凑了盘川，寻到京里来，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。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。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，我倒代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。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，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，大众责备了他一番，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，接回宅子去奉养，以为他总不敢放恣的了，却不料他还是如此。”伯述正在汨汨而谈，谁知那符最灵已经走了进来。

正是：暂停闲议论，且听个中言。未知符最灵进来有何话说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四回

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

当下符最灵走了进来，伯述便起身让坐。符最灵看见我在座，便道：“原来阁下也在这里。早上我荒唐得很，实在饿急了，才蒙上一层老脸皮。”我道：“彼此同居，这点小事，有甚么要紧！”伯述接口道：“怎么你那位令孙，还是那般不孝么？”符最灵道：“这是我自己造的孽，老不死，活在世界上受这种罪！我也不怪他，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，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！”伯述道：“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，到底怎样对付你？我们虽见过两回，却不曾谈到这一层。”符最灵道：“初时也还没有甚么，每天吃三顿，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。”伯述道：“不同在一起吃么？你的饭开在甚么地方吃？”符最灵道：“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，所以另外开的。”伯述道：“到底把你放在甚么地方吃饭？”符最灵啜嚅着道：“在厨房后面的一间柴房里。”伯述道：“睡呢？”符最灵道：“也睡在那里。”伯述把桌子一拍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为甚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？”符最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如此一来，岂不是送断了他的前程。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。”伯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近来怎样呢？”符最灵又喘着气道：“近来一个多月，不是吃小米粥（小米，南人谓之粟，无食之者，惟以饲鸟。北方贫人，取以作粥），便是棒子馒头（棒子，南人谓之珍珠米。北人或磨之成屑，调蒸作馒头，色黄如蜡，而粗如砂，极不适口，谓之棒子馒头，亦贫民之粮也），吃的我胃口都没了，没奈何对那厨子说，请他开一顿大米饭（南人所食之米，北方土谚谓之大米，盖所以别于小米也），也不求甚么，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。谁知我这句话说了出去，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；我饿极了，自己到灶上看时，却已是收拾的干干净净，求一口米泔水都没了。今天早起，实在捱不过了，只得老着脸向同居求乞。”伯述道：“闹到如此田地，你又不肯告他。我劝你也不必在这里受罪了，不如早点回家乡去罢。”符最灵道：“我何尝不想。一则呢，还想看他补个缺；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，嗒经画符都干不来了，就是干得来，也怕失了他的体面。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，叫我回去靠甚么为生。有这两层难处，所以我捱在这里，不然啊，我早就拔碇了（拔碇，山东济南土谚，言舍此他适也）。”伯述道：“我本来怕理这等事，也懒得理。此刻看见这等情形，我也耐不住了。明日我便出一个知单，知会同乡，收拾他一收拾。”符最灵慌忙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！求你饶了我的残命罢！要是那么一办，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！”伯述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我们同乡出面，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，又何至关到你的性命呢？”符最灵道：“各同乡虽是好意，就怕他不肯听劝，不免同乡要恼了。倘使当真告他一告，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，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，叫我还靠谁呢？”伯述冷笑道：“你此刻是靠的他么！也罢，我们就不管这个闲事，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。”符最灵被伯述几句话一抢白，也觉得没意思，便搭讪着走了。

应畅怀连忙叫用人来，把符最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，细看有虱子没有。他坐过的椅子，也叫拿出去洗。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，不要了，最好摔了他。你们舍不得，便把他拿到旁处去，不要放在家里。伯述见他那种举动，不觉愣住了，问是何故。畅怀道：“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，看他不见。可知他身上的虱子，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，身上的还不算，他那一把白胡子上，就爬了七八个，你说腻人不腻人！”伯述哈哈一笑，对我道：“我是大近视，看不见，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？”我道：“我的近视也不浅了。这东西，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。”正说话时，外面用人嚷起来，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。畅怀道：“是不是。倘使我也近视了，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。”大家说笑一阵，我便辞了回去。

刚到家未久，弥轩便走了过来，彼此相见熟了，两句寒暄话之外，别无客气。谈话中间，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，向不知道祖老人在侍，未曾叩见，甚为抱歉。弥轩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家祖年纪过大，厌见生人，懒于酬应，虽迎养在京寓，却向不见客的。”我道：“年纪大的人，懒于应酬，也是人情之常；只是老人家久郁在家里，未免太闷，不知可常出来逛逛？”弥轩道：“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！寒家本是几代寒士，家训相承，都是淡泊自守。只有到了兄弟，侥幸通籍，出来当差。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，势难仍是寒儒本色，不免要随俗附和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，就是家常日用，也不便过这于俭啬；这一点下情，想来当世君子，总可以原谅我的。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。兄弟的举动支消，较之于同寅中，已是省之又省的了。据家祖的意思，还以为太费。平日轻易不肯茹荤，偶见家人辈吃肉，便是一场教训。就是衣服一层，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，兄弟做了上去请老人家穿，老人家非但不穿，反惹了一场大骂，说是‘暴殄天物，我又不应酬，不见客，要这个何用’。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么。兄弟襁褓时，先严、慈便相继弃养，亏得祖父抚养成人，以有今日，这昊天罔极之恩，无从补报万一，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！”我听了他这一席话，不住的在肚子里干笑，只索由他自言自语，并不答他。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，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，不久他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各人都已安歇，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，出在东院里。侧耳细听，却听不出是嚷些甚么，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。嚷了一阵，又静了一阵；静了一阵，又嚷一阵。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，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，睡不安稳。到得半夜时，忽听得一阵断断续续之声，甚是利害。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，过了半晌，方才寂然。我起先听得断断续续之声之时，便披衣坐起，侧耳细听。听到没有声息之后，我的睡魔早已过了，便睡不着，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，方才朦胧睡去。

等到一觉醒来，已是九点多钟了，连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走出客堂。只见吴亮臣、李在兹和两个学徒、一个厨子、两个打杂，围在一起，窃窃私语。我忙问是甚么事。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，便叫他们舀洗脸水，一面回我说没甚么事。我一面要了水漱口，接着洗过脸，再问亮臣、在兹：“你们议论些甚么？”亮臣正要开言，在兹道：“叫王三说罢，省了我们费嘴。”打杂王三便道：“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。昨天晚上半夜里，我起来解手，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，我要想去听听是甚么事。走到那边，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，不便叫门，已经想回来睡觉了。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统的，就摸到后院里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。原来是符老爷和符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，也不知他骂的是谁，听了半天，只听不出。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舐破了一点，往里面偷看，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，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，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。那老头子低着头哭，只不做声。那符太太骂得最出奇，说道：‘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，就应该死的了，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！’符老爷道：‘活着倒也罢了，无论是粥是饭，有得吃吃点，安分守己也罢了；今天嫌粥了，明天嫌饭了！你可知道要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穿好的，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。’那老头子道：‘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，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。’符老爷听了，便直跳起来说道：

‘今日要咸菜，明日便要咸肉，后日便要鸡鹅鱼鸭；再过些时，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！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，供应不起！’说到这里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；骂了一回，又是一回，说的是他们山东土话，说得又快，全都是听不出来。骂到热闹头上，符太太也插上了嘴，骂到快时，却又说的是苏州话，只听得‘老蔬菜’（吴人骂老人之词）、‘杀千刀’两句是懂的，其余一概不懂。骂彀了一回，老妈子开上酒菜来，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，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，却是有说有笑的；那老头子坐在底下，只管抽抽咽咽的哭。符老爷喝两杯，骂两句；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叭儿狗顽。那老头子哭丧着脸，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，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，把那独脚桌子一掀，轰的一声，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，大声喝道：

‘你便吃去：’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，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。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，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，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，虽然接不住，却挡去势子不少，那凳子虽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，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；倘不是那一挡，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！”我听了这一番话，不觉吓了一身大汗，默默自己打主意。

到了吃饭时，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，我们要搬家了。在兹道：“大腊月里，往来的信正多，为甚忽然要搬家起来？”我道：“你且不要问这些，赶着找房子罢。只要找着了空房子，合式的自然合式，不合式的也要合式，我是马上就要搬的。”在兹道：“那么说，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，比这边还多两间；也是两个院子，北院里住着人，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，前几天才搬走了，现在还空着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，马上下定，马上今天就搬。”在兹道：“何必这样性急呢。大腊月里天气短，怕来不及。”我道：“怕来不及，多雇两辆大敞车（敞之为言露天也，敞车无顶篷，所以载运货物者），一会儿就搬走了。”在兹答应着，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，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。赶东西搬完了，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，那天气已经断黑了，便招呼先吃晚饭。晚饭中间，我问起李在兹：“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，被符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，是弥轩的甚么人？”在兹道：“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，却还不得底细，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。”我道：“比亲戚近点呢？”在兹道：“难道是自家人？”我道：“还要近点。”在兹道：“到底是甚么人？”我道：“是他嫡亲的祖父呢！”在兹吐舌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我道：“非但是嫡亲的祖父，并且他老子先死了，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。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，怕人不怕人？万一弄出了逆伦重案，照例左右邻居，前后街坊，都要波及的，我们好好的作买卖，何苦陪着他见官司，所以赶着搬走了。此刻只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，我们就没事；万一因伤致命，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。”当下我说明白了，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。

一连几日，收拾停妥了，又要预备过年。

这边北院里同居的，也是个京官，姓车，号文琴，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，却忘了他在那一司了。为人甚是风流倜傥。我搬进来之后，便过去拜望他；打听得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已经十岁，断了弦七八年，还不曾续娶。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，他也来回拜。走了几天，又走熟了。光阴迅速，残冬过尽，早又新年。新年这几天，无论官商士庶，都是不办正事的。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，拜个新年，胡乱过了十多天。

这天正是元宵佳节，我到伯述处坐了一天，在他那里吃过晚饭，方才回家。因为月色甚好，六街三市，甚是热闹，便和伯述一同出来，到各处逛逛，绕着道儿走回去。回到家时，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。抬头一看，门口挂了一个大灯，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儿，写了好些字，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迷呢。我和伯述都带上了眼镜来看。只见一个个纸条儿排列得十分齐整，写的是：

一吊者大悦《论语》一句……………
二斗药名一……………
三四《论语》一句……………
四子不子《孟子》一句……………

- 五硬派老二做老大《孟子》一句.....
- 六不可夺志《孟子》一句.....
- 七颺《书经》一句.....
- 八徐稚下榻县名一.....
- 九焚林字一.....
- 十老太太字一.....
- 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.....
- 十二地府国丧《聊》目一.....
- 十三霹雳《西游》地名一.....
- 十四开门见山《水浒》浑一.....
- 十五一角屏山《水浒》浑一.....
- 十六慵常语一句.....
- 十七广东地面《孟子》一句.....
- 十八宫《易经》一句.....
- 十九监照《孟子》一句.....
- 二十凤鸣岐山《红楼》人一.....看

到这里，伯述道：“我已经射着好几条了，请问了主人，再看底下罢。”说话时，人丛里早有一人，蹑着脚，伸着脖子望过来。看见伯述和我说话，便道：“原来是□老爷来了（第一回楔子，叙明此书为九死一生之笔记，此九死一生始终以一‘我’字代之，不露姓名，故此处称其姓之处，仍以□代之）。自己一家人，屋里请坐罢。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儿呢。”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。我便约了伯述，回到文琴那边去。才进了大门，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，上面写的全是《西厢》谜儿：

- 二十一杯闷酒尊前过
- 二十二天兵天将捉嫦娥
- 二十三望梅止渴
- 二十四相片
- 二十五破镜重圆
- 二十六哑巴看戏
- 二十七北岳恒山三句
- 二十八走马灯人物
- 二十九藏尸术
- 三十谜面太晦
- 三十一亏本潜逃
- 三十二新诗成就费推敲白一字
- 三十三强盗宴客
- 三十四打不着的灯谜

我两人正看到这里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一把拉着我手臂道：“请教，请教。”我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于是相让入内。

正是：门前榜出雕虫技，座上邀来射虎人。未知所列各条灯谜，均能射中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五回

巧遮饰势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

当下我和伯述两个跟了文琴进去，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，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。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，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，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，也有在那里苦思做谜的。彼此略略招呼，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甫。文琴一面招呼坐下，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，问猜的是不是。原来文琴这回灯谜与众不同，在门外谜灯底下，设了桌椅笔砚，凡是射的，都把谜面条子撕下，把所射的写在上面，由家人拿进来看。是射中的，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；射错的，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。

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，我看时，射的是第二条“百合”，第九条“樵”字，第二十条“周瑞”。文琴说对的，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，拿了出去。伯述道：“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‘临丧不哀’？第五条可是‘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’？第十七条可是‘羊之皮’？”文琴拍手道：“对，对！非但打得好，记性更好！只看了一看，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，佩服，佩服！”说罢，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，另外换新的出去，一面取彩物送与伯述。家人出去收了伯述射的三条，又带了四条进来。我看时，是第三条射“非其罪也”，第四条射“当是时也”，第十九条射“以粟易之”，第六条射“此匹夫之勇”。我道：“作也作得好，射也射得好。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，是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的，只怕全给他射去了。”文琴给了赠彩出去。我道：“第十一条只怕我射着了，可是‘合肥’？”文琴拍手道：“我以为这条没有人射着的了，谁记得这么一个痴肥王约！”我道：“这个应该要作卷帘格更好。”文琴想了一想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好个肥合！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。”我道：“不过偶然碰着了，何足为奇。不知第二十一条可是‘未饮心先醉’？”文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我道：“这一条以《西厢》打《西厢》，是天然佳作。”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，换过新的出去，一面又送彩给我。伯述道：“两个县名，你射了一个难的去，我射一个容易的罢：第八条可是‘陈留’？”我道：“姻伯射了第八条，我来射第十六条，大约是‘小心’。”文琴道：“敏捷得很！这第十六条是很泛的，真了不得！”又是一面换新的，一面送彩过来，不必多赘。

文琴检点了，回道：“《西厢》谜只射了一个。”我道：“我恰好想了几个，不知对不对。第三十一可是‘撒下赔钱货’？三十二可是‘反吟伏吟’？三十三可是‘这席面真乃乌合’？三十四可是‘只许心儿空想’？”文琴惊道：“阁下真是老行家！堂屋里还有几条，一并请教罢。”说着，引了我和伯述到当中堂屋里去看，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想。

抬眼看时，只见：

三十五兴《孟子》一、《论语》一……………

三十六饬《论语》一、《孟子》一……………

三十七正《论语》一、《中庸》一……………

三十八谏迎佛骨《论语》一、《孟子》一……………

三十九尸解《孟子》二句，不连……………

四十、（此一点乃朱笔所点）……《孟子》一、《论语》一

我们正要再看，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。连忙走过去问笑甚么。原来第十八条谜面的‘宫’字，有人射着了“乾道乃革”一句，因此大众哄堂。伯述道：“我射一条虽不必哄堂，却也甚可笑的，那第二十六条定是‘眼花撩乱口难言’。”众人想一想谜面，都不觉笑起来。我道：“请教那第四十条一点儿红的，《孟子》可是‘观其色’？《论语》可是‘赤也为之小’？”伯述不等文琴开口，便拍手道：“这个射得好！我也来一个：第三十八可是‘故退之’，‘不得于君’？”文琴摇头道：“你两位都是健将！”正说话时，堂屋里走出一个人，拿了第三十

五条问道：“《孟子》可是‘可以与’？《论语》可是‘可以兴’？”文琴连忙应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即叫人分送了彩，又换粘上新的。伯述道：“这一条别是一格。我们射的太多了，看看旁人射的罢。”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射进来的。只见第七条射了“四方风动”，十四条射了“没遮拦”，十五条射了“小遮拦”，十三条射了“大雷音”。

我看见第三十七条底下注明赠彩是时表一枚，一心要得他这时表来顽顽，因此潜心去想。想了一大会，方才想了出来，因问文琴道：“三十七条可是‘天之未丧斯文也’，‘则其政举’？”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时表，双手送与我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！这一条又晦又泛，真亏你射！”我接过谦谢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上海三井洋行三块洋钱一个的，虽不十分贵重，然而在灯谜赠彩中，也算得独竖一帜的厚彩了。伯述看见了道：“你不要瞧他是三块钱的东西，我却在身上赚过钱的了。这东西买他一个要三块钱，要是买一打，可以打九折；买十打，可以打八折；买五十打，可以打到七五折。我前年买了五十打，回济南走了一趟，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，从河南再来京，我贩的五十打表，一个也没有卖去。沿路上见了当铺，我便拿一个去当，当四两银子一个也有，当五两一个的时候也有，一路当到此地，六百个表全当完了，碰巧那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。我仔细算了一算，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。”说笑了一回，又看别人射了几个，夜色已深，各自散去。

过了几天，各行生意都开市了，我便到向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，商量一件事。到得那里，说是掌柜的有事，且请坐一坐。原来那掌柜的姓恽，号洞仙，我自从入京之后，便认得了他，一向极熟的。每来了，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。这一回我来了，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，请在这里等一等。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。

等了一大会，才见恽洞仙笑吟吟的送一个客出来，一直送到大门口，上了车，方才回转来，对我拱手道：“有劳久候了，屈驾得很！请屋里坐罢。”于是同到他办事房里去，重新让坐送茶。洞仙道：“兄弟今年承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使，事情忙点，一向都少候；你怀是大量的，想来也不怪我懒。”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得了中堂的差使，一定是恭喜的。”洞仙道：“不过多点穷忙的事罢了；但得有事办，就忙点也是值得的。”说时，手指着桌上道：“你怀瞧，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贽见，特诚来烦兄弟代送的，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。”我看那桌上时，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。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，一匣子是平排列着五十枝笔，一匣子是平列着十锭墨，都是包了金的。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，却未免太讲究了。墨上包金，还有得好说；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，怎么都包上金呢，用两天不要都掉了下来么。一面想着，顺手拿起一枝笔来看，谁知拿到手里，沉甸甸的重了不得，不觉十分惊奇。拔去笔套一看，却又是没有笔头的，更觉奇怪。洞仙在旁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要说一句放恣的话，这东西你怀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！”我道：“为甚么那么重？难道是整根是金子的么？”洞仙道：“可不是！你怀瞧那墨么？”我伸手取那墨时，谁知用力少点，也拿他不动，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。便略为看了一看，仍旧放下道：“这一份礼很不轻。”洞仙道：“也不很重。那笔是连笔帽儿四两一枝（京师人呼笔套为帽），这墨是二十两一锭，统共是四百两。”我道：“这又何必。有万把两银子的礼，不会打了票子送去，又轻便，在受礼的人，有了银子，要甚么可以置办甚么。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，送进去，就是受下他来，也是没用的。”洞仙呵呵大笑道：“我看天底下就是你怀最阔，连金子都说是没用的。”我道：“谁说金子没用，我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，是没用的罢了。”洞仙道：“那么你怀又傻了。他用的是金子，并不用假笔墨。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，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，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；人家看见，送的是笔墨，很雅的东西，就是受了也取不伤廉。”

我道：“这是一份贽礼，却送得那么重！”洞仙道：“凡有所为而送的，无所谓轻重，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，一分行情一分货。你还没知道，去年里头大叔生日，闽浙萧制军送的礼，还要别致呢，是三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。白玉的花盆，珊瑚碎的泥，且不必说；用了一对白珊瑚作树，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，葱绿翡翠作的叶子，都不算数；这两颗花，统共是十

二朵，那花心儿却是用金丝镶了金钢钻做的，有人估过价，这一对花要抵得九万银子。送过这份礼之后，不上半年，那位制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。最苦是闽浙，最好是两广，你想这份礼送得着罢。”我道：“这一份笔墨，又是那一省总督的呢？”洞仙道：“不配，不配！早得很呢！然而近来世界，只要肯应酬，从府道爬到督抚，也用不着几年工夫。你怀也弄个功名出来干罢！”我笑道：“好，好！赶明天我捐一个府道，再来托你送笔墨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了。我便和他说了正事，办妥了，然后回去。

回到家时，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，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。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。他便同我进来，随意谈天。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。文琴忙问道：“经手的是甚么人？”我道：“是一个钱铺的掌柜，叫做恹洞仙。”文琴道：“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。”我笑道：“你也想送礼么？”文琴道：“我们穷京官不配。然而结识了他，万一有甚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，和他拉个皮条，也是好的。”

说话时，桌上翻了茶碗，把他那纸包弄湿了，透了许多，方才觉着。连忙打开，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，原来全是些官照，也有从九的，也有未入流的，也有巡检的，也有典史的，也有把总的。我不觉诧异道：“那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？”文琴笑道：“你可要？我可以奉送一张。”我道：“这都填了姓名、三代的，我要他作甚么。”文琴道：“这个不过是个顽意儿罢了，顶真那姓名做甚么。”我道：“奇极了！官照怎么拿来作顽意儿？这又有什么顽头呢？”文琴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这个虽是官照，却又是嫖妓的护符。这京城里面，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，甚么王公、贝子、贝勒，都是明目张胆的，不算犯法；惟有妓禁极严，也极易闹事，都老爷查的也最紧。逛窑姐儿的人，倘给都老爷查着了，他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当街就打；若是个官，就可以免打；但是犯了这件事，做官的照例革职。所以弄出这个顽意儿来，大凡逛窑姐儿的，身边带上这么一张，倘使遇了都老爷，只把这一张东西缴给他，就没事了。”我道：“为了逛窑姐儿，先捐一个功名，也未免过于张致了。朝廷名器，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！”文琴道：“谁捐了功名去逛窑姐儿！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。比方我去逛窑姐儿，被他查着了，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。我要是不认是个官，他可拉过来就打，那更犯不上了。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，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。”我道：“你弄了这许多来，想是一个老嫖客了。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，又何必办这许多呢？”文琴道：“这东西可以卖，可以借可以送，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。”我道：“卖与送不必说了，这东西有谁来借？”文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东西不是人人有得预备的。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，你没有这东西，恐怕偶然出事，便不肯到了；我有了这个预备，不就放心了么。”一面说话时，已把那湿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，重新包起来。又殷殷的问恹洞仙是那一家钱铺的掌柜。我道：“你一定要结识他，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。”文琴大喜。到了次日，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。我笑道：“你也太忙，不要上衙门么？”文琴道：“不相干，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。”我道：“去的太早了，人家还没有起来呢。”文琴又连连作揖道：“好人！没起来，我们等一等；倘使去迟了，恐怕他出去了呢。”我给他缠的没法，只得和他同去。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。问几时回来，说是到周宅去的，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。

文琴没法，只得回去。

我却到伯述那里去有事。办过正事之后，便随意谈天。我说起文琴许多官照的事，伯述道：“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，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。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，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，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官照，晚上已经缴了的，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，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。”

我道：“从前出的是甚么事？”伯述道：“京城里的窑姐儿最粗最贱，不知怎么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动，真所谓逐臭之夫了。有一回，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，便进去拿人。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：一个是侍郎，一个是京堂，一个是侍讲。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，便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位京堂最灵便，跑到后院里，用梯子爬上墙头，往外就跳。谁知跳不惯的

人，忽然从高落下，就手足无措的了，不知怎样一闪，把腿跌断了，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得好，因此把缺也开了。那一位侍郎呢，年纪略大了，跳不动，便找地方去躲，跑到毛厕里去，以为可以躲过了；谁知走得太忙，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，幸得那粪坑还浅，不曾占灭顶之凶，然而已经闹得异香遍体了。只有那位侍讲，一时逃也逃不及，躲也躲不及，被他拿住了，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；若是说了，他问出了官职，明日便要专折奏参的，只得把一个官字藏起来。那位都老爷拿住了，便喝叫打了四十下小板子。这一位翰林侍讲平空受此奇辱，羞愧的无地自容，回去便服毒自尽了；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，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，无复面目见人。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，便要 and 那御史为难。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、京堂知道了，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，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，如何不恨，便暗中帮忙，怂恿起众人，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饰之词，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寓，手灯为风所熄，适被某御史遇见，平日素有嫌隙，指为犯夜，将其当街答责云云。据了这个意思，联衔入奏。那两位侍郎、京堂，更暗为援助，锻炼成狱，把那都老爷革职，发往军台。这件事出了以后，一班逐臭之夫，便想出这官照的法子来。”正说得高兴时，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，我便别过伯述回去。

正是：只缘一段风流案，断送功名更戍边。不知回去之后，又有甚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六回

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

我回到家时，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。我问在兹找我做甚么。在兹道：“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情奉请的。”我对文琴道：“你也太性急了，他说下午才得回家呢。”文琴道：“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。”我问他有甚么事时，他却又说不出，只得一笑置之。捱到中饭过后，便催我同去；及至去了，恹洞仙依然没回来。我道：“算了罢，我们索性明天再来罢。”

文琴正在迟疑，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，在门首停下，车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正是洞仙。一进门见了我，便连连打拱道：“有劳久候！失迎得很！今天到周宅里去，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使，倒是叫少大人把我缠住了，留在书房里吃饭，把我灌个稀醉，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叫学徒的：“拿十吊钱给那车夫；把我的片子交他带一张回去，替我谢谢少大人。”说罢了，才让我们到里面去。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。彼此谈得对劲，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，一会儿大发议论，一会儿又竭力恭维。我自从相识他以来，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。

谈到下午时候，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。洞仙道：“兄弟不便走开，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。”文琴道：“我们约定了在甚么地方，万一有事，叫人来知照就是了。你大哥是个爽快人，咱们既然一见如故，应该要借杯酒叙叙，又何必推辞呢。”洞仙道：“不瞒你车老爷说：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钟，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。”文琴道：“不瞒你大哥说：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，久慕你大哥的大名，要想结识结识，一向托我。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见你大哥的，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，不然他早就要赶回湖北去的了。今儿咱们遇见了，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理。千万赏光！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，不过就这么二三知己，借此谈谈罢了。”洞仙道：“你车老爷那么赏脸，实在是却之不恭，咱们就同去。不过还有一说，你俩位请先去，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。”文琴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老大哥，你不要怪我！我今儿没具帖子，你不要怪我！改一天我再肃具衣冠，下帖奉请如何？”洞仙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车老爷既然那么说，咱们就一块儿走。不过有屈两位稍等一等，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。”文琴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便罢，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。”我道：“我却要先走一步，

回来再来罢。”文琴一把拉住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，成天没事，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。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，怎么好拿我的腔呢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我是有点小事，要去一去。你不许我去，我就不去也使得，何尝拿甚么腔呢。”洞仙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两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，我到外面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拱拱手，笑溶溶的往外头去了。

这一去，便去得寂无消息，直等到天将入黑，还不见来，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蚂蚁一般。好不容易等得洞仙来了，一迭连声只说：“屈驾，屈驾！实在是为了一点穷忙，分身不开，不能奉陪，千万不要见怪！”文琴也不及多应酬，拉了便走。出了大门，各人上了车，到了一家馆子里，拣定了座，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车夫叫了来，交代道：“你赶紧去请陆老爷，务必请他即刻就来，说有要紧话商量。”车夫去了。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。忙了一会，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，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，又指引与洞仙及我相见，一一代通姓名。又告诉洞仙道：“这便是敝友陆俭叔，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员，这回是明保来京引见的。”又指着洞仙和俭叔说道：“这一位恁掌柜，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体己人，为人极其豪爽，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。”说罢，又和我招呼了几句。俭叔便问有烟具没有，值堂的忙答应了一个“有”字，即刻送了上来，把烟灯剪好，俭叔便躺下去烧鸦片烟。我在旁细看那陆俭叔，生得又肥又矮，雪白的一张团脸，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。此时正月底边，天气尚冷，穿了一身大毛衣服，竟然象了一个圆人。值堂的送上酒来，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。文琴催了他两次，方才起来坐席。文琴一面让酒让菜，一面对了俭叔吹洞仙如何豪爽，如何好客；一面对了洞仙吹俭叔如何慷慨，如何至诚。吃过了两样菜，俭叔又去烟炕上躺下。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边去，唧唧啾啾，说了一会话，然后回到席上招呼俭叔吃酒。俭叔又抽了一口，方才起来入席。洞仙问道：“陆老爷欢喜抽两口？”俭叔道：“其实没有瘾，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。”这一席散时，已差不多要交二鼓，各人拱揖分别，各自回家。

从此一连十多天，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。有一天，我到洞仙铺里去，恰好遇了文琴。看他二人光景，好象有甚事情商量一般。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帐，正要先行，文琴却先起身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，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罢。”说罢，作辞而去。洞仙便起身送他，两个人一路唧唧啾啾的出去，直到门口方休。洞仙送过文琴，回身进内，对我道：“代人办事真难！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，甚么陆俭叔，他本是个一榜，由拣选知县，在法兰西打仗那年，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，过了同知、直隶州班，指省到了湖北；不多几年，倒署过了几回州县。这回明保送部引见，要想设法过个道班，却又不愿意上兑，要避过这个‘捐’字，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。你怀想，这是甚么大事，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，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，只怕也办不到。他一定要那么办，不免我又要央及老头子设法。前几天拜了门，是我给他担代的，只送得三撇头的贽见。这两天在这里磋磨使费，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，没工夫来当面，总是车老爷来说话，凡事不得一个决断。说了几天，姓陆的只肯出八竿使费。他们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穷鬼，老实说，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！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，倒处处那么悭吝起来！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，他再不爽爽快快的，咱们索性撒手，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。”正说得高兴时，文琴又来了，我便辞了出去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到了八月。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，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转，把一切事都交给亮臣管理。便到伯述那边辞行。恰好伯述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，许久并未来京，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，也要到上海去，于是约定同行。雇了长车，我在张家湾、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，不过稍为查检查便了。一直到了天津，仍在佛照楼住下。伯述性急，碰巧有了上海船，便先行了。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，未曾同行。安顿停当，先去找杏农。杏农一见我，便道：“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？”我道：“并未接着，有甚么事？”杏农道：“家兄到山东去了，我今天才接了信。”我道：“到山东有甚么事？”杏农道：“有一个朋友叫蔡侣笙，是山东候补知县，近日有了署事消息，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。”我不觉欢喜道：“原来蔡侣笙居然出身了！我这几年从未得过他的信，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？那边我还有一个家叔呢。”

杏农道：“家兄给我的信，说另有信给你，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。”我稍为谈了一会，便回到栈里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，叫如有上海信来，即刻寄出天津。把信发了，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。

次日下午，杏农来谈了一天，就在栈里晚饭。饭后，约了我出去，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（天津以上海所来之妓院为南班子），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。这等事本是没有甚么好记的，这一回杏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，又没有甚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，又何必记他呢。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，所以特为记他出来。

你道是甚么事呢？原来这一席中间，他们叫来侍酒的，都是南班子的人，一时燕语莺声，尽都是吴侬娇语。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，非但言语声音很熟，便是那眉目之间，也好像在那里见过的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回思我近来在家乡一住三年，去年回到上海，不上几天，就到北边来了。在上海那几天，并未曾出来应酬，从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。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；然而就是四年以前，我也甚少出来应酬，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。一面满肚子乱想，一双眼睛，便不住的钉着他看。内中一个是杏农叫的，杏农看见我这情形，不觉笑道：“你敢是看中了他，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？”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，不知从何处见来。他又叫甚么名字？”杏农道：“他叫红玉。”又指着一个人道：“他叫香玉。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，要就你在上海见过他。”我道：“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，去年到得一到，并没有出来应酬，不上两天，我就到这边来了，从何见起。”杏农道：“正是。你去年进了京，不多几天，我就认识了他，那时候他也是初到没有几天。”我听了这话，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，正是我来天津时，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庄作人的两个小老婆，如何一对都落在这个地方来。不觉心中又是怀疑，又是纳罕，不住的要向杏农查问，却又碍着耳目众多，不便开口。直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，方才离了座，拉杏农到旁边问道：“这红玉、香玉到底是甚么出身，你知道么？”杏农道：“这是这里的忘八到上海贩来的，至于甚么出身，又从何稽考呢。你既然这么问，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。”杏农道：“嫁人复出，也是此辈之常事。但不知是谁的侍妾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，据说是个总兵，姓庄，号叫作人。”杏农道：“既是一面之交，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？”我便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杏农想了一想道：“呸！你和乌龟答了话，还要说呢。这不明明是个忘八从上海买了人，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么。”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，也觉得自已太笨，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，于是也一笑归座。等到席散了，时候已经不早，杏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，方才雇车回栈。

叩开了门，取表一看，已经两点半钟了。走过一个房门口，只见门是敞着的，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，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，手里拿着鸦片烟斗，在那里出灰；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，在那里骂人呢。只听他骂道：“这么大早，茶房就都睡完了，天下哪有这种客栈！”一回眼看见我走过，又道：“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，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免对他望一望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俭叔。不免点头招呼，彼此问了几时到的，住在几号房，便各自别去。

次日，我办了一天正事，到得晚饭之后，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，只见陆俭叔踱了进来，彼此招呼坐下。俭叔道：“早没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；若是早知道了，可以一起同行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。”我道：“正是。出门人有个伴，就可以互相照应了。”俭叔道：“象我兄弟是个废人，哪里能照应人，约了同伴，正是要靠人照应。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明保进京引见，却赔累的不少。这也罢了，这回出京，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，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，过两天回信来，正不知怎样呢。”我道：“丢了东西，应该就地报失追查，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？”俭叔叹道：“我丢了的不是别的东西，却是一封八行书，夹在护书里面。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，我在枕箱里取出护书来记一笔帐，不料一转眼间，那护书就不见了；连忙叫底下人去找，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，里面甚么东西都没有丢，单单就丢了这封信，你

说奇不奇呢。你叫我如何报失！”我道：“那么说，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。”俭叔道：“这是我的妄想，要想托文琴去说，补写一封，不知可办得到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封是谁的信呢？”

俭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我这封信是化了不少钱的了。兄弟的同知、直隶州，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，一向在湖北当差。去年十月里，章制军给了一个明保送部引见。到了京城，遇了舍亲车文琴，劝我过个道班。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，况且一捐升了，到了引见时，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，所以我不大愿意。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，可以借着这明保设法过班，叫我且不要到部投到。我听了他的话，一耽搁就把年过了。直到今年正月底，才走着了路子，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恽的，烦了他引进，拜了周中堂的门。那一份贽见，就化了我八千！只见得中堂一面，话也没有多说两句，只问得一声几时进京的，湖北地方好，就端茶送客了。后来又是打点甚么总管咧、甚么大叔咧，前前后后，化上了二万多，连着那一笔贽见，已经三万开外了！满望可以过班的了，谁知到了引见下来，只得了‘仍回原省照例用’七个字。你说气死人不呢！我急了，便向文琴追问，文琴也急了，代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。找了十多天，方才得了回信，说是引见那天，里头弄错了。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，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三四万的了！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，找了原经手人，向周中堂讨主意。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，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章制军，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，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，再委一个报销或解饷的差使云云，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见，那时却竭力想法。我得了这一封信，似乎还差强人意，谁知偏偏把他丢了，你说可恨不可恨呢！”

我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不觉暗暗疑讶，又不便说甚么，因搭讪着道：“原来文琴是令亲，想来总可以为力的。”俭叔道：“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。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，何况我当日也曾经代他排解过一件事的，他这一回无论如何，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更可放心了。”嘴里是这样说，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甚么事。因又挑着地道：“这排难解纷最是一件难事，遇了要人排解的事，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了，所以尤易感激。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惠，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。”俭叔道：“文琴那回事，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，不过太过于不羁，弄出来的罢了。他断了弦之后，就续定了一位填房，也是他家老亲，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，从前文琴在扬州时，是和他常见的。谁知文琴丧偶之后，便纵情花柳，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，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，却并不想娶。定的时候，已是没有丈人的了；过了两年，那外母也死了，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婢居住。等到母服已满，仍不见文琴来娶。那小姐本事也大，从扬州找到京师，拿出老亲的名分，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。他到得京里，是举目无亲的，自然留他住下。谁知这一住，就住出事来了。”

正是：鳏雁不成同命鸟，鸳鸯翻作可怜虫。未知住出了甚么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七回

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

“那小姐在他宅子里住下，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。大约没有人的时候，不免向老太太诉苦，说依着婢娘不便，求告早点娶了过来，那是一定的了。文琴这件事，却对人不住，觑老太太不在旁时，便和那小姐说体己话，拿些甜话儿骗他。那小姐年纪虽大，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闺女，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，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，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，于是乎上了他的当。文琴又对他说：‘你此时寻到京城，倘使就此办了喜事，未免过于草草；不如你且回扬州去，我跟着就请假出京，到扬州去迎娶，方为体面。’那小姐自然顺从，不多几天，便仍然回扬州去了。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，不知怎样被一个窑

姐儿把他迷住了，一定要嫁他，便把他迷昏了，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丈母（便是那小姐的婶子）说：‘本来早就要来娶的，因为访得此女不贞，然而还未十分相信，尚待访查清楚，然后行事。诮料渠此次亲身到京，不贞之据已被我拿住，所以不愿再娶’云云。那小姐得了这个信，便羞悔交迸，自己吊死了。那女族平时好象没有甚么人，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；及至出了人命，那族人都出来了，要在地方上告他，倘告他不动，还商量京控。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，知道闹出这个乱子，便一面打电报给他，一面代他排解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这件事弄妥了，未曾涉讼。经过这一回事之后，他是极感激我的，一向我和他通信，他总提起这件事，说不尽的感激图报。所以我这回进京，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，未免懒点；二则也信得他可靠，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。不料自己运气不济，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！”说罢，连连叹气。我随意敷衍他几句。他打了两个呵欠，便辞了去，想是要紧过瘾去了，所以我也并不留他。

自此过了几天，京里的信，寄了出来，果然有述农给我的一封信。内中详说倡笙历年得意光景：“两月之前，已接其来信，言日间可有署缺之望；如果得缺，即当以电相邀，务乞帮忙。前日忽接其电信，嘱速赴济南，刻拟即日动身，取道烟台前去”云云。我见了这封信，不觉代倡笙大慰。

正在私心窃喜时，忽然那陆俭叔哭丧着脸走过来，说道：“兄弟的运气真不好！车文琴的回信来了，说接了我的信，便连忙去见周中堂，却碰了个大钉子。周中堂大怒，说‘我生平向不代人写私信，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，师弟之情难却，破例做一遭儿，不料那荒唐鬼、糊涂虫，才出京便把信丢了！丢了信不要紧，倘使被人拾了去，我几十年的老名气，也叫他弄坏了！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！我是他甚么人，他要一回就一回，两回就两回！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罢，我已经有了办法了’云云。这件事叫我如何是好！”我听了他的话，看了他的神色，觉得甚是可怜。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，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，他们到底是亲戚，说得他相信还好；倘使不相信，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，我何苦结这种冤家。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，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，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，这又何苦呢。因此隐忍了不曾谈，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，安慰他几句就算了。俭叔说了一回，不得主意，便自去了。

再过几天，我的正事了理清楚，也就附轮回上海去。见了继之，不免一番叙别，然后把在京在津各事，细细的说了遍，把帐略交了出来。继之便叫置酒接风。金子安在旁插嘴道：“还置甚么酒呢，今天不是现成一局么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今天这个局，怕不成敬意。”德泉道：“成敬意也罢，不成敬意也罢，今日这个局既然允许了，总逃不了的，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。”我问：“今天是甚么局？何以碰得这般巧？”继之道：“今天这一局是干犯名教的；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，又不能不作是快心之举。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，平生的强横，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。他的男人一辈子受他的气，到了四十岁上便死了，外面人家说，是被他磨折死的。这件以前的事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后来他又拿磨折男人的手段来磨折儿子，他管儿子是说得响的，更没有人敢派他不是了，他就越闹越强横起来。”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究竟他的儿子是谁？”继之道：“他男人姓马，叫马澍臣，是广西人，本是一个江苏候补知县。他儿子马子森，从小是读会英文的。自从父亲死后，便考入新关，充当供事，捱了七八年，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。他那位老太太，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，自己霸着当家；平生绝无嗜好，惟有敬信鬼神，是他独一无二的事，家里头供的甚么齐天大圣、观音菩萨，乱七八糟的，闹了个烟雾腾天。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。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、师姑、道士，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，总没有空过的，一张符、一卷经，不是十元，便是八元，闹的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，不够他用。连子森回家吃饭，一顿好饭也没得吃，两块咸萝卜，几根青菜，就是一顿。有时子森熬不住了，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，只这一句话，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，说儿子不知足，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，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，唠叨

的子森不亦乐乎。

“后来子森私下蓄了几个钱，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，倒也连年赚钱。这笔钱，子森却瞒了老太太，留以自用的了。外面做了生意，不免便有点应酬，被他老太太知道了，找到了妓院里去，把他捉回去了，关在家里，三天不放出门，几乎把新关的事也弄掉了。又有一回，子森在妓院里赴席，被他知道了，又找了去。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，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，把脚骨跌断了，把合妓院的人都吓坏了，恐怕闹出人命。那老太太却别有肺肠，非但不惊不吓，还要赶到房里，把席面扫个一空，骂了个无了无休。众朋友碍着子森，不便和他计较，只得劝了他回去。然而到底心里不甘，便有个促狭鬼，想法子收拾他。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，与子森有点相象的，瞒着子森，去骗他上套。子森的辫顶留得极小，那个朋友的辫顶也极小。那促狭鬼定下计策，布置妥当，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，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，在那一条巷，第几家，妓女叫甚么名字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那位老太太听了，便雄赳赳气昂昂的跑来，一直登楼入房。其时那促狭鬼约定的朋友，正坐在房里等做戏，听说是魔头到了，便伏在桌上，假装磕睡，双手按在桌上，掩了面目，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。那魔头跑到房里，不问情由，左手抓了辫子，提将起来，伸出右手，就是一个巴掌。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甚么事情。那魔头见打错了人，翻身就跑，被隔房埋伏的一班人，一拥上前，把他围住，和他讲理，问他为甚么来打人。他起先还要硬挺，说是来找儿子的。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，他才没了说话，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。

“那促狭鬼布置得真好，不知到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，又找了两个探伙来，一味的吓他，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。那魔头虽然凶横，一见了外国人，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。于是乎一班人做好做歹，要他点香烛赔礼，还要他烧路头（吴下风俗：凡开罪于人者，具香烛至人家燃点，叩头伏罪，谓之点香烛。烧路头，祀财神也，亦祓除不祥之意。烧路头之典，妓院最盛）。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，烧路头。上海妓院遇了烧路头的日子，便要客人去吃酒，叫做‘绷场面’。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面，约了我今天去吃酒，我已经答应了。他们知道了这件事，便顶着我要吃花酒。”我道：“这一台花酒，不吃也罢。”德泉忙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！”我道：“辱人之母博来的花酒，吃了于心也不安。”继之道：“所以我说是不干犯名教的。其实平心而论，辱人之母，吃一台花酒，自是不该；若说惩创一个魔头，吃一台花酒，也算得是一场快事。”我道：“他管儿子总是正事，不能全说是魔头。”德泉道：“他认真是拿了正理管儿子，自然不是魔头；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，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。这种人也应该要惩创惩创他才好。”

子安道：“这还是管儿子呢。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，也闹过这么一回事。并且年纪不小了，老夫妻都上了五十多岁了。那位太太管男人，管得异常之严。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，自己用了车夫，凡是一个车夫到工，先要听太太分付。如果老爷到甚么妓院里去，必要回来告诉的；倘或瞒了，一经查出，马上就要赶滚蛋的。有一回，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说话，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，这位太太听了，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。不知走到甚么地方，胡乱打人家的门。打开了，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，他也不问情由，伸出手来就打。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，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奇辱，便大不答应起来。家人仆妇，一拥上前，把他捉住。他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，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，方才住口。那包车夫见闹出事来，便飞忙回家报信。他男人知道了，也是无可设法，只得出来打听，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，方才得以点香烛服礼了事。”我道：“这种女子，真是戾气所钟！”

继之叹道：“岂但这两个女子！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，见事也多了几件，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，他那家庭之中，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；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，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，居了百分之九十九。我看总而言之，是女子不学之过。“我听了这话，想起石映芝的事，因对继之等述了一遍，大家叹息一番。

到了晚上，继之便邀了我和德泉、子安一同到尚仁里去吃酒。那妓女叫金赛玉。继之又去请了两个客，一个陈伯琦，一个张理堂，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。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，忽然丫头们跑来说：“快点看，快点看！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。”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。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，生得又肥又矮，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，步履蹒跚的走了进来。他走到客堂之后，楼上便看他不见了，不知他如何叩头礼拜，我们也不去查考了。

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，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。我在门帘缝里一张，原来也是一帮客人，在那里大说大笑，彼此称呼，却又都是大人、大老爷，觉得有点奇怪。一个本房的丫头，在我后面拉了一把道：“看甚么？”我顺便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客？”那丫头道：“是一帮兵船上的客人。”我听他那边的说话，都是粗鄙不文的，甚以为奇。忽又听见他们叽哩咕噜的说起外国话来，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来了，仔细一看，却又不然，两个对说外国话的，都是中国人。

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，继之催我坐席，随便拣了一个靠近那门帘的坐位坐下，不住的回头去看他们。忽然听见一个人叫道：“把你们的帐房叫了来，我要请客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听得说道：“写一张到同安里’都意芝’处请李大人；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’老宜青’去。”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道：“‘老宜青’是甚么地方？”这个人道：“王大人，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‘老宜青’么？”又一个道：“有甚么不是，张裁缝请他呢，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。”此时这边坐席已定，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。便听见赛玉道：“只怕是老益庆楼酒馆。”那个人拍手道：“可不是吗！我说了’老宜青’，‘老宜青’，你们偏不懂。”赛玉道：“张大人请客，为甚不自己写条子，却叫了相帮来坐在这里（苏、沪一带，称妓院之龟奴曰相帮）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们在船上，向来用的是文案老夫子，那怕开个条子买东西，自己都不动手的。今天没带文案来，就叫他暂时充一充罢。”

正说话间，楼下喊了一声“客来”，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说道：“李大人来了，李大人来了！客票不用写了，写局票罢。李大人自然还是叫‘都意芝’了？”那李大人道：“算了，你们不要乱说了。原来他不是叫‘都意芝’，是叫‘约意芝’的。那个字怎么念成‘约’字，真是奇怪！”一个说道：“怎么要念成‘约’字，只怕未必。”李大人道：“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，我告诉他‘都意芝’，他茫然不懂，写了个‘多意芝’。我说不是的，和他口讲指画，说了半天，才写了出来，他说那是个‘约’字。”旁边一个道：“管他’都’字‘约’字，既然上海人念成‘约’字，我们就照着他写罢，同安里’约意芝’，快写罢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我叫公阳里‘李流英’。那个‘流’字，却不是三点水的，于琐得很。”又听那龟奴道：“到底是那个流？我记得公阳里没有‘李流英’。”一个说道：“我天天去的，为甚没有。”龟奴道：“不知在那一家？”那个人道：“就是三马路走进头一家。”龟奴道：“头一家有一个李毓英，不知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管他是不是，你写出来看。”歇了一会，忽然听见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这里的人很不通，为甚么任甚么字，都念成‘约’字呢？”我听到这里，才恍然大悟，方才那个‘约意芝’，也是郁意芝之误，不觉好笑。

继之道：“你好好的酒不喝，菜不吃，尽着出甚么神？”我道：“你们只管谈天吃酒，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，招呼朋友，谁象你那个模样，放现成的酒不喝，却去听隔壁戏。到底听了些甚么来？”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，悄悄说了一遍，说的众人都笑不可仰。继之道：“怪道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，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。”陈伯琦道：“这个不足为奇，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，也是出在兵船上的。”

正是：鹅鹳军中饶好汉，燕莺队里现奇形。未知陈伯琦还说出甚么奇事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八回

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

当下陈伯琦道：“那边那一班人，一定是北洋来的。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，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，想来一定是他们。他们虽然不识字，还是水师学堂出身，又在兵船上练习过，然后挨次推升的，所以一切风涛沙线，还是内行。至于一旦海疆有事，见仗起来是怎么样，那是要见了事才知道的了。至于南洋这边的兵船，那希奇古怪的笑话，也不知闹了多少。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，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，统领发下号令，放舢舨，抢敌船，于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，到那岛上去。及至查点时，南洋各兵，没有一个带干粮的。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，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，岂不是糟糕了么！操了一趟，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。这些且不要说他，单说那当管带的。有一位管带，也不知他是个甚么出身，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，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。恰好遇了一位两江总督，最是以察察为明的，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，便要亲身去考察。然而这位先生，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。他从前在广东时候，竭力提倡蚕桑，一个月里头，便动了十多回公事，催着兴办，动支的公款，也不知多少。若要问到究竟，那一个是实力奉行的，徒然添了一个题目，叫他们弄钱。过了半年光景，他忽然有事要到肇庆去巡阅，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吓得那些承办蚕桑的乡绅，屎屁直流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，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？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，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只要三万银子，包办这件事。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，求他去办。他得了这笔款，便赶到西南（三水县乡名）上游两岸的荒田上，连夜叫人扎了篱笆，自西南上游，经过芦包以上，两岸三四百里路，都做起来。又在篱笆外面，涂了一块白灰，写了‘桑园’两个字，每隔一里半里，便做一处。不消两天，就做好了。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，他又用了点小费，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，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动身。恰好是夜月色甚好，他老先生高兴，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，走到西南以上，只见两岸全是桑园，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。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，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，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。”

我道：“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，又将奈何！”伯琦道：“便亲看了又怎么。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。他到了两江任上，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，去告一个厘局委员。他接了禀帖，便大发雷霆。恰好藩台来禀见，他便立刻传见，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，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，调到省里来察看。藩台奉了宪谕，如何敢怠慢，回到衙门，便即刻备了公事，把那委员撤了。撤了之后，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。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，谢过藩台，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、禀谢。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，便立刻传见。见面之后，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，未曾起来，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，说你在某处厘局，怎样营私舞弊，怎样被人告发，怎样辜负宪恩，怎样病商病民，‘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，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！’从人家拜跪时骂起，直骂到人家起来，还不住口。等人家起来了，站在那里听他骂。他骂完了，又说：‘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！好糊涂的东西，还不给我滚出去！’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：‘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，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。’他听了这话，才呆了半天，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，然后让坐。你想这种糊涂虫，叫 he 到船上去考验管带，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。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，这管带也对付得巧。他在南京要到镇江、苏州这边阅操，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，他坐了兵船到镇江。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，他不要坐，偏要坐到舵房里，要看管带把舵。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，先就预备好了，所以在南京开行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，非常安稳。骗得他呵呵大笑，握着管带的手说道：‘我若是误信人言，便要委屈了’

你。’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。你说奇不奇！”我道：“既然被他瞒过了，从此成了知遇，那倒不奇。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，忽然能在江面把舵，是用的甚么法子？这倒有点奇呢！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急于要问这个。”伯琦道：“兵船上的规矩，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，在船头了望的，每四点钟一班；这个兵满了四点钟，又换上一个兵来，不问昼夜风雨，行驶停泊，总是一样的。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，那大副、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。他得了信，知道制台要来考察，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，预先约了大副，等制台叫他把舵时，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，站在船头上：舵房是正对船头的，应该向左扳舵时，那大副便走向左边；应该向右扳舵时，那大副便向右边走；暂时不用扳动时，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。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，自然无事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赞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莫说由南京到镇江，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。”伯琦道：“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，不到一年，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。”

我道：“照这样蒙蔽，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。”伯琦道：“不然，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。就是那回阅操，阅到一个甚么军，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，另外立了名目，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，说是练了这一军，中国就可以自强的。他阅到这甚么军时，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，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；看过了操，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，办的是西菜。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，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，说是西菜吃味很好，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，到了晚上，便请制台吃饭，仍然办的是西菜，仍用的是西式盘子，却将一切牛排、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，席上不放刀叉，只摆着筷子。那制台见了，倒也以为别致。他便说道：‘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，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，未尝不有所弃取。就如吃东西用刀叉，他们从小用惯了的，不觉得怎样；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，未免总有点不便当。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，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。’只这么一番说话，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，那八个字的考语，非常之贴切，是‘兼通中外，动合机宜’。”继之笑道：“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，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。”说的大家一笑。大众一面谈天，一面吃喝，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再喝过几怀，随意吃顿饭就散了座。

赛玉忽向继之问道：“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（凡富家之丧，于出殡时多方铺排，卖弄阔绰者，沪谚谓之大出丧）？”继之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是谁家大出丧？”赛玉道：“咦！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，明天大出丧，你怎么不知道！”金子安道：“好好的你为甚要带了我姓说起来？”赛玉笑道：“他是姓金的，我总不好说他姓银。”我道：“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，怎么便大出丧起来？”子安道：“这件事提起来，你要如遇故人的。然而说起来话长，我们回去再谈罢。”伯琦、理堂也同说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都散了罢。”于是一同出门，分路各回。我回到号里，就问子安为甚么说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。子安道：“你忘了么？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，记着那年到汉口去，遇了甚么督办夫人吃醋，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，难道你忘了么？”我道：“这件事，一碰好几年了，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么？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，一个姨太太死了，怎肯容他大铺排？”子安道：“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，自然那么说。须知他非但入门在这位继配夫人之前，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的。这位督办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。他老太爷做过一任抚台才告老回家。这督办二十多岁时，便捐了个佐杂，在外面当差。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，自然有人照应，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，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一个道台了，只差没有引见。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，他也就回家鬼混。不知怎样，弄得失爱于父，就跑到上海来，花天酒地的乱闹。那时候那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，他两个就认识了。后来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，姓蒯的，局面虽大，年纪可也不小了。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，一年到头，都是起居无节，饮食失时的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，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，如何合他过得日子来，便不免与旧日情人，暗通来往。这位督办，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。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，等到六月里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合家人等到普陀烧香

的。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，他偏有计谋，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，腹中震动，似是有喜。有了这个喜信，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，便说既是有喜，恐妨动了胎，就不要去了，留下他看家罢。这么一来，正中了他的下怀，等各人走过之后，他才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，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，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。从天津进京，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，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。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，以后如果得意，一定以嫡礼相待。”我道：“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？”子安道：“你且莫问，听我说下去，自然有交代啊。他两个到京之后，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，各处去打点。天下事自然钱可通神，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，寅谊、世谊总还多。被他打通了路子，拜了两个阔老师，引见下来，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。他有了这个引子，就格外的打点，格外的应酬，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，堂哉皇哉的带了家眷，出京赴任。到了地头，自然有人办差，打好了公馆。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，颁了红谕出去，到了良时吉日，便具了朝衣朝冠，到衙门接印。再过几天，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，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。谁知去接一次不来，两次不来。新道台莫名其妙，只得亲身到公馆里，问是甚么事。

“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，任凭这边赔尽小心，那边只是不理不睬。急得新道台没法，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。姨太太恼过了半天，方才冷笑道：‘好个嫡礼相待！不知我进衙门该用甚么礼，就这么一乘轿子就要抬了去！我以为就是个丫头，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，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，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！’新道台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‘该死，该死！这是我的不是。’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道：‘你这班奴才，为甚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！又不上来请示！一班王八都是饭桶！还不过来认罪！’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，便一字儿排列在廊檐底下，行了个一跪三叩礼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这一来，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道：‘没脸面的，自己做错了事，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。’新道台得了这一笑，如奉恩诏一般，马上分付备了执事及绿呢大轿，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，到衙门去了。自从那回事出了之后，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，人家才知道他嫡礼相待之誓。”我道：“这等相待，不怕僭越了么？”子安道：“岂但如此，他在衙门里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。后来那督办的正室夫人也到了，倘使仍然如此，未免嫡庶不分；然而叫他不穿，他又不肯。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，姨太太穿的裙，仍然用大红裙门，两旁打百裥的，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，叫做‘月华裙’；还要满镶裙花，以掩那种杂色。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，就是他起的头了。后来正室死了，在那督办的意思，是不再娶的了，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，作为聊报涓埃；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，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。那一位虽然醋心重，然而见了金姨太太，倒也让他三分，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。此刻他死了，他更乐得做人情了，还争甚么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。”子安道：“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。”我道：“我最欢喜听笑话，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。”子安道：“算了罢，他的事情要尽着说，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。时候不早了，要说，等明天再说罢。”当下各自归寝。

到了次日，我想甚么大出丧，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，倒要去看看是甚么情形，便约定继之，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。继之道：“知他走那条路，到哪里去碰他呢？”子安道：“不消问得，大马路、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。”于是我和继之吃过早饭，便步行出去，走到大马路，自西而东，慢慢的行去。一路走过，看见几处设路祭的，甚么油漆字号的，木匠作头的，煤行里的，洋货字号里的，各人分着帮，摆设了猪羊祭筵，衣冠济济的在那里伺候。走到石路口，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。我和继之便站定了。此时路旁看的，几于万人空巷，大马路虽宽，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。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，几几乎高与檐齐。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。以后接二连三的旗锣扇伞，衙牌职事，那衙牌是甚么布政使司布政使，甚么海关道，甚么大臣，甚么侍郎，弄得人目迷五色。以后还有甚么顶马、素顶马、细乐、和尚、师姑、道士、万民伞、逍遥伞、铭旌亭、祭亭、香亭、喜神亭、功布、亚牌、马执事，等类，也记不尽许多。还有一队西乐。魂轿前面，居然用奉天诰命、诰封恭人、晋封

夫人、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。魂轿过后，便是棺材，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，开了六十四抬。棺材之后，素衣冠送的，不计其数，内眷轿子，足有四五百乘。过了半天，方才过完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，我们方才走得动。和继之绕行到四马路去，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，甚么公司的，甚么局的，甚么栈的，一时也记不清楚。我和继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，谁知从第一楼（当时四马路最东之茶馆）起，至三万昌（四马路最西之茶馆）止，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，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。我两个没法，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。谁知走到转角去处，又遇见了他来了。我不觉笑道：“犯了法的，有游街示众之务。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，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。”正是：任尔铺张夸伐阅，有人指点笑游街。

未知以后还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七十九回

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

继之笑道：“自从有大出丧以来，不曾有过这样批评，却给你一语道着了。我们赶快转弯，避了他罢。”于是向北转弯，仍然走到大马路。此时大马路一带倒静了，我便和继之两个，到一壶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。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，都是说这件事，有个夸赞他有钱的，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。我问继之道：“别的都不管他，随便怎么说，总是个小老婆，又不曾说起有甚么儿子做官，那诰封恭人、晋封夫人的衔牌，怎么用得出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小老婆用诰命衔牌，这件事已经通了天，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。”我道：“哪里有这等事！”继之道：“前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，也这么大铺张起来，被京里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，说他滥用朝廷名器。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，圣眷极隆的，得了折子，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，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。这位总督回奏，并不推辞，简直给他承认了，说：‘臣妾病歿，即令家人等买棺盛殓，送回原籍。家人等循俗例为之延僧礼忏；僧人礼忏，例供亡者灵位，不知称谓，以问家人。家人无知，误写作诰封爵夫人’云云。末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。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么。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。曾经见过一回，西合兴里死了一个老鸨，出殡起来，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。后来有人查考他，说他姘了一个县役（按：姘，古文嫖字，吴侬俗谚读若姘。不媒而合，无礼之娶，均谓之姘），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，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。这一说虽是勉强，却还有勉强的说法。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，他出殡起来，也用了诰封宜人、晋封恭人的衔牌，你说这还有甚么道理。”我笑道：“姘了个五品功牌的捕役，可以称得宜人；做妓女的，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么。”继之道：“若以嫖客而论，又何止四五品，他竟可用夫人的衔牌了。总而言之，上海地方久已没了王法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倘使没有学问根底，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，便可以成了一个化外野人的。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，试问他那‘僭越’两个字，是怎么解？非但他解说不出来，就是你解说给他听，说个三天三夜，他还不懂呢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未免说得太过罢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说是说得太过，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。”我道：“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，他既然是做着官的，难道还不解僭越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正惟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来，才使得那一班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。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‘僭越’二字，是说的太过了，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，他们会不懂的，我等一会告诉你。”我道：“又何必等一会呢。”继之道：“我只知得一个大略，德泉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，你去问了他，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回去罢。”于是给过茶钱，下楼回去。

到得号里，德泉、子安都在那里有事。我也写了几封信，去京里及天津、张家湾、河西

务等处。一会儿便是午饭。饭后大家都空闲了，继之却已出门去了，我便问德泉说那一件事。德泉道：“到底是那一件事？这样茫无头绪的，叫我从何说起！”我回想一想，也觉可笑，于是把方才和继之的议论，告诉了他一遍。又道：“继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，居然有人不懂的，你只向这个着想。”德泉道：“这又从何想起！”我又道：“继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。”德泉正在低头寻思，子安在旁道：“莫不是李雅琴的事？”德泉笑道：“只怕继翁是说的他。去年我们谈这件事时，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座，不然，又可以做得笔记材料的了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不问是不是，你且说给我听。”

德泉道：“这李雅琴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（滑头，沪谚。小滑头指轻薄少年而言，大滑头则指专以机械阴险应人，而又能自泯其迹，使人无如之何者而言），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，出世就没了老子。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哺养，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，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。等把小孩子奶大了，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。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，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，在自己身边。外国人答应了，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了到上海。这是他出身之始。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，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。到了十二三岁上，便托人荐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。这年把里头，他的娘就死了。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，不过才十五六岁，庄上便荐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。他人还生得干净，做事也还灵变，那洋货店的东家，很欢喜他；又见他没了父母，就认他做个干儿子。在那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，干老子慢慢的渐见信用了；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，背着干老子，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，被他赚了几个。干老子又帮他忙，于是娶了一房妻子，成了家。那年恰好上海闹时症，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；不到一个月，他干老子也死了，只剩了一个干娘。他就从中设法，把一家洋货店，全行干没了过来，就此发财起家，专门会做空架子。那洋货店自归了他之后，他便把门面装潢得金碧辉煌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，罗列在外。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，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，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，便托出人来，请他做买办。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，又格外阔起来。本事也真大，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。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，加了个四品衔，便又戴了一个蓝顶子充官场。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，走了一回南京，两回湖北，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。这军装买卖，是最好赚钱的，不知被他捞了多少。去年又想闹阔了，然而苦于没有题目，穷思极想，才想得一个法子，是给他娘做阴寿。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，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，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，这等人如何会做事？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。这华伯明是苏州人，倒是个官家子弟。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，在外面几十年，最后做过一任道台；六十岁开外，告了病，带了家眷，住在上海；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。只有伯明一个儿子，却极不长进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；只有一样长处，出来见了人，那周旋揖让，是很在行的。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。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，无不请他来牵线索，自己做傀儡。就是他到南京，到湖北，要见大人先生，也先请了伯明来，请他指教一切；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，盘算定应对的话，方才敢去。这一回要拜阴寿，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。伯明便代他铺张扬厉起来，甚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，寿圣庵七天和尚忏，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，一样的供如意，点寿烛。预先十天，到处去散帖。又算定到了那天，有几个客来，屈着指头，算来算去，甚么都有了，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，炫耀邻里。只可惜计算定来客，无非是晶顶的居多，蓝顶的已经有限，戴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，却没有戴红顶的；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。伯明笑道：‘你本来没有戴红顶的朋友，叫我到那里去设法。’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。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，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，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。有了这个贪念，就不免要竭力交结他。看见他闷闷不乐，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。忽然得了一计道：‘有便有一个人，只是难请。’雅琴便问甚么人。伯明道：‘家父有个二品衔，倒是个红顶；只是他不见得肯来。’雅琴听说，欢喜得直跳起来道：‘原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！无论如何，你总要代我拉了来的。’伯明道：‘如何拉得来？’

雅琴道：‘是你老子，怎么拉不动？’伯明道：‘你到底不懂事。若是设法求他请他，只怕还有法子好想。’雅琴道：‘这又奇了！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？’伯明笑道：‘我便是父子，你一面也不曾见过，怎么不要客气。’雅琴道：‘所以我叫你去拉，不是我自己去拉。’伯明道：‘请教我怎么拉法呢？又不是我给母亲做阴寿。’雅琴楞了半天道：‘依你说有甚么法子好想？’伯明道：‘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，先见过他，然后再下一副帖子，我再从中设法，或者可以做得。’雅琴大喜，即刻依计而行。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，与及见面行礼的规矩，雅琴要巴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，便无不依从。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章见了雅琴，甚是欢喜。于是雅琴回来，就连忙补送一分帖子去。

“此时日子更近了，陆续有人送礼来，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应；又预备叫一班髦儿戏来，当日演唱。到了正日的头一天，便铺设起寿堂来，伯明亲自指挥督率，铺陈停妥，便向雅琴道：‘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。’雅琴道：‘甚么喜神？’伯明道：‘就是真容。’雅琴道：‘是甚么样的？’伯明道：‘一个人死了，总要照他的面庞，画一个真容出来，到了过年时，挂出来供奉，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。’雅琴愕然道：‘这是向没有的。’伯明道：‘这却怎么处？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；若是早几天，倒还可以找了百象图，赶追一个。’雅琴道：‘买一个现成的也罢。’伯明道：‘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。’雅琴道：‘难道是外国的定货？’伯明道：‘你怎么死不明白！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临下来的，或者生前没有小照，便是才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摹下来的。各人各象，那里有现成的卖！’雅琴道：‘死下来追摹，也得象么？’伯明道：‘那怕不象，他是各人自己的东西，那里有拿出来卖的。’雅琴道：‘那么说，不象的也可以充得过了？’伯明笑道：‘你真是糊涂！谁管你象不象，只要有这样东西。’雅琴道：‘我不是糊涂，我是要问明白了，倘使不象的也可以，倒有法子想。’伯明问甚么法子。雅琴道：‘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。’伯明听说，倒也呆了一呆，暗暗服他聪明。因说道：‘往那里借呢？’雅琴道：‘借到这样东西，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，我想一客不烦二主，就求你借一借罢。无论你家那一代的祖老太婆，暂时借来一用，好在只挂一天，用不坏的；就是坏了，我也赔得起。’伯明道：‘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。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，在上海过的，有一轴在这里。’雅琴道：‘那么就求你借一借罢。’伯明果然答应了，连忙回家，瞒着老子，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，还到老子跟前，代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，方才拿了喜神，径到李家，就把他挂起来。雅琴看见凤冠霞帔，画的十分庄严，便大喜道：‘办过这件事之后，我要照样画一张，倒要你多借几天呢。’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，一面心中暗暗好笑：明天他拜他娘的寿，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。并且我明天行礼时，我拜我的娘，他倒在旁边还礼，岂不可笑。心里一面暗想，一面忍笑，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。

“到了次日，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，伯明又代他做了知客。到得十点钟时，那华国章果然具衣冠来了。在寿堂行过礼之后，抬头见了那幅喜神，不觉心中暗暗疑讶。此时伯明不便过来揖让，另外有知客的，招呼献茶。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，谈到李老太太，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，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，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。老头子一想，他既是从小没父母，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，何以所挂的喜神，画的是一个老嫗。越想越疑心，不住的踱出寿堂观看，越看越象自己老婆的遗象，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，匆匆辞了回去，叫人打开画箱一查，所有字画都不缺少，只少了那一轴喜神。不觉大怒起来，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。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，忽然一连三次，家里人来叫快回去，老爷动了大气呢。伯明还莫名其妙，只得匆匆回家。入得门时，他老子正拄着拐杖，在那里动气呢。见了伯明，兜头就是一杖，骂道：‘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！你娘甚么对你不住，他六十多岁上才死的，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，把他送到李家去，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，当一个活乌龟！’说着，又是一杖，又骂道：‘还怕我不知道，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，千求万求，要我去，要我去！我老糊涂，睡在梦里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

家看！你这是甚么意思！我还不打死你！’说着，雨点般打下来。打了一顿，喝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。伯明只得带了家人，仍到雅琴处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，给那家人，先安顿好了；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，告诉了他，便要取下来。雅琴道：‘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代这一天的了，此刻正要他装门面，如何拿得下来。’伯明正在踌躇，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，伯明、雅琴无可奈何，只得取下交来人带回去，换上一幅麻姑画像。继之对你说的，或者就是这件事。”

说声未绝，忽然继之在外间答道：“正是这件事。”说着，走了进来。笑道：“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，我已经回来了，因为你们说得高兴，我便不来惊动。”又对我说道：“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，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么，他们居然不懂，你还想他们懂的甚么叫做‘僭越’。”子安道：“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，却能当得钱用。”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”子安道：“并不奇。我从前在宁波，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。”我道：“不知能当多少钱？”子安道：“那里当得多少，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就没法想了。倘是当得多的，那些画师没有生意，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裱了去当；他只当得二三百文，连裱工都当不出来，那就不行了。但不知拿去当的，倘使不来赎，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作甚么？”继之笑道：“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。”说的众人一笑。

正是：无端市道开生面，肯代他人贮祖宗。未知典当里收当喜神，果然有甚么用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 十 回

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

子安道：“那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。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，家家收当的，不过有两个和那典伙相熟的，到了急用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可当，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，等那典伙好有东西写在票上，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。”各人听了，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。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，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。继之趁我在上海，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，直到次年二月，方才回来。我等继之到了上海，便附轮船回家去走一转。喜得各人无恙，撒儿更加长大了。我姊姊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，改名念椿，天天和撒儿一起，跟着我姊姊认字。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，继之从上海回来了，我和继之叙了两天之后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继之对我说道：“这一次你出去，或是烟台，或是宜昌，你拣一处去走走，看可有合宜的事业，不必拘定是甚么。”我道：“亮臣在北边，料来总妥当；所用的李在兹，人也极老实，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。长江一带，不免总要去看看；几时到了汉口，或者走一趟宜昌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得。”继之道：“随便你罢。你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不过这么提一提。各处的当事人，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兄弟子侄，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，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察的。”我应允了。不到几天，便别过众人，仍旧回上海去。

刚去得上海，便接了芜湖的信，说被人倒了一笔帐，虽不甚大，却也得去设法。我就附了江轮到芜湖去，耽搁了十多天，吃点小亏，把事情弄妥了，便到九江走了一趟。见诸事都还妥当，没甚耽搁，便附了上水船到汉口。考察过一切之后，便打算去宜昌。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。从前听说在宜昌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。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，不两日，得了实信，说是在宜昌掣验局里。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，附了船到宜昌去，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升栈住下，安顿好行李，便去找掣验局。

这个局就在城外，走不多路就到了。我抬头看时，只有一间房子，敞着大门，门外挂了一面掣验川盐局的牌子，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。我暗想，这么

就算一个局了么。我伯父又在那里呢。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。谁知我问的这个，那一个答应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他是个聋子。你问的是谁？”我就告诉他。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，便连忙站起来回说道：“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，住在公馆里。”我问公馆在甚么地方。局勇道：“就在南门里不远。少爷初到不认得路，我领了去罢。”我道：“那么甚好。”那局勇便走在前面。我看他走路时，却又是跛的，不觉暗暗好笑。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，我只得在后面跟着。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。那局勇急拐了两步，先到门房去告诉。门房里家人听说，便通报进去。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。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，西面是个书房，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，种了许多花，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，客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，想是上房了。

不一会，我伯父出来，我便上前叩见。同入到花厅，伯父命坐，我便在一旁侍坐。伯父问道：“你这回来做甚么？”我道：“侄儿这几年总跟着继之，这回是继之打发来的。”伯父道：“继之撤了任之后，又开了缺了。近来他又有了差使么？”我道：“没有差使，近年来继之入了生意一途。侄儿这回来，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。”伯父道：“好好的缺，自己去干掉了，又闹甚么生意！年轻人总欢喜胡闹！那么说，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？”我道：“是。”伯父道：“宜昌是个穷地方，有甚么市面！你们近来做买卖很发财？”我听了没有答话。伯父又道：“论理要发财，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。然而我们世家子弟，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，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。象你父亲，一定不肯做官，跑到杭州去，绸庄咧、茶庄咧，一阵胡闹，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？生下你来，又是这个样，真真是父是子了。你此刻住在那里？”我道：“住在城外吉升栈。”伯父道：“有几天耽搁？”我道：“说不定，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。”伯父道：“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。”说着，便站了起来。

我只得辞了出来，依着来路出城。

回到吉升栈，只见栈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，挤了十多个兵，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；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，东湖县的执事衙牌也在那里。我入到栈，开了房门，便有栈里的人来和我商量，要我另搬一个房，把这个房让出来。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，便问他搬到那里。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，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、逼近厨房的所在。我不肯要这个房。他一定要我搬来，说是四川学台要住。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栈里去了。搬定之后，才写了几封信，发到帐房里，托他们代寄。

对房住了一个客，也是才到的，出入相见，便彼此交谈起来。那客姓丁，号作之，安徽人，向在四川做买卖，这回才从四川出来。我也告诉他由吉升栈搬过来的缘故。作之道：“不合他同一栈也罢。我合他同一船来的，一天到夜，一夜到天亮，不是骂这个，便是骂那个，弄得昼夜不宁。”我道：“怎的那么的脾气？”作之道：“我起初也疑心，后来仔细打听了，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，没处发泄，才借骂人出气的。”我道：“他从四川到此地，自然是个交卸过的了。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，做满了一任，满载而归，还受甚么气呢。”作之道：“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。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；并且为了这事业，还专开了茶馆。要买人的，只要到那茶馆里拣了个座，叫泡两碗茶：一碗自己喝，一碗摆在旁边，由他空着。那些人贩看见，就知道你要买人了，就坐了过来，问你要买几岁的。你告诉了他，他便带你去看。看定了，当面议价，当面交价。你只告诉了他住址，他便给你送到。大约不过十吊、八吊钱，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；十六七岁的是个闺女，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；如果是嫁过人的，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。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，统共买了七八十个，这回卸了事，便带着走。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。走到嘉定，被一个厘局委员扣住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委员倒是强项的。”作之道：“并不是强项，是有宿怨的。那学台初到任时，不知为的甚么事，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，说这个委员不周到，在上宪前说了他的坏话，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。去年换了藩台，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，就得了这厘局差使。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地方经过，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。查着了之后，那委员还亲身

到船上禀见，说：‘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，卑职便可放行；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，但细想起来，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，也没有如许之多，并且讯问起来，又全都是四川土音，只求大人交个谕单下来，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，大人带他到何处去，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。’那学台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他求情。谁知他一味的打官话，要公事公办；一面就打迭通禀上台，一面把官船扣住。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。留难了十多天，到底被他把两船女子扣住，各各发回原籍，听其父母认领，不动通禀的公事，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。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，内有女子若干口，水贩某人，已乘隙逃遁。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，以掩耳目，这才罢了。他受了这一场大气，破了这一注大财，所以天天骂人出气。其实四川的大员，无论到任卸任，出境入境，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。便是我这回附他的船，也是为了几十担土。”我道：“怎么那厘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么？”作之道：“他在嘉定出的事，我在重庆附他来的，我附他的船时，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。”谈了一回，各自回房。

我住了两天，到各处去走走。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汇，甚么楠木、阴沉木最多。川里的药材也甚多，甚至杜仲、厚朴之类，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，沿街求卖的。得暇我便到作之房里去，问问四川市面情形，打算入川走一趟。作之道：“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，没有要紧事，宁可缓一步去罢。”我道：“有了乱事么？”作之道：“乱事是没有，然而比有乱事还难过。”我道：“这又是甚么道理呢？”作之道：“因为出了一个骗子、一个蠢材，就闹到如此。那骗子扮了个算命看相之流，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了。忽然一天，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，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，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，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，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。那酱园东家大喜，便邀他到家里去，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。”我道：“这酱园东家姓甚么？”作之道：“姓张，是一个大富翁，川里著名的张百万。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，便大惊道：‘在这里了！这真是一位大贵人！’张百万问怎么贵法。他道：‘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！就是老翁的命，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。不知是府上那一位？’张百万也大惊道：‘这是甚么话！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，况且满、汉没有联婚之例，那里来的这个话！’骗子道：‘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。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。我早年在湖北，望见王气在四川，所以跟寻到川里来，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，做一个开国元勋。此刻皇帝不曾寻着，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。这位娘娘是府上甚么人，千万不要待慢了他！’张百万听得半疑半信，答道：‘这是我小女的命。’骗子听说，慌忙跪下叩头道：‘原来是国丈大人，恕罪，恕罪！’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。又问道：‘依先生说，我女儿便是娘娘，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那里？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？’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，然而又都是生意人，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！’骗子道：‘千万不可胡乱答应！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，其罪不小！大凡真龙降生，没有一定之地。不信，你但看朱洪武皇帝，他看过牛，做过和尚，除了刘伯温，那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话虽如此，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，那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？’骗子道：‘国丈说的那里话！生命注定的，何必去寻。何况龙凤配合，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；再加我时时小心寻访，一经寻访着了，自然引驾到府上来。’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，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。张家本有个花园，他每天晚上，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，说望天子气。天天说些蛊惑的话，蛊惑得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，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，一概回绝。一混了一年多，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，说那里有甚么真命天子。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，恐怕一旦失了，遂造起谣言来，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，我要亲身出去访查。于是日间扮得不尴不尬，在外头乱跑；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，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。如此者，又好几个月。

“忽然一天，在市上遇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樵夫，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去处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‘臣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！’那樵夫是一条蠢汉，见他如此行为，也莫名其妙。问道：‘你这先生，无端对我叩头做甚么？’骗子悄悄说道：‘陛下便是真命天子！臣到处访

求了好几年，今日得见圣驾，万千之幸！’樵夫道：‘怎么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？谁给我做的？’骗子道：‘这是上天降生的。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，自然有人接驾。’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。骗子在前，樵夫在后，一直引他入了花园，安置停当，然后叫张百万来，说：‘皇帝驾到了，快点去见驾！’张百万到得花园，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，面色焦黄，心中暗暗疑讶，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！一面想着，未免住了脚步，迟疑不前。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，和他说道：‘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，快去叩头见驾，不可自误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，并且衣服褴褛，怎见得是个皇帝？先生，莫非你看差了！’骗子道：‘真龙未曾入海，你们凡人那里看得出来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，你将错过了富贵，不要怨我。’张百万听了他的话，居然千真万真，便走过去，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，口称‘臣张某见驾’。

“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，见人对他叩头，他并不知道还礼，只呆呆的看着。张百万叩过了无数的头，才起来和骗子商量，怎样款待这皇帝。骗子道：‘你看罢！你的命是大贵的，倘使不是真命天子，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头呢。此刻且先请皇帝沐浴更衣，择一个洁净所在，暂时做了皇宫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，不可叫他进来，以免时时惊驾；然后择了日子，请皇帝和娘娘成亲。’张百万道：‘知道他几时才真个做皇帝呢，我就轻轻把女儿嫁他？’骗子道：‘凡一个真命天子出世，天上便生了一条龙。要等那条龙鳞甲长齐了，在凡间的皇帝，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，去辅佐他；还等那条龙眼睛开了，在凡间的皇帝才能登位。这一个真命天子，向来在成都，我一向都看他不出，就是天上那条龙未曾长齐鳞甲之故。近来我夜观天象，知道那条龙鳞甲都长齐了，所以一看就看了出来。我劝你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如果不相信，便由我带到别处去；如果相信了，便听我的指挥。’张百万听说，还只信得一半。”我道：“这件事要就全行误信了，要就登时拒绝他，怎么会信一半的呢？”

正是：唯有痴心能乱志，从来贪念易招殃。未知作之又说出甚么来，这件事闹到怎生了结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一 回

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

作之道：“张百万依了他的话，拿几套衣服给那樵夫换过，留在花园住下。骗子见张百万还不死心塌地，便又生出一个计策来，对张百万说道：‘凡是真命天子，到了吃醉酒睡着时，必有神光异彩现出来，直透到房顶上，但是必要在远处方才望见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可试一试看。’张百万听说，果然当夜备了酒肴，请那樵夫吃酒，有意把他灌得烂醉。骗子也装做大醉模样，先自睡了。张百万灌醉了樵夫，打发他睡下，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内的一座楼上凭栏远眺，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异彩。那骗子假睡在床上，听得张百万已经去了，花园里伺候的人也陆续去睡了，方才慢慢起来，取出他所预备的松香末（这松香末，就是戏场上做天神出场时撒火用的），他又加上些硝磺药料，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，爬到墙头上，点上了火，一连向上撒了四五把，方才下来。到了半夜时，又去撒了几把。然后收拾停当，安心睡觉。张百万在自己楼上，远远的望着花园里，忽然见起了一阵红光，不觉吃了一惊；谁知惊犹未了，接着又起了三四阵；不觉又惊又喜，呆呆的坐着，要等再看，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。听一听四面寂无人声，正要起身去睡，忽然又看见起了四五阵。大凡一个人，心里有了疑念，眼里看见的东西，也会跟着他的疑念变幻的。撒那松香火，不过是一阵火光；火光熄了，便剩了一团烟。骗子一连撒了几把火，便有几团烟，看在张百万的眼里，便隐隐成了一条龙形。他还暗自揣测，那里是龙头，那里是龙尾，那里是龙爪，越看越象。一时间那烟

消灭了，他还闭着眼睛，暗中去想象呢。

“到了次日，一早便爬起来，到花园里去找骗子。骗子还在那里睡着呢，张百万把他叫醒了。他连忙一骨碌爬起来，说道：‘甚时候了？我昨夜醉的了不得，一夜也不曾醒。’张百万便告以夜来所见。又道：‘红光当中，隐隐还现了一条龙形呢！’骗子道：‘可惜我也醉了，不曾看得见；不然，倒可以看看他开了眼睛不曾。’张百万道：‘这个还不容易吗，今天晚上再请他吃一回酒，先生到我那边楼上去看便了。’骗子吐出了舌头道：‘这是甚么话！昨天晚上上一回，已经是冒险的了；倘使多出现了，被别人看见，还了得么！何况他已经现了龙形，更不相宜！他那原形，天天在那里长，必要长足了，才能登极；每出现一次，便阻他一次生机，长得慢了许多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最要紧不可被他吃醉了。你已经见过一次就是了，要多见做甚么。’张百万果然听了他的话，从此便不设酒了，央骗子拣了黄道吉日，把女儿嫁给那樵夫，张灯结彩，邀请亲友，只说是招女婿，就把花园做了甥馆。一切都是骗子代他主张。”成过亲之后，张百万便安心乐意做国丈，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预备登极，买了些绫罗绸缎来，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。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，腰圆背厚，穿起了龙袍，果然好看，喜欢的张百万便山呼万岁起来。骗子在旁指挥，便叫樵夫封张百万做国丈，自己又讨封了军师。几个人在花园里，就同做戏一般乱闹。这风声便渐渐传了出去，外面有人知道了。骗子也知道将近要败露了，便说：‘我夜来望气，见犍为地方出有能人，我要亲去聘了他来，辅佐天子。’就向张百万讨了几百银子，只说置办聘礼，便就此去了。”这里还是天天胡闹。那樵夫被那骗子教得说起话来，不是孤家，便是寡人。家里用人都叫他万岁。闹得地保知道了，便报了成都县。县官见报的是谋反大案，吓的先禀过首府，回过司道，又禀知了总督，才会同城守，带了兵役，把张百万家团团围住。男女老幼，尽行擒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带回衙门，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，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。县官开堂审讯，他还在那里称孤道寡，嘴里胡说乱道，指东画西，说甚么我资州有多少兵，绵州有多少马，茂州有多少粮；甚么宁远、保宁、重庆、夔州、顺庆、叙永、酉阳、忠州、石硅，处处都有人马。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。他到了公堂，不知轻重，便一一照说出来。成都县听了，吓的魂不附体，连忙把他钉了镣铐，通禀了上台。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，他也是一样的胡说乱道。上台便通行公事，到各府、厅、州、县，一律严密查拿。那一班无耻官吏，得了这个信息，便巴不得迎合上意，无中生有的找出两个人来邀功，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，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的阖属鸡犬不宁。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，还要费大吏的心，拿他专折入奉，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。只是苦了我们行客，入店设宿，出店上路，都要稽查，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。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，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。”我道：“听说四川地方，民风极是俭朴，出产又是富足，鱼米之类，都极便宜，不知可确？”作之道：“这个可是的；然而近年以来，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据老辈人说的：道光以前，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；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。”我道：“这都为何？”作之道：“田里的罌粟越种越多，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。我常代他们打算，现在种罌粟的利钱，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；万一遇了水旱为灾，那个饥荒才有得闹呢！”我道：“川里吃烟的人，只怕不少？”作之道：“岂但不少，简直可以算得没有一个不吃烟的。也不必说川里，就是这里宜昌，你空了下来，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，那种吃烟情形，才有得好看呢！”我道：“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，还有甚么大出产呢？”作之道：“那不消说，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。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，也无一不备，也没有一样不便宜，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，只有两吊多钱一石米，几十文钱一担煤，这是别省所无的。”我道：“他既然要吃湖南米，那能这样便宜？”作之道：“那不过青黄不接之时，偶一为之罢了；倘使终岁如此，那就不得了！”

我道：“那煤价这等贱，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？”作之道：“说起煤价贱，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。有一位某观察，曾经被当道专折保举过的，说他留心时务，学贯中西。他本来是一个通判，因为这一保，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见；引见过后，就奉旨以道员用。他本是四川人，

在外头混了几年，便仍旧回到四川去，住在重庆。一天，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斤；又在他住宅旁边，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，买了煤来，都堆在那空地上头。不多几天，把重庆的煤价闹贵了，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。”我道：“他那里有这许多钱？买那许多煤，又有甚用处呢？”作之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一面买煤，一面在那里招股呢。”

我道：“不知他招甚么股？”作之道：“你且莫忙，等我说下去，有笑话呢！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，一连三四个月，也不知收了多少煤，非但重庆煤贵了，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。在我们中国人，虽然吃了他的亏，也还不懂得去考问他为甚么收那许多煤，内中却惊动起外国人来。驻叶重庆的外国领事，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，便出来查考，知道有这么一位观察在那里收煤，不觉暗暗纳罕，便去拜会重庆道，问起这件事来。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。领事道：‘被他一个人收得各处的煤都贵了，在我们虽不大要紧，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。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观察，他收来有甚用处；可以不收，就劝他不要收了，免得穷民受累。’重庆道答应了，等领事去后，便亲自去拜那位某观察，问起这收煤的缘故，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，小民受累的话。某观察却慎重其事的说道：‘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，将来非但富家，并且可以富国。兄弟此刻，非但在这里收煤，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，要自己开采煤斤呢。至于小民吃亏受累，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，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，还他们莫大的便宜。我劝老公祖不妨附点股分进来，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；若是别人，他想来入股，兄弟还不答应，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。’重庆道道：‘说了半天，到底是甚么公司？甚么事业？’那位观察道：‘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。大凡人家点洋灯用的煤油，都是外国来的，运到川里来，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。我到外国去办了机器来，在煤里面提取煤油，每一百斤煤，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。我此刻收煤，最贵的是三百文一担，三百文作二钱五分银子算，可以提出五十斤油；趸卖出去，算他四十文一斤，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厘银子。照这样算起来，二钱五分银子的本钱，要卖到一两六钱银子，便是赚了一两三钱五分，每担油要赚到二两七钱。办了上等机器来，每天可以出五千担油，便是每天要赚到一万三千五百两；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要有到四百八十六万的好处。内中提一百万报效国家，公司里还有三百八十六万。老公祖想想看，这不是富国富家，都在此一举么！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分，是各处登告白，散传单，惟恐别人不知；兄弟这个公司，却是惟恐别人知道，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，多附几股。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，兄弟也绝不肯说的。’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，也莫名其妙，又谈了几句别的话，就别去了。

“回到衙门里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，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。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，不免附他几股，将来和他利益均沾，岂不是好。并且领事那里，也不必和他说穿，因为这等大利所在，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，不如瞒他几时，等公司开了出来，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。定了主意，便先不回领事的信，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，当面订定，附了五千两的股分。某观察收了银子，立刻填给收条，那收条上注明，俟公司开办日，凭条例换股票，每年官息八厘，以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。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，说得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儿。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，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得。

“俄延了一个多月，那煤越发贵了，领事不能再耐，又亲自去拜重庆道。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，只得从实告诉，说：‘是某观察招了股分，集成公司，收买这些煤，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。’领事愕然道：‘甚么煤油？’重庆道道：‘就是点洋灯的煤油。’领事听了，希奇的了不得，问道：‘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，是那一国人，那一个发明的？用的是那一国、那一个厂家的机器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’重庆道道：‘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。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，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，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，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。’领事摇头道：‘敝国没有这种厂家，也没有这种机器。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，是从那一国得来的新法子，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。’重庆道到了此时，才有点惊讶，问道：‘照贵领事那么说，贵国用的煤油，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么？’领事道：‘岂但敝国，就是

欧、美各国，都没有提油之说。所有的煤油，都是开矿开出来的，煤里面那里提得出油来！’重庆道大惊道：‘照那么说，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！’领事冷笑道：‘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，是曾经某制军保举过他’留心时务，学贯中西’的，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，也未可知。’说罢，便辞了去。

“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，出门去拜某观察。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，重庆道只得留下来，说有要紧事商量，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。直到了第二天，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。重庆道一见了，也不暇多叙寒暄，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。某观察听了，不觉张嘴挤舌。”

正是：忽从天外开奇想，要向玄中夺化机。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，到底在那里研究出来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二 回

索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

“某观察听重庆道述了一遍领事的话，不觉目定口呆，做声不得。歇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‘那里有这个话！这是我在上海，识了一个宁波朋友，名叫时春甫，他告诉我的。他是个老洋行买办，还答应我合做这个生意。他答应购办机器，叫我担认收买煤斤，此时差不多机器要到上海了。我想起，这是那领事妒忌我们的好生意，要轻轻拿一句话来吓退我们。天下事谈何容易！我来上你这个当！’重庆道道：‘话虽如此，阁下也何妨打个电报去问问，也不费甚么。’某观察道：‘这个倒使得。’于是某观察别过重庆道，回来打了个电报到上海给时春甫，只说煤斤办妥，叫他速运机器来。去了五六天，不见回电。无奈又去一个电报，并且预付了复电费，也没有回电。这位观察大人急了，便亲自跑到上海，找着了时春甫，问他缘故。春甫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们当日不过谈天谈起来，彼此并未订立合同，谁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斤来呢！’某观察道：‘此刻且不问这些话，只问这提煤油的机器，要向那一国定买？’时春甫道：‘这个要去问起来看，我也不过听得一个广东朋友说得这么一句话罢了。若要知道详细，除非再去找着那个广东人。’某观察便催他去找。找了几天，那广东人早不知到那里去了。后来找着了那广东人的一个朋友，当日也是常在一起的，时春甫向他谈起这件事，细细的考问，方才悟过来。原来当日那广东人正打算在清江开个榨油公司，说的是榨油机器。春甫是宁波人，一边是广东人，彼此言语不通，所以误会了。大凡谈天的人，每每喜欢加些装点，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，不免又说得神奇点，以致弄出这一个误会。春甫问得明白，便去回明了某观察。某观察这才后悔不迭，不敢回四川，就在江南地方谋了个差使混起来。好在他是明保过人才的，又是个特旨班道台，督抚没有个看不起的，所以得差使也容易，从此他就在江南一带混住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客栈里招呼开饭，便彼此走开。

我在宜昌耽搁了十多天，到伯父处去过几次，总是在客堂里，或是花厅里坐，从不曾到上房去过；然而上房里总象有内眷声音。前几年在武昌打听，便有人说我伯父带了家眷到了此地，但是一向不曾听说他续弦。此时我来了，他又不叫我进去拜见，我又不便动问，心中十分疑惑。

有一天，我又到公馆里去，只见门房里坐了一个家人，说是老爷和小姐到上海去了。我问道：“是那一个小姐？是几时动身去的？”那家人道：“就是上前年来的刘三小姐，前天动身去的。”我看那家人生得轻佻活动，似是容易探听说话的，一向的疑心，有意在他身上打听打听这件事情，便又问道：]“此刻上房里还有谁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往里走。那家人跟着进来，一面答应道：“此刻上面卧房都锁着，没有人了，只有家人在这里看家。”我走到花

厅里坐下，那家人送上一碗茶。我又问道：“这刘三小姐，到底是个甚么人？在这里住了几年？你总该知道。”那家人看了我一眼，歇了一歇道：“怎的侄少爷不知道？”我道：“我一向在家乡没有出来，这里老爷我是不常见的，怎能知道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三小姐就是舅老爷的女儿。”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怎么又闹出个舅老爷来呢？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么说，侄少爷是不知道的了。舅老爷是亲的是疏的，家人也不得而知，一向在上海的，想是侄少爷向未见过。”

“我听了更觉诧异，我向在上海，何以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呢。因答他道：“我可是未见过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上前年老爷在上海顽了大半年，天天和舅老爷一起。”我道：“你且不要说这些，舅老爷住在上海那里？是做甚么事的？”那家人道：“那时候家人跟在老爷身边伺候，舅老爷公馆是常去的，在城里叫个甚么家街，却记不清楚了，那时候正当着甚么衙门的帮审差呢。”

我回头细细一想，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亲戚，却是伯父向来没有对我说过，所以一向也没有往来，直到今日方知，真是奇事。因又问道：“那三小姐跟老爷到这里来做甚么？这里又没个太太招呼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不知道，也不便说。”我道：“这有甚么要紧！你说了，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。”那家人道：“为甚么要来，家人也不知道。只是来的时候，三小姐舍不得父母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他家还有一个极忠心的家人叫胡安，送三小姐到船上，一直抽抽咽咽的背着人哭；直等船开了，他还不曾上岸，只得把他载到镇江，才打发他上岸，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，怎么说了半天，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，内中不知到底有甚么缘故。因又问道：“那三小姐到这里，不过跟亲戚来顽顽罢了，怎么一住两三年呢？又没有太太招呼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不知道。”我道：“这两三年当中，我不信老爷可以招呼得过来。就是用了老妈子，也怕不便当。”那家人听了，默默无言。我道：“你好好的说了，我赏你。这是我问我自己家里的事，你说给我，又不是说给外人去，怕甚么呢。”那家人嗫嚅了半晌道：“三小姐到了这里，不到三个月，便生下个孩子。”我听了，不禁吃了一大惊，脑袋上轰的一声响了，两个脸蛋登时热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嘴里不觉说道：“吓！”忽又回想了一想道：“原来是已经出嫁的。”那家人笑道：“这回老爷送他回上海才是出嫁呢，听说嫁的还是山东方抚台的本家兄弟。”我听了，心中又不觉烦躁起来，问道：“那生的孩子呢？此刻可还在？”那家人道：“生下来，就送到育婴堂去了。”我道：“以后怎么耽搁住了还不走？”那家人道：“这个家人那里得知。但知道舅老爷屡次有信来催回去，老爷总是留住。这回是有了两个电报来，说男家那边迎娶的日子近了，这才走的。”我道：“那三小姐在这里住得惯？”那家人想了一想，无端给我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家人已经嘴快，把上项事情都说了，求少爷千万不要给老爷说！”我笑道：“我说这些做甚么！我们家里的规矩严，就连正经话常常也来不及说，还说得到这个吗。”那家人道：“起先三小姐从生下孩子之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就闹着要走，老爷只管留着不放，三小姐闹得个无了无休。有一天，好好的同桌吃饭，偶然说起要走，不知怎样闹起来，三小姐连饭碗都摔了，哭了整整一天；后来不知怎样，又无端的恼了一天，闹了一天。自从这天之后，便平静了，绝不哭闹了。家人们纳罕。私下向上房老妈子打听，才知道接了舅老爷的信，说胡安嫌工钱不够用，屡次告退，已经荐了他到甚么轮船去做帐房了。三小姐见了这封信，起先哭闹，后来就好了。”我听了这两句话，又是如芒在背，坐立不安。在身边取出两张钱票子，给了那家人，便走了。

一路走回兴隆栈，当头遇了丁作之，不觉心中又是一动，好象他知道我亲戚有这桩丑事的一般，十分难过。回头想定了，才觉着他是不知道的，心下始安。作之问我道：“今天晚上彝陵船开，我已经写定了船票，我们要下次会了。”我想了一想，此处虽是开了口岸，人家十分俭朴，没有甚么可销流的货物。至于这里的货物，只有木料、药材是办得的，然而若与在川里办的比较起来，又不及人家了。所以决意不在这里开号了，不如和作之做伴，先回汉口再说罢。定了主意，便告诉了作之，叫帐房写了船票，收拾行李，当夜用划子划到了彝陵船上，拣了一个地方，开了铺盖。

刚刚收拾停当，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边，叫了我一声，说道：“少爷动身了。”我道：

“你来作甚么？”那家人道：“送党老爷下船，因为老爷有两件行李，托党老爷带到南京的。”我心中暗想，既然送甚么小姐到上海，为甚又带行李到南京去呢？真是行踪诡秘，令人莫测了。那家人又道：“方才少爷走了，家人想起来，舅老爷此刻不住在城里，已经搬到新庙长庆里去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那家人便走到那边去招呼一个搭客。原来这彝陵船没有房舱，一律是统舱，所以同舱之人，彼此都可以望见的。我看着那家人所招呼的，谅来就是姓党的了，默默的记在心里。歇了一会，那家人又走过来，我问道：“你对党老爷可曾说起我在这里？”那家人道：“不曾说起。少爷可要拜他？家人去回一声。”我道：“不要，不要。你并且不要提起我。”那家人答应了，站了一会，自去了。

半夜时，启轮动身。一宿无话。次日起来，觉得异常闷气，那一种鸦片烟的焦臭味，扑鼻而来，十分难受。原来同舱的搭客，除了我一个之外，竟是没有一个不吃烟的。我熬不住，便终日走到舱面上去眺望；舱里的人也有出来抒气的。到了下午时候，只见那姓党的也在舱面上站着，手里拿了一根水烟袋，一面吸烟，一面和一个人说话，说的是满嘴京腔。其时我手里也拿着烟袋，因想了一个主意，走到他身边，和他借火，乘势操了京话，和他问答起来。才知道他号叫不群，是一个湖北候补巡检，分到宜昌府差委的。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谈起来。喜得他谈锋极好，和他谈谈，倒大可以解闷。

过了一天，船已过了沙市，我和他谈得更熟了，我便作为无意中问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怀在宜昌多年，可认得一位敝本家号叫子仁的？”党不群道：“你们可是一家？”我道：“不，同姓罢了。”不群道：“这回可见着他？”我道：“没见着呢。我去找他，他已经动身往上海去了。”不群道：“你们向来是相识的？”我道：“从先有过一笔交易，赶后来结帐的时候，有一点儿找零没弄清楚，所以这回顺便的看看他，其实没甚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不群道：“你怀再过两个月，到南京大香炉陈家打听他，就打听着了。”我道：“他住在那边么？”不群道：“不，他下月续弦，娶的是陈府上的姑娘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觉心下十分怀疑，因问道：“他既然到南京续娶，为甚又到上海去呢？”不群笑道：“他这一门亲已经定了三四年了，被他的情人盘踞住他，不能迎娶。他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了，回来就到南京娶亲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心里兀的一跳，又问道：“这情人是谁？为甚老远的要送到上海去？”不群道：“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，自然要送回上海去。”我道：“是个甚么样人？”不群道：“这个不便说他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也不便细问，也不必细问了。忽然不群仰着面，哈哈的笑了两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料不到如今晚儿，人伦上都有升迁的，好好的一个大舅子，升做了丈人！”我听了这话，也不去细问，胡乱谈了些别的话，敷衍过去。不一天，船到了汉口，各自登岸。我自到号里去，也不问党不群的下落了。

我到了号里之后，照例料理了几条帐目。歇了两天，管事的吴作猷，便要置酒为我接风。这吴作猷是继之的本家叔父，一向在家乡经商。因为继之的意思，要将自己所开各号，都要用自己人经管，所以邀了出来，派在汉口，已经有了两年了。当下作猷约定明日下午在一品香请我。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，我是常常往来的。”作猷道：“明日一则是吃酒，二来是看迎亲的灯船，所以我预早就定了靠江边的一个座儿，我们只当是看灯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人迎亲？有多少灯船，也值得这么一看？”作猷道：“阔得很呢！是现任的镇台娶现任抚台的小姐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镇台娶甚么抚台的小姐，值得那么热闹？”作猷道：“是鄱阳镇娶本省抚台的小姐，还不阔么！”我摇头道：“我于这里官场踪迹都不甚了了，要就你告诉我，我才明白呢。”作猷道：“你不厌烦，我就一一告诉你。”我道：“你有本事说他十天十夜，我总不厌烦就是了。”作猷道：“如此，我就说起来罢。这一位鄱阳总镇姓朱，名叫阿狗，是福建人氏。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抚，是姓侯的。这位侯中丞是北边人，本有北边的嗜好；到了福建，闻说福建恰有此风，那真是投其所好了。及至到任之后，却为官体所拘，不能放恣，因此心中闷闷不乐。到任半年之后，忽然他签押房里所糊的花纸霉坏了，便叫人重裱。叫了两个裱糊匠来，裱了两天，方才裱得妥当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两个裱糊匠走了，只

留下一个学徒在那里收拾家伙。这位侯中丞进来察看，只见那学徒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不觉动了怜惜之心。因问他：‘姓甚名谁？有几岁了？’那学徒说道：‘小人姓朱，名叫阿狗，人家都叫小的做朱狗，今年十三岁。’侯中丞见他说话伶俐，更觉喜欢。又问道：‘你在那裱糊店里，赚几个钱一月？’朱狗道：‘不瞒大人说，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。到了年下，师傅喜欢，便给几百文鞋袜钱。若是不喜欢，一文也没有呢。’侯中丞眉花眼笑的道：‘既是这么样，你何苦去当徒弟呢？’朱狗笑道：‘大人不知道，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。’侯中丞道：‘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，我却叫你不如此。你不要当这学徒了，就在这里伺候我。我给你的工钱，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。’那朱狗真是福至心灵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扒在地下，咯嘣咯嘣的磕了三个响头，说道：‘谢大人恩典！’侯中丞大喜，便叫人带他去剃头，打辫，洗澡，换衣服。一会儿，他整个人便变了样子。穿了一身时式衣服，剃光了头，打了一条油松辫子，越显得光华夺目。侯中丞益发欢喜，把他留在身边伺候。坐下时，叫他装烟；躺下时，叫他捶腿。一边是福建人的惯家，一边是北直人的风尚，其中的事情，就有许多不堪闻问的了。两个的恩爱，日益加深。侯中丞便借端代他开了个保举，和他改了姓侯名虎，弄了一个外委把总，从此他就叫侯虎了。侯中丞把他派了辖下一个武巡捕的差使，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。后来侯中丞调任广东，带了他去，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，因此更发了财。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，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。侯中丞念他一点忠心，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。侯虎却不敢怠慢，备了三书六礼，迎娶过来。夫妻两个，饮水思源，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，所以侯中丞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。前两年升了两湖总督，仍然把他奏调过来。他一连几年，连捐带保的，弄到了一个总兵。侯制军爱他忠心，便代他设法补了鄖阳镇；他却不去到任，仍旧跟着侯制军统带戈什哈。”

正是：改头换面夸奇遇，浹髓沦肌感大恩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三 回

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

“这一位侯总镇的太太，身子本不甚好，加以日夕随了总镇伺候制军，不觉积劳成疾，呜呼哀哉了。侯总镇自是伤心。那侯制军虽然未曾亲临吊奠，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泪。到此刻只怕有了一年了，侯总镇却也伉俪情深，一向不肯续娶。倒是侯制军屡次劝他，他却是说到续娶的话，并不赞一词，只有垂泪。侯制军也说他是个情种。一天，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，侯制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，又说道：‘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，倒是一个旖旎多情的男子！’其时巡抚言中丞也在坐。这位言中丞的科第却出在侯制军门下，一向十分敬服，十分恭顺的。此时虽是同城督抚，礼当平行，言中丞却是除了咨移公事外，仍旧执他的弟子礼。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，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。此时被了两杯酒，巴结老师的心，格外勃勃，听了制军这句话，便道：‘师帅赏拔的人，自然是出色的。门生有个息女，生得虽不十分怎样，却还略知大义，意思想仰攀这门亲，不知师帅可肯作伐？’此时侯总镇正在侯制军后面伺候，侯制军便呵呵大笑，回头叫侯总镇道：‘虎儿，还不过来谢过丈人么！’侯总镇连忙过来，对着言中丞恭恭敬敬叩下头去。言中丞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。侯总镇又向侯制军叩谢过了，仍到后面去伺候。侯制军道：‘你此刻是大中丞的门婿了，怎么还在这里伺候？你去罢。’侯总镇一面答应着，却只不动身，俄延到散了席，仍然伺候侯制军到衙门里去，请示制军，应该如何行聘。侯制军道：‘这个自然不能过于俭啬，你自己斟酌就是了。’侯总镇欢欢喜喜的回到公馆里，已是车马盈门了。

原来当席定亲一节，早已哄传开去。官场中的人物，没有半个不是势利鬼，侯总镇向来

是制军言听计从的心腹，此刻又做了中丞门下新婿，那一个不想巴结！所以阖城文武印委各员，都纷纷前来道贺。就是藩臬两司，也亲到投片，由家丁挡过驾。有几个相识的，便都列坐在花厅上，专等面贺。侯总镇入得门来，招呼不迭，一个个纷纷道喜，侯总镇一一招呼让坐送茶。送去了一班，又来了一班，倒把个侯总镇闹乏了。忽然一个戈什哈，捧了一角文书，进来献上。总镇接在手里，便叫家人请赵师爷来。一会儿，赵师爷出来了，不免先向众客相见，然后总镇递给他文书看。赵师爷拆去文书套，抽出来一看，不觉满脸堆下笑来，对着总镇深深一揖道：‘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！又高升了！督帅叶委了大人做督标统领呢。’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，又是一番足恭道喜。一个个嘴里都说道：‘这才是双喜临门呢！’总镇也自扬扬得意。送过众客，便骑上了马，上院谢委。吩咐家丁，凡来道喜的，都一律挡驾。自家到得督辕，见了制军，便叩头谢委。制军笑道：‘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贺礼，倒反劳动你了。’总镇道：‘恩帅的恩典，就和天地父母一般，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，才报得尽！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，叩祝恩帅长春不老罢了。’侯制军道：‘罢了！你这点孝心，我久已生受你的了。你赶紧回去，打点行聘接差的事罢。’总镇又请了个安，谢过了恩帅，然后出辕上马，回到公馆。不料仍然是车马盈门的，几乎挤拥不开。原来是督标各营的管带、帮带，以及各营官等，都来参谒。总镇下马，入得门来，各人已是分列两行，垂手站班。总镇只呵着腰，向两面点点头，吩咐改天再见。径自到书房里，和赵师爷商量，择日行聘去了。

“只苦了言中丞，席散之后，回到衙门，进入内室，被言夫人劈头唾了几口，吓得言中丞酒也醒了。原来席间订婚之事，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，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。谁知言夫人听了，便怒不可压，气的一言不发，直等到中丞回来，方才一连唾了他几口。言中丞愕然道：‘夫人为何如此？’言夫人怒道：‘女儿虽是姓言，却是我生下来的，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。是关着女儿的，无论甚么事，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，何况他的终身大事！你便老贱不拣人家，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，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！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！你为甚便轻轻的把女儿许了这种人？须知儿女大事，我也要有一半主。你此刻就轻轻许了，我看你怎样对他的一辈子！’一席话，骂得言中丞嘿嘿无言。半晌方才说道：‘许也许了，此刻悔也悔不过来。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，你叫我怎样推托！’言夫人啐道：‘你师帅叫你吃屎，你为甚不吃给他看！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，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；倘使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，你也情愿做老乌龟，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！’说话时，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嚶嚶啜泣。言夫人叹了一口气，说声‘作孽’，便自到房里去了。

“言中丞此时失了主意，从此夫妻反目。过得两天，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辕，禀知奉了督帅之命，代侯总镇作伐，已定于某日行聘。言中丞只得也请了本辕文案洪太守做女媒。一面到里面来告诉言夫人说：‘你闹了这几天，也就够了。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，你也应该预备点。’言夫人道：‘我早就预备好了，每一个丫头、老妈子都派一根棒，来了便打出去！’言中丞道：‘夫人，你这又何苦！生米已成了熟饭了。’言夫人道：‘谁管你的饭熟不熟，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！你给我闹狠了，我便定了两条主意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事情已经如此了，还有甚么主意？’言夫人道：‘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，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；不啊，我就到你那甚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，问他强逼人家婚嫁，在《大清律例》那一条上？’言中丞听了，暗暗吃了一惊，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，如何是好呢。一时没了主意，因为是家事，又不便和外人商量。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，生来最有机警，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。四姨太太道：‘太太既然这么执性，也不可防备着。回家乡啊，见师帅啊，这倒是第二着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，倒是最要紧。并且没有几天了，回盘东西，一点也没预备，也得要张罗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我给他闹的没了主意了，你替我想想罢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别的都好打算，只有那回盘礼物，要上紧的办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你就叫人去办罢。一切都从丰点，不要叫人家笑寒尘。要钱用，打发人到帐房里去要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办了来，都放在哪里？叫太太看见了，又生出气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罢了！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罢。我自到花

厅里设个外书房。’四姨太太道：‘这么说，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罢，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。’言中丞点头答应。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。倒也亏他，一切都办的妥妥当当。到了行聘的前一天，一一请言中丞过目；叫书启老夫子写了礼单、礼书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到了这天，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来，总算没闹笑话。侯家送过来的聘礼，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贮。不料事机不密，到了下晚时候，被言夫人知道了，叫人请了言中丞来大闹。闹得中丞没了法子，便赌着气道：‘算了！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，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罢！’言夫人得了这句话，方才罢休。这一夜，言中丞便和四姨太太商量，有甚法子可以挽回。两个人商量了一夜，仍是没有主意。“次日言中丞见了洪太守，便和他商量。原来洪太守是言中丞的心腹，向来总办本辕文案，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。所以言中丞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，请他想个主意，洪太守想了半天道：‘这件事只有劝转宪太太之一法，除此之外，实在没有主意。’言中丞无奈，也只得按住脾气，随时解劝。无奈这位言夫人，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，任是甚么说话都说不上去。足足闹了一个多月，绝无转机。偏偏侯制军要凑高兴，催着侯统领（委了督标统领，故改称统领也）早日完娶。侯统领便择了日子，央陆观察送过去。言中丞见时机已迫，没了法，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，总议不出一个办法。洪太守道：‘或者请少爷向宪太太处求情，母子之间，或可以说得拢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不要说起！大小儿、二小儿都不在身边，这是你知道的；只有三小儿在这里，这孩子不大怕我，倒是怕娘，娘跟前他那里敢哼一个字！’洪太守道：‘这就真真难了！’大家对想了一回，仍是四目相看，无可为计。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，不能同大众商量的，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得，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。到后来洪太守道：‘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，除非请了陆道来，和他商量。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，巧夺造化之妙，和他商量，必有法子。但是这个人很贪，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，他总先要讲价钱。前回侯制军被言官参了一本，有旨交他明白回奏。文案上各委员拟的奏稿都不合意，后来请他起了个稿。他也托人对制军说：“一分钱，一分货，甚么价钱是甚么货色。”侯制军甚是恼他放恣，然而用人之际，无可奈何，送了他一千银子。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，借别样事情参了他；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，侯制军看了，果然是好，又动了怜才之念，倒反信用他起来。’言中丞道：‘果然他有好法子，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。但是商量这件事，兄弟当面不好说，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，和他商议，就是他有点贪念，也可以转圆。若是兄弟当了面，他倒不好说了。’洪太守依言，便去拜陆观察。”

你道那陆观察有甚么鬼神不测之机，巧夺造化之妙？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，捐了个二百五的同知，在外面瞎混。头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好麻雀牌，大家同是十三张牌，他却有本事拿了十六张，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，也看他不要的。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！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，请了他做文案。恰好为了朝鲜的事，中日失和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。后来日本兵到了，把平壤围住；围虽围了，其时军饷尚足，倘能过待外援，未尝不可以一战。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得日本兵怎生利害，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，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！说得叶军门害怕了，求他设法，他便说：‘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，纵然失了，也没甚大处分。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，还可以全军退出，不伤士卒，保全军饷。’叶军门道：‘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？’陆观察道：‘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。打了败仗，还能保全士卒，不失军火，总没甚大处分，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。’叶军门被他说得没了主意。大约总是恋禄固位，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，不然，就和日本见一仗，胜败尚未可知；就是果然全军复没，连自己也死了，乐得谥法上坐一个忠字，何致上这种小人的当呢。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，便说道：‘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有何难！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，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，把平壤送给他。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，还可以回去报捷，何乐不为呢。’叶军门道：‘既如此，就请你写一封信去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个是军务大事，别人如何好代，必要军门亲笔的。’叶军门道：‘我如何会写字！’陆观察道：‘等我写好一张样子，军门照着写就是了。’叶军门无奈，只得依他。他使用八行

书，写了两张纸。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，中间说了几句卑污苟贱，摇尾乞怜的话，落后便叙明求退开一路，让我兵士走出，保全性命，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。叶军门便也拿了纸，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，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。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，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，此刻叫他拿起一枝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，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，撇也撇不开，捺也捺不下，不是画粗了，便是竖细了。好容易捱了起来，画过押，放下笔，觉得手也颤了。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，忽然说道：‘不好，不好！中间落了一句要紧话不曾写上，还得另写一封。’叶军门道：‘算了罢，我写不动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封信去，他不肯退兵，依然要再写的，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。’叶军门万分没法，由得他再写一通，照样又去描了一遍。签过押之后，非但是手颤，简直腰也酸了，腿也痛了，两面肩膀，就和拉弓拉伤一般。放下了笔，便向炕上一躺道：‘再要不对，是要了我命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对了，对了，不必再写了。可要发了去罢？’叶军门道：‘请你发一发罢。’陆观察便拿去加了封，标了封面，糊了口，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。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，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；及至拆开一看，原来如此，不觉好笑。说道：‘也罢！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，不打你们，就照来书行事罢。’那投书人回去报知，叶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。

“到了次日，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，叶军门一马当先，领了全军，排齐了队伍，浩浩荡荡，离开平壤，退到三十里之外，扎下行营。一面捏了败仗情形，分电京、津各处。此时到处沸沸扬扬，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，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。当夜夜静时，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，说道：‘兵凶战危，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。求军门借给我五万银子盘费。’叶军门惊道：‘盘费哪里用得许多！’陆观察道：‘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，送多送少，看各人的交情罢了。’叶军门道：‘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！’陆观察道：‘军门牛庄、天津、烟台各处都有寄顿，怎说没有。’叶军门是个武夫，听到此处，不觉大怒道：‘我有我的钱，为甚要送给你！’陆观察道：‘送不送本由军门，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，何必动怒。’说罢，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。原来他第二封信，加了‘久思归化，惜乏机缘’两句，可怜叶军门不识字，就是模糊影响认得几个，也不解字义，糊里糊涂照样描了。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，留下这第二封，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。解说已毕，仍旧揣在怀里，说道：‘有了五万银子，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；没有五万银子，我便就近点到北京顽顽，顺便拿这封信出个首，也不无小补。’

说罢起身告辞。吓得叶军门连忙拦住。”

正是：最是小人难与伍，从来大盗不操戈。未知叶军门到底如何对付他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四 回

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

“这件事，到底被他诈了三万银子，方才把那封信取回。然而叶军门到底不免于罪。他却拿了三万银子到京里去，用了几吊，弄了一个道台，居然观察大人了。有人知道他这件事，就说他足智多谋，有鬼神不测之机了。当日洪太守奉了言中丞之命，专诚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，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，又慢慢的说到侯、言两家一段姻缘，一说即合，我两个倒做了个现成媒人。说笑一番，方才渐渐露出言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。陆观察道：‘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，等将来过了门，见了新婿的丰采，自然就没有话说了。’洪太守道：‘不呢！听说这位宪太太，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填房之说。这位抚帅是个惧内的，急得没有法子，跑来和我商量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既是那么着，总不是一天的说话，为甚么不早点说，还

受他的聘呢？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亲事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，怎么能够不受聘。’陆观察笑道：

‘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，跑到那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的去处定个亲，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，为之奈何！’洪太守道：‘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现成货，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，将来怕不免费手脚代他们调停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说是督帅的意思，只怕言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。’洪太守道：‘当日的情形，登时就有人报到内署，明明是抚帅自己先说起的，怎样能够赖到督帅身上；何况言夫人还说过，要到督帅那边，问为甚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填房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就难了！据阁下这么说，言夫人的意思，竟是不能挽回的了？’洪太守道：‘果然不能挽回。请教有甚妙策？’陆观察道：‘这又何难！拣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，替了小姐就是了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万一闹穿了，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，就是督帅那边也难为情。’嘴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；但是此计是他说出来的，不免要拉他做了一党，方才妥当。陆观察道：‘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法子。除非抚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，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啊。’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，有甚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。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，肚子里不知打算些甚么。

“歇了好一会，忽然说道：‘法子便有一个，只是我也要破费点，代人家设法，未免犯不着。’洪太守道：‘是甚么妙计？倘是面面周到的，破费一层，倒好商量。’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道：‘兄弟有个小女，今年十八岁，叫他去拜在抚帅膝下做个女儿，代了小姐，岂不是好。’洪太守大喜道：‘得观察如此，是好极的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但是如此一来，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，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倒不必过虑。令千金果然拜在抚帅膝下，对人家说，只说是抚帅小姐，却是观察的干女儿，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么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我赔了小女不要紧，虽说是妆奁一切都有抚帅办理，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。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使，是有名无实的，想阁下也都知道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个更不必过虑。要代令千金添置东西，大约要用多少，抚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。’陆观察道：‘这是我们知己之谈，我并不是卖女儿，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。’洪太守道：‘这都好商量。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？’陆观察道：‘内人总好商量，大约不至于象言太太那么利害。’洪太守道：‘那么兄弟就去回抚帅照办就是了’。

“说罢，辞了回去，一五一十的照回了言中丞。中丞正在万分为难之际，得了这个解纷之法，如何不答应。一面进去告诉言夫人，说：‘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，要来拜在夫人膝下，将来侯家那门亲，就叫他去对，夫人可以不必恼了。’言夫人道：‘甚么浪蹄子，肯替人家嫁！肯嫁给兔崽子，有甚么好东西！我没那么大的福气，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！你干，你们干去，叫他别来见我！’言中丞碰了这个钉子，默默无言。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。洪太守道：‘既然太太不愿意，就拜在姨太太膝下，也是一样。’言中丞道：‘但不知陆道怎样？’洪太守道：‘据卑府看，陆道这个人，只要有了钱，甚么都办得到的。就不知他家里头怎样，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。’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，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。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，便回到公馆，往上房转了一转，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，便往书房里去。原来陆观察除正室夫人之外，也有两房姨太太。这碧莲是个大丫头，已经十八岁了，陆观察最是宠爱他，已经和他鬼混得不少，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。这天看见陆观察向他使眼色，不知又有甚么事，便跟到书房里去。陆观察拉他的手，在身边坐下，说道：‘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老实答应我。’碧莲道：‘有甚么话只管说。’陆观察道：‘你到底愿意嫁甚么人？’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，瞟了一眼道：‘我还嫁谁！’陆观察道：‘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，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，可好不好？’碧莲道：‘我没有这么个福气，你别呕我！’陆观察道：‘不是呕你，是一句正经话。’说罢，便把言中丞一节事情，仔细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‘此刻没了法子，要找一个人做言小姐的替身。我在言中丞跟前，说有个女儿，情愿拜在中丞膝下，替他的小姐，意思就叫你去。’碧莲道：‘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！’陆观察道：‘这个自然。你如果答应了，我和太太说好，即刻就改起口来；不过两

三天，就要到抚台衙门里去了。’碧莲道：‘你也糊涂了！还当我是个孩子，好充闺女去嫁人？’陆观察道：‘你才糊涂！须知你是抚台的小姐，制台做的媒人，他敢怎样！何况他前头的老婆——’说到这里，附着碧莲的耳朵，悄悄的说了两句。碧莲笑道：‘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！我可不干这个。’陆观察道：‘你真是傻子！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，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啊。’碧莲道：‘你好会占便宜！开坛的酒，自己喝的不要喝，才拿来送人。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。’陆观察道：‘我卖你，还要认你做女儿呢！’正说话时，家人报洪大人来了。陆观察叫请。又对碧莲道：‘这是讨回信的来了，你肯不肯，快说一声，我好答应人家。’碧莲道：‘由得你摆弄就是了，我怎敢做主。’陆观察便到客堂里会洪太守。洪太守难于措词，只得把言夫人的情形，及自己的意思说了。陆观察故意沈吟了一会，叹一口气道：‘为上司的事情，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！’洪太守得了这句话，便去回复言中丞。陆观察便回到上房，对他夫人说知此事。陆太太笑对碧莲道：‘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！’碧莲道：‘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！其实到了别人家去，不能终身伏侍老爷太太，丫头心里着实难过。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罢。’说着，流下两点眼泪来。陆太太道：‘胡说！难道做丫头的，应该伏侍主人一辈子的么。’陆观察道：‘叫人预备香烛，明天早起，叫他拜拜祖宗，大家改个称呼。言中丞那边，不知几时来接呢。’到了明天，果然点起蜡烛来，碧莲拜过陆氏祖宗，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，改口叫爹爹妈妈；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；然后一众家人、仆妇、丫头们都来叩见，一律改称小姐。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，到了言家，便是我的亲女，言氏是寄父母；到了侯家，便是言氏亲女，我这边是寄父母。碧莲一一领会。这天下午，洪太守送了二千银子的票子来，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。陆观察有了银子，莫说是认亲，就是断送了，也未尝不可，何况是个丫头。过了一天，言中丞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，碧莲充了小姐，到抚台衙门里去。原来言中丞被他夫人闹得慌了，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，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；将来出嫁时，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，省得惊动上房。这天碧莲到来，一群丫头仆妇，早在二门迎着，引到花园里去。四姨太太迎将出来，挽了手，同到堂屋里。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，碧莲先向上拜过言氏祖宗，请言中丞出来拜见，又拜了四姨太太，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。又要拜见言夫人，言中丞只推说有病，改日再见罢。又因为喜期不远，叫人去和陆观察说知，留小姐在这边住下。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，最会随机应变，把个言中丞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，赛如亲生女儿一般。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。言夫人忽发奇想，叫人到冥器店里定做了一百根哭丧棒。家人们奉命去做，也莫名其妙；便是冥器店里也觉得奇怪，不知是那个有福的人死了，足足一百个儿子。买回来堆在上房里。言中丞过来看见了，问是甚么事弄了这个东西来。言夫人道：‘我有用处，你休管我！’言中丞道：‘这些不祥之物，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？’喝叫家人：‘快拿去烧了！’言夫人怒道：‘哪个敢动！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！’言中丞道：‘夫人！你这个是何苦！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，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，何必苦苦作对呢？’言夫人道：‘我这个办法，是代你言氏祖宗争气。女儿的事，是叫我板住了；偏不死心，那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充女儿，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，辱到你言氏祖宗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？’言中丞说：‘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，我只当代人嫁女儿，夫人又何必多管呢。’言夫人道：‘他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；他歪进我辕门，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！’言中丞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，因定了个主意，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，要另外找房子出嫁。又想到在武昌办事，还怕被夫人侦知去胡闹，索性到汉口来，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，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。明日是亲迎喜期，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十二点钟，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，所以用了灯船。”

我道：“看灯船是小事，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。但是这件事，外面人都知得这么明亮透彻，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，一点风声都没有么？”作猷道：“你又来了！有了风声便怎样？此刻做官的那一个不是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的故智？揭穿了底子，哪一个是能见人

的？此刻武、汉一带，大家都说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鄖阳镇台，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，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，只要言中丞肯认他做女婿，那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，婊子也罢，都不必论的了。就如那侯统领，哪个不知他是个兔崽子？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弁，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，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，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兔崽子。无奈他的老斗阔，要抬举他做统领，那些兵弁，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，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抱的旖旎风情藏起来，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。说的是侯统领一个，其实如今做官的人，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。”大家闲谈一回，各自走开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作猷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。到了一品香之后，又写了条子去邀客。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，颇觉得心胸开豁。等到客齐入席，闹了一回酒，席散时已是七点多钟。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，大家赶到露台看时，只见招商局码头，泊了二三十号长龙舢舨，船上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另外有四五号大船，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，灯烛辉煌，鼓乐并作，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；就是长龙舢舨，也用了小火轮拖带，船上人并不打桨，只在那里作军乐。一时开到江心，只见旌旗招展，各舢舨上的兵士，不住的燃放鞭炮及高升炮。远远望去，犹如一条火龙一般，果然热闹。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，还望得见灯火闪烁。作猷笑道：“这也算得大观了！”我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些长龙舢舨，停在招商局码头，旗帜格外鲜明。我还以为是甚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，不料却是迎亲之用。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，似乎不甚相宜。”作猷道：“岂但迎亲，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，这边送亲的是抚标兵呢！”我笑道：“自有兵以来，未有遭如是之用者！”作猷道：“在外面如是之用，还不为奇；只怕两个开战时，还要他们摇旗呐喊，遥助声威呢！”

说得众人大笑。闲谈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我又住了十多天，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，便到九江去走一次。管事的吴味辛接着，我清查了一向帐目。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，却没有进过城，这天没事，邀了味辛到城里去看看。地方异常龌龊，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。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，大凡人家住宅房屋，多半是歪的，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，不是三角的，便是斜方的。问起来，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，其房屋之所以歪斜，都为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。

走到道台衙门前面，忽见里面一顶绿呢大轿，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。味辛道：“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，不知争得怎样呢。”我道：“是甚么交涉？”味辛道：“好好的一座庐山，送给外国人了！”我吃惊道：“是谁送的？”味辛道：“前两年有个外国人，跑到庐山牯牛岭去逛。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，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。看见山明水秀，便有意要买一片地，盖所房子，做夏天避暑的地方。不知哪里来了个流痞，串通了山上一个甚么庙里的和尚，冒充做地主。那外国人肯出四十元洋银，买一指地。那和尚与流痞，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，卖他四十元，很是上算的。便与他成交，写了一张契据给他，也写的是一指地。他便拿了个契据，到道署里转道契。道台看了不懂，问他：‘甚么叫一指地？’他说：‘用手一指，指到哪里，就是哪里。’道台吃了一惊道：‘用手一指，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，那可不知是哪里地界了！我一个九江道，如何做得主填给你道契呢！’连忙即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，并去提那流痞及和尚来。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，早已逃走了。那外国人还有良心，所说的一指地，只指了一座牯牛岭去。从此起了交涉，随便怎样，争不回来。闹到详了省，省里达到总理衙门，在京里交涉，也争不回来。此时那坐轿子出来的，就是领事官，就怕的是为这件事了。”我叹道：“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，总是有败无胜的，自从中日一役之后，越发被外人看穿了！”味辛道：“你还不知那一班外交家的老主意呢！前一向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，写一封私函给这里抚台，那才说得好呢。”

正是：一纸私函将意去，五中深虑向君披。未知那总理衙门大臣的信说些甚么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五 回

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

“这封信，你道他说些甚么？他说：‘台湾一省地方，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，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，值得甚么！将就送了他罢！况且争回来，又不是你的产业，何苦呢！’这里抚台见了他的信，就冷了许多，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，不大理会了。不然，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。”我听了这一番话，没得好说，只有叹一口气罢了。逛了一回，便出城去。

看看没甚事，我便坐了下水船，到芜湖、南京、镇江各处走了一趟，没甚耽搁，回到上海。恰好继之也到了，彼此相见。我把各处的正事述了一遍，检出各处帐略，交给管德泉收贮。

说话间，有人来访金子安，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。子安回说价钱不对，前路肯让点价，再作商量。那人道：“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。”子安道：“我也明知道。不过我们买来又不是自己用，依然是要卖出去的，是个生意经，自然想多赚几文。”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，自去了。我问：“是甚么白铜？有多少货？”子安道：“大约有五六百担。我已经打听听过，苏州、上海两处的脚炉作、烟筒店，尽有销路，所以和继翁商量，打算买下来。”我道：“是哪里来的货，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？”子安道：“听说是云南藩台的少爷，从云南带来的。”我道：“方才来的是谁？”子安道：“是个掮客（经手买卖者之称，沪语也）。”我道：“用不着他，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。”继之道：“你认得前路么？”我道：“陈稚农，我在汉口认得他，说是云南藩台的儿子，不是他还有哪个。是他的东西，自然该便宜的。”子安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我道：“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，他带的东西，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厘上税的了。从云南到这里，就是那一笔厘税，就便宜不少。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次席，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。”继之道：“他是个官家子弟，扶丧回里，怎么沿途赴席起来？”我道：“岂但赴席，我和他同席几回，都是花酒呢。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。他比我先离汉口的，不知几时到的上海？”子安道：“这倒不了利，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。”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一打听就着了。”说罢，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，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藩台的少大人住在哪里。那茶房道：“我有个亲戚，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，前回他来说过，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。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，一问便知道了。”说罢自去。过了一会来说：“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，就搬到集贤里天保栈去了，住在楼上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号。”

我听了，等到明天饭后，便到天保栈去找他。谁知他并不在栈里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。回我说：“少爷这几天有病，在美仁里林慧卿家养病呢。”我听了，便记了地方，先自回去。等吃过晚饭，再到美仁里林慧卿处，问了龟奴，说房间在楼上，我便登楼，说是看陈老爷的。那丫头招呼到房里。慧卿站起来招呼道：“陈老爷，朋友来了。”我却看不见他；回转头来，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绉纱被窝，坐在床上。欠身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！恕我不能下床！阁下几时到的？”我道：“昨天才到的。白天里到天保栈去拜访。”稚农又忙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！”我接着道：“贵管家说是在这里，所以特来拜望。”说着，又看了慧卿一眼道：“顺便瞻仰瞻仰贵相好。”慧卿笑道：“这位老爷倒会说！来看朋友罢了，偏要拿旁人带一带。还不曾请教贵姓啊？”我笑道：“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，忘了带车钱，无可奈何，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。”慧卿笑道：“当了多少钱？我借给你去赎出来罢。不然，没了姓，不象个老爷。”我道：“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，今天又长了见识了。”稚农道：“阁下来了就热闹。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锋。自从到了这里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掮客，说出话来，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，听了就要恶心，恨的我誓不见他们的面了，只叫法人、醉公两个招呼他们。”

原来稚农带了两个人同行：一个姓计，号醉公；一个姓缪，号法人。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，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。我听说，便问道：“此刻缪、计二公在那里？”稚农问慧卿道：“出去了么？”慧卿用手一指道：“在那边呢。”稚农推开被窝下床。我道：“稚翁不要客气，何必起来招呼。”稚农道：“不，我本要起来了。”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，稚农早立起来。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绉纱袍子，玄色外国花缎马褂，羽缎瓜皮小帽，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，钉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。较之在汉口时打扮，又自不同。走到烟炕一边坐下，招呼我过去谈天。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，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，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，不觉暗暗称奇。

谈了几句应酬话，忽然计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钻戒。见了我便彼此招呼，一面把戒指递给稚农道：“这一颗足有九厘重。”稚农接来一看道：“几个钱？”醉公道：“四百块。”慧卿在稚农手里拿过来一看道：“是个男装的，我不要。”醉公道：“男装女装好改的。”慧卿道：“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，是要外国来的才好。”醉公便拿了过去。一面招呼我道：“没事到这边来谈谈。”我顺口答应了。稚农对我道：“这回亏了他两个，不然，我就麻烦死了！”一言未了，醉公又跑了过来道：“昨天那挂朝珠，来收钱了。”稚农道：“到底多少钱？”醉公道：“五百四十两。”稚农道：“你打给他票子。”醉公又过去了，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。稚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卿，慧卿拿去把那保险铁柜开了，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；稚农打开，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，盖在支票上面。醉公拿了过去，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，锁好了，把钥匙交还稚农。我才知道这铁匣是稚农的东西。

和他又谈了几句，就问起白铜的事。稚农道：“是有几担铜，带在路上压船的。不知卖了没有，也要问他们两个。”我道：“如此，我过去问问看。”说罢，走了过去，先与缪法人打招呼。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，都叫稚农占住了。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，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，缪、计二人在西边一间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，铺了白台布，上面七横八竖的，放着许多古鼎、如意、玉器之类。除了缪、计二人之外，还坐了七八个人，都是宁波、绍兴一路口气，醉公正和他们说话。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，说了几句套话，便问起白铜一节。法人道：“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，他们天天来问，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，胡乱还价。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。”我道：“不知共有多少？如果价钱差不多，我小号里可以代劳。”法人道：“东西共是五百担，存在招商局栈里。至于价钱一层，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检出一张票子，给我看过，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。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。但不知甚么时候可来？”法人道：“随便下午甚时候都可以。”

商定了，我又过去看稚农，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，开了脉案，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，便去了。稚农问道：“说好了么？”我道：“说好了，明天过来交易。”慧卿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道：“酒烫了，可要吃？”稚农点点头。慧卿拿过一个银杯，在一个洋瓶里，倾了些末子在杯里，冲上了酒，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，用手巾揩拭干净，在酒杯里调了几下，递给稚农，稚农一吸而尽；还剩些末子在杯底，慧卿又冲了半杯酒下去，稚农又吃了。对我说道：“算算年纪并不大，身子不知那么虚，天天在这里参啊、茸啊乱闹，还要吃药。”我道：“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。”稚农道：“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，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。”我道：“总是在路上劳顿了。”慧卿道：“可不是。这几天算好得多了，初来那两天还要利害呢。”我随便应酬了几句，便作别走了。回到号里，和子安说知，已经成交了。所定的价钱，比那掇客要的，差了四两五钱银子一担。子安道：“好狠心！少赚点也罢了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我打了票子，便到林慧卿家去，和法人换了提单。走到东面房里，看看稚农。稚农道：“阁下在上海久，可知道有甚么好医生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，今天早起下地，一个头晕就栽下来！”我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。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，

医道甚好，但是多年不见了，不知可还在上海。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来。”稚农道：“晚上有个小宴，务请屈尊。”我道：“阁下身子不好，何必又宴客？”稚农道：“不过谈谈罢了。”说罢，略为几句，便作别回来，把提单交给子安，验货出栈的事，由他们干去，我不管了。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。管德泉道：“自从你识了王端甫，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，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。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，为甚不在上海。”我道：“在甚么巷子里？”德泉道：“就在马路上，好找得很。”过了一会，稚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，还有一张知单。我看时，上面第一个是祥少大人云甫，第二个便是我，还有两个都士雁、褚迭三，以后就是计醉公、缪法人两个。打了知字，交来人去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那里有个姓祥的，只怕是旗人？”继之道：“可不是。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，前两天还到这里来。”我道：“大哥认得他么？”继之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！年纪比你轻得多。在南京时，他还是个小孩子，我还常常抚摩玩弄他呢。怪不得我们老了，眼看见的小孩子，都成了大人了。”

大家闲谈了一会，没到五点钟，稚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，并注了两句“有事奉商，务请即临”的话。我便前去走一趟。稚农接着道：“恕我有病，不能回候，倒屡次屈驾！”我笑道：“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谊，先来奉扰，未免惭愧！”稚农道：“彼此熟人，何必客气！早点请过来，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。”我道：“我也方才问了来，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。”稚农道：“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？”我道：“尽可以。这个人绝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，如果要请，兄弟再加个条子，包管即刻就来。”稚农便央我写了条子，叫人拿了医金去请，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。先向我道了阔别。我和他二人代通了姓名，然后坐定诊脉。诊完之后，端甫道：“不知稚翁可常住在上海？”稚农道：“不，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，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。”端甫点头道：“据兄弟愚见，还是早点回府上去，容易调理点；上海水土寒，恐怕于贵体不甚相宜。”说罢，定了脉案，开了个方子，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。说道：“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。多服些血肉之品，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。”稚农道：“鹿茸可服得么？”端甫道：“服鹿茸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顿住了。“未尝没点功效，但是总以静养为宜。”说罢，又问我道：“可常在号里？我明日来望你呢。”我道：“我常在号里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。”端甫便辞去了。

我又和稚农谈了许久。祥云甫来了，通过姓名。我细细打量他，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，瘦削身裁；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，罩一件夹桃灰线缎马褂；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；右手无名指上，套了一个镶钻戒指；说的一口京腔。再过了一会，外面便招呼坐席。原来都、褚两个早来了，不过在西面房里坐，没有过来。稚农起身，招呼到当中一间去，亲自筛了一轮酒，定了坐。便叫醉公代做主人，自己仍到房里歇息。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。坐定了，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，筛了一轮酒，唱了一支曲子，也到房里去了。我和都、褚两个通起姓名，才知都士雁是骨董铺东家，褚迭三是药房东家。数巡酒后，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。祥云甫身边的一个，也不知他叫甚名字，生得也还过得去。一只手搭在云甫肩膀上，只管唧唧啾啾的说话。忽然看见云甫的戒指，便脱了下来，在自己中指上一套，说道：“送给我罢。”云甫道：“这个不能，明日另送你一个罢。”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，并说道：“我要转到褚老爷那边了。”说罢，便走到褚迭三旁边坐下。迭三身边本有一个，看见有人转过来，含了一脸的醋意，不多一会，便起身去了。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，是请云甫的，云甫答应就来，随向那妓女讨戒指。那妓女道：“你去赴席，左右是要叫局的，难道带在我手里，就会没了你的吗？”云甫便起身向席上说声“少陪”，一面要到房里向稚农道谢告辞。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，向房里便跑。不料门房口立了个大丫头，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道：“冒冒失失的，做甚么啊！”回身对云甫道：“陈老爷刚才睡着了。他几夜没睡了，祥大人不要客气罢。”云甫道：“那么他醒了，你代我说到一声。”那丫头答应了，又叫慧卿送客。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，一面说：“祥大人走好啊！待慢啊！明天请过来啊！”却只不出来。云甫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。这里醉公便和众人豁拳闹酒，甚么摆庄咧，通关咧，众人都有点陶然了，慧卿才从

房里亭亭款款的出来，右手理着鬓发，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，说道：“黄汤又灌多了！”醉公道：“我不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便顿住了。

众人都说酒多了，于是吃了稀饭散坐。

我问慧卿：“陈老爷可醒着？”慧卿道：“醒着呢。”我便到房里去，只见稚农盘膝坐在烟炕上，下身围了一床鹦哥绿绉纱被窝。我向他道了谢，又略谈了几句，便辞了过来，和众人作别，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甚么价钱呢，我便先走了。回到号里，才十点钟，继之们还在那里谈天呢。我觉得有点醉了，便先去睡觉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饭后，王端甫果然来访我，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。又问起陈稚农可是我的好友。我道：“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，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，所以才去访他，并非好友。”端甫道：“这个人不久的了！犯的毛病，是个色癆。你看他一般的起行坐立，不过动生厌倦，似乎无甚大病。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，一旦溃裂起来，要措手不及的。”我道：“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？”端甫道：“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，就是叫他早点归正首邱了。”我道：“这么说，犯了这个病，是一定要死的了？”端甫道：“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，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，再行决定。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，一面在那边戕伐，碰了个不知起倒的医生，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，正是‘泼油救火’，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。”我道：“他还高兴得很，请客呢。”端甫道：“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？”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端甫道：“你可知这一台花酒，吃出事情来了。”

正是：杯酒联欢才昨夜，絨书挑衅遽今朝。未知出了甚么事，端甫又从何晓得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六 回

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

我连忙问道：“出了甚么事？你怎生得知？”端甫道：“席上可有个褚迭三？”我道：“有的。”端甫道：“可有个道台的少爷？”我道：“也有的。”端甫道：“那褚迭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！从前在城里充医生，甚么妇科、儿科、眼科、痘科，嘴里说得天花乱坠。有一回，不知怎样，把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医死了。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，评论他的医方，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，便要去告他；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，情愿受罚。那家人家是有钱的，罚钱，人家并不要。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，要他披麻带孝，扮了孝子去送殡。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，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，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。及至问出情由，又都好笑起来。自从那回之后，他便收了医生招牌，搜罗些方书，照方合了几种药，卖起药来。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，又不知在那里弄了几个房药的方子，合起来，堂哉皇哉，挂起招牌，专卖这种东西。叫一个姓苏的，代他做几个仿单。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，便代他作得淋漓尽致，他就喜欢的了不得，拿出去用起来。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。久而久之，他有点厌烦了，拒绝了两回。姓苏的就恨起来，做了一个禀帖，夹了他的房药仿单，向地方衙门一告。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，是在外头滥嫖，新近脱阳死的，看了禀帖，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。即刻批准了，出差去把迭三提了来，说他败坏人心风俗，伪药害人，把他当堂的打了五百小板子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；枷号了三个月，还把他递解回籍。那杂种也不知他是那里人，他到堂上时供的是湖北人，就把他递解到湖北。不多几时，他又逃回上海，不敢再住城里，就在租界上混。又不知弄了个甚么方子，熬了些药膏，挂了招牌，上了告白，卖戒烟药。大凡吸鸦片烟的人，劝他戒烟，他未尝不肯戒；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，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，成了个日常功课，一旦叫他丢了烟枪，未免无所事事，因此就

因循下去了。迭三这宝货，他揣摩到了这一层，却异想天开，夸说他的药膏，可以在枪上戒烟：譬如吃一钱烟的，只要秤出九分烟，加一分药膏在烟里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，至将烟减尽为止，自然断瘾。一班吃烟的人，信了他这句话，去买来试戒。他那药膏要卖四块洋钱一两，比鸦片烟贵了三倍多。大凡买来试的，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，才觉得越吃越贵了，看看那情形，又不象可以戒脱的，便不用他的药了。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，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，从此之后，非用他的药换在烟里，不能过瘾。你道他的心计毒么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还不曾到题。这些闲话，与昨夜吃花酒的事，有甚干涉？”端甫道：“本是没干涉，不过我先谈谈迭三的行径罢了。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，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，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，店里弄得中不西，样样都有点。这回只怕陈稚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，请他吃起花酒来，却闹出这件事。他叫的那个局，名字叫林蜚卿，相识了有两三年的了。后来那样少大人到了上海，也看上了蜚卿，他便有点醋意，要想设法收拾人家，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。祥云甫所带的那个戒指，并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是他老子的。”我道：“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么？”端甫道：“那还用说。这位道台，和现在的江苏抚台是换过帖的。那位抚台，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，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，送给老把弟。这戒指上面，还雇了巧匠来，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。他少爷见了欢喜，便向老子求了来带上。昨夜吃酒的时候，被蜚卿闹着顽，要了去带在手上，这本是常有之事。谁知蜚卿却被迭三骗了去，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甫借三千银子呢。”我道：“他骗了人家的戒指，还要向人家借银子，这是甚么说话？”端甫道：“须知云甫没了这个戒指，不能见他老子，这明明是讹诈，还是借钱么！”我笑道：“你又是那里来的耳报神？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，你倒知的这么详细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也是应该的。我因为天气冷了，买了点心来家吃，往往冷了；今天早起，刚刚又来了个朋友，便同到馆子里吃点心。我们刚到了，恰好他也和了两三个人同来，在那里高谈阔论，商量这件事，被我尽情听了。”我道：“原来你也认得他？”端甫道：“我和他并不招呼，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。”我道：“这是秘密的事，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喧扬起来？”端甫道：“他正要闹的通国皆知，才得云甫怕他呢。我今日来是专诚奉托一件事，请你对稚农说一声，叫他不要请我罢。他现在的病情，去死期还有几天，又不便回绝他，何苦叫我白赚他的医金呢。”我道：“你放心。他那种人有甚长性，吃过你两服药不见效，他自然就不请你了。”

端甫又谈了一会，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想起端甫何以说得稚农的病如此利害，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，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。想罢出门，走到林慧卿家，与稚农周旋了一会，问他的病如何，吃了端甫的药怎样。稚农道：“总是那样不好不坏的。此刻除非有个神仙来医我，或者就好了。”慧卿在旁边插嘴道：“胡说！不过身子弱点罢了，将息几天，自然会好的。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，那病更难好了。稚农道：“方才又请了端甫来，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，说上海水土寒。”慧卿又插嘴说道：“郎中嘴是口（吴人称医生为郎中），说到那里是那里。据他说上海水土寒，上海住的人，早就一个个寒的死完了。你的病不好，我第一个不放你走。已经有病的人，再在轮船上受几天颠播，还了得么！”说罢，又回头对我道：“老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我只含笑点点头。稚农又道：“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。早年进京会试，走过两次海船，晕船晕的不得。”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，对稚农道：“我看暂时回天保栈去调养几时也好。”慧卿抢着道：“老爷，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。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，笨手笨脚，伏伺得不称心，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。这是我一片好心，难道怎样了他么！”我笑道：“我也不过说说罢了，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。”慧卿笑道：“我说你不过。”

正说话时，外面报客来，大家定神一看，却是祥云甫。招呼坐定，便走近稚农身边，附着耳要说话。我见此情形，便走到西面房里，去看繆、计二人。只见另有一人，拿了许多裙门、裙花、挽袖之类，在那里议价，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缎之类。我坐了一会，也不惊动

稚农，就从这边走了。从此我三天五天，总来看看他。此时他早已转了医生，大剂参、茸、锁阳、肉苁蓉专服下去。确见他精神好了许多，只是比从前更瘦了，两颧上现了点绯红颜色。如此，又过了半个多月。

一天，我下午无事，又走到慧卿处，却不见了稚农。我问时，慧卿道：“回栈房去了。”我道：“为甚么忽然回去了呢？”慧卿道：“他今天早起，病的太重了！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便当，便用轿子抬回去了。”我心中暗想，莫非端甫的说话应验了。我回号里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，便顺到天保栈一看。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，因为扶他上楼不便，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。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，缪、计二人忙做一团。稚农仰躺在床上，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汤。我走过去望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，有说用参的，有说用桂的。我问法人道：“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，怎么变动起来？”法人道：“今天早起，天还没亮，忽然那边慧卿怪叫起来。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，跑过去一看，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连忙扶他起来，躺在醉翁椅上，话也不会说了。我们问慧卿是怎生的。他说：‘起来小便，立脚不稳，栽了一交，并没甚事。近来常常如此的，不过一搀他就起来，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。’我们没了主意，姜汤、参汤，胡乱灌救。到天色大亮时，他能说话了，自己说是冷得很。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，他说不是，是肚子里冷。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，谁知他喷出来的气，都是冷的。我才慌了，叫人背了他下楼，用轿子抬了回来。”我道：“请过几个医生？吃过甚么药了？”法人道：“今天的医生，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。吃了五钱肉桂下去，喷出气来和暖些。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，用乾姜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。”说话时，又来了两个医生，向法人查问病情。我便到床前再看看，只见他两颧的红色，格外利害，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。因问道：“此刻可好点？”稚农道：“稍为好点。”我便说了声“保重”，走了回去。和继之说起，果然不出端甫所料，陈稚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。

到了明天早起，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，我便循着俗例，送点蜡烛、长锭过去。又过了十来天，忽然又送来一份讣帖，封面上刻着“幕设寿圣庵”的字样。便抽出来一看，讣帖当中，还夹了一扣哀启。及至仔细看时，却不是哀启，是个知启。此时继之在旁边见了道：“这倒是个创见。谁代他出面？又‘知’些甚么呢？”我便摊开了，先看是甚么人具名的，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，用了全衔姓名同具的，不禁更觉奇怪。及至看那文字时，只看得我和继之两个，几乎笑破了肚子！你道那知启当中，说些甚么？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，大家看看，其文如下：

稚农孝廉，某某方伯之公子也。生而聪颖，从幼即得父母欢；稍长，即知孝父母，敬兄爱弟。以故孝弟之声，闻于闾里。方伯历仕各省，孝廉均随任，服劳奉养无稍间，以故未得预童子试。某科，方伯方任某省监司，为之援例入监，令回籍应乡试。孝廉雅不欲曰：“科名事小，事亲事大，儿不欲暂违色笑也。”方伯责以大义，始勉强首涂。榜发，登贤书。孝廉泣曰：“科名虽侥幸，然违色笑已半年余矣。”其真挚之情如此。越岁，入都应礼闱试，沿途作《思亲诗》八十章，一时传诵遍都下，故又有才子之目。及报罢，即驰驿返署，问安侍膳，较之夙昔，益加敬谨。语人曰：“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。”

以故数年来，非有事故，未尝离寝门一步。去秋，其母某夫人示疾，孝廉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者三阅月。及冬，遭大故。孝廉恸绝者屡矣，赖救得苏，哀毁骨立。潜告其兄曰：“弟当以身殉母，兄宜善自珍卫，以奉严亲。”兄大惊，以告方伯，方伯复责以大义，始不敢言，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。故今年稟于方伯，独任奉丧归里，沿途哀泣，路人为之动容。甫抵上海，已哀毁成病，不克前进。奉母夫人柩，暂厝于某某山庄。己则暂寓旅舍，仍朝夕扶病，亲至厝所哭奠，风雨无间，家人苦劝力阻不听也。至某月某日，竟遂其殉母之志矣！临终遗言，以衰经殓。呜呼！如孝廉者，诚可谓孝思不匮矣！查例载：孝子顺孙，果有环行奇节，得详具事略，奏请旌表。某等躬预斯事，不便湮没，除具详督、抚、学宪外，谨

草具事略，伏望海内文坛，俯赐鸿文巨制，以彰风化，无论诗文词赋，将来汇刻成书，共垂不朽。无任盼切！

继之看了还好，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，差不多肠都笑断了！继之道：“你只管笑甚么？”我道：“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，对了这一篇知启，自然没得好笑。”继之道：“我虽没有看见，也听你说的不少了。其实并不可笑。照你这种笑法，把天下事都揭穿了，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。何况他所重的，就是一个‘殉’字。古人有个成例，醇酒妇人’也是一个殉法。”我听了，又笑起来道：“这个代他辩的好得很。但可惜他不曾变做人虾；如果也变了人虾，就没有这段公案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人家说少见多怪，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。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，有个甚么淫妇建牌坊的事，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么。依我看，不止这两件事，大凡天下事，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。你看到了妓院里，他们应酬你起来，何等情殷谊挚；你问他的心里，都是假的。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，是知道他是假的；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，他却偏要信是真的。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，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。惟其不能破，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。若是都破了，那就没了世界了。”

我道：“这一说，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，与这行事上不相干。”继之道：“行事与人情，有甚么两样。你不想想：南京那块血迹碑，当年慎而重之的，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；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。其实还不是红纹大理石，那有血迹可以荫透石头的道理。不过他们要如此说，我们也只好如此说，万不宜揭破他；揭破他，就叫做煞风景；煞风景，就讨人嫌；处处讨了人嫌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：如此而已。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，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。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。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、褂、靴、帽、翎子、顶子，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，无昼无夜，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。有一回，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，捉到官里去，提到案下听审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官果然是袍儿、褂儿、翎子、顶子，不曾缺了一样；高高的坐在上面，把惊堂一拍，喝他招拱。旁边的差役，也帮着一阵叱喝。他心中暗想，果然不差，做老爷的在家里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把公案的桌帷吹开了，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，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，脚上没有穿袜，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。”说得我不觉笑了，旁边德泉、子安等，都一齐笑起来。继之道：“统共是他一个人，同在一个时候，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，揭起桌帷一看原来如此。可见得天下事，没有一件不如此的的了。不过我是揭起桌帷看过的，你们都还隔着一幅桌帷罢了。”

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，正说话之间，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，直向客堂里去。我一眼瞥见这个人，十分面善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正要问继之，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道：“苟大人来了。”我听得这话，不觉恍然大悟，这个是好多年前见过的苟才。继之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他。

正是：座中方论欺天事，户外何来阔别人？不知苟才来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七 回

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

原来苟才的故事，先两天继之说过，说他自从那年贿通了督宪亲兵，得了个营务处差事，阔了几年。就这几年里头，弥补以前的亏空，添置些排场衣服，还要外面应酬，面子上看得是极阔；无奈他空了太多，穷得太久，他的手笔又大，因此也未见得十分裕如。何况这几年当中，他又替他一个十六岁的大儿子娶了亲。

这媳妇是杭州驻防旗人。父亲本是一个骁骑校，早年已经去世，只有母亲在侍。凭媒说合，把女儿嫁给苟大少爷。过门那年，只有十五岁，却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

苟观察带了大少爷到杭州就亲。喜期过后，回门、会亲，诸事停当，便带了大少爷、少奶奶，一同回了南京。少奶奶拜见了婆婆，三天里头，还没话说。过了三天之后，那苟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：起初还是指桑骂槐，指东骂西；再过几天，便渐渐骂到媳妇脸上来了。少奶奶早起请早安，上去早了，便骂“大清老早的，跑来闹不清楚，我不要受你那许多礼法规矩，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。”少奶奶听说，到明天便捱得时候晏点才上去，他又骂“小蹄子不害臊，搂着汉子睡到这援才起来！咱们家的规矩，一辈比一辈坏了！我伏伺老太爷、老太太的时候，早上、中上、晚上，三次请安，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，早晚两顿饭，还要站在后头伏伺添饭、送茶、送手巾。如今晚儿是少爷咧、少奶奶咧，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，老两口子，管他咽住了也罢，呛出来了也罢，谁还管谁的死活！我看，这早安免了罢，到了晚上一起来罢，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，一天到晚，辛苦几回。”苟才在旁，也听不过了，便说道：“夫人算了罢！你昨天嫌他早；他今天上来迟些，就算听你命令的了。他有甚么不懂之处，慢慢的教起来。”苟太太听了，兀的跳起来骂道：“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！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！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罢！”苟才也怒道：“我在这里好好儿的劝你！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，总得要和和气气，从来说家和万事兴，何况媳妇又没犯甚么事！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苟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，大吼道：“呸！你简直的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！”少奶奶看见公公、婆婆一齐反目，连忙跪在地下告求。那边少爷听见了，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，却从一个夹虚里绕到后面，找他姨妈。

原来这一位姨妈，便是苟太太的嫡亲姊姊。嫁的丈夫，也是一个知县，早年亡故了。身后只剩了两吊银子，又没个儿子。那年恰好是苟才过了道班，要办引见，凑不出费用，便托苟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。说明白到省之后，迎他到公馆同住。除了一得了差缺，即连本带利清还外，还答应养老他。将来大家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那位姨妈自己想想，举目无亲，就是搂了这两吊银子，也怕过不了一辈子，没个亲人照应，还怕要被人欺负呢。因此答应了。等苟才办过引见之后，便一同到了南京。苟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，苟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，或有个女客来，这位姨妈曾经践了有福同当之约，充过几回老妈子的了。此刻苟才有了差使，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，给他居住。

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，叫声：“姨妈，我爹合我妈，不知为甚吵嘴。小丫头来告诉我，说媳妇跪在地下求告，求不下来。我不敢过去碰钉子，请姨妈出去劝劝罢。”说着，请了一个安。姨妈道：“哼！你娘的脾气啊！”只说了这一句，便往前面去了。大少爷仍旧从夹虚绕到自己院里，悄悄的打发小丫头去打听。直等到十点多钟，才看见少奶奶回房。大少爷接着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少奶奶一言不发，只管抽抽噎噎的哭。大少爷坐在旁边，温存了一会。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，仍是默默无言。大少爷轻轻说道：“我娘脾气不好，你受了委屈，少不得我来陪你的不是。你心里总得看开些，不要郁出病来。照这个样子，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，是有得你享的。”大少爷只管汨汨而谈，不料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少爷——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，一双油手抓脏了赁来衣服的那宝货——在旁边听了去，便飞跑到娘跟前，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。苟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，听了这话，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，豁啷一声，茶碗摔得粉碎。跳起来道：“这还了得！”又喝叫小丫头：“快给我叫他来！”小丫头站着，垂手不动。苟太太道：“还不快去吗！”小丫头垂手道：“请太太的示，叫谁？”苟太太伸手劈拍的打了一个巴掌道：“你益发糊涂了！”此时幸得姨妈尚在旁边，因劝道：“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！是叫大少爷，是叫少奶奶，也得你吩咐一声；你单说叫他来，他知道叫谁呢。”苟太太这才喝道：“给我叫那畜生过来！”姨妈又加了一句道：“快去请大少爷来，说太太叫。”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。

一会儿，大少爷过来，知道母亲动了怒，一进了堂屋，便双膝跪下。苟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劈劈拍拍的先打了十多下；打完了，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，尽力的扭住，说道：“今天先扭死了你这小崽子再说！我问你：是《大清律例》上那一条的例，你家祖宗留下来的那一

条家法，宠着媳妇儿，派娘的罪案？你老子宠媳灭妻，你还要宠妻灭母，你们倒是父是子！”说到这里，指着姨妈道：“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，你们须灭我不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。拧得大少爷痛很了，不免两泪交流，又不敢分辩一句。幸得姨妈在旁边，竭力解劝，方才放手。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从十点多钟跪起，足足跪到十二点钟。

小丫头来禀命开饭，苟太太点点头：一会儿先端出杯、筷、调羹、小碟之类，少奶奶也过来了。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，苟才和太太、姨妈，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。今天早起，少奶奶听了婆婆说他伏侍老太爷、老太太时，要站在后头伺候的，所以也要还他公婆这个规矩，吩咐丫头们打听，上头要开饭，赶来告诉；此刻得了信，赶着过来伺候。仍是和颜悦色的，见过姨妈、婆婆，便走近饭桌旁边，分派杯筷小碟，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，一样样的擦过。苟太太大喝道：“滚你妈的蛋！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！”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，没了主意。姨妈道：“少奶奶先过去罢。等晚上太太气平了，再过来招呼罢。”少奶奶听说，便退了出来。

苟才今天闹过一会之后，就到差上去了。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，便不回来午饭，因此只有姨妈、苟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。及至开出饭来，大少爷仍是跪着。姨妈道：“饶他起来吃饭去罢。我们在这里吃饭，边旁跪着个人，算甚么样了！”苟太太道：“怕甚么！饿他一顿，未见得就饿死他！”姨妈道：“旁边跪着个人，我实在吃不下去。”苟太太道：“那么看姨妈的脸，放他起来罢。”姨妈忙接着道：“那么快起来罢。”大少爷对苟太太磕了三个头，方才起来。又向姨妈叩谢了。苟太太道：“要吃饭在我这里吃，不准你到那边去！”大少爷道：“儿子这会还不饿，吃不下。”苟太太猛的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敢再给我赌气！”姨妈忙劝道：“算了罢！吃不下，少吃一口儿。

丫头，给大少爷端座过来。”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。

一时饭毕，大少爷仍不敢告退。苟太太却叫大丫头、老妈子们检出一分被褥来，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，铺设下来。姨妈也不知他是何用意。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，不曾放宽一步。到了晚上九点钟时候，姨妈要睡觉了，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，叫他从此之后，在这里睡。又叫人把夹虚门锁了，自己掌了钥匙。可怜一对小夫妻，成婚不及数月，从此便咫尺天涯了。

可巧这位大少爷，犯了个童子癆的毛病。这个毛病，说也奇怪，无论男女，当童子之时，一无所觉；及至男的娶了，或者女的嫁了，不过三五个月，那病就发作起来，任是甚么药都治不好，一定是要死的。并且差不多的医生，还看不出他的病源，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，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癆病罢了。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，娶亲之后，久要发作，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、仆妇，家人们，受了这一番挫折，又活活的把一对热刺刺的恩爱夫妻拆开，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，便在枕上饮泣了一夜。到得下半夜，便觉得遍身潮热。及至天亮，要起来时，只觉头重脚轻，抬身不得，只得仍旧睡下。丫头们报与苟太太。苟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，不去理会他。姨妈来看过，说是真病了，苟太太还不在意。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，又叫人代他熬了两回稀饭，劝他吃下。足足耽误了一天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，苟才回来问起，亲到后面一看，只见他当真病了，周身上下，烧得就和火炭一般。不觉着急起来，立刻叫请医生，连夜诊了，连夜服药，足足忙了一夜。苟太太却行所无事，仍旧睡他的觉。

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大少爷一病三月，从来没有退过烧。医生换过二三十个，非但不能愈病，并且日见消瘦。那苟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，但遇了少奶奶过来，总是笑啼皆怒；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，一心一意，只要隔绝他小夫妻。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，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。只可怜那位少奶奶，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，已经晕厥过两次。经姨妈几番求情，苟太太才允了，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。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，便暗地里哀求姨妈，求他在婆婆跟前再求一

个天高地厚之恩，准他昼夜侍疾。姨妈应允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方才说得准了。从此又是一个来月，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，参术无灵，竟就呜呼哀哉了！

少奶奶伤心哀毁，自不必说。苟才痛子心切，也哭了两三天。惟有苟太太，虽是以头抢地的哭，那嘴里却还是骂人。苟才因是个卑幼之丧，不肯发讣成礼。谁知同寅当中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明之痛；及至明日，辕门抄上刻出了“苟某人请期服假数天”，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，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，于是送奠礼的，送祭幛的，都纷纷来了。这是他遇了红点子，当了阔差使之故；若在数年以前，他在黑路上的时候，莫说死儿子，只怕死了爹娘，还没人理他呢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苟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，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，真是福无重至，祸不单行！你道遇了一件甚么事？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，是南边人，这年春上，曾经请假回籍省亲，在江南一带，很采了些舆论，察得江南军政、财政两项，都腐败不堪，回京销假之后，便参了一本，军政参了十八款，财政参了十二款。奉旨派了钦差，驰驿到江南查办。钦差到了南京，照例按着所参务员，咨行总督，一律先行撤差、撤任，听候查办。苟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。他自入仕途以来，只会耍牌子，讲应酬，至于这等风险，却向从来没有经过；这回碰了这件事情，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！幸而不在看管之列，躲在公馆里，如坐针毡一般，没了主意。

一连过了三四天，才想起一个人来。你道这人是谁？是一个候补州同，现当着督辕文巡捕的，姓解，号叫芬臣。这个人向来与苟才要好。芬臣是个极活动的人，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，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，苟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。苟才却因他是个巡捕，乐得亲近亲近他，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。这回却因芬臣足智多谋，机变百出，而且交游极广，托他或有法子好想。定了主意，等到约莫散辕之后，便到芬臣公馆里来，将来意说知。芬臣道：“大人来得正好。卑职正要代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，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；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道要多少？”芬臣道：“他们也是看货要价的：一，看官价大小；二，看原参的轻重；三，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。”苟才道：“如此，一切费心了。”说罢辞去。

从此之后，苟才便一心一意，重托了解芬臣，到底化了几万银子，把个功名保全了。从此和芬臣更成知己。只是功名虽然保全，差事到底撤了。他一向手笔大，不解理财之法，今番再干掉了几万，虽不至于象从前吃尽当光光景，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。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，苟才便天天和解芬臣在一起，钉着他想法子弄差使。芬臣道：“这个时候最难。合城官经了一番大调动，为日未久，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子，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，这是一层；第二层是最标致、最得宠的五姨太太，前天死了。”苟才惊道：“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？是几时死的？”芬臣道：“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。老师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，所以一概不叫知道。前天过去了，昨天晚上成的殓；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，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，也不抬出来，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。为了此事，他心上正自烦恼，昨天今天，连客也没会，不要说没有机会，就是有机会，也碰不进去。”苟才道：“我也不急在一时，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使，面子上好看点罢了。”又问：“这五姨太太生得怎么个脸蛋？老师共有几房姨太太？何以单单宠他？”芬臣道：“姨太太共是六位。那五姨太太，其实他没有大不了的姿色，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；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。”苟才道：“有甚人情？”芬臣道：“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。那时候老师做两广，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。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，便官运亨通起来，一帆风顺，直到此刻地位。”苟才听了，默默若有所思。闲谈一会，便起身告辞。

回到公馆，苟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呢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命带扫帚星！进门不到一年，先扫死了丈夫，再把公公的差使扫掉了！”刚刚骂到这里，苟才回来，接口道：“算了

罢！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，单是道班的也七八个，全案算起来，有三四十人，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么？”苟太太道：“没有他，我没得好赖；有了他，我就要赖他！”苟才也不再多说，由他骂去。到了晚上，夫妻两个，切切私议了一夜。

次日是辕期，苟才照例上辕，却先找着了芬臣，和他说道：“今日一点钟，我具了个小东，叫个小船，喝口酒去，你我之外，并不请第三个人。在问柳（酒店名）下船。我也不客气，不具帖子了。”芬臣听说，知道他有机密事，点头答应。到了散辕之后，便回公馆，胡乱吃点饭，便坐轿子到问柳去。进得门来，苟才先已在那里，便起来招呼，一同在后面下船。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，道：“你和解老爷的管家，都在这里伺候罢，不用跟来了。解老爷管家，怕没吃饭，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，可别走开。”说罢，挽了芬臣，一同跨上船去。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。苟才吩咐船家，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。芬臣心中暗想，是何机密大事，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。

正是：要从地僻人稀处，设出神机鬼械谋。未知苟才邀了芬臣，有何秘密事情商量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八 回

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

当下苟才一面叫船上人剪好烟灯，通好烟枪，和芬臣两个对躺下来，先说些别样闲话。苟才的谈锋，本来没有一定。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，就是和他相对终日，他也只默默无言；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，那就滔滔汨汨，词源不竭的了。他盘算了一天一夜，得了一个妙计，以为非但得差，就是得缺升官，也就是在此一举的了。今天邀了芬臣来，就是要商量一个行这妙法的线索。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，虽是未曾成事，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，便当如何布置，如何享用，如何酬恩，如何报怨，越想越远，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，好象已经成了功的一般。世上痴人，每每如此，也不必细细表他。

单表苟才原是痴人一流，他的心中，此时已经无限得意，因此对着芬臣，东拉西扯，无话不谈。芬臣见他说了半天，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，忍耐不住，因问道：“大人今天约到此地，想是有甚正事赐教？”苟才道：“正是。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，务乞助我一臂之力，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！”芬臣道：“大人委办的事，倘是卑职办得到的，无有不尽力报效。此刻事情还没办，又何必先说酬谢呢。先请示是一件甚么事情？”苟才便附到他耳边去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芬臣听了，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。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，不到两三年，说不定也陈臬开藩的了。因说道：“事情是一件好事，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？”苟才道：“不预备了，怎好冒昧奉托。”又附着耳，悄悄的说了几句。又道：“咱们是骨肉至亲，所以直说了，千万不要告诉外人！”芬臣道：“卑职自当效力。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，不免还要走内线。”苟才道：“只求事情成功，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。”芬臣见他省，只得直说道：“走了内线，恐怕不免要多少点缀些。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，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，从来说欲成大事者，不惜小费啊。”两个谈完了这一段正事，苟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，两个人一面对酌，一面对谈，倒是一个静局。等饮到兴尽，已是四点多钟，两个又叫船户，仍放到问柳登岸。苟才再三叮嘱，务乞鼎力，一有好消息，望即刻给我个信。芬臣一一答应。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。

苟才回到公馆，心中上下打算。一会儿又想发作，一会儿又想到万一芬臣办不到，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，将来难以为情，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。从这天起，他便如油锅上蚂蚁一般，行坐不安。一连两天，不见芬臣消息，便以上辕为由，去找芬臣探问。芬臣让他到

巡捕处坐下，悄悄说道：“卑职再三想过，我们倒底说不上去；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祁福，祁福是天天在身边的，说起来希冀容易点。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，他说是包可以成功，但是他要三千银子，方才肯说。”苟才听了，不觉一愣。慢慢的说道：“少点呢，未尝不可以答应他；太多了，我如何拿得出！就是七拼八凑给了他，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！不如就费老哥的心，简直的说上去罢。”芬臣道：“大人的事，卑职那有个不尽心之理。并且事成之后，大人步步高升，扶摇直上，还望大人栽培呢。但是我们说上去，得成功最好。万一碰了，连弯都没得转，岂不是弄僵了么。还是他们帮忙容易点，就是一下子碰了，他们意有所图，不消大人吩咐，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。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，就因和那小子商量少点，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。到底怎样办法？请大人的示。在卑职愚见，是不可惜这个小费，恐怕反误了大事。”苟才听了，默默寻思了一会道：“既如此，就答应了他罢。但必要事情成了，赏收了，才能给他呢。”芬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苟才便辞了回去。

又等了两天，接到芬臣一封密信，说“事情已妥，帅座已经首肯。惟事不宜迟，因帅意急欲得人，以慰岑寂也”云云。苟才得信大喜，便匆匆回了个信，略谓“此等事亦当择一黄道吉日。况置办奁具等，亦略须时日，当于十天之内办妥”云云。打发去后，便到上房来，径到卧室里去，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里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外头是弄妥了，此刻赶紧要说破了。但是一层：必要依我的办法，方才妥当，万万不能用强的。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，不要又动起火来，那就僵了。”苟太太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便叫小丫头去请少奶奶来。一会儿，少奶奶来了，照常请安侍立。苟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，一面支使开小丫头。再说到几句话，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。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，苟才忽然间立起来，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。

这一下子，把个少奶奶吓的昏了！不知是何事故，自己跪下也不是，站着又不是，走开又不是，当了面又不是，背转身又不是，又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苟才更磕下头去道：“贤媳，求你救我一命！”少奶奶见此情形，猛然想起莫非他不怀好意，要学那新台故事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着急。要想走出去，怎奈他跪在当路，在他身边走过时，万一被他缠住，岂不是更不成事体。急到无可如何，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。苟太太本在门外，并未远去，听得叫，便一步跨了进去。大少奶奶正要说话，谁知他进得门来，翻身把门关上，走到苟才身边，也对着少奶奶扑咚一声双膝跪下。少奶奶又是一惊，这才忙忙对跪下来道：“公公婆婆有甚么事，快请起来说。”苟太太道：“没有甚么话，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！”少奶奶道：“公公婆婆有甚差事，只管吩咐。快请起来！这总不成个样子！”苟才道：“求贤媳先答应了，肯救我一家性命，我两个才敢起来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公公婆婆的命令，媳妇怎敢不遵！”苟才夫妇两个，方才站了起来。苟太太一面搀起了少奶奶，捺他坐下，苟才也凑近一步坐下，倒弄得少奶奶踏凳不安起来。

苟才道：“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，迁延了半年，医药之费，化了几千。得他好了倒也罢了，无奈又死了。唉！难为贤媳青年守寡！但得我差使好呢，倒也不必说他了，无端的又把差使弄掉了。我有差使的时候，已是寅支卯粮的了；此刻没了差使才得几个月，已经弄得百孔千疮，背了一身亏累。家中亲丁虽然不多，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，这是贤媳知道的。你说再没差使，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！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！”少奶奶当是一件甚么事，苟才说话时，便拉长了耳朵去听。听他说头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话，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。听他说到诉穷一段，觉得莫名其妙，自己一家人，何以忽然诉起穷来！听到末后一段，心里觉得奇怪，莫不是要我代他谋差使！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。听完了便道：“媳妇一个弱女子，能办得了甚么事！就是办得到的，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，媳妇才可以照办。”

苟才向婆子丢个眼色，苟太太会意，走近少奶奶身边，猝然把少奶奶捺住，苟才正对了少奶奶，又跪下去。吓得少奶奶要起身时，却早被苟太太捺住了。况且苟太太也顺势跪下，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。苟才却摘下帽子，放在地下，然后磕的磕的，碰了三个响头。原

来本朝制度，见了皇帝，是要免冠叩首的，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，遇了元旦祭祖，也免冠叩首，以表敬意。除此之外，随便对了甚么人，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。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，自己又动弹不得，便颤声道：“公公这是甚么事？可不要折死儿媳啊！”苟才道：“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，望媳妇大发慈悲，救我一救！这件事除了媳妇，没有第二个可做的。”少奶奶急道：“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？那怕要媳妇死，媳妇也去死，媳妇就遵命去死就是了！总得起来好好的说啊。”苟才仍是跪着不动道：“这里的大帅，前个月没了个姨太太，心中十分不乐，常对人说，怎生再得一个佳人，方才快活。我想媳妇生就的沈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大帅见了，一定欢喜的，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，将媳妇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，大帅已经答应下来。务乞媳妇屈节顺从，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。”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，犹如天雷击顶一般，头上轰的响了一声，两眼顿时漆黑，身子冷了半截，四肢登时麻木起来；歇了半晌方定，不觉抽抽咽咽的哭起来。苟才还只在地下磕头。少奶奶起先见两老对他下跪，心中着实惊慌不安，及至听了这话，倒不以为意了。苟才只管磕头，少奶奶只管哭，犹如没有看见一般。苟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道：“媳妇不要伤心。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，委屈点救我们一家，便是我那死儿子，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啊！”少奶奶听到这里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。一面哭，一面说：“天啊，我的命好苦啊！爸爸啊，你撇得我好苦啊！”苟才听了，在地下又簌的簌的碰起头来，双眼垂泪道：“媳妇啊！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；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，万难挽回的了，无论如何，总求媳妇委屈点，将就下去。”

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，早被门外的丫头老妈子听见，推了推房门，是关着的，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。有个寻着窗缝往里张的，看见少奶奶坐着，老爷、太太都跪着，不觉好笑，暗暗招手，叫别个来看。内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，恐怕是闹了甚么事，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。姨妈听说，也莫名其妙，只得跟到前面来，叩了叩门道：“妹妹开门！甚么事啊？”苟太太听得是姨妈声音，便起来开门。苟才也只得站了起来。少奶奶兀自哭个不停。姨妈跨进来便问道：“你们这是唱的甚么戏啊？”苟太太一面仍关上门，一面请姨妈坐下，一面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的告诉了一遍。又道：“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，我一点也不晓得；我要是早点知道，哪里肯由得他去干！此刻事已如此，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就是了。”姨妈沉吟道：“这件事怕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罢。”苟才道：“我岂不知道！但是一时糊涂，已经做了出去，如果媳妇一定不答应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大人先生的事情，岂可以和他取笑！答应了他，送不出人来，万一他动了气，说我拿他开心，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，不难栽上一个罪名，拿来参了，那才糟糕到底呢！”说着，叹了一口气。姨妈看见房门关着，便道：“你们真干的好事！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，好看呢！”苟太太听说，便开了房门。当下四个人相对，默默无言。丫头们便进来伺候，装烟舀茶。少奶奶看见开了门，站起来只向姨妈告辞了一声，便扬长的去了。

苟太太对苟才道：“干他不下来，这便怎样？”苟才道：“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，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。”说罢，向姨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诸事拜托了。”姨妈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，却要我去劝！这是各人的志向，如果他立志不肯，又怎样呢？我可不敢耽这个干系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件事，他如果一定不肯，认真于我功名有碍的。还得姨妈费心。我此刻出去，还有别的事呢。”说罢，便叫预备轿子，一面又央及了姨妈几句。姨妈只得答应了。苟才便出来上轿，吩咐到票号里去。

且说这票号生意，专代人家汇划银钱及寄顿银钱的。凡是这些票号，都是西帮所开。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，只要你有二钱银子存在他那里，他见了你时，便老爷咧、大人咧，叫得应天响；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，他向你讨起来，你没得还他，看他那副面目，就是你反叫他老爷、大人，他也不理你呢。当时苟才虽说是撒了差穷了，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。这天前去，本是要和他别个有商量的。票号里的当手姓多，叫多祝三，见苟才到了，便亲自迎了出来，让到客座里请坐。一面招呼烟茶，一面说：“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，公

事忙？”苟才道：“差也撤了，还忙甚么！穷忙罢咧。”多祝三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！看你老人家的气色，红光满面，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使，不定还放缺呢。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。”苟才道：“咱们不说闲话。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，借一万两银子；利息呢，一分也罢，八厘也罢，左右我半年之内，就要还的。”多祝三道：“小号的钱，大人要用，只管拿去好了，还甚么利不利；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，垫解到上海，今天又承解了一笔京款，藩台那边的存款，又提了好些去，一时之间，恐怕调动不转呢。”苟才道：“你是知道我的，向来不肯乱花钱。头回存在宝号的几万，不是为这个功名，甚么查办不查办，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，只剩得几百零头，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的了。因为我的一个丫头，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，由文巡厅解芬臣解大老爷做的媒人，一切都说妥了。你想给大帅的，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，咱们老实的话，我也望他进去之后，和我做一个内线，所以这一分妆奁，是万不能不从丰的。我打算赔个二万，无奈自己只有一万，才来和你商量。宝号既然不便，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。”苟才说这番话时，祝三已拉长了耳朵去听。听完了，忙道：“不，因为这两天，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帐。大人的明见，做晚的虽然在这里当手，然而他是东家特派来的人，既在这里，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。他此刻出去了，等他回来，做晚的和他讲一声，先尽了我的道理，想来总可以办得到的；办到了，给大人送来。”苟才道：“那么，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，好待我到别处去张罗。”祝三一连答应了无数的“是”字，苟才自上轿回去。

那多祝三送过苟才之后，也坐了轿子，飞忙到解芬臣公馆里来。原来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托之后，不过没有机会进言，何尝托甚么小跟班。不过遇了他来讨回信，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，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。在芬臣当日，不过诈得着最好，诈不着也就罢了。谁知苟才那厮，心急如焚，一诈就着。芬臣越发上紧，因为办成了，可以捞他三千；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气，自己又还送了交情，所以日夕在那里体察动静。那天他正到签押房里要回公事，才揭起门帘，只见大帅拿一张纸片往桌子上一丢，重重的叹了一口气。芬臣回公事时，便偷眼去瞧那纸片，原来不是别的，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儿。芬臣心中暗喜。回过了公事，仍旧垂手站立。大帅道：“还有甚么事？”芬臣道：“苟道苟某人，他听说五姨太太过了，很代大帅伤心。因为大帅不叫外人知道，所以不敢说起。”大帅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，道：“那也值得一回。”芬臣道：“苟道还说已经替大帅物色着一个人，因为未曾请示，不敢冒昧送进来。”大帅道：“这倒费他的心。但不知生得怎样？”芬臣道：“倘不是绝色的，苟道未必在心。”这位大帅，本是个色中饿鬼，上房里的大丫头，凡是稍为生得干净点的，他总有点不干不净的事干下去，此刻听得是个绝色，如何不欢喜？便道：“那么你和他说，叫他送进来就是了。”芬臣应了两个“是”字，退了出去，便给信与苟才。此时正在盘算那三千头，可以稳到手了。

正在出神之际，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办来了，芬臣便出去会他。先说了几句照例的套话，祝三便说道：“听说解老爷代大帅做了个好媒人。这媒人做得好，将来姨太太对了大帅的劲儿，媒人也要有好处的呢。我看谢媒的礼，少不了一个缺。应得先给解老爷道个喜。”说罢，连连作揖。芬臣听了，吃了一惊。一面还礼不迭，一面暗想，这件事除了我和大帅及苟观察之外，再没有第四个人知道。我回这话时，并且旁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，他却从何得知呢。因问道：“你在那里听来的？好快的消息！”祝三道：“姨太太还是苟大人那边的人呢，如何瞒得了我！”芬臣是个极机警的人，一闻此语，早已了然胸中。因说道：“我是媒人，尚且可望得缺，苟大人应该怎样呢？你和苟大人道了喜没有？”祝三道：“没有呢。因为解老爷这边顺路，所以先到这边来。”芬臣正色道：“苟大人这回只怕官运通了，前回的参案参他不动，此刻又遇了这么个机会。那女子长得实在好，大帅一定得意的。”祝三听了，敷衍了几句，辞了出来，坐上轿子，飞也似的回到号里，打了一张一万两的票子，亲自送给苟才。

正是：奸刁市侩眼一孔，势利人情纸半张。未知祝三送了银票与苟才之后，还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八十九 回

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

南京地方辽阔，苟才接得芬臣的信，已是中午时候；在家里胡闹了半天，才到票号里去；多祝三再到芬臣处转了一转，又回号里打票子，再赶到苟才公馆，已是掌灯时候了。苟才回到家中，先向婆子问：“劝得怎样了？”苟太太摇摇头。苟才道：“可对姨妈说，今天晚上起，请他把铺盖搬到那边去。一则晚上劝劝他；二则要防到他有甚意外。”苟太太此时，自是千依百顺，连忙请姨妈来，悄悄说知，姨妈自无不依之理。

苟才正在安排一切，家人报说票号里多先生来了，苟才连忙出来会他。祝三一见面，就连连作揖道：“耽误了大人的事，十分抱歉！我们那伙计万才回来，做晚的就忙着和他商量大人这边的事。大人猜我们那伙计说甚么来？”苟才道：“不过不肯信付我们这背时的人罢了。”祝三拍手道：“正是，大人猜着了也！做晚的倒很很儿给他埋怨一顿，说：‘亏你是一号的当手，眼睛也没生好！象苟大人那种主儿，咱们求他用钱，还怕苟大人不肯用；此刻苟大人亲自赏光，你还要活活的把一个主儿推出去！就是现的垫空了，咱们那里调不动万把银子，还不赶着给苟大人送去！’大人，你老人家替我想想，做晚的不过小心点待他，倒反受了他的一阵埋怨，这不是冤枉吗！做晚的并没有丝毫不放心大人的意思，这是大人可以谅我的。下回如果大人驾到小号，见着他了，还得请大人代做晚的表白表白。”说罢，在怀里掏出一个洋皮夹子，在里面取出一张票子来，双手递与苟才道：“这是一万两，请大人先收了；如果再要用时，再由小号里送过来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我用不着，你先拿了回去罢。”祝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想大人已经向别家用了？”苟才道：“并不。”祝三道：“那么还是请大人赏用了，左右谁家的都是一样用。”苟才道：“我用这个钱，并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一万，是要来置备东西用的，三千一处也不定，二千一处也不定，就是几百一处、几十处，都是论不定的；你给我这一张整票子，明天还是要到你那边打散，何必多此一举呢。”祝三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这是做晚的糊涂。请大人的示，要用多少一张的？或者开个横单子下来，做晚的好去照办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个那里论得定。”祝三道：“这样罢，做晚的回去，送一份三联支票过来罢，大人要用多少支多少，这就便当了。”苟才道：“我起意是要这样办，你却要推三阻四的，所以我就没脸说下去了。”祝三道：“大人说这是那里话来！大人不怪小人错，准定就照那么办，明天一早，再送过来就是了。”苟才点头答应，祝三便自去了。

苟才回到上房，恰好是开饭时候，却不见姨妈。苟才问起时，才知道在那边陪少奶奶吃去了。原来少奶奶当日，本是夫妻同吃的，自从苟太太拆散他夫妻之后，便只有少奶奶一个人独吃。那时候，已是早一顿、迟一顿的了；到后来大少爷死了，更是冷一顿、热一顿，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时候，少奶奶却从来没过半句怨言，甘之若素。却从苟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后，忽然改了观，管厨房的老妈，每天还过来请示吃甚么菜，少奶奶也不过如此。这天中上，闹了事之后，少奶奶一直在房里嚶嚶啜泣。姨妈坐在旁边，劝了一天。等到开出饭来，丫头过来请用饭。少奶奶说：“不吃了，收去罢。”姨妈道：“我在这里陪少奶奶呢，快请过来用点。”少奶奶道：“我委实吃不下，姨妈请用罢。”姨妈一定不依，劝死劝活，才劝得他用茶泡了一口饭，勉强咽下去。饭后，姨妈又复百般劝慰。

今天一天，姨妈所劝的话，无非是埋怨苟才夫妻岂有此理的话，绝不敢提到劝他依从的一句。直到晚饭之后，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，姨妈才渐渐入起彀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这个妹夫，实在是个糊涂虫！娶了你这么个贤德媳妇，在明白点的人，岂有不疼爱得和自己女儿一般的，却在外头去干下这没天理的事情来！亏他有脸，当面说得出！我那妹子呢，更不用说，

平常甚么规矩咧、礼节咧，一天到晚闹不清楚，我看他向来没有把好脸色给媳妇瞧一瞧。他男人要干这没天理的事情，他就帮着腔，也柔声下气起来了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岂但柔声下气，今天不是姨妈来救我，几乎把我活活的急死了！他两老还双双的跪在地下呢；公公还摘下小帽，咯嘣咯嘣的碰头。”姨妈听了笑道：“只要你点一点头，便是他的宪太太了，再多碰几个，也受得他起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姨妈不要取笑，这等事岂是我们这等人家做出来的！”姨妈道：“啊唷！不要说起！越是官宦人家，规矩越严，内里头的笑话越多。我还是小时候听说的：苏州一家甚么人家，上代也是甚么状元宰相，家里秀才举人，几几乎数不过来。有一天，报到他家的大少爷点了探花了，家中自然欢喜热闹，开发报子赏钱，忙个不了。谁知这个当刻，家人又来报三少奶奶跟马夫逃走了。你想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？直到前几年，那位大少爷早就扶摇直上，做了军机大臣了。那位三少奶奶，年纪也大了，买了七八个女儿，在山塘灯船上当老鸨，口口声声还说我是某家的少奶奶，军机大臣某人，是我的大伯爷。有个人在外面这样胡闹，他家里做官的还是做官。如今晚儿的世界，是只能看外面，不能问底子的了。”

少奶奶道：“这是看各人的志气，不能拿人家来讲的。”姨妈道：“天唷！天底下有几个及得来我的少奶奶的！唷！老天爷也实在糊涂！越是好人，他越给他磨折得利害！象少奶奶这么个人，长得又好，脾气又好，规矩、礼法、女红、活计，那一样输给人家，真正是谁见谁爱，谁见谁疼的了，却碰了我妹子那么个糊涂蛋的婆婆。一年到晚，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，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泪！他们索性顽出这个把戏来了！少奶奶啊，方才我替你打算过来，不知你这一辈子的人怎么过呢！他们在外头丧良心、没天理的干出这件事来，我听说已经把你的小照送给制台看过，又求了制台身边的人上去回过，制台点了头，并且交代早晚就要送进去的，这件事就算已经成功的了。少奶奶却依着正大道理做事，不依从他，这个自是神人共敬的。但是你公公这一下子交不出人来，这个钉子怕不碰得他头破血流！如今晚儿做官的，那里还讲甚么能耐，讲甚么才情。会拉拢、会花钱就是能耐，会巴结就是才情。你向来不来拉拢，不来巴结，倒也罢了；拉拢上了，巴结上了，却叫他落一个空，晓得他动的是甚么气！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望，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。他的功名干掉了，是他的自作自受，极应该的。少奶奶啊，这可是苦了你了！他功名干掉了，差使不能当了，人家是穷了，这里没面子再住了，少不得要回旗去。咱们是京旗，一到了京里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。你婆婆的脾气，是你知道的，不必再说了。到了那时候，说起来，公公好好的功名，全是给你干掉的，你这一辈子的磨折，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！”说着，便淌下泪来。少奶奶道：“关到名节上的事情，就是死也不怕，何况受点折磨？”姨妈道：“能死得去倒也罢了，只怕死不去呢！老实对你说，我到这里陪你，就是要监守住你，防到你有三长两短的意思。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，被他们用了，到此刻不曾还我，他委托我一点事情，我那里敢不尽心！你又从何死起？唉！总是运气的原故。你们这件事闹翻了，他们穷了，又是终年的闹饥荒，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，只怕从此拉倒了，这才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呢！”少奶奶听了这些话，只是默默无言。姨妈又道：“我呢，大半辈子的人了，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，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。我死了下来，这几根骨头，怕他们不替我收拾！”说到这里，也淌下眼泪来。又道：“只是苦了少奶奶，年纪轻轻的，又没生下一男半女，将来谁是可靠的？你看那小子（指小少爷也），已经长到十二岁了，一本《中庸》还没念到一半，又顽皮又笨，那里象个有出息的样子！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？”说到这里，少奶奶也抽抽咽咽的哭了。姨妈道：“少奶奶，这是你一辈子的事，你自己过细想想看。”当时夜色已深，大众安排睡觉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且说次日，苟才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，用钥匙开了锁，翻腾了许久，翻出一个小包、一个纸卷儿，拿到上房里来。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道：“这一包东西，是我从前引见的时候，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。你可交给姨妈，叫他吃晚饭时候，随便酒里茶里，弄些下去，叫他吃了。”说罢，又附耳悄悄的说了那功用。苟太太道：“怪道呢！怪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，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。”苟才道：“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这回

也算得着了正用。”说罢，又把那纸卷儿递过去道：“这东西也交代姨妈，叫他放在一个容易看见的地方。左右姨妈能说能话，叫他随机应变罢了。”苟太太接过纸卷，要打开看看；才开了一开，便涨红了脸，把东西一丢道：“老不要脸的！那里弄了这东西？”苟才道：“你那里知道！大凡官照、札子、银票等要紧东西里头，必要放了这个，作为镇压之用。凡我们做官的人，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。”苟太太也不多辩论，先把东西收下。觑个便，邀了姨妈过来，和他细细说知，把东西交给他。姨妈一一领会。

这一天，苟才在外头置备了二三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，作为妆奁。到得晚饭时，姨妈便蹑手蹑脚，把那小包裹里的混帐东西，放些在茶里面。饭后仍和昨天一般，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。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，老早就睡下了。姨妈觑个便，悄悄的把那个小纸卷儿，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。这一夜，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，翻来复去，短叹长吁，直到天亮，只觉得人神困倦。盥洗已毕，临镜理妆，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儿，打开一看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连忙卷起来。草草梳妆已毕，终日纳闷。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得制军如何催逼，苟才如何焦急等说话，翻来复去的说了又说。到了晚上，又如法泡制，给他点混帐东西吃下。自己又故意吃两钟酒，借着点酒意，厚着脸面，说些不相干的话。又说：“这件事，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。万一依从了，我们要再见一面，就难上加难了。做了制台的姨太太，只怕候补道的老太太还不及他的威风呢！何况我们穷亲戚，要求见一面，自然难上加难了。”少奶奶只不做声。如此一连四五天，苟才的妆奁也办好了，芬臣也来催过两次了。

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，似乎有点转机了，便出来和苟太太说知，如此如此。苟太太告诉了苟才，苟才立刻和婆子两个过来，也不再讲甚么规矩，也不避甚么丫头老妈，夫妻两个，直走到少奶奶房里，双双跪下。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公公婆婆，快点请起，有话好说。”苟才双眼垂泪道：“媳妇啊！这两天里头，叫人家逼死我了！我托了人和制台说成功了，制台就要人，天天逼着那代我说的人。他交不出人，只得来逼我，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望媳妇大发慈悲罢！”少奶奶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如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公公婆婆，且先请起，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。”苟才夫妇才起来。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，一同坐下。苟才先说道：“这件事本来是我错在前头，此刻悔也来不及了。古人说的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，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，所以自从寡居以后，便立志守节终身。况且这个也无须立志的，做妇人的规矩，本是这样，原是一件照例之事。却不料变生意外！”说到这里，不说了。

苟才站起来，便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只望媳妇顺变达权，成全了我这件事，我苟氏生生世世，不忘大恩！”少奶奶掩面大哭道：“只是我的天啊！”说着，便大放悲声。姨妈连忙过来解劝。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，一面说道：“少奶奶别哭，恐怕哭坏了身子啊。”少奶奶听说，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：“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啊！”苟太太听了，也自觉得无味，要待发作他两句，无奈此时功名性命，都靠在他身上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咽了一口气下去。少奶奶哭够多时，方才住哭，望着姨妈道：“我恨的父生我不是个男子，凡事自己作不动主，只得听从人家摆布。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，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。但是我再到别家人家去，实在没脸再认是某人之女了。我爸爸死了，不用说他；我妈呢，苦守了几年，把我嫁了。我只有一个遗腹兄弟，常说长大起来，要靠亲戚照应的，我这一去，就和死一样，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！我是死也张着眼儿的！”苟才站起来，把腰子一挺道：“都是我的！”

少奶奶也不答话，站起来往外就走，走到大少爷的神主前面，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，把头一颠，头发都散了，一弯腰，坐在地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一面哭，一面诉，这一哭，直是哭得“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”！任凭姨妈、丫头、老妈子苦苦相劝，如何劝得住，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。哭得伤心过度了，忽然晕厥过去。吓的众人七手八脚，先把抬到床上，

掐入中，灌开水，灌姜汤，一泡子乱救，才救了过来。一醒了，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，叫声：“姨妈！我此刻不伤心了。甚么三贞九烈，都是哄人的说话；甚么断鼻割耳，都是古人的呆气！唱一出戏出来，也要听戏的人懂得，那唱戏的才有精神，有意思；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，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，不是个呆子么！叫他们预备香蜡，我要脱孝了。几时叫我进去，叫他们快快回我。”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，听了这话，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：“宪太太再将息两天，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，就好进去。”少奶奶道：“哼！只要嫩得浓浓儿的燕窝，吃上两顿就好了，还有工夫慢慢的将息！”苟太太在旁边，便一迭连声叫：“快拣燕窝！要拣得干净，落了一根小毛毛儿在里头，你们小心抠眼睛、拶指头！”丫头们答应去了。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。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，行过四跪八肃礼，便脱去素服，换上绸衣，独自一个在那里傻笑。

过得一天，苟才便托芬臣上去请示。谁知那制台已是急得了不得，一听见请示，便说是：“今天晚上抬了进来就完了，还请甚么，示甚么！”苟才得了信，这一天下午，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，钱送宪太太，先是苟才，次是苟太太和姨妈，捱次把盏。宪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饮，以待新欢。等到筵席将散时，已将交二炮时候，苟才重新起来，把了一盏。宪太太接杯在手，往桌上一搁道：“从古用计，最利害的是美人计。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，自然是一条妙计；但是你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可知道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？我这回进去了，得了宠，哼！不是我说甚么——”苟才连忙接着道：“总求宪太太栽培！”宪太太道：“看着罢咧！碰了我高兴的时候，把这件事的始末，哭诉一遍，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！”说着，拿苟才把的一盏酒，一吸而尽。苟才听了这个话，犹如天雷击顶一般。苟太太早已当地跪下。姨妈连忙道：“宪太太大人有大量，断不至于如此，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宪太太的令弟呢。”

原来苟才也防到宪太太到了衙门时，贞烈之性复起，弄出事情来，所以后来把那一盏酒，重重的和了些那混帐东西在里面。宪太太一口吸尽，慢慢的觉得心上有点与平日不同。勉强坐定了一回，双眼一饧，说道：“酒也够了，东西也吃饱了，用不着吃饭了。要我走，我就走罢！”说着，站起来，站不稳，重又坐下。姨妈忙道：“可是醉了？”宪太太道：“不，打轿子罢。”苟才便喝叫轿子打进来。苟太太还兀自跪在地下呢，宪太太早登舆去了，所有妆奁也纷纷跟着轿子抬去。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宦海风涛惊起落，侯门显赫任铺张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回

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

苟才自从送了自己媳妇去做制台姨太太之后，因为他临行忽然有祸水出自美人之说，心中着实后悔，夫妻两个，互相埋怨。从此便怀了鬼胎，恐怕媳妇认真做弄手脚，那时候真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了。一会儿，又转念媳妇不是这等人，断不至于如此。只要媳妇不说穿了，大帅一定欢喜的，那就或差或缺，必不落空。如此一想，心中又快活起来。

次日，解芬臣又来说，那小跟班祁福要那三千头了。苟才本待要反悔，又恐怕内中多一个作梗的，只得打了三千票子，递给芬臣。说道：“费心转交过去。并求转致前路，内中有甚消息，大帅还对劲不，随时给我个信。”芬臣道：“这还有甚不对劲的！今天本是辕期，忽然止了辕。九点钟时候，祁福到卑职那里要这个，卑职问他：‘为甚么事止的辕？’祁福说：‘并没有甚么事，我也不知道为甚止辕的。’卑职又问：‘大帅此刻做甚么？’祁福说：‘在那里看新姨太太梳头呢。’大人的明见，想来就是为这件事止的辕了，还有不得意的么！”苟才听了，又是忧喜交集。官场的事情，也真是有天没日，只要贿赂通了，甚么事都办得到的。

不出十天，苟才早奉委了筹防局、牙厘局两个差使。苟才忙得又要谢委，又要拜客，又要到差，自以为从此一帆风顺，扶摇直上的了。却又恰好遇了苏州抚台要参江宁藩台的故事，苟才在旁边倒得了个署缺。这件事是个甚么原因？先要把苏州抚台的来历表白了，再好叙下文。

这苏州抚台姓叶，号叫伯芬，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郡马。起先捐了个京职，在京里住过几年，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。他有一位大舅爷，是个京堂，到是一位严正君子，每日做事，必写日记。那日记当中，提到他那位叶妹夫，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。除应酬外，乃一无所长，又性根未定，喜怒无常云云。伯芬的为人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在京里住的厌烦了，大舅爷又不肯照应，他便忿忿出京，仗着一个部曹，要在外省谋差事。一位赫赫侯府郡马，自然有人照应，委了他一个军装局的会办。这军装局局面极阔，向来一个总办，一个会办，一个襄办，还有两个提调。总办向来是道台，便是会办、襄办也是个道台，就连两个提调都是府班的。他一个部曹，戴了个水晶顶子去当会办，比着那红蓝色的顶子，未免相形见绌。何况这局里的委员，蓝顶子的也很有两个，有甚么事聚会起来，如新年团拜之类，他总不免坐立不安，人家也就看他不起。那总办更是当他小孩子一般看待。伯芬在局里觉得难以自容，便收拾行李，请了个假，出门去了。

你道他往那里去来？原来他的大舅爷放了外国钦差，到外国去了，所以他也跟踪而去。以为在京时你不肯照应我罢了，此刻万里重洋的寻了去，虽然参赞、领事所不敢望，一个随员总要安置我的。谁知千辛万苦，寻到了外洋，访到中国钦差衙门，投了帖子进去，里面马上传出来请，伯芬便进去相见。钦差一见了，行礼未完，便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伯芬道：“特地来给大哥请安。”钦差道：“哼！万里重洋的，特地为了请安而来，头一句就是撒谎！”伯芬道：“顺便就在这里伺候大哥，有甚么差使，求赏一个。”钦差道：“亏你还是仕宦人家出身，怎么连这一点节目都不懂得！这钦差的随员，是在中国时逐名奏调的，等到了此地，还有前任移交下来的人员，应去应留，又须奏明在案，某人派某事，都要据实奏明的。你当是和中国督抚一般，可以随时调剂私人的么？”伯芬愣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。此时他带来的行李，早已纷纷发到，家人上来请钦差的示，放在那里。钦差道：“我这衙门里没地方放，由他搁过一边，回来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。”伯芬听说，更觉愣了。钦差道：“我这里，一来地方小，住不下闲人；二来我定的例，早晚各处都要点名，早上点过名才开大门，晚上也点过名才关门，不许有半个闲人在衙门里面。所以你这回来了，就是门房里也住你不下，你可赶紧到外头去找地方。你是见机的，就附了原船回去；要是不知起倒，当作在中国候差委一般候着，我可不理的。这里浇裹又大，较之中国要顶到一百几十倍，你自己打算便了。我这里有公事，不能陪你，你去罢。”伯芬无奈，只得退了出来。便拿片子，去拜衙门里的各随员；谁知各随员都受了钦差严谕，不敢招呼，一个个都回来说挡驾。伯芬此时急的要哭出来，又是悔，又是恨，又是恼，又是急，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。到了此地，人生路不熟，又不懂话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得带来的家人曾贵，和一个钦差大臣带来的二手厨子认得，由曾贵去央了那二手厨子出来，代他主仆两个，找定了一所客店，才把行李搬了过来住下。天天仍然到钦差衙门来求见，钦差只管不见他。到第三天去见时，那号房简直不代他传帖子了，说是：“递了上去就碰钉子，还责骂我们，说为甚不打出去。姑老爷，你何苦害我们捱骂呢！”伯芬听了，真是有苦无处诉。带来的盘费，看看用尽了。恰好那坐来的船，又要开到中国了。伯芬发了急，便写一封信给钦差，求他借盘缠回去。到了下午，钦差打发人送了回信来，却是两张三等舱的船票。

伯芬真是气得涨破了肚皮！只得忍辱受了，附了船仍回中国，便去销假，仍旧到他军装局的差。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爷待自己的情形说出，更不敢露出忿恨之色，那心中却把大舅爷恨的犹如不共戴天一般。又因为局里众人看不起他是个部曹；好得他家里有的是钱，他老太爷做过两任广东知县，很刮了些广东地皮回家，便向家里搬这银子出来，去捐了个候补道，加了个二品顶戴，入京引过见，从此他的顶子也红了。人情势利，大抵如此，局里的

人看见他头上换了颜色，也不敢看他了。伯芬却是恨他大舅爷的心事，一天甚似一天。每每到睡不着觉时，便打算我有了个道班做底子，怎样可以谋放缺，怎样可以升官，几年可以望到督抚。怎样设法，可以调入军机。那时候大舅爷的辫子自然在我手里，那时便可以如何报仇，如何雪恨了。每每如此胡思乱想，想到彻夜不寐。

他却又一面广交声气，凡是有个红点子的人，他无有不交结的。一天正在局子里闲坐，忽然家人送上一张帖子，说是赵大人来拜。原这赵大人也是一个江南候补道，号叫啸存，这回进京引见，得了内记名出来。从前在京时，叶伯芬本来是相识的，这回出京路过上海，便来拜访。伯芬见了片子，连忙叫请。两人相见之下，照例寒暄几句，说些契阔的话。在赵啸存无非是照例应酬，在叶伯芬看见赵啸存新得记名，便极力拉拢。等啸存去后，便连忙叫人到聚丰园定了座位，一面坐了马车去回拜啸存，当面约了明日聚丰园。及至回到局里，又连忙备了帖子，开了知单送去，啸存打了知字回来。

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点钟时，便到聚丰园去等候。他所请的，虽不止赵啸存一人，然而其余的人都是与这书上无干的，所以我也没工夫去记他的贵姓台甫了。客齐之后，伯芬把酒入席。坐席既定，伯芬便说闷饮寡欢，不如叫两个局来谈谈，同席的人，自然都应允。只有啸存道：“兄弟是个过路客，又是前天才到，意中实在无人。不啊，就请伯翁给我代一个罢。”伯芬一想，自己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西荟芳陆蕻舫，一个是东棋盘街吴小红。蕻舫是一向有了交情的，誓海盟山，已有白头之约，并且蕻舫又亲自到过伯芬公馆，叩见过叶太太。叶太太虽是满肚醋意，十分不高兴，面子上却还不十分露出来；倒是叶老太太十分要好，大约年老人欢喜打扮得好的，自己终年在公馆里，所见的无非丫头老妈，忽然来了个花枝招展的，自是高兴，因此和他十分亲热。这些闲话，表过不提。且说伯芬当时暗想吴小红到底是个么二，又只得十三岁，若荐给啸存，恐怕他不高兴。好在他是个过客，不多几天就要走的，不如把蕻舫荐给他罢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提笔写了局票发出去。一会儿各人的局，陆续来了。陆蕻舫来到，伯芬指给啸存，啸存一见，十分赏识，赞不绝口。伯芬又使个眼色给蕻舫，叫他不要转局，蕻舫是吃甚么饭的人，自然会意。席散之后，啸存定要到蕻舫处坐坐，伯芬只得奉陪。啸存高兴，又在那里开起宴来。席中与伯芬十分投契，便商量要换帖。伯芬暗想，他是个新得记名的人，不久就可望得缺的；并且他这回的记名，是从制台密保上来的，纵使一时不能得缺，他总是制台的一个红人，将来用他之处正多呢。想到这里，自然无不乐从。互相问了年纪，等到席散，伯芬便连忙回到公馆，将一分帖子写好。次日一早，便差一个家人送到啸存寓所。又另外备了一分请帖知单，请今天晚上在吴小红处。不一会，啸存在单上打了知字回来。

且慢，叶伯芬他虽不肖，也还是一个军装局会办，虽是纯乎用钱买来的，却叫名儿也还是个监司大员，何以顾到么二上去？这么二妓院人物，都是些三四等货，局面尤其狭小，只有几个店家的小伙计们去走动走动的。岂不是做书的人撒谎也撒得不象么？不知非也！这吴小红本是姊妹两个：小红居长，那小的叫吴小芳。小红十一岁，小芳十岁的时候，便出来应局；有叫局的，他姊妹两个总是一对儿同来，却只算一个局钱，这名目叫做小双挡。此时已经长到十六七岁了，却都出落得秋瞳剪水，春黛衔山。小红更是生得粉脸窝圆，朱唇樱小。那时候东棋盘街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精巧房子，房子里面，门扇窗格，一律是西洋款式；房子外面，却是短墙曲绕，芳草平铺，还种了一棵枇杷树，一棵七里香。小红的娘，带着两个女儿，就租了那所房子，自开门户。这是当时出名的叫做小花园。因为东西棋盘街都是么二妓女麀聚之所，众人也误认了他做么二，其实他与那一个妓院聚了四五十个妓女的么二妓院，有天渊之隔呢。不信，但问老于上海的人，总还有记得的。表过不提。

且说啸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里。到了晚上，便在吴小红那里畅叙了一宵。啸存年长，做了盟兄，伯芬年少，做了盟弟，非常热闹。到了次日，啸存又请在陆蕻舫处闹了一天。这两天闹下来，大哥老弟，已叫得十分亲热的了。加以旁边的朋友，以贺喜为名，设席相请，

于是又一连吃了十多天花酒。每有酒局，嘯存总是带蘅舫，伯芬总是叫小红。他两个也是你叫我大伯娘，我叫你小婶婶的，好不有趣。一连二十多天混下来，嘯存便和蘅舫落了交情，两个十分要好。嘯存便打算要娶他，来和伯芬商量。伯芬和蘅舫虽曾订约，却没有说定，此时听得嘯存要娶，也就只好由他。况且官场中纷纷传说，嘯存有放缺消息，便索性把醋意捐却，帮着他办事，一面托人和老鸨说定了身价，一面和嘯存租定公馆。到了吉期那天，非但自己穿了花衣前去道喜，并且因为嘯存客居上海，没有内眷，便叫自己那位郡主太太，奉了老太太，到赵公馆里去招呼一切。等新姨太太到来，不免逐一向众客见礼。到得上房，便先向叶老太太和叶太太行礼。这一双婆媳，因他是勾栏出身，嘴里虽连说“不敢当，还礼还礼”，却并不曾还礼。忙了一天，成其好事，不多几时，嘯存便带了新姨太太晋省。得过记名的人，真是了不得，不上一年多，嘯存便奉旨放了上海道。伯芬应酬得更为忙碌。

可巧这个时候，他的大舅爷钦差任满回华，路过上海。此时伯芬的主意，早已改换了。从前把大舅爷恨入骨髓，后来屡阅京报，见大舅爷虽在外洋钦差任上，内里面却是接二连三的升官，此时已升到侍郎了。伯芬心上一想，要想报仇是万不能的了，不如还是借着他的势子，升我的官。主意打定，等大舅爷到了上海之后，便天天到行辕里伺候。大舅爷本来挈眷同行的，伯芬是郎舅至亲，与别的官员不同，上房咧、签押房咧，他都可以任意穿插。又先把自己太太送到行辕里去，兄妹相见，自有一番友于之谊。伯芬又设法先把一位舅嫂巴结上了，没事的时候，便衣到上房，他便拿出手段去伺候，比自己伺候老太太还殷勤，茶咧、烟咧，一天要送过十多次。舅太太是个妇道人家，懂得甚么，便口口声声总说姑老爷是个独一无二的好人。他在外面巴结大舅爷呢，却又另外一副手段，见了大舅爷，不是请教些政治学问，便是请教些文章学问。大舅爷写字是写魏碑的，他写起字来，也往魏碑一路摹仿。大舅爷欢喜做诗，近体欢喜学老杜，古体欢喜学晋、魏、六朝；他大舅爷偶然把自己诗藁给他看，他便和了两首律诗，专摹少陵，又和了两首古风，专仿晋、魏。大舅爷能画画，花卉、翎毛、山水，样样都来；他虽不懂画，却去买了两部《画征录》来，连夜去看，及至大舅爷和他谈及画理，他也略能回报一二。因此也骗动了大舅爷，说他与前大不相同了。

他得了大舅爷这点颜色，便又另外生出一番议论来，做一个不巴结之巴结，不要求之要求。他说：“做小兄弟的这几年来，每每想到少年时候的行径，便深自怨艾，赶忙要学好，已经觉得来不及了，只好求点实学，以赎前愆。军装局总办某道，化学很精通的，兄弟天天跟他学点；上海道赵道，政治一道，很有把握，兄弟也时时前去讨教的。细想起来，我们世受国恩的，若不及早出来报效国家，便是自暴自弃。大哥这回进京复命，好歹要求大哥代兄弟图个出身。做小兄弟的并不是要干求躁进，其实我们先人受恩深重，做子孙的若不图个出身报效，非但无以对皇上，亦且无以对先人。此时年力正壮，若不及早出来，等将来老大徒伤，纵使出身，也怕精力有限，非但不能图报微末，而且还怕陨越贻羞了。”那位大舅爷的老子，便是伯芬的丈人，是一生讲究理学的；大舅爷虽没有老子讲的利害，却也是岸然道貌的。伯芬真会揣摩，他说这一番话时，每说到甚么世受国恩咧、复命咧、先人咧、皇上咧这些话，必定垂了手，挺着腰，站起来才说的。起先一下子，大舅爷还不觉得；到后来觉着了，他站起来说，大舅爷也只得站起来听了。只他这一番言语举动，便把个大舅爷骗得心花怒放，说士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待，这句话古人真是说得不错。这也是叶伯芬升官的运到了，所以是一个极精明、极细心、极漂亮的大舅爷，被他一骗即上。

正是：世上如今无直道，只须狐媚善逢迎。不知叶伯芬到底如何升官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一 回

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

叶伯芬自从巴结上大舅爷之后，京里便多了个照应，禁得他又百般打点，逢人巴结，慢慢的也就起了红点子了。此时军装局的总办因事撤了差，上峰便以以资熟手为名，把他委了总办。嘯存任满之后，便陈臬开藩，连升上去。几年功夫，伯芬也居然放了海关道。恰好同一日的上谕，赵嘯存由福建藩司坐升了福建巡抚。伯芬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，顺便缴还宪帖，另外备了一分门生帖子，夹在里面寄去，算是拜门。这是官场习气，向来如此，不必提他。

且说赵嘯存出仕以来，一向未曾带得家眷，只有那年在上海娶陆蘅舫，一向带在任上。升了福建抚台，不多几时，便接着家中电报，知道太太死了。嘯存因为上了年纪，也不思续娶，蘅舫一向得宠，就把他抚正了，作为太太。从此陆蘅舫便居然夫人了。

又过得几时，江西巡抚被京里都老爷参了一本，降了四品京堂，奉旨把福建巡抚调了江西。嘯存交卸过后，便带了夫人，乘坐海船，到了上海，以便取道江西。上海官场早得了电报，预备了行辕。嘯存到时，自然是印委各员，都去迎接。等宪驾到了行辕之后，又纷纷去禀安、禀见。嘯存抚军传令一概挡驾，单请道台相见。伯芬整整衣冠，便跟着巡捕进内。行礼已毕，嘯存先说道：“老弟，我们是至好朋友，你又何必客气，一定学那俗套，缴起帖来，还要加上一副门生帖子，叫我怎么敢当！一向想寄过来恭缴，因为路远不便。此刻我亲自来，明日找了出来，再亲自面缴罢。”伯芬道：“承师帅不弃，收在门下，职道感激的了不得！师帅客气，职道不敢当！”嘯存道：“这两年上海的交涉，还好办么？”伯芬道：“涉及外国人的事，总有点琐，但求师帅教训。”伯芬的话还未说完，嘯存已是举茶送客了。伯芬站起来，嘯存送至廊檐底下，又说道：“一两天里，内人要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伯芬连忙回道：“职道母亲不敢当；师母驾到，职道例当扫径恭迎。”说罢，便辞了出来，上了绿呢大轿，鸣锣开道，径回衙门。

一直走到上房，便叫他太太预备着，一两天里头，师母要来呢。那位郡主太太便问甚么师母。伯芬道：“就是赵师帅的夫人。”太太道：“他夫人不早就说不在，记得我们还送奠礼的，以后又没有听见他续娶，此刻又那里来的夫人？”伯芬道：“他虽然没有续娶，却把那年讨的一位姨太太扶正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是那一年讨的那一位姨太太？”伯芬笑道：“夫人还去吃喜酒的，怎么忘了？”太太道：“你叫他师母？”伯芬道：“拜了师帅的门，自然应该叫他师母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呢？”伯芬笑道：“夫人又来了，你我还有甚分别？”太太道：“几时来？”伯芬道：“方才师帅交代的，说一两天就来，说不定明天就来的。”太太回头对一个老妈子道：“周妈，你到外头去，叫他们赶紧到外头去打听，今天可有天津船开。有啊，就定一个大菜间；没有呢，就叫他打听今天长江是甚么船，也定一个大菜间，是到汉口去的。”周妈答应着要走。伯芬觉得诧异道：“周妈，且慢着。夫人，你这是甚么意思？”那位郡主夫人，脸罩重霜的说道：“有天津船啊，我进京看我哥哥去；不啊，我就走长江回娘家。你来管我！”伯芬心中恍然大悟，便说道：“夫人，这个又何必认真，糊里糊涂应酬他一次就完了。”夫人道：“‘完了，完了！’我进了你叶家的门，一点光也没有沾着，希罕过你的两轴诰命！这东西我家多的拿竹箱子装着，一箱一箱的喂蠹鱼，你自看得希罕！我看的拿钱买来的东西，不是香货！我们家的，不是男子们一榜两榜博到的，就是丈夫们一刀一枪挣来的。我从小儿就看到大，希罕了你这点东西！开口夫人，闭口夫人，却叫我拜臭婊子做师母！甚么赵小子长得那个村样儿，字也不多认得一个，居然也抚台了！叫他到我们家去舀夜壶，看用得着他！居然也不要脸，受人家的门生帖子！也有那一种不长进的下流东西，去拜他的门！周妈，快去交代来！我年纪虽然不大，也上三四十岁了，不能再当婊子，用不着认婊子作师

母！”伯芬道：“夫人，你且息怒。须知道做此官，行此礼。况且现在的官场，在外头总要融和一点，才处得下去。如果处处认真，处处要摆身分，只怕寸步也难行呢。”太太道：“我摆甚么身分来！你不要看得我是摆身分，我不是摆身分的人家出身。我老人家带了多少年兵，顶子一直是红的，在营里头那一天不是与士卒同甘苦。我当儿女的敢摆身分吗！”伯芬道：“那么就请夫人通融点罢，何苦呢！”夫人道：“你叫我和谁通融？我代你当了多少年家，调和里外，体恤下情，那一样不通融来！”伯芬道：“一向多承夫人贤慧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底下还没说出来。夫人把嘴一拨道：“免恭维罢！少糟蹋点就够了！”伯芬道：“我又何敢糟蹋夫人？”夫人道：“不糟蹋，你叫我认婊子做师母？”伯芬道：“唉！不是这样说。我不在场上做官呢，要怎样就怎样；既然出来做到官，就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了，要应酬的地方，万不能不应酬。我再说破一句直捷痛快的话，简直叫做要巴结的地方，万不能不巴结！你想我从前出洋去的时候，大哥把我糟蹋得何等利害，闹的几几乎回不得中国，到末末了给我一张三等船票，叫我回来。这算叫他糟蹋得够了罢！论理，这种大舅子，一辈子不见他也罢了。这些事情，我一向并不敢向夫人提起，就是知道夫人脾气大，恐怕伤了兄妹之情；今天不谈起来，我还是闷在肚里。后来等到大哥从外洋回来，你看我何等巴结他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里——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太太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吓！这是甚么话！你今天怕是犯了疯了！怎么拿婊子比起我哥哥来！再不口稳些，也不该说这么一句话！你这不是要糟蹋我娘家全家么！我娘家没人在这里，我和你见老太太去，评评这个理看，我哥哥可是和婊子打比较的？”

伯芬还没有答话，丫头来报道：“老太太来了。”夫妻两个，连忙起身相迎。原来他夫妻两个斗嘴，有人通报了老太太，所以老太太来了。好个叶太太，到底是诗礼人家出身，知道规矩礼法，和丈夫拌嘴时，虽闹着说要去见老太太评理，等到老太太来了，他却把一天怒气一齐收拾起来，不知放到那里去了，现出一脸的和颜悦色来，送茶装烟。伯芬见他夫人如此，也便敛起那悻悻之色。老太太道：“他们告诉我，说你们在这里吵嘴，吓得我忙着出来看，谁知原是好好儿的，是他们骗我。”伯芬心中定了主意，要趁老太太在这里把这件事商量妥当，省得被老婆横亘在当中，弄出笑话。因说道：“儿子正在这里和媳妇吵嘴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好好的吵甚么来！你好好的告诉了我，我给你们判断是非曲直。”伯芬便把上文所叙他夫妻两个吵闹的话，一字不漏的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坐在当中，两手挂着拐杖，侧着脑袋，细细的听了一遍。叹了一口气，对太太道：“唉！媳妇啊！你是个金枝玉叶的贵小姐，嫁了我们这么个人家，自然是委屈你了！”太太吓得连忙站起来道：“老太太言重了！媳妇虽不敢说知书识礼，然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这句俗话，是从小儿听到大的，那里有甚么叫做委屈！”说罢，连忙跪下。老太太连忙扶他起来，道：“媳妇，你且坐下，听我细说。这件事，气呢，原怪不得你气，就是我也要生气的。然而要顾全大局呢，也有个无可奈何的时候；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就不能不自己开解自己。我此刻把最高的一个开解，说给你听。我一生最信服的是佛门，我佛说一切众生，皆是平等。我们便有人畜之分，到了我佛慧眼里头，无论是人，是鸡，是狗，是龟，是鱼，是蛇虫鼠蚁，是虱子虻蚤，总是一律平等。既然是平等，那怕他认真是鳖是龟，我佛都看得是平等，我们就何妨也看得平等呢；何况还是个人。这是从佛法上说起的，怕你们不信服。你两口子都是做官人家出身，应该信服皇上。你们可知道皇上眼里，看得一切百姓，都是一样的么？那做官的人，不过皇上因为他能办事，或者立过功，所以给他功名，赏他俸禄罢了；如果他不能立功，不能办事，还不同平常百姓一样么。你不要看着外面的威风势力是两样的，其实骨子里头，一样的的是皇上家的百姓，并不曾说做官的有个官种，做平常百姓的有个平常百姓种，这就不应该谁看不起谁。譬如人家生了几个儿子，做父母的总有点偏心，或者疼这个，或者疼那个，然而他们的兄弟还是兄弟。难道那父母疼的就可以看不起那父母不疼的么。这是从人道上说起的。然而你们心中总不免有个贵贱之分，我索性和你们开解到底。媳妇啊！你不要说我袒护儿子，我这是平情酌理的说话，如果说得不对，你只管驳我，并不是我说的话都合道理的。陆蘅舫呢，不错，他是个婊子出身；然而

伯芬并不是在妓院里拜他做师母的，亦并不是做赵家姨太太的时候拜他做师母的，甚至赵啸存升了抚台，这边壁帖拜门，那时还有个真正师母在头上；直等到真正师母死了，啸存把他扶正了，他才是师母。须知这个师母不是你们拜认的，是他的运气好，恰恰碰上的。何况堂堂封疆，也认了他做老婆，非但主中馈，主革孽，居然和他请了诰命，做了朝廷命妇。你想，皇上家的诰命都给了他，还有甚门生、师母的一句空话呢？媳妇，你懂得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须知他此刻是嫁龙随龙，嫁虎随虎了。暂时位分所在，要顾全大局，我请媳妇你委屈一回罢。”

太太起先听到不是在妓院拜师母的一番议论，已经局促不安；听得老太太说完了，越觉得脸红耳热，连忙跪下道：“老太太息怒。这都是媳妇一时偏执，惹出老太太气来。”老太太连忙搀起来道：“唉！我怒甚么？气甚么？你太多礼了。你只说我的话错不错？”太太道：“老太太教训的是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伯芬呢，也有不是之处。”伯芬听见老太太派他不是，连忙站了起来。老太太道：“我亲家是何等人家！你大舅爷是何等身分！你却轻嘴薄舌，拿姨子和大舅爷打起比较来！”说着，抡起拐杖，往伯芬腿上就打，伯芬见老太太动气，正要跪下领责，谁知太太早飞步上前，一手接住拐杖，跪下道：“老太太息怒。他一他一他这话是分两段说的，并没有打甚么比较；是媳妇不合，使性冤他的。老太太要打，把媳妇打几下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唉！你真正太多礼了。我搀你不动了，伯芬，快来代我搀你媳妇起来。”伯芬便叫丫头们快搀太太起来。老太太拿拐杖在地下一拄道：“我要你搀！”伯芬便要走过来搀，吓得太太连忙站了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老太太呵呵大笑道：“你们的一场恶闹，给我一席话，弄得瓦解冰销。我的嘴也说干了，你们且慢忙着请师母，先弄一盅酒，替我解解渴罢。”伯芬看着太太陪笑道：“儿子当得孝敬。”太太也看着伯芬陪笑道：“媳妇当得伺候。”老太太便拄了拐杖，扶了丫头，由伯芬夫妻送回上头去了。自有老太太这一番调和，才把事情弄妥了。

过了一天，啸存打发人来知会，说明日我们太太过来，给老太太请安。伯芬便叫人把阖衙门里里外外，一齐张灯挂彩。饬下厨房，备了上等满汉酒席。又打发人去探听明天师母进城的路由，回报说是进小东门，直到道署。伯芬便传了保甲东局委员来，交代明天赣抚宪太太到我这里来，从小东门起到这里，沿道要派人伺候，局勇一律换上鲜明号衣；又传了本辕督带亲兵的哨弁来，交代明日各亲兵一个不准告假，在辕门里面，站队伺候；又调了沪军营两哨勇，在辕门外站队。

一切都预备妥当。

到了这天，诰封夫人、晋封一品夫人、赵宪太太陆夫人，在天妃宫行辕坐了绿呢大轿登程。前头顶马，后头跟马，轿前高高的一顶日照，十六名江西巡抚部院的亲兵，轿旁四名戴顶拖貂佩刀的戈什，簇着过了天妃宫桥，由大马路出黄浦滩，迤迤到十六铺外滩。转弯进了小东门，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防局勇丁，往来梭巡。这一天城里的街道，居然也打扫干净了，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，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一排兵勇，扛着大旗，在那里站队。有一个穿了灰布缺襟袍，天青羽纱马褂，头戴水晶顶，拖着蓝翎，脚穿抓地虎快靴的，手里捧着手版。宪太太的轿离着他还有二三丈路，那个人便跪下，对着宪太太的轿子，吱啊，咕啊，咕啊，吱啊的，不知他说些甚么东西，宪太太一声也不懂他的。肚子里还想道：格格人朝仔倪痴形怪状格做啥介？想犹未了，又听得一声怪叫，那路旁站的兵队，便都一齐屈了一条腿，作请安式蹲下。一路都是如此。过了旗队，便是刀叉队、长矛队、洋枪队。忽见路旁又是一个人，手里捧着手版跪着，说些甚么，宪太太心中十分纳闷。过去之后，还是旗队、刀叉队、洋枪队。抬头一看，已到辕门，又是一个捧着手版的東西，跪在那里吱咕。宪太太忽然想道：这些人手里都拿着稟帖，莫非是要拦舆告状的，看见我护卫人多，不敢过来？越想越象，要待喝令停轿收他状子，无奈轿子已经抬过了。耳边忽又听得轰轰三声大炮，接着一阵鼓吹，又听得一声“门生叶某，恭迎师母大驾”。宪太太猛然一惊，转眼一望。原来已经到了仪门外面。

叶伯芬身穿蟒袍补褂，头戴红顶花翎，在仪门外垂手站立。等轿子走近，一手搭在轿杠上，扶着轿杠往里去，一直抬上大堂，穿过暖阁，进了麒麟门，到二堂下轿。叶老太太、叶太太早已穿了披风红裙，迎到二堂上，让到上房。宪太太向老太太行礼，老太太连忙回礼不迭。礼毕之后，又对叶太太福了一福。叶太太却要拜见师母，叫人另铺拜毡，请师母上坐；宪太太连说“不敢当”，叶太太已经拜了下去。宪太太嘴里连说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还礼还礼”，却并不曾还礼，三句话一说，叶太太已拜罢起身了。然后叶伯芬进来叩见师母，居然也是一跪三叩首，宪太太却还了个半礼，伯芬退了出去。这里是老太太让坐，太太送茶，分宾主坐定，无非说几句寒暄客套的话。略坐了一会，老太太便请升珠，请宽衣，摆上点心用过。宪太太又谈谈福建的景致，又说这上房收拾得比我们住的时候好了。七拉八扯，谈了半天，就摆上酒席。老太太定席，请宪太太当中坐下，姑媳两人，一面一个相陪。宪太太从前给人家代酒代惯的，著名洪量，便一杯一杯吃起来。叶伯芬具了衣冠，来上过一道鱼翅，一道燕窝；停了一会，又亲来上烧烤。宪太太倒也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耐太客气哉！”原来宪太太出身是苏州人，一向说的是苏州话，及至嫁与赵啸存，又是浙东出干菜地方的人氏，所以家庭之中，宪太太仍是说苏州话，啸存自说家乡话，彼此可以相通的，因此宪太太一向不会说官话，随任几年，有时官眷往来，勉强说几句，还要带着一大半苏州土话呢。就是此次和老太太们说官话，也是不三不四，词不达意的。至于叶伯芬能打两句强苏白，是久在宪太太洞鉴之中的，所以冲口而出，就说了一句苏州话。伯芬未及回答，宪太太又道：“划一（划一，吴谚有此语。惟揣其语意，当非此二字。近人著《海上花列传》，作此二字，姑从之）今早奴进城格辰光，倒说有两三起拦舆喊冤格呀！”伯芬吃了一惊道：“来浪啥场化？”宪太太道：“就来浪路浪向啥。问倪啥场化，倪是弗认得格啥。”伯芬道：“师母阿曾收俚格呈子？”宪太太道：“是打算收俚格，轿子路得快弗过咯，来弗及哉。”伯芬道：“是格啥底样格人？”宪太太道：“好笑得势！俚告到状子哉，还要箭衣方马褂，还戴起仔红缨帽子。”伯芬恍然大悟道：“格个弗是告状格，是营里格哨官来浪接师母，跪来浪唱名，是俚笃格规矩。”宪太太听了，方才明白。如此一趟应酬，把江西巡抚打发过去。叶伯芬的曳尾泥涂，大都如此，这回事情，不过略表一二。

正是：泥涂便是终南径，几辈凭渠达帝闾。不知叶伯芬后来怎样做了抚台，为何要参藩台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二 回

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

如今晚儿的官场，只要会逢迎，会巴结，没有不红的。你想象叶伯芬那种卑污苟贱的行径，上司焉有不喜欢他的道理？上司喜欢了，便是升官的捷径。从此不到五六年，便陈臬开藩，扶摇直上，一直升到苏州抚台。因为老太太信佛念经，伯芬也跟着拿一部《金刚经》，朝夕唸诵。此时他那位大舅爷，早已死了，没了京里的照应，做官本就难点；加之他诵经成了功课，一天到晚，躲在上房念经，公事自然废弃了许多，会客的时候也极少，因此外头名声也就差了。慢慢的传到京里去，有几个江苏京官，便商量要参他一本。因未曾得着实据，未曾动手，各各写了家信回家，要查他的实在劣迹。恰好伯芬妻党，还有几个在京供职的，得了这个风声，连忙打个电报给他，叫他小心准备。伯芬得了这个消息。心中十分纳闷，思量要怎样一个办法，方可挽回，意思要专折严参几个属员，貌为风厉，或可以息了这件事。无奈看看苏州合城文武印委各员，不是有奥援的，便是平日政绩超著的；在黑路里的各候补人员，便再多参几个也不中用；至于外府州县，自己又没有那么长的耳目去觑他的破绽。正

在不得主意，忽然巡捕拿了手本上来，说时某人禀见，说有公事面回，伯芬连忙叫请。

原来这姓时的，号叫肖臣，原是军装局的一个司事，当日只赚得六两银子薪水一月。那时候伯芬正当总办，不知怎样看上了他，便竭力栽培他，把他调到帐房里做总管帐。因此，时肖臣便大得其法起来，捐了个知县，照例引见，指省江苏，分宁候补。恰好那时候伯芬放了江海关道，肖臣由南京来贺任，伯芬便重重的托他，在南京做个坐探，所有南京官场一举一动，随时报知。肖臣是受恩深重的人，自然竭力报效。从此时肖臣便是伯芬的坐探。也是事有凑巧，伯芬官阶的升转，总不出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三省，处处都用得着南京消息的，所以时肖臣便代他当了若干年的坐探。此次专到苏州来，却是为了他自己的私事。凡上衙门的规矩，是一定要求见的，无论为了甚么事，都说是有公事面回的。这时肖臣是伯芬的私人，所以见了手版就叫请。

巡捕去领了肖臣进来，行礼已毕，伯芬便问道：“你近来差事还好么？”肖臣道：“大帅明见，卑职自从交卸扬州厘局下来，已经六个月了，此刻还是赋闲着，所以特为到这边来给大帅请安；二则求大帅赏封信给江宁惠藩台，吹嘘吹嘘，希冀望个署缺。”伯芬道：“署缺，那边的吏治近来怎样了？”肖臣道：“吏治不过如此罢了。近来贿赂之风极盛，无论差缺，非打点不得到手。”伯芬道：“那么你也去打点打点就行了，还要我的信做甚么。”肖臣道：“大帅栽培的，较之鬼鬼祟祟弄来的，那就差到天上地下了。”伯芬心中忽然有所触，因说道：“你说差缺都要打点，这件事可抓得住凭据么？”肖臣道：“卑职动身来的那两天，一个姓张的署了山阳县，挂出牌来，合省哗然。无人不知那姓张的，是去年在保甲局内得了记大过三次、停委两年处分的，此时才过了一年，忽然得了缺，这里头的毛病，就不必细问了。有人说是化了三千得的，有人说是化了五千得的。卑职以为事不干己，也没有去细查。”伯芬道：“要细查起来，你可以查得着么？”肖臣道：“要认真查起来，总可以查得着。”伯芬道：“那么写信的事且慢着谈，你的差缺，我另外给你留心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他那卖差卖缺的实据，查几件来。这件事第一要机密，第二要神速。你去罢。”说罢，照例端茶送客。肖臣道：“那么卑职就动身，不再过来禀辞了。”伯芬点点头。肖臣辞了出来，赶忙赶回南京去，四面八方的打听，却被他打听了十来起，某人署某缺，费用若干，某人得某差，费用若干，开了一张单，写了禀函，寄给伯芬。

伯芬得了这个，便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制台，历陈惠藩台的劣迹，要和制台会衔奏参。制台得了信，不觉付之一笑。原来这惠藩台是个旗籍，名叫惠福，号叫锡五，制台也是旗籍，和他带点姻亲，并且惠藩台是拜过制台门的。有了这等渊源，旁人如何说得动坏话，何况还说参他呢。好笑叶伯芬聪明一世，蒙瞳一时，同在一省做官，也不知道同寅这些底细，又不打听打听，便贸然写了信去。制台接信的第二天，等藩台上辕，便把那封信给藩台看了。藩台道：“既是抚帅动怒，司时听参就是了。”制台一笑道：“叶伯芬近来念《金刚经》念糊涂了，要办一事情，也不知道过细想想，难道咱们俩的交情，还是旁人唆得动的吗？”藩台谢过了，回到自己衙门，动了半天的气。一个转念，想道：“我徒然自己动气，也无济无事。古人说得好：无毒不丈夫。且待我干他一干，等你知道我的手段！”打定了主意，便亲自起了个一百多字的电稿，用他自己私家的密码译了出来，送到电局，打给他胞弟惠禄。

这惠禄号叫受百，是个户部员外郎。拜在当朝最有权势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个干孙子，十分得宠，无论京外各官，有要走内线的，若得着了受百这条门路，无有不通的。京官的俸禄有限，他便专靠这个营生，居然臣门如市起来。便是他哥哥锡五放了江宁藩台，也是因为走路子起见，以为江南是财富之区，做官的容易赚钱，南京是个大省会，候补班的道府，较他处为多，所以弄了这个缺，要和他兄弟狼狈为奸。有要进京引见的，他总代他写个信给兄弟，叫他照应。如此弄起来，每年也多了无限若干的生意。这回因为叶伯芬要参他，他便打了个电报给兄弟，要设法收拾叶伯芬，并须一如此如此。

受百接了电报，见是哥哥的事情，不敢怠慢，便坐了车子，一径到他干祖父宅子里去求

见，由一个小内侍引了到上房。只见他干祖父正躺在一张醉翁椅上，双眼迷蒙，象是要磕睡的光景，便不敢惊动，垂手屏息，站在半边。站了足足半个钟头，才见他干祖父打了个翻身，嘴里含糊说道：“三十万便宜了那小子！”说着，又蒙胧睡去。又睡了一刻多钟，才伸了伸懒腰，打个呵欠坐起来。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孙儿惠禄，请祖爷爷的金安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进来了。”受百道：“孙儿进来一会了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外头有甚么事？”受百道：“没有甚么事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乌将军的礼送来没有？”受百道：“孙儿没经手，不知他有送宅上来没有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有你经着手，他敢吗！他别装糊涂，仗着老佛爷腰把子硬，叫他看！”受百道：“这个谅他不敢，内中总还有甚么别的事情。”他干祖父就不言语了。歇了半天才道：“你还有甚么事？”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来道：“孙儿的哥哥惠福，有点小事，求祖爷爷做主。”他那干祖父低头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们总是有了事情，就到我这里麻烦。你说罢，是甚么事情？”受百道：“江苏巡抚叶某人，要参惠福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参出来没有？”受百道：“没有。”他干祖父说道：“那忙甚么，等他参出来再说罢咧。”受百听了，不敢多说，便叩了个头道：“谢过祖爷爷的恩典。”叩罢了起来，站立一旁，直等他干祖父叫他“你没事去罢”，他方才退了出来，一径回自己宅子里去。入门，只见兴隆金子店掌柜的徐老二在座。

原来这徐老二，是一个专门代人走路子的，著名叫徐二滑子，后来给人家叫浑了，叫成个徐二化子。大凡到京里来要走路子的，他代为经手过付银钱，从中赚点扣头过活，所开的金子店，不过是个名色罢了。这回是代乌将军经手，求受百走干祖父路子的。当下受百见了徐二化子，便仰着脸摆出一副冷淡之色来。徐二化子走上前请了个安，受百把身子一歪，右手往下一拖，就算还了礼。徐二化子歇上一会，才开口问道：“二爷这两天忙？”受百冷笑道：“空得很呢！空得没事情做，去代你们碰钉子！”徐二化子道：“可是上头还不答应？”受百道：“你们自己去算罢！乌某人是叫八个都老爷联名参的，罪款至七十多条，赃款八百多万；牛中堂的查办，有了凭据的罪款，已经五十几条，查出的赃款，已经五百多万。要你们三百万没事，那别说我，就是我祖爷爷也没落着一个，大不过代你们在堂官大人们、司官老爷们处，打点打点罢了。你们总是那么推三阻四！咱们又不做甚么买卖，论价钱，对就对，不对咱们撒手，何苦那么一天推一天的，叫我代你们碰钉子！”徐二化子忙道：“这个呢，怨不得二爷动气，就是我也叫他们闹的厌烦了。但是君子成人之美，求二爷担代点罢。我才到刑部里去来，还是没个实在。我也劝他，说已经出到了二百四十万了，还有那六十万，值得了多少，麻麻糊糊拿了出来，好歹顾全个大局。无奈乌老头子，总象仗了甚么腰把子似的。”受百道：“叫他仗腰把子罢！已经交代出去，说我并不经管这件事，上头又催着要早点结案，叫从明天起，只管动刑罢！”徐二化子大惊道：“这可是今天的话？”

受百不理他，径自到上房去了。

徐二化子无可奈何，只得出了惠宅，干他的事去。到了下午，又来求见，受百出来会他。徐二化子道：“前路呢，三百万并不是不肯出，实在因为筹不出来，所以不敢胡乱答应。我才去对他说过，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盘，说七拼八凑，还勉强凑得上来，三天之内，一定交到，只要上头知道他冤枉就是了。可否求二爷再劳一回驾，进去说说，免了明天动刑的事？”受百道：“老实说：“我祖爷爷要是肯要人家的钱，二十年头里早就发了财了，还等到今天！这不过代你们打点的罢了。要我去说是可以的，就是动刑一节话，已经说了出去，只怕不便就那么收回来，也要有个办法罢。”徐二化子听了，默默无言，歇了一会道：“罢，罢！无非我们做中人的晦气罢了！我再走一回罢。二爷，你怀等我来了再去。”说罢，匆匆而去。歇了一大会，又匆匆来了，又跟着一个人，捧了一大包东西。徐二化子亲自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个紫檀玻璃匣，当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；匣子里还有一个圆锦匣子，徐二化子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挂朝珠，一百零八颗都是指顶大的珍珠穿成的。徐二化子又在身边取出两个小小锦匣来，道：“这如意、朝珠，费心代送到令祖老太爷处，是不成个礼的，不过见个

意罢了。”说罢，递过那两个小匣子道：“这点点小意思，是孝敬二爷的，务乞笑纳。”受百接过，也不开看，只往桌上一放道：“你看天气已经要黑下来了，闹到这会才来，又要我连夜的走一趟！你们差使人，也得有个分寸！”徐二化子连忙请了个安道：“我的二爷！你怀里不行个方便，这个简直是作好事！二爷把他办妥了，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个人的性命，还不感动神佛，保佑二爷升官发财吗。”受百道：“一个人总不要好说话，象我就叫你们麻烦死了！”徐二化子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务求二爷方便这一回，我们随后补报就是。我呢，以后再有这种琐屑事情，我也不敢再经手了。”受百哼了一声，又叹了一口气，便直着嗓子喊套车子，徐二化子又连忙请了个安道：“谢二爷。”方才辞了出去。忽然又回转来道：“那两样东西，请二爷过目。”受百道：“谁要他的东西！你给他拿回去罢。”徐二化子道：“请二爷留着赏人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两个小匣子打开，等受百过了目，方才出去。受百看那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玻璃绿的老式班指，一个是铜钱大的一座钻石帽花。仍旧把匣子盖好，揣在怀里。叫家人把如意、朝珠拿到上房里去。一面心中盘算，这如意可以留着做礼物送人；帽花、班指留下自用；只有这挂朝珠，就是留着他也挂不出去，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爷爷，和哥哥斡旋那件事，左右是我动刑的一句话吓出来的。定了主意，专等明天行事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赶一个早，约莫是他干祖父下值的时候，便怀了朝珠，赶到他宅子里去。叩过头，请过安，便禀道：“乌将军那里，一向并不是敢慳吝，实在一时凑不上来。昨天孙儿去责备过了，他说三天之内，照着祖爷爷的吩咐送过来。请祖爷爷大发慈悲，代他们打点打点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眼睛里还看得见他的钱吗！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，那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一死要的了！”受百跪下来磕了个头道：“孙儿孝敬祖爷爷的。”一面将一匣朝珠呈上。他干祖父并不接受道：“你揭开看。”受百揭开匣盖，他干祖父定睛一看，见是一挂珍珠朝珠。暗想老佛爷现在用的虽然有这个圆，却还没有这个大；我一向要弄这么一挂，可奈总配不匀停，今天可遇见了。想罢，才接在手里道：“怎好生受你的？”受百又磕了一个头，谢过赏收，才站起来道：“这个不是孙儿的，是孙儿哥哥差人连夜赶送进来，叫孙儿代献祖爷爷的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是啊，你昨天说甚么人要参你哥哥？”受百道：“是江苏巡抚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哥哥在那里？”受百道：“是江宁藩司。”他干祖父想了一想道：“江宁藩司，江苏巡抚，不对啊，他怎么可以参他呢？”受百道：“他终究是个上司，打起官话来，他要参就参了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哥哥也是我孙子一样，咱家的小孩子出去，都叫人家欺负了，那还成个话！你想个甚么法子惩治惩治那姓叶的，我替你办。”受百道：“孙儿不敢放恣，只求把姓叶的调开了就好。”他干祖父道：“你有甚么主意，和军机上华中堂说去，就说是我的主意。”受百又叩头谢过，辞了出来，就去谒见华中堂，把主意说了，只说是祖爷爷交代如此办法。华中堂自然唯唯应命。

过了几天，新疆巡抚出了缺，军机处奉了谕旨，新疆巡抚着叶某人调补，江苏巡抚着惠福补授，却把一个顺天府府尹放了汪宁藩司，另外在京员当中，简了个顺天府府尹。这一个电报到了南京，头一个是藩台快活，阖城文武印委员，纷纷禀贺。制台因为新藩台来，尚须时日，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，好等升抚交代藩篆，先去接印，却委苟才署了巡道。苟才这一喜，

正是：宪恩深望知鳌戴，仝事威严展狗才。未知苟才署了巡道之后，又复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九十三 回

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

苟才得署了巡道，那且不必说。只说惠升抚交卸了藩篆，便到各处辞行。乘坐了钩和差船，到了镇江起岸，自常镇道、镇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员，都到江边恭迓宪节。丹徒、丹阳两县，早已预备行轅。新抚台舍舟登陆，坐了八抬绿呢大轿，到行轅里去。轿子走过一处地方，是个河边，只见河岸上的土，堆积如山，沿岸迤迤不绝。惠抚台坐在轿子里，默默寻思：这镇江地方，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处。一路思思想想，不觉已到行轅，徒、阳两县，已在那里伺候。惠抚台便叫两县上来见。两县连忙进内，行礼已毕，惠抚台问道：“方才兄弟走过一处地方，看见一条河道，两岸上的土却堆放得不少，那是甚么地方？”丹阳县一想，回道：“那条河便是丹徒、丹阳的分界，叫做徒阳河。因为年久淤塞，近来雇工挑浚，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，一时没地方送，暂时堆在那里的。”惠抚台大喜道：“兄弟倒代你们想了一个送处。南京现在开辟马路，漫到四处的找土填地，谁知南京的土少得很。这里有了那么多土，从明日起，就陆续把他送到南京去，以为填马路之用。”徒、阳两县，一时未便禀驳，只得应了几个“是”字下来。恰好遇了开浚徒阳工程委员进去，两县便把上项话告诉了他。委员道：“这个办不到。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，还出了运费，运到南京呢！”说罢，自跟了手版上去谒见。

原来惠抚台的意思，到了镇江，只传见几个现任官，那地方上一切委员，都不见的。因为看了这个手版，是开浚徒阳河的工程委员，他心中有了运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，恰好这是个工程委员，便传见了。委员行过礼之后，抚台先开口道：“那甚么河的工程，是你老哥办着？”委员道：“是卑职办着徒阳河工程。”抚台道：“我不管‘徒羊’也罢，‘徒牛’也罢，河里挖出来的土，都给我送到南京去。因为南京此刻要修马路没土，这里挖出来的土太多，又没个地方存放，往南京一送，岂不是两得其便吗？”委员道：“这里的土往南京送，恐怕雇不出那许多船；并且船价贵了，怕不合算。”抚台道：“何必要雇船，就由轮船运去就行了，又快。”委员不敢多说，只得答应了几个“是”字。抚台也就端茶送客。

委员退了出来，一肚子又好气又好笑，一径到镇江府去上衙门，禀知这件事，求府尊明日谒见时转个圈。府尊道：“这个怎样办得到！那稀脏的，人家外国人的轮船肯装吗。我明日代你们回就是了。”委员退了出来，又到常镇道衙门去求见，禀知这件事。道台听了，不觉好笑起来道：“好了！有了这种精明上司，咱们将来有得伺候呢。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，这是抚宪委办的，你不就照办，将来报销多少，是这一笔运费，都注着‘奉抚宪谕’的，款子不够，管上来的领，也说是‘奉抚宪谕’的，咱们好驳你吗。”委员听了道台一番气话，默默无言。道台又道：“赶明天见了再说罢。”一面拿起茶碗，一面又道：“还是你们当小差使的好。象这种事情，到兄弟这里一回，老兄的干系就都卸了，钉子由得我去碰。”委员也无言可答，又不便说是是是，只得一言不发，退了出来。

到了明日，道、府两位，一同到行轅禀安、禀见。及至相见之下，抚台又说起要运土往南京的话。府尊道：“昨天委员已经到卑府这边说过，用民船运呢，怕没那么些民船；要用轮船运罢，这个稀脏的东西，怕轮船不肯装。”抚台道：“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，咱们招商局的船呢，也不肯装，说不过去罢。”府尊道：“招商局船，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。”抚宪道：“他们嫌脏，也有个法子：弄了麻布袋来，一袋一袋的都盛起来，缝了口，不就装去了吗。”府尊道：“那么一来，费用更大了，恐怕不上算，到底不过是点土罢了。”抚台怒道：“你们怎都没听见，南京地方没土，这会儿等土用，化了钱还没地方买！你当兄弟真糊涂了！”

府尊和抚台答话时，道台坐在半边，一言不发，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钉子。此时抚台却

对道台说道：“凡是办事的人，全靠一个调度。你老哥想，这里挖出来的土，堆得漫到四处都是，走路也不便当，南京恰在那里等土用，这么一调度，不是两得其益么。”道台道：“往常职道晋省，看见南京城里的河道也淤塞的了不得，其实也很可以开浚开浚，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。”抚台一想，这话不错，然而又不肯认错，便道：“那么这边的土，就由他那么堆着？”道台道：“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，要来垫地基，叫他们挑去，非但不化挑费，多少还可以卖几个钱呢。”抚台道：“南京此刻没有开河的工程。咱们既然办到这个工程，也不在乎卖土那点小费，叫人家听着笑话。还是照兄弟的办法罢。”道府二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传知工程委员去办。

那工程委员听说用麻袋装土，乐得从中捞点好处，便打发人去办，登时把镇江府城厢内外各麻包店的麻包、席包买个一空。雇了无限若干人，在那里一包一包的盛起来。又用了麻线缝针，一律的缝了口。从徒阳河边一直运送到江边，上了招商趸船。这东西虽然不要完税，却是出口货物，照例要报关的，又要忙着报关。等上水船到了，便往船上送。船上人问知是烂泥，便不肯放在舱里，只叫放在舱面上，把一个舱面，堆积如山的堆起来。到了南京，又要在下关运到城里，闹的南京城厢内外的人，都引为笑话，说新抚台一到镇江，便刮了多少地皮，却往南京来送。如此装运了三四回，还运不到十分之一。

恰好一回土包上齐了船之后，船便开行，却遇了一阵狂风暴雨，那舱面的土包，一齐湿透了，慢慢的溶化起来。加之船上搭客，看见船上堆了那许多麻包，不知是些甚么东西，挖破了看，看见是土，还以为土里藏着甚么呢，又要挖进去看，那窟窿便越挖越大；又有些是缝口时候，没有缝好的，遇了这一阵狂风大雨，便溶化得一齐卸了下来，闹得满舱面都是泥浆。船主恨极了，叫了买办来骂。买办告诉他这是苏州抚台叫运往南京去的，外国人最是势利，听说是抚台的东西，他就不敢多说了。一面叫人洗。那里禁得黄豆般大的雨点，四面八方打过来，如何洗得干净，只好由他。等赶到南京时，天色还没大亮。轮船刚靠了趸船，便有一班挑夫、车夫，与及客栈里接客的，一齐拥上船来。有个喊的是“挑子要罢”，有个喊的是“车子要罢”，有两个是“大观楼啊”、“名利栈啊”，不道一律的声犹未了，或是仰跌的，或是扑跌的。更有一班挑夫，手里拿着扁担扛棒，打在别人身上的；及至爬起来，立脚未定，又是一跌；那站得稳，不至于跌的，被旁边的人一碰，也跌下去了。登时大乱起来。不上一会功夫，带得满舱里面都是泥浆。

恰好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，附了船来，要到南京见制台的。船到时，便换了行装衣帽，预备登岸。这里南京自然也有一班营弁接他的差，无奈到了船上，一个个都跌得头晕眼花，到官舱里禀见时，没有一个不是泥蛋似的。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。不料出了官舱，一脚踏到外面，仰面就是一个跟斗，把他一半跌在里面，一半跌在外面。吓得一众家人，连忙赶来搀扶。谁知一个站脚不稳，恰恰一跌，爬在提督身上，赶忙爬起来时，已被提督大骂不止。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，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断。更衣既毕，方才出来。这回却是战战兢兢的，低下头一步一步的捱着走，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。那一班在舱外站班的，见他老人家出来，军营里的规矩，总是请一个安。谁知这一请安，又跌下了四五个人。那提督也不暇理会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趸船上，又从趸船上捱到码头上。这一回幸未陨越，方才上轿而去。

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儿，一个个多已瘪了，用手提一提，便挤出无限泥浆，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。闹了一会，船上买办急了，通知了岸上巡防局，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，众小工无奈，只得连拖带拽的，起到趸船上。好好的一座趸船，又变成一只泥船了。趸船上人急了，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。偏偏连日大雨不止，闹得招商局码头，泥深没踝。只这一下子，便闹到怨声载道，以后招商船也不肯装运了，方才罢休。

且说惠抚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，游过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等名胜，便坐了官船，用小火轮拖带，向苏州进发。一面颁出红谕，定期接印。苏州那边，合城文武，自然一体恭迎。在

八旗会馆备了行轺。抚台接见过僚属之后，次日便去拜前任抚台，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。到了接印那天，新抚台传谕，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，就在行轺接印。旧抚台便委了中军，赏了抚台印信及旗牌、令箭等，排齐了职事，送至八旗会馆。

新抚台接印、谢恩、受贺等烦文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旧抚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，便到新抚台惠锡五处辞行。坐谈了一会，伯芬兴辞。锡五道：“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的话，不知阁下可肯听受？”伯芬当他是甚么好话，连忙应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锡五道：“阁下到了新疆那边，正好多参两个藩司！”伯芬听了，不觉目定口呆，涨红了脸，回答不上来，只好搭讪着走了。到了动身那天，锡五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，伯芬也自觉得无味。这里锡五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受百商量，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，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。有旨即交惠福查明复奏。他那复奏中，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，叶伯芬便奉旨革职。可怜他万里长征的到了新疆，上任不到半年，便碰了这一下子，好不气恼！却又无可出气，只拣了几十个属员，有的没的，出了些恶毒考语，缮成奏折，倒填日子，奏参出去，以泄其忿。等他交卸去了之后，过了若干日子，才奉了上谕：“叶某奏参某某等，着照所请，该部知道。”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，新疆官场，无不恨如切骨，无奈他已去的远了，奈何他不得。只此一端，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。

且说苟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，因为是个短局，却还带着那筹防局、牙厘局的差使。署了两个多月，新任藩台到了，接过了印。那原任巡道，应该要回本任的了，因为制台要栽培苟才，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扬道。传见的时候，便说道：“老兄交卸藩篆下来，极应该就回本任。无奈扬州近日出了一起盐务讼案，连盐运司都被他们控到兄弟案下。兄弟意思要委员前去查办。无奈此时第一要机密，若是委员前去，恐怕他们得了信息，倒查不出个实情来，并且兄弟意中，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，所以奉托辛苦一趟。务请到任之后，暗暗查访，务得实情，以凭照办。所有那讼案的公事，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，送过来就是了。”巡道受了这个米汤，自然是觉得宪恩高厚，宪眷优隆了，奉了公事，便到署任去了。这里苟才便安安稳稳署他的巡道。此时一班候补道见苟才的署缺变了个长局，便有许多人钻谋他的筹防局、牙厘局了；制台也觉得说不过去，便委了别人。苟才虽然不高兴，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，也就罢了。

谁知这个当刻儿，又出了调动。那位两江制台调了直隶总督，并且有“迅速来京陛见”字样；两湖总督调了两江。电报一到，那南京城里的官场，忙了个奔走汗流，顿时禀贺的轿马，把“两江保障”、“三省钧衡”两面辕门，都塞满了。制台忙着交卸进京，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，巡道署理藩台。苟才这一乐，登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！虽然是看几天印把，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好处，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，因此十分得意。

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，名叫张福的，系湖北江夏人。他初署巡道时，正是气焰初张的时候，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甚么东西，他便拿一张片子，叫人把张福送到首县去叫办，首县便把张福打了两百小板子，递解回籍。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，自有他的路子，递回江夏之后，他便央人荐到总督衙门文案委员赵老爷处做家人。他心中把苟才恨如彻骨，没有事时，便把苟才送少奶奶给制台的话，加点材料，对同事各人淋漓尽致的说起来，大家传作新闻。久而久之，给赵老爷听见了，便把张福叫上去问。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，便尽情倾吐。赵老爷听了，也当作新闻，茶余酒后，未免向各同事谈起。久而久之，连两湖督宪都知道了，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，还叫他署事，那吏治就可想了。加以他的大名叫得别致，大家都叫别了，总是叫他“狗才”，所以一入耳之后，便不会忘记的。因此苟才的行为，久已在两湖督宪洞鉴之中的了。

两湖督宪奉了上谕，调补两江之后，便料理交代，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兼署的。交代过后，便料理起程，坐了一号浅水兵轮，到了南京，颁出红谕，定期接印。那时离原任总督交卸的日子，虽然不过十多天，然而苟才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却是新制台初到手时，各官

到码头迎迓，新制台见了苟才手版，心中已是一条刺；及至延见之时，不住的把双眼向苟才钉住。苟才那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，还以为新制台赏识他的相貌呢。

及至新制台接印之后，苟才也交卸藩篆，仍回署任。不出三日之内，忽然新制台一个札子下来，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扬道篆；却飭令原署淮扬道，仍回巡道本任；现署巡道苟才，着另候差委。这么一个札子下来，别人犹可，惟有苟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，正不知是何缘故。要想走走路子，无奈此时督轅内外各人，都已换了，重新交结起来，很要费些日子。有两个新督宪奏调过来的人，明知他是红的，要去结交他时，他却有点象要理不理的样子。苟才心中满腹狐疑，无从打听。不料新督宪到任三个月之后，照例甄别属员，便把苟才插入当中，用了“行止齷齪，无耻之尤”八个字考语，把他参掉了。这一气，把苟才气的直跳起来！骂道：“从他到任之后，我统共不过见了他三次，他从那里看见我的‘行止齷齪’，从何知道我是‘无耻之尤’！我这官司要和他到都察院里打去！”骂了一顿，于事无济，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。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。从前受了主人的骂，无非逆来顺受；此时受骂，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。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，骂得不在理上，便有两个借此推辞，另投别人的了。苟才也无可如何，回到上房，无非是唉声叹气。

还是姨妈有主意，说道：“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制台之后，也不曾得着他甚么好处，他便走了。”苟才忙道：“可不是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不会留下，等送这一个！”姨妈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你要送姨太太给他，也要探听着他的脾气，是对这一路的，才送得着；要是不对这一路的，送他也不受呢。”苟太太道：“罢，罢！我看他们男人们，没有一个不对这一路的，随便甚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，何况是人家送的呢！”姨妈道：“你们都不知说些甚么，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呢。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，前任制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，我们并未得着他甚么好处，他便走了。此时妹夫坏了功名，这边是站不住的了。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，求求他，总应该有个下文。你们看我的话怎样？”只这一句话，便提醒了苟才道：“是呀，我到天津伸冤去。”即日料理到北洋去。

正是：三窟未能师狡兔，一枝尚欲学鹪鹩。不知苟才到北洋去后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九十四回

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

苟才自从听了姨妈的话，便料理起程到天津去。却是苟太太不答应，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儿去，你走了，把我们丢在这里做甚么。苟才道：“我这回去，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，说不定有差使没差使。要是大家同去，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，岂不又是个累。好歹我一个人去，有了差使，仍旧接了你们去；谋不着差事，我总要回来打算的。一个人往来的浇裹轻，要是一家子同去，有那浇裹，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，何苦呢！”姨妈也从旁相劝。苟太太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放他一个人出去，又是他的世界了，甚么浪蹄子，臭婊子，弄个一大堆还不算数，还要叫他们充太太呢。”姨妈道：“此刻他又多了好几年的年纪了，断不至于这样了。你放心罢。”苟太太仍是不肯。苟才道：“如果必要全眷同行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饿死，也不出门去了。”还是亏得姨妈从旁百般解劝，劝的苟太太点了头，苟才方才收拾行李，打点动身。

附了江轮，到得上海，暂时住在长发栈。却在栈里认得一个人。这个人姓童，号叫佐闾，原是广东人氏；在广东银元局里做过几天工匠，犯了事革出来，便专门做假洋钱，向市上混用，被他骗着的钱不少。此时因为事情穿了，被人告发，地方官要拿他，他带了家眷，逃到上海，也住在长发栈。恰好苟才来了，住在他隔壁房间，两人招呼起来，从此相识。苟才问

起他到上海何事的，佐闾随口答道：“不要说起！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，说：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圆，利权外溢，莫此为甚！不如办了机器来，我们设局自铸。制台总算给我脸，批准了，办了机器来，开了个银元局鼓铸，委了总办、会办、提调。因为兄弟上的条陈，机器化学一道，兄弟也向来考究的，就委了兄弟做总监工。当时兄弟曾经和总办说明白，所有局中出息，兄弟要用二成；余下八成，归总办、会办、提调，与及各司事等人分。办了两年，相安无事。不料前一向换了个总办，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脑提去，只给我五厘，因此我不愿意，辞了差到上海顽一顽。”苟才道：“那银元局总办，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？”佐闾道：“那就看他派几成给人家了。我拿他二成，一年就是八十万。”苟才听了，暗暗把舌头一伸。从此天天应酬佐闾。佐闾到上海，原是为的避地而来，住栈究非长策，便在虹口篷路地方，租了一所洋房，置备家私，搬了进去。在新赁房子里，也请苟才吃过两顿。苟才有事在身，究竟不便过于耽擱，便到天津去了。

到得天津，下了客栈，将息一天，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。制台见了手本，触起前情，便叫请。苟才进去，行礼之后，制台先问道：“几时来的？”苟才道：“昨天才到。”制台道：

“我走了之后，你到底怎么搅的，把功名也弄掉了？”苟才道：“革道一向当差谨慎，是大帅明鉴的。从大帅荣升之后，不到半个月，就奉札交卸巡道印务，以后并没得过差使。究竟怎样被革的，革道实在不明白。”制台道：“你这回来有甚么意思没有？”苟才道：“求大帅栽培！”制台道：“北洋这边呢，不错，局面是大，然而人也不少。现在候差的人，兄弟也记不了许多。况且你老哥是个被议的人。你只管候着罢，有了机会，我再来知照。”说罢，端茶送客。苟才只得告辞出来。从此苟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辕，朔望照例挂号请安。上辕的日子未必都见着，然而十回当中，也有五六回见着的。幸得他这回带得浇裹丰足，在天津一耽擱就是大半年，还不至于拮据。而且制台幕里，一个代笔文案，姓冒，号叫士珍，被他拉拢得极要好，两人居然换了帖，苟才是把兄，冒士珍是把弟，因此又多一条内线。看看候到八个月光景，仍无消息，又不敢当面尽着催。

正想托冒士珍在旁边探一探声口，忽然来了个戈什，说是大帅传见。苟才连忙换了衣冠，坐轿上辕。手版上去，马上就请。制台一见面，便道：“你老兄来了，差不多半年了罢？”苟才想了一想，回道：“革道到这边八个多月了。”制台道：“我一点事没给你，也抱歉得很！”苟才道：“革道当得伺候大帅。”制台道：“今天早起，来了个电报，河工上出了事了，口子决得不小。兄弟今天忙了半天，人都差不多委定了，才想起你老兄来。”苟才道：“这是大帅栽培！”制台道：“你虽是个被议的人员，我要委你个差使呢，未尝不可以；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，未免犯不上。你晓得他们巴了多少年，就望这一点工程上捞两个，此刻仗了我的面子，多压你一个人下去，在我固然犯不上，在你老哥，也好像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就停住了口。苟才道：“只求大帅的栽培，甚么都是一样。”制台道：“所以啊，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公事，你也不必到差，我也不批薪水，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，暂时混着。等将来合龙的时候，我随折开复你的功名。”苟才听到这里，连忙爬在地下叩了三个头道：“谢大帅恩典！”制台道：“这么一来啊，我免了人家的闲话，你老哥也得了实在了。”苟才连连称“是”。制台端茶送客。苟才回到下处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到了明日，辕上便送了札子来。苟才照例赏了札费，打发去了。看那札子时，虽不曾批薪水，却批了每月一百两的夫马费，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又过了三四个月，河工合龙了，制台的保折出去了。不多几日，批回到了。别的与这书上不相干的，不要提他，单说苟才是赏还原官、原衔，并赏了一枝花翎。苟才这一乐，乐得他心花怒放！连忙上辕去叩谢宪恩；一面打电报到南京，叫汇银来，要进京引见。不日银子汇到，便上辕禀见请咨，恭辞北上。到京之后，他原想指到直隶省的，因为此时京里京外，沸沸扬扬的传说，北洋大臣某人，圣眷优隆，有召入军机之议，苟才恐怕此信果确，不难北洋一席，又是调来南京那魔头，我若指了直隶，岂非自己碰到太岁头上。因此进京之后，未曾引见，先走路子，拜了

华中堂的门。心中一算，安徽抚台华筱池，是华中堂的堂兄弟，并且是现任北洋大臣的门生，因此引见指省，便指了安徽。在京求了新拜老师华中堂一封信；到了天津，又求了制台一封信。对制台只说浇裹带得少，短少指省费，是掣签掣了安徽的。制军自然给他一封信。苟才得了这封信，却去和冒士珍商量，不知鬼鬼祟祟的送了他多少，叫他再另写一封。原来大人先生荐人的信，若是泛泛的，不过由文案上写一封楷书八行就算了；要是亲切的，便是亲笔信。但是说虽说是亲笔，仍由代笔文案写的。这回制台给他的信，已是冒士珍代笔的了，他却还嫌保举他的字眼不甚着实，所以不惜工本，央求冒士珍另写一封异常着实的，方才上辕辞行，仍走海道，到了上海。先去访着了童佐闾，查考了银元局的章程，机器的价钱，用人多少，每天能造多少，官中余利多少，一一问个详细。便和童佐闾商定，有事大家招呼。方才回南京去，见了婆子，把这一年多的事情，约略述了一遍。消停几天，便到安庆去到省。

安徽抚台华熙，本是军机华中堂的远房兄弟，号叫筱池。因他欢喜傻笑，人家就把他叫浑了，叫他做“笑痴”。当下苟才照例穿了花衣禀到，一面缴凭投信，一面递履历。抚台见有了一封军机哥哥的信，一封老师的信，自然另眼相看。并且老师那封信，还说得他“品端学粹，才识深长”，更是十分器重。当下无非说两句客套话，问问老中堂好啊，老师帅好啊，京里近来光景怎样啊，兄弟在外头，一碰又七八年没进京了，你老哥的才具是素仰的，这回到这里帮忙，将来仰仗的地方多着呢，照例说了一番过去。不上半个月，便委了他一个善后局总办。苟才一面谢委，拜客，到差；一面租定公馆，专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属。一面又自己做了一个条陈底稿。自到差之后，本来请的有现成老夫子，便叫老夫子修改。老夫子又代他斟酌了几条，又把他连篇的白字改正了，文理改顺了，方才誊正，到明日上辕，便递了上去。他是北洋大臣保说过“才识优长”的，他的条陈抚台自然要格外当心去看。当下只揭了一揭，看了大略，便道：“等兄弟空了，慢慢细看罢。”苟才又回了几件公事，方才退出。

又过了两天，他南京家眷到了，正在忙的不堪，忽然来了个戈什，说院上传见。苟才立刻换了衣冠上院。抚台一见了便道：“老兄的才具，着实可以！我们安徽本来是个穷省分，要说到理财呢，无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。安徽百姓穷，禁得住几回敲剥。难为老兄想得到！”苟才一听，知道是说的条陈上的事情。便道：“大帅过奖了！其实这件事，首先是广东办开的头，其次是湖北，此刻江南也办了，职道不过步趋他人后尘罢了。”抚台道：“是啊。兄弟从前也想办过来，问问各人，都是说好的，甚么‘裕国便民’啊，‘收回利权’啊，说得天花乱坠；等问到他们要窍的话，却都棱住了。你老哥想，没一个内行懂得的人，单靠兄弟一个，那里担代得许多。老哥的手折，兄弟足足看了两天，要找一件事再问问都没有了，都叫老哥说完了。”苟才此时心中十分得意，因说道：“便是职道承大帅栽培，到了善后局差之后，细细的把历年公事看了一遍，这安徽公事，实在难办！在底下当差的，原是奉命而行，没有责任的，就难为上头的筹划；所以不能不想个法子出来，活动活动。”抚台道：“是啊。这句话对极了！当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样，还有办不下来的事情吗。但是这件事情，必要奏准了，才可以开办。你老兄肯担了这个干纪，兄弟就马上拜折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大帅的栽培，职道自然有一分心，尽一分力。”抚台喜孜孜的，送客之后，便去和奏折老夫子商量，缮了个奏折，次日侵晨，拜发出去。

苟才上院回家之后，满面得意，自不必说。忙了两天，才把一座公馆收拾停当。那位苟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风寒，得了感冒，延医调治，迄不见效，缠绵了一个多月，竟呜呼哀哉了。苟才平日本是厌恶他悍妒泼辣，样样俱全，巴不得他早死了，不过有姨妈在旁，不能不干号两声罢了。苟才一面料理后事，一面叫家人拿手版上辕去请十天期服假。可巧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，居然准了。抚台要传苟才来见，偏偏他又在假内，把个抚台急的了不得。苟才是抚帅的红人，同寅中那个不巴结！出了个丧事，吊唁的人，自然不少。忙过了盛殓之后，便又商量刻讣，择日开吊，又到城外一个甚么庙里商量寄放棺木。

诸事办妥，假期已满，上院销假。抚台便和他说：“上头准了，这件事要仰仗老兄的了。

兄弟的意思，要连工程建造的事，都烦了老兄。”苟才道：“这一着且慢一慢，先要到上海定了机器，看了机器样子，量了尺寸，才可以造房子呢。”抚台见他样样在行，越觉欢喜，又说了两句唁慰的话，苟才便辞

了回家。到下晚时，院上已送了一个札子来，原来是委他到上海办机器的。苟才便连忙上院谢委辞行，乘轮到了上海，先找着了童佐闾，和他说知办机器一事。童佐闾在上海已经差不多两年了，一切情形，都甚熟悉，便带苟才到洋行里去，商量了两天，妥妥当当的定了一分机器，订好了合同，交付过定银。他上条陈时，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，可以作为基址的；此番他来时，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至，草草画了一个图带来的；又托佐闾找一个工程师，按着地势打了一个厂房图样。凡以上种种，无非是童佐闾教他的，他那里懂得许多。事情已毕，还不到二十天功夫，他便忙着赶回安庆，给死老婆开吊。一面和童佐闾商定，一力在抚台跟前保举他，叫他一得信就要赶来的。童佐闾自然答应。

苟才回到安庆之后，上院销差，顺便请了五天假，因为后天便是他老婆五七开吊之期。到了那天，却也热闹异常，便是抚院也亲临吊奠，当由家丁慌忙挡驾。忙过了一天，次日便出殡；出殡之后，又谢了一天客，方才停当，上院销差。顺便就保举了童佐闾，说他熟悉机器工艺，又深通化学。抚台就答应了将来用他，先叫他来见。苟才又呈上那张厂房图。抚台看过道：“这可是老兄自己画的？”苟才道：“不，职道不过草创了个大概，这回奉差到上海，请外国工程师画的。”抚台道：“有了这个，工程可以动手了罢？”苟才道：“是。”抚台送过客之后，跟着就是一个督办银元局房屋工程的札子下来。苟才一面打电报给童佐闾，叫他即日动身前来，抚院立等传见。不多几天，佐闾到了，苟才便和他一同上辕，抚院也都一齐请见，无非问了几句机器制造的话，便下来了。

从此苟才专仗了佐闾做线索，自己不过当个傀儡，一面招募水木匠前来估价，起造房屋，有应该包工做的，有应该点工造的。又拣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佐贰，稟请下来，派做了甚么木料处、砖料处、灰料处的委员，便连他自己公馆里一班不识字、没出息、永远荐不出事情的穷亲戚都有了事了，甚么督工司事、监工司事、某处司事、某处司事，胡乱装些名目，一个个都支领起薪水来了。

谁知他当日画那片地图时，画拧了一笔，稍为画开了二三分；那个打样的工程师，是照他的地势打的，此时按图布置起来，却少了一个犄角，约莫有四尺多长，是个三角式。虽然照面积算起来，不到十方尺的地皮，然而那边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；若把那房子挪过点来，这边又没出路。承造的工匠，便来请示。苟才也无法可想，只得和佐闾商量。佐闾自去看过，又把这图样再三审度，也无法可想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再画清楚地图，再叫人打样的了。”苟才道：“已经动了工了，那里来得及。”佐闾道：“不然，就把他那房子买了下来。”苟才一想，这个法子还可以使得，便亲自去拜怀宁县，告知要买那祠堂的缘故，请他传了地保来查明祠主，给价买他的。怀宁县见是省里第一个红人委的，如何敢不答应，便传了地保，叫了那业主来，说明要买他祠堂的话。那业主不肯道：“我这个是七八代的祠堂，如何卖得！”县主道：“你看筑起铁路来，坟墓也要迁让呢，何况祠堂！这个银元局是奏明开办的，是朝廷的工程。此刻要买你的，是和你客气办法；不啊，就硬拆了你的，你往那里告去！”那业主慌道：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这是合族的祠堂，就是卖，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妥了，才卖得啊。”怀宁县道：“那么，限你明天回话，下去罢。”那人回去，只好惊动了族人父老商量。他以官势压来，无可抵抗，只得卖了，含泪到祠堂里请出神主。至于业主到底得了多少价，那是著书的无从查考，不能造他谣言的。不过这笔钱苟才是不能报销的，不知他在那一项上的中饱提出来弥补的就是了。

从此之后，直到厂房落成，机器运到，他便一连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。直到第三个年头，却出了钦差查办的事。正是：追风莫漫夸良骥，失火须防困跃龙。

从第八十六回之末，苟才出现，八十七回起，便叙苟才的事，直到此处九十四回已终，

还不知苟才为了何事，再到上海。谁知他这回到上海，又演出一场大怪剧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五 回

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

苟才自从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之后，腰缠也满了。这两年当中，弄了五六个姨太太。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，也长到十七八岁了，又娶了一房媳妇。此时银子弄得多，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，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他多当几年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

不料当到第三年上，忽然来了个九省钦差，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赋的。那钦差奉旨之后，便按省去查。这一天到了安庆，自抚台以下各官，无不懔懔栗栗。第一是个藩台，被他缠了又缠，弄得走头无路，甚么厘金咧、杂捐咧、钱粮咧，查了又查，驳了又驳。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，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，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，外面虽是雷厉风行，装模作样，其实说到他的内情，只要有钱送给他，便万事全休的了。藩台得了这个消息，便如法泡制，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，回上去的公事，怎样说怎样好，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。

钦差初到的时候，苟才也不免栗栗危惧，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，方才放心。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，他却才一封咨文到抚台处，叫把银元局总办苟道先行撤差，交府厅看管，俟本大臣彻底清查后，再行参办。这一下子，把苟才吓得三魂去了二魂，六魄剩了一魄！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，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佐闾狼狽为奸所积聚的一注大钱，万一给他查抄了去，以后便难得此机会了。当时奉了札子，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。他那位小少爷，名叫龙光，此时已长到十七八岁了，虽是娶了亲的人，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，除了吃喝嫖赌之外，一样也不懂得。此刻他老子苟才撤差看管，他倘是有点出息的，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；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，一天到晚，躲在赌场妓馆里胡闹。苟才打发人把他找来，和他商量，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。龙光道：“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，怎么样的做弊，我又没经过手，这会儿出了事，叫我出来打听些甚么！”苟才大怒，着实把他骂了一顿；然而于实事到底无济，只好另外托人打听。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，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，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，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，所以他的人缘还好。自从他落了府经厅之后，来探望他、安慰他的人，倒也络绎不绝。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节，悄悄的告诉了他。苟才便托了这个人，去代他竭力斡旋，足足忙了二十多天，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，好钦差，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。苟才把事情了结之后，虽说免了查办，功名亦保住了，然而一个银元局差使却弄掉了。化的六十万虽多，幸得他还不在乎此，每每自己宽慰自己道：“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。”

幸得抚台宪眷还好，钦差走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又委了他两三个差使，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，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。如此又混了两年，抚台调了去，换了新抚台来，苟才便慢慢的不再似从前的红了。幸得他宦囊丰满，不在乎差使的了。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，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，兼且得了个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闻声则惊，在安庆医了半年，不见有效，便带了全眷，来到上海，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，遍处访问名医；医了两个月也不见效，所以又来访继之，也是求荐名医的意思。已经来过多次，我却没有遇着，不过就听得继之谈起罢了。

当下继之到外面去应酬他，我自办我的正事；等我的正事办完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。我不知他谈些甚么，心里熬不住，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。他已经不认得我了，重新谈起，他方才省悟，又和我拉拉扯扯，说些客气话。我道：“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，不要因我

出来了打断了话头，让我也好领教领教。”苟才听说，又回身向继之汨汨而谈，直谈到将近断黑时，方才起去。我又问了继之他所谈的上半截，方才知是苟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就亲，听来的一段故事，今日偶然提起了，所以谈了一天。

你道他谈的是谁？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。那位汪中堂是钱塘县人，正室夫人早已没了，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，其余全眷人等，都住在钱塘原籍。把自己的一个妹子，接到家里来当家。他那位妹子，是个老寡妇了，夫家没甚家累，哥哥请他回去当家，自然乐从。汪府中上下人等，自然都称他为姑太太。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，只剩下一个大小奶奶；还有一个孙少爷，年纪已经不小，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。那位大小奶奶，向来治家严肃，内外界限极清，是男底下人，都不准到上房里去，丫头们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门之外，不准出上房一步。因此家人们上他一个徽号，叫他迁奶奶。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，迁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，万事都禀命而行，教训儿子也极有义方，因此内外上下，都有个贤名。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，是最相信的菩萨，除了家中香火之外，还天天要入庙烧香。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，是无论甚么庙都要到的；迁奶奶却不然，只认定了一个甚么寺，是他烧香所在，其余各庙，他是永远不去的。

有一天，他去烧香回来，轿子进门时，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，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，便喝停住了轿，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。裁缝连忙垂手，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，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。迁奶奶便不言语。等轿子抬了进去，回到上房之后，把儿子叫来。孙少爷不知就里，连忙走到。迁奶奶见了，劈面就是一个巴掌，问道：“你做纱披风给谁？”孙少爷被打了一下，吃了一惊，不知何故；及至迁奶奶回了出来，方才知。回道：“这是媳妇要用的，并不是给谁。”迁奶奶道：“他没有这个？”孙少爷道：“有是有的，不过是三年前的东西，不大时式了，所以再做一件。”迁奶奶听说，劈面又是一个巴掌。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。孙少奶奶知道了，也连忙过来跪着陪不是。迁奶奶只是不理。旁边的丫头、老妈子看见了，便悄悄的去报知姑太太。姑太太听了，便过来说情。迁奶奶道：“这些贱孩子，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，他总拿我的话当做耳边风！出去应酬的衣裳，有了一件就是了，偏是时式咧，不时式咧，做了又做。三年前的衣服，就说不时式了；我穿的还是二十年前的呢！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，不能进学中举，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，吃的穿的，都是祖老太爷的；就是自己有能耐，做了官，赚了钱，也要想想朱柏庐先生《治家格言》的话，‘一丝一缕，当思来处不易’。这些话，我少说点，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们，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！”姑太太道：“少奶奶说了半天，倒底谁做了甚么来啊？”迁奶奶道：“那年办喜事，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；他那边陪嫁过来的，完全不完全，我可没留神。就算他不完全罢，有了我们盘里的，也就够穿了。叫甚么少奶奶嫌式子老了，又在那里做甚么实地纱披风了。你说他们阔不阔！”

姑太太道：“年轻孩子们，要时式，要好看，是有的。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，饶了他们叫起去罢，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。”迁奶奶道：“呀，姑太太！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！甚么叫做年轻小孩子，就应该要时式，要好看？我也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，不是下娘胎就老的，我可没那样过。我偏不饶他们，看拿我怎么！”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，心里老大不快活，冷笑道：“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，多件把披风算不了甚么；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，只要做起来，不拿他瞎糟蹋，也就算得一丝一缕，想到来处不易的了。要是天下人都象了少奶奶的脾气，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，都要饿死了！”迁奶奶听了，并不答姑太太的话，却对着儿子、媳妇道：“好，好！怨得呢，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！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、媳妇，凭你腰把子再硬点，是没用的！”姑太太听了，越发气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少奶奶这是甚么话！他是姓汪的人，化他姓汪的钱，再化多点，也用不着我旁人做甚么腰把子！”迁奶奶道：“就是这个话！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，管得着姓汪的事，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。”姑太太这一气，更是非同小可！要待和他发作起来，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

不象样，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。回到自己房里，把迂奶奶近年的所为，起了个电稿，用自己家里的密码，编了电报，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。

那位两广制军得了电报，心里闷闷不乐，想了半天，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。这里钱塘县知县，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，心中惊疑不定，不知是何事故，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。原来是：“某寺僧名某某，不守清规，祈速访闻，提案严办，余俟函详。”共是二十二个字。其余便是收电人名、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。知县看了，十分惶惑，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甚事，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？这和尚又犯了甚么事，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，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？又叫我作为访案，又叫我严办，却又只说得他”不守清规“四个字，叫我怎样严办法呢？办到甚么地步才算严呢？便拿了这封电报，和刑名老夫子商量。老夫子道：“据晚生看来，我们这位老中堂，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。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，他还代那强盗念一天《往生咒》呢。他有到电报要办的人，所犯的罪，一定是大的；不啊，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。据晚生的意思，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，一面打个电报，请示办法。好得他有‘余俟函详’一句，他墨信里头，总有一个办法在内，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。老父台以为如何？”知县也没甚说得，只好照他的办法，立刻出了票子，传了值日差役，去提和尚，说马上要人问话。不一会提到了，知县意思要先问一堂，回想这件事又没个原告，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，叫我拿甚么话问他呢。没奈何，叫把他先押起来，明天再问。

谁知到了明天，大清老早，知县才起来，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。知县吃了一惊，便叫自己孺人迎接款待。迂奶奶行过礼之后，便请见老父台。知县在房中听见，十分诧异，只得出来相见。见礼已毕，迂奶奶先开口道：“听说老父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，不知他犯了甚么事？”知县听说，心中暗想，刑席昨天料说这和尚关涉他家的事，这句话想是对了。此刻他问到了，叫我如何回答呢。若说是我访拿的，他更要钉着问他犯的是甚么罪，那更没得回答了。迂奶奶见知县不答话，又追问一句道：“这个案，又是谁的原告？”知县道：“原告么，大得很呢！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想道，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，他便不好再问。回想又不好，他们那等人家，那个衙门他不好去，我顶多不过说抚台叫拿的，万一他走到抚台那里去问，我岂不是白碰钉子！迂奶奶又顶着问道：“到底那个的原告？大到那么个样子，也有个名儿？”知县此时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是闽浙总督，昨天电札叫拿的。”迂奶奶吃了一惊道：“他有甚么事犯到福建去，要那边电札来拿他？”知县道：“这个侍生那里知道，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。”迂奶奶低头一想道：“不见得。”知县道：“没有人告发，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。”迂奶奶道：“这么罢，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甚么罪，老父台也不便问他，拿他搁在衙门里，倒是个累赘。念他是个佛门子弟，准他交了保罢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上宪电拿的犯人，似乎不便交保。”迂奶奶道：“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，随时要人，随时交案，似乎也不要紧。”知县道：“那么侍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叫谁保呢？”知县道：“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就是我来保了他罢。”知县心中只觉好笑，因说道：“府上这等人家，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，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；不如少夫人回去，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罢。”迂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，说道：“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，可使得？”知县道：

“这也使得。”

迂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，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，马上保了知尚出去。知县便道：“如此，少夫人请宽坐，侍生出去发落了他们。”说罢，便到外头去，叫传地保。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，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点跷蹊；不过看着那迂奶奶也差不多有五十岁的人，疑心不到那里去就是了。但是叫他们保了去，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，他们又不肯交，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。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，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；并交代他切要留心，”如果被走了，追你的狗命！”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，只得自认晦气，领命下去。这件

事，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，不觉又动了怒，详详细细的，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。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。不一日，就有回电来，和尚仍请拿办，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堡地方，额饬某某精舍屋内，查抄本宅失赃，并将房屋发封云云。知县一见，有了把握，立刻飭差去提和尚，立时三刻就要人。一面亲自坐了轿子，带了差役书吏，叫地保领路，去查赃封屋。到得那里，入门一看，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，后面还有一座两亩多地的小花园。外进当中，供了一尊哥窑观音大士象，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。入到内进，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，摆设的都是夏鼎商彝。墙上的字画，十居其九，是汪中堂的上款。再到房里看时，红木大床，流苏熟罗帐子，妆奁器具，应有尽有，甚至便壶马桶，也不遗一件。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，一顶僧帽，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。还有一面小镜架子，挂着一张小照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个迂奶奶！知县先拿过来，揣在怀里。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。差役早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，及两个老妈，一个丫头拿下了。查点已毕，便打道回衙，一面发出封条，把房屋发封。

知县回到衙门时，谁知迂奶奶已在上房了。见了面，就问道：“听说老父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知县回来时，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，及见了迂奶奶，不觉想起一桩心事来。便道：“侍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；回来问过了，果然是少夫人的，自然要送还。此刻侍生要出去发落一件希奇古怪的案件，就在二堂上问话。”又对孺人道：

“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。”说着，匆匆出去了。

正是：只为遭逢强令尹，顿教愧煞少夫人。不知那钱塘县出去发落甚么希奇古怪案件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六 回

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

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，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甚么事，被他查着凭据。欲待声张，却又怕于面子有碍，只得咽一口气，写一纸休书，把老婆休了，再娶这一位孺人的。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，那迂奶奶又自己碰了来，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，借迂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丑。

当时坐了二堂，先问“和尚提到了没有”，回说“提到了”。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有师父没有？”回说：“有。”又问：“叫甚名字？”回说：“叫某某。”又问：“你还有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有个师太。”问：“师太是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师太就是师太，不知道是甚么人。”问：“师父师太，可是常住在哪里？”回说：“不是，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。”问：“天天甚时候来？”回说：“或早上，或午上，说不定的。”问：“们住在那里？”说：“师父住在某庙里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。”问：“他们天天来做甚么？”回说：“不知道。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，我们都赶在外面，不许进去，不知他们做甚么。有一回，我要偷进去看看，老妈妈还喝住我，不许我进去，说师父和师太太口呢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随在身边取出那张小照，叫衙役递给小和尚，问他：“这是谁？”小和尚一看见，便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师太。”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，把和尚带上来。知县叫抬起头来。和尚抬起头，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，只见他生得一张白净面孔，一双乌溜溜的色眼，倒也唇红齿白。知县把惊堂一拍道：“你知罪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僧人不知罪。”知县冷笑道：“好个不知罪！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！”把签子往下一撒，差役便把和尚按倒，褪下裤子，一啊，二啊的打起来。打到二十多下，知县喝叫停住了。问那行刑的差役道：“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，打那个虚板子？”差役吓得连忙跪下道：“小的不敢，没有这件事。”知县道：“哼！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县，你敢在我跟

前捣鬼呢！”喝叫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杖，锁起来；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，锁了下去。知县喝叫再打和尚。这回行刑的，虽是受了钱，也不敢做手脚了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没命的打下去，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。一口气打了五百板，打得他血肉横飞，这才退堂。入到上房，只见那迂奶奶脸色青得和铁一般，上下三十二个牙齿一齐叩动，浑身瑟瑟乱抖。

原来知县说是发落希奇古怪案子，又叫他孺人去看，孺人便拉了迂奶奶同去。迂奶奶就有点疑心，不肯去，无奈一边尽管相让。迂奶奶回念一想，那和尚已经在保，今天未听见提到，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，不妨同去看看。原来那和尚被捉时，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，所以没人通信。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，赶去报信，迂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，赶到衙门里来了，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。当下走到屏风后头，往外一张，见只问那小和尚。心中虽然吃了一惊，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，问他，我倒不怕，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。后来见知县拿小照给小和尚看，方才颜色大变，身上发起抖来。孺人不知就里，见此情形，也吃了一惊，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。再三问他觉得怎么，他总是一言不发。又叫打轿子“我回去”。谁知这县衙门宅门在二堂之后，若要出去，必须经过二堂，堂上有了堂事，是不便出去的。迂奶奶愈加惊怪，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。又听得老妈子们来说：“老爷好古怪！问了小和尚的话，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，此刻打的要死快了！”迂奶奶听了，更是心如刀刺，又是羞，又是恼，又是痛，又是怕。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；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，毫不留情；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，受此毒刑；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，然而他退堂进来，着实拿我挖苦一顿，又何以为情呢！有了这几个心事，不觉越抖越利害，越见得脸青唇白，慢慢的通身抖动起来。吓得孺人没了主意。恰好知县退堂进来，他的本意是要说两句挖苦话给他受受的，及至见了如此光景，也就不便说了。连忙叫人去拿姜汤来，调了定惊九灌下去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定了，又不自觉一阵阵的脸红耳热起来。知县道：“少夫人放心！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。别人不打紧，老中堂脸上，侍生是要顾着的，将来办下去，包管不碍着府上丝毫的体面。”迂奶奶此时，说谢也不是，说感激也不是，不知说甚么好，把一张脸直红到颈脖子上去。知县便到房里换衣去了。

迂奶奶无奈，只得搭讪着坐轿回府。

这边知县却叫人拿了伤药去替和尚敷治，说用完了再来拿，他的伤好了来回我。家人拿了出去，交代明白。过了几天，却不见来取伤药。知县心里疑惑，打发人去问，回说是已经有人从外头请了伤科医生，天天来诊治了。知县不觉一笑。等过了半个月，人来说和尚的伤好了，他又去坐堂，提上来喝叫打，又打了一百板押下去。那边又请医调治，等治得差不多好了，他又提上来打。如此四五次，那知县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，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叫人去给那和尚说：“你犯的罪，我自己知道。你到了堂上，如果供出实情，你须知汪府上是甚么人家，只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呢！我此刻教你一个供法：你只说向来以化斋为名，去偷人家的东西；并且不要说都是偷姓汪的，只拣那有款的字画，说是偷姓汪的，其余一切东西，偷张家的，偷李家的，胡乱供一阵。如此，不过办你一个积窃，顶多不过枷几天就没事了。”和尚道：“他提了我上去，一问也不问就是打，打完了就带下来，叫我从何供起！”那人道：“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。你只照我所教的供，是不错的。”和尚果然听了他的话，等明日问起来，便照那人教的供了。知县也不再问，只说道：“据你所供东西是偷来的，是个贼；但是你做和尚的，为甚又置备起妇人家的妆奁用具来，又有女鞋在床底下？显见得是不守清规了。”喝叫拖下去打，又打了三百板，然后判了个永远监禁。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，叫人来领赃，只把几张时人字画领了去。一面写个禀帖禀复汪中堂，也只含含糊糊的，说和尚所偷赃物，已讯明由府上领去；和尚不守清规，已判永远监禁。汪中堂还感激他办得干净呢。他却是除了汪府领去几张字画之外，其余各赃，无人来领，他便声称存库，其实自行享用了。更把那一所甚么精舍，充公召卖，却又自己出了二百吊钱，用一个旁人出面来买了，以为他将来致仕时的菟裘。

苟才和继之谈的，就是这么一桩故事。我分两橛听了，便拿我的日记簿子记了起来。

天已入黑了。我问继之道：“苟才那厮，说起话来，没有从前那么乱了。”继之道：“上了年纪了，又经过多少阅历，自然就差得多了。”我道：“他来求荐医生，不知大哥可曾把端甫荐出去？”继之道：“早十多天我就荐了，吃了端甫的药，说是安静了好些。他今天来算是谢我的意思。”说话间，已开夜饭，忽然端甫走了来。继之便问吃过饭没有。端甫道：“没有呢。”继之道：“那么不客气，就在这里便饭罢。”端甫也就不客气，坐下同吃。

饭后，端甫对继之道：“今天我来，有一件奇事奉告。”继之忙问：“甚么事？”端甫道：“自从继翁荐我给苟观察看病后，不到两三天，就有一个人来门诊，说是有了个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闻声则惊，求我诊脉开方。我看他六脉调和，不象有病的，便说你六脉里面，都没有病象，何以说有病呢。他一定说是晚上睡不着，有一点点小响动，就要吓的了不得。我想这个人或者胆子太小之过，这胆小可是无从医起的，虽然药书上或有此一说，我看也不过说说罢了，未必靠得住，就随便开了个安神定魄的方子给他。他又问这个怔忡之症会死不会。我对他说：‘就是真正得了怔忡之症，也不见得一时就死，何况你还不是怔忡之症呢。’他又问忌嘴不忌，我回他说不要忌的，他才去了。不料明天他又来，仍旧是兢兢琐琐的问，要忌嘴不要，怕有甚么吃了要死的不。我只当他一心怕死，就安慰他几句。谁知他第三天又来了，无非是那几句话，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。及至细细的诊他脉象，却又不是，仍旧胡乱开了个宁神方子给他。叫他缠了我六七天。上前天我到苟公馆里去，可巧巧儿碰了那个人。他一见了，就涨红了脸，回身去了。当时我还不以为意，后来仔细一想，这个情形不对，我来看病时，口口声声说的病情，和苟观察一样的，却又口口声声只问要忌嘴不要，吃了甚么是要死的，从来没问过吃了甚么快好的话，这个人又是苟公馆里的人，不觉十分疑惑起来。要等他明天再来问他，谁知他从那天碰了我之后，就一连两天没来了。真是一件怪事！我今天又细细的想了一天，忽然又想起一个疑窦来：他天天来诊病，所带来的原方，从来是没有抓过药的。大凡到药铺里抓药，药铺里总在药方上盖个戳子，打个码子的；我最留神这个，因为常有开了要紧的药，那病人到那小药铺子里去抓，我常常知照病人，谁家的药靠得住，谁家的靠不住，所以我留神到这个。继翁，你看这件事奇不奇！”我和继之听了，都不觉棱住了。我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个是他家甚么人，倒不得明白。”端甫道：“他家一个少爷，一个书启老夫子，一个帐房，我都见过的。并且我和他帐房谈过，问他有几位同事，他说只有一个书启，并无他人。”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难道是底下人？”端甫道：“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，他还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，并不象是个下人。”继之道：“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，然而据他说，早都打发完了。”端甫道：“不问他是谁，我今天是过来给继翁告个罪，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。他家有了这种人，不定早晚要出个甚么岔子，不要怪到医生头上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何必呢。端翁只管就病治病，再知照他忌吃甚么，他要在旁边出个甚么岔子，可与你医生是不相干的。”端甫道：“好在他的病，也不差甚么要痊愈了。明天他再请我，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，叫他吃点丸药。他那种阔佬，知道我动了身，自然去请别人；等别人看熟了，他自然就不请我了。”说罢，又谈了些别的话，方才辞去。

我和继之参详这个到底是甚么人，听那个声口，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得死的东西，好送他终呢。继之道：“谁肯作这种事情，要就是他的儿子。”我道：“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。干到这个，无非为的是钱，旁人干了下来，钱总还在他家里，未必拿得动他的。要说是儿子呢，未必世上真有这种枭獍。”继之道：“这也难说，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。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，是从极贫寒、极微贱起家的。年轻时候，不过提个竹筐子，在街上叫卖洋货，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。不多几时便发了财，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货铺子开着，其余大行大店，他有股分的，也不知多少。生下几个儿子，都长大成人了。内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，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，他老子知道了，便限定他的用钱，每月叫帐房支给他二百洋钱。这二百块钱，不定他两三个时辰就化完了，那里够他一个月的用。闹到不得了，便在外头借债用。

起初的时候，仗着他老子的脸，人家都相信他，商定了利息，订定了日期，写了借据；及至到期向他讨时，非但本钱讨不着，便连一分几厘的利钱也付不出。如此搅得多了，人家便不相信他了。”他可又闹急了，找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西儿，要和他借钱，老西儿道：“咱借钱给你是容易的，但是你没有还期，咱有点不放心，所以啊，咱就不借了。”他说道：“我和你订定一个日子，说明到期还你；如果不还，凭你到官去告。好了罢？”老西儿道：“哈哈！咱老子上你的当呢！打到官司，多少总要化两文，这个钱叫谁出啊！你说罢，你说订个甚期限罢？”他说道：“一年如何？”老西儿摇头不说话。他道：“半年如何？”老西儿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”他道：“那么准定三个月还你。”老西儿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越说越不对了。”他想这个老西儿，倒不信我短期还他，我就约他一个远期，看他如何。他要我订远期，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，好在我不在乎此。因说：“短期你不肯，我就约你的长期，三年五年，随便你说罢。”老西儿摇摇头。他急道：“那么十年八年，再长久了，恐怕你没命等呢！”老西儿仍是摇头不语。他着了气道：“长期又不是，短期又不是，你不过不肯借罢了。你既然不肯借，为甚不早说，耽搁我这半天！”老西儿道：“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啊。但是看你这个急法儿，也实在可怜，咱就借给你；但是还钱的日期，要我定的。”他道：“如此要那一天还？你说。”老西儿道：“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，你只在借据上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，每月行息多少，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，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，咱就借给你了。”他听了一时不懂，问道：“我借你的钱，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？莫非你这一笔款子，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么？”老西儿道：“呸！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，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！呸，呸，呸！”他心中一想，这老西儿的主意却打得不错，我老头子不死，无论约的那一年一月，都是靠不住的，不如依了他罢。想罢，便道：“这倒依得你。你可以借一万给我么？”老西儿道：“你依了咱，咱就借你一万，可要五分利的。”他嫌利息太大。老西儿说道：“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，格外相让的；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，总是加一加二的利钱呢。”两个人你争多，我论少，好容易磋磨到三分息。那老西儿又要逐月滚息，一面不肯，于是又重新磋磨，说到逐年滚息，方才取出纸笔写借据。

“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，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，提起笔来，要有十来斤重。平常写十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，也要费他七八分钟时候，内中还要犯了四五个别字。笔画多点的字，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。及至仿了下来，还不免有一两笔装错的。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，那可比新贡士殿试写一本策还难点了。好容易写出了‘某人借到某人银一万两’几个字，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。没办法，请教老西儿。老西儿道：“咱是不懂的，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。”他一想，先是爸爸两个字，非但不会写，并且生平没有见过。不要管他，就写了父亲罢。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‘父’字，却不曾写成‘艾’字，总算他本事的了。又写了半天，写出一个‘亲’字来，却把左半边写了个‘幸’字底下多了两点，右半边写成一个‘页’字，又把底下两点变成个‘兀’字。自己看看有点不象，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了。又想一想，就写‘死了’两个字，总不成文理，却又想不出个甚么字眼来。拿着笔，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。偏又在‘父’字上头，漏写了个‘等’字，只急得他满头大汗。没办法，放下笔来说道：“我写不出来，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，再来写罢。”老西儿没办法，由他去。

“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，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赌友。他先把缘由叙了出来，叫众人代他想个字眼。一个道：“这有甚么难！只要写“等父亲死后”便了。”一个说：“不对，不对。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，不如用“等父亲歿后”。”一个道：“也不好。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，刻起讣帖来，必称孤哀子，不如写“等做孤哀子后”罢。”

正是：局外莫讥墙面子，此中都是富家郎。不知到底闹出个甚么笑话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七 回

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

“内中有一个稍为读过两天书的，却是这一班人的箴片，起来说道：‘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，都是很通的，但是都有点不很对。’众人忙问何故。那人道：‘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，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，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。诸位所说的，还是不免死啊、歿啊的；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，也嫌不祥。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，包你合用。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，我虽不及古人，打个对折是要的。’他屈指一算，四个字是二千银子。便说道：‘承你的情，打了对折，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八折了，如何使得！’于是众人做好做歹，和他两个说定，这四个字，一百元一个字，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。那人应允了，才说出是‘待父天年’四个字。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，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西儿了。那人代笔写了，老西儿又不答应，说一定要亲笔写的，方能作数。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，签名画押，式式齐备。老西儿自己不认得字，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，方才放心。他又恐怕老西儿拿了借据去，不给他钱，不肯放手。于是又商定了，三人同去。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，走到胡同口，有一个测字的，老西儿叫给他看。测字的看了道：‘这是一张写据。’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，说道：‘不通，不通！甚么父天年！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，也写在上头做甚么！’老西儿听了，就不答应。那人道：‘这测字的不懂，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。’老西儿道：‘有了，我们到票号里去，那里的先生们，自然都是通通儿的了。’于是一起同行，到得一家票号，各人看了，都是不懂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，又不在家。老西儿便嚷靠不住：‘你们这些人串通了，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，那可不行！’其时票号里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，老西儿觉得票号里各人都看过了，惟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，何不请教请教他呢。便取了那借据，请那客人看。那客人看了一遍，把借据向桌子上一拍道：‘这是那一个没天理、没王法、不入人类的混帐畜生忘八旦干出来的！’老西儿未及开口，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，当是一张甚么东西，连忙拿起来再看。一面问道：‘到底写的是甚么？我们看好像是一张借据啊。’那客人道：‘可不是个借据！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，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！’票号里的先生不懂道：‘是谁的老子，可以把性命抵得钱用？’客人道：‘我知道是那个梟獍干出来的！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，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！唉！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，不过偶然触着电气罢了，唉！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，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的。’一席话，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，要走又走不得。幸得老西儿听了，知道写的不错，连忙取回借据，辞了出来，去划了一万银子给他。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。他还问道：‘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，为甚又忽然说我孝敬呢？’那人不懂道：‘他几时说你孝敬？’他道：‘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，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。’那人低头细想，方悟到‘梟獍’二字被他误作‘孝敬’，不觉好笑，也不和他多辩，乐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，一律都拿了票子来，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，他也无不乐从，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。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，已经有七八万了。”

我听了不禁吐舌道：“他老子有多少钱，禁得他这等胡闹！”继之道：“大约分到他名下，几十万总还有；然而照他这样闹，等他老子死下来，分到他名下的家当，只怕也不够还债了。”说话时夜色已深，各自安歇。

过得几天，便是那陈稚农开吊之期。我和他虽然没甚大不了的交情，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，我因为买铜的事，也和他混熟了。况且他临终那天，我还去看过地，所以他讣帖来了，我亦已备了奠礼过去。到了这天，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，借此也看看他是甚么场面。吃过点心之后，便换了衣服，坐个马车，到寿圣庵去。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。只见那孝帐上

面，七长八短，挂满了挽联；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。可是没个亲人，却由缪法人穿了白衣，束了白带，戴了摘缨帽子，在旁边还礼谢奠。我行过礼之后，回转身，便见计醉公穿了行装衣服，迎面一揖；我连忙还礼，同到客座里去。座中先有两个人，由醉公代通姓名，一个是莫可文，一个是卜子修。这两位的大名，我是久仰得很的，今日相遇了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可惜我一枝笔不能叙两件事，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，只能把这开吊的事叙完了，再补叙他们来历的了。

当下计醉公让坐送茶之后，又说道：“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，这里道台知道稚翁在客边，没有人照应，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。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，一直到今天，调排一切，都是他一人之力，实在感激得很！”卜子修接口道：“那里的话！上头委下来的差事，是应该效力的。”我道：“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。”醉公又道：“今天开吊，子翁又荐了莫可翁来，同做知客。一时可未想到，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，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，上司来起来，他二位招呼，不大便当。阁下来了最好，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，吃过便饭去，代招呼几个客。”说罢，连连作揖道：“没送帖子，不恭得很。”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左右我是没事的人，就在这里多坐一会，是不要紧的。”卜子修连说：“费心，费心。”我一面和他们周旋，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，下半天再来；一面卸下玄青罩褂，一面端详这客座。只见四面挂的都是挽幛、挽联之类，却有一处墙上，粘着许多五色笺纸。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，此刻没有客的时候，自然随意起坐。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，原来都是些挽诗，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。我道：“讣帖散出去没有几天，外头吊挽的倒不少了。”醉公道：“我是初到上海，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。幸得卜子翁指教，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。如果有人作了挽诗来的，一律从丰送润笔。这个风声一出去，便天天有得来，或诗，或词，或歌，或曲，色色都有。就是所挂的挽联，多半也是外头来的，他用诗笺写了来，我们自备绫绸重写起来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件事情办得好，陈稚翁从此不朽了！”醉公道：“这件事已经由督、抚、学三大宪联衔出奏，请宣付史馆，大约可望准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投进帖子来，是上海县到了，卜、莫两个，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。我做知客的，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，先让到客座里。这位县尊是穿了补褂来的，便在客座里罩上玄青外褂，方到灵前行礼。卜、莫两个，早跑到孝堂里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。上海县行过礼之后，仍到客座里，脱去罩褂坐下，才向我招呼，问贵姓台甫。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。卜、莫两个，在下面交椅上，斜签着身子，把脸儿身子向里，只坐了半个屁股。上海县问：“道台来过没有？”他两个齐齐回道：“还没有来。”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，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，人报淞沪厘捐局总办周观察、糖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。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，卜、莫两个，更不必说了。这两位观察却是罩了玄青褂来的，径到孝堂行礼，他三个早在孝帐前站着班了。行礼过后，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；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，自有家人接去。略谈了几句套话，便起身辞去。大家一齐起身相送。到得大门口时，上海县和卜、莫两个先跨了出去，垂手站了个出班；等他两个轿子去后，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，卜、莫两个，仍旧是站班相送。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、海防同知、上海道，及各局总办、委员等，纷纷来吊。卜、莫两个，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，都是照例站班，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，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。幸喜来客无多，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，就没有甚么人了。

忙到十二点钟之后，差不多客都到过了。开上饭来，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，于是大众换过小帽，脱去外褂，法人也脱去白袍。因为人少，只开了一个方桌，我和卜、莫两个各坐了一面，缪、计二人同坐了一面。醉公起身把酒。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，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，上头还好像有字，因为近视眼，看不清楚，故意带上眼镜，仔细一看，上头确是有字的，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，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。我心中莫名其妙，只是不便做声。席间谈起来，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。卜子修是城

里东局保甲委员，这是我知道的。大家因是午饭，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。

吃过饭后，莫可文先辞了去。我便向卜子修问道：“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，拴着一个纸条儿，上头还有几个字，不知是甚道理？”卜子修愕然，棱了一棱，才笑道：“我倒不留神，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。”醉公道：“正是。我也不懂，正要请教呢。那纸条儿上的字，都是不可解的，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。”卜子修只是笑。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。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，卜子修道：“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，每有应酬，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。今天的事，兄弟自己也要用，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。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，便是羔皮的。褂子是个小羔，还可以将就用得，就借给了他。那件袍子，可是毛头太大了，这个天气穿不住。叫他到别处去借罢，他偏又交游极少，借不出来。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，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，同他出法子，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，说是代朋友买的，先要拿去看，看对了才要；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，要送到吴淞去看，今天来不及送回来，要耽搁一天的。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，自然无有不肯的；不过交代说，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，解了下来，是一定要买的。其实解了下来，穿过之后，仍旧替他拴上，有甚要紧。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，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，便不敢解下来。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，想不到要宽衣吃饭，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，就露了人眼。真是笑话！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。

坐了一会，家人来说马车来了，我也辞了回去。换过衣服，说起今天的情形，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，不禁叹道：“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！”继之道：“你这样说，可当《二十四史》都是信史了？”我道：“除他之外，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？”继之道：“你只要去检出《南北史》来看便知，尽有一个人的列传，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，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，你信那一面的好？就举此一端，已可概其余了。后人每每白费精神，往往引经注史，引史证经，生在几千年之后，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，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。其实极显浅的史事，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，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。”我道：“是一件甚么史事？”继之道：“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。《礼记》上载的：‘文王九十七乃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’这可是读过《礼记》的小孩子都知道的，武王十三年伐纣，十九年崩；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，再加十九年，是一百十六岁；以此算去，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。《通鉴》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年，计算起来，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。请教依那一说的好的？还有一层：依了《通鉴》，武王十九年崩，那年才得五十四岁；那又列入六经的《礼记》，反以不足信了。有一说，说是五十四岁是依《竹书纪年》的。《竹书纪年》托称晋太康二年，发魏襄王墓所得的，其书未经秦火，自是可信。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《竹书纪年》，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，并无五十四岁之说。据此看来，九十三、九十四，差得一年，似是可信的了，似乎可以印证《礼记》的了；然而武王死了下来，他的长子成王，何以又只得十三岁？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？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，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么？这还是上古的事。最近的莫如明朝，并且明朝遗老，国初尚不乏人，只有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，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！再近点的，莫如明末，只有一个弘光皇帝，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，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，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，叫做‘福祿酒’；那时候福王世子，亦已被害了，家散人亡，库藏亦已散失，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，便冒起福王来。亦有人说，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。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，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，贸贸然推戴他起来，要我们后人瞎议论，瞎猜摩？但是看他童妃一案，始终未曾当面，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。象这么种种的事情，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？”我道：“据此看来，经史都不能信的了？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不然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泥信的就是了。大凡有一篇本纪，或世家，或列传的，总有这个人；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，至于那本纪、世家、列传所说的事迹，只能当小说看，何必去问他真假。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，或有传闻失实的，或有故为隐讳的，怎么能信呢。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，将来一定入《孝子传》的了。

你生在今日，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；百年以后的人，那就都当他孝子了。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，那些《孝子传》，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。继之去了，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，大家说笑一番。我又道：“这两个人，我都是久仰大名的，今日见了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！”子安道：“据此说来，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。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，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。”我道：“说是可以，叫我先说那一个呢？”德泉道：

“你爱先说谁就说谁，何必问我们呢。”

我道：“我头一次到杭州，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。原来他不叫莫可文，叫莫可基。十八岁上便进了学，一直不得中举；保过两回廪，都被革了。他的行为，便不必说了。一向以训蒙为业；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，骨子里头，唆揽词讼，鱼肉乡民，大约无所不为的了。到三十岁头上，又死了个老婆，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，硬派人家送奠分，捞了几十吊钱。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。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。可文的老子，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，候了不知若干年，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；好容易捱得过了班，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，谁知得了一病，就此呜呼了。可文年纪尚轻，等到三年服满之后，才得二十岁左右，一面娶亲，一面想克承父志，便写信到京城，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，并代办验看，指省江苏，到部领凭。领到之后，便寄到杭州来。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！部凭寄到后，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，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。可基是嫡堂哥哥，至亲骨肉无多，不免要过来帮忙，料理丧事。亏得他足智多谋，见景生情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去和弟妇商量说：此刻兄弟已经死了，又没留下一男半女，弟妇将来的事，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，如何来得及呢。兄弟捐官的凭照，放在家里，左右是没用的，白糟蹋了；不如拿来给我，等我拿了他去到省，弄个把差使，也可以雇家，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。他弟妇见人已死了，果然留着也没用，又不能抵钱用的，就拿来给了他。他得了这个，便马上收拾趁船，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。”

正是：源流虽一派，泾渭竟难分。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，尚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八 回

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

“从此之后，莫可基便变成了莫可文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也只说莫可文，不再说莫可基了。莫可文到了苏州，照例禀到缴凭，自不必说。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，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。他领到札子，又忙到镇江去禀到。你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，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，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两三年书的，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，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。所以莫可文到得镇江，禀见过本府下来，就拿帖子去拜少爷，片子后面，注明‘原名可基’。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，倒也知道敬重，亲自迎了出来，先行下拜。行礼已毕，便让可文上坐。可文也十分客气，口口声声只称少爷，只得分宾坐了。说来说去，无非说些套话。在可文的意思，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，给个差使。但是初见面，又不便直说，只说得一句‘此次到这边来，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’。伯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只当他是客气话，也支些客气话回答他。

可文住在客栈里十多天，不见动静，又去拜过两次伯丹。伯丹请他吃过一回馆子，却是个早局，又叫了四五个局来，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，伯丹却倾倒的了不得。可文很以为奇，暗暗的打听，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，并未续娶，又没有个姨太太，衙门里头，并无内眷。管儿子极严，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，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。伯丹要出来顽顽，无非是推

说那里文会，那里诗会，出来顽顽个半天，不到太阳下山，就急急的回去了。就是今天的请客，也是禀过命，说出去会文，才得出来的。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，他见了就如海上神山一般，可望不可即的了。可文得了这个消息，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，虽托了他也是没用。据如此说，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。要想当面说，自己又初入仕途，不知这话说得说不得。踌躇了两天，忽然想了一个办法，便请了几天假，赶回杭州去。

此时，他住的两间祖屋，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。这一次回来，便把行李搬到弟妇家去。告诉弟妇：‘已经禀过到了，此刻分在镇江，不日就可以有差使了。我此刻回来，接你到镇江同住。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，免得我身子在那边，心在这边，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，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。因此想把你接了去，同住在一起，我赚了钱，便交给你替我当家。有是有的过法，没有是没有的过法，自己一家人，那是总好说话的。’弟妇听了他这个话，自然是感激他，便问几时动身。可文道：‘我来时只请了十五天的假，自然越赶快越好。今天不算数，我们明天收拾起来罢。’弟妇答应了。因为他远道回来，便打了二斤三白酒，请他吃晚饭。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，便同桌吃起饭来。可文自吃酒，让弟妇先吃饭。

“等弟妇饭吃完了，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。却仗着点酒意，便和弟妇取笑起来，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。他弟妇本是个乡下人，虽然长得相貌极好，却是不大懂得道理，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，虽然知道涨红了脸，却不解得回避开去。可文见他如此，便索性道：‘弟妇，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。你今年才二十岁——’弟妇道：‘只有十九岁，你兄弟才二十岁呢。’可文道：‘那更不对了！你十九岁便做了寡妇，往后的日子怎样过？虽说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当头，但是人生一世，并不是吃了穿了，就可以过去的啊。并且还有一层，我虽说带你去同住，但是一个公馆里面，只有一个大伯子带着一个小婢，人家看着也不雅相。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，但不知你肯不肯？’弟妇道：‘怎样的法子呢？’可文道：‘如果要两得其便，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。’

弟妇听了这句话，不觉登时满面通红，连颈脖子也红透了，却只低了头不言语。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道：‘你如果不肯呢，我断不能勉强你。不过有一句话，你要明白：你要替我兄弟守节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事；不过象你那个守法，就过到头发白了，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。街邻人等，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。我此刻到了省，通江苏的大小官员，都知道我叫莫可文。两面证起来，你还是个有夫之妇。你这个节，岂不是白过了的么？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，我和你做了夫妻，岂不是两得其便？并且你肯依了，跟我到得镇江，便是一位太太。我亦并不拘束你，你欢喜怎样就怎样，出去看戏咧、上馆子咧，只要我差使好，化得起，尽你去化，我断不来拘管你的。你看好么？’他弟妇始终不曾答得一句话，还伏侍他吃过了酒饭，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。几日之间，收拾好家私行李，雇了一号船，由内河到了镇江，仍旧上了客栈。忙着在府署左近，找了一所房子，前进一间，后进两间，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，甚为合式，便搬了进去。喜得木器家私，在杭州带来不少，稍为添买，便够用了。搬进去之后，又用起人来：用了一个老妈子；又化几百文一月，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便当是家人。弟妇此时便升了太太。安排妥当，明日便上衙门销假，又去拜少爷。

消停了两天，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，打了些酒，自己一早专诚去请王伯丹来吃饭。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，一向未曾还东，心上十分不安；此刻舍眷搬了来，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，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。伯丹道：‘先生赏饭，自当奉陪；争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，天未入黑，便要回署的，因此不便。’可文道：‘那么就改作午饭罢，务乞赏光！’伯丹只得答应了。不知又向老子捣个甚么鬼，早上溜了出来，到可文家去。可文接着，自然又是一番恭维。又说道：‘兄弟初入仕途，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使，所以租不出好地方，这房子小，简慢得很。好在我们同砚，彼此不必客气，回来请到里面去坐，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。’伯丹连称：‘好说，好说。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。’坐了一会，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，方才让伯

丹到里面去。到得里面，伯丹便先请见师母。可文揭开帘，到房里一会，便带了太太出来。伯丹连忙跪下叩头，太太也忙说：‘不敢当，还礼，还礼。’一面说，一面还过礼。可文便让坐，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，先开口说道：‘少爷，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，没有事时候，不嫌简慢，不妨常请过来坐坐。’伯丹道：‘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。’闲话片时，老妈子端上酒菜来，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。一面是可文敬酒，伯丹谦让入座。又说‘师母也请喝杯酒’。可文也道：‘少爷不是外人，你也来陪着吃罢。’太太也就不客气，坐了过来，敬菜敬酒，有说有笑。畅饮了一回，方才吃饭。饭后，就在上房散坐。可文方才问道：‘兄弟到了这里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砚的话？’伯丹道：‘这个倒不曾。’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，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，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。其时有几个客籍的文人，在镇江开了个文会，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，与一班文人结交。所以他在外头识了朋友，回去绝不敢提起；这回他先生来了，也绝不敢提起。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，自己虽不便面陈，幸得学生是随任的，可以借他说上去，所以稟到之后，就去拜少爷。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！今天请他吃饭，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。当下又说道：‘少爷何妨提一提呢？’伯丹道：‘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结交朋友，所以不便提起。’可文道：‘这个又当别论。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结交朋友，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，尊大人是个官身，不便在外面体察的原故。象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，务请提一提。’伯丹答应了，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。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。太尊道：‘原来是先生，你为甚不早点说。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，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使呢。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？’伯丹道：‘十二三四岁那几年。’太尊道：‘你几岁上完篇的？’伯丹道：‘十三岁上。’太尊道：‘那么你还是他手上完的篇。’随手又检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，道：‘他何尝在庠，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。’伯丹道：‘孩儿记得清清楚楚，先生是个秀才。’太尊道：‘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，家乡的事，全都糊里糊涂的了。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篇的，明天把你文会上作的文章誉一两篇去，请他改改看，可不必要说是我叫的。’伯丹答应了，回到书房，誉好了一篇文章，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。可文读了一遍，摇头摆尾的，不住赞好道：‘少爷的文章进境，真是了不得！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，只有五体投地的了！’伯丹道：‘先生不要客气，这是家君叫请先生改的。’可文兀的一惊道：‘少爷昨天回去，可是提起来了？’伯丹道：‘是的。’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，一直钉住问，如何提起，如何对答，尊大人的颜色如何。伯丹不会撒谎，只得一一实说。可文听到秀才、监生一说，不觉呆了一呆，低头默默寻思，如果问起来，如何对答，须要预先打定主意。到底包揽词讼的先生，主意想得快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早想定了。并且也料到叫改文章的意思，便不再和少爷客气，拿起笔来，飏飏飏的一阵改好了，加了眉批、总批，双手递与伯丹道：‘放恣放恣！尊大人跟前，务求吹嘘吹嘘！’伯丹连连答应。坐了一会，便去了。

到了明日是十五，一班佐杂太爷，站过香班，上过道台衙门，又上本府衙门。太爷们见太尊，向来是班见，没有坐位的。这一天，号房拿了一大叠手版上去。一会儿下来，把手版往桌上一丢，却早抽出一个来道：‘单请莫可文莫太爷。’众佐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，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，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，运气自然与众不同，无怪他独荷垂青了。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，对众同寅拱拱手，说声‘失陪’，便跟了手版进去。走到花厅，见了太尊，可文自然常礼请安。太尊居然回安拉炕，可文那里敢坐，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。太尊先开口道：‘小儿久被化雨，费心得很。老夫子到这边来，又不提起，一向失敬；还是昨天小儿说起，方才知道。’可文听了这番话，又居然称他老夫子，真是受宠若惊，不知怎样才好，答应也答应不出来，末末了只应得两个‘是’字。太尊又道：‘听小儿说，老夫子在庠？’可文道：‘卑职侥幸补过廪，此次为贫而仕，是不得已之举，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。到了乡试年分，还打算请假下场。’太尊点头道：‘足见志气远大！’说罢，举茶送客。可文辞了出来。只见一班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，东站两个，西站三个的，在那里谈天。见了可文，便都一哄上前围住，问见了太尊说些甚么，想来一定得意的。可文洋洋得意的说道：‘无意

可得。至于太尊传见，不过谈谈家乡旧事，并没有甚么意思。’内中一个便道：‘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？’可文道：‘没有，没有，不过同乡罢了。’说着，便除下大帽子，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，送上小帽换上；他又卸下了外褂，交给小家人。他的公馆近在咫尺，也不换衣服，就这么走回去了。

“从此之后，伯丹是奉了父命的，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。每去，必在上房谈天，那师母也绝不回避，一会儿送茶，一会儿送点心，十分殷勤。久而久之，可文不在家，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了的。

“可文又打听得本府的一个帐房师爷，姓危号叫瑚斋的，是太尊心腹，言听计从的，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，又请瑚斋来家里吃饭，也和请伯丹一般，出妻见子的，绝无回避。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得风骚，逢人都有说有笑，因此危瑚斋也常常往来。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，可文才求瑚斋向太尊说项。太太从旁也插嘴道：‘正是。总要求危老爷想法子，替他弄个差使当当才好。照这样子空下去，是要不得了的！这里镇江的开销，样样比我们杭州贵，要是闹到不得了，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。’说罢，嫣然一笑。危瑚斋受了他夫妻嘱托，便向太尊处代他说项。太尊道：‘这个人啊，我久已在心的了。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，还要打听打听，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。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，我节下送他点节敬罢了。’瑚斋道：‘莫某人的人品，倒也没甚么。’太尊道：‘你不知道：我看读书人当中，要就是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飞黄腾达上去的，十人之中，还有五六是个好人；若是但进了个学，补了个廪，以后便蹲蹬住的，那里头，简直要找半个好人没有。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势。单靠着坐馆，能混得了几个钱，自然不够他用；不够用起来，自然要设法去弄钱。你想他们有甚弄钱之法？无非是包揽词讼，干预公事，鱼肉乡里，倾轧善类，布散谣言，混淆是非，甚至窝娼庇赌，暗通匪类，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，他们无做不到。我府底下虽然没有甚么重要差使，然而委出去的人，也要拣个好人，免得出岔子，叫本道说话。莫某人他是个廪生，他捐功名，又不从廪贡上报捐，另外弄个监生，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甚么事，是个被革的廪生，那就好人有限了。’瑚斋道：‘依晚生看去，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；不过头巾气太重，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。晚生看他世情都还不甚了了，太尊所说种种，他未必去做。’太尊道：‘既然你保举他，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。’既而又说道：‘他既是世情都不甚了了的，如何能当得差呢。我看他笔墨还好，我这里的书启张某人，他屡次接到家信，说他令兄病重，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。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，没放他走，不如就请了莫某人罢。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，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，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。’瑚斋道：‘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。如此一来，他虽是个坏人，也要感激的学好了。’说罢，辞了出来，挥个条子，叫人送给莫可文，通知他。可文一见了信，直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。”

正是：任尔端严衡品行，奈渠机智善欺蒙。不知莫可文当了镇江府书启之后，尚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九十九 回

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

“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书启之后，办事十分巴结；王伯丹的文章，也改得十分周到；对同事各人，也十分和气。并备了一分铺盖，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，每每公事忙时，就在衙门里下榻。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，自己公馆近在咫尺，何必如此；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，那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。他书启一席，就有了二十两的薪水；王太尊喜他勤慎，又在道台那边，代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使，也有十多两银子一月；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

脚弄的，一个月也不在少处。后来太湖捕获盐梟案内，太尊代他开个名字，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，列入保举案内，居然过了县丞班。过得两年，太尊调了苏州首府，他也跟了进省。不幸太尊调任未久，就得病死了。那时候，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，想要捐过知县班，到京办引见，算来算去，还缺少一点。

正在踌躇设法，他那位弟妇过班的太太，不知和那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，把他几年的积蓄，虽未尽行卷逃，却已经十去六七了。他那位夫人，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好，作为谋差门路的，一旦失了，就同失了靠山一般；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，卷了一大半去！只气得他一个半死！自己是个在官人员，家里出了这个丑事，又不便声张，真是哑子吃黄连，自家心里苦。久而久之，同寅中渐渐有人知道了，指前指后，引为笑话。他在苏州蹲不住了，才求分了上海道差遣，跑到上海来。因为没了美人局，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。这是莫可文的来历。

“至于那卜子修呢，他的出身更奇了。他是宁波人，姓卜，却不叫子修，叫做卜通。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。有一天，他在店楼上洗东西，洗完了，拿一盆脏水，从楼窗上泼出去。不料鄞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，这盆水不偏不倚，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。”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，忙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。容或有之，大凡官府出街，一定是鸣锣开道的，难道他聋了，听不见？”我道：“你且慢着驳，这一天恰好是忌辰，官府例不开道鸣锣呢。县大老爷大怒，喝叫停轿，要捉那泼水的人。众差役如狼似虎般拥到店里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，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。那差役便横拖竖曳，把他抓到轿前。县大老爷喝叫打，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，褪下裤子，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。”金子安道：“忌辰例不理刑名，怎么他动起刑来？”我道：“这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。当时把他打得血流漂杵！只这一打，把他的官兴打动了。他暗想：做了官便如此威风，可以任意打人。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，顶多不过骂两声，他还可以和我对骂；我如果打他，他也就并不客气，和我对打了。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轿子上，并没有泼湿他的身，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利害！一面想，一面喊痛，哼声不绝。一面又想道：几时得我做了官，也拿人家这样打打，才出了今日的气。可怜这几下板子，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，方才得好。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，便把他辞歇了。

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，不曾娶妻的人，被东家辞了，便无家可归。”想起有个远房叔祖，曾经做过一任那里典史的，刻下住在镇海，不免去投奔了他，请教请教，做官是怎样做的；象我们这样人，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。如果可以，我便上天入地，也去弄个官做做，方才遂心。主意打定，便跑到镇海去。不一日到了，找到他叔祖家去。他叔祖名叫卜士仁，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。后来因为受了人家二百文铜钱，私和了一条命案，偏偏弄得不周到，苦主那边因止泪费上吃了点亏，告发起来，便把他功名干掉了，他才回到镇海，其时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儿子卜仲容，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，管理杂务，因此不常在家。孙子卜才，在府城里当裁缝。还有个曾孙，叫做卜兑，只有八岁，代人家放牛去了。卜士仁一个老头子，在家里甚是闷气，虽然媳妇、孙媳妇都在身边，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甚么谈头。

“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，自是欢喜，问长问短，十分亲热。卜通也一一告诉，只瞒起了被鄞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。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，说道：‘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，外头做官的规矩，总是十分熟的了。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？’不瞒叔公说，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，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。”卜士仁道：“你的志气倒也不小，将来一定有出息的。至于官，是拿钱捐来的，钱多官就大点，钱少官就小点；你要做大官小官，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。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，那不过是叩头、请安、站班，却都要历练出来的。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，初出去的时候，总有点蹑手蹑脚的；等历练得多了，自然纯熟了。这是外面的话。至于骨子里头，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。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，你巴结得到；人家做不出的，你做得出。我明给你说穿了，你此刻没有娶亲，没有老婆；如果有了老婆，上司叫你老婆进

去当差，你送了进去，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，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，不消说的了。次一等的，是上司叫你呵口，你便马上遵命，还要在这口上头加点恭维话，这也是升官的吉兆。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，你须知他也有上司，他巴结起上司来，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，没甚难为情。譬如我是个典史，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；那知县巴结知府，也是这样；知府巴结司道，也是这样；司道巴结督抚，也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是一样，没甚难为情。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，做官是一定得法的。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，那是非但不能做官，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。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，此刻传授给你。但不知你想做个甚么官？’卜通道：‘其实侄孙也不知做甚么官好。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，不知要多少钱捐来？’”

卜士仁道：‘好，好！好大的志气！那个叫做知县，是我的堂翁了。’又问：‘你读过几年书了？’卜通道：‘读书几年！一天也没有读过！不过在学堂门口听听，听熟了’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两句罢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没有读过书，怎样做得文官。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，破承题也作过十多次，出起身来不过是个捕厅。象你这不读书的，只好充地保罢了。’卜通不觉愣住了，说道：‘不读书，不能做官的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如果没读过书都可以做官的，那个还去读书呢？’又沉吟了一会道：‘我看你志气甚高，你文官一途虽然做不得，但是武弁一路还不妨事。我有一张六品蓝翎的功牌，从前我出一块洋钱买来的，本来打算给我孙子去用的，争奈他没志气，学了裁缝。我此刻拿来给了你，你只要还我一块洋钱就是了。’卜通道：‘六品蓝翎的功牌，是个甚么官？’卜士仁道：‘不是官，是个顶戴；你有了他，便可以戴个白石顶子，拖根蓝翎，到营里去当差。’卜通道：‘此刻侄孙有了这个，可是跑到营里，就有人给我差使？’卜士仁道：‘那里有这么容易！就有了这个，也要有人举荐的。’卜通道：‘那么侄孙有了这个，到哪里去找人荐事情呢？’

“卜士仁又沉吟了一会道：‘路呢，是有一条，不过是要我走一趟。’卜通道：‘如果叔公可以荐我差使，我便要了那张甚么功牌。’卜士仁道：‘这么说罢，我们大家赌个运气，我们做伴到定海去走一趟。定海镇的门政大爷，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我去托他，把你荐在那里，吃一份口粮。这一趟的船钱，是各人各出。事情不成，我白赔了来回盘缠；如果事成了，你怎样谢我？’卜通道：‘叔公怎说怎好，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如果我荐成功了你的差使，我要用你三个月口粮的。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，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，如何过得？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：三个月的口粮，你分六个月给我，这六个月之中，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，你不至于吃亏，我也得了实惠了。你看如何？’卜通道：‘不知每月的口粮是多少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，你此刻何必多问呢。’卜通道：‘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。’卜士仁道：‘那功牌可是一块钱，我是照本卖的，你不能少给一文。’卜通道：‘去吃一份口粮，也要用那功牌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暂时用不着，你带在身边，总是有用的。将来高升上去，做百长，做哨官，有了这个，就便宜许多。’卜通道：‘这样罢，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，来不及买了。此刻一块洋钱兑一千零二十文铜钱，我出了一千二百文。如果事情成功，我便要了，也照着分六个月拔还，每月还二百文罢。可有一层：事情不成功，我是不要他的。’卜士仁见有利可图，便应允了。当日卜士仁叫添了一块臭豆腐，留侄孙吃了晚饭。晚上又教他叩头、请安、站班，各种规矩，卜通果然聪明，一学便会。”次日一早，公孙两个，附了船到定海去。在路上，卜士仁悄悄对卜通道：‘你要得这功牌的用处，你就不要做我侄孙。’卜通吃惊道：‘这话怎讲？’卜士仁道：‘这张功牌填的名字叫做贾冲，你要了他，就要用他的名字，不能再叫卜通了。’卜通还不懂其中玄妙，卜士仁逐一解说给他听了，他方才明白。说道：‘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，不能姓卜的了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，可以呈请归宗的。’卜通又不懂那归宗是甚么东西，卜士仁又再三和他解说，他才明白。卜士仁道：‘有此一层道理，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。回来到了那边，你叫我一声外公，我认你做外孙罢。’两个商量停当，又把功牌交给卜通收好。

“到了定海，卜士仁带着卜通，问到了镇台衙门。挨到门房前面，探头探脑的张望。便有人问找那个的。卜士仁忙道：‘在下要拜望张大爷，不知可在家里？’那人道：‘那么你请里面坐坐，他就下来的。’卜士仁便带了卜通到里面坐下。歇了一会，张大爷下来了，见了卜士仁，便笑吟吟的问道：‘老大哥，是甚么风吹你到这里的？许久不见了。’卜士仁也谦让了两句，便道：‘我有个外孙，名叫贾冲，特为带他来叩见你。’说罢，便叫假贾冲过来叩见。贾冲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，就走过来跪下，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张大爷道：‘好漂亮的孩子！’卜士仁道：‘过奖了。’又交代贾冲道：‘张大爷是我的把兄，论规矩，你是称呼太老伯的；然而太琐了，我们索性亲热点，你就叫一声叔公罢。’张大爷道：‘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’一面问：‘几岁了？一向办甚么事？’卜士仁道：‘一向在乡下，不曾办过甚么。我在江苏的时候，曾经代他弄了个六品功牌，打算拜托老弟，代他谋个差使当当，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老大哥，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，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，此刻的世界，唉！还成个说话吗！游击、都司，空着的一大堆；守备、千总，求当个什长，都比登天还难；靠着一个功牌，想当差使，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，免了罢。’卜士仁忙道：‘不是这么说。但求鼎力位置一件事，或者派一分口粮，至于事情，是无论甚么都不拘的。’张大爷道：‘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。’卜士仁连连作揖道谢。

“贾冲此时真是福至心灵，看见卜士仁作揖，他也走前一步，请了个安，口称：‘谢叔公大人栽培。’张大爷想了一会道：‘事情呢，是现成有一个在这里，但是我的意思，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。’卜士仁连忙道：‘求老弟台栽培了罢。左右老弟台这边衙门大，机会多，再拣好的栽培那一位罢。’说时，贾冲又是一个安。张大爷道：‘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？’卜士仁道：‘岂有此理！你老弟台肯栽培，那是求之不得的，那里有甚委屈的话！’张大爷道：‘可巧昨天晚上，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。方才我上去，正是上头和我要人。这个差使，只要当得好，出息也不算坏。现在的世界，随便甚么事，都是事在人为的了。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。’卜士仁道：‘我当是一件甚么事，老弟台要说委屈。这是面子上的差使，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，何况他小孩子，就怕他初出茅庐，不懂规矩，当不来是真的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这个差使没有甚么难当，不过就是跟在身边，伺候茶烟，及一切零碎的事。不过就是一样，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，除了上头到了姨太太房里去睡了，方才走得开一步。’卜士仁道：‘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，何须说得。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，都不懂得，还求老弟台教训教训。’张大爷道：‘这个他很够的了，但是穿的衣服不对。’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‘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罢。’贾冲又忙忙过来请安谢了。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，一双挖花双梁鞋子来，叫他穿上。那身衣服，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，二蓝宁绸一字肩的背心。贾冲换上了，又换鞋子。张大爷道：‘衣服长短倒对了，鞋子的大小对不对？’贾冲道：‘小一点，不要紧的，还穿得上。’穿上了，又向张大爷打了个扞谢过，张大爷笑道：‘这身衣服还是我五小儿的，你就穿两天罢。’贾冲又道了谢。卜士仁道：‘穿得小心点，不要弄坏了；弄脏了，那时候赔还新的，你叔公还不愿意呢。’张大爷又道：‘你的帽子也不对，不要戴罢，左右天气不十分冷。还要重打个辫子。’三小子在旁边听了，连忙叫了剃头的来，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。大爷端详一会道：‘很过得去了。’

“这时候，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，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。吃饭中间，张大爷又教了贾冲多少说话；又叫他买点好牙粉，把牙齿刷白了；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。卜士仁在旁又插嘴道：‘叔公教你的，都是金石良言，务必一一记了，不可有负栽培。’一时饭罢，略为散坐一会，张大爷便领了贾冲上去。贾冲因为鞋子小，走起路来，一扭一捏的，甚为好看。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合，叫权且留下，试用三天再说。三天过后，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，批了一分口粮给他。

他从此之后，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，又十分会巴结，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，他无有做不到的。李大人站起来，把长衣一撩，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，屈了一膝，把便壶送到李大

人胯下。李大人偶然出恭，他便拿了水烟袋，半跪着在跟前装烟；李大人一面才起来，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；连忙回转来，接了手纸，才带马子盖出去；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，请李大人洗手。凡此种种，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，也是他福至心灵，官星透露，才得一变而为闻一知十的聪明人。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，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，无论坐着睡着，寸步离他不得。又多赏了他一分什长口粮，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。却有一层，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，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，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，不出几句话，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，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。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，又嫌他的呆气，便相约叫他‘贾老爷’。他道：‘你们莫笑我，我贾冲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。’同事的都不理他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，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。李大人有个儿子，捐了个同知，从京里引见了回来，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，要到河南到省去。这位少大人是有点放诞不羁的，暗想此次去河南，行李带的多，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，看见贾冲伺候老人家，一向小心翼翼，若得他在路上招呼，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，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，岂不是好。主意定了，便向李大人说知此意。李大人起初不允，禁不得少大人再四相求，无奈只得允了。叫了贾冲来说知，并且交代送到河南，马上就赶回来，路上不可耽搁。贾冲得了这个差使，不觉大喜。”

正是：腾身逃出奴才籍，奋力投归仕宦林。不知贾冲此次跟了小主人出去。有何可喜之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回

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

“贾冲得了送少大人的差使，不觉心中大喜。也亏他真有机智，一面对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；一面对少大人，竭力巴结。少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，此次是单身到河南禀到。因为一向以为贾冲靠得住，便把一切重要行李，都交代他收拾。他却处处留心，甚么东西装在那一号箱子里，都开了一张横单；他虽不会写字，却叫一个能写的人在旁边，他口中报着，叫那个人写。忙忙的收拾了五天，方才收拾停当。”

这一天长行，少大人到李大人处叩辞。贾冲等少大人行了礼，也上去叩头辞行。李大人对少大人道：‘你此次带贾冲出去，只把他当一员差官相待，不可当他下人。等他这回回来，我也要派他一个差使的了。’贾冲听了，连忙叩谢。少大人道：‘孩儿的意思就是如此，不消爹爹吩咐。’说罢，便辞别长行。自有一众家人亲兵等，押运行李。贾冲紧随在少大人左右，招呼一切。上了轮船，到了上海，便到一家甚么吉升栈住下。那少大人到了上海，自有他一班朋友请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戏，自不必提。那两个带来的家人，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，不时也抽个空，跑到外头顽去。只有贾冲独自一个，守在栈里，看守房间。

“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，代主人看行李么？原来他久已存了一个不良之心，在宁波时，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甚么东西，某号箱子装的甚么衣服，都开出帐来，交给主人。主人是个阔佬，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，便把那篇帐夹在靴掖子里去了，那里还一一查点。他却在收拾行李时，每个衣箱里，都腾出两件不写在帐上；这不写在帐上的，又都做了暗号，又私下配好了钥匙。到了此时，他便乘隙一件件的偷出来，放在自己箱子里。他为人又乖巧不过，此时是四月天气，那单的、夹的、纱的，他却丝毫不动，只拣棉的、皮的动手。那棉皮东西，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；等到查着时，已经隔了半年多，何况自己又有一篇帐交出去的，箱子里东西，只要和帐上对了，就随便怎样，也疑心不到他了。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？深不深？

险不险？他在栈里做这个手脚，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。”恰好这天做完了，收拾停当，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，在外回来了，坐下来就叹气。贾冲笑问道：‘那里受了气来了，却跑回来长吁短叹？’李福道：‘没有受气，却遇了一件极不得意的事。’贾冲道：‘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罢了，有甚得意不得意的事？’李福道：说来我也是事不干己的。我从前伺候过一位卜老爷，叫做卜同群，是福建候补知县，安徽人氏。’贾冲听得一个‘卜’字，便伸长了耳朵去听。李福又道：‘一位少爷，名叫卜子修，随在公馆里。恰好那两年台湾改建行省，刘省三大人放了台湾抚台。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，想弄个官出来当差，便到台湾投效，得了两个奖札。后来卜老爷死了，少爷扶柩回籍安葬。起复后，便再到福建，希图当个差使。谁知局面大变了，在那里一住十年，穷到吃尽当光。此刻老太太病重了，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，他到得上海来，就盘缠断绝了。此刻拿了一张监照，两个奖札，在这里兜卖。’贾冲道：‘是奖的甚么功名？要卖多少钱呢？’李福道：‘头一个奖，是不论双单月，选用从九；第二个是免试本班，以县丞归部尽先选用。都是台湾改省，开垦案内保的，只要卖二百块钱。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丞，捐起来，最便宜也要三百多两呢，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，不然还办不来；此刻只要卖二百块，东西是便宜的。’贾冲道：‘只要是真的，我倒有个朋友要买。’李福道：‘东西自然是真的，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，怎么会假。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？’贾冲道：‘是在上海的。你去把东西拿来，等我拿把前路看看，我们也算代人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。’李福道：‘如果真有人要，我便马上去拿来。’贾冲道：‘自然是有人要，我骗你做甚什。’

李福道：‘那么我去拿来。’说罢，匆匆去了。

“原来贾冲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，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，遇了人便打听，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。他虽然不认得字，但是何处该用朱笔，何处该用墨笔，咨、移、呈、札，各种款式，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。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，什么冒名顶替，假札假凭等事，是尤为查察得烂熟胸中。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，如何不心动？因叫李福去取来看。不一会，李福取了来。他接过仔细察看了一遍，虽然不识字，然而公事的款式，处处不错。便说道：

‘待我拿去给朋友看看。但不知二百块的价钱，可能让点？’李福道：‘果然有人要了再说罢。’贾冲便拿了这东西，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。心中暗暗打算：这东西倒象真的，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。但是据李福说，看着他弄来的，料来假不到那里。一个人荡来荡去，没个着落，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，以定吉凶。那占卦的演成卦象，问占什么事。贾冲道：‘求名。’占卦的道：‘求名卦，财旺生官，近日已经有了机缘，可惜还有一点小阻碍。过了某日，日干冲动官爻，当有好消息。’贾冲道：‘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？’占卦的道：‘官爻持世，真而又真，可惜未曾发动。过了某日，子水子孙，冲动己火官鬼；况且财爻得助，又去生官；那就恭喜，从此一帆风顺了。’贾冲听了，付过卦资，心中倒有几分信他，因他说的甚么财旺生官，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，这句已经应了；又说甚么目下有点阻碍，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，做了阻碍了。又回头一想，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，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，只要不求保举，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，但不知奖札会闹穿不会。忽又决意道：‘管他真的假的，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；他若是肯的，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，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，也是好的。’定了主意，便回到栈去。

“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，便把东西交还他道：‘前路怕东西靠不住，不肯还价。’李福着急道：‘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，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《申报》，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，怎么说靠不住！’贾冲道：‘就是真的，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；他说若是十来块洋钱，不妨谈谈。’李福道：‘那是上天要价，下地还钱，我不怪他。若说是个假的，他买了这东西，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；如果部里说是假的，那就请部里办我！’贾冲听了这话，心中又一动，暗想看这着急样子，确是象真的。因说道：‘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。’李福叹道：‘人到了背时的時候，还有甚说得！’说罢，自去了。过了

一会，又回来说道：‘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，说至少要一百块，少了他就不卖了。’贾冲又还他二十块，叫他去问，李福不肯；贾冲又还到三十，李福方才肯去。如此往返磋商，到底五十块洋钱成的交。

“少大人应酬过几天，便要到外面买东西，甚么孝敬上司的，送同寅的，自己公馆用的，无非是洋货。他们阔少到省，局面自然又是一样。凡买这些东西，总是带了贾冲去，或者由贾冲到店里，叫人送来看。买完了洋货，又买绸缎。这两宗大买卖，又调剂贾冲赚了不少。贾冲心中一想：我买了那奖札，是要谋出身的，此刻除了李福，没有人知道；万一我将来出身，这名字传到河南去，叫他说穿了，总有许多不便，不如设法先除了他。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，身上弄了些毒疮，行走不便。那野鸡妓女，又到栈里来看他。贾冲便乘势对少大人说：‘李福这个人，很有点不正经，恐怕靠不住。就在栈里这几天，他已经闹的一身毒；还弄些甚么婆娘，三天五天到栈里来。照这个样子，带他到河南去，恐怕于少大人官声有碍。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，他尚且如此；跟少大人到了河南，少大人得了好差使，他还了得么！在外面欢喜顽笑的人，又没本事赚钱，少不免偷拐抢骗，乱背亏空，闹出事情来，却是某公馆的家人，虽然与主人不相干，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。何况这种人，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势子，在外头招摇撞骗。请少大人的示，怎样儆戒儆戒他才好，不然，带到河南去，倒是一个累。’他天天拿这些话对少大人说，少大人看看李福，果然满面病容，走走路来，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，便算给工钱，把他开发了，另外托朋友荐过一个人来。

“又过了几天，少大人玩够了，要动身了，贾冲忽然病起来，一天到晚，哼声不绝，一连三天，不茶不饭；请医生来给他看过，吃了药下去，依然如此。少大人急了，亲到他榻前，问他怎样了，可能走得动。他爬在枕上叩头道：‘是小的没福气跟随少大人，所以无端生起病来。望少大人上紧动身，不要误了正事。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，就兼程赶上去伺候。’少大人道：‘我想等你病好了，一起动身呢。’贾冲道：‘少大人的前程要紧，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。小的的病，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。’少大人无奈，只得带了两个家人，动身到镇江，取道清江浦，往河南去了。

“这边少大人动了身，那边贾冲马上就好了。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，不叫贾冲，就依着奖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，结交起朋友来。托了一家捐局，代他办事，就把这奖札寄到京里，托人代他在部里改了籍贯，办了验看，指省江苏。部凭到日，他便往苏州禀到，分在上海道差遣。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，又禀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，见了上司，那一种巴结的劲儿，简直形容他不出来。所以他分道不久，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使。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，从前没有甚么巡防局的。因为同治初年，湘乡曾中堂、合肥李中堂，奏准朝廷，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，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，那委员、司事便一年多似一年，至于工匠、小工之类，更不消说了，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，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，有了两条大路，居然是个镇市了，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。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，得了那个差使，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，倒也凡事必躬必亲。他自己坐在轿子里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，他便喝叫停下轿子，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，对那些车夫乱打，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，他嘴里还是混帐王八蛋、娘摩洗乱炮的乱骂。制造局里的总办、提调都是些道府班，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。新年里头，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。总办不知他有甚公事，便叫请他进来。见过之后，就有他的家人，拿了许多鱼灯、荷花灯、兔子灯之类上来，还有一个手版，他便站起来，垂手禀道：‘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，求大人赏收。’总办见了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恼，说道：‘小孩子顽的东西，何必老兄费心！’卜子修道：‘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，求大人赏收了。’又对总办的家人道：‘费心代我拿了上去，这手版说我替小少爷请安。’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。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。”那年恰好碰了中东之役，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，格外戒严。每天晚上，各厂的委员、司事都轮班查夜，就是总办、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；到半夜时，都在公客厅会齐一次，叫做‘会哨’。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，

到了会哨时候，他一定穿了行装，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。常时还带着些点心，去孝敬总办，请各委员、司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，放在公署天井里，做起汤圆来。总办来了，看见了，问是做甚么的。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。总办道：‘算了！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，如果中国打了胜仗，讲起和来，开兵费赔款的帐，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帐开上一笔呢。’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，听了这句话，走前一步，请了个安道：‘谢大人栽培。’总办见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却又不好拿他怎样；只有对着别人，微微的冷笑一声。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，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，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，催做汤圆。众人见他那副神气，都在肚子里暗笑，卜子修只不觉着。催得汤圆熟时，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，未曾拿上去，子修自己亲来一看，见是每碗四个，便拿起汤匙来，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，凑在一个碗里，过细数一数，是六个无疑了，便亲自双手捧了，送至总办跟前，双手一献至额道：‘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！’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，笑说道：‘老兄太忙了！破了钞不算数，还要那么忙，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夜了。’总办说话时，他还垂着手，挺着腰，洗耳恭听。等总办说完了，他便接连答应‘是，是，是’。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，他总是不觉着。又去取一碗，添足了九个，亲自捧了，又拿了一个手板，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道：‘费心费心，代我拿上去，孝敬老太太，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，久长富贵。这个手板，费心代回一回，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。’总办道：‘算了罢，不要琐琐了，老太太早已睡了。’卜子修道：‘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，老太太虽然睡了，也一定欢喜的。’总办无可如何，只得由他去闹。诸如此类的笑话，也不知闹了多少。

“最可笑的，是有一回一个甚么大员路过上海，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。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，自然阖城印委各员，都到码头恭迓。那卜子修打听得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，泊在金利源码头，便坐了轿子去迎迓。偏偏那轿子走得慢，看见那制造局总办、提调，以及各厂的红委员，凡够得上去接的，一个个都坐了马车，超越在轿子前头，如飞的去了。那总办、提调，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；其余各委员，也有两个人一辆的，也有三个人一辆的，最寒尘的是四个人一辆。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，悔不和别人打了伙，雇个马车，那就快得多了。一面想，一面骂轿班走得慢：‘你们吃老爷的饭，都吃到那里去了！腿也跑不动了！’一面骂，一面在轿子里跺脚，跺得轿班的肩膀生疼，越发走不动了。他更是恨的了不得，骂道：‘等一会回到局子里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！’嘴里骂着，心中生怕到得迟了，那边已经上了岸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又想到：‘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，是坐马车的，那就好了，我就不用三七二十一，喊住了他，附坐了上去了。’思想之间，轿子将近西门，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，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。”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，内中只坐了一人，便大呼小叫起来道：‘马车停一停！马车停一停！’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，招手叫停车。也不知他有甚么要紧公事，姑且把马缰勒住，看他作何举动。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，便喝叫停轿，自己走了下来，交代轿班，赶紧到码头去伺候，‘到迟了，误了我的差使，小心你们的狗腿！’说罢，三步两步，跑到那马车跟前，伸手把机关一拧，用力一拉，开了门，一脚踏了上去。抬头一看，只把他急个半死！你道车子上是谁？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，钦命二品衔、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！卜子修这一吓，竟是魂不附体！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，便放开缰绳，那马如飞而去了。只有卜子修此时，脸红过耳，连颈脖子都红了。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，跨又跨不进去，退又退不出来，弯着身子，站又站不直，急的又开口不得。道台见了这个情形，又可笑，又可恼，便冷笑道：‘你坐下罢。’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，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，顺手关上车门。谁知身上佩带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儿，夹在门缝里，那门便关不上，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。这一边呢，又不敢和道台平坐；若要斜签着身子呢，一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，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。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，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。”

正是：大人莫漫嫌唐突，卑职专诚附驷来。未知卜子修到底怎样下场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一百一 回

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

“幸喜马车走得快，不多几时，便到了金利源码头了。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，垂手站着，等道台下车时，他还回道：是大人叫卑职坐的。”道台看了他一眼，只得罢了。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办，便常常与些东洋车夫为难，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、司事的包车夫拿了去，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，有起事情来，偏偏和他作对。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，便托人和道台说，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，一直当差到此刻，也算当得长远的了。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。”

且慢！从九十七回的下半回起叙这件事，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，直到此处一百一回的上半回，方才煞尾。且莫问有几句说话，就是数数字数，也一万五六千了。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？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去听呢？不知非也，我这两段故事，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们说的，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，那些节目，我懒得叙上，好等这件事成个片段罢了。

这三四天功夫，早又有了别的事了。

原来这两天苟才又病了，去请端甫，端甫推辞不去。苟才便写个条子给继之，请继之问他是何缘故。继之便去找着端甫，问道：“听说苟观察来请端翁，端翁已经推掉了？”端甫道：“不错，推掉了。”继之道：“端翁，你这个就太古板了。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，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，就辞了人家呢？”端甫道：“不起之症，我还可以直说。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，叫我这做医生的，如何好过问！我在上海差不多二十年了，虽然没甚大名气，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，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！虽然是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但是现在的世人，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，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，等如愿以偿之后，贼人心虚，怕人议论，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之理？此刻只要苟观察离了他公馆，或者住在宝号，或者径到我这里住下，二十天、半个月光景，我可以包治好了。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，我一定不去的。”继之听了，倒也没得好说，只得辞了出来，便去找苟才。

其实苟才没甚大病，不过仍是怔忡气喘罢了。继之的见面之下，只得说端甫这个人，是有点脾气的，偶然遇了有甚不如意的事，莫说请出门，就是到他那里门诊，他也不肯诊的，说是心绪不宁，恐怕诊乱了脉，误了人家的事。苟才道：“这个倒好，这种医生才难得呢。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。”说话时，苟才儿子龙光走进来，和继之请过安，便对苟才道：“前天那个人又来了，在那屋里等着，家人们都不敢来回。”苟才道：“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。”又对继之道：“继翁请宽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自出去了。

继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，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。龙光道：“从前人多，现在只有帐房先生丁老伯、书启老夫子王老伯；至于舍亲等人，早年就都各回旗去了。此刻没有甚么。”继之忽然心中一动道：我何妨设一个法，试探试探他看呢？因问道：“尊大人的病，除了咳喘怔忡，还有甚么病？近来请那一位先生？”龙光道：“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荐的王端甫先生。这两天请他，不知怎的，王先生不肯来了。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博如先生。”继之道：“是那一位荐的？”龙光道：“没有人荐的，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，请来的罢了。老伯有甚朋友高明的，务求再荐一两个人，好去请教请教，也等家父早日安痊。”继之又想了一想道：“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，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。据我听见的，这个咳喘怔忡之症，最忌的是鲍鱼。”龙光道：“什么鲍鱼？”继之道：“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，还有洋货铺子里卖那个东洋货，是装了罐子的。这东西吃了，要病势日深的。”刚说完了话，苟才已来了。龙光站起来，俄延了一会，就去了。

继之和苟才略谈了一会，也就辞回号里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博如来。管德泉道：“朱博

如，这个名字熟得很，是在那里见过的。”金子安道：“就是甚么兼精辰州符，失物圆光的那个，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，还有谁！”德泉道：“哦！不错了。然而苟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？”继之道：“他化了钱，自然是爱请谁请谁，谁还管得了他。我不过是疑心端甫那句话说。他家里说共一个儿子，一个帐房，一个书启，是那个要弄死他？这件事要做，只有儿子做。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，自然处处都有泉獍；但是平心而论，又何必人人都是泉獍呢？何况龙光那孩子，心里我不得而知；看他外貌，不象那样人。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，再过几天，就可以探听出来了。”我道：“怎么探听有种子的？”继之道：“你且不要问，你记着，下一个礼拜，提我请客。”我答应了。

光阴似箭，转瞬又过了一礼拜了。继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，请的苟才是正客，其次便是王端甫，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。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，并不上馆子。下午，端甫先来，问起：“请客是甚意思，可是又要我和苟观察诊脉？”继之道：“并不，我并且代你辩得甚好的。你如果不愿意，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。向来心绪不宁，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。”不多一会，苟才也来了。大家列坐谈天。苟才又央及端甫诊脉。端甫道：“诊脉是可以，方子可不敢开，因为近来心绪不宁，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。”苟才道：“不开方不要紧，只要赐教脉象如何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个可以。”苟才便坐了过来，端甫伸出三指，在苟才两手上诊了一会道：“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，不过两尺沉迟一点，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，不要紧的。”苟才道：“不知应该吃点甚么药？”端甫道：“这个，实在因为心绪不安，不敢乱说。”苟才也就罢了。

一会儿，席面摆好了，继之起身把盏让坐。酒过三巡，上过鱼翅之后，便上一碗清燉鲍鱼。继之道：“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。”说罢，亲自一一敬上两片。苟才道：“可惜这东西，我这两天吃的腻了。”继之听了，颜色一变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搁。苟才不曾觉着；我虽觉着了，因为继之此时，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，所以也莫名其妙。因问苟才道：“想来是顿顿吃这个？”苟才道：“正是。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，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。”端甫道：“据《食物本草》，这东西是滋阴的，与怔忡不寐甚么相干！这又奇了！”

继之问苟才道：“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？”苟才道：“二十二岁了。”继之道：“年纪也不小了，何不早点代他弄个功名，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？”苟才道：“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。等过了年，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见，好出去当差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不是拣日子的事情，何必一定要明年呢？”苟才笑道：“年里头也没有甚么日子了。”端甫是个极聪明、极机警的人，听了继之的话，早已有点会意，便笑着接口道：“我们年纪大的人，最要有自知之明。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，看见我们老人家，是第一件讨厌之物。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，处处还你规矩；他那心里头，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、老杀才呢！”说得合席人都笑了。端甫又道：“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得之言，并不是说笑话。所以我五个小儿，没有一个在身边，他们经商的经商，处馆的处馆，虽是娶了儿媳，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儿带了去。我一个人在上海，逍遥自在，何等快活！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，见了面，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，说也说不出来，平心而论，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。何以见得呢？大约父子之间，自然有一分父子的天性。你把他隔开了，他便有点挂念，越隔得远，越隔得久，越是挂念的利害，一旦忽然相见，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。若是终年在一起的，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甚么事，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一项，久而久之，反为把那天性汨没了。至于他们做弟兄的，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，他那友于之请才笃。若是住在一起，总不免那争执口角的事情，一有了这个事情，总要闹到兄弟不和完结。这还是父母穷的话。若是父母有钱的，更是免不了争家财，争田舍等事。若是个独子呢，他又恼着老子在前，不能由得他挥霍，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！”说着，又专对苟才说道：

“这是兄弟泛论的话，观察不要多心。”

苟才道：“议论得高明得很，我又多心甚么。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，过了年，就叫小儿

办引见去。”继之道：“端翁这一番高论，为中人以下说法，是好极了！”端甫道：“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，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。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，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。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，是不错的。孟夫子说是：‘父子之间不责善。’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”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，专门责善于其子。这一着呢，还不必怪他，他期望心切，自然不免出于责善一类。最奇的，他一面责善，一面不知教育。你想，父子之间，还有相得的么。还有一种人，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，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，那才难过呢！”谈谈说说，不觉各人都有了点酒意，于是吃过稀饭散坐。苟才因是有病的人，先辞去了。继之才和端甫说起，前两天见了龙光，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，今日苟才便说吃得腻了，看来这件事竟是他儿子所为。端甫拍手道：“是不是呢，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！但是已经访得如此确实，方才为甚不和他直说，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？你看苟才，他应酬上很象精明，但是于这些上头，我看也平常得很，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。”继之道：“直说了，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。”端甫跳起来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不直说出来，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！”继之猛然省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我明天就去找他，把他请出来，明告诉他这个底细罢。”端甫道：“这才是个道理。”又谈了一会，端甫也辞去了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继之便专诚去找苟才。谁知他的家人回道：“老爷昨天赴宴回来，身子不大爽快，此刻还没起来。”继之只得罢了。过一天再去，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，不会客，继之也只得罢休。谁知自此以后，一连几次，都是如此。继之十分疑心，便说：“你们老爷不会客，少爷是可以会客的，你和我通报通报。”那家人进去了一会，出来说请。继之进去，见了龙光，先问起：“尊大人的病，为甚连客都不会了？不知近日病情如何？”龙光道：“其实没甚么；不过医生说说要静养，不可多谈天，以致费气劳神，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。五庶母留在房里，早晚伏侍。方才睡着了，失迎老伯大驾！”继之听说，也不能怎样，便辞了回来。过一天，又写个条子去约苟才出来谈谈，诂接了回条，又是推辞。继之虽是疑心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光阴如驶，早又过了新年。到了正月底边，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，是苟才死了。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。继之和他略有点交情，不免前去送殡，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，谁知一点也访不出来。倒是龙光哭丧着脸，向继之叩头，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，此刻出了大事，务求老伯帮忙。继之只得应允。

到了春分左右，北河开了冻，这边号里接到京里的信，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帐目。我便附了轮船，取道天津。此时张家湾、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，都已收了，归并到天津分号里。天津管事的是吴益臣，就是吴亮臣的兄弟。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，打听得文杏农已不在天津了，就雇车到京里去。此时京里分号，已将李在兹辞了，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。我算了两天帐目，没甚大进出，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，叫亮臣再算。

我没事了，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。顺便到山会邑馆问问王伯述踪迹，原来应畅怀倒在那里，伯述是有事回山东去了。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，在畅怀那里坐着，畅怀和我介绍，代通姓名。原来这个人旗籍，名叫喜润，号叫雨亭，是个内阁中书。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，到应畅怀这边来，要打听一件时事，凑上对一句。原来京城里风气，最欢喜诌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，异常工整，诌了出来，便一时传诵，以为得意。但是诌的人，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。这位喜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，我们都彀他不上。”因得了一句，便硬要对一句，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。我便请教是一句甚么。畅怀道：“你要知道这一句，却要想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。”我道：“那就费心你谈谈。”

畅怀道：“有一位先生，姓温，号叫月江。孟夫子说的：‘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’这位温月江先生，却是最喜的是为人师，凡有来拜门的，他无有不笑纳；并且视贽礼之多少，为情谊之厚薄。生平最恼的是洋货，他非但自己不用，就是看见别人用了洋货，也要发议论的。有一天，他又收了一个门生，预先托人送过贽礼，然后谒见。那位门生去见他时，穿了一件

天青呢马褂，他便发话了，说甚么：‘孟子说的：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若是服夷之服，简直是变于夷了。老弟的人品学问，我久有所闻，是很纯正的；但是这件马褂，不应该穿。我们不相识呢，那是彼此无从切磋起；今日既然忝在同学，我就不得不说了。’那门生道：‘门生这件马褂，还是门生祖父遗下来的。门生家寒，有了两个钱，买书都不够，那里来得及置衣服。象这个马褂，门生一向都不敢穿的，因为系祖父遗物，恐怕穿坏了，无以对先人；今天因为拜见老师，礼当恭敬的，才敢请出来用一用。’温月江听了，倒肃然起敬起来，说道：‘难得老弟这一点追远之诚，一直不泯，真是可敬！我倒失言了。’那门生道：‘门生要告禀老师一句话，不知怕失言不怕？’温月江道：‘请教是甚么话？但是道德之言，我们尽谈。’那门生道：‘门生前天托人送进来的贽礼一百元，是洋货！’温月江听了，脸红过耳，张着口半天，才说道：‘这，这，这，这，这，可，可，可，可，可，可不是吗！我，我，我马上就叫人拿去换了银子来了。’

“自从那回之后，人家都说他是个臭货。但是他又高自位置，目空一切，自以为他的学问，谁都及不了他。人家因为他又高又臭，便上他一个徽号，叫他做梁顶粪，取最高不过屋梁之顶，最臭不过是粪之义。那年温月江来京会试，他自以为这一次礼闱一定要中、要点的，所以进京时就带了家眷同来。来到京里，没有下店，也不住会馆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。可巧那朋友家里，已经先住了一个人，姓武，号叫香楼，却是一位太史公。温月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，便结交起来。等到临会场那两天，温月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，进场不便，因此另外租了考寓，独自一人住到城里去。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，谁知他出场之后，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。”

正是：白战不曾持寸铁，青巾从此晋头衔。未知出了甚么变故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二回

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

“温月江出场之后，回到朋友家里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，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，二定可以望中的，正打算拿头场首艺念给老婆听听，以自鸣其得意。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，耳边已听得一声‘姓’！温月江吃了一惊，连忙站住了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，喝道：‘你是谁？走到我这里来！’月江讶道：‘甚么事？甚么话？’他夫人道：‘吓！这是那里来的？敢是一个疯子？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？还不给我打出去！’说声未了，早跑出四五个丫头，手里都拿着门门棒槌，打将出来。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，自去书房歇下。

这书房本是武香楼下榻所在，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，却与他夫人卧室遥遥相对。温月江坐在书桌前面，脸对窗户，从窗户望过去，便是自己夫人的卧室，不觉定着眼睛，出了神，忽然看见武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，向外便走。温月江直跳起来，跑到院子外面，把武香楼一把捉住。吓得香楼魂不附体，登时脸色泛青，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，身子都抖起来。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，捺他坐下，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，在护书里取出一迭场稿来道：‘请教请教看，还可以有望么？’武香楼这才把心放下。定一定神，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，不住的击节赞赏道：‘气量宏大，允称元作，这回一定恭喜的了！’月江不觉洋洋得意。又强香楼看了二、三场的稿。香楼此时，心已大放，便乐得同他敷衍，无非是读一篇，赞一篇，读一句，赞一句。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，月江呵呵大笑道：‘兄弟此时也没有甚么望头，只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！’香楼道：‘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这回一定是恭喜的！’

“从此以后，倒就相安了，不过温、武两个，易地而处罢了。这一科温月江果然中了，

连着点了。谁知他偏不争气，才点了翰林，便上了一个甚么折子，激得万岁爷龙颜大怒，把他的翰林革了，他才死心塌地回家乡去。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，不知钻甚么路子，希图开复。人家触动了前事，便诤了一句小说回目，是‘温月江甘心戴绿帽’。这位喜雨翁要对上一句，却对了两天，没有对上。”我道：“这个难题，必要又有个那么一回实事，才诤得上呢。若是单对字面，却是容易的，不过温对凉，月对星，江对海之类就得了。”喜雨亭道：

“无奈没有这件实事，总是难的。”

当下我见伯述不在，谈了几句就走了。回到号里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臣说话，不住的噁声叹气，满脸的愁眉苦目，谈了良久才去。亮臣便对我说道：“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，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。”我问是什么事。亮臣道：“方才这个人，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致禄的妾舅。裘致禄他在福建日子甚久，仗着点官势，无恶不作，历署过好几任繁缺，越弄越红。后来补了缺，调了侯官首县，所刮得的地皮，也不知他多少。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，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，把他先行撤任，着实参了他一本，请旨革职，归案讯办。这位裘致禄信息灵通，得了风声，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。等到电旨到日，要捉他时，他已是走的无影无踪了。后来访着他在租界，便动了公事，向外国领事要人。他又花言巧语，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，不过要改革政治，这位总督不喜欢他，所以冤枉参了他的。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，凡是犯了国事的，叫做国事犯，别国人有保护之例。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，就是国事犯，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。闽浙总督急的了不得，派了委员去辩论，派了一起，又是一起，足足耽误了半年多，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。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，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，查抄家产，发极边充军。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，又动了电报，咨行他原籍，也把家产抄没了，还要提案问他寄顿之处，裘致禄便供家产尽绝了，然后起解充军。

“这裘致禄有个儿子，名叫豹英，因为家产被抄，无可过活，等他老子起解之后，便悄悄向各处寄顿的人家去商量，取回应用。谁知各人不约而同的，一齐抵赖个干干净净。你道如何抵赖得来？原来裘致禄得了风声时，便将各种家财，分向各相好朋友处寄顿，一一要了收条，藏在身边。因为儿子豹英一向挥霍无度，不敢交给他，他自己逃到租界时，便带了去。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，他又把那收条，托付他一个朋友，代为收贮。其时他还仗着上下打点，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。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，钱神技穷，竟把他发配极边。他当红的时候，是傲睨一切的，多少同寅，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。因此同寅当中，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。此次他犯了事，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。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，前后左右看守的人，寸步不离，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。父子两个，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，要传递一封信，更是无从下手。直到他发配登程的那天，豹英去送他，才觑了个便，把几家寄顿的人家说个大略，还不曾说得周全，便被那解差叱喝开了；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。豹英呢，也是心慌意乱，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，所以闹得不清不楚，便分手去了。

“代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，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，姓单，名叫占光。当日得了收条，点一点数，一共是十三张。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，也有田产房契的，也有银行存据的，也有金珠宝贝的，也有衣服箱笼的，也有字画古董的，估了估价，大约总在七八十万光景。单占光暗想，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许多，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万，还有未曾拿出来的，与及汇回原籍的呢，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。此刻单占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。等到裘致禄定了充军罪案，见了明文，他便带了收条，径到福州省城，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条人家，挨家去拜望，只说是裘致禄所托，要取回寄顿各件，又拿出收条来照过，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。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，说过之后，却不来取。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见齐之后，裘致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，那单占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，却都只取回一半，譬如寄顿十万的，他只收回五万，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，底下注了裘致禄名

字。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，单请这十三家人。等都到齐了，坐了席，酒过三巡，单占光举起酒杯，敬各人都干了一钟，道：‘列位可知道，裘致禄一案，已是无可挽回的了。当日他跑到租界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，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，以至于有今日之事。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，一定是代他扼腕的。’众人听了，莫不齐声叹息。单占光又道：‘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不知诸位可曾知道？’各人齐说：‘弟等不曾听得有甚消息。’占光道：‘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，所以特请了列位来，商量一个进退。’众人又齐说：‘愿闻大教。’占光道：‘兄弟这两天，代他经手取了些寄顿东西出来，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，要翻案的。不料他老先生不慎，等我取了东西，将收条交还他时，却被禁卒看见了，一齐收了去，说是要拿去回上头。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，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，一经吊审起来，各位都是窝家，就是兄弟这两天代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，也要担个不是，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。’众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对。占光又催着道：‘我们此刻，统共一十四个人，真正同舟共命，务求大家想个法子，脱了干系才好。’众人歇了半天无话。占光又再三相促。众人道：‘弟等实无善策，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，非但阁下自脱干系，就是我等众人，也是十分感激的。’占光道：‘法子呢，是还有一个。幸而那禁卒头儿，兄弟和他认得，一向都还可以说话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化上两文，把那收条取了回来，是个最高之法。’众人道：‘如此最好。但不知要化多少？’占光道：‘少呢，我也不能向前途说；多呢，我也不能对众位说。大约你们各位，多则一万一个人，少则八千一个人，是要出的。’众人一听大惊道：‘我们那里来这些钱化？’占光把脸一沈，默默不语。慢慢的说道：‘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，万一有甚事牵涉到我，只要洋东一出面，就万事都消了。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，或在官的，或在幕的，一旦牵涉起来，未免不大好看，所以多此一举罢了。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，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。’说着，连连冷笑。内中有一个便道：‘承阁下一番美意，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，实系因为代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，并无丝毫好处，却无辜被累，凭空要化去一万、八千，未免太不值得，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。’占光呵呵大笑道：‘亏你们，亏你们！还当我是坏人，要你们掏腰呢。化了一万、八千，把收条取回来，一个火烧掉了，他来要东西，凭据呢？请教你们各位，是得了便宜？是失了便宜？至于我兄弟，为自己脱干系起见，绝不与诸位计较，办妥这件事之后，酬谢我呢，我也不却；不酬谢我呢，我也不怪，听凭各位就是了。’众人听了，恍然大悟道：‘如此我等悉听占翁分付办理就是了。’占光道：‘办，我只管去办。至于各出多少使费，那是要各位自愿的，兄弟不便强派。’众人听了，又互相商议，有出一万的，有出八千的，有出五六千的，统共凑起来，也有十一万五千了。占光摇头道：‘这点恐怕不够。白费唇舌不要紧，兄弟是在洋东处告了假出来，不能多耽搁的，怕的是耽搁时候。’众人见他这么说，便又商量商量，凑够了十二万银子给他，约定日子过付。他等银子收到了，又请了一天客，把十三张收条取了出来，一一交代清楚，众人便把收条烧了。所以等到豹英去取时，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。

“豹英至此，真是走头无路。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，寄住在泉州。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，今年也有八岁了。那里须有点财产，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。想罢，便径到泉州来，寻着那位姨娘，说明来意。那姨娘道：‘阿弥陀佛！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十两银子过活，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，我娘儿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，要投奔大少爷呢。’说着，便抽抽咽咽起来。豹英不觉棱住了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姑且住下再说。姨娘倒也不能撵他，只得由他住下，豹英终日靛琐，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，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。姨娘急了，便悄悄的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，不如把家财各项，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。”原来这位姨娘，是裘致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置。及至卸任时，因为家中太太泼恶不过，不敢带回去，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，给他居住。又恐怕没有照应，因在任时，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嵩太史，十分交好。这杨尧嵩，本名叫杨尧嵩，因为应童子试时屡试不售，大家都说他名字不利。他有一回小试，就故意把嵩字写成蒿字，果然就

此进了学，联捷上去。因为点到翰林那年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就不肯到京供职，只回到家乡，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，包揽几件词讼，结识两个官府，也就把日子过去了。裘致禄在任时，和他十分相得。交卸之后，这位姨娘，已经有了六个月身孕，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和杨太史商量，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。过了三四个月，姨娘便生下个孩子。此时致禄早已晋省去了。这边往来得十分热闹，杨太史又给信与致禄，和他道喜。致禄得了信，又到泉州走了一次，见母子相安，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。所以一向干爹、干妈、干女儿，叫的十分亲热。此时豹英来了，开口告官，闭口告官，姨娘没了主意，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，和他商量，不如把紧要东西，先寄顿在干娘那里。就是他告起来，官府来抄，也没得给他抄去。定了主意，便把那房产田契，以及金珠首饰，值钱的东西，放在一个水桶里，上面放了两件旧布衣服，叫一个心腹老妈子，装做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，堂哉皇哉，拿出了大门，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，跟着那老妈子，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，方才走开。

“如此一连三天，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，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押发簪子，都除了下来拿去，自己换上一支包金的。恰好豹英这天吃醉了酒，和姨娘大闹。闹到不堪，便仗着点酒意，自然翻箱倒篋起来。搜了半天，除了两件细毛衣服之外，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。豹英至此，也自索然无味，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，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，动身回省。”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，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，仍旧十分亲热。及至问起东西时，杨姨太太不胜惊讶，说是不曾见来。姨娘也大惊，指着老妈子道：‘是我叫他送来的，一共送了三次，难道他交给干爹了？’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。杨尧蒿道：‘我没看见啊。是几时拿来的？’姨娘道：‘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。杨姨太太笑道：‘这便有了。’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。姨娘一看，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，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。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，里面是空空洞洞的，那里有什么东西。姨娘不觉目定口呆。老妈子便插嘴道：‘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，里面两个拜匣，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。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，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。你出来时候，那衣服堆在桶口，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，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，我才把桶丢在这里。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，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。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，赶紧拿来，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，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。第三天送来是两个福州漆盒，因为那盒子没有锁，还用手巾包着，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。怎么好赖得掉！’杨太史道：‘住了！这拜匣、手巾包、盒子里，都是些甚么东西？你且说说。’姨娘道：‘一个拜匣里，全是房契田契，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。’杨太史道：‘吓！你把房契田契，金珠首饰，都交给我了！好好你家的东西，为甚么要交给我呢？’姨娘道：‘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，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。’杨太史道：‘那些东西，一股脑儿值多少钱呢？’姨娘道：‘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，置了五万银子。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，一时也算不出来，大约也总在五六万光景。杨太史道：‘你把十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，就不要我一张收条，你就那么放心我！你就那么糊涂！哼，我看你也不是甚么糊涂人！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！姨娘急的哭起来，又说老妈子干没了。老妈子急的跪在地下，对天叩响头，赌咒，把头都碰破了，流出血来。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，叫撵。姨娘只得哭了回去，和兄弟商量，只有告官一法。你想一个被参谪戍知县的眷属，和一个现成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，那里会打得赢？因此县里、府里、道里、司里，一直告到总督，都不得直。此刻跑到京里来，要到都察院里去告。方才那个人，便是那姨娘的兄弟，裘致禄的妾舅了。莫说告到都察院，只怕等皇帝出来叩阍，都不得直呢！”

正是：莫怪人情多鬼蜮，须知木腐始虫生。不知这回到都察院去控告，得直与否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三回

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

我这回进京，才是第二次。京里没甚朋友：符弥轩已经丁了承重忧，出京去了；北院同居的车文琴，已经外放了，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，我也不曾去拜望；只有钱铺子里的恹洞仙，是有往来的，时常到号里来谈谈。但是我看他的形迹，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，总是先到北院里去，坐个半天，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。不然，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，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，等那边的人回来，他就到那边去了。我见得多次，偶然问起他，洞仙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道：“他么？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！”我听了这个话，不懂起来，近日京师奔竞之风，是明目张胆，冠冕堂皇做的，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，何以大有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的景象呢？因问道：“他是做甚么的？是那一行的红人儿？门外头宅子条儿也不贴一个？”洞仙道：“他是个内务府郎中，是里头大叔的红人。差不多的人，到了里头去，是没有坐位的；他老人家进去了，是有个一定的坐位，这就可想了。”我道：“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，也没有人拜他，那里象个红人？”洞仙道：“你怀不大到京里来，怨不得你怀不知道。这红人儿里头，有明的，有暗的；象他那是暗的。”我道：“他叫个甚名字？说他红，他究竟红些甚么？你告诉告诉我，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。”洞仙道：“巴结上他倒也不错，象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，仰仗他的地方也不少呢。”我笑道：“那么我更要急于请教了。”洞仙也笑道：“他官名叫多福，号叫贡三，是里头经手的事，他都办得到，而且比别人便宜。每年他的买卖，也不在少处。这两年元二爷住开了，买卖也少了许多。”我道：“怎么又闹出个元二爷来了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位多老爷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吉祥，我们都叫他做祥大爷，是个傻子；第二个叫吉元，我们都叫他做元二爷，捐了个主事，在户部里当差。他父子两个，向来是连手，多老爷在暗里招呼，元二爷在明里招徕生意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为甚么又要住开了呢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个一言难尽了。多老爷年纪大了，断了弦之后，一向没有续娶。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娶了一房媳妇，不到两年，就难产死了。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，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。却和元二爷娶了亲。亲家那边是很体面的，一副妆奁，十分丰厚，还有两个陪嫁丫头，大的十五岁，小的才十二岁。过了两三年，那大丫头有了十七八岁了，就嫁了出去；只有这个小的，生得脸蛋儿很俊，人又机灵，元二爷很欢喜他，一直把他养到十九岁还没嫁。元二爷常常和他说话鬼混，那位元二奶奶看在眼里，恼在心里。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，懂得规矩礼法，虽是一大坛子的山西老醋，搁在心上，却不肯泼撒出来，只有心中暗暗打算，觑个便，要早早的嫁了他。后来越看越不对了，那丫头眉目之间，有点不对了，行动举止，也和从前两样了，心中越加焦急。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他的醋，不免怀恨在心。

“恰好多老爷得了个脾泄的病，做儿媳妇的，别的都好伺候，惟有这搀扶便溺，替换小衣，是办不到的，就是雇来的老妈子，也不肯干这个。元二奶奶一想，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，等伺候得病人好了，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，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个姨娘，就免了二爷的事了。打定了主意，便把丫头叫了来，叫他去伺候老爷。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，一听了这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有了主意，唯唯答应了，即刻过去伺候老爷。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，起卧都觉得不便，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，嘴唇动一动，便知道要茶；眼睛抬一抬，便知道要烟。无论是茶是药，一定自己尝过，才给老爷吃。起头的两天，还有点缩手缩脚的；过得两天惯了，更是伺候得周到。老爷要上马子，他抱着腰；老爷躺下来，他捶着背。并且他自从过来之后，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，到了晚上，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。那炕前又是夜壶，又是马子，又是痰盂，他并不厌烦。半夜里老爷要小解了，他怕老爷着了凉，拿了夜壶，递到被窝里，伏

侍小解。那夜壶是瓷的，老爷大腿碰着了，哼了一声，说冰凉的。丫头等小解完后，便把夜壶舀干净，拿来焐在自己被窝里，等到老爷再要用时，已是焐得暖暖儿的了。及至次日，请了大夫来，凡老爷夜来起来几次，小解大解几次，是甚么颜色，稀的稠的，几点钟醒，几点钟睡，有吃东西没有，只有他说得清清楚楚。所以那大夫用药，就格外有了分寸。有时晚上老爷要喝参汤，坐起来呢，怕冷，转动又不便当；他便问准了老爷，用茶漱过口，刷过牙，刮过舌头，把参汤呷到嘴里，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的慢慢哺给老爷吃。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，弄脏了裤子，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。你说他怎么预备来？他预先拿一条干净裤子，贴肉横束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要换时，他伸手到被窝里，拭擦干净了，才解下来，替老爷换上，又是一条暖暖儿的裤子了。这一条才换上，他又束上一条预备了。

“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，把老爷伺候好了。虽然起了炕，却是片时片刻，也少他不得了。便和他说道：‘我儿，辛苦你了！怎样补报你才好！’他这两个多月里头，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儿一般，由得老爷抚摩玩弄，无所不至的了。听了老爷这话，便道：‘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，说甚么补报！’老爷道：‘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了你了。’丫头道：‘那么奴才就伏侍老爷一辈子！’老爷道：‘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？你今年几岁了？’丫头道：‘做奴才的，还说甚么终身！奴才今年十九岁，不多几天就过年，过了年，就二十岁了，半辈子都过完了；还有那半辈子，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！’老爷道：‘不是这样说。我想把你收了房，做了我的人，你说好么？’丫头听了这句话，却低头不语。老爷道：‘你可是嫌我老了？’丫头道：‘奴才怎敢嫌老爷！’老爷道：‘那么你为甚么不答应？’丫头仍是低头不语。问了四五遍，都是如此。老爷急了，握着他两只手，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。丫头道：‘奴才不敢说。’老爷道：‘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，你有话，管说就是了，那怕说错了，我不怪你。’丫头道：‘老爷、少爷的恩典，如果打发奴才出去，那怕嫁的还是奴才，甚至于嫁个化子，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，不愿意当姨娘。如果要奴才当姨娘，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。’老爷道：‘这还不容易！我收了你之后，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。’丫头道：‘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。’老爷道：‘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，拜堂成礼如何？’丫头道：‘老爷这句话，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？’老爷道：‘有甚不是！’丫头咕咚一声，跪下来叩头道：‘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！’老爷道：‘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，为甚还行这个礼？’丫头道：‘一天没有拜堂，一天还是奴才；等拜过了堂，才算夫妻呢。还有一层：老爷便这般抬举，还怕大爷、二爷，他们不服呢？’老爷道：‘有我担了头，怕谁不服！’丫头此时也不和老爷客气了，挨肩坐下，手握手的细细商量。丫头说道：‘虽说是老爷担了头，没谁敢不服，但是事前必要机密，不可先说出来。如果先说出来，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。不如先不说出来，到了当天才发作，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，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。至于老爷续娶，礼当要惊动亲友，摆酒请客的，我看这个不如也等当天一早出帖子，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。’此时老爷低着头听分付，丫头说一句，老爷就答应一个‘是’字，犹如下属对上司一般。等分付完了，自然一切照办。

好丫头！真本事，有能耐！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，他却是不动声色，照常一般。有时伺候好了老爷，还要到元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。这件事竟是除了他两个之外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。家人们虽然承命去刻帖子，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。就是那帖子签子都写好了，只有日子是空着，等临时填写的，更不知道是那一天。老爷又吩咐过不准叫大爷、二爷知道的，更是无从打听，只有照办就是了。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，老爷方才分付出来，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，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。又分付明天清早传槟相，传喜娘，传乐工，预备灯彩。这一下子，合宅上下人都忙了。却一向不见行聘，不知女家是什么人。祥大爷是傻的，不必说他；元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，想道：‘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那边伺候，叫他来问，一定知道。’想罢，便叫老妈子去把丫头叫来，问道：‘老爷明天续弦，娶的是那家的姑娘？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？你天天在那边伺候，总该知道。’丫头道：‘奴才也不知道，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，才知道有这回事。’二爷道：‘那边要铺设新房了，老爷的

病也好了许久了，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。’丫头道：‘是，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。’说着，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又空身跑了过来道：‘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，等伺候过了三朝，才叫奴才搬过来呢。’说罢，又去了。元二爷满腹疑心，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，却还猜不出个就里。

“到了明天早起，元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，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，嘴里不住的称奇道怪道：‘二爷、二奶奶，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？’二爷见他痴痴傻傻的，不理睬他。二奶奶问道：‘这么大惊小怪的做甚么？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，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！’姨娘道：‘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！娶的就是二奶奶的鸦头！’二爷、二奶奶听了这话，一齐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‘这是那里来的话？’姨娘道：‘哪里来的话！喜娘都来了，在那里代他穿衣服打扮呢。我也要去穿衣服了，回来怕有女客来呢。’说着，自去了。这边夫妻两个，如同呆了一般，想不出个甚么道理来。歇了一会，二爷冷笑道：‘吃醋咧，怕我怎样咧，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咧！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，倒要做媳妇去伺候婆婆！你看罢咧，日后的戏有得唱呢！’一面说，梳洗过了，换上衣服，上衙门去了。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，走不动，只好穿上大衣，先到公公那边叩喜。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。”一会儿，吉时已到，喜娘扶出新太太，俛相赞礼拜堂。因为办事匆促，一切礼节都从简略，所有拜天地、拜花烛、庙见、交拜，都并在一时做了。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。傻大爷首先一个走上前去，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礼。老爷自是兀然不动，便连新太太，也直受之而不辞。傻大爷行过礼之后，家人们便一迭连声叫二爷。有人回说：‘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堂谕，传上衙门去了。’老爷已是不喜欢。二奶奶没奈何，只得上前行礼，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。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，便有许多贺客，纷纷来贺，热闹了一天。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，一连三天不曾回家。只苦了二奶奶，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，天天要去请早安，请午安，请晚安。到了请安时，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，鼻子里哼一声；不高兴的时候，正眼也不看一看。二奶奶这个冤枉，真是无处可伸。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，有说有笑。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，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，便要走。老爷喝叫站着，二爷只得站着。老爷歇了好一会，才说道：‘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使！大清早起就是堂官传了，一传传了三四天，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！’二爷道：‘儿子的娘早死了，儿子丁过内艰来。’老爷把桌子一拍道：‘吓！好利嘴！谁家的继母不是娘！’二爷道：‘老爷在外头娶一百个，儿子认一百个娘；娶一千个，儿子认一千个娘。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，儿子不能认他做娘！’老爷正待发作，忽听得新太太在房里道：‘甚么丫头不丫头！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，就娘也不过如此！’老爷道：‘可不是！我病在炕上，谁看我一看来？得他伺候的我好了，大家打伙儿倒翻了脸了。你出来！看他认娘不认！’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，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。老爷气得叫‘抓住了他！抓住了他’！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，跳上车子去了。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的暴跳如雷，大叫‘反了反了’！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，哭着说：‘二爷有意丢我的脸，你也不和我做主；你既然做不了主，就不要娶我！’哭闹个不了。

“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，连忙过来赔罪，向公公跪下请息怒。老爷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了起来。新太太还在那里哭着。良久，老爷才说道：‘你别跪我！你和你婆婆说去！’二奶奶站了起来，千委屈，万委屈，对着自己赔嫁的丫头跪下。新太太撇着嘴，把身子一扭，端坐着不动。二奶奶千不是，万不是，赔了多少不是。足足跪了有半个钟头，新太太才冷笑道：‘起去罢，少奶奶！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！’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，依然伺候了一会，方才退归自己房里。越想越气，越气越苦，便悄悄的关上房门，取一根带子，自己吊了起来。老妈子们有事要到房里去，推推房门不开，听了听寂无声息，把纸窗儿戳破一个洞，往里一瞧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喊救起来。惊动了阖家人等，前来把房门撞开了。两个粗使老妈子，便端了凳子垫了脚，解将下来，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，舌头吐出了半段，眼睛睁得滚圆。傻大爷的姨娘一看道：‘这是不中用的了！’头一个先哭起来。便有家人们，一面去找二爷，一

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去了。这里幸得一个解事的老妈子道：‘你们快别哭别乱！快来抱着二奶奶，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！’便有人来抱住。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，自己坐下，才把二奶奶抱过来道：‘你们扳他的腿，扳的弯过来，好叫他坐下。’于是就有人去扳弯了。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罗盖儿堵住了二奶奶的谷道，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，叫人轻轻的代他揉颈脖子，捻喉管；又叫人拈他肩膀；又叫拿管子来吹他两个耳朵。众人手忙脚乱的，搓揉了半天，觉得那舌头慢慢的缩了进去。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，要鸡冠血灌点到嘴里，这才慢慢的觉着鼻孔里有点气了。正在忙着，二爷回来了；可巧亲家老爷、亲家太太，也一齐进门。二爷嚷着怎样了。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。那老妈子忙叫：‘别哭，别哭！二爷快别嚷！快来和他度一口气罢！’二爷赶忙过来度气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度了两口，只听得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。那老妈子道：‘阿弥陀佛！这算有了命了。快点扶他躺下罢。只能灌点开水，姜汤是用不得的。’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，便叫过一个老妈子来，问那上吊的缘由，不觉心头火起。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，站起来便去找老爷，见了面，就是一把辫子。”

正是：好事谁知成恶事，亲家从此变冤家。不知亲家老爷这一把辫子，要拖老爷到哪里去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四回

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

“你道那亲家老爷是谁？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良果，号叫伯因，是内务府里头一个红人。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，元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，大早就出去了么？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，是到丈人家去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人丈母。所以这天良伯因虽然接了帖子，却并不送礼，也不道喜，只当没有这件事，打算将来说起来，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。他那心中，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的太过分了，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。今天忽然见女婿又来了，诉说老人家如此如此，良伯因夫妻两个正在叹息，说多老爷年纪大了，做事颠倒了。忽然又见多宅家人来说：‘二奶奶上了吊了！’这一吓非同小可，连忙套了车，带了男女仆人，喝了马夫，重重的加上两鞭，和元二爷一同赶了来。一心以为女儿已经死了，所以到门便奔向二奶奶那边院子里去。看见众人正在那里救治，说可望救得回来的，鼻子里已经有点气了，夫妻两个权且坐下。等二奶奶一声哼了出来，知道没事的了。良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动气，二奶奶如何下跪赔罪的话，问了出来。良伯因站起来，便往多老爷那边院子里去。多老爷正在那里骂人呢，说甚么：‘妇人女子，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！你们不要救他，由他死了，看可要我公公抵命！’说声未了，良老爷飞跑过来，一把辫子拖了就走道：‘不必说抵命不抵命，咱们都是内务府的人，官司也不必打到别处去，咱们同去见堂官，评评这个理看！’

多老爷陡然吃了一惊道：‘亲……亲……亲家！有话好……好的说！’良老爷道：‘说甚么！咱们回堂去，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。’多老爷道：‘回甚么堂？你撒了手好说话啊！’良老爷道：‘世界已经反了，还说甚么话！我也不怕你跑了，有话你说！’说着，把手一撒，顺势向前一推，多老爷跌了两步，几乎立脚不住。良老爷拣了一把椅子坐下道：‘有话你说！’此时家人仆妇，纷纷的站了一院子看新闻。三三两两传说，幸得二奶奶救过来了，不然，还不知怎样呢！这句话被多老爷听见了，便对良老爷说道：‘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啊？就值得这么大的大惊小怪！’良老爷道：‘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！我也不说甚么，只要我和你回堂去，问问这纵奴凌主，是那一国的国法？那一家的家法？’正说话时，只见家人来报，说亲家太太来了。多老爷吃了一惊，暗想一个男的已经闹不了，又来一个女的，如何是好！想犹未了，只见良夫人带了自己所用的老妈子，咯嘣咯嘣的跑了过来，见了多老爷，也不打招呼，直奔

到房里去。

“房里的新太太正在那里打主意呢。他起头听见说二奶奶上吊，心里还不知害怕，以为这是他自己要死的，又不是我逼死他，就死了有甚么相干。正这么想着，家人又说亲家老爷、亲家太太都来了。新太太听了这话，倒吃了一惊，暗想这是个主子，他回来拿起主子的腔来，我就怎样呢。回头一想，他到了这里须是个客，我迎出去，自己先做了主人，和他行宾主礼，叫他亲家母，他自然也得叫我亲家母，总不能拿我怎样。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，却遇了良老爷过来，要拉多老爷到内务府里去，声势汹汹，不觉又替多老爷担忧，呆呆的侧耳细听，倒把自己的心事搁过一边。不提防良夫人突如其来，一直走到身边，伸出手来，左右开弓的，劈劈拍拍，早打了七八个嘴巴。新太太不及提防，早被打得耳鸣眼花。良夫人喝叫带来的老妈子道：‘王妈！抓了他过去，我问他！’王妈便去搀新太太的膀子。良夫人把桌子一拍道：

‘抓啊！你还和他客气！’原来这王妈是良宅的老仆妇，这位新太太当小丫头时，也曾被王妈教训过的，此刻听得夫人一喝，便也不客气，顺手把新太太的簪子一拔，一把头发抓在手里。新太太连忙挣扎，拿手来挡，早被王妈劈脸一个巴掌，骂道：‘不知死活的蹄子！你当我抓你，这是太太抓你呢！’王妈的手重，这一下，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，耳中轰的一声，犹如在耳边放了一门大炮一般。良夫人喝叫抓了过去。王妈提了头发，横拖竖曳的先走，良夫人跟在后头便去。多老爷看见了道：‘这是甚么样子！这是甚么样子！’嘴里只管说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由得良夫人押了过去。

“到得二奶奶院里，良夫人喝叫把他衣服剥了，王妈便去动手。新太太还要挣扎，哪里禁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妈子，为了今天的事，一个个都把他恨入骨髓，一哄上前，这个捉手，那个捉脚，一霎时把他的一件金银嵌的大袄剥下，一件细狐小袄也剥了下来。良夫人又喝叫把棉裤也剥了。才叫把他绑了，喝叫带来的家人包旺：‘替我用劲儿打！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！’这包旺又是良宅的老家人，他本在老太爷手下当书僮出身，一直没有换过主子，为人极其忠心。今天听见姑爷来说，那鸦头怎生巴结上多老爷，怎生做了太太，怎生欺负姑娘，他便嚷着磨腰刀：‘我要杀那浪蹄子去！’后来良老爷带他到这边来，他一到，便想打到上房里，寻丫头厮打，无奈规矩所在，只得隐忍不言。今听得太太吩咐打，正中下怀，连忙答应一声‘构’，便跑到门外，问马夫要了马鞭子来，对准丫头身上，用尽平生之力，一下一下抽将下去；抽得那丫头杀猪般乱喊，满地打滚。包旺不住手的一口气抽了六七十，把皮也抽破了，那血迹透到小衣外面来。新太太这才不敢撒泼了，膝行到良夫人跟前跪着道：‘太太饶了奴才的狗命罢！奴才再也不敢了！情愿仍旧到这边来，伏侍二奶奶！’良夫人劈脸又是一个嘴巴道：‘谁是你二奶奶！你是谁家的奴才！你到了这没起倒的人家来，就学了这没起倒的称呼！我一向倒是吗吗糊糊的过了，你们越闹越不成话了！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！谁是你的二奶奶？你说！’说着，又是两个嘴巴。新太太忙道：‘是奴才糊涂！奴才情愿仍旧伺候姑奶奶了！’良夫人叫包旺道：‘把他拉到姑娘屋里再抽，给姑娘下气去。’新太太听说，也不等人拉，连忙站起来跑到二奶奶屋里。二奶奶正靠着炕枕上哭呢。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来，可怜他双手是反绑了的，不能爬下叩头，只得弯下腰，把头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乱碰，说道：‘姑奶奶啊！开恩罢！今天奴才的狗命，就在姑奶奶的身上了！再抽几下，奴才就活不成了！’说犹未了，包旺已经没头没脑的抽了下来，嘴里说道：‘不是天地祖宗保佑，我姑奶奶的性命，就送在你这贱人手里！今儿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饶你，我也不饶你！活活的抽死你，我和你到阎王爷那里打官司去！’一面说，一面着力的乱抽，把新太太脸上也七纵八横的，抽了好几条血路。包旺正抽得着力时，忽然外面来了两三个老妈子，把包旺的手拉住道：‘包二爷，且住手，这边的舅太太来了。’包旺只得住了手出来，对良夫人道：‘太太今天如果饶了这贱人，天下从此没有王法了！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饶了他，奴才也要一头撞死了，到阎王爷那里告他，要他的命的！’良夫人道：‘你下去歇歇罢，我总要惩治他的。’

“原来元二爷陪了丈人、丈母到家，救得二奶奶活了，不免温存了几句。二奶奶此时虽

然未能说话，也知道点点头了。元二爷便到多老爷院子里去，悄悄打听，只听得良老爷口口声声要多老爷去见堂官，这边良夫人又口口声声要打死那丫头。想来这件事情，是自己父亲理短，牵涉着自己老婆，又不好上去劝。哥哥呢，又是个傻子。今天这件事，没有人解劝，一定不能下场的。踌躇了一会，便撇下了二奶奶，出门坐上车子，赶忙到舅老爷家去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要求娘舅、舅母同去解围。舅老爷先是恼着妹夫糊涂不肯去，禁不得元二爷再三央求，又叩头请安的说道：‘务望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只算看我母亲的面罢。’舅老爷才答应了，叫套车。元二爷恐怕耽搁时候，把自己的车让娘舅、舅母坐了，自己骑了匹牲口，跟着来家。亏得这一来，由舅老爷、舅太太两面解劝，方才把良老爷夫妻劝好了，坐了车子回去。元二爷从此也就另外赁了宅子，把二奶奶搬开了。向来的生意，多半是元二爷拉拢来的。自从闹过这件事之后，元二爷就不去拉拢了，生意就少了许多。”

我笑道：“原来北院里住的是个老糊涂。但不知那丫头后来怎样发落？”洞仙道：“此刻不还是当他的太太。”我道：“他儿子、媳妇虽说是搬开了，然而总不能永不上门，以后怎样见面呢？”洞仙道：“这个就没有去考求了。”说着，北院里有人来请他，洞仙自去了。

我在京又耽搁了几天，接了上海的信，说继之就要往长江一带去了，叫我早回上海。我看看京里没事，就料理动身，到天津住了两天，附轮船回上海。在轮船上却遇见了符弥轩。我看他穿的还是通身绸缎，不过帽结是个蓝的。暗想京里人家都说他丁了承重忧出京的，他这个装扮，那里是个丁忧的样子。又不便问他，不过在船上没有伴，和他七拉八扯的谈天罢了。船到了上海，他殷殷问了我的住处，方才分手。我自回到号里，知道继之前天已经动身了，先到杭州，由杭州到苏州，由苏州到镇江，这么走的。

歇息了一天，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来，拆开一看，却是符弥轩请我即晚吃花酒的。到了晚上，我姑且去一趟。座中几个人都是浮头滑脑的，没有甚么事可记。所最奇的，是内中有一个是苟才的儿子龙光。我屈指一算，苟才死了好象还不到百日，龙光身上穿的是枣红摹本银鼠袍，泥金宁绸银鼠马褂，心中暗暗称奇。席散回去，和管德泉说起看见龙光并不穿孝，屈指计来，还不满百日，怎么荒唐到如此的话。德泉道：“你的日子也过糊涂了。苟才是正月廿五死的，二月三十的五七开吊，继之还去吊的；初七继之动身，今天才三月初十，离末七还有三四天呢，你怎便说到百日了？”我听了倒也一呆。德泉又道：“继之还留下一封长信，叫我给你，说是苟才致死的详细来历，都在上头，叫我交给你，等你好做笔记材料。是我忘了，不曾给你。”我听了，便连忙要了来，拿到自己房里，挑灯细读。

原来龙光的老婆，是南京驻防旗人，老子是个安徽候补府经历。因为当日苟才把寡媳送与上司，以谋差缺，人人共知，声名洋溢，相当的人家，都不肯和他对亲，才定了这头亲事。谁知这位姑娘有一个隐疾，是害狐臭的，所以龙光与他不甚相得，虽不曾反目，却是恩义极淡的。倒是一个妻舅，名叫承辉的，龙光与他十分相得，把他留在公馆里，另外替他打扫一间书房。郎舅两个终日在一处厮闹，常常不回卧室歇息，就在书房抵足。龙光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婆，便想纳妾。却也奇怪，他的老婆听说他要纳妾，非但并不阻挡，并且竭力怂恿。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妒呢，还是自惭形秽，或是别有会心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龙光自是欢喜。然而自己手上没钱，只得和老子商量。苟才却不答应，说道：‘年纪轻轻的，不知道学好，只在这些上头留心。你此刻有了甚么本事？养活得起多少人？不能瞒你们的，我也是五十岁开外才纳妾的。’一席话，教训得龙光闭口无言。退回书房，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东西。承辉看见，便问何事。龙光一一说知。承辉道：“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向来如此的。你看太亲翁那么一把年纪，有了五个姨娘还不够，前一回还讨个六姨；姊夫要讨一个，就是那许多说话。这个大约老头子的通脾气，也不是太亲翁一个人如此。”龙光道：“他说他五十岁开外才讨小的，我记得小时候，他在南京讨了个钓鱼巷的货，住在外头，后来给先母知道了，找得去打了个不亦乐乎，后来不知怎样打发的，这些事他就不提一提呢。”承辉道：“总而言之，是自己当家，万事都可以做得了主；若是自己不能当家，莫说五十岁

开外，只怕六十、七十开外，都没用呢。”说得龙光默然。

两个年轻小子，天天在一起，没有一个老成人在旁边，他两个便无话不谈，真所谓言不及义，那里有好事情串出来。承辉这小子，虽是读书不成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若要他设些不三不四的诡计，他却又十分能干，就和龙光两个，干了些没天理的事情出来。龙光时时躲在六姨屋里，承辉却和五姨最知己，四个人商量天长地久之计。承辉便想出一个无毒不丈夫的法子来。恰好遇了苟才把全眷搬到上海来就医，龙光依旧把承辉带了来，却不叫苟才知道。到了上海，租的洋房地方有限，不比在安庆公馆里面，七八个院子，随处都可以藏得下一个人，龙光只得将自己卧室隔作两间，把后半间给舅爷居住。虽然暂时安身，却还总嫌不便，何况地方促迫，到处都是警欵相闻的，因此逼得承辉毒谋愈急。起先端甫去看病时，承辉便天天装了病，到端甫那里门诊，病情说得和苟才一模一样，却不问吃甚么可以痊愈，只问忌吃甚么。在他与龙光商量的本意，是要和医生串通，要下两样反对的药，好叫病人速死。因看见端甫道貌岸然，不敢造次，所以只打听忌吃甚么，预备打听明白，好拿忌吃的东西给苟才吃，好送他的老命。谁知问了多天，都问不着。偏偏那天又在公馆里被端甫遇见，做贼心虚，从此就不敢再到端甫处捣鬼了。过了两天，家人去请端甫，端甫忽然辞了不来。承辉、龙光两个心中暗喜，以为医生都辞了，这病是不起的了。谁知苟才按着端甫的旧方调理起来，日见痊愈。承辉心急了，又悄悄的和五姨商量，凡饮食起居里头，都出点花样，年老人禁得几许食积，禁得几次劳顿，所以不久那旧病又发了。

原来苟才煞是作怪，他自到上海以来，所宠幸的就是五姨一个，日夜都在五姨屋里，所以承辉愈加难过。在五姨也是一心只向承辉的，看见苟才的羸羸胡子，十分讨厌，所以听得承辉交代，便依计而行，苟才果然又病了。承辉又打听得有一个医生叫朱博如，他的招牌是“专医男妇老幼大小方脉”，又是专精伤寒，咽喉、痘疹诸科，包医杨梅结毒，兼精辰州神符治病、失物圆光，是江湖上一个人物，在马路租了一间门面，兼卖点草头药的。便怂勇龙光请朱博如来看。龙光告知苟才。苟才因为请端甫不动，也不知上海那个医生好，只得就请了他。那承辉却又照样到朱博如那里门诊，也是说的病情和苟才一模一样，问他忌吃甚么。朱博如是个江湖子弟，一连三天，早已看出神情，却还不说出来。这天继之去看苟才的病，故意对龙光说忌吃鲍鱼，龙光便连忙告诉了承辉，承辉告诉五姨。五姨交代厨子：“有人说老爷这个病，要多吃鲍鱼才好。”从此便煎的是鲍鱼，燉的是鲍鱼，汤也是鲍鱼，脍也是鲍鱼，把苟才吃腻了。继之的请客，也是要试探他有吃鲍鱼没有。可惜试了出来，当席未曾说破他，就误了苟才一命。

原来继之请客那天，正是承辉、龙光、朱博如定计的那天。承辉一连到博如处去了几天，朱博如看出神情，使用言语试探，彼此渐说渐近，不多几天，便说合了龙。这一天便约定在四马路青莲阁烟间里，会齐商量办法。龙光、承辉到时，朱博如早已到了，还有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，同在一起。博如见了他们两个，便撇了那几个人，迎前招呼，另外开了一只灯。博如先道：“你两位的意思，是要怎样办法？”承辉道：“我们明人不必细说，只要问你先生办得到办不到，要多少酬谢便了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要办，是人人办得到的，不过就是看办得干净不干净罢了。若要办得不干净的，也无须来与我商量，就是潘金莲对付武大郎一般就得了。我所包的就是一个干净，随便他叫神仙来验，也验不出一个痕迹。不过不是一两天的事情，总要个把月才妥当。”龙光道：“你要多少酬谢呢？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不小，弄起来是人命关天的，老实说，少了我不干，起码要送二万银子！”龙光不觉把舌头吐了出来。承辉默然无语，忽然站起来，拉龙光到栏杆边上，唧唧啾啾的好一会，又用手指在栏杆上再三画给龙光看。龙光大喜道：“如此，一听尊命便了。”承辉便过来和朱博如再三磋商，说定了一万两银子。承辉道：“这件事，要请你先说出法子来呢，你不信我；要我先付银呢，我不信你。怎生商量一个善法呢？”博如听了，也呆着脸，一筹莫展。承辉道：“这样罢，我们立个笔据罢。不过这个笔据，若是真写出这件事来，我们龙二爷是万万不肯的；若是不明写出

来，只有写借据之一法。若是就这么糊里糊涂写了一万银子借据，知道你的法子灵不灵呢。借据落了你手，你就不管灵不灵，也可以拿了这凭据来要钱的。这张票子，倒底应该怎样写法呢？若是想不出个写法来，这个交易只好作为罢休。”

正是：舌底有花翻妙谛，胸中定策赚医生。未知到底想出甚么法子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五回

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

朱博如听得承辉说出来的话，句句在理上，不觉回答不出来。并且已经说妥的一万银子好处，此刻十有九成的时候，忽然被这难题目难住，看着就要撒决了。但是看承辉的神情，又好象胸有成竹一般。回心一想，我几十年的老江湖，难道不及他一个小孩子，这里头一定有个奥妙，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。想到这里，拿着烟枪在那里出神。承辉却拉了龙光出去，到茶堂外面，看各野鸡妓女，逗着谈笑。良久，才到烟榻前去，问博如道：“先生可想出个法子来了？”博如道：“想不出来。如果阁下有妙法，请赐教了罢。”承辉道：“法子便有一个，但是我也不肯轻易说出。”博如道：“如果实在有个妙法，其余都好商量。”承辉道：“老实说了罢，你这一万银子肯和我对分了，我便教你这个法子。”博如道：“哪里的话！我也担一个极大干系的，你怎么就要分我一半？”承辉道：“也罢，你不肯分，我也不能强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明日会罢。”博如着急道：“好歹商量妥了去，忙甚么呢。”龙光道：“一万两我是答应了，此刻是你两个的事情，你们商量罢，我先走了。”博如道：“索性三面言明了，就好动手办事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肯通融，与我们甚么相干？”博如道：“你要分我一半，未免太狠。这样罢，我打八折收数，归你二成罢。”承辉不答应。后来再三磋商，言定了博如七折收数，以三成归承辉，两面都允了。承辉又要先订合同。博如道：“我这里正合同都不曾定，这个忙甚么。”承辉道：“不行！万一我这法子说了出来，你不认帐，我又拿你怎样呢。”博如只得由他。承辉在身边取出纸笔来，一挥而就，写成一式两纸，叫博如签字。博如一看，只见写的是：

兹由承某介绍朱某，代龙某办一要事。此事办成之后，无论龙某以若干金酬谢朱某，朱某情愿照七折收数，其余三成，作为承某中费。两面订明，各无异言。立此一式两纸，各执一纸为据。

朱博如看了道：“怎么不写上数目？”承辉道：“数目是不能写的。我们龙二爷出手阔绰，或者临时他高兴，多拿一千、八百出来，请你吃茶吃酒，那个我也要照分的；如果此时写实了一万，一万之外我可不能分你丝毫了。这个我不干。”博如听了，暗暗欢喜，便签了字，承辉也签了字，各取一纸，放在身边。

博如就催着问：“是何妙法？”承辉道：“这件事难得很呢！我拿你三成谢金，实在还嫌少。你想罢，若不明写出来，不成个凭据；若明写了，说是某人托某人设法致死其父，事成酬银若干，万一闹穿了，非但出笔据的人要凌迟，只怕代设法的人也不免要杀头呢！这个非但他不敢写，写了，你也不敢要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承辉道：“若是不明写，却写些甚么？总不能另外诌一桩事情出来。若说是凭空写个欠据，万一你的法子不灵呢，欠据落在你手里，你随意可以来讨的，叫龙二爷拿甚么法子对付你？数目又不在少处，整万呢！”博如道：“这个我都知道，你说你的法子罢。”承辉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这里人多，不是谈机密地方，你赶紧吃完了烟，另外找个地方去说罢。”博如只得匆匆吸完了烟，叫堂倌来收灯，给过烟钱。博如又走过去，和那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说了几句话，方才一同走出。

龙光约了到雅叙园，拣一个房间坐下，点了菜。博如又急于请教。承辉坐近一步，先问

道：“据你看起来，那老头子到底几时才可以死得？”博如道：“弄起来看，至迟明年二月里，总可以成功了。”承辉又坐近一步，拿自己的嘴对了博如的耳朵道：“此刻叫龙二爷写一张借据给你，日子就写明年二月某日，日子上空着，由得你临时填上。那借据可是写的：

立借券某人，今因猝遭父丧大故，汇款未到，暂向某人借到银壹万两。汇款一到，立即清还。蒙念相好，不计利息。棘人某某亲笔。

等到明年二月，老头子死了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借据向他要钱了。”博如侧着头一想道：“万一不死呢？”承辉道：“就是为的是这个。如果老头子不死，他又何尝有甚父丧大故，向人借钱？又何故好好的自称棘人？这还不是一张废纸么？当真老头子死了，他可是为了父丧大故借用的，又有蒙念相好，不计利息的一层交情在里面，他好欠你分毫吗？”朱博如不觉恍然大悟道：“妙计！妙计！真是鬼神不测之机也！”于是就叫龙光照写。龙光拿起笔来，犹如捧了铁棒一般，半天才照写好了，却嫌“孺”字的笔画太多，只写了个方字缺一点的“万”字。朱博如看过了，十分珍重的藏在身边。恰好跑堂的送上酒菜，龙光让坐，斟过一巡酒，然后承辉请教博如法子。博如道：“要办这件事，第一要紧不要叫他见人，恐怕有人见愈调病理愈深，要疑心起来。明日再请我，等我把这个话先说上去，只说第一要安心静养，不可见人，不可劳动，不可多说话费气，包管他相信了。你们自己再做些手脚。我天天开的药方，你们只管撮了来煎，却不可给他吃。”龙光道：“这又是何意？”博如道：“这不过是掩人耳目，就是别人看了方子，也是药对脉案的；但是服了对案的药，如何得他死，所以掩了人耳目之后，就不要给他吃了。我每天另外给你们两个方子，分两家药店去撮，回来和在一起给他吃。”龙光又道：“何必分两家撮呢？”博如道：“两个方子是寒热绝不相对的，恐怕药店里疑心。”承辉道：“这也是小心点的好。”博如又附耳教了这甚么法子，方才畅饮而散。

从次日起，他们便如法泡制起来，无非是寒热兼施，攻补并进，拿着苟才的脏腑，做他药石的战场。上了年纪的人，如何禁受得起！从年前十二月，捱到新年正月底边，那药石在脏腑里面，一边要坚壁清野，一边要架云梯、施火炮，那战场受不住这等蹂躏，登时城崩池溃，四郊延蔓起来，就此呜呼哀哉了。

三天成殓之后，龙光就自己当家。正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陆续把些姨娘先打发出去，有给他一百的，有给他八十的，任他自去择人而事。大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姨娘，都不等满七，就陆续的打发了。后来这班人无非落在四马路，也不必说他了。只有打发到五姨，却预先叫承辉在外面租定房子，然后打发五姨出去，面子上是和众人一般，暗底子不知给了承辉多少。只有六姨留着。又把家中所用男女仆人等，陆续开除了，另换新人；开过吊之后，便连书启、帐房两个都换了。这是他为了六姨，要掩人耳目的意思。

朱博如知道苟才已死，把那借据填了二月初一的日子，初二便去要钱。承辉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性急！你要钱也要有个时候，等这边开过吊，才象个样子。照你这样做法，难道这里穷在一天，初一急急要和你借，初二就有得还你了？天下哪有这种情理！”一席话说得朱博如闭口无言，只得别去。直捱到开吊那天，他还买了点香烛纱元，亲来吊奠。承辉看见了大喜，把他大书特书记在礼簿上面。又过了三天，认真捱不住了。恰好这天龙光把书启、帐房辞去，承辉做了帐房，一切上下人等，都是自己牙爪，是恣无忌惮的了。承辉见博如来了，笑吟吟的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先生今天是来取那笔款子的？”博如道：“是。”承辉道：“请把笔据取出来，”博如忙在身边取出，双手递与承辉。承辉接过看了一眼道：“请坐请坐。我拿给先生。”博如此时真是心痒难抓，眼看着立时三刻，就是七千两银子到手了。忙向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
承辉拿了借据，放在帐桌上，提起笔来，点了两点，随手拿了一张七十两银子的庄票，交给博如道：“一向费心得很！”博如吃了一惊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说？”承辉道：“那三成归了兄弟，也是早立了字据的。”博如道：“不错，我只收七折；但是何以变做七十两呢？”承辉笑道：“难道先生眼睛不便，连这票据上的字，都没有看出来？”博如连忙到

案头一看，原来所写的那一万的“万”字，被他在撇一钩的当中，加了两点，变成个“百”字了。博如这一怒非同小可，一手便把那借据抢在手里。承辉笑道：“先生恼甚么！既然不肯还我票据，就请仍把庄票留下。”博如气昏了，便把庄票摔在地下要走。承辉含笑拦住道：“先生恼甚么？到哪里去？茶还没喝呢。来啊！舀茶来啊！客来了茶都不舀了，你们这班奴才，是干吗的是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重复让坐。又道：“先生还拿了这票子到哪里去呢？”博如怒道：“我只拿出去请大众评评这道理，可是‘万’字可以改‘百’字的！”承辉道：“‘孺’字本不能改‘百’字啊，这句话怎讲？”博如道：“我不和你说，你们当初故意写个小写的‘万’字，有意赖我！”承辉笑道：“这句话先生你说错了。数目大事，你再看看，那票子上‘一’字尚且写个‘壹’字，岂有‘万’字倒小写起来之理？只怕说出去，人家也不相信。”博如道：“我不管，我就拿了这票子到上海县去告，告你们涂改数目，明明借我的一万银子，硬改作一百。这个改的样子明明在那里，是瞒不过的。”

说话时家人送上茶来。承辉接过，双手递了一碗茶。说道：“好，好！这个怪不得先生要告，整万银子的数目变了个一百，在我也是要告的。但不知先生凭甚么作证？”博如道：“你就是个证人，见了官，我不怕你再赖！”承辉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绝不敢赖。但是恐怕上海县问起来，他不问你先生，只问我。问道：苟大人是两省的候补道，当过多少差使。署过首道，署过藩台；上海道台，是苟大人的旧同寅，就是本县，从前也伺候过苟大人来；后来到了安徽，当了多少差使，谁不知道苟大人是有钱的。一旦不幸身故了，何至于就要和人家借钱办丧事？就说是一时汇款没到，凑手不及，本县这里啊，道台那里啊，还有多少阔朋友，那里不挪动一万、八千，却要这么个卖草头药的江湖医生去借钱？苟大人是署过藩台的，差不多的人，那里彀得上和他拉交情，这个甚么朱博如，他彀得上和苟大人的少爷说相好，不计利息的话吗？他们究竟有甚么交情？你讲！”这么一篇话问下来，应该怎样回答，还请先生代我打算打算，预先串好了供，免得临时慌张。”朱博如听了，默默无言。良久，承辉又道：“先生，这官司你是做原告，上海县他也不能不问你话的。譬如他问：‘你不过是个江湖医生，你从那里和苟大人父子拉上的交情，可以整万银子，不计利息的借给他？你这个人，倒很慷慨，本县很敬重你。但不知你借给他的一万银子，是那里来的？在那里赚着的？交给龙光的时候，还是钞票？还是元宝？还是洋钱？还是那家银行的票子？还是那家钱庄的票子？’这么一问，先生你又拿甚么话回答，也得要预先打算打算，免得临时慌张。”朱博如本来是气昂昂，雄赳赳的，到了此时，不觉慢慢的把头低下去，一言不发。

承辉又道：“大凡打到官司，你说得不清楚，官也要和你查清楚的，况且整万银子的出进，岂有不查之理。他先把你宝号的帐簿吊去一查，有付这边一万银子的帐没有；再把这里的帐簿吊去一查，看有收到你一万银子的帐没有。你的帐簿呢，我不敢知道；我们这边帐簿，的确是确没有这一笔。没有这笔倒也罢了，反查出了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，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。官又问了，说：你们既然属在相好，整万银子都可以不计利息的，何以请你诊病，又要天天出医金呢？相好交情在那里？”并且查到礼簿上，你先生的隆尊是‘素烛一斤，纱元四匣’，与不计利息的交情，差到那里去了！再拿这个一问，先生你又怎么说呢，这个似乎也要预备预备。”说罢，仍旧坐在帐桌上去，取过算盘帐簿，剔剔挹挹算他的帐去了。一会儿就有许多人来领钱的，来回事的，络绎不绝。一个家人拿了票子来，说是绸庄上来领寿衣价的，共是七十一两五钱六分银子。承辉呆了一呆道：“那里来这猥琐帐，甚么几钱几分的！”想了一会道：“这么罢，这一张七十两的票子，是朱先生退下来不要的，叫他先拿去罢。那个零头并在下回算，总有他们便宜。”那家人拿了去。朱博如坐在那里听着，好不难过，站起来急到帐桌旁边，要和承辉说话。承辉又是笑吟吟的道：“先生请坐。我这会忙，没功夫招呼你，要茶啊，烟啊，只管叫他们，不要客气。来啊！招呼客的茶烟！”说着，又去办他的事了。一会儿，又跑了一个家人来，对承辉说道：“二爷请。”承辉便把帐簿往帐箱里一放，拍挹一声锁上了，便上去。博如连忙站起来要说话。承辉道：“先生且请坐，我马上就

来。”

博如再要说话时，承辉已去的远了，无奈只得坐着等。心中暗想，这件事上当上的不小，而且这口气咽不下去。看承辉这厮，今天神情大为两样，面子上虽是笑口吟吟的，那神气当中，却纯乎是挖苦我的样子。我想这件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纵使不能告他欠项，他药死父亲可是真的，我就拿这个去告他。我虽然同谋，自首了总可以减等，我拚了一个“充军”的罪，博他一个“凌迟”，总博得过。心里颠来倒去，只是这么想，那承辉可是一去不来了。

看看等到红日沈西，天色要黑下来了，才听得承辉一路嚷着说：“怎么还不点灯啊？你们都是干吗的？一大伙儿都是木头，拨一拨动一动！”一面嚷着，走到帐房里，见了博如，又道：“喂呀！你看我忙昏了，怎么把朱先生撂在这里！”连连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！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没有？如果先生有甚么意思，我们都好商量。”博如道：“总求阁下想个法儿，替我转个圜，不要叫我太吃亏了。”承辉道：“在先生的意思，怎样办法呢？”博如道：“好好的一万，凭空改了个一百，未免太下不去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先生还是那么说，我就没了法子。”博如道：“这件事，如果一定闹穿了，只怕大家也不大好看。”承辉道：“甚么不好看呢？”博如道：“你们请我做甚么来的呢？”承辉正色道：“下帖子，下片子，请了大夫来，自然为的是治病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龙光走了进来，一见了博如，便回身向外叫道：“来啊！”外面答应一声，来了个家人。龙光道：“赶紧出去，在马路上叫一个巡捕来，把这忘八蛋先抓到巡捕房里去！”那家人答应去了。博如吃了一大惊道：“二爷，这是那一门？”龙光不理他，又叫：“王二啊！”便有一个进来。龙光道：“你懂两句外国话不是？”王二道：“是，家人略懂得几句。”龙光又叫：“来啊！”又走了一个人进来。龙光道：“到我屋里去，把那一迭药方子拿来。”那人去了，龙光方才坐下。博如又道：“二爷，你这个到底是那一门？”龙光也不理他。此时承辉已经溜出去了。一会儿，那个人拿了一迭药方来。龙光接在手里，指给王二说道：“这个都是前天上海县官医看过了的。你看哪，这一张是石膏、羚羊、犀角，这一张是附子、肉桂、炮姜，一张一张都是你不对我，我不对你的。上海县方大老爷前天当面说过，叫把这忘八蛋扭交捕房，解新衙门，送县办他。你可拿好着，这方子上都盖有他的姓名图书，是个真凭实据。回来巡捕来了，你跟着到巡捕房里去，说明这个缘故，请他明天解新衙门。巡捕房要这方子做凭据的，就交给他；若不要的，带回来明日呈堂。”王二一一答应了。龙光又问：“舅爷呢？”家人们便一迭连声请舅爷，承辉便走了进来。龙光道：“那天上海县方大老爷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新衙门程大老爷也在这里听着的，你随便写个信给他，请他送县。我现在热丧里头，不便出面，信上就用某公馆具名就是了。”承辉一一答应。只见那去叫巡捕的家人来说：“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时候，街上没有巡捕。”龙光道：“你到门口站着，有了就叫进来，不问是红头白脸的。”那家人答应出去了。龙光又指着博如对王二道：“他就交给你，不要放跑了！”

说着佯长而去。

博如此时真是急得手足无措，走又走不了，站着不是，坐着不是，心里头就如腊月里喝了凉水一样，瑟瑟的乱抖。无奈何走近一步，向承辉深深一揖道：“这是那一门的话？求大爷替我转个圜罢！”承辉仰着脸冷笑道：“闹穿了不过大家不好看，有甚要紧！”博如又道：“大爷，我再不敢胡说了！求你行个方便罢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就认个‘庸医杀人’，也不过是个‘杖罪’，好象还有‘罚鍰赎罪’的例，化几两银子就是了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着，站起来要走。吓得博如连忙扯住跪下道：“大爷，你救救我罢！这一到官司啊，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那借据来，递给承辉道：“这个我也不敢要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还有一张甚么七折三成的呢？”博如也一并取了出来，交给承辉。承辉接过道：“你可再胡闹了？”博如道：“再也不敢了！”承辉道：“你可肯写下一张伏辩来，我替你想法子。”博如道：“写，写，写！大爷要怎样写，就怎样写。”

正是：未得羊肉吃，惹得一身臊。未知这张伏辩如何写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六回

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

朱博如当下被承辉布置的机谋所窘，看着龙光又是赫赫官威，自己又是个外路人，带了老婆儿子来上海，所有吃饭穿衣，都靠着自己及那草头药店赚来的，此刻听说要捉他到巡捕房里去，解新衙门，送上海县，如何不急？只急得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便由得承辉说甚么是甚么。承辉便起了个伏辩稿子来，要他照写。无非是：“具伏辩人某某，不合妄到某公馆无理取闹，被公馆主人飭仆送捕。幸经某人代为求情，从宽释出。自知理屈，谨具伏辩，从此不敢再到某公馆滋闹，并不敢在外造言生事。如有前项情事，一经察出，任凭送官究治”云云。博如一一照写了，承辉方才放他出去。他们办了这件事之后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了。

谁知他打发出来的几个姨娘，与及开除的男女仆人，不免在外头说起，更有那朱博如，虽说是写了伏辩，不得在外造言生事，那禁得他一万银子变了七千，七千又变了七十，七十再一变，是个分文无着，还要写伏辩，那股怨气如何消得了，总不免在外头逢人伸诉。旁边人听了这边的，又听了那边的，四面印证起来，便知得个清清楚楚。古语说的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果然说得不错。我仔仔细细把继之那封信看了一遍，把这件事的来历透底知道了，方才安歇。

此次到了上海之后，就住了两年多。这两年多，凡长江、苏、杭各处，都是继之去查检，因为德泉年纪大了，要我在上海帮忙之故。我因为在上海住下，便得看见龙光和符弥轩两个演一场怪剧。原来符弥轩在京里头，久耳苟才的大名，知道他创办银元局，发财不少。恰遇了他祖父死了，他是个承重孙，照例要报丁忧。但是丁忧之后，有甚事业可做呢？想来想去，便想着了苟才。恰好那年的九省钦差，到安庆查办事件，得了苟才六十万银子的那位先生，是符弥轩的座主，那一年安庆查案之后，苟才也拜在那位先生的门下，论起来是个同门，因此弥轩求了那位先生一封信给苟才，便带了家眷，扶了灵柩出京。到得天津，便找了一处义地，把他祖父的棺材厝了。又找了一处房子，安顿下家眷。在侯家后又胡混了两个多月，方才自己一个人转身到上海。一到了，安顿下行李，即刻去找苟才。谁知苟才已经死了，见着了龙光。弥轩一看龙光这个人，举止浮躁，便存了一个心，假意说是从前和苟才认得，又把求来那封信交给龙光。他们旗人是最讲究交情礼节的，龙光一听见说是父亲的同门相好，便改称老伯。弥轩谦不敢当。谈了半天，弥轩似有行意。龙光道：“老伯尊寓在那里？恕小侄在热丧里，不便回候。”弥轩道：“这个阁下太迂了！我并不是要阁下回候，但是住在上海，大可以从权。你看兄弟也是丁着承重忧，何尝穿甚么素。虽然，也要看处的是甚么地位；如果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或是住在家乡，那就不宜过于脱略；如果是在场上应酬的人，自己又是个创事业的材料，那就大可以不必守这些礼节了。况且我看阁下是个有作为的人才，随时都应该在外头碰碰机会，而且又在上海，岂可以过于拘谨，叫人家笑话。我明天就请阁下吃饭，一定要赏光的。”说着，便辞了去。又去找了几个朋友，就有人请他吃饭。上海的事情，上到馆子，总少不免叫局，弥轩因为离了上海多年，今番初到，没有熟人，就托朋友荐了一个。当席就约了明天吃花酒。

到了次日，他再去访龙光，面订他晚上之局。龙光道：“老伯跟前，小侄怎敢放恣！”弥轩道：“你这个太客气！其实当日我见尊大人时，因尊大人齿德俱尊，我是称做老伯的。此刻我们拉个交情，拜个把罢。晚上一局，请你把帖子带到席上，我们即席换帖。”龙光道：“这

个如何使得！”弥轩道：“如果说使不得，那就是你见外了。”龙光见弥轩如此亲热，便也欣然应允。弥轩又谆嘱晚上不必穿素衣，须知花柳场中，就是炎凉世界，你穿了布衣服去，他们不懂甚么道理，要看不起你的。我们既然换到帖，总不给你当上的。龙光本是个无知纨绔，被弥轩一次两次的说了，就居然剃了丧发，换上绸衣，当夜便去赴席。从此两个人便结交起来。

龙光本来是个混蛋，加以结识了弥轩，更加昏天黑地起来，不到百日孝满，便接连娶了两个妓女回去，化钱犹如泼水一般。弥轩屡次要龙光的法子，因看见承辉在那里管着帐。承辉这个人，甚是精明强干，而且一心为顾亲戚，每每龙光要化些冤枉钱，都是被他止住，因此弥轩不敢下手。暗想总要设法把他调开了，方才妥当。看苟才死的百日将满，龙光偶然说起，嫌这个同知太小，打算过个道班。弥轩便乘机竭力怂勇，又说：“徒然过个道班，仍是无用，必要到京里去设法走路子，最少也要弄个内记名，不然就弄个特旨班才好。”龙光道：“这样又要到京里跑一趟。”弥轩道：“你不要嫌到京里跑一趟辛苦，只怕老弟就去跑一趟，受了辛苦，还是无用。”龙光道：“何以故呢？”弥轩道：“不是我说句放恣的话，老弟太老实了！过班上兑，那是没有甚么大出进的。要说到走路子的话，一碰就要上当，白冤了钱，影儿也没一个。就是路子走的不差，会走的和不会走的，化钱差得远呢。”龙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只好说说罢了。”弥轩道：“那又不然。只要老弟自己不去，打发一个能办事的人替你去就得了。”龙光道：“别样都可以做得，难道引见也可以叫人代的么？”弥轩笑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！便是我，就替人家代过引见的了。”龙光欢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找个人代我走一趟。”弥轩道：“这个人必要精明强干，又要靠得住的才行。”龙光道：“我就叫我的舅爷去，还怕靠不住么！”弥轩暗喜道：“这是好极的了！”龙光性急，即日就和承辉商量，要办这件事。承辉自然无不答应，便向往来的钱庄上，托人荐了一个人来做公馆帐房，承辉便到京里去了。

弥轩见调虎离山之计已行，便向龙光动手，说道：“令舅进京走路子，将来一定是恭喜的。然而据我看来，还有一件事要办的。”龙光问是什么事。弥轩道：“无论是记名，是特旨，外面的体面是有了，所差的就是一个名气。老弟才二十多岁的一个人，如果不先弄个名气在外头，将来上司见了，难保不拿你当纨绔相待。”龙光道：“名气有甚么法子可以弄出来的？”弥轩道：“法子有的，不过要化几文，然而倒是个名利兼收的事情。”龙光忙问：“是怎么个办法？要化多少钱？”弥轩道：“现在大家都在那里讲时务。依我看，不如开个书局，专聘了人来，一面著时务书，一面翻译西书。等著好了，译好了，我们就拿来拣选一遍，拣顶好的出了老弟的名，只当老弟自己著的译的，那平常的就仍用他本人名字，一齐印起来发卖。如此一来，老弟的名气也出去了，书局还可以赚钱，岂不是名利兼收么？等到老弟到省时，多带几部自己出名的书去，送上司，送同寅，那时候谁敢不佩服你呢。博了个熟识时务，学贯中西的名气，怕不久还要得明保密保呢。”龙光道：“著的书还可以充得，我又没有读过外国书，怎样好充起翻译来呢？”弥轩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添上一个人名字，说某人口译，你自己充了笔述，不就完了么。”龙光大喜，便托弥轩开办。

弥轩和龙光订定了合同，便租起五楼五底的房子来；乱七八糟，请了十多个人，翻译的，著撰的；一面向日本人家定机器，定铅字。各人都开支薪水。他认真给人家几个钱一月，不得而知；他开在帐上，总是三百一月，五百一月的，闹上七八千银子一月开销。他自己又三千一次，二千一次的，向龙光借用。龙光是糊里糊涂的，由他混去。这一混足足从四五月里混到年底，还没有印出一页书来，龙光也还莫名其妙。

却遇了一个当翻译的，因为过年等用，向弥轩借几十块钱过年。弥轩道：“一局子差不多有二十人，过年又是人人都要过的，一个借开了头，便个个都要借了。”因此没有借给他。弥轩开这书局，是专做毛病的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，只有龙光一个是糊涂虫。那个借钱不遂的翻译先生，挟了这个嫌，便把弥轩作弊的事情，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龙光。后来越到年底，

人家等用的越急，一个个向他借钱，他却是一个不应酬，因此大家都同声怨他。那翻译先生就把写信通知东家的一节，告诉了两个人，于是便有人学样起来。龙光接二连三的接了几封信，也有点疑心，便和帐房先生商量。帐房先生道：“做书生意，我本是外行。但是做了大半年，没有印出一部书来，本是一件可疑的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先去查一查帐目，看他一共用了多少钱，统共译了著了多少书，要合到多少钱一部，再问他为甚还不印出来的道理，看是怎样的再说。”龙光暗想这件事最好是承辉在这里，就办得爽快，无奈他又到京里去了。虽然他有信来过，说过班一事，已经办妥，但是走路子一事，还要等机会，正不知他几时才回上海。此刻无可奈何，只得就叫这个帐房先生去查的了。想罢，就将此意说出来。帐房先生道：“查帐是可以查的，但是那所译所著的书，精粗美恶，我可不知道。”龙光道：“好歹你不知，多少总看得见的，你就去查个多少罢了。”帐房先生奉命而行。

次日一早，便去查帐。弥轩问知来意，把脸色一变道：“这个局子是东家交给我办的，就应得要相信我。要查帐，应得东家自己来查。这个办书的事情，不是外行人知道的。并且文章价值，有甚一定，古人一字千金尚且肯出。你回去说，我这里的帐是查不得的，等我会了他面再说。”帐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回去告诉龙光。龙光十分疑讶，且等见面之后再说。

当天晚上，弥轩便请龙光吃花酒。龙光以为弥轩见面之后，必有一番说话，谁知他却是一字不提，犹如无事一般。龙光甚是疑心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先问。席散之后，回去和帐房先生说起。帐房先生道：“他不服查帐，非但是有弊病，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。此刻已到年下，且等过了年，想个法子收回自办罢。”龙光也只好如此。

光阴荏苒，又过了新年，龙光又和帐房先生商量这件事。帐房先生道：“去年要查一查他的帐尚且不肯，此刻要收他回来，更不容易了。此刻的世界，只有外国人最凶，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；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，谅他见了外国人，也只得软下来了。”龙光道：“那里去弄个外国人呢？”帐房先生道：“外国人是有的，只要主意打定了，就好去弄。”龙光道：“就是这个主意罢。叫他再办下去，不知怎样了局呢！”帐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，带了翻译，来见龙光。龙光说知要他收回书局的话，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。又两面传递说话，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，就归外国人管事，以一年为期，每月薪水五百两。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，好向弥轩收取，龙光便写了，递给外国人。外国人拿了字据，兴兴头头去见弥轩，说明来意。弥轩道：“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，为甚又叫你来接办？”外国人道：“我不知道。龙大人叫我来办，是有凭据给我的。”说罢，取出字据来给弥轩看。弥轩道：“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，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，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。”外国人道：“东家的凭据，你那里有权可以不承认？”弥轩道：“我自然有权。我和龙大人订定了合同，办这个书局，合同上面没有载定期限，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。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，也要预先知照我，等我清理一切帐目，然后约了日子，注销了合同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。”外国人说他不过，只得去回复龙光。龙光吃了一惊，去对帐房先生说。帐房先生吐出了舌头道：“这个人连外国人都怕，还了得！”再和他商量时，他也没了法子了。过了三天，那外国人开了一篇帐来，和龙光要六千银子，说是讲定在前，承办一年，每月薪水五百，一年合了六千，此刻是你不要我办，并不是我不替你办，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。龙光没奈何，只得给了他。暗想若是承舅爷在这里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，此刻不如打个电报，请他先回来罢。定了主意，便打个电报给承辉，叫他不要等开河，走秦皇岛先回来。

这边的符弥轩，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，便处处回避，不与龙光相见，却拿他的钱，格外撒泼的支用起来，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。他的相好妓女，名叫金秀英，年纪已在二十岁外了；身边挣了有万把银子金珠首饰，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万把。原来上海的妓女，外面看着虽似阔绰，其实他穿的戴的，十个有九个是租来的，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。这些债，都是向那些龟奴、鳖爪，大姐、娘姨等处借来的，每月总是二三分利息。龟奴等辈借了债给

他，就跟着伺候他，其名叫做带挡。这种风气，就同官场一般，越是背得债多的，越是红人，那些带挡的，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。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，所以他手边虽置了万把银子首饰，不至于去租来用，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。符弥轩是一个小白脸。从来姐儿爱俏，弥轩也垂涎他的首饰，便一个要娶，一个要嫁起来。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，但是果然要娶他，先要代他还了那笔债，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，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，甜言蜜语去骗他。骗得秀英千依百顺，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，只待时机一到，即刻举行的了。

可巧他们商量妥当，承辉也从京里回来。龙光便和他说知弥轩办书局的事情，不服查帐，不怕外国人，一一都告诉了。承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道：“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？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？”龙光道：“算了罢！他已经用了的，怎么还追得回来！能够不要他办，我就如愿了。”承辉道：“这又何难，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？你只要到各钱庄去知照一声，凡是书局里的折子，一律停止付款，他还办甚么！”龙光恍然大悟，即刻依计而行。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，一打听，是承辉回来了。想道：“这家伙来了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”连忙将自己箱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，住了两天。

这天打听得天津开了河，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帮，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。弥轩便写了两张泰顺官舱船票，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顺船，却到金秀英家，说是附广大轮船到广东去，开销了一切酒局的帐。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，就是房里众人，因为他三天碰和，两天吃酒的，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。这一天的晚饭，是在秀英家里吃的。吃过晚饭，又俄延到了十二点多钟，方才起身。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，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。三个人一辆车，直到了金利源码头，走上了泰顺轮船，寻到官舱，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。弥轩到房里坐下，秀英和他手换手的平排坐着喁喁私语。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，秀英道：“忙甚么！开船还早呢。”直到两点钟时，船上茶房到各舱里喊道：“送客的上岸啊！开船啊！”那老妈子还不省得，直等喊过两次之后，外边隐隐听得抽跳的声音，秀英方才正色说出两句话来，只把老妈吓得尿屁直流！

正是：报道一声去也，情郎思妇天津。未知金秀英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 一百七 回

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

当时船将开行，船上茶房到各舱去分头招呼，喊道：“送客的上岸啊！开船咧！”如此已两三遍，船上汽筒又呜呜的响了两声。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，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道：“你赶紧走罢！此刻老实对你说，我是跟符老爷到广东的了。你回去对他们说，一切都等我回来，自有料理。”老妈子大惊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”秀英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使得也要使得，使不得也要使得的了。你再也不走，船开了，你又没有铺盖，又没有盘缠，外国人拿你吊起来我可不管！无论你走不走，你快到外头去罢，这里官舱不是你坐的地方！”说时，外面人声嘈杂，已经抽跳了。那老妈子连爬带跌的跑了出去，急忙忙登岸，回到妓院里去，告诉了龟奴等众，未免惊得魂飞魄散。当时夜色已深，无可设法，惟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。这一夜，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，一夜没睡。

到天亮，便各人出去设法，也有求神的，也有问卜的。那最有主意的，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，请他到妓院里来，问他有甚法子可想。那嫖客问了备细，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。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，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。又是晚上，又是不识字的人，他如何闹得清楚。就是那嫖客，任是十分精明，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，所以就代他们出了个法子，作为拐案，到巡捕房里去告，巡捕房问了备细，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，叫截拿

他两个人。谁知那一对狗男女，却是到天津去的。只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符弥轩所作所为的事了。

唉！他人的事，且不必说他，且记我自己的事罢。我记以后这段事时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因为这一件事，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，所以提起笔来，心中先就难过。你道是甚么事？原来是接了文述农的一封信，是从山东沂州府蒙阴县发来的，看一看日子，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。文述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？原来蔡侣笙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，宪眷极隆，历署了几任繁缺，述农一向跟着他做帐房的。侣笙这个人，他穷到摆摊字摊时，还是一介不取的，他做起官来，也就可想了，所以虽然署过几个缺，仍是两袖清风。前两年补了蒙阴县，所以述农的信，是从蒙阴发来的。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，自然欢喜，连忙拆开一看，原来不是说的好事，说是：“久知令叔听鼓山左，弟自抵鲁之后，亟谋一面，终不可得。后闻已补沂水县汶河司巡检，至今已近十年，以路远未及趋谒。前年蔡侣翁补蒙阴，弟仍为司帐席。沂水于此为邻县，汶水距此不过百里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，得见颜色，须鬓苍然矣！谈及阁下，令叔亦以未得一见为憾。今年七月间，该处防疫盛行，令叔令婢，相继去世。遗孤二人，才七八岁。闻身后异常清苦。此间为乡僻之地，往来殊多不便，弟至昨日始得信。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，敬希裁夺。专此通知”云云。

我得了这信，十分疑惑。十多年前，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，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，又只得七八岁呢？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，但是两个兄弟，同是祖父一脉，我断不能不招呼的，只得到山东走一趟，带他回来。又想这件事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。想罢，便起了个电稿，发到宜昌去。等了三天，没有回电。我没有法子，又发一个电报去，并且代付了二十个字的回电费。电报去后，恰好继之从杭州回来，我便告知底细。继之道：“论理，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，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。不过令叔是在七月里过的，此刻已是十月了，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，就是再耽搁点，也不过如此的了。我在杭州，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，当是有甚么事，原来你得了这个信。”我道：“到沂水去这条路，还不知怎样走呢。还是从烟台走？还是怎样？”继之道：“不，不。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；要走烟台，那是要走到登州了。”管德泉道：“要是走王家营，我清江浦有个相熟朋友，可以托他招呼。”我道：“好极了！等我动身时，请你写一封信。”

闲话少提。转眼之间，又是三日，宜昌仍无回电，我不觉心焦之极，打算再发电报。继之道：“不必了。或者令伯不在宜昌，到哪里去了，你索性再等几天罢。”我只得再等。又过了十多天，才接着我伯父的一封厚信。连忙拆开一看，只见鸡蛋大的字，写了四张三十二行的长信纸，说的是：“自从汝祖父过后，我兄弟三人，久已分炊，东西南北，各自投奔，祸福自当，隆替无涉。汝叔父逝世，我不暇过问，汝欲如何便如何。据我之见，以不必多事为妙”云云。我见了这封信，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。即刻料理动身，问管德泉要了信，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。在镇江耽搁一夜，次日一早上小火轮，到清江浦去。

到了清江，便叫人挑行李到仁大船行，找着一个人，姓刘，号叫次臣，是这仁大行的东家，管德泉的朋友，我拿出德泉的信给他，他看了，一面招呼请坐，喝茶，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道：“这封电报，想是给阁下的。”我接来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我才到这里，何以倒先有电报来呢？封面是镇江发的。连忙抽出来一看，只见“仁大刘次臣转某人”几个字，已经译了出来，还有几个未译的字。连忙借了《电报新编》，译出来一看，是“接沪电，继之丁忧返里”几个字，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。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？电报上虽不曾说甚么，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。我已经到了这里，断无折回之理，只有早日前去，早日回来罢了。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，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，我一一领略。

次日，便渡过黄河，到了王家营，雇车长行。走了四天半，才到了汶河，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。这回路过宿迁，说是楚项王及伍子胥的故里；过剡城，说有一座孔子问官祠；又过

沂水，说是二疏故里、诸葛孔明故里，都有石碑可证。许多古迹，我也无心去访了。到了汶河桥之后，找一家店住下，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。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，问了半天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后来我想起一法，叫了店家来，问：“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？”店家回说“没有”。我道：“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，你可替我找一个来，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，只要找出一个来，我有得赏你们。”店家听说有得赏，便答应着去了。

过了半天，带了一个弓兵来，年纪已有五十多岁。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，并来此的意思。弓兵便叫一声“少爷”，请了个安，一旁站着。我便问他：“前任太爷的家眷，住在那里，你可知道？”弓兵回说：“在这里往西去七十里赤屯庄上。”我道：“怎么住到那里呢？两个少爷有几岁了？”弓兵道：“大少爷八岁，小少爷只有六岁。”我道：“你只说为甚住到赤屯庄去？”弓兵道：“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，娶过好几位太太了，都是不得到老。少爷也生过几位了，听说最大的大少爷，如果在着，差不多要三十岁了，可惜都养不住。那年到这边的任，可巧又是太太过了。就叫人做媒，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娶来，养下两个少爷。今年三月里，太太害春瘟过了。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，一直没好过，到七月里头就过了。”我道：“躺下来之后，谁在这里办后事呢？”弓兵道：“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。”我道：“哪个舅老爷？”弓兵道：“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，马太太的哥哥，叫做马茂林。”我道：“后事是怎样办的？”弓兵道：“不过买了棺木来，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装裹了去，就把两个少爷，带到赤屯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棺木此刻在那里呢？”弓兵道：“在就近的一块义地上邱着。”我道：“远吗？”弓兵道：“不远，不过二三里地。”我道：“你有公事吗？可能带我去看看？”弓兵道：“没事。”我就叫他带路先走。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，一路同去，果然不远就到了。弓兵指给我道：“这是老爷的，这是太太的。”我叫他代我点了香烛，叩了三个头，化过纸钱。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，然而想到骨肉至亲，不过各为谋食起见，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，各不相顾，今日到此，已隔着一块木头，不觉流下泪来。细细察看，那棺木却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。我不禁道：“照这样，怎么盘运呢？”弓兵道：“如果要盘运，是要加外槨的了。要用起外槨来，还得要上沂州府去买呢。”徘徊了一会，回到店里。弓兵道：“少爷可要到赤屯去？”我道：“去是要去的，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？”弓兵道：“七十多里地呢！要是夏天还可以，此刻冬月里，怕赶不上来回。少爷明日动身，后天回来罢。弓兵也去请个假，陪少爷走一趟。”我道：“你是有公事的人，怎好劳动你？”弓兵道：“那里的话。弓兵伺候了老爷十多年，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，不过缺苦官穷，有心要调剂我们，也力不从心罢了。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么？少爷到那边，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，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？多弓兵一个去了，也帮着说说。”我道：“如此，我感激你得很！等去了回来，我一起谢你。”弓兵道：“少爷说了这句话，已经要折死我了！”说着，便辞了去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那弓兵便来了。我带的行李，只有一个衣箱，一个马包。因为此去只有两天，便不带衣箱，寄在店里，只把在清江浦换来的百把两碎纹银，在箱子里取出来，放在马包里，重新把衣箱锁好，交代店家，便上车去了。此去只有两天的事，我何必拿百把两银子放在身边呢？因为取出银包时，许多人在旁边，我怕露了人眼不便，因此就整包的带着走了。我上了车，弓兵跨了车檐，行了半天，在路上打了个尖，下午两点钟光景就到了。是一所七零八落的村庄。

那弓兵从前是来过的，认得门口，离着还有一箭多地，他便跳了下来，一叠连声的叫了进去，说甚么“大少爷来了啊！你们快出来认亲啊”！只他这一喊，便惊动了多少人出来观看。我下了车，都被乡里的人围住了，不能走动。那弓兵在人丛中伸手来拉了我的手，才得走到门口。弓兵随即在车上取了马包，一同进去。弓兵指着一个人对我道：“这是舅老爷。”我看那人时，穿了一件破旧茧绸面的老羊皮袍，腰上束了一根腰里硬，脚上穿了一双露出七八处棉花的棉鞋；虽在冬月里，却还光着脑袋，没带帽子。我要对他行礼时，他却只管说：

“请坐啊，请坐啊！地方小，委屈得很啊！”看那样子是不懂行礼的，我也只好糊里糊涂敷衍过了。忽然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穿一件旧到泛白的青莲色茧绸老羊皮袄，穿一条旧到泛黄的绿布紫腿棉裤，梳一个老式长头，手里拿了一根四尺来长的旱烟袋。弓兵指给我道：“这是舅太太。”我也就随便招呼一声。舅太太道：“这是侄少爷啊，往常我们听姑老爷说得多了，今日才见着。为甚不到屋里坐啊？”于是马茂林让到房里。

只见那房里占了大半间是个土炕，土炕上放了一张矮脚几，几那边一团东西，在那里蠕蠕欲动。弓兵道：“请炕上坐罢，这边就是这样的了。那边坐的，是他们老姥姥。”我心中又是一疑，北边人称呼外祖母多有叫姥姥的，何以忽然弄出个“老姥姥”来？实在奇怪！我这边才坐下，那边又说姥姥来了，就见一个老婆子，一只手拉了个小孩子同来。我此刻是神魂无主的，也不知是谁打谁，惟有点头招呼而已。弓兵见了小孩子，便拉到我身边道：“叫大哥啊！请安啊！”那孩子便对我请了个安，叫一声“大哥”。我一手拉着道：“这是大的吗？”弓兵道：“是。”我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孩子道：“我叫祥哥儿。”我道：“你兄弟呢？”舅太太接口道：“今天大姨妈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，已经叫人叫去了。小的叫魁哥儿，比大的长得还好呢。”说着话时，外面魁哥儿来了，两手捧着一个吃不完的棒子馒头，一进来便在他老老身边一靠，张开两个小圆眼睛看着我。弓兵道：“小少爷！来，来，来！这是你大哥，怎么不请安啊？”说着，伸手去搀他，他只管躲着不肯过来。姥姥道：“快给大哥请安去！不然，要打了！”魁哥儿才慢腾腾的走近两步，合着手，把腰弯了一弯，嘴里说得一个“安”字，这想是夙昔所教的了。我弯下腰去，拉了过来，一把抱在膝上；这只手又把祥哥儿拉着，问道：“你两个的爸爸呢？好苦的孩子啊！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这眼泪煞是作怪，这一流开了头，便止不住了。两个孩子见我哭了，也就哗然大啼。登时惹得满屋子的人一齐大哭，连那弓兵都在那里擦眼泪。哭够多时，还是那弓兵把家人劝住了，又提头代我说起要带两个孩子回去的话。马茂林没甚说得，只有那姥姥和舅太太不肯；后来说得舅太太也肯了，姥姥依然不肯。

追冬日子短得很，天气已经快断黑了。舅太太又去张罗晚饭，炒了几个鸡蛋，烙了几张饼，大家围着糊里糊涂吃了，就算一顿。这是北路风气如此，不必提他。这一夜，我带着两个兄弟，问长问短，无非是哭一场，笑一场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我便要带了孩子动身，那姥姥又一定不肯。说长说短，说到中午时候，他们又拿出面饭来吃，好容易说得姥姥肯了。此时已是挤满一屋子人，都是邻居来看热闹的。我见马家实在穷得可怜，因在马包里，取出那包碎纹银来，也不知那一块是轻的是重的，生平未曾用过戥子，只拣了一块最大的递给茂林道：“请你代我买点东西，请姥姥他们吃罢。”茂林收了道谢。我把银子包好，依然塞在马包里。舅太太又递给我一个小包裹，说是小孩子衣服，我接了过来，也塞在马包里，车夫提着出去。我抱了魁哥儿，弓兵抱了祥哥儿，辞别众人，一同上车。两个小孩子哭个不了，他的姥姥在那里倚门痛哭，我也禁不住落泪。那舅太太更是“儿啊肉啊”的哭喊，便连赶车的眼圈儿也红了。那哭声震天的光景，犹如送丧一般。外面看的人挤满了，把一条大路紧紧的塞住，车子不能前进。赶车的拉着牲口慢慢的走，一面嘴里喊着“让，让，让，让啊，让啊”！才慢慢的走得动。路旁看的人，也居然有落泪的。走过半里多路，方才渐渐人少了。我在车上盘问祥哥儿，才知道那老姥姥是他姥姥的娘，今年一百零四岁，只会吃，不会动的了。在车上谈谈说说，不觉日已沉西。今天这两匹牲口煞是作怪，只管走不动，看看天色黑下来了，问问程途，说还有二十多里呢。忽然前面树林子里，一声啸响，赶车的失声道：“罢了！”弓兵连忙抱过魁哥儿，跳下车去道：“少爷下来罢，好汉来了。”我虽未曾走过北路，然而“响马”两个字是知道的，但不知对付他的法子。看见弓兵下了车，我也只得抱了祥哥儿下来。赶车的仍旧赶着牲口向前走。走不到一箭之地，那边便来了五六个彪形汉子，手执着明晃晃的对子大刀；奔到车前，把刀向车子里一搅，伸手把马包一提，提了出来便要走。此时那弓兵和赶车的都站在路旁，行所无事，任其所为。

我见他要走了，因向前说道：“好汉，且慢着。东西你只管拿去。内中有一个小包裹，是这两个小孩子的衣服，你拿去也没用，请你把他留了，免得两个孩子受冷，便是好汉们的阴德了。”那强盗果然就地打开了马包，把那小包裹提了出来，又打开看了一眼，才提起马包，大踏步向树林子里去了。我们仍旧上车前行。那弓兵和那赶车的说起：“这一伙人是从赤屯跟了来的，大约是瞥见那包银子之故。”赶车的道：“我和你懂得规矩的。我很怕这位老客，他是南边来的，不懂事，闹出乱子来。”我道：“闹甚么乱子呢？”弓兵道：“这一路的好汉，只要东西，不伤人。若是和他争论抢夺，他便是一刀一个！”我道：“那么我问他讨还小孩子衣服，他又不怎样呢？”赶车的道：“是啊，从来没听说过遇了好汉，可以讨得情的。”一路说着，加上几鞭，直到定更时分，方才赶回汶水桥。

正是：只为穷途怜幼稚，致教强盗发慈悲。未知到了汶水桥之后，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第一百八回

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

我们赶回汶水桥，仍旧落了那个店。我仔细一想，银子是分文没有了，便是铺盖也没了。取过那衣箱来翻一翻，无非几件衣服。计算回南去还有几天，这大冷的天气，怎样得过？翻到箱底，却翻着了四块新板洋钱，不知是几时，我爱他好玩，把他收起来的。此时交代店家弄饭。那弓兵还在一旁。一会儿，店家送上些甚么片儿汤、烙饼等东西，我就让那弓兵在一起吃过了。我拿着洋钱问他，这里用这个不用。弓兵道：“大行店还可以将就，只怕吃亏不少。”我道：“这一趟，我带的银子一起都没了，辛苦你一趟，没得好谢你，送你一个顽顽罢。”弓兵不肯要。我再四强他，说这里又不用这个的，你拿去也不能使用，不过给你顽顽罢了，他才收下。

我又问他这里到蒙阴有多少路。弓兵道：“只有一天路，不过是要赶早。少爷可是要到那边去？”我道：“你看我钱也没了，铺盖也没了，叫我怎样回南边去？蒙阴县蔡大老爷是我的朋友，我赶去要和他借几两银子才得了啊。”弓兵道：“蔡大老爷么？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萨的老爷！少爷你和他是朋友吗？那找他一定好的。”我道：“他是邻县的县大老爷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好呢？”弓兵道：“今年上半年，这里沂州一带起蝗虫，把大麦小麦吃个干净，各县的县官非但不理，还要征收上忙钱粮呢。只有蔡大老爷垫出款子，到镇江去贩了米粮到蒙阴散赈。非但蒙阴百姓忘了是个荒年，就是我们邻县的百姓赶去领赈的，也几十万人，蔡大老爷也一律的散放，直到六月里方才散完。这一下子，只怕救活了几百万人。这不是青天佛菩萨吗！少爷你明天就赶着去罢。”说着，他辞去了。我便在箱子里翻出两件衣服，代做被窝，打发两个兄弟睡了，我只和衣躺了一会。

次日一早，便动身到蒙阴去。这里的客店钱，就拿两块洋钱出来，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强用了。催动牲口，向蒙阴进发。偏偏这天又下起大雪来，直赶到断黑，才到蒙阴，已经来不及进城了，就在城外草草住了一夜。

次日赶早，仍旧坐车进城。进城走了一段路，忽然遇了一大堆人，把车子挤住，不得过去。原来这里正是县前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，此时头上还是纷纷大雪，那些人并不避雪，都挤在那里。我便下车，分开众人，过去一看，只见沿街铺户，都排了香案，供了香花灯烛，一盂清水，一面铜镜。几十个年老的人，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，手执一炷香，都站在那里，涕泪交流。我心中十分疑惑，今天来了，又遇了甚么把戏。正在怀疑之间，忽然见那一班老耆都纷纷在雪地上跪下，嘴里纷纷的嚷着，不知他嚷些什么，人多声杂，听不出来，只仿佛

听得一句“青天大老爷”罢了。

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，穿了玄青大褂，头上戴了没顶的大帽子，一面走过来，一面跺脚道：“起来啊！这是朝廷钦命的，你们怎么拦得住？”我定睛细看时，这个人正是蔡侣笙！面目苍老了许多，嘴上留了胡子，颜色亦十分憔悴。我不禁走近一步道：“侣翁，这是甚么事？”侣笙向我仔细一看，拱手道：“久违了。大驾几时到的？我此刻一言难尽！述农还在衙门里，请和述农谈罢。”说着，就有两个白胡子的老人，过来跪下说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！你这是去不得的哪！”侣笙跺脚道：“你们都起来说话。我是个好官啊，皇上的天恩，我是保管没事的；我要不是个好官呢，皇上有了天恩，天地也不容我。你们替我急的是那一门啊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搀起两个老人，又向我拱手道：“再会罢，恕我打发这班百姓都打发不了呢。”说着，往前行去。有两个老百姓，撑着雨伞，跟在后头，代他挡雪；又有一顶小轿，跟在后头，缓缓的往前去了。后头围随的人，也不知多少，一般的都是手执了香，涕泪交流的，一会儿都渐渐跟随过去了。我暗想侣笙这个人真了不得！闹到百姓如此爱戴，真是不愧为民父母了。

一面过来招呼了车子，放到县署前，我投了片子进去，专拜前任帐房文师爷。述农亲自迎出外面来，我便带了两弟进去，教他叩见。不及多说闲话，只述明了来意。述农道：“几两银子，事情还容易。不过你今天总不能动身的了，且在这里住一宿，明日早起动身罢。”我又谈起遇见侣笙如此如此。述农道：“所以天下事是说不定的。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后，这里的交代办清楚了，还要到上海，和你或继之商量借钱，谁料你倒先遇了强盗！”我道：“大约是为侣笙的事？”述农道：“可不是！四月里各属闹了蝗虫，十分利害，侣笙便动了常平仓的款子，先行振济；后来又在别的公款项下，挪用了点。统共不过化到五万银子，这一带地方，便处治得安然无事。谁知各邻县同是被灾的，却又匿灾不报，闹得上头疑心起来，说是蝗虫是往来无定的，何以独在蒙阴？就派了查灾委员下来查勘。也不知他们是怎样查的，都报了无灾。上面便说这边捏报灾情，擅动公款，勒令缴还。侣笙闹了个典尽卖绝，连他夫人的首饰都变了，连我历年积蓄的都借了去，我几件衣服也当了，七拼八凑，还欠着八千多银子。上面便参了出来，奉旨革职严追。上头一面委人来署理，一面委员来守提。你想这件事冤枉不冤枉！”我道：“好在只差八千两，总好商量的；倒是我此刻几两银子，求你设法！”述农道：“你急甚么！我顶多不过十天八天，算清了交代，也到上海去代侣笙张罗，你何妨在这里等几天呢？”我道：“我这车子是从王家营雇的长车，回去早一天，少算一天价，何苦在这里耽搁呢。况且继之丁忧回去了。”述农惊道：“几时的事？”我道：“我动身到了清江浦，才接到电报的。电报简略，虽没有说什么，然而总是嘱我早回的意思。”述农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今天是万来不及的了。”我道：“一天半天，是没有法子的。”述农事忙，我便引过两个孩子，逗着玩笑，让述农办事。

捱过了一天，述农借给我两分铺盖，二十两银子，我便坐了原车，仍旧先回汶水桥。此时缺少盘费，灵柩是万来不及盘运的了，备了香楮，带了两个兄弟，去叩别了，然后长行。到了王家营，开发了车价，渡过黄河，到了清江浦，入到仁大船行。刘次臣招呼到里面坐下，请出一个人来和我相见。我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大惊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金子安。我道：“子翁为甚到这里来？”

子安道：“一言难尽！我们到屋里说话罢。”我就跟了他到房里去。子安道：“我们的生意已经倒了！”我吃惊道：“怎样倒的？”子安道：“继之接了丁忧电报，我们一面发电给你，一面写信给各分号。东家丁了忧，通个信给伙计，这也是常事。信里面不免提及你到山东，大约是这句话提坏了，他们知道两个做主的都走开了，汉口的吴作猷头一个倒下来，他自己还卷逃了五万多。恰好有万把银子药材装到下江来的，行家知道了，便发电到沿江各埠，要扣这一笔货，这一下子，可全局都被牵动了。那天晚上，一口气接了十八个电报，把德泉这老头子当场急病了。我没了法子，只得发电到北京、天津，叫停止交易。苏、杭是已经跟着

倒下来的了。当夜便把号里的小伙计叫来，有存项的都还了他，工钱都算清楚了，还另外给了他们一个月工钱，他们悄悄的搬了铺盖去，次日就不开门了。管德泉吓得家里也不敢回去，住在王端甫那里。我也暂时搬在文述农家里。”我道：“述农不在家啊。”子安道：“杏农在家里。”我道：“此刻大局怎样了？”子安道：“还不知道。大约连各处算起来，不下百来万。此刻大家都把你告出去了，却没有继之名字。”我道：“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我的名字，这不能怪人家。但是这件事怎了呢？”子安道：“我已有电给继之，大约能设法弄个三十来万，讲个折头，也就了结了。我恐怕你贸然到了上海，被他们扣住，那就糟糕了！好歹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，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。”我听得倒了生意，倒还不怎样，但是难以善后，因此坐着呆想主意。

子安道：“这是公事谈完了，还有你的私事呢。”说罢，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，我一看，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。我暗想何以先有信给我，再发电呢？及至抽出来一看，却是已经译好的：“子仁故，速来！”五个字。不觉又大吃一惊道：“这是几时到的？”子安道：“同是倒闭那天到的，连今日有七天了。”我道：“这样我还到宜昌去一趟，家伯又没有儿子，他的后事，不知怎样呢。子翁你可有钱带来？”子安道：“你要用多少？”我便把遇的强盗一节，告诉了他。又道：“只要有了几十元，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。”子安道：“我还有五十元，你先拿去用罢。”我道：“那么两个小孩子，托你代我先带到上海去。”子安道：“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到了上海，千万不要多露脸，一直到述农家里才好。”我答应了。当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。

次日一早，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。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，大家便都上了趸船，子安等下水到上海，我等上水到汉口去。到了汉口，只得找个客栈住下。等了三天，才有宜昌船。船到宜昌之后，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，到伯父公馆里去。入得门来，我便径奔后堂，在灵前跪拜举哀。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，也哭了一阵。我止哀后，叩见伯母，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，几时动身的，我问问伯父是甚么病，怎样过的。讲过几句之后，我便退到外面。

到花厅里，只是坐着两个人：一个老者，须发苍然。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，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，极似猫儿头鹰的眼，猝然问我道：“你带了多少钱来了？”我愕然道：“没有带钱来。”他道：“那么你来做什么？”我拂然道：“这句话奇了！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啊。”他道：“奇了！谁打的电报？”说着，往里去了。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。原来他姓李，号良新，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，因为伯父过了，请他来陪伴的。他又告诉我，方才那个人，姓丁，叫寄簪，南京人，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；排行第十五，人家都尊他做十五叔。自从我伯父死后，他便在这里帮忙，天天到一两次。

我两个才谈了几句，那个什么丁寄簪又出来了，伯母也跟在后面，大家坐定。寄说道：“我们一向当令伯是有钱多的，谁知他躺了下来，只剩得三十吊大钱，算一算他的亏空，倒是一千多吊。这件事怎样办法，还得请教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对良新道：“我就是这几天里，才倒了一百多万，从江汉关道起，以至九江道、芜湖道、常镇道、上海道，以及苏州、杭州，都有我的告案。这千把吊钱，我是看得稀松，既然伯父死了，我来担当，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。如果伯母怕我倒了一百多万的人拖累着，我马上滚蛋也使得！”我说这话时，眼睛却是看着丁寄簪。伯母道：“这不是使气的事，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。”我道：“侄儿并不是使气，所说的都是真事。不然啊，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，不过接了这里电报，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，我又兼挑过的，所以不得不来一趟。”伯母道：“你伯父临终的交代，说是要在你叔叔的两个儿子里头，择继一个呢。”丁寄簪道：“照例有一房有两个儿子的，就没有要单丁那房兼挑规矩。”我道：“老实说一句，我老人家躺下来的时候，剩下万把银子，我钱毛儿也没捞着一根，也过到今天了。兼挑不兼挑，我并不争；不过要择继叔父的儿子，那可不能！”丁寄簪变色道：“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，怎好不依？”我道：“伯父遗言我没听见，可

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。”说罢时，便打开行李，在护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，递给李良新道：“老伯，你请先看。”良新拿在手里看，丁寄莫也过去看，又念给伯母听。我等他们看完了，我一面收回那信，一面说道：“照这封信的说话，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。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，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；此刻两个孩子，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，倘使承继了伯父，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，叔叔问我，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，为甚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，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！”丁寄莫听了，看看伯母，伯母也看丁寄莫。寄莫道：“那两位令弟，是在哪里找回来的？”我便将如何得信，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，如何得伯父的信，如何动身，如何找着那弓兵，那弓兵如何念旧，如何带我到赤屯，如何相见，如何带来，如何遇强盗，如何到蒙阴借债，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，一一说了。又对伯母说道：“侄儿斗胆说一句话：我从十几岁上，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来，和吴继之两个混，我们两个向没分家，挣到了一百多万，大约少说点，侄儿也分得着四五十万的了。此刻并且倒了，市面也算见过了。那个忘八蛋崽子，才想着靠了兼祧的名目，图谋家当！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，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。”寄莫道：“啊啊啊！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？”伯母道：“这不是疑心，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，大家商量个办法。”我道：“商量有商量的话。我见了伯父，还我伯父的规矩，这是我们的家法；他姓差了一点的，配吗！”寄莫站起来对伯母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，先去去再来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我对伯母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混帐东西！我一来了，他劈头就问我道：‘你来做甚么？’我又不认得他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他要不来，来了，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！”伯母道：“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，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。”又说了几句话，便进去了。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，倒是良新苦苦把我留住。

坐了一会，忽听得外面有女子声音，良新向外一张，对我道：“寄莫的老婆来了。”我也并不在意。到了晚上，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，便写了几封信，分寄继之、子安、述农等，又起了一个讣帖稿子，方才睡下。无奈翻来复去，总睡不着。到得半夜时，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，我悄悄起来一张，只见几个人，在那里悄悄的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，约莫有七八个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，这是何苦。

到了明日，我便把讣帖稿子发出去叫刻。查了有几处是上司，应该用写本的，便写了。不多几日，写的写好了，刻的印好了，我就请良新把伯父的朋友，一一记了出来，开个横单，一一照写了签子。也不和伯母商量，填了开吊日子，发出去。所有送奠礼来的，就烦良新经手记帐。到了受吊之日，应该用甚么的，都拜托良新在人家送来的尊分钱上开支。我只穿了期亲的服制，在旁边回礼。那丁寄莫被我那天说了之后，一直没有来过，直到开吊那天才来，行过了礼就走了。

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，对着伯母打起来；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，把东西一一检出来，请伯母看过道：“侄儿这几件东西来，还是这几件东西去，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。侄儿就此去了。”伯母呆呆的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我在灵前叩了三个头，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。

偏偏今天没有船，就在客栈住了两夜，方才附船到汉口。到了汉口，便过到下水船去。一直到了上海，叫人挑了行李进城。走到也是园滨文述农门首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断壁颓垣，荒凉满目，看那光景是被火烧的。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，贴了一张红纸，写着“文宅暂迁运粮河滨”八个字。好得运粮河滨离此不远，便叫挑夫挑了过去，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。只见述农敝衣破冠的迎了出来，彼此一见，也不解何故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才开发了挑夫，问起房子是怎样的。述农道：“不必说起！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，便赶回上海，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，只得回家替侣笙设法。本打算把房子典去，再卖几亩田，虽然不够，姑且带到山东，在他同乡、同寅处再商量设法。看见你两位令弟，方代你庆慰。谁知过得两天，厨下不戒于火，延烧起来，烧个罄尽，连田上的方单都烧掉了。不补了出来，卖不出去；要补起来

呢，此刻又设了个甚么‘升科局’，补起来，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。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，并未延及邻居。此刻这里是暂借舍亲的房屋住着。”我道：“令弟杏农呢？”述农道：“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。”我道：“子安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这里房子少，住不下，他到他亲戚家去了。”我道：“我两个舍弟呢？”述农道：“在里面。这两天和内人混得很熟了。”说着，便亲自进去，带了出来见我。彼此又太息一番。述农道：“这边的讼事消息，一天紧似一天，日间有船，你不如早点回去商议个善后之法罢。”

我到了此时，除回去之外，也是束手无策，便依了述农的话。又念我自从出门应世以来，一切奇奇怪怪的事，都写了笔记，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二十年了。今日回家乡去，不知何日再出来，不如把他留下给述农，觅一个喜事朋友，代我传扬出去，也不枉了这二十年的功夫。因取出那个日记来，自己题了个签是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，又注了个“九死一生笔记”，交给述农，告知此意。述农一口答应了。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，附轮船回家乡去了。

看官！须知第一回楔子上说的，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，就是文述农了。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，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。后来《新小说》停版，又转托了上海广智书局，陆续印了出来。到此便是全书告終了。正是：悲欢离合廿年事，隆替兴亡一梦中。